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周小进 译

Blonde
浮生如梦

— 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

Love
Marilyn





作为二十世纪第一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出生是个难解之谜，她的红颜早逝笼罩着一层薄雾；她的肉体 and 激情是一团包裹不住的火焰；她向往神圣与完美艺术的心灵阻止不了好莱坞把她推向商业片的浊流。她一生都在寻找父爱和爱情，却不断遭到男性力量的滥用和损害。她的三十六个春秋是如此美丽，又如此脆弱……

ISBN 7-02-004039-X



9 787020 040391 >

ISBN7-02-004039-X/I · 3071

(上下册) 定价：58.00元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周小进 译

浮生如梦 Bl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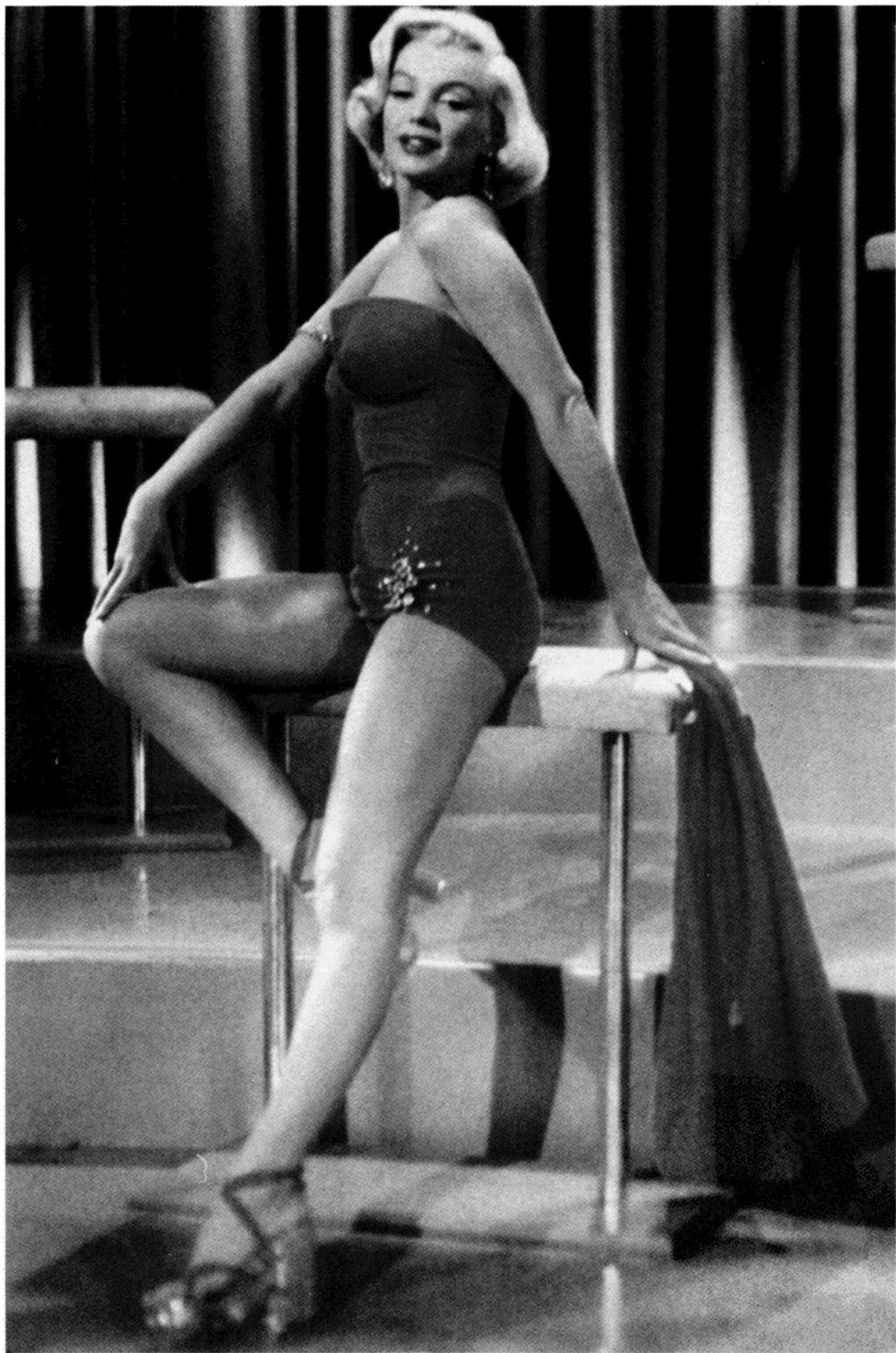
——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档案照片（日期不详）。



1962年1月1日于洛杉矶。同年8月去逝。





1962 年在电影《濒临崩溃》中的剧照。



1962年在电影《濒临崩溃》中的剧照。



数字资源
PDG

2001年6月10日，梦露去逝40周年之际，在加州比弗利山庄特映的新闻预告片《玛丽莲，加州经典》中的珍贵照片。

“成 名”

你必须在意识中建造一个圈子，一个光与注意力的圈子。你不能让注意力越过这个圈子。一旦你的控制力开始减弱，你就必须马上退到更小的圈子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演员的自我修养》

一九五三年是充满奇迹的新的一年。诺玛·珍以前根本无法相信。这一年里“玛丽莲·梦露”成了明星，这一年里诺玛·珍怀孕了。

“我太开心了！我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像儿童时代圣莫尼卡海滨凶猛扎人的潮水一样朝她涌过来。她还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现在她自己很快就要做母亲了，她的灵魂会因之而愈合。现在那节拍器一般的声音很快就会消失了。

无论你到哪儿，我都和你在一起。甚至在你到达你要去的地方之前，我就已经在那儿了，在那儿等着你。

“我不能接受这个角色。对不起……是，我知道这个角色‘一生只有一次’，但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次。”

安尼塔·卢斯^①的音乐喜剧《绅士更爱金发女郎》中罗莉莱·丽这个角色。那是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了很久，制片公司专门为玛丽莲·梦露买下的，《尼亚加拉》上映之后，她已经成了最卖座的女演员。“你要拒绝吗？”她的经纪人怀疑地问，“玛丽莲，我不相信你。”

玛丽莲，我不相信你。诺玛·珍默默地重复着这句用词拘谨的话。可惜只有她一个人，卡斯和埃迪·G不在，不能和她一起大笑。她没有回答。她的经纪人在飞快地说着话。这个男人只知道她是玛丽莲，而且他畏惧她、讨厌她。他不像I·E·希恩那样爱她。她在背后喊他“铃叮叮”，因为他是那种性情急躁、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男人，年纪老了，但心却年轻，仍然野心勃勃，聪明却并不睿智；铃叮叮对当权者奴颜媚骨，对别人却呼来喝去、气势汹汹，包括他办公室里的年轻女人、职员、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令人敬畏的I·E·希恩怎么就不在了呢，而代替他的却成了——铃叮叮？我怎么能信任你？你不爱我。

现在按照人们的说法，玛丽莲·梦露是“成名”了，在此之前不认识她、没有爱过她的人，诺玛·珍一概不能相信。卡斯·卓别林警告她说，他们将像跳蚤一样向她涌过来。卡斯还说，“我父亲最喜欢的格言是，‘当你有了几百万美元，你就有几百万朋友。’”诺玛·珍永远不会有几百万美元，但“名声”也被看成一种财富，想花就可以花。“名声”是无人能控制的野火，制片公司的老板们以此居功，但他们也控制不了。这些男人送的一束束鲜花！午餐、晚餐邀请。他们比弗利山的豪宅里举行的晚会。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妓女。

在《尼亚加拉》初次公演后的晚会上，诺玛·珍当然不是罗斯，

① 安尼塔·卢斯，(1893—1981)，美国作家，以其小说《绅士更爱金发女郎》最为著名。

但也喝了几杯香槟，她用罗斯嘲讽的声调对马脸 Z 低声说，你还记得一九四七年九月那一天吗？我还是个女孩。我害怕得要命！制片公司还没给我取名字呢。你邀请我到你的办公楼去看你收集的填充的死鸟——你的“鸟舍”。你弄疼了我，你还记得吗，Z 先生？你让我流血了，你还记得吗，Z 先生？我用手和膝盖趴在地上，Z 先生？你冲我吼叫，你还记得吗，Z 先生？很多年以前了。然后你中止了我的合同，Z 先生？你还记得吗？

Z 瞪大眼睛看着诺玛·珍，疑惑地摇着头，不。他舔着嘴唇；假牙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虽然他的脸是马的脸，他皮肤的肌理异常粗糙，尤其是他似乎擦伤了了的头皮，看起来更像蜥蜴的皮肤。现在正摇着头，不，不。那残酷的略带黄色的眼睛迟钝混浊。

你不？你不记得？

恐怕我不记得了，梦露小姐。

你白色皮毛毯子上的血，你不记得了？

恐怕我不记得了，梦露小姐。我没有白色皮毛毯子。

你是不是也杀死了黛布拉·梅伊？然后你是不是切碎了她的尸体？

但是 Z 已经转身走了。另一个有权势的蜥蜴一般的男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没有听见诺玛·珍以罗斯·卢米斯愤怒激烈的声调说出来的话。庆祝活动喜气洋洋。说话声，笑声，黑人小爵士乐队。现在不是和敌人算账的时候。因为别的人正在朝身边挤，急切地祝贺玛丽莲·梦露演出成功。《尼亚加拉》是一部 B 级正片，预算很低，摄制得也非常快，因而该片将会为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所以现在诺玛·珍得吞下一肚子苦水，以玛丽莲的身份笑着、笑着、迷人地笑着，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尽管她急切地想要抓住 Z 的无尾礼服的袖子，与他正面对抗。不过一个更加清醒的警告的声音插了进来。

不！不要。这事只有格拉蒂丝才会做。在这种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是玛丽莲·梦露，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不像我一样不正常。

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诺玛·珍的呼吸开始平静下来。后来她想起格拉蒂丝给她提了那么好的建议，还觉得宽慰和惊讶。毫无疑问，在她们俩的生命中，这都是一个转折点！知道她希望我好，不希望我不正常。知道她为我高兴。

她的身旁站着铃叮叮。锋芒毕露、态度傲慢，好像他创造了她一样。

铃叮叮比侏儒怪高出几英寸，后背的上部也没有变形，他油光锃亮的脑袋是正常人的脑袋，不是太大或者略微走形。他的眼睛是正常人的贪婪的眼睛；他甚至还会突然露出一种捉摸不定的善良的品质，像喷嚏一样突如其来，突然闪过男孩一般充满希望的微笑。但是对他的委托人，这位金发女演员，他仍然暗含着惧意和不信任感，她似乎一夜之间就成名了。和一夜成名的演员的其他生意伙伴一样，铃叮叮也担心某个像他一样甚至更甚于他的人会挖走他的委托人。诺玛·珍想念 I·E·希恩！在这种公共场合，她强烈地感觉到他不在场，好像刚刚擦洗过的盘子的气味，或者从厨房里偷偷扔出来的垃圾。好像难以相信 I·E·希恩已经不在，而其他的侏儒却仍然活着。诺玛·珍仍然活着。如果伊萨克在这儿，他就能看出来，诺玛·珍有些不安了，老是对着陌生人笑令她有些紧张；她喝得太多了，无法控制自己，热情洋溢的恭维和祝贺只会让她更加迷惑，她需要别人告诫她，她有这样的能力，但却没有做得最好。

畏惧你的崇拜者吧！只与能告诉你真相的人谈论艺术。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是警告说。

现在她四周围满了崇拜者，也许这不过是个假象。

希恩先生会和诺玛·珍站到角落里，狡猾机灵的侏儒怪会用

恶毒的讽刺和滑稽的私语让她笑个不停。听到她怀孕的消息，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先是勃然大怒，因为如果还有比卡斯·卓别林更令他讨厌的人的话，那个人就是小埃迪·G·罗宾逊，他不知道双子座曾经拯救过诺玛·珍的生命——但是诺玛·珍敢肯定，不出几天，他就会为她感到高兴的。白公主需要什么，就要赠给白公主什么。

“——在听电话吗？玛丽莲？”

收音机里传出恼人的低低的声音，把诺玛·珍从恍惚中唤醒了。不，是电话里的声音。刚才她半躺在沙发上，电话听筒掉在她身旁。她两只温暖潮湿的手掌都按在小腹上，孩子在那里睡着，沉静秘密的睡眠。

诺玛·珍迷惑地拿起听筒。“喂——喂？什么？”

是铃叮叮。她把他给忘了。他什么时候打电话的？这太尴尬了。铃叮叮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还喊她玛丽莲，好像他有这个权利一样。“不，没事。你想要干什么？”

“请你听一听，好不好？你以前从来没做过音乐喜剧，而且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这事是——”

“音乐喜剧？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铃叮叮高声大笑起来。他的委托人真是有意一思！卡洛尔·隆巴德第二。

他说道，“你一直在上课，制片公司和我谈过话的所有人都说你”——他顿了一顿，搜寻合适、花巧的词汇——“非常有潜力，自然的天才。”

这是真的：如果她不是她自己，而是置身于音乐之中，她浑身似乎都充溢着孩子般的欢快和精力。跳舞，歌唱！现在她有了真正值得开心的事情。“对不起。我不行，现在不行。”

像激怒的狗一样猛吸了口气，喘气。

“现在不行？为什么现在不行？现在玛丽莲·梦露可是最新的

票房明星。”

“我的私生活。”

“玛丽莲，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的私——私生活。我有自己的生活！我不仅仅是——电影里的一个东西。”

这种话铃叮叮就当没听到，侏儒怪也有这种伎俩，他热切地说着，好像在谈论刚刚用电报发过来的消息一样，“Z为了你买下了《绅士更爱金发女郎》。他不要在百老汇公演的卡罗尔·查宁^①，尽管她让这部音乐剧一炮走红。他希望这部电影成为你的陈列橱窗，玛丽莲。”

陈列橱窗！陈列什么？

诺玛·珍随意地说着话，像罗斯那样抚摩着自己的肚子，绷紧的圆圆的隆起，刚刚能看见，那就是孩子，“我能拿多少？”

铃叮叮停了一会儿。“你的合同工资，每星期一千五。”

“多少个星期？”

“他们估计大约十二个星期。”

“简·拉塞尔^②又能拿多少？”

铃叮叮又停了下来，他吃了一惊。诺玛·珍看起来那么糊涂、那么淡漠、那么心不在焉，对好莱坞行业里的谣传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宣称关于玛丽莲·梦露的媒体轰炸，大多数她根本没读过，但是她不仅知道简·拉塞尔将在电影中联袂演出，而且还知道关于简·拉塞尔的薪水问题会令她的经纪人十分痛苦。

他推委道，“还没成交。拉塞尔要从另外一个制片公司借用。”

“对，但是多少？”

“数字还没定下来。”

① 卡罗尔·查宁（1923— ），美国歌手、电影演员，以百老汇上演的几部音乐喜剧而出名。

② 简·拉塞尔（1921— ），美国女演员。

“多少？”

“他们要十万。”

“十万！”诺玛·珍觉得下腹一阵剧痛，孩子也受到了侮辱。但是孩子的睡眠不会受到打扰，因为诺玛·珍更觉得轻松。她笑着说，“如果电影摄制需要十二个星期，那我的薪水就是一万八千美元。简能拿到十万？玛丽莲·梦露也得有尊严，不是吗？这是侮辱。我和简·拉塞尔一起在凡奈斯读中学。她比我大一岁，在学校戏剧中演的角色比我多，但是我们一直是朋友。她都会为我害臊！”诺玛·珍停了下来。她刚才说得很快；虽然她并没有生气，她的声音却显得很愤怒。“我——我现在要挂电话了。再见。”

“玛丽莲，等等——”

“去他妈的玛丽莲。她不在这儿。”

那天早晨，雷克伍德打来了紧急电话。格拉蒂丝·莫滕森失踪了！

晚上，她从房间里溜了出来，溜出了医院楼，然后（他们彻底搜索以后，不得不无奈地做出这个结论）离开了医院区。诺玛·珍能不能尽快赶过来？“噢当然。噢当然。”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不告诉她的经纪人，不告诉卡斯，也不告诉埃迪·G。希望保护他们。这是我自己的悲伤，我一个人的。只要她提到生病的母亲，哪怕只是简略地提到，情人们的眼睛里就会流露出明显的淡漠，她害怕这种淡漠。（“我们都有生病的母亲，”卡斯不以为然地说。“你不对我谈你的，我也不对你谈我的。说好了？”）

诺玛·珍草草地穿好衣服，戴上一顶埃迪·G的软呢草帽和一副黑色太阳镜。卡斯在卫生间里放着很多药物，她本想从中拿一粒深蓝色的苯丙胺药片，但最后还是没拿。她每晚要睡六小时之

多，放松深沉的酣睡，因为怀孕对她的健康有利，她的医生就这样保证过，医生说话时容光焕发，像要做爸爸了一样，诺玛·珍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认出她了。如果在接生的时候，他趁她被麻醉了而拍下她的照片，那该怎么办？

她在上午的滚滚车流中开车到了雷克伍德。担心格拉蒂丝，万一格拉蒂丝伤害了自己怎么办？由于某种原因，她知道了孩子的事。有没有可能呢？她知道她不能再把一些怀旧的想法归于格拉蒂丝；她不再是小女孩，而格拉蒂丝再也不是她强大而无所不知的母亲了。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她可能会知道，这就是她跑走的原因。在开车到雷克伍德的途中，诺玛·珍经过了一个，两个，三个电影院，都在放映《尼亚加拉》。每个电影院挑出遮篷的顶上都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皮肤乳白而光亮，**玛丽莲·梦露**穿着红色低领裙子，丰满的胸部几乎要蹦出来。**玛丽莲·梦露**挑逗地笑着，撅着亮丽性感的嘴唇，诺玛·珍害羞地朝那嘴唇扫了一眼。

白公主！诺玛·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地意识到，白公主如何嘲笑着她的崇拜者，而同时又抬高了他们。她如此美丽，他们却那么平凡。她是情感的源泉，而他们则是情感的奴隶。谁是能够般配她的黑王子？

是啊，我自豪！这我承认。我努力工作过，以后我要更努力地工作。

海报上的那个女人不是我，但是她是我创造出来的作品。我应该开心。

我应该有孩子。该我了！

诺玛·珍到达雷克伍德的私人医院以后，格拉蒂丝却已经奇迹般地回来了。人们发现她在一座天主教教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教堂在繁忙的贝尔弗洛尔大道上，离医院不到三英里。雷克伍德的警察把她送回到医院，她恍恍惚惚，分不清方向，但也没有抵抗。一见到格拉蒂丝，诺玛·珍的眼泪就下来了。她紧紧抱住了

母亲。格拉蒂丝身上发出湿灰、潮湿的衣服和尿液的气味。

“可是母亲根本不是天主教徒。她究竟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

雷克伍德精神病院的主管一个劲地向诺玛·珍道歉。他小心地称她为“贝克小姐”。（格拉蒂丝·莫滕森是某个女电影演员的母亲，这事得绝对保密。“不要把我的事泄露出去！”诺玛·珍这样恳求过。）他坚持说每晚九点钟都要检查病人是否在病房里；窗户和门要检查；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诺玛·珍立即说，“哦，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很感激，母亲没事。”

这一天诺玛·珍都待在雷克伍德。这毕竟是个好日子！她思考着怎么样把她的消息告诉格拉蒂丝。并不是所有时候母亲都准备好了听取女儿的好消息，因为一个母亲最能露出本性的时候，就是她照顾女儿的时候。但是现在诺玛·珍却在照顾格拉蒂丝，格拉蒂丝的动作显得那么脆弱、那么犹豫，眨巴着眼睛，斜眼看着诺玛·珍，好像不知道对方是谁一样。她说了好几遍，不是指责而是担心：“你的头发那么白。你也像我一样老了吗？”

诺玛·珍帮助护士给她母亲洗了澡，亲自洗了格拉蒂丝乱蓬蓬的头发，然后仔细地梳理好了。她开心地对格拉蒂丝说着话，又是哼哼又是唱歌，好像格拉蒂丝是个小孩子一样。“所有的人都那么担心你，母亲。你再也不要跑走了，好吗？”一大早的某个时候，格拉蒂丝设法打开了门，不是一扇，而是好几扇（不过也有可能这些门都没有锁好，尽管医院的员工表示反对），然后她偷偷摸摸地走过医院前面的草坪；到了外面的街道后，她设法走了两英里半路没被人发觉，到了圣伊丽莎白教堂，第二天早晨，牧师们走进教堂准备七点钟做弥撒的时候发现她在教堂里。她穿着没有腰带的灰棕色棉布裙子，裙边垂下来，裙子里面没穿内衣。她离开医院的时候穿着卧室里的灯心绒拖鞋，但好像在走路的时候弄丢了；她瘦骨嶙峋的双脚布满了浅浅的划痕。诺玛·

珍轻柔地给母亲洗了澡，在伤口上涂了碘酒。“妈妈，你到哪儿去了？你本来可以叫我的，你知道。要是你想到什么地方去的话。比如说到教堂。”

格拉蒂丝耸耸肩膀。“我知道我要上哪儿。”

“你有可能受伤的，被车撞上，或者——迷路。”

“我从来不会迷路。我知道我要上哪儿。”

“哪儿呢？”

“回家。”

这个词在空气中悬浮着，奇怪而奇妙，像一只新生的昆虫。诺玛·珍震惊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看到格拉蒂丝在笑，有秘密的女人。很久以前，在另外一次生命中，她曾是名诗人。她曾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男人们都被她迷住了，包括诺玛·珍的父亲那样的好莱坞权贵。诺玛·珍未到医院之前，医生让格拉蒂丝服用了药物，以“平静她的情绪”。现在她没有任何躁动的迹象，也没有因为自己引起那么多骚动而不好意思。在教堂坚硬的木凳子上睡觉的时候，她弄湿了自己的衣服，但她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她是个孩子，一个残酷的孩子。她代替了诺玛·珍的位置。

格拉蒂丝曾经很漂亮的眼睛现在暗了下来，像石头一样暗淡无光，她的皮肤掉下谷状的带点绿色的皮屑；但是奇怪的是，尽管她晚上光着脚四处游荡，她看上去并不比诺玛·珍记忆中更老。好像多年以前曾有魔咒附在她身上：她身边的人都会衰老，但格拉蒂丝不会。诺玛·珍略带责备地说，“随便什么时候，母亲，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和我一起回家。这你知道。”停顿了一会儿。格拉蒂丝吸了吸鼻子，然后在鼻子上抹了一把。诺玛·珍想象着自己能听到这个女人嘲讽的笑声。回家！和你一起？哪儿？诺玛·珍说，“你不老，你不应该说自己老了，你才五十三岁。”诺玛·珍又顽皮地说，“你觉得当外婆怎么样？”

是了。说出来了。外婆！

格拉蒂丝打了个哈欠，火山口一样的哈欠。诺玛·珍失望了。她是不是应该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呢？

诺玛·珍扶着母亲上了床，格拉蒂丝穿着干净的棉布睡衣躺在干净的棉布床单上。尿液难闻的酸味从格拉蒂丝身上消失了，但仍然像回声一样滞留在房间里。“贝克小姐”每个月要为格拉蒂丝的私人房间付出一大笔钱，房间有大储藏室那么大，有一扇单门老虎窗，正对着停车场。房间里有一张床头桌，一盏台灯，一把单人塑料椅，一张窄病床。铝制的柜子上放着化妆品和衣服，其中还夹着几叠书，那是诺玛·珍这么多年来送的礼物。大多数都是诗集，精美的薄册子，看上去似乎从来没有打开过。格拉蒂丝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似乎要睡着了。她灰褐色的头发已经干了，像蛇一样一缕一缕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没有血色的嘴唇也松弛了。诺玛·珍看到，母亲经脉凸起的手，内尔的手，现在已经松软无力了，失落感刺痛了她的内心，那双手以前那么躁动，它们有自己愤怒的意志而那么有活力。诺玛·珍把那双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噢，母亲，你的手指这么冰凉。我要把它们焐暖。”

但是格拉蒂丝的手指无法焐暖。相反，诺玛·珍自己倒颤抖起来。

诺玛·珍试图解释为什么她今天没给格拉蒂丝带礼物，为什么她们不去城里，不带格拉蒂丝理发，不带她到上等的茶室里吃午饭。她试图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格拉蒂丝留下更多的零花钱——“我钱包里有十八美元！太不好意思了。我的合同每周是一千五百美元，但是有那么多开支——”这是真的：诺玛·珍常常被迫借钱，五十美元，一百美元，二百美元，向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借。有些男人急切地想借钱给玛丽莲·梦露，而且不需要打借条。作为礼物的珠宝——诺玛·珍用不着珠宝，没什么大用。卡斯·卓别林和埃迪·G都是实际的年轻人，并不觉得不高兴。作

为未来的父亲，他们得考虑将来，而你要考虑将来就要考虑钱。两个人都被他们著名的父亲剥夺了继承权，所有其他年纪大一些的男人，另一类型的父亲，应该支持他们，这似乎也很符合逻辑。他们一直想说服诺玛·珍，这对她也同样适用。她也被人骗取了继承的财产。他们说，在诺玛·珍怀孕期间，他们三人应该搬到好莱坞山。如果他们找不到合适但又不要房租的房子，那他们就得有钱付房租。他们还说每人都要为自己买十万美元的保险——也许可能是二十万美元——指定另外两人为受益人。“只是以防万一。准备充分总是好事，而且孩子就快出世了。当然，双子星座肯定不会有事的！”诺玛·珍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建议。为她自己买保险？这样的念头让她害怕，因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有朝一日她也要死。

但是“玛丽莲”不会。她在胶片上、在照片上。无处不在。

突然，格拉蒂丝睁大了眼睛，努力集中目光。诺玛·珍不安地感到，她的反应不是针对诺玛·珍的话的。她激动地问，“今年是哪一年了？我们旅行到了什么时间？”

诺玛·珍安慰道，“母亲，现在是一九五三年五月。我是诺玛·珍，来照顾你的。”

格拉蒂丝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她。“可是你的头发那么白。”

格拉蒂丝闭上了眼睛。诺玛·珍揉捏着格拉蒂丝无力的手，她努力地想着，怎么样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而又不会让她心烦。一个孩子，已经有约六个星期大了。你不为我高兴吗？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格拉蒂丝已经知道了。所以格拉蒂丝才会如此逃避，一心要躲到睡梦中去。

诺玛·珍试探地说，“你怀一怀着我的时候，母亲，我猜你还没结婚吧？没有男人供养你。但是你有了孩子。那太勇敢了，母亲！换作另一个女孩，她会——嗯，你知道，除掉她，除掉我。”诺玛·珍发出受了惊吓一般的尖锐的笑声，“那我根本就不会在这

里了，也就没有什么‘玛丽莲’了。现在她变得这么出名，影迷的信！电报！陌生人的鲜花！这太……奇怪了。”

格拉蒂丝拒绝睁开眼睛。她的脸部越来越软，像融化的蜡。一边嘴角上闪着亮晶晶的唾液。诺玛·珍说着话，但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的一部分意志似乎知道这很不合情理；她计划要个小孩是荒谬的。一个孩子，又没有丈夫？要是她和希恩先生结了婚就好了。要是V多爱她一点点，他就可能娶了她。那将是她事业的终结，绝对是她事业的终结。就算她匆忙地嫁给双子座中的一个，谣言也会毁了她。玛丽莲·梦露，刚刚成名，被媒体吹起来的气球，也会被媒体欢快地击毁。

“但是你很勇敢，你做了正确的事，你有了孩子，你有了……我。”

但是格拉蒂丝的眼睛还是闭着，她没有血色的嘴唇松弛地耷拉着。她慢慢地进入了睡眠，好像进入了黑暗神秘的水，诺玛·珍无法追随。尽管她听到床边有波浪的拍击声。

诺玛·珍从雷克伍德精神病院往好莱坞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在那边响着，响着。“帮帮我，求你了！我太需要帮助了。”

诺玛·珍很想马上离开雷克伍德精神病院，因为她刚刚哭过，眼睛四周的皮肤干燥发红。她是内尔，迷惑而恐慌，但由于别人在场，她被迫表现得好像正常一样。但是主管坚持要跟她私下谈话。他是个中年人，有一张牡蛎一样的圆脸，眼镜的镜片镶着厚厚的黑色塑料边框，看上去像放大了一样。从他激动的声音中，诺玛·珍知道他要见的不是她，不是精神病人格拉蒂丝·莫滕森的女儿，而是一名女电影演员，也许是一个“金发性感的女电影演员”。他敢要求她的亲笔签名吗？在这种时候？如果他这样做，她会大声骂他，她会哭出来。她无法忍受！

本德尔医生在详述格拉蒂丝·莫滕森的病情。“总的说来”，

格拉蒂丝·莫滕森从到雷克伍德以来一直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像很多同样情况的病人一样，有时候她“发作”——“再发作”——做出意外而危险的行动。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本德尔医生解释道，那样子像一台仁慈、关切的录音设备一样，是种神秘的疾病。“它总是让我想起多发性硬化。因为是神秘的疾病，所以没有人真正了解。各种症状的综合征。”一些理论学家认为可以通过病人和她的环境以及其他人的交互反应或者受到阻碍的交互反应来解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些理论学家们，弗洛伊德学派，相信该病可以通过病人的童年来解释；还有一些理论学家相信该病完全是由于器官的生化机能引起的。诺玛·珍点点头，表示她在听。她笑着，她疲惫而沮丧，孩子在她的子宫里作痛，而且她开始想起这天她错过了制片公司无数约会，忘了个一干二净，也没有打电话推迟或者取消，就在这种时候，她仍然知道她必须笑。人们总期望着女人笑，尤其是她。

诺玛·珍伤心地说，“我也不指望我的母亲能够出院了，我猜她永远也出不了院。只要她安全、开一开心，我猜我们最多也只能这样期望了？”

本德尔医生严肃地回答道，“在雷克伍德，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病人，绝不会！但是，是啊——我们也做现实的考虑。”

“这是遗传的吗？”

“什么？”

“我母亲的病？你是不是生来就有，在你的血液里？”

“在你的血液里？”本德尔医生重复着这些词，好像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一样。他含糊其辞地说，“已经注意到，在有些家庭里，有某种倾向，对，但在别的家庭里，又绝对没有。”

诺玛·珍怀有希望地说，“我父——父亲非常正常，在任何方面。我不认识他，只在照片上见过。我只听说过他。一九三六年他死——死在西班牙。我是说，他阵亡了，在战争中。”

诺玛·珍起身离开的时候，本德尔医生真的要她签名。他连连道歉，迅速解释说他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但诺玛·珍会不会非常介意？——“这是为了我十三岁的萨莎。她想，她也要当一名电影明星！”

诺玛·珍觉得自己的嘴巴优雅地笑了，正像它所受过的训练一样，尽管她能感觉到头开始痛了。怀孕以后，没有了经期，她也不再有令人目眩的头痛以及剧烈的腹痛了；但是现在她觉得头痛就要来了，她惊慌地想，她和孩子该怎么回家呢。但她还是姿态优雅地在《电影故事》的封面上签了名，她的签名轻盈流畅，是制片公司为“玛丽莲”设计的。（她自己的签名，“诺玛·珍·贝克”，小巧而向左倾斜。）《电影故事》上的玛丽莲是罗斯的打扮，艳丽，性感，头向后仰着，迷迷蒙蒙地眯缝着眼睛，嘴唇挑逗地撅着。她穿着铁蓝色丝绸吊带裙，丰满的胸部几乎要从裙子里涌出来，诺玛·珍可以发誓，她绝对没有穿过那件衣服。实际上，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封面，她已经不记得拍过这张照片，也许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但是那儿，一九五三年四月的《电影故事》，就是明证。

致我的孩子

在你身上，
世界获得新生。

在你之前——
一片虚空。

巫 师

他们是赫达·霍珀^①，P·巴克汉姆（“天黑以后的好莱坞”），G·贝尔彻，马克思其人·梅塞尔，多萝西·吉尔盖伦^②，H·塞洛普，“锁眼”，斯基德·斯科尔斯基（他蹲伏在施瓦博商店的中层楼上发掘火热的好莱坞流言），格洛里亚·格雷汉姆，V·维奈尔，“巴克”霍尔斯特，斯迈林·杰克，莱克斯·艾斯，格拉姆，皮斯，科克，克鲁德洛，盖戈，加戈伊，斯加德，斯莱·哥尔德布莱特，佩特，特洛特，拉维提科斯，巴兹·亚德，M·马德，华尔·里斯，沃尔特·温切尔，劳埃拉·帕森斯^③，还有很多如“好莱坞转动的眼”等。他们兴奋的专栏出现在《洛杉矶时报》、《洛杉矶灯塔》、《洛杉矶机密》、《综艺》、《好莱坞报道》、《好莱坞闲话者》、《好莱坞机密》、《好莱坞日记》、《电影故事》、《摄影生活》、《银幕世界》、《银幕罗曼司》、《银幕秘密》、《现代银幕》、《电影界》、《银幕影集》、《电影故事》、《电影世界》、《纽约邮报》、《电影世界大全》、《独家秘闻！》以及其他出版物。联合通讯社和美国通讯社同时向他们供稿。传播新闻是他们不知疲倦的追求。耸人听闻、煽风点火。他们在前面奔跑，在树林草丛中洒下汽油，加速火苗的推进。他们宣传，他们预报，他们鼓吹。他们在堡垒里吹响了

① 赫达·霍珀（1890—1966），美国女演员和记者，因其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纸同时发表的好莱坞闲话专栏和大量收藏奇异的帽子而闻名。

② 多萝西·吉尔盖伦（1913—1965），美国记者、专栏作家，以报道犯罪著称。

③ 劳埃拉·帕森斯（1893—1972），美国记者，在美国首次创办电影专栏，是好莱坞报业辛迪加中一名颇具影响力的记者。

军号、喇叭和大号。他们敲响了钟声，他们拉响了警报。他们宣布、呼号、播报、预报，或孤身作战，或联合行动，或独唱，或合唱。他们大吹大擂。他们揭发，他们曝光。他们赞扬、贬抑、公布、散发。他们是词汇的火山，他们是词汇汹涌的波涛。他们投掷，他们前进，他们拳打，他们冲击。他们用聚光灯照亮，他们用白炽灯曝光。他们捕捉。他们吹捧、宣扬、吹牛、张扬、批判而后强烈批判。他们预测，他们驳斥。某某“流星一般”升起，某某“悲剧”陨落。他们是天文学家，策划着星星的轨道。他们永无休止地巡视着夜空。星星诞生时他们在，星星死亡时他们也在。他们吟诵着肉，他们啄食着骨。他们贪婪地舔着美丽的皮肤，他们贪婪地吸着可口的骨髓。用五十年代的黑体字高喊**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一九五三年《电影故事》金奖最佳新星。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花花公子》每月甜心。一九五三年《银幕世界》金发炸弹小姐。在光纸图片杂志上，如《生活》、《科里尔》、《星期六晚邮报》、《绅士》等。在海报上，一个残疾孩子坐在轮椅上，仰面盯着竖立起来的金发美人：**记得在金钱运动中慷慨解囊。玛丽莲·梦露。**

她会不自然地对卡斯笑着说，“噢——我想，她挺漂亮。这张照片，这套衣服。天哪！但这不是我，对吗？人们发一发现了会怎么样？”

她那玩具娃娃一般的蓝色眼睛，异常地闪亮而迷蒙，他只有在回忆中才能读懂，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他没有仔细倾听。和诺玛在一起，你很少用心倾听。她自言自语，她的想法在脑子里挤成一团，然后溢出来。她紧握着双手，弯曲着手指，下意识地摸着嘴唇，好像要检查——什么？检查一下她是不是有嘴唇？检查她的嘴唇是不是年轻、饱满、坚定？而卡斯也有自己抑郁的念头。他抚摸着诺玛的手，她的手翻了过来，异常有力的手

指抓住了他的手。卡斯心不在焉地说，“哎呀，宝贝：我们发现了，而且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爱你。对吗？”

他估计，这是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害怕。

“吃不够的波兰香肠”

她的情人们！在联邦调查局厚厚的卷宗中，上面标着“玛丽莲·梦露又名诺玛·珍·贝克”。

其中有制片公司的六七个人，包括 Z, D, S 和 T。其中有共产党摄影师奥托·欧塞，共产党剧作家多尔顿·特朗博，共产党演员罗伯特·米切姆。其中有霍华德·休斯，乔治·罗福特，I·E·希恩，本·赫克特^①，约翰·休斯顿，路易斯·卡尔赫恩，帕特·欧布赖恩^②，米奇·罗尼，理查德·韦德马克，里卡多·蒙塔尔班^③，乔治·桑德斯，埃迪·费希尔^④，保罗·罗伯逊，（老）查理·卓别林和（小）查理·卓别林，斯图尔特·格伦杰^⑤，约瑟夫·曼奇尔维茨^⑥，罗伊·贝克，霍华德·霍克斯，约瑟夫·考登，小以利沙·库克^⑦，斯特林·海登，汉弗莱·博加特，霍奇·卡迈克尔^⑧，罗伯特·泰勒，泰龙·鲍尔，弗雷德·艾伦^⑨，霍普龙·卡西迪^⑩，汤姆·

-
- ① 本·赫克特（1894—1964），美国作家，芝加哥《文学时报》的创立者，作品涉及小说、剧本等。
- ② 帕特·欧布赖恩（1899—1983），美国演员，以扮演爱尔兰警察和牧师闻名。
- ③ 里卡多·蒙塔尔班（1920— ），墨西哥裔美国演员。
- ④ 埃迪·费希尔（1928— ），美国歌手。
- ⑤ 斯图尔特·格伦杰（1913—1993），英裔美国演员。
- ⑥ 约瑟夫·曼奇尔维茨（1909—1993），美国电影制片人。
- ⑦ 以利沙·库克（1903—1995），美国戏剧、电影演员，擅演心理不健康的反面角色。
- ⑧ 霍奇·卡迈克尔（1899—1981），美国歌手、作曲家，活跃于电影界，曾以《冷冷的夜》获奥斯卡金像奖。
- ⑨ 弗雷德·艾伦（1894—1956），美国幽默作家，以其在综艺表演、广播和早期电视节目中冷静并具讽刺意味的作品而著称。
- ⑩ 霍普龙·卡西迪（1895—1972），美国演员，常扮演牛仔形象。

米克斯，奥托·普列明格^①，卡里·格兰特，克拉克·盖博，斯基德·司科尔斯基，塞缪尔·戈德温^②，（老）爱德华·G·罗宾逊，（小）爱德华·G·罗宾逊，范·海弗林^③，范·约翰逊^④，汤托^⑤，“泰山”约翰·魏斯穆勒^⑥，吉恩·奥特^⑦，贝洛·卢戈西，鲍里斯·卡洛夫^⑧，伦·钱尼，弗雷德·阿斯泰尔，拉维提科斯，罗伊·罗杰斯^⑨与屈戈，格罗克·马克思，哈珀·马克思，契克·马克思，巴德·艾博特与洛·科斯特罗，约翰·韦恩^⑩，查尔斯·科本恩，罗里·卡尔赫恩^⑪，克利夫顿·韦布^⑫，罗纳德·里根，詹姆斯·梅森^⑬，蒙蒂·伍利^⑭，W·C·菲尔兹，雷德·斯凯尔顿，吉米·杜兰蒂^⑮，埃罗尔·弗林^⑯，基南·维恩^⑰，沃尔特·皮金^⑱，弗雷德里克·马奇，

-
- ① 奥托·普列明格（1906—1986），奥地利裔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导演。
- ② 塞缪尔·戈德温（1882—1974），美籍波兰电影制片商，一九一七年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 ③ 范·海弗林（1910—1971），美国电影演员，从艺达四十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获奥斯卡奖。
- ④ 范·约翰逊（1916— ），美国演员。
- ⑤ 指杰伊·斯尔弗西尔斯（1919—1980），加拿大出生的美国演员，因常扮演“独身骑士”的搭档“汤托”而被称为“汤托。”
- ⑥ 约翰·魏斯穆勒（1904—1984），美国运动员，曾两次夺取奥运会百米冠军，后在电影中饰演“泰山”而名声大噪。
- ⑦ 吉恩·奥特（1907—1998），美国歌手及电影演员。
- ⑧ 鲍里斯·卡洛夫（1887—1969），生于英国的美国演员，在大量恐怖片中以刻画了怪物和恶魔等人物而闻名。
- ⑨ 罗伊·罗杰斯（1912— ），美国歌手和电影演员，曾在西部动作片中扮演牛仔，“屈戈”是他的马的名字。
- ⑩ 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演员，主演《大地惊雷》等，一九六九年获奥斯卡奖。
- ⑪ 罗里·卡尔赫恩（1922—1999），美国演员，常出现在西部片中。
- ⑫ 克利夫顿·韦布（1889—1966），美国演员。
- ⑬ 詹姆斯·梅森（1909—1984），美国演员。
- ⑭ 蒙蒂·伍利（1888—1963），美国演员。
- ⑮ 吉米·杜兰蒂（1893—1980），美国喜剧演员，以其沙哑的声音、大鼻子与破帽子著称。
- ⑯ 埃罗尔·弗林（1924—2001），美国演员，以性感和扮演的“恶棍英雄”形象而闻名。
- ⑰ 基南·维恩（1916—1986），美国演员，主演《奇爱博士》等。
- ⑱ 沃尔特·皮金（1897—1984），加拿大演员，嗓音优美，擅演城市骗子形象。

梅·韦斯特，格罗利亚·斯万森，琼·克劳馥，雪莉·温特斯^①，艾娃·加德纳^②，巴兹·亚德，拉希^③，吉米·斯图尔特^④，达纳·安德鲁斯^⑤，弗兰克·西纳特拉，彼得·劳福德^⑥，塞西尔·B·戴米尔^⑦，还有无数其他人。这不过是一九五三年以前，她才二十七岁！最具诽谤性的丑闻还在后面。

-
- ① 雪莉·温特斯（1922— ），美国女演员，因《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而成为第三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 ② 艾娃·加德纳（1922—1990），美国女演员，曾主演数部改编自海明威的小说的电影。
- ③ 一条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常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狗的名字。
- ④ 吉米·斯图尔特（1908—1997），美国演员，因在电影中扮演正直谦虚的人物而出名。
- ⑤ 达纳·安德鲁斯（1902—1992），美国演员，主演《魔鬼的诅咒》等。
- ⑥ 彼得·劳福德（1923—1984），美国演员。
- ⑦ 塞西尔·B·戴米尔（1881—1959），美国演员。

退役运动员：发现

“我要约她。”

退役运动员快四十了。他最后一次在全美职业棒球赛中挥舞球棒，完成最后一次本垒打，向七万五千疯狂喝彩的球迷羞怯地微笑，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全盛时期，他打破了自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棒球纪录。人们夸奖他是巴贝·鲁思^①。他已经成为美国的传奇，美国的标志。他结过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以他“残酷”为由与他离婚了。是啊，他是有脾气！正常的血性男子有点脾气也没什么错。而且，他是“意大利人，爱嫉妒”。他确实是“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忘记别人的冷落，从来不会原谅敌人”。他长着意大利人的鼻子，有意大利人英俊黝黑的面孔。在公共场合，他衣冠整洁。在公共场合，他寡言少语、彬彬有礼。他的羞怯尽人皆知，他的勇敢尽人皆知。他休闲时喜欢穿运动衫，晚礼服喜欢特制的深色西装。他出生于旧金山一个渔夫家庭，他是天主教徒，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从性情上讲，他是个家居男人。但是他的家在哪里呢？他和“模特”约会，他和“小明星”约会。他的名字有时候以黑体字出现在闲话栏目里。退出棒球的时候，他每年能挣十万美元。他把钱给了父母，他买了房产，做了投资。据说他和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的某些意大利裔生意人有“联系”。他喜欢意大利餐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牛肉汁蒜味明虾，意大利面食，偶尔也吃意大利调味饭，

^① 即乔治·赫尔曼，美国棒球运动员。

但必须是精心烹调的调味饭。一般说来，他给的小费很多。如果服务不好，他会脸色灰白。不管是不是故意的，你都不想去侮辱这个男人。他是发号施令的男人。女人们在背后说他是“美国佬重击手”。他喝酒，他抽烟，他沉思，他沉溺于运动。他有很多男性朋友，都沉溺于运动，有的还像他一样以前是运动员。但是他是孤独的，他想要“正常的生活”。他看电视上的棒球、橄榄球和拳击比赛。他只要参加棒球比赛，就会成为人们注意和喝彩的目标。观众喜欢他站起身的样子——羞怯地微笑，挥手——然后快速坐下来，脸都红了。他在餐馆和夜总会里会见朋友。他们常常吵闹喧哗，对食物和服务很挑剔，而且往往最后离开餐馆，但是他们都会给很多小费。在公共场合，退役运动员很喜欢签名，但他不喜欢拥挤推撞。他喜欢身旁站着漂亮的女人，微笑，光彩照人，常常有摄影师跟随。他喜欢有女人偎依着他的臂膀，但不喜欢女人依附着他。他不喜欢“试图当男人”的女人，想到不想要小孩的“不自然”的女人，他就觉得恶心而愤怒。他反对堕胎。他或许用过避孕方法，尽管教堂禁止安全期避孕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他反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同情者，“红色分子”和“左倾分子”。从旧金山的中学毕业以后，他没读过一本书，也许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书。他在中学里的成绩平平。十九岁的时候他就成了职业球员。他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喜剧和战争电影。他是个大块头，如果被迫坐很长时间，他就会焦躁不安。他只是偶尔才上教堂，但复活节捐赠金他从来不会忘。跪下来接受圣餐的时候，他闭上眼睛，小的时候别人这样教他的。他并不咀嚼圣饼，而是让圣饼在舌头上慢慢溶化，小的时候别人这样教他的。他接受圣餐的时候绝对不会不忏悔自己的罪过，就像他绝对不会在弥撒当中站起身来大叫淫秽褻渎的语言一样。他信仰上帝，但他也信仰自由意志。他偶然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了“玛丽莲·梦露”的宣传照片。好莱坞金发女演员姿态优美地站在

两名棒球选手中间。新赛季开始了。打起来！

退役运动员久久地盯着这张照片。一只棒球，一根球棒，一个笑容灿烂、明艳照人的女孩，长着一张最可爱的脸，身材好像是雕刻出来的，像米洛的维纳斯，还有那棉花糖一般的头发。这是个天使，有胸脯有臀部的天使。退役运动员有个朋友在比弗利山开了一家著名的餐馆，他立即给这位好莱坞的朋友打了电话。“这个金发女，玛丽莲·梦露。”

朋友说，“那？她怎么样？”

“我想约她。”

“她？”朋友笑了。“那个荡妇是个妓女。她从一开始就是个妓女。她是个酗酒的金发女，一个骚货，她不穿内衣。她到处和犹太人鬼混，和两个吸毒的同性恋住在一起。她和城里的每个男人都上过床，城外的就更多。她周末到拉斯维加斯为那些家伙服务，从来没离开过套房。吃不够的波兰香肠。”

沉默了一会儿。好莱坞的朋友以为退役运动员静静地挂了电话，因为有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退役运动员却说，“我要约她，去做安排吧。”

柏树庄园

孩子在腹中的第六个星期。这个星期诺玛·珍生日。

二十七！他们说，生第一个孩子年龄太大了点儿。

这是启示突然降临的时候。

“嗨嗨嗨嗨，告诉你！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双子座，美丽的三人组合，正在赶往待租的别墅。柏树庄园，在好莱坞山，洛瑞尔峡谷公路顶端。自从他们的“史诗般的搜索”开始以来，这已经是双子座看过的第六或第七幢别墅了。（那是卡斯的话。在他们当中，卡斯是语言大师。）他们要找一处理想的环境，让诺玛·珍度过孕期，孩子出世以后，头几个月也要在这里度过。“我们是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卡斯说。“我们不是纯粹的魂灵。而是我们所出生的土地的魂灵，遥远的星星上贵重金属的魂灵。我们应该超出烟雾弥漫的洛杉矶城，就像超出历史一样——喂，你们两个在不在听？”（在听，在听！诺玛·珍沉浸在爱的幻想中，她总是在听；埃迪·G 耸耸肩膀，点点头说：当然。）“每一个生命出生的时候，世界就重新开始。在这一次出生中，我们敢打包票！文明的未来可能就决定于某一次出生。救世主。你可能会说救世主的可能性不大，但那又怎么样呢？掷把骰子吧。”

卡斯·卓别林说得那么有力，那么激昂，诺玛·珍和埃迪·G 还能怀疑什么呢？

诺玛·珍是要饭女，两个热情的王子爱上了她。一个给她书看，对她“很有启发”的书，另一个给她鲜花，孤独的鲜花，看

上去好像是一时冲动仓促地摘下来的，花柄很短，美丽精致的花瓣刚刚过了全盛期，花叶上刻着黑色的斑点。

“美丽的诺玛，我们爱你。”

那么开心，而且身体上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以至于我开始觉得对上帝的崇拜只是神圣的健康（或者痊愈）的精神。

没有邪恶，邪恶只是心智上的疾病。

那天，埃迪·G开着车，他们来到好莱坞山，在这个烟雾弥漫的可恨的城市的上方。头顶的天空呈现出美丽的浅蓝色，温暖干燥的风搅动着空气。暗黄绿色的卡迪的轮子把路上的砾石轧得咯吱作响，埃迪·G像往常一样熟练地开着车，那架势好像刚刚控制了一场大混乱，这是他有的架势，在电影中，埃迪·G是英俊卤莽的男孩，最后总要死掉，而且往往死于暴力。诺玛·珍坐在埃迪·G旁边，卡斯·卓别林坐在诺玛·珍旁边。（可怜のカス！“今天上午不是我自己了，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诺玛·珍正处在她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她笑着坐在双子星座情人中间，右手手掌保护似的放在肚子上。她的手潮湿温暖，她的肚子开始隆了起来。

孩子的第六个星期。真不可思议！

双子星座，美丽的三人组合，在南加利福尼亚这个美妙宜人的上午，开着车沿洛瑞尔峡谷公路去见房地产经纪人，她把他们的史诗般的搜索当成了自己的事，希望尽快结束和他们的交易。他们背后称这个女人为“塞达·巴拉”，因为她化的妆看上去性感而愚笨，那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风格；你为她难过（嗯，诺玛·珍就是这样），但你几乎都想当着她的面笑出来（卡斯和埃迪·G）。埃迪·G突然拍着方向盘叫道，“嗨嗨嗨嗨，告诉你！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他的话突如其来，你简直可以发誓，他是那一刻才想起这件事的。诺玛·珍问什么想法？卡斯咕哝了一句，听不清

楚。(噢，天哪，卡斯内心愤怒无比，诺玛·珍几乎都能感受到；他告诉她说他有“交感晨吐”，而诺玛·珍自己几乎从不晨吐，这令他很恼火。听了卡斯的话，诺玛·珍暗暗觉得内疚。) 埃迪·G继续激动地说，“就像一个启示一样，知道吗？在诺玛生孩子之前，我们三个应该做的，就是写下遗嘱，填好保险单，那样如果其中一个出了什么事情，另外两个和孩子就可以受益了。”埃迪·G停了下来。他那样子透露出男孩一般的热情，他突发的精力，“我认识一个律师。我是说，可以信任的律师。明白没？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俩在听吗？这样孩子会受到更好的保护。”

慢了一拍。诺玛·珍神态恍惚，沉浸在昨晚的梦里。奇特、虚幻而逼真的梦！一个接一个的梦，怀孕期间的梦，她跟卡斯说过，说她以前从来没做过那样的梦，噢，从来没有！她的失眠症已经消失了，好像她以前从来没有遭受过失眠的折磨一样。家里放的那些药，她从没想过吃一片，也从来没有喝酒的念头。几乎头一碰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尽管漂亮的男孩子们在她身上又摸又吸又打又戳，在她昏睡的女性身体旁边或者上面像孩子一样笑着互相扭打。他们喊她睡公主。他们发誓说，她的胸脯里慢慢填满了乳汁。嗯嗯嗯嗯！但是夜晚的河流将天真的她高高举起，河流滋养着她。

从没这么健康过，母亲！你为什么告诉我，原来怀孕是这样的！

卡斯清了清嗓子，他有些急躁，像演员等着拍自己的镜头，“嗨！好主意，埃迪。是啊！有时候我也为孩子担心。这个圣安德列亚斯断层。”他转过脸来，轻声问诺玛·珍，“你觉得怎么样，小妈妈？”

又慢了一拍。男性双子座希望诺玛·珍做出反应，但她似乎不想回答这句话。事后她想起来，这事很奇怪：就像在摄制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和你同台演出的演员希望你做出某种行动，

作为通向下面台词的桥梁，但你却出乎意料地犹豫了，你演员灵魂中的本能让你犹豫，让你拒绝，让你不要赞同。

“诺玛？这事你什么态度？”

埃迪·G 加大了油门。他们在狭窄的峡谷车道上飞驰。他生气了，诺玛·珍想。埃迪·G 拨弄着仪器板上的收音机，这是他开车时候一个危险的习惯。“来自《红磨坊》的歌”响了起来。

洛瑞尔峡谷公路又长又弯。诺玛·珍尽力不去回想洛杉矶警察局的路障。还有穿着睡衣的格拉蒂丝。

那时我只是个小女孩。看看我现在！

卡斯的手叠在诺玛·珍的手上，她的手则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放在孩子身上。在两个男人中，卡斯的感情更加外露，如果他有那个心情的话；卡斯是浪漫情感的高手，不是老卓别林的喜剧风格，而是瓦伦蒂诺的庄重风格，没有女人能够拒绝。自从诺玛·珍怀孕以来，埃迪·G 常常不自然地说笑逗弄，也不去碰诺玛·珍。

“亲爱的，最关键的事情是，孩子应该受到保护，免遭命运的沉浮。要是还有一次大萧条怎么办？有可能！第一次就把人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要是电影业破产了怎么办？有可能！不久美国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台电视。‘有妄想症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妄想症。’弗洛伊德说过。在南加利福尼亚，我们呼吸的空气就是妄想。所以我想为孩子的未来做好经济上的准备是个好主意。”

诺玛·珍不安地动着。该她发言了，这是表演课；她被投入一个有剧本的镜头里，必须即席发挥；在那么多题目中选一道，让你走到房间外面，然后喊你回来，另外两个或多个演员已经背下了台词，你必须和他们一起表演这个镜头。

卡斯的脸颊在诺玛·珍身上摩擦着。他身上发出早晨的隔夜陈腐味，夹杂着某种甜甜的陈腐味，像腐烂的紫藤。“倒不是我们会出什么事，小妈妈。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幸运之星。”

现在她记起来了！那个梦，在梦里她费劲地给婴儿喂奶，但他的嘴唇却不吸吮。新生婴儿的嘴唇会自动吸吮吗？条件反射？肯定是本能，本性，像鸟做窝、蜜蜂建巢一样。但是在她的梦里，孩子（暂时！）还没有脸，只有发着暗光的光晕，这多么奇怪啊！诺玛·珍说，“噢，天哪，你想过没有？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也许不过是本能？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在新环境下该怎么做呢？像动物被扔到水里，他们早就知道怎么游泳了吗？甚至连刚刚出生的都知道？”

男性双子座睁大眼睛看着峡谷道路飞快地向后倒退。

塞达·巴拉在那儿等着他们，在柏树庄园敞开的大门。涂了暗色口红、像被蜜蜂叮过的嘴唇挤出勉强的笑意，挥着手表示欢迎，像二十年代的轻佻女郎一样。她诱人的性感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她的年龄大概在三十五和四十五之间，可能还要大一些。土色的皮肤，眼睛四周的皮肤发亮而且绷得很紧。诺玛·珍为她感到遗憾，而且对她没有耐心。成熟一点吧。别折腾了！

埃迪·G大叫道，“嗨，抱歉！我们迟到了？”声音听起来挺真诚。他虽然没刮脸，穿着皱巴巴的咔叽布，身上的气味像除臭剂广告里说的狐臭，但他仍是个英俊魁梧的男孩，你几乎可以原谅他一切。还有卡斯·卓别林，忧郁的孩子气的脸，像玩具娃娃一样，女人们都渴望用手抚摩他小流浪儿的蓬乱的头发。还有沉默羞怯、心不在焉的金发女郎，房地产经纪人一眼就认出她是玛丽莲·梦露，最近的好莱坞新闻人物，当然她一定会尊重她的隐私。臭名昭著的三人恋！他们当然迟到了，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双子座总是迟到。如果这三个人什么时候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那才是奇迹呢！

塞达·巴拉眼睛上化着夸张的浓妆，穿着红褐色鲨鱼皮呢套装、鳄鱼皮高跟鞋。她热情地握着客户们的手，急切地安慰这些迷人

的好莱坞年轻人。“你们根本没有迟到！别再去想这事了。我喜欢待在山上面。眼下柏树庄园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因为这里的风景。如果天气好的话，那才叫心旷神怡呢。要不是那雾啊烟啊的什么玩意儿，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圣莫尼卡和大海。”她停了下来，费力地笑着。“我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对柏树庄园过早下结论？这可是个独一无二的房子。”

卡斯吹了声口哨。“我能看出来，女士。”

“我能看出来，女士，而且我醉得一塌糊涂。”埃迪·G说。他在说笑话，因为埃迪·G从来不会白天那么早就醉得一塌糊涂。

年轻的金发女人向房地产经纪人介绍说，她叫“诺玛·珍·贝克”。现在她透过墨镜，盯着法国诺曼底风格的府邸，像个小女孩一样着迷而庄重。她似乎没怎么化妆，但她的皮肤很亮。一头淡金黄色的头发几乎全遮在深红色头巾帽里，四十年代贝蒂·葛莱宝戴的那种帽子。她的胸脯藏在宽松的白色丝绸束身上衣里。她穿着白色丝绸宽松裤，裤裆处有点皱，脚下穿着平跟草编凉鞋，没穿袜子。她急促、惊讶的声音说，“哦！——漂亮。像童话故事一样。不过是哪个？”

塞达·巴拉疑惑地笑笑。她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不需要回答。

她告诉他们，她会先领他们看看四周。“这样我们就能确定我们的方位。”她轻快地领着他们走上鹅卵石小路，走过大石板平台，经过一个形状像肾的游泳池，池里荡漾着浅绿色的水，水面漂着干棕榈叶、昆虫的尸体，还有几只小鸟。“游泳池每个星期一上午清洁一次，”她抱歉地说，“我肯定这个星期肯定清洗过。”诺玛·珍似乎看见池底有影子掠过，好像是游泳的幽灵；她不想仔细地看。埃迪·G爬上跳板，弯下膝盖，做出要跳下来的样子。卡斯拉长了声调对女士们说，“请不要逼他。看都不要看他。我可不想为了救他而淹死。”“去你的，犹太小东西。”埃迪·G说。他笑着，但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真的生气了。

塞达·巴拉很快又继续带他们游览。

诺玛·珍低声对埃迪·G说，“那很粗鲁。万一她也是犹太人呢？”

“她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虽然你不知道。”

这里比城市高出很多，常年有风。在圣安娜风来的季节住在这儿会是什么样子，诺玛·珍都不敢去想。也许这种氛围不适合怀孕的女人和婴儿。但是卡斯和埃迪·G很小的时候就住在豪华的房子里，他们想要一幢山区的房子，想要“奇异”、“特别”的东西。钱似乎不是他们担心的事，但是房租到底从哪儿来呢？而且住这样的房子，你就得雇佣仆人。尽管《尼亚加拉》很卖座，诺玛·珍却不会再得到奖金了；她是制片公司的签约演员，已经付了工资。这卡斯和埃迪·G知道！现在她怀孕了，一年之内她不能再拍电影，也许还不止一年。（或许她的事业已经结束了。）但是她问柏树庄园一个月要多少房租，男人们却告诉她价格合理，不要担心。“我们对付得了，我们三个。”

诺玛·珍正在查看另一道弯弯曲曲的裂缝，这个是在一堵灰泥墙上，墙上装饰着精致的墨西哥式镶嵌图案。裂缝里爬满了小小的黑色蚂蚁。

房子名叫柏树庄园，是因为四周没种棕榈树，而种了意大利柏树。几棵柏树还保持着雕刻一般的优雅形状，但大多数都因常年大风的吹刮变得矮小了，形状扭曲得像被折磨的动物。你几乎可以看到它们在挣扎。矮子，小精灵，甚至还有仙女。但侏儒怪可不坏，他是诺玛·珍惟一的朋友。他曾无条件地爱着她。要是她嫁给了希恩先生多好！——而且他也没死。她现在会有I·E·希恩的孩子了，会有属于自己的漂亮的大房子，整个好莱坞都会尊敬她，包括制片公司的那些老板。（但是艾萨克尽管说爱她，却背叛了她。他在遗嘱里什么也没给她留。一分钱也没有！他和制片公司签了合同，让她为制片公司拍七部电影。这几乎要把她

变成奴隶。)

塞达·巴拉把他们领进屋里，领进华丽的门厅。门厅像博物馆一样：大理石地板，铜座水晶大吊灯，银色的墙纸，装有镜子的镶板，环形的楼梯。客厅中间空空如也，那么大，诺玛·珍要眯着眼睛才能看到对面的墙。这里，家具上都搭着白布，镶木地板上没铺地毯。巨大的石头壁炉上方挂着交叉的宝剑，旁边是一副盔甲，看上去像中世纪的。卡斯叫了一声，“D·W·格里菲思^①，他的一首诡谲的史诗。”金丝饰边镜框的椭圆形镜子里，映出一排金丝饰边镜框的椭圆形镜子，一个一个倒退回去，诺玛·珍看得心怦怦直跳。

这里有疯狂。不要进去！

但已经太迟了，她无法回转。卡斯和埃迪·G肯定会对她勃然大怒。

房产现在的所有者是南加利福尼亚银行。除了短期租赁者以外，柏树庄园已经好几年没人居住了。前一任所有者是三十年代的影坛美人，一个小女演员，丈夫是富有的制片人，她比丈夫多活了几十年。这个成了当地传奇的女人，自己没有孩子，但她领养了几个孤儿，有些还是墨西哥人的后裔。其中一两个孩子“自然”死亡，其他的也消失或者跑走了。这个女人还把一些数量不定的“亲戚”和“助手”带回家，他们则反过来偷她的东西、利用她。可怕的传闻说这个女人酗酒、吸毒，还企图自杀。但她为当地的慈善机构捐赠了很多钱，包括永久慈善姐妹团，一个民间宗教组织，奉行持续斋戒、祈祷和沉默。诺玛·珍不想听最坏的传闻，她知道这样的传闻会误导。“就算开始谈的是事实，人们说的话慢慢就变成了谎言。”想到人们多么不公平地说着这个女

^① D·W·格里菲思（1875—1948），美国电影导演和制作人，他发展了许多电影技巧，如淡入、淡出、特写、移动摄影和闪回，作品有《一个国家的诞生》等。

人的坏话，诺玛·珍的心激动地狂跳起来，这个女人到死都孤独地住在这幢房子里，最后一个女仆发现她死在卧室里。验尸官裁定死因是营养不良、巴比妥酸盐和酒精导致“意外死亡”。诺玛·珍低声说，“这不公平。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

前面，塞达·巴拉穿着高跟鞋，和男人们又说又笑。她自己以为他们可能会真的租下柏树庄园。她对诺玛·珍说，“这是个充满幻想的房子，不是吗，亲爱的？这么新颖，这么有创意。你的朋友告诉我，你们三个要隐居？这是最理想的地方，我保证。”

楼下的参观花了很长时间，诺玛·珍开始觉得累了。这幢房子！华丽的幻想！八间卧室；十个卫生间；几个客厅；一间巨大的餐厅里装着水晶吊灯，吊灯晃动震颤着，好像屋顶在摇晃一样；一间早餐室，大得可以供二十多人就坐。你总是在沿着短短的台阶往上爬，或者沿着另一些台阶往下走。游泳池上方凹进去的一块地方是一间休息室，边缘有长长的弯曲扶手，皮座包厢，跳舞地板，一台自动唱机。诺玛·珍直接走到唱机前，唱机颜色发暗，没有插上插头，也没有唱片。“该死！唱机没有插上电源是最糟糕的事情。”她变得抑郁愠怒起来。她本来想播放一张唱片，然后跳舞。吉特巴舞！她很多年没有跳吉特巴舞了。还有呼啦舞：十四岁的时候，她很喜欢玩呼啦圈，而且呼啦舞跳得非常出色。现在她二十七岁了，怀孕了，运动对她有好处；她为什么不能跳舞？如果“玛丽莲”拍摄《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她不会参加这部电影——她会扮演歌舞女郎，她就要跳舞，穿着昂贵迷人的戏装，在精心编排的音乐节拍中像金杰·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样跳舞，花哨虚假的玩意儿，不是诺玛·珍真正喜欢的那种舞蹈。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诺玛：就是给自动唱机插上电。”埃迪·G 答应道。

这事是不是莫名其妙地就定下来了？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塞达·巴拉带着他们继续向前走。她轻佻地和男人们又说又笑。他们穿着时尚的衣服，但是又皱又脏，正像他们的本来面目：好莱坞权贵的弃子。诺玛·珍被丢在后面，她咬着下嘴唇在后面跟着。噢，她不信任她的情人们！孩子也不信任他们。

演员就是直觉。

没有直觉就没有演员。

诺玛·珍正在努力回想当天早上醒来前做的一个逼真而恼人的梦。她把孩子贴在胀痛的乳房上，想给他喂奶，这时有个人出现了，使劲拉扯孩子……诺玛·珍叫道别！别！但那双手还是拉着孩子，她从梦中惊醒了，才摆脱了那个人。

“诺玛·珍，”女房地产经纪人礼貌地说，“有什么事吗？我还想带你看看这儿呢……”诺玛·珍捂住了眼睛，不看那么多该死的镜子！椭圆形的镜子，长方形的镜子，竖立的长条镜子，这个房子几乎每一堵墙上都镶嵌着镜子。楼下一间盥洗室居然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锌镶边的镜子！不管你走进哪个房间，镜子里的影像也走进来，你的脸放大得像气球一样，眼睛与眼睛对视着。梅耶药店镜子里面的女孩遇到的也是这种情形！诺玛·珍戴着红色的头巾帽和黑色太阳镜，看起来像《里奥之路》^①里面胸部丰满、大腿修长的临时女演员，鲍勃·霍普会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诺玛·珍心里想，她的魔法朋友一直是隐秘的，这是她的要旨。如果你一直和魔法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特殊性也就丧失了。

卡斯可能读懂了她的心思；他说如果诺玛·珍不喜欢镜子的话，他们就把大部分镜子都摘下来。“双子星座的生活中可以没有镜子，因为我们都是对方的‘镜子’，对吗？”

“卡斯，我不知道。我想回家。”

她爱他，而她不信任他。她爱的两个男人，她一个也不信

① 一九四七年由宾·克罗斯比主演的一部电影。

任。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有没有可能两个都是孩子的父亲呢？他们以前也提到过买保险的问题，今天他们又提出来了，还建议立下遗嘱。难道他们以为她可能会死于难产？他们希望她死吗？（但是他们爱她。她知道！）要是她还能咨询希恩先生就好了。也许：那位想与她“约会”的退役运动员？

头天晚上，诺玛·珍跟卡斯说，那位著名的前棒球运动员想见她，卡斯似乎比诺玛·珍本人更感兴趣，他说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退役运动员是个英雄，绝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所以也许诺玛·珍该见见他。诺玛·珍表示反对，她说她对棒球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而且不管怎么说，现在她怀孕了——“他要和我‘约会’，他这样说的！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故作冷淡，吊吊他的胃口，装出很难接近的样子。很适合玛丽莲的角色。”“他是名人，他肯定很富裕。”“玛丽莲是名人，她不富裕。”“哦，但是我不——不像他那么有名。退役前，他有很长的职业生涯。所有人都爱他。”“那你为什么不呢？”诺玛·珍不安地瞟了卡斯一眼，看看他是不是妒忌了，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妒忌。但是卡斯和埃迪·G不一样，卡斯很难看透。

诺玛·珍已经拒绝了那位著名的退役运动员，但这她没跟卡斯说。不是当面拒绝他的，因为那个男人没有亲自给她打电话，而是通过第三方，然后那个人又联系她的经纪人。真不要脸！好像“玛丽莲·梦露”是件商品一样。你看到了广告，然后你就打个电话报价。玛丽莲什么价格？

柏树庄园的二楼要陈旧一些，整个房子只有这里是法国诺曼底风格。铜座水晶吊灯更加显眼。金黄色的光芒从窗户中透进来，惨淡而恐怖，好像来自太阳意外的光源。房子里发出堵塞的排水管、杀虫剂和过期香水的气味。还有永无休止的风……在想象中，诺玛·珍能听到人的声音，孩子们压抑的笑声。那肯定是

风，敲打着窗户玻璃，大吊灯也随之摇晃。她发现，卡斯正在焦躁地四下里看着；他肯定也听到了这个声音。那天早上他有点恶心，头天晚上喝多了，诺玛·珍偷偷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里又露出那令人警觉的茫然。塞达·巴拉正在解释房子复杂的内部联络系统，卡斯揉着眼睛，嘴巴不停地动着，好像嘴巴里卡了什么东西，又吞不下去。诺玛·珍伸出胳膊去挽他，但卡斯不好意思地把她推开了。“我不是你的孩子。别这样。”

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这样的景象，我们可不想看到。

塞达·巴拉花了不少时间，描述房子四周复杂的防盗警报、泛光灯和监视系统。很明显，安装这些设备得花费大约一百万美元。她说，以前的主人“特别害怕”有人闯到房子里谋杀她。

“就像我母亲一样，”埃迪·G闷闷地说，“那是一开始的征兆，但后面还有。”

诺玛·珍试图缓解一下气氛，“难道会有人来谋杀我吗？我一直想问。因为，你知道——谁有那么重要？”

塞达·巴拉冷冷地笑了，“这个国家很多人都非常重要，可以谋杀。而且有钱人更多。”

诺玛·珍尽管不理解这句话，但她觉得这是拒绝。她笑着想道：如果那位著名的退役运动员知道她怀孕了，他会怎么想？而且爱上了英俊性感的年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也许我就是妓女。哎呀，证据已经够多了！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埃迪·G问房地产经纪人问题的时候，诺玛·珍没怎么听，卡斯则脸色灰白、神经紧张，对他们的问题完全不理睬。他嘴巴不停地动着，好像要吞东西一样。空气太干燥了，嘴巴里好像塞满了沙。诺玛·珍想把卡斯抱在怀里，亲吻他，安慰他。突然，她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东西急速溜了过去，飞行的影子，掠过一面镜子？塞达·巴拉和埃迪·G都

没有看到，但是卡斯扭过头来，惊恐地瞪着眼睛看着。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塞达·巴拉又带他们去看另一间卧室，这时，织锦帘子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可能是被惊动了。“噢——看哪。”诺玛·珍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塞达·巴拉半信半疑地说，“那——没什么。我肯定。”房地产经纪人正要勇敢地跨过去看看，卡斯拦住了她。“不要。他妈的；快关门。”

他们离开了，门关了起来。

诺玛·珍和埃迪·G焦虑地互相看了一眼。卡斯怎么啦？三人组合必须由卡斯·卓别林来控制。

诺玛·珍一直听到压抑的女高音，孩子们的叫声、笑声，当然那只是风，只有风，只是她兴奋的想象。塞达·巴拉带着他们走进婴儿室，诺玛·珍看到婴儿室是空的，终于松了口气；悄然无声，只有风在低语。那我为什么那么傻？没人会在这儿杀死孩子。“这个房间真漂——漂亮！”诺玛·珍觉得这句话就要脱口而出了。但是婴儿室并不漂亮，只是大，而且长。外墙上多是模糊的平板玻璃，延伸到空廓的空间，仿佛要延伸到永恒；其他的墙漆成了粉红色，上面装饰着真人一般大小的卡通图形。既有传统而离奇的鹅妈妈之类的动物，也有美国卡通画中的动物：米老鼠、唐老鸭、兔八哥、高飞狗。黯淡空洞的眼睛，人一般开心地咧嘴而笑。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而不是动物的爪子。为什么那么大呢？诺玛·珍站在那儿，眼睛对着高飞狗的眼睛，后退的却是诺玛·珍。她把这事当成了玩笑，说道，“这个家伙是个丰胸女郎，可不会给人好印象。”

有时候在晚会上，卡斯·卓别林那些一起喝酒吸毒的朋友会善意地说他“醉昏了头”，那时他就会开始劝戒——汤姆叔叔主义^①哲学，或者洛杉矶县的地理断层线，或者美国“隐藏着处

^① 指黑人对白人一味妥协、讨好的态度。

以私刑之心”，卡斯认为，那不是从旧世界进口到新英格兰的，相反，美国清教徒来到这片荒野之地居住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现在，像晚会上一样，卡斯突然说起了儿童书籍和电影中的动物造型，像梦游者从迷睡中突然醒来一样。“天哪！要是动物能够说话，那该多可怕啊。如果实际上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话。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事情总是这样。为什么呢？”

诺玛·珍的话让他吃了一惊，“那是因为动物有人性！它们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但是它们也交流，它们肯定交流。它们和我们一样有情感——痛苦、希望、恐惧、爱。做母亲的动物——”

埃迪·G插话了，“卡通动物可不是这样，亲爱的。它们从不产仔。”

卡斯显得异常激烈，他说，“我们的诺玛喜爱动物，那是因为她不了解任何动物。她以为动物也会无条件地爱她。”

这伤害了诺玛·珍的感情。她说，“喂，别谈论我，就像我不在这儿一样。我也用不着你屈尊俯就。”

男人们笑了起来。看到她这样发火，他们或许还以她为荣。她甚至还摘下了太阳镜，像情节剧中贝蒂·戴维斯或者琼·克劳馥面对背叛者时一样。“诺玛说‘不要屈尊俯就’。”“连小鱼儿也有尊严。”“鱼儿更该有尊严。”塞达·巴拉看看一个，又看看另一个，然后目光又转到第三个人身上，她惊讶地张着嘴巴，嘴唇像被蜜蜂蜇了一般。这儿在发生什么事？这些莽撞的年轻人是谁？

蓄意的，像刀扎在心上，扎在腹部。

她。诺玛·珍是她。除了她以外，她永远都不会是别的。双子星座的第三点。卡斯将那永恒的三角描述为死亡，而她就是那遥远的第三点。诺玛·珍不得不意识到，这对男人们来说永远都没有什么区别——她多么爱他们，她多么愿意为他们牺牲，陌生人将如何为她庆祝，而她又是多么有才华的演员——她永远都是她。她是他们的鱼儿，她是鱼。

男人们的笑声退了下去，屋内只剩下风的声音。

他们准备离开可怕的粉红色婴儿室，塞达·巴拉正在清着嗓子，想说几句总结性的好话，这时，突然传来滑行的声音。一个快速移动的影子就在他们脚下，被婴儿围栏遮住了一半。“响尾蛇！”房地产经纪人叫道。

埃迪·G 惊慌地爬上了桌子。那是张塑料桌面的野餐桌子，放在假草和微型棕榈树中间的小岛上。他抓住了诺玛·珍的胳膊，把她拉到身旁，然后又帮着塞达·巴拉和可怜のカス上了桌子，卡斯浑身颤抖，脸色煞白，四个大人气喘吁吁、缩成一团。

“那条蛇！是同一条，”卡斯说。他孩子气的玩具娃娃一般的脸都变形了，脸上全是汗，眼睛也放大了。“这是我的错，怪我。我不应该带大家来这儿。”

诺玛·珍想实际一点，因为卡斯的话不知所云。她说，“响尾蛇真的会攻击吗？攻击人？它们应该更害怕我们吧。”

塞达·巴拉呻吟着“噢噢噢”，好像要晕倒一样；埃迪·G 得扶住她。“夫人，不会有事的。实际上我并没有看到那个该死的家伙。有人看到那个该死的东西了吗？”

诺玛·珍说，“我根本没看见什么蛇，但是我想我听到声音了。”

卡斯弓着腰，颤抖着说，“是我的错。这些东西，我开始在浴室、在卫生间里看到它们，而我又无法停下来。它们在这里，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婴儿室里没有蛇。诺玛·珍和埃迪·G 一起安慰塞达·巴拉，她几乎吓破了胆，现在只想离开柏树庄园。卡斯则慢慢进入了神游的状态，好像休克了一样，他的眼睛圆睁着，瞳孔放大、目光涣散。他语无伦次地数落着自己的罪过。这是他的错，他走到哪儿就把这些东西带到哪儿，它们最终会置他于死地，而且没有办法阻止。诺玛·珍想把卡斯带到盥洗室，用

冷水给他洗脸，但埃迪·G 建议说不要，那儿不会有水的，就是有，水里也会有锈，而且像血液一样暖和——“那只会让他更加害怕。我们带他回家吧。”

诺玛·珍问道，“你知道这事吗，埃迪？——他说的这些‘东西’？”

埃迪·G 含糊其辞地回答道，“我不敢肯定它们是谁的，你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

他们开车返回市区。头脑清醒的埃迪·G 开车，诺玛·珍坐在他身旁害怕得抖个不停，两只手掌都按在孩子身上安慰他。卡斯的衬衫解开了，以便更好地呼吸，他躺在后座上，浑身颤抖，嘴里低声呜咽着。诺玛·珍对埃迪·G 小声说，“噢，天哪。我们应该带他去看医生。这是震颤性谵妄，是不是？黎巴嫩雪松医院。急诊室。”埃迪·G 摇了摇头。诺玛·珍恳求道，“我们不能假装他没生病，好像他没什么事一样。”埃迪·G 说，“为什么不能？”

他们下了弯曲的洛瑞尔峡谷公路，拐上大道，然后又回到了日落大道。这时，卡斯突然坐了起来，吓了他们一跳，他叹着气，拍打着面颊，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天哪！对不起。我不记得这些事了，不过你们也别告诉我，好吗？”他轻轻地捏了捏埃迪·G 的脖子，又捏捏诺玛·珍的脖子。他的手指冰凉，但却让他们松了口气。埃迪·G 和诺玛·珍突然感到某种奇异的欲望，两人都打了个寒战。“我觉得这事，你知道？——交感怀孕。诺玛又健康又清醒，所以双子星座里必须有个人垮掉。事情结束之前，就是我，这我倒不在意。”

这话太令人信服了，简直像一首奇怪的诗歌，你除了相信还能怎么样？

那场梦。美丽的金发女人蹲伏在她前面，不耐烦地拉着她的

手。金发女人太美了，你都不敢看她的脸，你躲避着她的脸。她刚从镜子里面走出来。她的双腿是剪刀，她的双眼是火焰。她的头发竖起来，像白色波浪状的须蔓。给我！你这个不正常、不要脸的骚货。她试图从诺玛·珍手里抢走婴儿，婴儿哭着，诺玛·珍的手也越来越没有力气。不，这还不是合适的时候。这是属于我的时候。你不能拒绝我！

“你消失的时候， 你到哪里去了？”

生命和梦想是同一本书中的书页。

——亚瑟·叔本华

那天上午，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

到柏树庄园后的那个上午，到雷克伍德后的那个上午。

头一天，整个晚上她都做着混乱的梦，仿佛有砾石从她柔软无助的身体上滚过。

她给 Z 打了电话，从首映式那天晚上，她就一直没和 Z 说过话。她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她开始哭起来。也许哭泣事先就排练过，Z 就这样想，但也许没有。Z 静静地听着。她也许以为他的沉默表示惊愕，其实那是实用的沉默，Z 处在那样的位置，这种无名的编剧写的老套剧本，他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我想这样，玛丽莲，我把你的事交给伊薇。”这个名字读成“伊一薇”。诺玛·珍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你认识伊薇。她会帮你的。”

伊薇是 Z 的秘书兼助手。诺玛·珍还记得她，那个耻辱的上午参观鸟舍时她们见过面。都过去那么多年了！那时诺玛·珍甚至还没取艺名。那是个天真的年代，那么遥远，那个女孩就是她自己，但她现在都想不起来，连鸟舍里僵硬的填充鸟在她看来也好像是假的，倒不是说她没看过它们、目睹过它们、听过它们痛苦而恐怖的鸣叫，而是说那些经历都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发生在某一部电影里面，卡斯也许能够认出那部电影：是 D·W·格里

菲思的吗？

伊薇挪开她的目光，那同情而鄙视的凝视。那外面就有洗手间。

伊薇接过了电话，那个女人的语气同情而客观，听起来比诺玛·珍想象中要老。称她为“玛丽莲”。那，为什么不呢？在制片公司，她是玛丽莲。在演员表中，她是玛丽莲。这个世界闪烁无定、阔大无边，也许就是永恒，在这样的世界上，她是玛丽莲。伊薇说，“玛丽莲？我会做安排的。我会陪你一起去。计划定在明天上午，八点钟。我到你家接你。我们会开车离开威尔舍街几英里。是家诊所，既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地方，也不危险。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还有一名护士。你不需要待很久。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待一整天。睡觉，休息。他们会给你麻醉。你不会有感觉，嗯——你不会什么也感觉不到，你当然会感觉到什么。麻醉药失效的时候。但那只是肉体上的，而且很快就消失了，然后你就没事了。相信我。你还在听电话吗，玛丽莲？”

“是——是啊。”

“我会去接你，明天上午，八点钟。有变动再打电话告诉你。”

没有告诉她有变动。

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约会

当你相信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你最真实的自我。

——摘自《表演的矛盾》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退役运动员把金发女演员带到比弗利山的维拉斯餐馆。

他们晚上八点十分开始在那儿吃饭，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柔和的光亮盘旋在他们的餐桌上。

谨慎的就餐者通过镜子观察着这对迷人的男女，维拉斯餐馆是比弗利山最昂贵的餐馆之一，就餐者本来也许不想盯着他们。人们看见，以沉默寡言和出色的棒球技巧而闻名的退役运动员，开始的时候很少说话，只用目光交流。他凝视的眼睛中发出暗光：意大利人的深色眼睛。他英俊的长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脸显得很年轻。他的头发接近黑色，额头两侧有点秃，但人们在镜子中看见，他的头发很浓密，没有一根是灰白的。他像律师或者银行家一样穿着海军蓝细条纹西装、浆过的白色衬衫，黑皮鞋擦得锃亮。他的丝质领带呈饱满的品蓝色，上面有淡黄色的小棒球棒图案。退役运动员对服务员讲话，为他的同伴和他自己点菜，人们听见他的声调有种奇怪的平稳节奏。她要吃……我要吃……她要吃……我要吃……她要吃然后又是我要吃……金发女演员非常美丽，但有些紧张。好像初谙世事的少女第一次登台表演。晚上她常常躁动，以至于镜子里面的影像变

得模糊起来，好像有雾或者蒸汽，我们就看不见她了。有时候她竟然全部消失了！不过有时候，如果她笑了，她红而亮的嘴唇就很显眼，我们就只能看到她的嘴。嘴巴像阴部。那是她的秘密。难道她笨得连这都不知道？在维拉斯餐馆一些旁观者眼里，金发女演员看起来和她的照片“一模一样”；而在另一些人眼里，金发女演员和照片“判若两人”。金发女演员的标志服装是低领的纯红色、纯白色或者纯黑色的衣服，但这天她却没穿，这肯定是有意思想给人一个意外，她穿的是淡粉红色丝绸羊毛正式套裙，女孩子气的百褶裙，镶着珠饰的胸衣，高而紧的领圈，她修剪过的指甲下意识地拉着领圈。她的左胸上别着一朵乳白色的栀子花，像班级晚会上装饰衣服的小花束，她不停地闻着那朵花，同时还冲退役运动员羞怯地微笑着。

太可爱了！太谢谢你了！栀子是我喜欢的花。

退役运动员很高兴，脸色因为激动显得挺暗。他好像要说话，但又没说出来。他微笑，他皱眉。他的左眼微微有点抽搐。这对男女的餐桌上，灯光斑驳浮动，像水中的倒影。退役运动员被金发女演员的美貌深深打动，也许他被她的美貌吓住了。在一些旁观者的眼中，退役运动员已经讨厌了金发女演员的美丽，而且时时焦躁地望着餐馆里烛光下窃窃私语的人们，虽然这时我们都移开目光，但他好像已经感觉到我们在观看了。

除了：穿着便装的神枪手，餐馆后面的厨房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厨房和经理室之间有个阴暗的小凹室，神枪手就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他的目光从没有移开过，兴趣也丝毫不减。因为对于神枪手来说，这绝不仅仅是消遣，而是整个故事中一个关键情节，他是局里的雇员，不过是个密探，既不知道整个故事的名字也不愿意知道。

退役运动员就快坠入爱河！就等着看将来的情况了。

不，将来就是现在。以后要发生的都源于现在。

这是事实。有好几次，退役运动员羞怯而又大胆地将手放在金发女演员的手上，那样子就像偷偷攻入一垒的球员。

室内烛光下窃窃私语的人群中，电一般的涟漪荡漾开去。

人们注意到，退役运动员的手比金发女演员的手“大出一倍”。

人们注意到，退役运动员没戴戒指，金发女演员也没有戴戒指。

人们注意到，退役运动员的手晒得黝黑，而金发女演员有着女人的白皙的手，而且“涂了护肤液，显得很娇嫩”。

退役运动员开始慢慢放松下来。他正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正餐他喝的是红酒。在金发女演员的鼓励下，退役运动员开始谈论他自己。他讲了一系列棒球趣事，以前他或许也讲过。但是每次对不同的听众讲述熟悉而喜爱的故事，那实际上就变成了不同的故事；在讲述时，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人。金发女演员似乎颇受震动。她投入地听着，一边吸着自己的饮料，那是学生舞会上女孩子们喝的冒着泡沫的果汁饮料，装在有吸管的高冰花玻璃杯里；她的手肘斜靠在桌子边上，迷人的身体正对着退役运动员。她不时睁大那双蓝蓝的眼睛。

别笑，我以前很爱垒球。中学的时候，我有时候和男孩子们一起打，要是他们让我参加的话。

你打什么位置？

我想——击球员吧？要是他们同意的话。

退役运动员共有两次清晰的大笑，一次压抑了的低声窃笑和一次发自肺腑的爆笑。第一次大笑的时候他还躲躲闪闪地看了一眼；另一次大笑完全是开心所致，他自己也吃了一惊。看到这么沉默木讷的人突然大笑起来，金发女演员也很高兴。哦！——我爸爸以前就是这样笑的。爸爸把微笑的礼物带入他接触过的所有生命中。

退役运动员没有询问“爸爸”的事。带着同情、遗憾的表情和满足的内在感受，了解到金发女演员的父亲已经去世、不会再挡路了，这就已经够了。

金发女演员常常从视野中消失，或者说是被闪烁的灯光的光晕遮住了，所以我们看不见。同样，她的笑声听起来也若有若无。一些投入的听众认为，她的笑声“声调很高，像玻璃的撞击声，悦耳但紧张”。另一些听众说，她的笑声“尖锐，像指甲刮擦着黑板”。还有一些听众说那是“可怜的短促的尖叫声，哽咽着从喉咙里发出来，像被杀的老鼠”。更有一些人认为那是“沉闷、粗哑而性感的呻吟”。

退役运动员穿着棒球服显得很优雅，穿着平民服装却很别扭。晚上还没过一半，他就解开了外套的纽扣。这件定做的昂贵细纹西装穿在他身上，肩膀绷得紧紧的；也许退役以后，他的躯干和腰上都发胖了，体重增加了十到十五磅？人们看见金发女演员也不自在。在她的电影中，“玛丽莲·梦露”在银幕上活泼飘逸，好像有魔力，像音乐一样，无与伦比而又真真切切，而在所谓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与这个时代最著名的退役棒球运动员到维拉斯餐馆共进晚餐算作“现实生活”的话），她只是个小女孩，被塞进了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体里。沉甸甸的丰满胸脯把她的身体往前拉，以至于她常常被迫往后仰；她脊椎的上半截一定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她穿了胸罩了吗？看起来她肯定没穿。

也没穿内裤。但穿了吊袜束腰带，还有薄薄的长袜，有性感的黑色袜缝。

退役运动员“狼吞虎咽”。金发女演员“细嚼慢咽”。

退役运动员吃了十二盎司炒洋葱加普通牛排、烤得太老的土豆以及嫩菜豆。除了嫩菜豆以外，别的东西他都吃完了。他吃了大半块涂了黄油的硬皮法国面包。甜点他吃的是冰激凌加巧克力核桃饼。金发女演员吃了鳎鱼片，用的是低度葡萄酒沙司，还吃

了时鲜土豆和芦笋。甜点吃的是水煮梨。她常常把餐叉举到嘴边，然后又放了下来，激动而投入地听着退役运动员讲述他的趣事。

在《表演的矛盾》一书中，她读到：

所有的演员都是妓女。

他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引诱你。

她想如果我是妓女的话，那倒是对我的合理解释！

听到退役运动员讲述的趣事，她热心地笑着。她笑的频率符合具体场合的要求。退役运动员慢慢地把他的椅子挪到她身边。他渴望的身体离她更近了。巨大的肉汁牛排吃了一半的时候，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去了男洗手间。他回来的时候把自己的椅子又朝同伴身旁挪了挪。人们注意到，退役运动员经过烛光照亮的餐厅时，身上发出强烈的香水的气味，还有威士忌和烟草的味道。他的头发发出油性护发液的气味。呼吸中则有肉味。他热衷于雪茄：古巴雪茄。他的外套口袋里就放着一支，裹在玻璃纸里。他黄金衬衫链扣也是棒球的形状，和丝绸领带一样，都是崇拜者赠送的礼物。如果你是体育名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个崇拜者。但是那天晚上，退役运动员有点不太镇定。他的笑容奇怪，他还皱着眉头。他的额头褶皱起来，显露出内心的情感。两个太阳穴上的血液突突地跳着。他正站在投手板边，被迫盯着一个邪恶的太阳。他爱上了这位“玛丽莲·梦露”，这把他吓得够戗。那么快！而一场可憎的离婚的记忆还在他脑海里作祟，像被邪恶的保龄球砸中的球柱。

退役运动员在女人面前是位绅士，如果那个女人值得他这样做的话。所有意大利男人都这样。如果有女人表明她不值得他这样做，就像这个离了婚的婊子，你也不能怪他有时候会失控。

退役运动员的嘴巴凄苦地抽搐了一下，然后他迅速谈起了他

短暂而草率的婚姻，他的离婚，他十岁的儿子。金发女演员立即问起他的儿子，退役运动员显然很爱他的儿子，就像被剥夺了监护权的离婚父亲们一样，他们只能在法庭指定的时间内看望孩子，所以都用伤感而愤怒的方式爱着他们的孩子。

聪明的金发女演员没去问他的前妻。心里想如果他恨她的话，他就会恨下一个女人。我是下一个女人吗？

光晕闪烁着、跳动着，几乎遮住了这两个人。

退役运动员问金发女演员她怎么开始的。

金发女演员似乎有些迷惑。什么开始？

在电影中。表演。

金发女演员试图笑出来。那一刻，她突然变成了没有台词的演员，这令人感到惊讶而慌乱。

我不知道。我想——我被“发现”了。

怎么发现的？

她脸上的笑容似乎在畏缩。如果这个同伴比退役运动员更加敏感，那他就不会继续问这种问题。

开始金发女演员说话吞吞吐吐，然后她慢慢镇定了下来。我在高中时候表演过。我是《我们的小镇》中的艾米丽，一名星探看见了我。在凡奈斯中学，我们有个非常出色的戏剧教练：他让我对自己有了信心。他教我要相信自己。退役运动员还没来得及问下一个问题，她声音急促而颤抖地说，现在她正在排练她第一部音乐喜剧，制片公司的一部高投入影片，《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哦，她很害怕！——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盯在她身上。她在接受细致的训练，舞蹈，歌唱。她由一位才华横溢的舞蹈设计师负责。能够参加这部精彩的电影，她感到十分激动。我一直爱音乐。舞蹈。让人们情绪激昂？只是想让人们觉得生活很开心，而且渴望生活。有时候我想上帝把我造成了一个漂亮女孩子而且不，哦——一名科学家？——一名哲学家？——也就是因为这个

原因。

退役运动员瞪大眼睛看着金发女演员。如果他们俩有剧本的话，剧本中也没有退役运动员的台词。说他不知所措，也不算太夸张。

金发女演员撅起嘴唇，后悔似的抱怨着她纤柔而酸痛的双脚和腿部肌肉。一个星期排练六天舞蹈，每天从上午十点一直排到晚上六点，真是没办法。她像孩子一样冲动地伸出一条修长的腿，把裙子拉到膝盖以上，然后抚摸着小腿。这儿一直疼得要命。噢！

维拉斯餐馆的每一双眼睛都看到，退役运动员的手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跌跌撞撞地伸出去，用指尖触摸金发女演员的腿，然后他迷惑而温柔地低声说也许是肌腱拉伤。你需要按摩。

像触摸热炉子一样，她的皮肤！透过薄如蝉翼的尼龙长袜。

退役运动员手指颤抖着点上一支雪茄。穿着白色衣服的服务员走过来拿走脏盘子。喝了酒以后，退役运动员的胆子大了，他开始讲述退出比赛后的情况。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像刚才那样认真地听着。她听别人说话比自己说话更加自在；听的时候，你不需要临场发挥。她身体向前倾着，手肘垫在桌子上，胸脯从镶着珠饰的粉红色胸衣里隆起来，随着她呼吸的节奏而一起一伏，她的双腿都谨慎地放回到桌子下面。

退役运动员吐出一口烟，说起他如何小的时候就爱上了棒球；棒球如何救赎了他，成为他的一种宗教，他的球队是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还有球迷们。球迷！球迷们喜怒无常但都很好。还有棒球如何让他的家人回到了他身边，让他得到了父亲和哥哥们的尊重。因为在棒球领域崭露头角之前，他们不尊重他。在他们的眼里，在他自己的眼里，那时他都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他们是旧金山的商业渔民，他对捕鱼一窍不通，还憎恨船只、海

洋，还有垂死挣扎的鱼；幸运的是，他体育很好，棒球则是他走出家乡、蒸蒸日上的通行证。他是美国大博彩中的一名赢家，这他知道，也很感激；他从不觉得这理所当然。而现在——喏，他退役了。他退出了这项运动，但这仍旧是他的生命，这将永远是他的生命，他的身份。他有很多事情要做，公开亮相、在产品上签名、电台、电视台、顾问委员会，可是老天哪，他孤独，必须承认他孤独，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纽约——但他内心中孤独，必须承认。快四十岁了，他需要安顿下来。这次是永久地安顿下来。

金发女演员擦掉眼中的泪水。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的结果，也是由于朝她这边飘过来的刺鼻的雪茄烟。她轻轻地碰了碰退役运动员的手腕。他的手腕和手背覆盖着一层粗糙的黑毛，在白得耀眼的衬衫袖口和黄金链扣的衬托下，那些黑毛让她打了个寒战。她说道，哦可是！——你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你并不像退役了。好像对于他坦白的一切，这句话就足以答复一样，而且她也不知道还能说点别的什么。

退役运动员笑了。他受到了恭维，还觉得挺有趣。

嗨，报纸上关于你的报道可比我多，玛丽莲。

又是那畏缩的笑容，金发女演员低下头去，下意识地拉着太紧的衣领。

哦，谁？——我？那只是制片公司的宣传。哦，我讨厌这样！还有在我的那些虚假的照片上签名——“爱你，玛丽莲。”“玛丽莲”收到的那些信。一个星期有上千封——也许更多？不管怎么说，我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攒些钱，做些严肃的角色，比如，哦——舞台上？在真正的剧院里？我可以和真正的戏剧教练合作。我可以加入有常备剧目的剧院。我可以再演《我们的小镇》，我可以演《三姊妹》中的艾丽娜——或者玛莎？我在《尼亚加拉》中表演罗斯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想吗？请不要笑话

我，我在想有一天我可以表演麦克白夫人^①——

金发女演员停了下来，她看到退役运动员没有笑话她，但也没有听懂多少。他的凝视温柔、闪烁而亲密，好像他们肩并肩躺在床上一样。他在吸吮着他的古巴雪茄。

金发女演员懊悔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不管怎么说，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现在我做的是。但是你，所有人都喜爱的明星运动员——你会永恒的。

退役运动员思索着这句话。他似乎深受感动，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耸了耸健壮的肩膀。好吧他说。对，我猜是。

这是表演课上临场发挥的镜头。你凭直觉知道，还需要点什么，戏剧性转折，某种结尾。金发女演员充满激情地深吸了口气说道，哦，但大多时候我想一想——安顿下来，像你一样。像所有女孩一样。有个家。哦，我太爱孩子了！我爱他们爱得发疯。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突然走到这两个人的桌子旁，好像从无声电影中的活板门里走出来的一样，这个人名叫 M·卡拉森，四十三岁，牧场主，来自犹他州的鹰崖。所有的旁观者都瞪大了眼睛。餐馆后面的神枪手也瞪大了眼睛，感觉也敏锐起来，如同磨过的竖立起来的刀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谁？M·卡拉森俯下身来，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完全没有料到，只是抬起眼睛看着他，他打开了钱包，给他们看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他十一岁的儿子艾克，一个面带微笑、长有雀斑的男孩，栗色的头发，他一直是个“天生的球员”，但是十八个月以前，他的体重开始下降，很容易受伤，而且总是疲倦，他们把他带到盐湖城去看医生，他被诊断为白血病——“那就是血癌。病因是美国征服的核试验！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牛和羊也都中毒了。在我的牧场的边缘，有个试验区——美国政府命令，禁止进

^① 威廉·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入。我拥有六千英亩，我有我的权利。美国政府不承担艾克的输血费用；那些杂种甚至不承认他们有责任。我可不是什么共产党！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在最近一场战争中服过役！求求你们，两位能不能替我向美国政府说句话——”就像 M·卡拉森突然出现一样，这时他被人匆匆地赶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镜头还没有在两人餐桌上方的光晕中聚集成焦，就已经结束了。不久，满脸通红的餐厅经理便回来不停地道歉。

出乎意料的是，金发女演员掩面哭了。眼泪闪着珠宝一般的光芒，从她脸上滑落下来。退役运动员盯着她，既震惊又疑惑。我们能看出来，他很想抓住金发女演员的双手安慰她，但是羞怯阻止了他。（无数陌生人也瞪大眼睛看着！大部分人都不再去看镜子，而是公然看着这对名人餐桌上发生的戏剧。）血涌上退役运动员英俊的长脸，他的脸色暗了下来。他既无助又愤怒。经理还在结结巴巴地道歉，退役运动员咕哝了一句脏话打断了他。

不！噢，拜一拜托了！这不是谁的错。金发女演员恳求着退役运动员，她还在哭着，拿手巾纸擦着眼睛，然后说对不起她想去女洗手间。了不起的场景：在抖抖索索的经理的陪同下，她急切但又轻柔地走过餐厅，那飘扬的淡金黄色头发，有无数闪亮褶皱的紧身套裙裹着那雕刻一般的柔软的女性身体，此刻，餐厅里的每一双眼睛都盯着她身后，盯着她下肢迷人的动作，某个隐身匿名的窥淫狂渴望的眼睛在合适的距离内紧跟着她，就像在长长的跟踪镜头中，摄像机紧跟着演员。在那位经验丰富的神枪手的眼里，电影明星和明星运动员不过是射程内的靶心，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内在意义，但是此刻对所有盯着的人来说，包括那位神枪手，餐桌上盘旋的神秘光晕现在似乎跟随着金发女演员，直到最后她几乎跑进了女卫生间，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卫生间里，金发女演员用手巾纸擦拭了眼泪汪汪的眼睛，修补了损坏的睫毛油。她的脸烫得厉害，好像被人掴了一巴掌似

的。这么尴尬的场面！如果你没有做好哭的准备，哭是很伤人的。还有衣领切入她的喉咙，好像男人的手指在掐她的脖子好像卡斯的手指，如果卡斯能够抓住她的话。她用力吸着气，她很激动，她注意到化妆室服务员在观察她，这些服务员往往精神恍惚，但这时她被金发女演员的情感状态唤醒了。服务员有橄榄色的皮肤，年龄比金发女演员大几岁。她问道，“小姐？你没事吧？”她有一点点语言障碍。金发女演员保证说没事，没事！金发女演员在激动的时候，并不在意别人近距离观察她。她伸手去摸她的白色镶珠钱包。她还需要一张手巾纸，服务员谨慎地递了一张过去。“谢谢！”化妆室内部是漂亮而怡人的粉红色，勾勒着金色的线条。灯光黯淡而柔和。金发女演员在镜子里看到服务员在看着她，那张低声下气的脸，黑色的头发贴着头皮梳到后面，在脖子后面扎起来，稀疏的眉毛，尖削的下巴，微微撅着嘴笑着。你容貌美丽，而我长相平凡，我恨你。可是不，那个年轻女人似乎真的关心她。“小姐？请问，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这个年轻女人是不是她应该认识的什么人呢？金发女演员有过太多的理由可以喝酒，香槟立即上了头，让她觉得想哭，或者大笑；香槟有太多的联想，但她仍然无法拒绝香槟，也无法拒绝红酒，而且整个晚上和退役运动员相对，让人更加容易走神，因为这个男人的名声盖过了她的名声，而且可以保护她，使她免受声名之累。这个男人是个绅士，还有别的事情真的重要吗？

就在这时，金发女演员意识到她认识这个橄榄色皮肤的服务员。朱尔！十五年前，诺玛·珍在孤儿院的孤儿姐妹。说话的样子很滑稽的朱尔，心比较狠的男孩子们经常笑话她。朱尔喜欢的弗里丝有时候也笑话她。朱尔透过镜子盯着金发女演员你应该和我一起待在这儿，这是你该待的地方。金发女演员差点笑着大叫起来，噢，是你吗——朱尔？我们不是认识吗？

但是有个声音警告她不要。最好不要。

另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走进了化妆室。金发女演员迅速走进了一个厕所隔间。自从手术（她就觉得那是手术）以来，她的小便一直炙热、烧灼、痛苦，为了掩盖小便的嘀哒声，她冲了马桶，然后又冲了一次。太尴尬了！她心里想，不知道朱尔有没有认出她；如果在认出“玛丽莲”的时候，朱尔也认出了她。因为一个在另一个里面，表演着为她设计的那个角色。

听到她流产的消息以后，卡斯在电话里告诉她，别责怪她！全是你。

金发女演员回到水池边洗手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已经进了厕所隔间，谢天谢地。没有毛巾分配器，所以金发女演员得等着服务员递给她一条手巾；她谢过了那个年轻女人，在装着硬币的碗里丢了一个五十美分的硬币，还在架子上放了一些纸币。她转身离开的时候，服务员尖声说，“对不起，小姐？”金发女演员疑惑地看着她。她忘记了什么东西吗？可她的镶珠小钱包抓在手上。“啊？什么事？”服务员奇怪地笑着。她用手巾裹着什么东西，递给了金发女演员。金发女演员朝里面望了一眼，看见一团模糊的红色的肉。大约有梨子那么大小。上面的鲜血闪着光。肉团似乎不在动。没有下身，只有一个小小的人体躯干；没有脸，只有发育还不完整的眼睛、鼻子和一个痛苦的小裂缝，那是嘴巴。

“梦露小姐？你忘了这个。”

退役运动员掏出崭新发亮的真皮钱包，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他太阳穴上的血管在不祥地跳着。如果那眼泪不是对他的谴责的话，一位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哭泣就会融化他的心。

《致爱丽丝》

你永远必须表演你自己。但那将有无穷无尽的变化。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不可能是偶然。因为金发女的后半生断断续续居住的那个地方，不存在什么偶然。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是必然，像倒刺扎牢在肉上，哪怕那些倒刺会撕开皮肉。

《致爱丽丝》——那萦绕回旋的优美旋律。

《致爱丽丝》——那首曲子她曾弹奏过，或者说试图弹奏过。在格拉蒂丝那架闪亮的白钢琴上，那架钢琴曾经属于弗雷德里克·马奇。在好莱坞的海兰德路的日子，格拉蒂丝知道有一天诺玛·珍会成为一名表演者，为了让诺玛·珍上钢琴课和嗓音课，她做出了不少牺牲。她对我永远有信心。而我知道的那么少。还有她的钢琴教师皮尔斯先生，他抬起她的手，紧紧地控制着她的手指在琴键上的运动，让她觉得又喜欢又害怕。

“诺玛·珍。别傻了。试试看。”

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她正独自一人。迷迷糊糊地站在比弗利山的布洛克商场的电梯上。那肯定是个星期一：制片公司没有彩排。她没有化妆成罗莉莱·丽（“玛丽莲·梦露就是为这个角色出生的！”），而是装扮成比弗利山一名女顾客。没有人认出她，她敢肯定。她到布洛克商场买礼物给她的化妆师怀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经常逗她发笑；还要买礼物给乙先生的助手伊薇，

伊薇对她很好、很有耐心，而且愿意为她保密；还要为格拉蒂丝买件漂亮的睡衣，她将把睡衣寄到雷克伍德精神病院，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爱你，你的女儿诺玛·珍。她戴的墨镜颜色太深，很难看清价格标签，沙色的亚麻外套宽松地套在身上，下身穿着亚麻宽松裤。她双脚受了伤，很疼，穿着软木鞋跟的帆布鞋比较舒服。她刚睡觉起来，飞扬的金黄色头发还有些乱，用水色的头巾系着，那条头巾很可能是别人送的礼物，或者是她擅自拿来的。因为在她生命的这个阶段，人们总是要把东西塞给她，有衣物，甚至还有珠宝和传家宝，对于这些东西，她会极为冷淡地表示一下赞美，那只是出于礼貌，或者习惯性地觉得要抢先说点什么，以避免别人更为亲密的问题。

玛丽莲，试试这件衣服！哇，你穿上很好看！请你收下吧，我坚持。

在通向布洛克商场二楼的电梯上，她开始听到钢琴上演奏的音乐，但不知道弹的是什么曲子。因为她自己的脑袋像一台狂躁的自动电唱机一样，里面塞满了快节奏的音乐喜剧的声音，那是刺耳的切分过的舞曲。喧闹，粗俗。但现在从楼上面飘下来的是古典音乐。不是磁带或者录音，她敢肯定，而是现场音乐：正在现场弹奏的钢琴家？他正在演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音乐刺穿身体，渗入她的心田，如同一片最纯洁的玻璃。

在把诺玛·珍送到孤儿院之前，克莱夫·皮尔斯曾在那架充满魔力的白色钢琴上为她缓慢、轻柔而忧伤地弹奏《致爱丽丝》。

她的克莱夫叔叔。“最后一次，亲爱的。你会原谅我吗？”

她会！她已经原谅了。

一百次，一千次，她原谅了所有的人。

实际上，玛丽莲·梦露和她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她看起来要年轻一些，长得漂亮，脸蛋很讨人喜欢。不是美人。那天我们在布洛克商场购物的时候看到了她。她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几乎

没有区别。

她像中了魔法一样，跟着《致爱丽丝》的旋律到了最上面的五楼。她心潮澎湃，说不清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这家商店里；实际上，她憎恨购物；在公共场合露面，她觉得紧张；虽然她化过装，但也可能有机敏、洞察的目光穿透她的伪装，因为这是告密者、见证者的年代。（V曾是极受人欢迎的战时明星，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爱国者。最近，连V也被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立委员会审问了，该委员会专门调查娱乐业内的共产党员和颠覆分子。噢，万一V把她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她有没有跟他说过同情共产主义的话？但是V不会背叛她，不是吗？因为他们以前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钢琴乐牵引着她，她无法拒绝。她的眼睛中溢满了泪水。她太开心了！她的生命、她的事业都进展顺利，她只会考虑将来，而不会想着过去，制片公司把以前属于玛琳·黛德丽的那间大化妆室给了她，单单这件事情，她就要尽量不去想，因为这样的想法会让她激动而紧张。因为她又开始失眠了。除非她工作、工作、工作，锻炼、跳舞，读书，做笔记，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但是他们禁止她在布洛克商场试穿衣服，所有的一流商店。因为她弄脏过东西，她不穿内衣，她不干净。她服用苯丙胺成瘾，她出汗。

布洛克商场五楼是名牌楼。昂贵的标名服装，毛皮服装专区。有粉状玫瑰图案的丝绒地毯，连灯光也显得轻灵缥缈。在这层楼上，诺玛·珍曾为希恩先生试穿过衣服，他为她买了一条白色礼服，让她在《沥青丛林》的首映式上穿。那时她是安吉拉，她的生活显得多么轻松啊！那时“玛丽莲·梦露”还没有压力；三年前“玛丽莲·梦露”几乎还不存在。只有I·E·希恩一个人对她有信心。“我的艾—艾萨克，我的犹太人。”但是她却背叛了他，她使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好莱坞有些人，希恩先生的近亲，

认为她是个玩弄阴谋的婊子，因而鄙视她，可是——她做了什么呢？她犯了什么错？“我没有嫁给他，没有接受他的钱。我只能为爱情结婚。”

她爱过卡斯·卓别林和埃迪·G，但是她一时激动，从他们共住的公寓里搬走了。双子星座，双子星座没有前途；她必须逃脱。她时间仓促，只带走了必备的衣服和她特别的书，其他的东西都丢在那儿，包括那只斑纹小老虎玩具。伊薇也监管着她搬家的事，还为诺玛·珍另租了一套公寓，在喷泉路上。（毫无疑问，伊薇是按照Z的指示做的。因为现在Z是制片厂的制片主管，成了她生命中狂热的同谋犯，对她热忱而同情。他上百万美元的投资都押在她身上。）现在，退役运动员也宣称说他爱她，他对她的爱甚于对任何一个女人，他要娶她。就在他们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他们连情人都还不是。这可能吗？这么出名、这么善良大方的男人竟然要娶她，而且还是个绅士？她本想向他坦白，她曾是可怜的巴奇·格雷泽糟糕的妻子。但是她很脆弱，又害怕他不再爱她，她听见她女孩的声音说她也爱他，是的有一天她会嫁给他。

她也将令这个好男人失望吗？伤他的心？

我猜我是个妓女……我不想当妓女！

诺玛·珍谨慎地从后面慢慢走近钢琴师，她不想让他分心。他坐在下楼的电梯旁，身前是一架华贵的斯坦威大钢琴。他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指头准确无误地在闪亮的琴键上移动。他眼前没有乐谱；他在靠记忆演奏。“是他！皮尔斯先生！”当然，克莱夫·皮尔斯已经老了不少。都十八年了。他瘦了一些，头发全白了；他睿智的眼睛四周的肉已经松垂下来，失去了血色，那张曾经很英俊的脸现在皱纹密布，下巴也有了垂肉。但是，他在为那些冷漠而富裕的女顾客们弹奏着多么美妙的钢琴曲啊！在售货员和顾客喋喋不休的谈话声中，

《致爱丽丝》回旋的优美旋律无人理睬。诺玛·珍真想冲这些人大叫，你们怎么可以这么粗鲁？这里有位艺术家。听听吧！但是整个楼上没有人听克莱夫·皮尔斯弹奏钢琴，只有他以前的学生诺玛·珍，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咬着嘴唇，手指伸到深色墨镜后面擦拭着眼睛。

玛丽莲当然喜欢钢琴曲！我们看着她坐在布洛克商场楼上听一个老家伙弹钢琴，她也许是假装的，但我觉得不是。她的眼睛里有泪水。你能看出来，她没有穿胸罩，她的乳头几乎要从薄薄的白色衣服里戳出来。

在她喷泉路还没怎么装修的新公寓里，诺玛·珍在床边安置了一个伟人万神殿，这些人的肖像都是从杂志或者书上剪下来的。其中一位艺术家的贝多芬画像特别显眼：强有力的额头，激烈的表情，桀骜不驯的头发。贝多芬，音乐天才。对他来说，《致爱丽丝》不过是支微不足道的小曲。

万神殿里还有苏格拉底，莎士比亚，亚伯拉罕·林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克拉克·盖博，艾伯特·施韦策^①，还有新近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那位美国剧作家。

弹完《致爱丽丝》后，钢琴师又弹奏了几首肖邦^②的前奏曲，接下来是霍格尔·卡迈克尔梦幻一般的《深紫》。同样，这也不可能是巧合，因为《绅士更爱金发女郎》中惟一美妙的歌曲就是卡迈克尔先生的《爱情出错的时候，一切都不对》，由罗莉莱·丽演唱。诺玛·珍充满敬意地听着。那天下午她会误了几个约会，包括和服装设计师的一次重要会议，而且她还答应过在纽约的退

① 艾伯特·施韦策（1875—1965），德裔法国哲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他在今天的加彭成立了一家教会医院，并为此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同时他是一个有名的风琴演奏家，并写有许多哲学和神学作品，一九五二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② 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役运动员，下午四点钟会在家里等他的电话。她在努力回忆，有没有在最近的哪部电影里见过克莱夫·皮尔斯。尽管他很有才华，他却处境不利；他和制片公司的合同肯定早就结束了。他竟然落魄到做这种事情的地步！在商店里弹钢琴。如果她能够帮他，她就要帮他。在《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里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也许他还可以弹钢琴？“至少这件事情我该做到。我欠他那么多。”

钢琴师的休息时间到了。诺玛·珍热烈地鼓着掌，走上前来介绍自己，“皮尔斯先生？你记得我吗？诺玛·珍。”

克莱夫·皮尔斯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惊讶地盯了她很久。

“玛丽莲·梦露？你是——？”

“我——我是，现在。但以前我是——诺玛·珍。你记得吗？海兰德路？格拉蒂丝·莫滕森？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皮尔斯先生一只眼睛的眼皮垂了下来。他下陷的脸颊上有几乎看不见的细小的经脉网络。但他满脸堆笑，眼睛不停地眨着，好像有强烈的光照在他脸上。“玛丽莲·梦露。我很荣幸。”

克莱夫·皮尔斯穿着正式的服装：白色领带、燕尾服和闪亮的黑皮鞋，他看起来像个人体模型，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诺玛·珍热情地伸出手去和他握手，现在握手她已经很有信心了，因为人们都喜爱握她的手，而且留恋地舍不得松开。皮尔斯先生抓住了她的双手，惊讶地盯着她。

“你就是克莱夫·皮尔斯，是吗？”

“啊，是啊。你怎么认识我？”

“实际上我是诺玛·珍·贝克。我应该说，诺玛·珍·莫滕森。你认识我的母亲格拉蒂丝，格拉蒂丝·莫滕森？——你是她的朋友，在海兰德路？那是一九三五年前后的事。”

克莱夫·皮尔斯笑了起来。他呼吸的气味好像是在潮湿的手里攒了太久的铜币。“那么久了！哎呀，那时你还没出世呢，梦露小姐。”

“我当然出世了，皮尔斯先生。我九岁了。你是我的钢琴教师。”诺玛·珍尽量不流露出恳求的口吻。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小撮陌生人正站在合适的距离内观看着。“拜托了，你不记得我了吗？那时我是个小女—女孩。你教我弹奏《致爱丽丝》。”

“一个小女孩，弹奏《致爱丽丝》？亲爱的，我不大相信。”

皮尔斯先生似乎在怀疑是不是有人开他的玩笑。

“我的母亲以前是——现在也是——格拉蒂丝·莫滕森？你不记得她吗？”

“格拉蒂丝——？”

“我以前觉得你们是情人。我是说，你爱我的母—母亲——她那么漂亮，而且——”

银发老绅士笑着，差点都要冲诺玛·珍眨眼了。你的母亲？一个女人？不。“亲爱的。你可能把我当成别人了。在金箔城^①里英国人都是很像的。”

“我们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皮尔斯先生。好莱坞，海兰德路，828号。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好莱坞露天剧场。”

“好莱坞露天剧场！对了，我想我记得那幢楼，一个可怕的破地方，到处都是蟑螂。我在那儿住的时间很短，谢天谢地。”

“我母亲身体不好，人们得把她带走，让她住到医院里？你是我的克莱夫叔叔。你和杰茜阿姨开车把我送到了孤—孤—孤儿院？”

现在皮尔斯先生真的警觉起来。表情庄重而严厉。“杰茜阿姨？是不是那个女人说她是我的妻子？”

“哦，不。我不过是那样喊你的。我是说——你们要我这样喊，你和她，但是我喊—喊不出来。你真的不记得吗？”诺玛·珍现在明显是在恳求了。老人比她的记忆中要低几英寸，她站到他

① 好莱坞的别称。

近旁，这样围观的人们就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了。“你教我学钢琴，一架象牙色的斯坦威小型立式钢琴，我母亲从弗雷德里克·马奇那儿弄来的——”

听到这句话，克莱夫·皮尔斯打了个响指。

“那架小型立式钢琴！当然。亲爱的，那架钢琴是我的财产。”

“你有我母——母亲的钢琴？”

“那是我的钢琴，亲爱的。”

“可是——你从哪儿弄来的呢？”

“我怎么弄来的？啊呀，让我想想。”克莱夫·皮尔斯皱着眉头，用手指拉着嘴唇。他眯缝着眼睛，努力追忆着往事。“我想我们的房东拿走了你母亲的一些东西，以抵偿她欠的债务。对了，我想就是这样。钢琴在大火中烧坏了一点儿——我好像记得有场大火——我就提出把钢琴买下来。我请人把钢琴修好了，以后那就一直是我的。一架可爱的小钢琴，我永远都不忍心卖掉。”

“难道出——高价也不卖？”

克莱夫·皮尔斯撅起嘴唇，想着这句话。然后他笑了，那就是诺玛·珍记忆中的笑容，那曾让她颤栗的笑容，顽皮狡猾、不能信任的克莱夫叔叔。

“我亲爱的美丽的玛丽莲，也许为了你我可以做特别的让步。”

克莱夫·皮尔斯就这样神奇地被雇佣为《绅士更爱金发女郎》的临时演员，有一个镜头设置在一艘远洋轮船的豪华大厅里，他在那个镜头中弹奏钢琴。曾属于弗雷德里克·马奇的那架斯坦威立式小钢琴被诺玛·珍买了下来，花了一千六百美元，从退役运动员那儿借的。

那声尖叫。那首歌。

你要想象，你自己真实的躯体占据的那个空间里，还存在另外一个躯体——你的性格虚构的躯体，是你在意志中创造出来的。

——迈克尔·契诃夫
《致演员》

不是适合权贵的锃亮的黑色制片公司轿车，而是一辆丑陋的驼背纳什，颜色黯淡，像肥皂泡爆裂后的洗碗水，司机穿着制服，戴着鸭舌帽，皮肤黝黑，一半像人一半像青蛙，硕大的眼睛闪闪发亮，看得她直往后缩。“噢，别看着我！这不是我。”她吞咽了沙子，嘴巴干涩；还是他们在她嘴里塞了棉花絮，让她叫不出来？那个女人涂着口红、面带微笑，戴着黑色丝网手套的双手把她推到纳什的后座上，她试图跟她解释说自己改变了主意，但那个女人不听。那个女人的手灵巧有力、训练有素。“不。求你了。我要一要回去。这是个——”一个受惊的女孩急促的声音。金梦小姐？青蛙司机开着他的驼背车，动作灵巧、技术高超，穿过沙城白晃晃的街道。不是晚上，但阳光太过耀眼，你的眼睛看不见，就好像是夜晚一样。“噢，喂！——我改变了主意，明白吗？我的主——主意是我自己的，我可以改变。就是！”她的嘴巴里有沙砾，眼睛里也有。戴着手套的女人做了个鬼脸，可以描述为皱着眉头的微笑。车急速地停了下来。这让诺玛·珍觉得他们刚刚穿越了时间。演员的任何角色都是时间中的旅行。你永远要

以你本来的自我为起点。突如其来的镶边石！水泥台阶！走廊，刺鼻的药物和化学药品的气味，像巴奇·格雷泽大男孩的手上的气味。一间装潢雅致的内室，吓人一跳（好像在电影中，出人意料地开了一扇门，电影音乐潮水一般涌来）。一间候诊室，墙上 是上蜡的木板，挂着从《星期六晚邮报》上摘下来的诺曼·罗克韦尔^①的复制品。有管状椅腿的“摩登”椅子。一张光滑闪亮的大桌子——那是人的头骨？头骨已经发黄了，有细小的裂纹，好像上过釉一样，头顶上挖空了，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那是验尸的结果吗？他们是不是在你的头骨上锯出一圈骨头？）里面插满了钢笔、铅笔，还有医生昂贵的烟斗。这是医生的官方假日。上午晚些时候，医生要到威尔舍街乡村俱乐部和他的朋友宾·克罗斯比打高尔夫。现在房间里有明亮的灯光，她把这和明显的谎言^②混淆起来。黎明时分，她从湿漉漉的床上爬起来，吞下了一片可待因片，也许是两片或者三片。“拜托了，你难道没听见吗，求你了，我已经改变了主意。”但是这却不是她能改变的主意。她告诉自己，要给自己打气。这光能够杀菌。细菌和感染的危险将会降到最小。（在拍摄现场，这样喜剧性的奇怪念头经常从她脑海中飞驰而过。灯光夸大了一切，相机明亮集中的眼睛瞪着你，她知道，电影一开始，你的电影中的自我一开始，如同眨眼一样自然，这段时间里，你和你的魔法朋友就会合而为一，处于极度的福佑之中，而且绝对安全。）然而，她仍然在解释，她犯了个错误，她不要手术；是啊，但是她的医生是个“好手”；乙先生答应过。一百万美元的投资可不能冒险。她肯定不会有危险。如果她是“玛丽莲·梦露”的话，只要制片公司能够防止，她就永远不会有危险。为了安慰她，伊薇在哼着这些

① 诺曼·罗克韦尔（1894—1978），美国插图画家，他的绘画表现了对理想化的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怀恋。

② 英语中“明亮的灯光”（bright lights）和“明显的谎言”（bright lies）音近。

是好手，会治好你的忧愁，这些是好手，会擦亮你的皮鞋。好手，从清晨到黑夜。看到他们不会听从她的请求，她用小女孩一般性感、喜剧而又沙哑的罗莉莱·丽的声音说：

哎呀呀！——告诉你们吧！——我还指望你们都唱起来、跳起来呢？

这句话没有令医生笑起来，但医生确实在笑。他的脸像蘑菇一样，胖胖的鼻子里长着长毛。他称她为“我亲爱的”，也许是想让她相信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也绝不会说出她的名字。这样就放心了，医生没有认出他著名的病人。他们都不认识她。她光着身子，在薄薄的罩衫下面浑身颤抖。巴奇一直不允许她看尸体，但她终究还是看了、知道了。皮肤的颜色发灰，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你用指头戳一下那海绵一般的皮肤，不会弹回来。她缩成一团，咬着嘴唇，以避免自己歇斯底里地笑出来，他们把她抬上桌子，绵纸在她身下皱了起来，沙沙作响，她害怕得尿都流了出来，他们默默地擦掉尿液，把她的双脚固定在U形架上。她的光脚！脚后跟那么脆弱！“请你不要看我？不要拍照？”埃尔希阿姨建议过，别挡他们的事，就这么简单。大多时候，诺玛·珍就是这样做爱的：她静静地躺在那儿，开心地笑着、等待着，甜美、柔顺、渴望，张开自己欢迎她的情人，把自己作为送给情人的礼物；那真的就是男人想要的吗？奇怪的是，退役运动员是个既温柔又激烈的情人，一个年长男人情人，像V一样，喘息、流汗、感激，退役运动员是个绅士，永远都不会像双子座那样不可原谅地嘲笑她、逗弄她。

“《闲话者》的头条：可怕的曝光：性感女神玛丽莲问道‘操是个动词吗???’”大笑，大笑。

不过，她自己也笑了。医生在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逗弄她，在她体内捅戳。像只淘气的小老鼠在她小阴部的缝隙里，像

皮尔斯叔叔在她腰部上上下下地挠。可待因麻醉了她，在她那种状态下，你只觉得疼痛很遥远。好像倾听隔壁房间的尖叫声。医生在说，请不要挣扎，只会有最小的痛苦，注射以后你会进入模糊的浅睡。我们不希望限制你。“等等，别。有点问题。我——”她推开那双手，那是双橡胶手，她看不见任何脸孔。头顶的灯光刺眼。有可能她旅行到了未来深处，太阳胀大了，塞满了整个天空。“不！这不是我！”她终于从桌子上滑了下来，谢天谢地。他们在她身后大叫，但她已经走了。光着脚跑着，气喘吁吁。哦，她能够逃走！还不算太迟。她沿着走廊跑着。她能闻到烟的气味。但是，还不算太迟。跑上一段楼梯，门没锁，于是她推开门。那儿，那些熟悉的面孔，玛丽·璧克馥，里奥·阿瑞斯，查理·卓别林。哦，小流浪儿！查理是她真正的爸爸。那双眼睛！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声音。对了，格拉蒂丝的卧室。有时那是禁区，但现在格拉蒂丝不在。她跑进去，衣柜就在那里。那儿，就是她必须打开的抽屉。她拉啊，拉啊，拉着抽屉。卡住了吗？她有力气拉开吗？最后她终于弄开了抽屉，婴儿挥舞着细细的手脚，大口大口地喘气。嘴里嘟嘟囔囔，一边吸气一边哭。就在这时，冰冷的钢铁扩张器从双腿之间进入了她的身体。就在这时，他们把她挖了出来，就像你挖出鱼的内脏一样。她的内脏沿着匙子的边缘往下流。她的脑袋摇来摇去，大声尖叫着，直到嗓子里的肌肉卡住。

婴儿叫了出来。一声。

“梦露小姐？请。到时间了。”

嗯，过了时间了。他们一直在喊她，喊了多久？小心地敲着她的化妆室的门。她瞪大着眼睛，精神恍惚地在那儿坐了四十分钟，完美的头发，完美的化妆品面具，穿着令人激动的华丽的粉红色丝质睡袍，手套长及手肘，丰满的胸脯的上半部显露出来，闪烁的珠宝拧到她的耳朵上、圈在她可爱的脖子上。还有那光滑

的阴唇嘴巴也完美无缺。该表演《钻石是一个女孩最好的朋友》了。

梦露完美无缺，真正的专业演员。一旦每一个单词、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都背诵下来，她便像装了发条一样。她不是一个“人物”——一个“角色”。她肯定已经能够看到电影中的自我了，像动画片那样。她的内心能够控制住这部动画片。观众在黑暗的剧院看到什么样的动画片，都在她的控制之中。

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在电影上：那个生气勃勃的形象，陌生人有一天会看到并且喜欢。

一次派我去找她，我敲着门，竖起耳朵听着门里的动静，我发誓我听见婴儿在里面尖叫。声音不大，不像房间里面有婴儿，但是我敢肯定我听见了婴儿的尖叫。只叫了一声。

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求婚

1

那些旁观者将像解剖尸体一样反思那场注定没有结果的婚姻，他们疑惑：那真的是一次求婚吗？不是迫于压力的事实陈述？

退役运动员对金发女演员低声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该结婚了。

然后有个停顿。金发女演员害怕沉默，她低声说哦，对！对，亲爱的！然后她紧张地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笑，又胡乱地加了一句我猜一猜！

（最后这几个词嘟囔出来，退役运动员听见了吗？有证据表明没有。退役运动员听见金发女演员的嘴里嘟囔出挑战他的尊严的话了吗？有证据表明没有。）

然后他们就互相亲吻。然后喝完了那杯香槟。然后他们再一次做爱，温柔，带着孩子般天真的希望。（在名副其实的比弗利威尔舍街皇室套房里，制片公司把玛丽莲·梦露安排在这儿。头天晚上，制片公司在该宾馆里举办有五百客人的盛大晚会，以庆祝《绅士更爱金发女郎》的首映式。呀，那可真是难得的夜晚！）然后金发女演员突然哭了起来。然后退役运动员便深受感动，做了愚蠢的浪漫电影或者四十年代的电影中情人们才做的事：吻掉他爱人脸上的泪水。

说我就是太爱你了。

说我就是想保护你，不要上这些豺狼的当。

他用手肘撑着在她身上抬起身体，向下望着她，好像在审视一片险恶的土地，内心存着美好的幻想：穿越这片土地不仅有可能，还将是一次探险。说我只想带你离开这儿。我想让你开心。

2

在关键时刻，胶卷的镜头发生了偏斜，焦点没有对准。这是现存的惟一资料；你可以想象它在收藏者眼中的价值。当然，声带很差。我们当中能够读懂唇语的人（对于影迷来说，这是个有用的技巧）显然具有优势，但优势并不大，因为退役运动员不仅沉默寡言，而且说话的时候，嘴唇奇怪地动着，似乎说话和他难以驾驭的突发情感一样，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而且金发女演员只要不是在相机前有意清晰地发音（她能够和相机交流，和任何活人的交流都不一样），便总是经常令人气恼地咕哝，或者吞吞吐吐。

玛丽莲我们想冲她叫喊：抬起头看着我们！笑！真正的笑！开心！你就是你。

退役运动员说“豺狼”，并且想带金发女演员“离开这儿”，他指的是制片公司（他知道那些主管在如何剥削她，他们给她付了多么少的工资，换来的却是她为他们挣的数百万美元），还有整个好莱坞，也许还包括好莱坞背后的巨大世界，尽管他自己也是个名人，他还是本能地觉得，那个世界都对她不安好心。（也许对他们俩都不安好心。退役运动员长了骨刺、一瘸一拐，没有达到那些棒球迷的期望，他们不是也冲他发出嘲笑的嘘声吗？）也许他无所不在的男性的怨憎同样令他从那十几个影迷身上看到了下层贱民的顽固，那时那些影迷在大雨中守在宾馆对面的威尔

舍街上（因为门卫把他们从气派的宾馆大门前赶走了），他们手里拿着特大号的塑料封皮签名簿和廉价的柯达相机，不知疲倦地等着这对著名的男女；直到最后，这些崇拜者终于相信，尽管黝黑英俊的退役运动员和美丽的金发女演员不在他们眼前，也没有任何办法接近，但此刻他们可能正在做爱，像湿婆和沙克蒂^①一样，毁灭并创造着宇宙？

这些事都很清楚。退役运动员激动地说完我要让你开心以后，金发女演员疑惑地笑了，说了点什么，但是她的声音消失在静电噪音中。一位不知疲倦的唇语解读者研究了很多遍电影胶片，然后推测：金发女演员说的是哦！——但是我现在就开心，我一辈子一辈子都开心。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躺在特大号的床上，丝绸床单皱成一团。她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身体便像爆炸的新星一样，滋滋地燃烧起来，熔化为无形的光——此时胶卷本身也熔化了。

这是历史事实。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适当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中有这一事实，正如有任何不可替代的历史事实一样。我们的本能是，立即倒回胶片重新放映，希望这次能看到不同的东西，能更清楚地听到金发女演员嘟囔出来的话……

但是不行，我们永远无法听到。

3

喧闹的《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首映式在好莱坞大道上重新装修过的格劳曼埃及剧院里举行，在强弧光灯、相机闪光灯、哨声、叫器声、掌声中，Z先生忠实的助手伊薇走了出来，悄无声

^① 湿婆是印度教主神之一，为毁灭之神；沙克蒂是其妻子，为性力、创造力之神。

息如同一头母狮，她在金发女演员的耳朵边神秘地轻声说，“玛丽莲，我刚刚知道，今晚一定要独自到你的宾馆套房里去。有个特殊的人会在那儿等着你。”

金发女演员把手罩在她戴着钻石的耳朵上。

“特—特殊的人？哦。哦！”

心中那块玻璃片。如果可口的苯丙胺在心中蠢蠢欲动，别人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宿命的涵义，又甜蜜又痛苦地扎在心上。而且苯丙胺和香槟，什么样的组合！好莱坞众所周知的事情，金发女演员才刚刚发现。

“是不是——我的父——父亲？”

“谁？”

声带上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小石城来的小姑娘”。观众人声鼎沸，报幕员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伊薇没听见，金发女演员也不是真的说给她听的。（按照苯丙胺的逻辑，如果神秘的来访者真的是诺玛·珍·贝克即玛丽莲·梦露的父亲的话，他本应该对陌生人隐藏身份；他的身份只能私下里透露给她。）伊薇穿着苗条的黑色绒布衣服，挂着单串珍珠，青灰色的头发，疑惑的青灰色眼睛直盯到金发女演员的灵魂里。我知道你。我见过你血淋淋的阴部。你的内脏像鱼的内脏一样掏出来。我就是知情人。伊薇把食指压在嘴唇上。这是秘密！不能说。金发女演员——她还没意识到自己正抓着这位年长女人的手腕，像十几岁的活泼女孩受到了惊吓——决定不能被这个警告侮辱，而要像罗莉莱·丽那样简洁地表达感谢。“谢谢你！”

让我不要带男人回去。喝醉酒，带个人回去。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玛丽莲。

退役运动员没有陪同金发女演员一同出席首映式，这令制片公司负责公共关系的人员十分失望。她穿着华丽耀眼的金发女服装，由制片公司的主管，她的导师 Z 先生和 D 先生陪同。退役

运动员则远在东海岸，在棒球名人堂里接受着人们的尊敬。也许他在基韦斯特岛^① 钓马林鱼，和职业拳击师最狂热的崇拜者老爸海明威^② 在一起？也许他在他最喜欢的城市纽约？在那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你。正和沃尔特·温切尔一起在萨蒂餐厅就餐，或者和弗兰克·西纳特拉在斯托克俱乐部就餐，或者正在时代广场的杰克·登普西^③ 的餐馆里，坐在前重量级冠军的餐桌旁，在传奇式的登普西身旁喝酒、抽雪茄、签名。

“知道什么叫‘名人’吗，孩子？付给你钱，让你后半辈子毁于一旦。”

登普西一九一九年赢得重量级冠军头衔后，立即丧失了对拳击的兴趣，丧失了对拳击场、拳击迷、甚至打赢比赛的兴趣。“白痴才想赢。”退役运动员对他的伙伴、前拳击冠军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的运动比棒球更强健、更危险，因而也更深沉。这位登普西穿着皱巴巴的破烂衣服，身体超重，眨巴着眼睛，高声笑着——嗨！我成功了。伟大的登普西！

退役运动员像小男孩一样，对强壮男人有着兄弟般的需要，对此，金发女演员并不嫉妒，她自己也有这样的需要。

为了这个节日般的夜晚，金发女演员的出场准备工作艰苦而枯燥，花了无数小时！下午两点钟她来到制片公司，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到达制片公司的时候，她穿着宽松裤、夹克衫和平跟帆布鞋，没有化妆，只涂了点口红。没有眉毛！她还没有吞下她的处方苯丙胺，所以她头脑清楚、言语尖刻。她淡金黄色的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看起来可能只有十六岁，像个漂亮但并不出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一岛屿，是墨西哥湾内佛罗里达群岛的最西端，岛上的城市称为基韦斯特市。

② 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的别称。

③ 指威廉·登普西（1895—1983），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一九一九年赢得了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头衔，他使拳击运动在美国家喻户晓。

众的南加利福尼亚中学拉拉队队长，只是胸部发育得异常丰满。“为什么我就不能当我自己呢？”她抱怨道，“就一次。”她喜欢和制片公司的助手们在一起。喜欢他们的笑声，也喜欢他们喜欢她。玛丽莲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她了不起。有时候能看出她热切地需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发型师、化妆师、女服装管理员、摄影师、灯光技师等一大帮制片公司雇员，他们都没有姓，只有名字，如“迪迪”、“特蕾西”、“怀蒂”、“法茨”等。真正的玛丽莲·梦露是什么样的？——太棒了！她送礼物给他们。有些是别人塞给她的礼物，有些是新买的。她送给他们优待券。她记得问候他们母亲的疾病、阻生的智齿、宠爱的长耳小狗、起起落落的爱情生活，在她眼里，他们的爱情生活比她自己的有趣得多。

别让我听见你说玛丽莲的坏话，我会打落你的狗牙，再把牙齿塞进你的喉咙里。我们当中只有她是个好人。

《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首映式那天，六只专家的手攻到金发女演员的身上，好像拔毛机攻上家禽的尸体。她的头发洗过了，烫成长效卷发，暗色的发根用过氧化氢漂白过，过氧化氢气味太过浓烈，以至于他们要搬一台电扇对着金发女演员吹，以免她窒息，然后她的头发再清洗一次，夹上巨大的粉红色塑料卷发筒，吹风机贴着她的脑袋轰鸣，像一台用来电击的机器。她的脸和脖子用蒸汽蒸过，然后冷却，涂上面霜。她的身体沐浴过，然后涂上油，身体上不雅观的毛也都除掉了；给她上粉、喷香水、化妆，然后放到那儿晾干。她的手指和脚趾涂成亮猩红色，和她霓虹灯一般的嘴巴相配。化妆师怀蒂辛苦地工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懊恼地发现金发女演员涂黑的两条眉毛有一点点不对称，于是只得把眉毛都洗掉，然后重新画。美人痣移动了十分之一英寸不到，然后又仔细地放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假睫毛都粘到合适的地方。祭司一般的怀蒂被激怒了，拖长了腔调说，“梦露小姐，请向上看。请不要向后退。我是不是戳了你的眼睛？”眼线笔危

险地在金发女演员的眼睛附近动着，但并没有真的戳进眼睛。到这时候，金发女演员已经吞下了一片宁比泰，以稳定情绪，她并没有因为当晚的首映式而紧张（《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已经放映了很多次，内部预映，还有电影公映前的评论，宣称该电影必定会火爆，玛丽莲·梦露是完美的罗莉莱·丽），但却莫名其妙地焦躁、愤怒。也许她想念退役运动员？她担心他要避开首映式，因为他憎恨那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

退役运动员离开她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强烈地感觉到他不在身边。退役运动员和她在一起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往往没什么话跟他说，同样他也没什么话跟她说。

“不过也许婚姻就该是这样？两个灵魂，静静的。”

如果金发女演员挽着退役运动员的胳膊出现在公共场合，退役运动员就会满面红光、非常骄傲。他快四十了；她年轻得多，看起来年纪更小。这样的旅行之后，退役运动员便做好了准备，可以精力充沛地做爱，好像年龄小了一半。但是，如果发现其他男人太直接地盯着金发女演员，或者听到有人说粗俗的话，退役运动员就会生气。总体来说，他不赞成金发女演员的公众表演，不赞成那个叫玛丽莲的她。他希望她为他穿上挑逗的衣服，但不希望她为别人这样穿。他觉得《尼亚加拉》令人震惊而恶心，包括电影本身和无所不在的淫秽广告牌。他们这样推销她，难道按照合同她没有一点控制权吗？她像肉一样被人宣传，难道她不在意吗？“金梦小姐”被重新挑出来，成为《花花公子》第一期的折叠插页时，退役运动员勃然大怒。金发女演员试图解释说，那张裸体照片不是她能够控制的；挂历公司出售照片没有经过她的允许，也没有付钱给她。退役运动员咆哮道，他要杀了那些豺狼，一个不留。

她的眼睛瞪着镜子里的眼睛。“也许，婚姻也该是这样？一个男人，在意我。永远不会利用我。”

动身到剧院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吞下了一片苯丙胺，也许是两片，以抵消宁比泰的效果。她觉得心跳似乎在减缓。噢，她的需要多么迫切，她那么迫切地需要在地板上蜷起身子，睡觉。在她生命中这个最成功、最幸福的夜晚，她什么也不想，只想睡觉，睡觉，死一样地睡觉。

苯丙胺会改变这一切。哦，对了！你可以依赖安非他明药片加快心脏的跳动，让血液和大脑极度兴奋活泼。舒适而滚热的血流击打着大脑，像闪电从天而降。但这儿没有危险，因为金发女演员的药全都是合法的。金发女演员永远不会屈服于吉恩·伊格尔斯、诺玛·塔尔玛基、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等人的悲惨命运。她永远不会偏离医生的嘱咐。金发女演员是个聪明、机敏的年轻女人，不是典型的好莱坞女演员。最了解她的人都把她当成诺玛·珍·贝克，一个在洛杉矶出生的女孩，从卑贱中一直奋斗上来。制片公司的医师鲍勃医生只给她开合适的药。她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他，因为制片公司不会拿上百万美元的投资来冒险。苯丙胺，尽量少用：以“舒展抑郁的心情”，以“提供快速而有价值的能量”，那是一名疲惫的女演员非常需要的。宁比泰，尽量少用：以“稳定情绪”，以提供“恢复性的、无梦的睡眠”，那也是一名疲惫、失眠的女演员非常需要的。金发女演员忧虑地问鲍勃医生，这些药物会不会上瘾，鲍勃医生父亲一般的手放在她有个陷窝的膝盖上，说，“亲爱的女孩！活着就会上瘾。但我们还得活下去。”

4

五小时四十分钟单调辛苦的工作结束了，金发女演员被复制成《绅士更爱金发女郎》中的罗莉莱·丽。好莱坞大道两侧那些欢呼的影迷啊！高喊着“玛丽莲！玛丽莲！”你必须承认，费这

么大力气还是值得的，不是吗？

她被缝进礼服里。单单这件壮举就花了一个多小时。罗莉莱·丽风格的粉红色丝绸无带裙，领口开得很低，以露出她乳白色胸脯的上半部分，衣服紧紧地绷在她身上，像犯人穿的约束衣。他们告诉她，呼吸要短促、有节奏。手臂上的及肘手套紧得像止血带。她柔嫩的耳朵上、扑过粉的脖子上、手臂上，都缀满了亮晶晶的钻石（实际上只是锆石，制片公司提供的）。她的头发呈淡金黄色，棉花糖一般，上面戴着冕状“钻石”头饰，那个头饰她在电影中也戴过一会儿。裸露的肩膀上披着制片公司的狐皮披肩，她的脚本来就疼，但也只得穿上粉红色高跟缎子鞋，鞋子太紧，而且摇摇晃晃，金发女演员只能像孩子一样迈着碎步，面带微笑，倚在 Z 先生和 D 先生的手臂上，他们俩则穿着无尾晚礼服，表情庄重得好像在举办葬礼。好莱坞大道上封锁了几个社区，车辆要绕道而行，几千观众——几万？几十万？——被安排在横跨好莱坞大道的露天座位上就坐，他们叫嚣着朝警方的路障挤来。制片公司的豪华轿车队驶了过来，鲜嫩的红玫瑰花朵向他们抛洒过去。人群疯狂地齐声叫喊——“玛丽莲！玛丽莲！”——你必须承认，这值得费那么大力气，不是吗？

聚光灯照得她睁不开眼，狂叫声、口哨声，麦克风都塞到她面前。“玛丽莲！告诉我们的电台听众：今晚你孤独吗？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金发女演员聪明地说，“我下定决心的时候，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眨一下眼睛。“比他还先知道。”

大笑、喝彩、口哨、鼓掌！红色的玫瑰花蕾漫天飞舞，像疯狂的小鸟。

和她同台演出的明星、迷人的黑发女郎简·拉塞尔站在她身旁。金发女郎打着飞吻，向聚光灯挥手，现在她的眼睛活泼有神，涂过胭脂的双颊也红润起来。哦，她开心！她确实开心！这

开心永远保存在☆双子座☆（电影）里。要是卡斯·卓别林和埃迪·G也在那边的人群里，瞪大眼睛看着金发女演员——恨她，他们的诺玛，他们的小妈妈，他们宠爱的鱼儿；这个婊子如何背叛了他们；她如何骗他们，说他们是孩子的父亲，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地位就算不荒谬，至少也不合情理，但后来也就慢慢地接受了，认为那是命运不同寻常的杰作，无法控制——连双子星座的漂亮男孩也无法剥夺金发女演员的快乐，她那么害羞，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影迷！苯丙胺以最为纯洁的方式流动着。好莱坞高兴地看到（至少人们是这样说的），在《绅士更爱金发女郎》的拍摄现场，黑发女郎简·拉塞尔和金发女郎玛丽莲·梦露不是对手，而是朋友。两个女孩上过同一所中学！“真是令人惊讶的巧合，你总要这样想，只有在美国。”简·拉塞尔在场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往往显得机智、嘲讽，有点儿顽皮；简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显得天真，动不动就吓一跳。刚好和电影中相反。两个衣着华丽、貌美绝伦的女孩站到台上，面带微笑冲观众挥手，两个人都被缝进了约束衣一般的低领裙里，两人都短促、有节奏地呼吸着。这时，金发女演员从涂着口红的嘴角里说，“简！我们俩可以引发一场骚乱，知道怎么办吗？”简咯咯笑了起来。“脱衣服？”金发女演员斜着眼睛挑逗地看了她一眼，在她挺起的巨大胸脯下面轻轻地捅了一下。“不，宝贝。吻。”

简·拉塞尔脸上的表情！

这些甜美的时刻，不为传记作家和好莱坞史学家所知，但却保存在☆双子座☆（电影）里。

5

“我死了吗？这都是怎么回事？”

那间早已不适合她的化妆室里堆满了各色鲜花，成堆成堆的

电报和信件。“影迷们”送来用业余手法包装的礼物。他们就是那些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忠实追随者，在辽阔的北美大陆购买电影票，是他们让制片公司成为可能，让金发女演员成为可能。名声到来的头几个星期，金发女演员觉得眼花缭乱，毫无疑问，一开始她非常满意。她读过影迷的信件，还哭过。噢，有些信件真是发自肺腑！心痛的信件！诺玛·珍还是个崇拜影星的少女时，可能也会写出那些信。写信人中有的残疾了，有的患了奇怪的病症，有的是长期住在洛杉矶各医院里的瘫痪者，还有老人，或者看起来年纪不小的人，有的签署了诗歌一样的名字：“伤在心里”，“永远深爱玛丽莲”，“永远忠于无情的美女^①”。在助手的帮助下，金发女演员以个人身份回复这些信件。“这件事至少我还能做到。那些可怜的、悲惨的人们——写信给玛丽莲，好像写信给圣母玛利亚一样。”（甚至在《绅士更爱金发女郎》成功之前，“玛丽莲·梦露”的影迷来信就已经和事业高峰期的贝蒂·葛莱宝一样多了，而现在远远多于日薄西山的贝蒂·葛莱宝收到的信件。）关注影迷来信令人既激动又心烦。关注则意味着义务。金发女演员严肃地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成为女演员，就是要触动那些心灵。她签了数百张在制片公司发行的金发女玛丽莲的光纸照片（有的是唱比博普^②的穿紧身套衫、胸部丰满的女孩，头发编成辫子；有的是性感魅力女孩，头发做成维罗妮卡·莱克发型；有的是性感杀手罗斯，挑逗地抚摸着自已裸露的肩膀；有的是长着娃娃脸的歌舞女郎罗莉莱·丽），她脸上凝固着微笑，卖力地签名，像在无线电飞机厂上班的那个女孩一样，她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地每天工作八小时。因为这不也是一种爱国主义吗？这不也需要牺牲吗？小的时候，她在格劳曼埃及剧院看到第一场电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爵士乐的一种。

影，对金发公主和黑王子敬畏有加，从那以后，她就知道电影是美国的宗教。哦，她不是圣母玛利亚！她也不信仰圣母玛利亚。但是她可以信仰玛丽莲——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影迷的善心，有时候她在照片上印上口红的印记，然后用她学会复制的斜体签名签上：



最后她手腕酸疼，眼睛也模糊了。尝到了恐慌的滋味，然后意识到陌生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永远不会满足。

一九五三年这个奇迹之年接近尾声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已经开始怀疑了。怀疑也就意味着抑郁，抑郁也就意味着在别人眼里显得滑稽。金发女演员像说笑话的喜剧演员一样，常常逗她的助手们发笑，这慢慢成了他们喜剧性的常规活动。“这么多花！难道我是死尸吗，这里成了殡仪馆？尸体需要化妆师！怀蒂！”他们笑得越多，金发女演员就越频繁地逗笑。她拖长了腔调喊“怀蒂一蒂”，就像洛·科斯特洛喊“艾博一博特”一样。她舞动着双手抱怨着，那是典型的表示厌烦的戏剧性动作。“我是这个玛丽莲·梦露的奴隶。我像罗莉莱·丽一样登上了豪华油轮，却在该死的末等舱里划桨。”在逗笑的时候，金发女演员的说话样子别具一格：魔鬼的奇妙火焰附在她身上；她说些亵渎的话，还会说粗俗的话；有时候制片公司的助手们觉得很意外，但他们同样笑着，笑得眼泪都从脸上滚落下来。怀蒂像年长的叔叔一样批评

道，“听着，梦露小姐。你说的话都不是当真的吧。你不是玛丽莲的话，那你要当什么？”迪迪一边抹眼睛一边说，“梦露小姐！你很残酷。我们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愿意用右手来换你的位置。你也知道。”

金发女演员低下了头，结结巴巴地说，“噢！——我知——知道吗？”

她的情绪变化那么快！你根本搞不清楚。像蝴蝶或者蜂鸟一样。

不是因为麻醉药！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不是！

有些写给玛丽莲·梦露的信不是那么充满爱意。你不得不说这些信有些唐突，甚至有些下流，还提到了女演员的身体。其中一些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写的。这些信，她的助手们都遮掩起来。但是如果她知道他们藏了信的话，她就偏偏要看这些信。“也许他们有话要告诉我呢？知道了对我有好处？”“不，梦露小姐，”迪迪明智地说，“这种信不是讲你的。讲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以为她是你。”但是如果有人喊你婊子、妓女、金发骚货，这里面有某种令人满足的真实。在一个一切都如梦如幻的地方，任何自称为真实的东西都令人为之振奋。然而，不久以后，连恨她的信件也变得俗套刻板，都在意料之中。就迪迪看来，金发女演员的诽谤者们把愤恨都堆积在一个虚幻的人物身上。“像电影评论家一样，有些人爱玛丽莲，有些人恨玛丽莲。那些和我有什么关系？”金发女演员没跟任何人说，退役运动员成为她的情人和最好的朋友以后，她就只告诉他，因为退役运动员明白：她之所以一直在成堆成堆的信件中搜寻，就是希望找到熟悉的名字：过去的名字，能把她和过去联系到一起的名字。当然，有些确实给她写了信，主要是女人，长大成人的女孩子，她们曾和她一起上高中，或者一起在埃尔森特罗路上初中，甚至曾一起在海兰德小学读书（“你总是穿得那么好，我们知道你母亲也在电影界，早晚

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女演员”); 还有沃多戈花园的老邻居 (不过不是失踪已久的哈里特); 还有一些女人, 说她们在她和巴奇·格雷泽结婚之前和他们俩约会过, 金发女演员想不起来她们的名字了 (“我想那时候你是诺玛·珍, 你和巴奇·格雷泽是最恩爱的一对, 你们离婚了, 我们都很惊讶。我猜是因为战争???”)。埃尔希·皮里格也写了信, 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

亲爱的诺玛·珍, 我希望你还记得我? 我希望你没有生我的气? 但是我想你肯定生气了, 因为我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 你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的电话也没有变过。

金发女演员把这封信撕成了碎片。她以前还不知道自己多恨埃尔希阿姨。第二封信来了, 接着又是第三封, 金发女演员便带着胜利的喜悦把信揉成一团, 然后扔在地板上。迪迪疑惑地问, “哎呀, 梦露小姐。那是谁写的, 你这么生气?” 金发女演员触摸着嘴唇, 她常常下意识地这样做, 看到过的人都说, 她好像在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嘴唇一样。她眨着眼睛, 忍住了眼泪。“我的养母。那时我还是个女孩, 孤儿。她试图毁了我的生活, 因为她妒忌我。我十五岁的时候, 她就把我嫁了出去, 好让我离开那个房子。因为她的丈一丈夫爱上了我, 她妒一妒忌。” “哦, 梦露小姐! 那可是个伤心的故事。” “以前是; 但现在不是了。”

当然, 沃伦·皮里格从来没有写过信, 弗兰克·维多斯侦探也没写过。在凡奈斯那么多与她约会的男孩中, 她只收到了乔·桑托斯、巴德·斯科奇的信, 还有一个名叫马丁·弗尔莫的人, 她不记得了。哈林先生从没写过信。她曾爱过她的英语老师, 他似乎也挺喜欢她。“我想他可能觉得我很恶心, 和他教给我的天差地远。”

诺玛·珍离开孤儿院以后一两年内, 她和米托斯塔德博士还

保持着联系。那位年长女人给她送过基督科学书籍，还有圣诞礼物。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就没再给对方写信了。诺玛·珍猜想，那可能是她的错，因为后来她结了婚——“但是现在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就算她不看电影，她也会看到玛丽莲。她认不出我了吗？她也生我的气了吗？讨厌我？噢，我恨她！——她让我又一次孤苦伶仃。”

格雷泽太太从来没写过信，这也令她很难过。

当然，无论哪一天，她走进更衣室，面对她的影迷信件，心里都会想也许我父亲写信来了！我知道他意识到了我，我的事业。

不清楚诺玛·珍的父亲究竟如何知道了她的事业，也不清楚诺玛·珍怎么就知道事情是这样。

但是在这奇迹之年里，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诺玛·珍的父亲没有写信。虽然玛丽莲·梦露名声日噪，随时随地你都会看到她的照片和名字，躲都躲不掉。报纸，闲话专栏，电影海报，剧院门口的挑出遮篷。《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公映前的广告宣传！日落大道上的巨幅广告牌！“一九四九年金梦小姐”的裸体照作为折叠插页刊登在《花花公子》第一期上，这份给男人看的大胆、淫秽的崭新杂志，此后，信件雪片一样飞来，引来了更多的媒体关注。金发女演员挺真诚地向记者抗议说，她没有许可《花花公子》或者任何其他媒体重新刊登“金梦小姐”，但她能怎么办呢？她没有负片，她签了字，卖掉了照片的所有权。这一切都是为了五十美元，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她穷得无计可施。闲话专栏作家拉维提科斯以残酷狡诈以及《好莱坞机密》上发表的造谣性的曝光而广为人知，他用整整一栏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令读者大感诧异，信的开头是：

亲爱的“一九四九年金梦小姐”：

你真正是“该月的甜心”，每个月都是。

我们惟利是图的文化剥削女性的天真，你是其中真正的牺牲品。

你还是一名幸运者：你可以继续在电影业中飞黄腾达。对你来说挺不错！

但是，知道吗：你甚至比“玛丽莲·梦露”小姐还要美丽、诱人——这话说得完全正确！

拉维提科斯温柔而文雅的话令金发女演员深深感动，她一时冲动，给他送去了那张有争议的裸体照的加印照片，还在上面加了个人题字，签名是你永远的朋友，莫娜/玛丽莲·梦露。

为了这种目的，制片公司加印了“金梦小姐”的照片。“为什么不呢？那毕竟也是我。让那些做挂历的人们控告去吧。”

《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首映式前一个星期，一天，迪迪脸上带着往常的郑重表情，递给金发女演员一封影迷来信。“梦露小姐？我猜这是封秘密信件。”

金发女演员一边猜测着这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里写着什么，一边急切地拿起信来，信中写道：

亲爱的诺玛·珍：

这也许是我写过的最难下笔的信。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与你联系。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份是“玛丽莲·梦露”。因为我完全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事业（我刚刚舒适地退出了我的事业）和我的家庭。

我是你的父亲，诺玛·珍。

我们能够见面的时候，或许我会解释你我之间的关系。
直到那时

我多年的爱妻现在生病了，她并不知道我在写这封信。否则这封信会令她大为伤心。因此

我还没有看过任何“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以后很可能也不会。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不看电影。从品味上讲，我是适合听广播的那种人，更喜欢去“想象”。我在制片公司工作过很短的时间，我是未来的“主要演员”，那段时间让我认识到那个世界的迟钝和愚蠢。谢谢你我不要！

坦白地说，诺玛·珍，我不愿意看你的电影是因为我不赞同好莱坞的粗俗。我相信我受过良好教育，有民主思想。我百分之百赞同约瑟夫·麦卡锡^①参议员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我是百分之百的基督教徒，我妻子的父亲、母亲也都出自虔诚的基督家庭。

众所周知，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巢穴，竟然被容忍了那么久，公理简直没有保障。好莱坞还庇护“查理·卓别林”那样的叛徒，我为此感到羞耻，但我得承认有一次我花钱看过他的电影。还有

你会疑惑，诺玛·珍，过了二十七年多的时光，我为什么还要与你联系。说真话，我刚刚心脏病发作，并且严肃地思考了我的一生，我的生命中，并非任何方面都值得骄傲。我妻子并不知道

我相信你的生日是六月一日，我的是六月八日，所以我们都处于相同的星座，双子星座。作为基督教徒，我并不真的相信那些古老的异教徒传说，但也许性情上确有某种倾向，把我们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只能说这方面我懂得不多，因为我不读女性

① 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他曾指责许多军队官员、新闻媒介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为共产党，并指挥一个永久委员会分会对他们进行调查和公开审判。

杂志。

我的面前有本新的《辉煌》，上面有“玛丽莲·梦露”的采访。我读着读着，眼睛里就慢慢蓄满了泪水。你告诉记者说，你的母亲住院了，你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每个小时都在等着他”。我可怜的女儿，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在一定距离之外了解到你。你苛刻的母亲让我们分开了。很多年过去了，这个距离太大，已经无法跨越。我确实给你母亲寄了支票和汇款单，帮助她养活你。我没有收到任何感谢的话，我不指望收到。噢不!!!

我知道你母亲是个有毛病的女人。但是在她生病之前，诺玛·珍，她的内心中就有邪恶。

她把我赶出了你的生活。她残酷的地方在于（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引导你相信是我赶走了她。

我扯得太远了。原谅一位衰老的人吧。虽然我没有生病，我的医生还说我就快痊愈了。他说他觉得奇怪考虑到我来日……

我希望很快能再与你联系，诺玛·珍，见面。等着我吧，我宝贵的女儿，在你生命中那个时候，女儿和父亲都能庆祝我们长久未得的爱。

你含泪的父亲

信上没写回信地址，但是邮戳上的地址是洛杉矶。

金发女演员带着胜利的喜悦低声说，“是他。”她把那几张打印得很不专业的纸放到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使劲地摸平纸张上的褶皱。迪迪在暗中注意到，她持续着这个动作，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了，她把信又读了一遍，再次说道，“哦，是他。我早就知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就在这儿，在附近。那么多年，俯视着我。我感觉到了，我早就知道。”这次不是对迪迪说的，而是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

那张美丽的脸庞显得那么开心——迪迪后来会颇感惊讶——你几乎都认不出她。

6

伊薇在金发女演员的耳旁悄悄说出她们之间的秘密以后，首映式之夜在急驰的雾霭中过去了，苯丙胺和香槟为雾霭增加了热度，仿佛从，比如说，从环滑车道上看到了一副欢快的全彩风景画。今晚一定要独自到你的宾馆套房里去，有个特殊的人会在那儿等着你。尽管她父亲说过，他是个“适合听广播的人”，看不起好莱坞，但金发女演员还是坚信，他肯定参加了《绅士更爱金发女郎》的首映式：他和制片公司的人有联系，可以弄到免费票。“如果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本来可以邀请他和我坐到一起。”他在众多被邀的客人当中。哦，她知道！她知道。显然是年纪比较大的男人；但不是非常老，六十多一点。对男人来说，六十岁不算老！看看臭名昭著的Z先生。他会是个相貌堂堂的白发绅士，威严而孤独。穿着无尾礼服感觉不自在，因为他讨厌这种伪装的场合。但是他还是来了，为了她：这确实是他女儿生命中“特别的场合”。

金发女演员被有计划地缝进粉红色丝绸无带晚礼服，绝佳的哺乳动物身体的每一个优美流畅的弧线、每一处撩人的凸起，都在衣服的衬托下显露出来。人们从各个角度审视她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好像一只瓦数很高的电灯泡，她的眼睛在人群中扫过，寻找他。如果他们四目相对，她就会知道！很可能他的眼睛能映出她的眼睛。她长得不像母亲，更像父亲，她一直都是。哦，她被涂抹、打扮，然后展示出来，像个会动的大玩具娃娃，她希望他不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羞耻。“制片公司能够替代贝蒂·葛莱宝的美女，刚好赶上时候。”她希望他不会改变主意

而厌恶地离开。他不是说他没看过她的电影，以后也不会看吗——“他不赞同‘粗俗’”。金发女演员咽下了一口香槟，放纵地笑着，鼻孔里流出了嘶嘶的液体。“噢，‘粗俗’——我希望卡斯还在这儿，我可以告诉他。”在整个好莱坞，金发女演员惟一能够倾诉心里话的人就是卡斯。他了解诺玛·珍“卑下的街头小报式的过去”，他就是这样说的。凡是她要他知道的，他都知道了。

金发女演员做出决定，与双子星座分手，进行手术，并且签约出演《绅士更爱金发女郎》中的罗莉莱·丽，尽管她得到的薪水不多（简·拉塞尔的薪水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她的经纪人便给她送来了一打红玫瑰和他的祝贺：

玛丽莲，艾萨克会为你感到多么自豪啊。

那倒是真的。实际上，每个人都为她自豪。这些好莱坞的老手、制片公司主管、制片人、投资者还有他们目光犀利的妻子们——冲金发女演员笑着，好像她终于成了她们当中的一员。

《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金发女演员完整地看了几次，零零碎碎地看了更多次（因为就算是演“罗莉莱·丽”，她在拍摄现场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令其他演员和导演都很恼火）。但这次观看电影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哦，她温暖的血液在嘶嘶地奔涌！心脏在欢快中怦怦直跳！有个特殊的人会在那儿等着你。她很庆幸退役运动员不在她身边；V也不在（首映式上，他带了个新女伴，阿琳·达）；希恩先生也不在。庆幸自己孤身一人，看上去这个夜晚她那么孤单。有个特殊的人，在你的宾馆套房里。制片公司为她订了套房，也为他们做了安排；Z先生或者他的办公室，这个人有权命令比弗利威尔舍街允许一名来访者进入玛丽莲·梦露的套房。她激动地想到，Z先生一直是她的敌人，直到最近才开始和好，他曾粗鲁地说她是个公共妓女，但是他肯定认识她父亲，也知道父女俩眼前的团聚，并且希望她

和她父亲都好。“就像一部冗长繁杂的电影有了开心的结局。”灯光还没有暗淡下来，第一声音乐也还未响起，金发女演员对邻座的Z先生说，“我明白，晚会以后我有个特别的约会，在我的宾馆套房里。”精明的马脸Z先生同往常一样诡秘地笑了笑，像伊薇一样把食指压在他肥厚的嘴唇上。也许制片公司的所有人都知道？整个好莱坞都知道？

他们希望我好，他们的玛丽莲。我爱他们！

又一次来到格劳曼埃及剧院，有点奇怪。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个电影镜头：金发女演员还是个孤独的小女孩的时候，曾在这家剧院里崇拜和她现在一样的那些金发女演员，但是现在她又回到了同一家剧院。大萧条以来，格劳曼埃及剧院花了不菲的代价重新装修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一个战后繁荣的时代。从欧洲的瓦砾、从广岛、长崎的城市废墟中走了出来，繁荣的新世界的开始跳动起来。

以玛丽莲·梦露的名字为人所知的金发女演员就属于这个新世界。金发女演员永远面带微笑，但是没有暖意、没有情感，也没有我们称之为“深度”的那种复杂的精神状态。

格劳曼剧院洋溢着节日的暖意。人们都知道《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将获得成功。这不同于《沥青丛林》或者《无需敲门》或者《尼亚加拉》的首映，那些电影可能会冒犯某些观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绅士更爱金发女郎》是人工合成的，华而不实，是过度制作的结果，是浮华和粗俗的胜利，是一部关于成功的绚丽的卡通片，十足的美国风格，所以它已经成功，已经被美国几千家电影院预定同时上映，在国内外一定能带来几百万的利润。“喔，天哪！——那是我吗？”金发女演员尖叫起来，抬起眼睛瞪着观众头顶那个华丽炫目、像娃娃一般的巨大女人，她像小女孩一样激动地抓住了Z先生和D先生的手。噢，魔药在她的血液里跳动！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或者究竟有没有

感觉。

在百老汇，《绅士更爱金发女郎》曾是一部配乐时事讽刺剧，而不是音乐喜剧。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电影只是稍微更连贯一些，但是连贯不连贯却不是关键。诺玛·珍拿到脚本时颇感震惊，她的人物远未充分展开，显得软弱无力；她曾要求给罗莉莱·丽增加对话，罗莉莱的性格上应该加一处转折或者扭曲，还应该加些背景，加点深度，当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她很羡慕多萝西这个更加成熟、更加聪明的角色，但他们告诉她，“听着，你是金发女，玛丽莲。你就是罗莉莱。”

金发女演员观看着电影，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心理上的陶醉也同时消退。如果她的父亲也在观众里的话，现在他会怎么想？她简直不敢去想。泡沫橡胶一般的罗莉莱·丽，还有她的双生哺乳动物、她的朋友多萝西，两人一起吐出她们时髦而愚蠢的歌词，同时挑逗地扭动着身体。“小石城来的小姑娘。”噢，要是爸爸从电影院里溜出去，连话都不跟她说一句，那怎么办？如果他觉得厌恶（你能看出为什么），决定不见他的女儿诺玛·珍了，那该怎么办？

“哦，爸爸。银幕上那个东西，那不是我。”

太奇怪了！观众爱上了罗莉莱·丽。他们也喜欢多萝西——简·拉塞尔很出色，她热情、美丽、有同情心而且有趣——但观众显然更喜欢罗莉莱·丽。为什么？那些微笑的面孔如此投入。玛丽莲·梦露是赢家，每个人都喜欢赢家。

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当然都知道：玛丽莲并不存在。

我不能失败。如果我失败了，我就得死。这一直是玛丽莲的秘诀，没有人知道。手术以后，她的孩子被拿走以后。子宫的抽痛是对她的惩罚。开始是大量出血（她没什么怨言，她活该），然后是缓慢的渗血，眼泪一样又热又潮的液体从她的子宫里流出

来。那里没人会看到。对她的惩罚。在身上喷上别人给的昂贵的法国香水，趑趄趑趄走下拍摄场，躲进更衣室里，害怕自己会流血过多而死。也许，她就是要他们觉得她喜怒无常；所有的魅力明星都是这样，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但不是这种恐惧。夜间醒来（孤独地醒来，退役运动员走了），可待因失去了药效。我将从这病痛中创造出罗莉莱·丽。这是诺玛·珍最大的成就，只是首映式的观众都不知道，连猜都猜不出；他们大概也都不愿意知道。

慈善的鲍勃医生目睹了手术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手术后病人的歇斯底里。他为她开了不少药，可待因片以减轻“真实的或者虚幻的”疼痛，苯丙胺以“快速恢复能量”，宁比泰以得到“深沉而无梦（无道德顾虑）”的睡眠。他像吉米·斯图尔特那样说道，“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朋友，玛丽莲。在这个世界上和下一个世界里。”金发女演员当时大笑起来，她害怕。

他知道我，我的内脏。

但是，洋洋自得的罗莉莱·丽却在挑逗地耸动着裸露在外的美丽肩膀，那歪着脑袋的样子她排练过很多次，直到达到机械性的完美为止。她用稚嫩、性感的声音嚶嚶地唱道：

男人们变得冰冷 当女孩不再年轻
而我们都会失去我们的魅力 在结局时分。

这些刻薄的歌词，罗莉莱·丽唱得多美！她的笑容多么灿烂！罗莉莱唱着歌，她没有噪音可言，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噪音却甜美而自信；罗莉莱跳着舞，她没有舞蹈演员的身体，也训练得太迟，但她身体的柔顺同样令人诧异。谁能够猜出数小时、数小时、数小时的彩排？脚趾甲沾满了血，子宫在令人恶心地抽痛。她的声音听起来像佩吉·李^①的妹妹，但她当然比佩吉·李更加

^① 佩吉·李（1920—2001），美国著名爵士歌手。

漂亮。

“我猜，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不该感到自豪吗？”

低声对希恩先生说话，他永远在她身边，紧紧抓着她的手。哦，她信任他！

电影终于快结束了。两对新人在胜利的喜悦中结婚。那两个容光焕发的新娘，两个美丽的歌舞女郎，罗莉莱·丽和多萝西，穿着白色衣服，显得清纯无瑕。（这些女孩是处女吗？这可能令人惊愕，但是她们是的。）掌声立即响起。观众喜欢这部电影，电影每一个虚假浮华的片断。金发女演员被两侧穿着无尾礼服的手臂拉起来，她哭了。看哪！玛丽莲·梦露流下了真诚的眼泪！深深感动。口哨声，喝彩声，观众站起身来齐声欢呼。

为此，你杀死了你的孩子。

7

皇室套房在比弗利威尔舍街的顶楼。金发女演员又激动又晕眩，在为她举行的豪华晚宴上还没待到一个小时，就找个借口溜了出来。一个特殊的人。独自一个人来！最后她来到宾馆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她的心像小鸟一样，跳得那么快，她担心自己会晕倒。在剧院里，观众雷鸣般地喝彩，热情地向她和简·拉塞尔致意，她不得不偷偷地再吞下一粒鲍勃医生开的药片，以避免过早地精疲力竭。让罗莉莱这块泡沫橡胶结实一些，不会像无用的气球一样泄了气，被踩在肮脏的地板上。“就多吃一粒，就今晚。”她向自己保证！

她拿着钥匙，抖抖索索地开锁。她手指冰凉脆弱，她的声音中流露出恐惧——“你—你好？是谁？”

他坐在丝绒双人沙发上，那样子好像是在放松，对外界浑然不觉。像弗雷德·阿斯泰尔，虽然他没穿无尾礼服，也没有弗雷

德·阿斯泰尔那么镇定。他身前的矮桌上，放着一只刻花花瓶，里面有十几支长柄红玫瑰，桌上还放着一只银色的冰桶和一瓶香槟。他和她一样激动；她能听到他的心跳在加快。也许他一直在边喝酒边等她。白色狐皮披肩从她肩膀上滑落下来，她陷入儿时的恐惧之中，她将衣不蔽体地展现在他面前。他已经笨拙地站了起来，一个健壮高大的身躯，头发出奇地黑。他说，“玛丽莲？”几乎与此同时，金发女演员说道，“爸——爸爸？”他们俩跑到一起。她的眼里溢满了泪水，眼睛都看不见了。她的尖鞋跟陷到了地毯里，差点摔了一跤，但他立即扶住了她。她伸出双手；他把她的手紧紧握住。她的手指多么有力，多么温暖。他大笑起来，她的情感令他吃惊。他开始吻她，使劲地吻在唇上。

当然，那人是退役运动员。当然，这个男人是她的情人。她流着泪，但她也在笑。“我太高一高兴了，亲爱的。你还是来陪我了。”他们急切地亲吻着，抚摸着对方的手臂。哦，这是梦想变成了现实。他解释道，他决定提前一天飞回来，他本来希望可以赶上首映式，但没有及时赶上航班。他一直想着她。她说，“哦，亲爱的，我想你。人们都在问你。”

他们喝了香槟，吃了一顿很迟的晚餐。退役运动员说他午餐以后什么也没吃，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金发女演员心不在焉地拣着饭菜。在为她举行的正餐上，她没吃东西，她知道吃了以后会怎么样；现在，坐在退役运动员身旁，她高兴得忘乎所以，也没有胃口吃。她的大脑中好像烧起了大火，仿佛整幢楼里的每个房子都灯火通明，所有的百叶窗都拉到了窗顶。退役运动员为她点了白兰地泡梨，还有肉桂和丁香。从他们第一次在维拉斯餐馆约会以来，退役运动员就一直以为白兰地泡梨是金发女演员最喜欢的甜点，香槟则是她最喜欢的饮料，血红色的玫瑰则是她最喜欢的花。

她甜甜地喊他“爸爸”。他们成为情人以来的几个月里，她

在私下里都喊他“爸爸”。

退役运动员则喊她“宝贝”。

另一个意外是，他为她带来了一枚戒指。这是事先就决定了吗？一颗巨大的钻石，四周镶着很多小钻石。他帮她把戒指戴上手指，她不安地笑着。这事什么时候定下来的？他好像辩论一样低沉而紧张地说：“我们爱着对方，我们该结婚了。”当时她肯定同意了。她听见一个惊恐的声音轻轻地表示同意。“哦，是啊！是啊，亲爱的。”她突然抓起他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脸上。“你的手！——你强健、漂亮的双手。我爱你。”这句话肯定是她背下来的台词，不过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退役运动员睡着了，打着鼾，一个人冲着自己傻笑。他穿着拳击短裤，仰面躺着（做爱以后，他在卫生间里穿上了短裤），胸部裸露在外面。他在睡梦中会流汗，还会辗转反侧、抽搐、磨牙。现在一只虚幻的球正偷偷砸向他没有保护的脑袋，他正在躲避着。在这种情况下，金发女演员有时会安慰她的情人，但现在她悄悄地下了床，赤裸着身体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她要用卫生间，她小心翼翼地先关了门，然后再开灯。耀眼的白色瓷砖，镜子映着镜子。她的魔法朋友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认识她。没有留下任何疤痕，你能看出来。不像阑尾切除或者剖腹产。然后她走到旁边的房间里。那是套房中的客厅，宽敞，装修得很正式，他们在那儿吃了一顿很迟的晚餐，喝多了香槟，然后亲吻、亲吻，立下了誓言。只想保护你，别上那些豺狼的当。要你开心。她相信这可能管用：这个男人爱她，甚于她对自己的爱。在他眼里，她很重要，比她眼中的自己还要重要。也许通向幸福之门的钥匙终究不是由你自己来掌管的，而是在别人的手里。反过来，她也将成为这个男人走向幸福的钥匙。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我能做好！我会的。”

她走到窗前，内心无比快乐。那是扇又高又窄的窗户，像通

向梦境的门廊，窗帘是精细透明的材料。一个裸体的女人站在威尔舍街六楼的窗口。现在她的生活安定下来了，她觉得多么轻松啊！他们将会结婚；这事已经定下来了。他们将于一九五四年一月结婚，他们将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离婚。他们将深爱着对方，但他们的爱是盲目而混乱的；他们也将伤害对方，像受伤的野兽歇斯底里地龇牙咧嘴、挥舞着利爪。她本来可能事先就知道了这一切。她本来可能早就背下了台词。

威尔舍街对面的大道上，一帮死心塌地的影迷还在等待着。等什么，等谁？快凌晨两点了。大概一共有十二或十五人，大多数是男人，还有一两个性别不能确定。六楼窗户上突然有了动静，把影迷们从恍惚中唤醒过来。金发女演员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心，朝下面望着那些热切的面孔，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像梦中的脸孔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梦，而是梦境，我们像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一样无助而沉迷地在那些梦境中旅行。母亲带着我们漂泊到哪儿，我们就得去哪儿。金发女演员看见一个胖乎乎的高个子男人，得了白化病，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曾看见他站在格劳曼剧院附近的露天座位上。他椭圆形的头上戴着一顶针织帽，脸上露出痴迷而尊敬的表情。她还看见一个矮一些的男人，长得像消防栓一样，脸上没留胡子，显得很年轻，眯缝的眼睛藏在眼镜后面。他手里拿着什么珍贵的东西举在胸前——摄像机？还有一个细瘦的女人，下巴很突出，瘦骨嶙峋的手，又长又窄的脚上穿着牛仔靴，身上穿着牛仔服，戴着一顶帽子，帽边耷拉下来；她带着一只筒状旅行包，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她的东西。（这个女人是弗里丝吗？可是弗里丝已经死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人，手里都拿着塑料封皮的签名簿和照相机。他们迟疑不决地向前挪动，好像不相信他们的眼睛。仰脸朝六楼的窗户望着，金发女演员已经把薄薄的窗帘拉到了一边。“玛丽莲！玛丽莲！”有几个人朝她伸出了双手，其他人则疯狂地按着他们

廉价的照相机。带着摄像机的年轻人把摄像机举得更高，举到了头顶。

但是在黑夜中，又隔得那么远，他们的照相机能拍到什么呢？他们又看见了什么呢？一个裸体女人，平静而灿烂，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淡金黄色的头发在做爱时弄得乱糟糟的。潮湿的、微张的嘴唇，那明白无误的双唇。白皙裸露的乳房，暗色的乳头，像眼睛一样的乳头。还有大腿之间暗色的缝隙。“玛丽莲！”

就这样，熬过了漫漫长夜。

婚后：蒙太奇

她在学习哑剧：身体和身体的自然智能占据主导地位。她在学习瑜伽：控制呼吸。她在阅读《一名瑜伽修习者的自传》。她在阅读《禅之路》和《道德经》，她在她的日记本中写道我是新生命中的新人！每一天都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她在写俳句，禅的诗歌：

夜之河

流淌流淌无止境

而我这只眼。睁开。

（尽管实际上她没怎么失眠，这些晚上。）她在自学弹奏钢琴，像做梦一样久久地坐在那架白色斯坦威立式小钢琴前，她从克莱夫·皮尔斯那儿买下了这架钢琴，修理好了，重新调试后搬到了她家里。立式小钢琴实际上不再是白色的了，而是略微有些褪色的象牙色。音调有时尖锐、有时平板，要看你弹奏的是哪一部分琴键。皮尔斯先生说得对：她以前从没弹过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以后也不会。不会以正常的方式弹奏《致爱丽丝》。但她还是喜欢坐在钢琴前，轻柔地按下琴键，手指慢慢触到高音部，再降到低音部。如果她在低音部太过用力，她就能听见一个男人深沉的男中音，好像从深水里发出来的一样；在低音部，能听见一个女人辩论的女高音。你告诉过我你有了孩子吗。你告诉过我你有了这个孩子吗。还有格拉蒂丝的话，诺玛·珍每次听到都会发抖，谁也别想领养我的小女儿，只要我还活着，还能保护她。

她的丈夫爱她，经常抱着她。抱在他的怀里，他的手臂强健有力。他的手，强健有力的手。她很想把他画下来，画下这个英俊健壮的男子！这个爸爸一样慈善的男子。她很想“雕刻”他。但她正在学的是肖像画，每个星期四晚上在西好莱坞艺术学院，她的丈夫并不完全同意。她还在学做意大利菜：他们经常到旧金山看望他的家人，她的婆母就会教她做意大利沙司和调味饭，那是退役运动员最喜欢吃的。她不读日报，不常读，她不读专业性报纸和影迷杂志，她不读那些无聊的闲话小报，她很少见好莱坞的人。她有了新的电话号码和新的住址。她给她的经纪人送去了一瓶香槟，还附了一张便条：

玛丽莲开始了永久的蜜月。

不要找她也不要打扰她！

她在读《诺斯特拉达姆斯^①训诲录》。她在读玛丽·贝克·埃迪的《科学与健康：附经文解读》。她处于完美的健康状态，她睡得也很好，她希望第一次怀孕，她对退役运动员就是这么说的。他是她丈夫，是爸爸，他爱她。他为她租了一幢庄园式的房子，在贝尔艾尔以北巨石峡谷水库以南。房子前面是一堵墙，墙上长满了九重葛。晚上有时候她会听到屋顶上和窗户上有颤动的抓挠声，心里便想蛛猴！尽管她知道那里当然不会有蛛猴。她的丈夫睡得很沉，没有听到这些噪音，也听不到别的噪音。他只穿着拳击短裤睡觉，而且晚上他胸部、腹部和胯下拳曲缠结、颜色发灰的毛发会变湿，细细的油从他皮肤的毛孔里渗出来。这是“爸爸的气味”，她喜欢。他的气息！一个男子。她自己则不厌其烦地淋浴，洗头发，长时间地泡治疗浴。她似乎能回想起，在孤儿院的时候，也许那是在皮里格家，她不得不在别人用过的水里

① 诺斯特拉达姆斯（1503—1566），法国医学家、占星学家、预言家，出版预言集《世纪连绵》。

洗澡，有时候五六个人都在里面洗过澡，但是现在她有自己洗澡水，可以在冬青油浴盐中做梦一般长久地泡着，一边练习瑜珈呼吸。

深吸气，屏息，观察气体慢慢呼出。对你自己说**我是呼吸，我是呼吸。**

她不是罗莉莱·丽，几乎忘记了罗莉莱·丽。这部电影已经为制片公司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还将有几百万元入账，而她的努力只获得了不到两万美元的报酬，但她并无愤恨，因为罗莉莱·丽只为钱和钻石活着，而她不是罗莉莱·丽。罗斯密谋害死了爱她的丈夫，但她不是罗斯；内尔试图杀害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但她也不是内尔。如果她回到表演事业的话，她只能表演严肃的角色。如果她回到表演事业的话，也许她可以当一名舞台演员。她非常崇拜舞台演员，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演员。她常常沿着水库步行或者跑步。有时候她意识到有人在看她。邻居们知道她和退役运动员的身份，但不会窥探他们的隐私。一般情况下不会！但还有其他人，遛狗者、替人看管房子的人、藏着相机的男人。有的她看见了，有的她没看见。她相信奥托·欧塞还活着。她相信奥托·欧塞嘲讽她和退役运动员的婚姻。她的双子星座情人也一样，他们发誓说（哦，她知道！）要报仇。好像他们不想孩子死一样，好像强迫她不是他们双子星座的意图一样。在这快乐的季节，她逐渐接受了生命就是呼吸的事实。一次呼吸紧接着另一次呼吸。这么简单！她开心！不像发疯的尼金斯基那样闷闷不乐。那个人人喜爱的伟大舞蹈家尼金斯基。尼金斯基跳舞因为跳舞是他的命运，正如发疯也是他的命运一样，尼金斯基说道：

我因悲伤而哭泣，我哭泣因为我太高兴了，因为我是上帝。

她的丈夫沉迷于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她试图和他一起看电视，但她的思绪常常溜到了别的地方，她看见自己穿着缝上去的

镶着紫色金属片的紧身長裙，从天空中扔下来，像从空中交通工具中投放下一尊塑像，她看见她的双手高高举起，她看似白色的头发在风中飞舞。这时她就会立即努力去评论电视上的体育比赛，或者问她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她的提问往往这样措辞，哦，那都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漏掉了精彩的地方。在插播广告的休息时间，她丈夫就会解释给她听。一个人的时候，她很少看电视新闻，她害怕世界上发生的邪恶令她沮丧。欧洲的大屠杀^①已经结束了，现在大屠杀将无形地散播到整个世界。因为纳粹分子已经移民了，她知道。很多移民到了北美，包括（传闻说）希特勒本人。纳粹要人隐姓埋名住在阿根廷、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奥伦奇^②。纳粹的一名高级官员做了整容手术，移植了头发，身份也完全变了，现在在洛杉矶从事金融和“国际贸易”，传闻是这么说的，大家也都知道。希特勒一名出色的演讲稿撰写人现在隐姓埋名，正为某个加利福尼亚议员工作，该议员频繁地出现在媒体的新闻上，宣传他狂热的反共产主义战役。一坐到弗雷德里克·马奇送给格拉蒂丝的那架白色斯坦威立式小钢琴前，她就成了诺玛·珍，她缓慢、宁静地弹奏着儿童乐曲。皮尔斯先生给了她贝洛·巴尔托克^③的《乡村之夜》。退役运动员的律师给他打了个电话；有警告说她将收到法院的传票，她没去想这事。她知道，X、Y和Z都被追踪共产主义分子的委员会审讯过，还“说名字”，其中一个受了伤，他就是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④，但奥德茨先生不是她的剧作家。她没有去想政治，她想的是她的呼吸，呼吸也是思考灵魂的方法，通过呼吸，她可以忘掉政治，

① 指二战中纳粹分子对欧洲的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

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位于圣安娜河东北，盛产柑橘。

③ 贝洛·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作品有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等。

④ 克利福德·奥德茨（1906—1963），美国剧作家，以描写大萧条时期的作品而闻名。

忘掉从她子宫里刮出来、扔到桶里像垃圾一样处理掉的孩子，她不去想孩子在她子宫之外是不是还活了一两秒钟，还是立即就被杀死了（像伊薇保证的那样——总是立即见效、仁慈，在北欧那样的文明国家，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她是不想这些事情的，就像她不读日报、不看电视新闻一样。在世界另一边的朝鲜，联合国军队正在占领一片狼藉混乱的土地，但她不愿意去了解痛苦的细节。她不愿意去了解东边几百英里的地方政府正在内华达州和犹他州进行核试验。也许她知道，政府的密探正在监视她，而且梦露，她事业上的自我，已经“上了名单”。但她懒得去想，而且一九五四年有很多这样的名单，名单上有很多名字。

我们无法左右之事，须当沉默地从一旁走过，如同天界中那些急速旋转的星球。

诺斯特拉达姆斯如是说。她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她被格鲁申卡这个人物深深打动，那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胸部像软糖一样丰满，残酷又有些孩子气，她农民的朴素美如同昙花一现，但她的怨恨却持续了一辈子。哦，在另一次生命中，诺玛·珍曾是格鲁申卡！她狂热地阅读着安东·契诃夫^①的短篇小说，一读就是一晚上，那时她似乎都忘了她在哪里或者她是谁了，如果有人碰她（比如说，她生气的丈夫），她就会缩成一团，像没有保护壳的蜗牛。她读了《新娘》——她是奥琳卡！她读了《带狗的女人》，还哭了——她就是那个已婚的年轻女人，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生活就永远地改变了！她读了《两个记者》——她就是那个年轻的妻子，激情澎湃地爱上了她的丈夫，一个色情骗子，后来又同样激烈地同他分手！但是她无

^①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著有《海鸥》等剧本以及小说。

法读完《第六病室》。

“这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

到东京去，她要带上那件镶着紫色金属片的细带长裙，还有那枚人造钻石胸针，那枚胸针别在她右胸的顶端，像乳头一样，她丈夫喜欢看她戴着。那件裙子紧得像香肠皮一样，下面刚刚盖住膝盖。实际上那件衣服并不便宜，但看起来当然很便宜，她裹在那件衣服里，看起来也很卑贱，像个价格略高的妓女，有时候他喜欢，私下里，但是其他时候他不喜欢。她会偷偷地把那件衣服带到东京去，但却不在东京穿它。

那个素描班上有没有男模特？他开玩笑地问道，他那旁敲侧击的方式表明这不是笑话；不要上当，一不留心就马上说出答案。她的回答完全是罗莉莱·丽式的，他几乎可以欣赏这样的方式了；他还是爆发出一阵大笑——“天哪，爸爸！我没注意。”

诱人而又怕人的是女模特。

她常常瞪大眼睛，忘记了画画。她的炭棒在手中发抖，停止了那羽毛一般轻灵的运动。不止一次，那根小小的脆炭棒在她手指间断成了两截！偶尔有年轻的模特，但更多的模特不年轻。有一个女人肯定快五十岁了。没有一个美丽，没有一个称得上好看。她们不化妆；她们的头发没有发型，常常不加梳理。她们目光呆滞，对班上十几个学生无动于衷，“学生”当中，有的还是小青年，有的快进入老年了，她们在模特四周围成一个圈子，带着平庸者的急切和投入瞪视着模特。“好像我们不在这儿一样。如果我们在的话，我们也无关紧要。”其中一个女模特大腹便便、乳房松弛，腿上肌肉健壮，但腿毛没刮。还有一个，脸上全是皱纹和棱角，像万圣节的南瓜，皮肤上发出红色的光泽，胳肢窝和胯下长着粗糙的毛发。有的模特的脚非常难看，脚趾甲也不干净。还有一个模特（她让诺玛·珍想起孤儿院一个名叫琳达的好

斗的女孩)，左边的大腿上有一条血红色的镰刀状疤痕，大概有八英寸长。令她感兴趣的是，这些长相平凡的女性不但敢于在陌生人面前脱衣服，而且在别人的注视下，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自在。她羡慕她们，她真的羡慕！但是她们很少多留一会儿，和老师之外的人说话。任何时候她们都避免目光交流。她们不需要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一下、抽根香烟，然后她们立即披上破旧的长袍、踏着破旧的拖鞋，高傲地快速走出房间。其他学生都知道，这个害羞而热切的年轻金发女人实际上是“玛丽莲·梦露”，老师特别向模特们介绍说她是“诺玛·珍”，但是，就算模特们知道她的身份，她们也没有任何表示。她们不为所动！（哦，但她们有时候确实看过她。她发现了。那些目光像投掷出来的鱼钩一样，但至少没有钩住她。那么冰冷的目光，诺玛·珍都不敢笑。）

一天晚上下课后，诺玛·珍鼓足了勇气，走到那个身上有伤疤的女人面前（她的名字不叫琳达），问她是否愿意留下来喝杯咖啡？“谢谢，但我要回家。”模特喃喃地说道，她没有看诺玛·珍的眼睛。她慢慢地朝门走去，手里早已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那，她愿意别人开车送她回家吗？“谢谢，但是有人接我。”诺玛·珍露出玛丽莲那灿烂的微笑，那微笑总是能够吸引注意力，但在这儿却完全失败了。她想实际上她就是琳达。我是谁她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是谁，那时候我又是谁。诺玛·珍尽量不显露出生气或者绝望，“我只是想说，我真的羡慕你。像你这样的模一模特。”模特喷出一口烟，在她平淡而木然的脸上，你看不出任何嘲讽的迹象，但是你知道她喷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嘲讽。“哦？那很好。”“因为你那么勇敢。”“勇敢，为什么？”诺玛·珍犹豫了一下，脸上仍旧带着笑容。玛丽莲的反射纯粹出自本能，嘴唇甜美性感地向两侧伸展，实际上那不过是（诺玛·珍刚刚从书上读到）人类婴儿期最早的用基因编制的社会性反射，一个甜

美希望的笑容，一个让你爱我的笑容。“因为你不漂亮，一点都不漂亮，你难看。但是你在陌生人面前脱掉衣服。”模特大笑。也许诺玛·珍当时没有大声说出这句话？也许这个人真的不是琳达，而是一个运气不好的演员姐妹，可能还有毒瘾，还有一个打她的情人？诺玛·珍说，“因为——哦，我不知道——我猜，我做不到。如果我是你的话。”

模特一边大笑，一边朝外面走，“如果你需要钱的话，诺玛·珍，你肯定会有的。赌你那可爱的小屁股。”

“这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

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她冲着服务员、宾馆门卫、售货员大声喊着这句发自肺腑的话，甚至还包括那个墨西哥女服务生，那个服务生冲着这个美丽的金发老外笑着，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令她很尴尬。“这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毫无疑问，她说的是真话。因为《圣经》中解释的一个真理就是，每一天都是受到祝福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她抚摩着他的脸，在她眼里，那张脸就是不刮也很漂亮。她沉迷地盯着他看。她像玩童妻子一样，逗弄着他胸部和手臂上粗糙发灰的毛发，开玩笑似的捏着他腰上松软的肥肉，他出于男运动员的虚荣，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吻他的手，这也让他尴尬。有时候她把脸埋在他的胯下，让他兴奋不已。因为好女孩不会亲吻男人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她也知道。可是他知道她知道吗？也许她就是这么天真！清晨她和他一起到海滨在绿色的海水边跑步，一个女人竟然能跑得这么好，而且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令退役运动员备感惊讶——“亲爱的，我是个舞蹈演员，你没注意到吗？”但是她总是比他先觉得累，然后就停下来看着他继续跑。

但是她不和丈夫口交，他也不与她口交，这个女人现在已是他合法的妻子。这事将成为几代人讲述的好莱坞故事：她在旧金

山市政大厅的法庭里举行了简短的世俗婚礼，几分钟以后，她在法庭的走廊里偷偷地给她的朋友拉维提科斯打了个电话，拉维提科斯手里有那份不宜刊印的新闻公报，她在电话里说，“玛丽莲·梦露已经吮完了她最后一根阴茎。”

听到这句话，震惊的专栏作家知道，经过几个月狂热的媒体猜测，金发女演员和退役运动员已经悄悄地结婚了。

又一条拉维提科斯的独家新闻！

为她丈夫唱“我要你爱我”。

重复说这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那个男人太受感动了，只能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也是。”

她收到了传票，必须到萨克拉门托接受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的审讯。退役运动员告诉她，只说真话。她说，我又不欠这些家伙真话。他说，如果你认识共产主义分子，就说出他们的名字。她说，我不会说的。他吃惊地问，你没什么事好隐瞒的，是不是？她说，我隐瞒什么，透露什么，都是我的私事。她看见他很想揍她，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爱她；他这种男人不会打比他弱的人，尤其是女人，而且还是他爱的女人。有个可恶的谣传称，退役运动员打过他第一个妻子，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退役运动员年轻气盛，而他的妻子也“惹人生气”。现在他平静地说，这我不能理解，也不喜欢。她说，我也不喜欢。她也许喊过他爸爸，她也许吻了他，而他也许在威严的沉默中忍受了她的吻。但是结果通过制片公司律师们的谈判，与“控制委员会”会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加利福尼亚议会议员席上的公开审问，变成了私下里的询问，而且将于国会大楼内一间私人餐厅里的午餐盛宴上举行。没有审问，没有对抗，没有新闻媒体的人在场。三小时的午餐结束时，金发女演员为委员会成员签了名，还签了制片公司发行的玛丽莲·梦露的照片，要多少签多少。

一个纯洁的灵魂。哑剧课的老师告诉我们，身体有它自然的语言，一种微妙而动听的言语。身体早于语言，而且生命力往往比语言长。要求我们用哑剧表现出最深的自我。

开始的时候，年轻的金发女人在我们的目光下畏缩。她蹲下身子，抱着膝盖。她穿着棉布骑车女裤和男式衬衫，彻底漂白过的头发用头巾随意地挽在脑后。她的脸上没有化妆（但是我们认识那张脸）。她蹲在一个角落里，眼睛凝视着一个无形的地方。她开始慢慢往前挪，姿势很别扭。她缓慢地站起身来，像一缕光。她伸展着双臂，脚尖点地，直到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然后她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眼睛瞪视着一个无形的地方。她开始跳舞，无声地跳舞。她缓慢而痛苦地回旋着身体，好像处于迷醉的状态。她脱下了衬衫，自己却不知道做了什么。她双手交叉放在晃动的裸胸上。在魔法的迷惑下，她躺到了地板上，像孩子一样蜷缩起来，马上睡着了，或者说看起来像睡着了。漫长、神奇的一分钟过去了。无法判断这仍旧是哑剧还是突然真的睡着了，不过当然可能两者都有。又过了一分钟，哑剧老师忧虑地跪到她身旁，喊着她给我们的名字：“诺玛·珍？”

名叫“诺玛·珍”的年轻金发女人沉沉地睡了，喊醒她费了不少力气。我们当然知道她是谁，她在好莱坞的艺名。但是那个女人最深的自我从中闪现出来。一个纯洁的灵魂。美丽，而且没有名字。

就是因为他太爱她了，他不忍心看她轻贱自己，贬低、羞辱她自己。她的名声，还有他的。那些照片和电影剧照，那些豺狼。而且按照那份合同，给她付那么少的薪水。没有人不知道好莱坞就是个大妓院。让他们展示她，像展示公共妓女，街上拉客的妓女。他们现在结婚了；她是他的妻子。他在旧金山的家人和亲戚呢？他的尴尬呢？他的崇拜者呢？他是因为爱而同她结婚的，所有的报纸上却充斥着那个耻辱的事实：他被逐出了教会。

他上一次离婚，教会禁止离婚。为了她！为了对她的爱。而她却像展示鲜肉一样展示自己。缝进衣服里，走路的时候臀部扭来扭去。别说这是笑话，就算是笑话，也是个龌龊的笑话。胸脯从衣服里涌出来。那个《电影故事》颁奖午餐，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说过她不去的，可还是去了。这就是你吗？肉？人人人都知道好莱坞是什么。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还有他的。新婚夫妇吵架？在公共场合？肮脏的谎言，该死的骗子。他绝对不会出手对付一个女人。她居然敢激怒他。

她赤裸着身体，昏昏欲睡。下午都过了一半，她似乎还不能完全清醒。头一天的哑剧课上（要不就是几天以前），她沉沉地睡着了，后来一直不能摆脱那次沉睡的影响。要是她有鲍勃医生的苏醒药就好了——可她没有。她丈夫愤怒地从她手里抓过药丸，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这就是你吗？肉？

爸爸，不！我也不想当。

告诉他们你不答应。这部新电影。不干。

爸爸，我必须工作。这是我的生命。

告诉他们你要好的角色，严肃的角色。告诉他们你放弃，你的丈夫说你得放弃。

好。好，我告诉他们。

她哭了起来，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她害怕了，因为她没有眼泪。她还不到三十岁，可她的眼泪就快干了！我杀死了我的孩子。一两滴眼泪挤了出来。我的孩子？为什么？但是她哭不出来。有人在她眼睛里揉进了沙，嘴巴里面也涂满了沙。那个位置原本是她的心脏，现在却有一个沙漏，往下漏着沙。

实际上她生病了，急性阑尾炎。

她惊恐万状，还以为是分娩；她终于有了小孩。一个缠结扭曲的孩子，像愤怒的魔鬼，头那么大，会把她的胯部撕成两半。

而她丈夫却不是孩子的父亲，他会用他美丽而有力的双手掐死她。内疚而恐惧，疼痛难忍，她的皮肤也火烧火燎。他警觉地醒了过来，发现她在卫生间里，裸露的臀部坐在陶瓷浴盆的边上，痛苦地扭来扭去，浑身赤裸、大汗淋漓，身上发出肉体痛苦中的动物发出的腥臭气。退役运动员知道这些症状，实际上见到这些症状他还松了口气。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阑尾炎，差点造成阑尾破裂。他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她被送进黎巴嫩雪松医院急救室，数小时的慌乱忙碌将引发一则好莱坞故事，几代人都争相讲述，故事称：住院医师在踏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才知道这位著名病人的身份，她发现病人的上腹部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斜斜地草写着：

至关重要，在手术前阅读

亲爱的医生：

尽可能少切一点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虚荣但事情不在这儿——我是个女人，这个事实很重要，对我有很大意义。你有孩子，你肯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求你了医生——我知道你会的！谢谢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亲爱的医生。不能切掉卵巢——再次求求你尽你最大的努力避免大疤痕。真心地感谢你。

玛丽莲·梦露

自从《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首映式的晚上，也就是她决定嫁给退役运动员的那个晚上，那个自称为她父亲的男人再也没有给她写信。

你含泪的父亲。

她没跟任何人说，她在等待着。

她到雷克伍德精神病院看望了格拉蒂丝，她一个人去的。她有一辆闪闪发亮的暗紫色斯多德巴克爾遮篷汽车，有白胎壁轮

胎。她被制片公司停职了，因为她拒绝了新片，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制片公司都不再为她提供汽车。退役运动员主动要求陪她，但她拒绝了。

“我母亲只会令你不高兴，她是个病人。”

退役运动员以前没见过格拉蒂丝·莫滕森，以后也不会。

她给他看了一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照片。格拉蒂丝怀里抱着幼小的女儿诺玛·珍。退役运动员瞪大眼睛看着一个轻灵而憔悴的女人，长着嘉宝一般的眼睛，修理过的细细的眉毛，臂弯里抱着一个婴儿，像抱着新奇的东西一样，婴儿胖乎乎的，湿湿的嘴巴，头顶上有一缕暗金黄色的发卷，像个问号一样。金发女演员羞怯地看着她的丈夫，在很多方面，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因为爱一个男人不是要了解他，而是要不了解他。被男人爱就是成功地创造了他爱情的对象，创造之后便不能受到伤害。

“那！母亲和我，很久以前。”

退役运动员往后缩了缩，可为什么呢？他仔细地看那张发黄的照片，看了好几分钟。就算他希望有词汇能够表达他的惋惜、同情、迷惑的爱，甚或伤害，他也没有能力说出来。

在雷克伍德，金发女演员成了诺玛·珍·贝克，她的到来受到了欢迎，像往常一样，人们克制而尊重地表达他们的激动。她穿着中跟鞋和一件有品味的紫灰色华达呢套装，直筒上装显得很宽松。她不是玛丽莲·梦露——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玛丽莲的金发女郎的气味跟随着她，像长久不散的香水味。她给员工们带来了礼物：一盒十磅的什锦瑞士巧克力，装在一盒情人节盒子里。“哦，贝克小姐！谢谢你。”“贝克小姐，用不着这么客气！”带着笑意的目光落在她的戒指上。因为她是上次拜访雷克伍德之后才同世界著名的退役运动员结婚的。“你看这天气多好！你今天下午要带你母亲出去吗？”“跟我来吧，贝克小姐。你母亲醒了，急着要见你呢。”实际上，格拉蒂丝·莫滕森看上去并不是急

着要见诺玛·珍，很有可能都不知道诺玛·珍要来。如果有人告诉过她，她也忘了。诺玛·珍也给格拉蒂丝带了礼物，但是水果而不是糖果，一篮子蜜柑和闪亮的紫葡萄，一份《国家地理》杂志，因为这是份严肃杂志，图片非常漂亮，格拉蒂丝可能会喜欢，还有最近一期的《电影界》，封面上的金发女演员姿态拘谨而优雅，图片说明是玛丽莲·梦露的蜜月新婚。格拉蒂丝扫了一眼这些东西，鼻子皱了起来。她是不是期望糖果？

诺玛·珍轻柔地抱了抱母亲，不是像她本来想象的那样热烈地拥抱，因为她知道那样的拥抱会让格拉蒂丝身体僵硬。她轻轻地吻了年长女人的脸。格拉蒂丝近来状态不错，你能看出来。诺玛·珍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说格拉蒂丝最近“有一阵子不好”，而且“几乎已经百分之百恢复了”。她的头发当天早上洗过了，她穿着那件漂亮的有衬里的粉红色长袍，那是诺玛·珍在布洛克商场给她买的；衣服略微有点脏，但诺玛·珍不会去注意的。配套的粉红色拖鞋整整齐齐地并排放放在格拉蒂丝的床前。格拉蒂丝衣柜旁边的墙上有点新东西：一副耶稣基督的图片，燃烧的心脏暴露在外面，电影人物一般英俊的脑袋上有一圈光晕。天主教式的图片？肯定是同房的某个病人送给她的。诺玛·珍叹了口气，好像在凝视着一个深渊，在深渊的谷底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据称那就是她母亲。

她惊讶而高兴地看到，送给格拉蒂丝的镶框照片支在镜子上，那是她和退役运动员的结婚照片。新娘穿着牡蛎白色的衣服，开心地笑着。新郎高大、英俊，眉毛线条突出、轮廓分明，像演员的眉毛一样。诺玛·珍想她没有把照片扔掉！她肯定爱我。

格拉蒂丝咬着一颗葡萄，吃吃地笑了起来。“这个男人是你丈夫？他了解你吗？”

“不。”

“那很好。”格拉蒂丝庄重地点点头。

诺玛·珍放心地看到，她母亲仍然处在那停滞的时光里。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她显得年轻了。她的样子有点像顽皮的女孩。诺玛·珍拥抱她的时候，感觉到了那脆弱的鸟一般的骨架。格拉蒂丝脸上的骨头多么精致啊！那双神秘的嘉宝一般的眼睛，多年前被照相机捕捉的那充满灵气的神情。令诺玛·珍高兴的是，退役运动员凝视着照片上比诺玛·珍现在还年轻的一九二六年的格拉蒂丝，被格拉蒂丝魔法吸引住了，一会儿。

格拉蒂丝那精心修过、描过的眉毛，现在只剩下了几根稀稀落落的灰色毛发。

员工向诺玛·珍介绍说，天气好的时候，格拉蒂丝在医院四周的空地上“不停地”走动以锻炼身体。她是老年病人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总的来说她的身体状况挺好。在谈话中，她母亲兴高采烈，令诺玛·珍很惊讶。也许她的快乐短暂、肤浅而卤莽，但至少她不像有时候那样抑郁了。诺玛·珍忍不住要把她母亲和她的婆婆做一比较，她的婆婆是个矮小、结实的意大利女人，鼻子很高，有暗色的小胡子，胸部肥大松垂，小而胖的肚子。“妈妈”，她要别人这样喊她。妈妈！

格拉蒂丝像鸟一样栖息在床边，晃动两只光脚。她吃葡萄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音，把葡萄籽吐在自己的手里。诺玛·珍不时无言地伸出手去，手掌里放着一张面巾纸，从她母亲手里拿过葡萄籽。除了偶尔的面部抽搐和特殊的目光移动以外，格拉蒂丝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她看上去乐观开朗、绝对友善。就像诺玛·珍在鲍勃医生的苯丙胺的作用下，同样乐观开朗、绝对友善一样。格拉蒂丝谈论着“世界新闻”——“朝鲜又多了麻烦”。格拉蒂丝在读报吗？那可比诺玛·珍近来做的事情还多。这个女人和我一样不是疯子。但她在躲藏，她任凭这个世界打败了她。

这不会发生在诺玛·珍身上。

格拉蒂丝换上宽松裤和衬衫，诺玛·珍带她出去走走。这天有雾，略微有些凉意。退役运动员说这样的日子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不能安排任何事情。没有棒球比赛，没有注意力的聚焦。如果你退休了、停职了、失业了或者有精神病，那么大部分生命都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我可能会退出电影业，‘在我名声的高峰。’我丈夫要我退。他需要一个妻子，他需要一个母亲。我是说——他孩子的母亲。这些也是我的需要。”

格拉蒂丝也许一直在听，但她没有回答。她推了诺玛·珍一把，自己走到了一边，像个不耐烦的孩子一样，要一个人走路。“这是我的捷径，从这儿过去。”诺玛·珍穿着紫灰色华达呢套装和新淑女鞋，跟着格拉蒂丝走过一条布满砖块的通道，通道位于医院两幢楼之间，比普通的胡同还要狭窄。通风机在头顶嗡嗡作响，热油的恶心气味扑面而来，让人觉得好像被扇了一耳光。母女俩沿着一条宽宽的砾石路，走到山下一片草坪上。诺玛·珍不自然地笑了，心里想有没有人在看呢。她担心，包括医生在内的一些医院职工可能会时不时背着她给她拍照，为了让他们开心，她刚才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和院长以及其他几个人合了影，脸上露出了玛丽莲的微笑。这够不够？拜托了。但是，如果视野里没有人拿着相机，如果没有人在看，如果广阔的天空在头顶打开，甚至没有太阳的聚焦，那么，这些时刻不是失去了吗？一个生命中宝贵的心跳正在失去？大部分生命不都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吗？如果没有相机记录保存的话，不就永远失去、不可挽回了吗？

“制片公司只给我性爱电影，直言不讳！他们就是这样。就那个片名——《七年之痒》。我丈夫说听起来恶心而堕落。‘玛丽莲·梦露’就是这个泡沫橡胶性玩具，那就是我的角色。他们要利用她，直到她破旧报废，然后他们就会把她扔到垃圾堆里。但是他看透了他们，很多人都试图剥削他，他说，他也犯过一些错

误。他说，我可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他眼里，好莱坞的人都是豺狼，包括我的经纪人，包括那些自称站在我这边反对制片公司的人。‘他们都想剥削你，’他说。‘我只想爱你。’”

这些话在空气中奇怪地震动着，像被敲击的风铃。诺玛·珍听见自己继续说了下去，好像格拉蒂丝表示了反对一样。

“我一直在学习哑剧，我想要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也许我会搬到纽约去学习表演，严肃的表演，不是电影，而是舞台表演。这也许我丈夫不会反对。我要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好莱坞。我想生活在——喔，契诃夫！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我可以演《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玛丽莲’不是最适合演娜拉吗！惟一真正的表演就是生活，活着。在电影中，他们把你拼凑起来，几百个支离破碎的镜头。那是拼图游戏，但将碎板拼到一起的却不是你。”

格拉蒂丝突然说道：“那条长凳呢？我在那儿坐过。但有人在那儿被杀了。”

“被杀了？”

“你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伤害你。如果你不吞下他们的毒药，如果你将毒药含在嘴里不吞下去。那是不允许的。”

格拉蒂丝的声音尖锐而兴奋。噢，不。诺玛·珍想。拜托了，不要这样。

格拉蒂丝用手遮住眼睛，抽噎着从那条长凳旁匆匆走过。有几次母女俩就坐在那条长凳上眺望那条浅浅的小河。格拉蒂丝又谈起了地震，圣安德列亚斯断层。实际上洛杉矶地区近来只有一些震动，并没有发生地震。格拉蒂丝说，晚上一些人走进了她的房间拍摄她，用手术器械折腾她，还鼓励其他病人偷她的东西。地震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没有人来管。但她是幸运的：没有人杀她，没有人用枕头将她闷死。“他们尊重那些有家庭的病人，像我这样的。我是这儿的贵宾，护士们总是低声细语

地问我，‘喔，格拉蒂丝，玛丽莲什么时候来看你？’我就说，‘我怎么知道？我不过是她的母亲。’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那位棒球运动员的事，以及玛丽莲是否会同他结婚；最后我就说，‘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在意的话，就去问她自己吧，也许她还会请你们做她的伴娘呢。’”诺玛·珍微微地笑了笑。她母亲低声地说着，语速越来越快，这就意味着麻烦来了。这是海兰德路上的声音，高过了沸腾的小瀑布的喧嚣声。

她们走出了那气味难闻的过道，好像走出了权威的控制范围。

“妈妈，我们坐下来吧。这儿有一张漂亮的长凳。”

“漂亮的长凳！”格拉蒂丝轻蔑地哼了一声，“诺玛·珍，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傻瓜，跟他们一样。”

“这只不过是一种说……说话的方式而已，妈妈。”

“那就学学更聪明的说话方式，你不是傻瓜。”

凉爽的空气中雾气迷蒙，隐隐有硫磺的气味。她们走到雷克伍德空地最远的角落，那儿一堵十二英尺高的环行栅栏凸现在她们眼前，栅栏旁边是一溜水蜡树篱。格拉蒂丝将手指伸进栅栏，猛烈地摇晃着。你能看出，这就是她飞快地走到这儿来的目的。诺玛·珍惊恐地想到她和格拉蒂丝都是雷克伍德的病人，她是被骗到这儿来的，现在太迟了。

但她的头脑还是清楚的。根据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她的丈夫可以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退役运动员是爱她的，他永远都不会那样做。

也许他会杀了她！用他那漂亮而有力的双手。但他永远都不会做那样残忍、反叛的事。

“现在我有了一个爱我的丈夫，妈妈。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哦，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见到他！他是个很棒的男人，为人热情，懂得尊重女人……”

格拉蒂丝急促地喘着气，由于刚刚轻快的走路而显得精神百倍。在过去几年里，她比诺玛·珍矮了一两英寸，但是诺玛·珍似乎觉得，要看到她母亲冰冷茫然的目光，她就得向上看，颈子总会绷得很紧。

格拉蒂丝说，“你还没有孩子，对吗？我梦见孩子死了。”“是死了，妈妈。”“是个女孩吗？他们告诉你了吗？”“我流产了一次，妈妈。才六周，我非常难过。”格拉蒂丝严肃地点点头。她显然不相信女儿的话，但她看上去也不惊讶。她说，“那是个必要的决定。”诺玛·珍尖声说道，“是流产，妈妈。”格拉蒂丝说，“德拉是我的母亲，德拉是外婆，那是她最终的报答。她的一生都过得很艰难，我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但最终，她是幸福的。”格拉蒂丝的眼中闪现出巫婆一般的狡黠的光芒。“但是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诺玛·珍，我不能答应。”诺玛·珍疑惑地问，“答应什么？我听不懂。”“我不能像她们一样，当一位外婆，像她一样。这是对我的惩罚。”“噢，妈妈，你在说什么呢？为什么受惩罚？”“因为我送走了我漂亮的女儿们，我看着她们死了。”

诺玛用手掌在空气中推了一下，好像推着一堵墙似的，从母亲身边向后退了退。这难以忍受！你无法和精神病人交谈。一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那些烦人的临场表演一样，老师把相应的事实告诉一名表演者，另一名表演者却不知情，他只好盲目地扎入镜头里听天由命。

她要确定一个新的镜头。

只要从台上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确立一个新的镜头。通过你的意志的力量。

她抓住格拉蒂丝细瘦的胳膊，不顾她的反抗，把她拉回到砾石路上。够了！诺玛·珍掌握了主动权。是她负担雷克伍德精神病院昂贵的费用，她是格拉蒂丝·莫滕森的近亲和指定监护人。女儿们！只有一个女儿，她就是诺玛·珍。

她说，“妈妈，我爱你，可你却这样伤害我！请不要伤害我，妈妈。我知道你身体不好，可你就不能试试吗？试着仁慈一点？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他们。我会用我的爱来保证他们活下来。你就像蛛网中的一只蜘蛛，那种小小的褐色遁蛛，最危险的那种！所有人都以为‘玛丽莲·梦露’肯定有钱，但是我真的没钱，我一直在借钱，我付钱让你住在这儿，这家私人医院，你却毒害我。你吞噬我的心。我和我丈夫准备要孩子。他想要很多孩子，我也是。我要生六个孩子！”

格拉蒂丝顽皮地讽刺道，“就算你是玛丽莲？你怎么喂养六个？”

诺玛·珍笑了出来，或者说试图笑出来。那可真有意思！

她的手提包里放着她父亲那封宝贵的信。“坐下来，妈妈。我给你个惊喜。我给你读点东西，而且我不希望你打断我。”

退役运动员出差去了。金发女演员到帕萨迪纳剧院看了一出当代美国剧作家的戏剧。

朋友们带她去的。只要退役运动员出去了，晚上她就到当地一家剧场看一场戏剧表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金发女演员有无数的朋友，分别在各个不相干的圈子里，他们都是年轻一点的朋友，退役运动员不认识。他们是作家、演员、舞蹈家。其中一个金发女演员的哑剧老师。

在帕萨迪纳剧院，整个晚上都有观众偷偷地看着金发女演员。看上去她是真的被戏剧打动了。她没有穿着华丽的衣服，不太引人注目。她的朋友坐在她两侧保护着她。

后来有报道称，戏剧结束的时候，其他的观众都陆续散去，金发女演员却仍旧坐在座位上，好像愣住了。她轻轻地说，“这是真正的悲剧，撕心裂肺。”后来喝东西的时候她又说，“知道吗？我要嫁给那个剧作家。”

“她有最为放纵的幽默感！她能摆出庄重的样子、小女孩的样子，并说出最骇人听闻的话。像 W·C·菲尔兹那样丑陋的落水狗，你知道他会冷嘲热讽。看到格罗克·马克思那样的眉毛和胡子，你就知道有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可是玛丽莲呢，这些东西在她来说纯属自然，好像内心有某种东西在激励着她，‘吓吓这些混蛋，让他们震惊。’然后她就这样做了。而她所说的话以后又可能回到她的心头，萦绕不去，甚或伤害她，这她可能事先就已经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呢？”

回到雷克伍德的病房后，格拉蒂丝虚弱地爬到床上，她没有要求诺玛·珍帮忙。诺玛·珍用平静而清脆的声音读着信，语调中并没有指责的意味。信读完以后，格拉蒂丝就一直没说话，现在她仍旧一言不发。诺玛·珍吻了她的面颊，柔声说，“再见，妈妈。我爱你。”格拉蒂丝还是没有回答，也没有看诺玛·珍。诺玛·珍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母亲的脸色已经转到了墙那一边，仰脸凝视着耶稣圣洁之心中血红亮丽的斑斓色彩。

这和复活节有关。

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把金发女演员送到了洛杉矶孤儿院，车内铺着绒布，装饰华丽，像垫着绒布的珠宝盒。开车的是青蛙司机，穿着制服，戴着鸭舌帽。

很多天以来，金发女演员一直激动、亢奋，这在一定程度上像首场舞台演出。很久以来，她一直希望回到孤儿院，拜访米托斯塔德博士，她曾改变过她生命的进程。“去说声‘谢谢’。”

也许（金发女演员希望那将是不加勉强的自然姿态）她们会躲在米托斯塔德博士的办公室里一起祈祷。一起跪在地毯上！

退役运动员往往不赞同金发女演员出现在公共场合。他带着丈夫应有的合理性，认为在公共场合出现是“粗俗的”——“是剥削”——“与你作为我妻子应有的尊严不配”。但是，这次退

役运动员是赞同的。在他退出棒球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他经常去这样的孤儿院、医院、机构。他警告说，有些孩子，特别是生病的、受伤的，会让你心碎。但这事也令人兴奋。你觉得你在做好事，在施加影响，在创造美好的记忆。

过去的时代里，国王和王后来这些地方，以救助病人、残疾人、弃儿和堕落者，而美国只有退役运动员和金发女演员这样的个人，所以他们得做好“他们的本分”。

只是别让媒体蜂拥而至，退役运动员警告说。

哦，好的，金发女演员同意。

一些好莱坞名人捐了款。金发女演员虽然在官方眼中名誉不好，因为毁约而被制片公司解职，但她也捐了款。她要求送她从埃尔森特罗路到洛杉矶孤儿院——“我以前住在埃尔森特罗路，那儿有我很多记忆。”

大多数都是好的记忆，毫无疑问。

金发女演员相信好的记忆。当然，她曾是名孤儿——“很多人现在还是！”——还有，对，她母亲不得不放弃她——“那是因为大萧条。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她在孤儿院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于在富足的国度当过孤儿，金发女演员并无怨恨——“嗨，好歹我活了下来。不像在一些残酷的国家，女婴像小猫一样被淹死在水里。”

所有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劳埃拉·帕森斯，沃尔特·温切尔，斯基德·司科尔斯基，拉维提科斯撰写的特别栏目；《好莱坞报道》和《洛杉矶时报星期六杂志》的封面故事；小一些特写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刊出，在《时代》、《新闻周报》、《生活》上刊出。成队的摄影师，电视工作者；电视新闻网上晚间新闻中的简短报道。

多年以后

玛丽莲·梦露重回孤儿院

玛丽莲·梦露“重新发现”孤儿的过去

玛丽莲·梦露于复活节看望孤儿

金发女演员将告诉退役运动员，她“根本搞不清”怎么引起了那么多媒体的关注。以前其他好莱坞名人造访其他孤儿院、医院、机构根本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媒体关注！

金发女演员像女孩一样又激动又紧张。都过去多少年了？十六年！“但从那以后，我经历了多次生命。”青蛙司机娴熟地开着闪亮的黑色轿车驶出比弗利山、穿过好莱坞、向南进入洛杉矶市区，这时金发女演员开始失去镇静，双眼之间的轻微疼痛开始越来越剧烈。她一直在吃阿司匹林，因为（令她暗暗觉得羞耻）她超出了鲍勃医生开出的“神奇镇静药”杜冷丁的剂量，并且下定决心不再过量服用。她离有巨大吸引力的米托斯塔德博士越来越接近，好像正靠近一个温暖炙热的太阳，她知道愈合只能来自身体内部。没有痛苦，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愈合”。神圣的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

几名助手坐在各自的车上，陪同金发女演员前来。一辆小货车装着几百只包装鲜艳的复活节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巧克力兔子、鸡形软糖和五颜六色的软心豆粒糖。弗吉尼亚烤火腿，从夏威夷空运过来的新鲜菠萝。金发女演员主动从自己的钱里捐出了五百美元（那是不是退役运动员的钱？），这样她可以递给米托斯塔德博士一张支票，以“表示她个人的感谢”。

实际上，孤儿院的院长在一定程度上不也背叛了诺玛·珍吗？一两年以后，没有再给她写信？金发女演员对此毫不在意。“她是个忙碌的职业女性，我也一样。”

青蛙司机开车拐进孤儿院附近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开始颤抖起来。哦，可这不是那个地方——是吗？肮脏的正面红砖墙已经用沙子喷射干净了，现在看起来像擦破的皮肤一样坑坑洼洼。原

来是片空地的地方，现在是一排难看的匡西特活动房屋^①。以前的小操场现在成了沥青停车场。青蛙司机把豪华轿车无声地停到大门前，记者、摄影师、拍照者已经乱糟糟地聚集在那儿。通知过他们，金发女演员事后会向媒体发言，但是现在他们当然有问题要问她。金发女演员在别人的护卫下急匆匆地走进建筑物，这时他们在她身后叫喊着，相机像机关枪一样在她身后闪个不停。在房子里面，陌生人握着她的手，没有看见米托斯塔德博士。大厅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个中年男人，新刮的脸长得像胖小猪^②，他领着金发女演员走进会客厅，一路上又快又高兴地说个不停。

“可米托斯塔德博士在哪里？”金发女演员问道。好像没人听到，助手们正在往里搬复活节篮子、火腿和纸板箱装的菠萝，有人正在检测扩音设备。金发女演员戴着黑色墨镜，看东西有点困难，但她又不愿意摘下眼镜，因为她害怕这些热情的陌生人会看出她眼睛里的恐慌。有几次她一边灿烂地笑着，一边叫了出来，“噢，天哪！——到这儿来我真感到荣幸。复活节真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到这儿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邀请我。”

整个事件在混乱中进行着，但这可不是短暂的混乱。仪式开始之前一段时间，他们给金发女演员拍照，作为孤儿院的“档案”。她和容光焕发的胖小猪一起拍了照，为了拍照他还摘下了双光眼镜；她和员工们一起拍照；最后她和几个孩子一起合影。其中一个女孩真像黛布拉·梅伊十岁或者十一岁时的样子……她的头发蓬乱，呈胡萝卜一样的红色，金发女演员想抚摸她的头发。“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金发女演员问道。那个女孩勉勉

① 原为商标名，一种由预制件组成的可移动小屋，屋顶为半圆形波纹金属，卷下来可组成墙壁。

② 一只说话结结巴巴的卡通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在电影中，后多次在电视节目中出现。

强强地嘟囔了一两个音节，金发女演员没听清楚。也许是多娜？或者邓娜？——“不知道。”

仪式在餐厅中举行。这个巨大而丑陋的地方，金发女演员能记起来。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走了进来，按照指示坐到桌子旁，他们瞪大眼睛看着她，好像她是个会动的迪斯尼动物一样。金发女演员站到麦克风前，背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同时她的眼睛在大厅四周搜寻着熟悉的面孔。黛布拉·梅伊在哪儿？诺玛·珍在哪儿？也许这个是弗里丝？——一个瘦长、抑郁的孩子，可惜却是个男孩。

后来的报道称：金发女演员是个“可爱、善良、看起来很真诚”的女人，和大部分孤儿院员工的期望恰恰相反。在很多人眼里，她“几乎有些淑女风度”。“不像宣传照片上那样妖艳，但非常漂亮。而且体态优美。”人们注意到，她“有些紧张，有时候还有点结巴。（我们希望她没有听到孩子们模仿她！）”她对孩子们的耐心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孩子们过度兴奋，为复活节篮子而激动不已，一个个又吵又闹，“特别是那些不懂英语的西班牙裔孩子。”一些粗鲁的大男孩不怀好意地瞟着，挑逗地摇动着舌头，但是人们相信，金发女演员“明智地对他们不予理睬。也许她喜欢他们这样，谁知道呢？”

尽管头隐隐作痛，金发女演员还是高兴地把复活节篮子发给孩子们，他们排着队从她面前走过，一个接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的孤儿，没完没了的孤儿。哦，这事她可以永远做下去！服用鲍勃医生的魔力药剂，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永远做下去！比性爱更好。（嗯，任何事情都比性爱更好。嗨！开个玩笑！）噢，这是有价值、有影响的开心经历，她愿意告诉整个世界，如果有人问她。确实会有人问她，采访她。新闻报纸或胶卷使她的每一个音节变得有价值。不过，不会告诉他们女孤儿比男孤儿更令她感兴趣。男孩们不需要她，对他们来说，任何女性都行，任何女性的

身体，他们要将自己定义为男性，因而高人一等，所以哪个身体都一样，但是女孤儿都瞪大眼睛看着她，记忆着她，以后很久都会记得她。那些女孤儿像诺玛·珍一样受过伤害，她看出来。女孤儿需要触摸，快速地摸一下头发或者抚摸一下面颊，甚至轻轻地吻一下。说，“你真可爱！我喜欢你的辫子！”——“你叫什么名字？名字真好听！”她告诉她们，好像在诉说一个秘密，“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我的名字叫‘诺玛·珍’。”一个女孩说，“‘诺玛·珍’——哦，我希望那是我的名字。”金发女演员用双手捧着那个女孩的脸，突然哭了出来，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后来她会问，那个女孩的全名叫什么？

她将一笔钱寄到孤儿院，作为那个女孩的“购买衣物和书籍的特殊补贴”。

那笔钱，两百美元，实际上是真的用于这个目的了呢，还是融入了孤儿院的预算？她不得而知。因为那时候她已经忘了。

这是名声的一个缺陷，但也是个优势：你会忘记很多事情。

还有她一时冲动给米托斯塔德博士签下的那张五百美元的支票？那张支票金发女演员不会从手提包里拿出来。

实际上，洛杉矶孤儿院的新院长就是那个脸像胖小猪的中年男人。他是个挺好的人，虽然有些絮叨、自大。金发女演员耐心地听他说了几分钟，然后打断了他的话问道，米托斯塔德博士怎么啦？这次她强调了这个问题。——但对方却撅起了嘴巴、接连眨了几下眼睛。“米托斯塔德博士是我的前任，”胖小猪不紧不慢地说，“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来不对前任做任何评论，我相信我们都尽了力，我不喜欢事后妄加评论。”

金发女演员找出了一个年长的女舍监，一张熟悉的面孔。她那时候挺年轻，现在却已步入中年，下巴上有了厚厚的赘肉，但脸上带着热切的微笑。“诺玛·珍。我当然记得你！最害羞、最可爱的小女孩。你有什么来着——是不是过敏？或者哮喘？不。你

有过小儿麻痹症，有点跛？不是？（哦，你现在当然不跛了。我在最近一部电影里看过你跳舞，和金杰·罗杰斯一样出色！）你和那个野孩子弗里丝是朋友，对吗？而且米托斯塔德博士那么喜欢你。你是她圈子里的一员。”女舍监摇着头吃吃地笑了。这是个电影镜头，金发女演员回到了孤儿院，她曾在这里度过大半个童年，他们像发牌一样发给她启示，但是金发女演员无法断定这个镜头该有什么样的气氛音乐。在分发复活节篮子的仪式中，大厅里播放着宾·克罗斯比哼唱的《复活节游行》。但现在大厅里没有了音乐。

“那米托斯塔德博士呢？我想，她退休了？”

“是啊，她退休了。”

女舍监的眼睛里闪过诡秘的神情，最好别问。

“她现在在哪一哪儿？”

悲伤的目光。“可怜的伊迪丝死了。”

“死了！”

“她是我的朋友，伊迪丝·米托斯塔德。我和她共事二十六年，没有别人比她更加令我尊敬。她从来不会把她的宗教强加给我。她是个关心别人的好女人。”撇起的嘴唇向下撇了撇，“不像某些‘新人’。那些‘有预算头脑’的家伙，像盖世太保一样对我们发号施令。”

“米托斯塔德博士怎么死—死的？”

“乳腺癌，据我们所知。”女舍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这是个电影镜头，这当然是电影镜头，这同样也生动而真实，而且痛苦；金发女演员真想让青蛙司机在埃尔森特罗一家药店门口停一下，让她匆匆走进去，恳求药剂师打鲍勃医生的紧急电话，拿到一粒紧急杜冷丁胶囊，当场就吞下去。事情就是这么真切，不管有没有气氛音乐。

金发女演员向后退了退，“噢，我太难过了。乳腺癌，噢，

天哪。”

金发女演员不自觉地把手臂按在胸脯上，这是“玛丽莲·梦露”的著名的丰胸。今天，在孤儿院，作为复活节造访者，金发女演员没有用任何显眼的方式展示她的胸脯。她的服装低调而有品位，还戴了一顶有面纱的复活节帽，帽边镶着一圈矢车菊。上衣的翻领上别着一枝嫩铃兰枝。米托斯塔德博士的胸脯比金发女演员的大，当然她们的胸脯不属于同一类别，金发女演员的胸脯要么本来就是艺术品，要么后来变成了艺术品。金发女演员曾开玩笑地说，在她的墓碑上只能刻下她的关键数据：38—24—38^①。

“可怜的伊迪丝！我们知道她生病了，她的体重一直在下降。想想看，米托斯塔德博士几乎算得上瘦了。哦，那个可怜的女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体重肯定下降了五十磅。她的皮肤像蜡一样，眼圈也是黑的。我们催着她去看医生，但是你知道她多么倔强，而且勇敢。‘我没有理由要见医生。’她内心恐惧但不愿意承认。你也许知道，基督科学信徒里如果有人生病了，他们会有人替你祈祷。也许那是什么别的玩意儿，我猜他们大概不‘生病’。这些人祈祷，你也祈祷。如果你有信仰的话，按理说你就会痊愈。你看，这就是伊迪丝对付癌症的方法。等到我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她已经请了病假。直到最后她才上医院，那也不是她自己的意愿。悲哀的是，伊迪丝觉得自己的信仰不足。癌症在吞噬着她的身体、她的骨头，倔强而又可怜的女人还相信这是她自己的错。她嘴里从来没有说过‘癌症’这个词。”女舍监深吸了口气，用手巾纸擦着眼睛。“你看，他们不相信‘死亡’，基督科学信徒，所以如果死亡了，那就肯定是他们自己的错。”

① 指胸围、腰围和臀围。

金发女演员大胆地问，“还有弗里丝呢，弗里丝怎么样了？”

女舍监笑了，“哦，那个弗里丝啊。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情况，说她参加了美国陆军妇女队。她至少能当个中士。”

“噢，爸爸。请抱住我。”

在他温暖而有力的怀抱里。他吃了一惊，有些不安，但他当然爱她，迷恋着她。现在比刚开始的时候更加爱她。

“我只是觉得太……虚弱了，我想。噢，爸爸！”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觉得有些难为情，嘟囔道，“怎么啦，玛丽莲？我不明白。”

她颤抖着往他怀里钻。他能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快得像小鸟的心脏一样。怎么描述她呢？这个诱人、性感的女人，在公共场合，她比他更会说话，不管怎么说，她都是美国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可她却……躲在她丈夫的怀里？

他爱她，这是肯定的。他会照顾她，毫无疑问。

虽然他对这种行为越来越感到疑惑。

“亲爱的，到底什么事？我不明白。”

她为他读《圣经》，声音热切而渴望。他想那是她女孩的声音，很少听到。

“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涂在瞎子的眼睛上，于是瞎子的眼睛便睁开了。”她抬起脸望着他，她的双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

他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

她给他读她写的一些诗歌。写给他的，她说。

用她热切而渴望的女孩声音。她感冒还没全好，鼻子红红的，还在流鼻涕；她用手指擦着鼻子，像小孩一样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她的呼吸异常地急促，好像站在悬崖的边缘一样。

“在你身上。”

世界获得新生。
 作为两个。
 在你之前
 仅仅只有一个。”

他能说些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

她在学做沙司。沙司！卷烤比萨（加鳀鱼），烤面包加干酪沙司（加咸肉、鸡蛋、重奶油），波隆纳肉酱面（加牛肉末、猪肉末、蘑菇、奶油），戈尔根朱勒干酪（干酪、豆蔻、奶油）。她在学做面食，这些单词像诗歌一样让她发笑：*ravioli*, *penne*, *fettuccine*, *linguine*, *fusilli*, *conchigli*, *bucatini*, *tagliatelle*^①。噢，她很开心！这是梦吗？如果是梦的话，这是个好梦呢，还是不怎么好的梦？那种能够微妙地转化为梦魇的梦？就像推开一扇未锁的门，一脚踏入空空的升降机井？

在一间燥热而陌生的厨房里醒来，脸上、胸间有细细的黏汗。她在笨拙地切着洋葱，旁边有人在冲着她激烈地喋喋不休。洋葱使她的眼睛疼痛流泪。从碗橱里拖出一口大铁锅。孩子们尖叫着在厨房里跑进跑出，他们是她丈夫的小侄子和侄女。她记不住他们的脸，当然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碎洋葱和橄榄油在锅里冒着烟！她把火转得太大了。也许，是思绪从窗户里飞入云霄，所以她刚才没看炉子。

大蒜！那么多大蒜，渗透了他们所有的食物。大蒜的气味在她丈夫的家人的呼吸中，在她婆婆的呼吸中。还有坏牙，妈妈俯过身来，妈妈无法躲避。一个矮小的女人像小香肠一样摆来摆去。巫婆一般的鹰钩鼻子，尖下巴。胸脯坠到肚子上。但她穿着有领的黑色衣服。她的耳朵打过洞，她总戴着耳环。她肥胖的脖

① 以上词汇均为意大利食品名，意思分别为：方形肉馅饼、尖管通心粉、手擀扁面、天使细面、螺旋细面、贝壳通心面、长管通心面、扁长干面。

子上挂着一个金十字架，系在一条金链子上。她总是穿着长袜，像德拉外婆的棉袜一样。金发女演员看过她婆婆的照片，照片上她还是意大利的一个年轻女人，不算美丽，但挺好看，像吉卜赛人一样性感。还是女孩的时候，她就身体健壮。那个有弹性的小身体生育过多少孩子？现在成了食品，一切都是食品，让男人们吞食。他们真的吞食哩！这个女人成了食物，而她自己也喜欢吃。

多年以前，在格雷泽太太的厨房里，她很开心！诺玛·珍·格雷泽，巴奇·格雷泽太太。这个家庭接受了她，把她当做女儿。她爱巴奇的母亲，嫁给巴奇她既得到了一个丈夫，又得到了一个母亲。哦，那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心碎了，但是她总算挺了过来。现在她是大人了，不再需要母亲，不需要这个母亲！她快二十八了，不再是个小孤儿。她的丈夫要她当他的妻子、他父母的媳妇。在公共场合，他要她在他的陪同下当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但只能在他的陪同下，在他的严密监视下。但是她是个大人；就算她没有自己的身份，她也有自己的事业。除非当“玛丽莲·梦露”就是她的整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不会持续很久。有些日子过得痛苦而缓慢（比如说，在旧金山和丈夫的家人一起度过的日子），然而岁月飞逝，像飞驰的车上看到的风景。任何男人都无权娶她并希望改变她！好像宣布我爱你就是宣布我有权改变你。“在他的全盛期，为什么我和他不一样？一名运动员。你不过还有那么多年的时间。”她看着刀从潮湿的手指间滑落下来，在地板上跳了一下。“噢！——对不起，妈妈。”厨房的女人们睁大眼睛看着她。她们在想什么，她试图用刀扎她们的脚？她们肥胖的脚踝？她迅速把刀拿到水池里，用自来水冲了冲，然后用毛巾擦干，又开始切起来。哦，可她厌烦了！她格鲁申卡的心在厌烦中燃起了怒火。

该煎鸡肝了，那强烈的酸味令她作呕。

美国的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羡慕她！正如每个男人都羡慕“美国佬重击手”。

在帕萨迪纳剧院，她知道她结识了一位伟大的天才。那个剧作家的诗歌进入了她的心房。他看到悲剧近在咫尺，“平凡的”生活。你把你的心交给世界，这是你惟一的拥有。然后它便逝去了。在戏剧的最后，这些话在一个男人的坟墓旁讲出来，与此同时奇异的蓝色光芒充斥在舞台上，然后渐渐黯淡下去，好几个星期这些话还在金发女演员的脑海中萦绕。

“我可以表演他的戏剧，不过他的戏剧里却没有‘玛丽莲’的角色。”她微笑着，她大笑起来。“那好，那我就为他做点别的。”

她煎鸡肝的时候，她们在一旁看着她。上一次，她差点把厨房给烧着了。她在自言自语吗？微笑着？像个三岁的孩子编着自己的故事。你不想打断她。你可能吓坏她，那她会把煎叉掉到你的脚上。

自从她停用鲍勃医生的处方药剂以后，浑身燥热、四肢笨重。发誓说以后再也不服用比阿司匹林更强烈的药物；有一次她死里逃生，整整昏睡了十五个小时，自己醒不来，别人也喊不醒，最后她的丈夫无计可施，差点叫了救护车，后来他逼她答应他再也不了！她就答应了，她是真的想遵守这个诺言。这样退役运动员会看到，她是非常严肃的。她不仅仅拒绝了制片公司，拒绝了玛丽莲的性爱电影，她还是个忠心的妻子，一个好女人。退役运动员将会看到，这个周末她表现得非常出色。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去做弥撒。那些女人。哦，耶稣的圣心！在那个洞穴一般、弥漫着薰香味的老教堂的侧坛前。那个暴露出来的血红的核心，像你不该看到的某个身体部位。拿出我的心，吃下去。

退役运动员，名人球手，因为和金发女演员结婚而被开除了教籍，但是旧金山的大主教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而且是个棒球

迷，所以事情“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以什么方式？废除婚姻？）她和那些女人们一起去做弥撒。她们似乎愿意带上她——美丽的玛丽莲。一群黑头发、橄榄色皮肤的女人中惟一金发女郎。比妈妈高出一头，她没带合适的帽子，于是妈妈给了她一块缀边黑丝头巾，让她遮住头发。不少意大利人的热切的黑色眼睛望着她，目光停留在她身上，尽管她没穿任何显眼的衣服，衣着像修女的衣服一样单调。哦，可是在教堂里那么无聊！拉丁文弥撒，牧师单调的高音，中间夹杂着铃声（用来喊醒你？），而且那么冗长。但她一直表现出色，她的丈夫会对此表示满意。在厨房里准备大量的食物，饭后又清洗碗碟，而此时他和他的兄弟们正在外面的船上，或者在老学校里和邻居们投掷棒球，他必须假装这些邻居都是他的伙伴。为孩子们或者孩子的父亲签名，脸上带着惊讶而羞怯的微笑，那微笑让你爱他，尽管那已经成为习惯的微笑，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自然。在电影或者戏剧里，他可以说我知道这对你不容易，亲爱的。我知道我的家人可能比较专横，我的母亲。他可以只说谢谢你。我爱你！但是指望这个是她丈夫的男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不现实的，他没这些话，永远也不会有这些话，而且她也不敢告诉他。

用不着你对我屈尊俯就！一次他勃然大怒，脸上发出白色的光芒，她往后退缩。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多么性感啊。

噢，可她爱他！她爱他爱得发狂。她想要他的孩子，她想和他一起快乐——为他而快乐。他答应过要让她幸福，她必须信任他。她幸福的钥匙不由她保管，而是在他手里。因为如果他不再爱她呢？煎鸡肝发出难闻的气味，还有蒸汽，都令她头晕目眩。她把头发系在脑后，要不头发会挡在出汗的脸上。她注意到，她的婆婆和另一个年长的女亲戚正赞许地看着她。她学得不错！她们用意大利语说。她是个好女孩，这个妻子。这是个电影镜头，属于那种必然以大团圆收场的电影。这电影她看过很多次。在这

个家里，在她丈夫吵闹的众多家人中间，她不是金发女演员，当然更不是玛丽莲·梦露，因为没有相机的记录，任何人都当不了“玛丽莲”。她也并非诺玛·珍，只是退役运动员的妻子。

她并不是私下里把镶着紫色金属片的长裙放到行李里，准备带到东京去，可他却这样指责她。噢，她发誓！如果是的话，如果她真的有意背着他的话，那这个秘密的用意也是为了取悦他。就像那双银色的尖跟露趾系带凉鞋，和他买给她的一些黑色缀边贴身内衣。她还将带上一副金黄色的假发，那是她棉花糖一般的淡金黄色头发的复制品，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在到达东京的那个夜晚，这副假发将被扔掉。

噢，她怎么会知道，一名美国陆军上校将邀请她，到朝鲜去“鼓舞美军士气”呢？她可以发誓保证，当时她几乎不知道那个悲惨的国家处于什么“位置”。

别人送给她一本经典的《表演的矛盾》的平装本。她在书中用红笔画着：

永恒是个领域，其中心无所不在，其边缘无边无际；同样，真正的演员发现，他的舞台既无所不在又无边无际。

这，发生在他们动身前往日本的前夕。

退役运动员如此缄默，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个哑剧演员。

在她最后一堂哑剧课上（除了金发女演员以外，没有人知道那将是她最后一堂课），她刻画了一个临死前的老太太。她痛苦而真实的表演令她的同学们大为倾倒，她的表演与他们自己蜻蜓点水般的程式化的哑剧表演有天壤之别。金发女演员穿着及踝的黑色紧身连衣装，光着脚，直挺挺地仰面躺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地直起身体，经过痛苦、疑虑、绝望，最后接受她的命运，在喜悦中获得新的认识——认识死亡？她缓慢、缓慢地直起身体，直

到最后她像舞蹈演员一样双脚颤抖，脚尖踮地平衡着身体，手臂在头顶伸展。她保持着这个姿势，身体颤抖着，那一刻漫长而令人痴迷。

你能看到她心脏的跳动，贴着她的胸骨。你能看到她体内生命力的搏动，几乎要迸发出来。我们当中有些人发誓说，她的皮肤是半透明的！

倒不是因为我爱上了这个女人，因为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爱过她。

真正没有说出口的是，他无法原谅她厌倦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

这令他如鲠在喉。没有说出口的话，没说出口，而且没有原谅。他的妻子厌倦了他的家人、厌倦了他。

她是不是觉得自己高出他们一等呢？她？

圣诞节他们开车到郊区，她一直沉默而礼貌，甜甜地笑着关注着别人，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别人笑的时候她也笑。她属于长着娃娃脸的那种女人，男人女人都愿意向她倾诉，看上去她睁大眼睛很投入地听着，但是，作为他们当中惟一了解她的人，他看得出来她对别人的关注很勉强，她的笑容也黯淡了下去，只在嘴巴两侧留下一些褶线。她知道顺从他的父亲和年长的男性亲戚，她知道顺从他的母亲和年长的女性亲戚，她知道对婴儿和小孩子要过分关怀，以取悦他们的母亲——“你肯定非常幸福吧！非常自豪。”她的表演完美无缺，但他能看出那是表演，这令他恼怒。就像吃几口鸡肝、杂碎、薄薄的卤鲑鱼片、鲛鱼酱，眼睛里都有泪水了，还说好吃，只是她现在不太饿。那么多人叫喊、大笑、拥挤、推撞，孩子们尖叫着在房间里跑进跑出，电视上的橄榄球比赛声音开得很大，让那些耳背的男人也能听到，她脸上都流露出恐慌的神情。事后她向他道了歉，她靠在他身上，摆出她那副柔弱而内疚的样子，她的脸贴在他

的脸上，说她长大了以后就没有过过真正的圣诞节。好像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一样。

“我想我还有很多要学，爸爸？呃？”

婚礼过后，你可能以为她和家人在一起更加放松，也更愿意去看望他们，但她不是。哦，这就是她给人留下或者试图留下的印象。但是他，丈夫——一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能够看出对手木然的表情下藏着什么心思；一名技巧高超的击球手，不仅能够解读投球手的每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而且能够在脑海中追踪场地上所有对方球员的相互位置，他们和垒上的己方球员以及他自己的对应位置——能看出来。她以为他瞎了眼吗？她也许从高中就开始“约会”那些混蛋，难道她以为他也同他们一样吗？难道她以为他同她一样迟钝，吃了妈妈马拉松式的大餐后整晚呕吐，还把这事当做笑话轻描淡写地带过？她知道，她也再三提醒他，他的家人因为他被革出了教会而“有点怪我”。当然，他离过婚，而教会不承认离婚，但是他只是在（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婚以后才违反了教规，而被开除了教籍。她应该竭力取悦他们，如果他们怀疑她的话，怀疑她的诚意，她的道德，她对生活和宗教的严肃态度。“也许我可以改变信仰？改信天主教？这你能接受吗，爸爸？我的母——母亲是个天主教徒，某种程度上。”

于是她和她们一起做弥撒，那些女人。他的母亲，他年长的祖母，还有他的婶婶以及孩子。妈妈和婶婶都抱怨说她“一直伸长着脖子”——“微笑着”。你可不能在教堂里这样做，好像有什么事情好笑一样？她们正朝里走的时候，她在侧坛边指着一尊雕像低声说，“他的心脏为什么在身体外面？”还有那微笑，好像一切都是笑话一样。“爸爸说那是神圣的微笑，她是只神圣的小鸟。那她紧张吗？人们都看着她，因为他们确实看着她。他们知道她是你的妻子，知道她是谁。她还不停地把头巾往头上拉，头巾又不停地往下滑，好像这是意外一样。而且她在弥撒过程中打

了那么多哈欠，我们还以为她的下巴要掉下来呢。然后就是领圣餐礼，她还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不该去吗？’她问。我们告诉她不行，你不是天主教徒，你是天主教徒吗，玛丽莲？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撅着嘴巴说，‘哦。你知道我不是。’她当然意识到男人们在看着她，她走路的那样子。她低着头，但她的眼睛滴溜溜地到处看。回家的时候，她在车上说，仪式多么有趣啊，好像‘仪式’是个我们该知道的词一样。她说‘天—主—教’，好像谁都知道这个词一样。她带着喘息的声音笑着说，‘哦，那挺长，不是嘛！’孩子们在车里冲她笑着说，‘长？我们去做九点钟的弥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牧师速度快一些。’‘长？等我们再带你参加大弥撒吧。’‘或者安魂弥撒！’所有人都笑她，头巾又从她头发上滑下来，她的头发那么滑，那么亮，像百货商店里人像模型的头发，所以头巾才总是往下滑。

“在厨房里，她确实很努力。她用心是好的，但她笨手笨脚。从她手里把东西接过来自己做还要容易一些。所以如果你走近的话，她就会提心吊胆、紧张兮兮。你只要有一秒钟没有看着她，她就会把面条煮成玉米粥，她总是在掉东西，比如那把大刀。她做不了调味饭，她总是在想别的东西。她尝东西，但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尝什么。‘是不是太咸了？要不要加盐？’她以为洋葱和大蒜是同一件东西！她以为橄榄油和融化的人造奶油是一回事！她说，‘人做面食？我是说——不是直接从商店里买？’你婶婶从冰箱里给她拿了一只煮得很老的腌鸡蛋，她说，‘噢这是吃的吗？我是说——站着吃？’”

退役运动员，丈夫，礼貌地听着他母亲冗长的抱怨，抱怨里不停地重复着喏，这可不关我的事。他会听着，他会什么也不说。血涌上他的脸，他的脸色暗了下来，眼睛瞪着地板。妈妈讲完以后，他走出了房间，他总能听到妈妈在身后委屈地用意大利语说看见没？他还怪我。

他像单身汉一样中规中矩，而令他更为恼火的是，他的妻子住到哪个房间，就把哪个房间弄得一团糟，不但他的东西她不能收拾，连她自己的东西她都收拾不了。甚至在他父母的家里也是这样。他敢发誓，她结婚前绝对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结婚前她干净整洁，在他面前脱衣服还有点害羞。现在，她的衣服有时会绊他一跤，他根本不记得她有这些衣服，更不要说穿过了。手巾纸上沾着发硬的化妆品！在他父母的房子里，他们的卫生间的水池里有恶心的化妆品的污渍，牙膏盖子不见了，梳子和头发刷里卡着金黄色的头发，浴缸里有泡沫，除非他自己清洗，否则他们离开的时候妈妈就会发现。见鬼。

有时候她会忘记冲马桶。

不是因为药物，他肯定。他毁了她储藏的所有药品，并向她提出了严重警告，她发过誓，以后再也不能了，再也不服用一颗药丸——“哦，爸爸！相信我。”他想象不出来：既然她不在拍电影，她干吗还需要快速获得精力或者勇气？看来令她困惑的就是日常生活，就像他的一个队友一样，只有在激烈的势均力敌的比赛中才能发挥出色，否则就一直是个笨蛋。她那么诚恳地说，“爸爸，这太吓人了：真人的镜头怎么能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呢？就像在汽车上？什么东西能阻止它呢？”还有，脸上露出小女孩一般渴望的神情说，“你有没有想过，爸爸，猜想别人的意思有多么难，而实际上他们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不像脚本上那样。或者，事情发生的意义就是它‘发生了’，也许实际上根本没什么意义？就像天气一样？”他只能摇头，不知道究竟该说什么。他以前约过女演员、模特，还有交际花，他敢肯定他了解这类人的性格，但玛丽莲很特殊。就像他的伙伴们戳着他的腰，话中有话地说的那样，玛丽莲很特殊，呢？这话令他脸红。可那些混蛋根本不知道真相。

有时她吓他一跳，在一定程度上。好像一个真玩具娃娃睁开

那蓝色的玻璃眼睛，你以为她会些幼稚的话，可她的话却那么奇怪，也许还非常深沉，像禅宗的谜语一样，你无法把握，而且用十岁孩子的词汇说出来。他试图让她相信，他当然明白，有点明白。“听着，玛丽莲，你从不间断地拍了十年电影，几乎和我一样，真正的职业人士；现在你在休息，这是你的淡季，像我一样，我退役了，明白吗？”——但是到这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他要说什么。他不擅长讲废话，就是他能够看出他们俩的相同之处，就像如果你是个高级职业球员，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你，而且这是个紧张的赛季，有延长赛，有系列比赛，你永远都不需要四处看，就有东西可以想，更不要说做了。一场进行中的比赛比任何活动都更能消耗当天那几个小时的精力，只有在战争中打斗或死亡也许可以算做例外。“在拳击中，他们说‘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一个人被狠狠打了一拳。”他跟她说这些，本想表示自己同感，她却微笑着看着她，一脸茫然，好像他在讲外语一样。“这和注意力有关，”他支支吾吾地说，“集中注意力。如果你没有的话——”他的话缺少重力，像孩子的气球一样飘走了。

一次在他们贝尔艾尔的住处，他在卧室里碰上了她，尽管过几个小时女佣（他自己雇的）就要来，她却在匆忙地清理到处扔满了衣服的房间。她刚洗了澡，浑身赤裸，只是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上去像无边帽一样。看到他来，她做出内疚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我不——不知道房间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我想，我生病了。”他越来越觉得，好像她是两个人：一个看起来像瞎子一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把任何地方都弄得一团糟；另一个是警觉、聪明、不幸的女人，实际上是个女孩，她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双眼，好像他们是同处在这个困境中的孩子，也许十五岁，不知道怎么搞的，醒来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在那一刻，他觉得她的身体不是一个女人美丽诱人的身体，而是他们共同的责任，像个大婴儿。

但是在旧金山海滩街上他父母的房子里，他觉得和她疏远了。虽然她渴望而内疚地凝视着他，虽然在他家人看不见的时候，她用手指拉扯着他。救救我！我快淹死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使他的心更狠了。他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家人相处融洽，至少还过得去。而玛丽莲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梦中女孩。但是如果有人问她有关当“电影明星”的事，她就像蛤蚌一样闭上嘴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样。如果有人问看过她的电影，她就会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好像她为电影感到羞耻一样，也许她真的觉得羞耻。退役运动员的一个侄子天真地问道，“你的头发是真的吗？”她尴尬得话都说不出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她脸上闪过野蛮的神色：这是罗斯那个婊子，高傲，嘲讽。喏，在那部垃圾电影里罗斯只是个女服务员，一个荡妇。而玛丽莲·梦露——美女照中的美女，摄影师的模特，小明星，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身份。

当时他想勒死她。她以为她是谁，那样看着他的家人？

当然，他没有告诉过她：他差点取消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梦露和鲍勃·米切姆有染，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吸毒者，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故事说她怀孕了，米切姆盛怒之下打了她，导致了流产。

（这些话里有真的吗？他知道谣言会如何传播，人们会如何撒谎。他雇佣了一个私家侦探，那是他的朋友弗兰克·西纳特拉推荐给他的，弗兰克·西纳特拉疯狂地爱上了艾娃·加德纳，所以他雇佣这个侦探去调查她，但是，他为此花了六百块钱的费用，结果却是“没有定论”。）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在他认识她之前很久，她曾当过裸体照模特。好莱坞一则常年流行的小道消息说，梦露快二十岁的时候就拍过几部黄色电影，但是一部也没有出现过。他们结婚以后，一个所谓的摄影代理商通过生意上的合伙人联系了退役运动

员，说他有一些照片的底片，他相信“梦露小姐的丈夫一定会希望拿到”。退役运动员给这个男人打了电话，直接问这是不是勒索？敲诈？代理商反驳说这只是生意上的交易。“你付钱，重击手。我送货。”

退役运动员问多少，代理商给了一个数目。

“没有东西值这个价。”

“如果你爱这位女士的话，当然值。”

退役运动员低声说，“我可以叫人揍你，你这个狗日的。”

“嗨，听着。这样的态度可不对。”

退役运动员没有回答。

代理商迅速说，“我站在你这一边。实际上，我一直是你的崇拜者，也是那位女士的崇拜者。事实上她是真正的高贵女士。大概是她们当中惟一有道德的人。那些女的，我是说。”他停了下来。退役运动员能听见他的呼吸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底片不应该进入市场，这样才不至于被滥用。”

安排了一次见面，退役运动员一个人去了。他长时间地仔细看着那些冲印出来的照片。那时她那么年轻！比一个女孩大不了多少。那些都是年历裸体艺术照，有一系列照片，其中一个“1949金梦小姐”，他在《花花公子》上看过。有几张全是正面的，更加暴露。一小片暗金黄色的阴毛，她赤裸的双脚上那柔嫩的脚后跟。她的脚！他想吻她的脚。甚至在她成为这个女人之前，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她还不是玛丽莲·梦露，她的头发不是淡金黄色，而带着蜜黄色，飘扬而拳曲，一直垂到肩膀。一个面容可爱、信赖他人的女孩。连她的胸脯看起来也不一样，她的鼻子，她的眼睛，头歪到一边的样子。她还没有学会当玛丽莲。他意识到，这才是他真正爱的女孩。另一个，玛丽莲，他渴望她，也许迷恋她，但你不能信任那个女人。

于是退役运动员买下了冲印的照片和底片，付给“摄影代理

商”现金，他对这项交易感到无比恶心，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强迫自己看着那个男人的眼睛。倒不仅仅因为退役运动员是这个女孩的男人，他还是个正直的男人。别人对他的了解，他的勇敢、他的骄傲、甚至他的缄默，都是真的。“谢谢你，重击手。你做得对。”退役运动员像一名不需领先、只要反击的拳击手一样，听到这句窃笑的话，他猛然抬起头来，看着折磨他的人的眼睛，那个高加索人长着软体动物一般的脸，年龄不明显，油腻腻的头发，连鬓胡子，咧着嘴笑着，露出一排包过的牙齿，退役运动员一言不发地握紧了拳头，猛击在那排牙齿上，这一拳的力道从肩膀发出，对于他来说，这一拳打得非常出色，因为他是快四十的人了，身体状态不算最好，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他性子柔和，不是好斗的人。代理商翘起了一下，倒在地上。事情干净利索，像本垒打一样。甚至还发出悦耳的噼啪声！退役运动员现在喘着气，仍旧一言不发，他包好自己划破的指关节，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他将毁灭证据。照片，底片。灰飞烟灭。

“‘1949 金梦小姐’。要是我那时遇见你就好了。”

这个场景，退役运动员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这是他的电影，别的人都不知道。他从没告诉过金发女演员。他观察着她和他家人在一起时的表现，她勉强微弱的笑容，她眼睛中厌倦的神色，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大度，他的体谅，他家人的情感，他母亲的努力，都没有得到他妻子的回报。也许她没有服用药物，但她却又自大又自私。星期天的正餐还没有结束，她又不见了。到底跑到哪儿去了？退役运动员看见自己阔步走出去找她的时候，亲戚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知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他们会用意大利语窃窃私语。这是他和她之间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你觉得也许她怀孕了？

她在他们的卧室里做舞蹈操。抬着腿，拉着脚趾。她穿着一件铁锈橙色的丝质裙子，那是他在纽约为她买的，不太适合做运

动，她穿着长袜，没穿鞋子，长袜上有脱针和抽丝。没有铺过的床上、椅子上、甚至地毯上都放着衣服，有她的，也有他的，还有湿毛巾和书——该死的，他受够了她的书，她一只箱子大半都放满了书，他得扛着那只可恶的箱子，他憎恶这事。玛丽莲·梦露高中都没毕业，一张口就要读错单词，但她还以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这在好莱坞都成了尽人皆知的笑话。“你跑那么快上哪儿？这是什么？”她转过脸来，露出灿烂但不真诚的女演员的笑。他的手跳了出去，打在她的下巴上。

不是拳头。他的手摊开了，手掌。

“噢！——噢，不要。”

她脚下一个踉跄，然后退了回去，重重地坐在床上。除了那张涂了口红的嘴巴以外，她的脸色煞白，看起来像一件马上就要碎裂的瓷器。一滴眼泪从一边脸颊上滚下来。他在她身旁，抱住了她。“不，爸爸。这是我的错。噢，爸爸，对不起。”她开始哭起来，他抱着她，过了一会儿，他们做爱，或者说试图做爱，只是她能够听到窗户外面、关着的门外面，有压抑的低低的声音，像波浪拍打着岸堤。最后他们放弃了，只是抱着对方。“爸爸，原谅我了吗？我不会再这样了。”

被正式邀请到日本的是退役运动员，去参加一九五四年日本棒球赛季开幕式；但记者、摄影师、电视台人员急于见到的却是金发女演员，无数的观众急于见到的也是金发女演员。在东京机场，警方拦着几百名日本观众，他们瞪大着眼睛，但却异常地平静和沉默。只有几个人冲金发女演员喊着，声调奇特，几乎是异口同声——“*Monchan! Monchan!*^①”年纪小一些的影迷胆子比较大，冲他们扔了鲜花，鲜花落在脏水泥地上，像被枪打中的鸣鸟。金发女演员紧紧地抓着退役运动员的手臂，她从没到过国

① 日语的英语音译，意为“可爱的姑娘”。

外，更没到过地球上远离家乡的另一端。警卫保护着他们快速走向他们的豪华轿车。人群是来看她，而不是来看他的，这金发女演员还没想到，退役运动员却看得很清楚，而且觉得受到了侮辱。“‘*mon—chan*’是什么？”金发女演员不安地问道，他们的警卫发出一阵吃吃的笑声，对她说，“你。”“我？可你们国家邀请的是我的丈夫，不是我。”她为他觉得愤怒；她生气地抓紧了他的手。轿车外面，通向机场的道路两侧，更多日本人拥挤着看 *monchan*，她戴着防护墨镜，僵直地坐在轿车后面。他们比机场里面的观众更加大胆而热烈地挥手，更加狂热地投掷献花，更多的花，更大的花，“扑”地一声轻柔地掉在轿车的车顶和挡风玻璃上。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用奇特的强调异口同声地唱着“*Monchan! Monchan! Mon—chan!*”

金发女演员不自然地笑着。他们是不是想说“玛丽莲”？在日语中，“玛丽莲”的发音就是这样的？

在豪华的皇家宾馆，更多人聚集在街道上。交通已经封锁了。一架警方的直升机在头顶嗡嗡地响着。“噢！他们要干什么？”金发女演员低声说。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电影里的疯狂镜头，一部喜剧无声电影。只是这里的人群并非无声，而是喧嚣而急躁。金发女演员想反对：日本人不应该是个拘谨的民族吗？被传统束缚，文雅而礼貌？除了战争时期，金发女演员恐惧地回想起来，噢，记得珍珠港！记得日本人的战俘营！日本佬的暴行！她还在想收音机上放着的老裕仁的头骨。一不小心，那双空洞的眼窝就会逼视着她自己的眼睛。“*Mon—CHAN! Mon—CHAN!*”传来雷鸣般的叫声。金发女演员和退役运动员显然受到了震动，两人在别人的保护下进了宾馆，同时几百名东京警察竭尽全力，把蜂拥的人群向后推。“喔，这些人要我干吗？我还以为这里的文明比我们的要高。我一直希望。”金发女演员急切地说着，但是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在听。退役运动员的脸上涌上了血，显得

凝重而严厉。他们旅行了那么长时间，他的下巴上长出了胡茬。

在宾馆大厅以及为退役运动员夫妇预订的八楼上的豪华套房里，举行了简短的仪式。一批接待者举行了欢迎仪式，另一批接待者又举行了第二个欢迎仪式。在此过程中，窗外 *Mon—chan!* *Mon—chan!* *Mon—chan!* 的喊声一直从下面的街道上传上来。喊声变得更加迫切，像风突然吹动了拍打的波浪。金发女演员试图和一位日本接待者谈谈禅诗和“喧闹之中的宁静”，但那个男人只是笑着，那么热切地点着头，用脑袋不停地鞠躬，嘴里还咕哝着表示同意，于是她很快就放弃了。她很想从窗户里往下面望望，但她不敢。退役运动员不理睬下面街道上的人群，同样也不理睬她。他们被困在宾馆里了吗？他们怎么能冒险到街道上去呢？现在对我的惩罚开始了她想。我让他们杀死了我的孩子，孩子跟到了这里，他要吞下我。

她是房间里惟一的女人。她突然大笑起来，跑进卫生间里，锁上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身上发出微弱的呕吐的气味，摇摇晃晃、面色苍白，只是嘴巴上涂了太过浓艳的红唇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退役运动员是爸爸，但他现在不是。他用手臂搂着她的腰，低声和她说话。日本接待者们通过翻译向他建议：如果她愿意在阳台上出现几秒钟，表示一下他们的存在并接受人群的敬意，那人群就会平息并散去。金发女演员颤抖了一下，“我不能这样做。”退役运动员觉得非常尴尬，手臂在她腰上搂得更紧了，他迟疑地告诉她，他会站在她身旁。东京警察局长会先走到阳台上，通过扩音器向人群解释说，玛丽莲·梦露小姐乘坐飞机之后非常疲劳，现在不能与他们同乐，但是她感谢他们前来看她。他还会说她此次来到他们的国家“觉得非常荣幸”。然后她就严肃地出现在他们眼前，说几句话，友好而正式地挥手，事情就结束了。“噢，爸爸，别让我，”金发女演员吸了吸鼻子说，

“别让我到那外面去。”退役运动员保证说他一定会在她身边，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一分钟。“这是让他们‘挽回面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家了，我们也能吃晚饭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挽回面子’？”金发女演员从退役运动员身边挪开了一点儿，“谁的面子？”退役运动员笑了起来，好像这话有理而且有趣一样。他小心地重复了一遍日本接待者的建议。金发女演员瞪大眼睛看着，没有听他说话，于是他又更加有力地说道，“听着，我会就站在你身边。这只是日本人的礼节，他们是冲着‘玛丽莲·梦露’来的，只有‘玛丽莲·梦露’才可以让他们散去。”金发女演员好像终于听见了这句话。

最后，她同意了这个要求。退役运动员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感谢了她。她退到卧室里换衣服，然后马上就出来了，速度快得令退役运动员惊讶，她穿着定制的黑色羊毛套装，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围巾。她在脸颊上涂了胭脂，脸上搽了粉，头发也怎么弄了一下，在长途飞机旅行中，她的头发弄乱了、平伏了下去，现在看起来更加饱满了，颜色也比刚才更亮。这当中，人群继续高唱着他们的挽歌：“*Mon—chan! Mon—chan!*”有警报的声音，几架直升机在头顶嗡嗡响。套房外面的走廊上，有橄榄球的声音和男人们高声喊叫的命令声。是不是日本皇家军，占领了宾馆？还是日本军队被同盟国摧毁了，不再存在了？

金发女演员不等别人陪着她走到阳台，自己快速踏步向前，退役运动员跟在后面。八楼下面的街道上，一小群乱糟糟的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挤到了人行道上，各自站在皇家宾馆前的有利位置，为他们的后代记录着这一时刻。聚光灯在夜幕里闪着耀眼的光，像疯狂的月亮。东京警察局长对着扩音器向人群讲话，人群现在恭敬地安静了下来。然后金发女演员在退役运动员的陪同下走上前来。她羞怯地举起一只手，下面巨大的人群在窃窃私语。喊声又响了起来，现在更加悦耳、美妙——“*Mon—chan。*”

Mon—chan。”金发女演员微笑着，突然充溢着某种怨恨的幸福感，她两只手都抓着阳台上的栏杆，倾着身体向下望着人群。在看不见面孔的地方，有上帝存在。人群一直延伸到她目光的尽头，一头长着很多脑袋的巨兽，沉迷地期待着。

“我是——‘Mon—chan’。我爱你们。”风把她的话吹走了，但是人群静静地听着。“我是——‘Mon—chan’。原谅我们长崎！广岛！我爱你们。”她没有对着扩音器讲话，她沙哑低柔的声音没有人听到。直升机在离宾馆屋顶几码的地方滑过，震耳欲聋。金发女演员动作夸张地将双手举到头上，抓住了浓密的淡金黄色假发，把假发从自己的头发上拉松（她自己的头发贴着头皮刷到脑后，用扁平发夹夹牢了），揭下来，然后把假发抛在空中。“‘Mon—chan’——爱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你们！”

远在下方的日本人狂喜的面孔，被一道闪亮的金黄色头发惊呆了，那头发在风中戏耍地飘荡了几秒钟——那是寒冷的北风——然后开始下降，飘荡、旋转，好像在做螺旋式运动，像鹰一样侧滑下去，最后消失在高举的渴望之手的漩涡中。

那天晚上，最后他们终于单独待在一起，退役运动员伸出手去，金发女演员却转到了一边。她怨恨地说，“你一直没回答我——‘谁的面子？’”

在她的东京日记里，有如下扼要的记录：

日本人给我取了个名字。

Monchan 是他们给我取的名字。

“宝贝的小女孩”是他们给我取的名字。

当我的灵魂从我身上飞出。

他不想让她走，他认为这时候这不是“好主意”。

她问什么叫“这时候”，“这时候”和别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他无话可说。他阴郁的脸像他擦伤的指关节一样。

事后金发女演员会辩护说：这完全是偶然，不是吗？怎么会是她的错呢？

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晚会上，她将遇上这位美军上校。那么文雅！还有那么多奖章！上校像房间里其他男人一样，被金发女演员所吸引，他问她愿不愿意去看望驻扎在朝鲜的美国军队？

到现役军人中“鼓舞士气”是美国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好莱坞明星为众多的美国士兵免费表演，也是美国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生活》上。

金发女演员怎么能不说好呢？激动地回想四十年代的新闻影片：迷人的丽达·海沃斯、贝蒂·葛莱宝、玛琳·黛德丽、鲍勃·霍普、宾·克罗斯比和多萝西·兰莫尔^①为海外部队表演。

金发女演员像小女孩一样带着喘息声说道，哦，好啊先生，谢谢你！这我至少应该能做到。

只是她不太清楚美国军队为什么驻扎在朝鲜？去年不是有过停战协议吗？（“停战协议”究竟是什么？）金发女演员告诉上校，她不赞同美帝国主义者对外国进行军事干预，但她能理解，美国兵远离家乡，离开了家人和心爱的人，肯定非常孤独。

政治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幸好她带来了退役运动员喜欢看她穿的那件镶着紫色金属片的低领长裙。还有那双银色的尖跟露趾系带凉鞋。

幸好她能像会动的大玩具娃娃一样靠死记硬背唱歌，《绅士更爱金发女郎》里的歌曲。她唱了多少遍《钻石是一个女孩最好的朋友》、《爱情出错的时候》、《小石城来的小姑娘》。还有《尼亚加拉》里那首撩人、性感而炙热的“吻”。以及《我要你爱我》和《我的心属于爸爸》。这些都是她作为玛丽莲·梦露时的艰辛的

^① 多萝西·兰莫尔（1914—1996），美国女演员。

录音，最多的时候每首歌要录二十五次，然后制片公司技艺高超的歌唱指导把单曲音带分解开，然后重新组合，最终变成了完美无瑕的录音。

就在上校讲话的时候，这一切从金发女演员的脑海中一一闪过。同时她还意识到，这是她和退役运动员的蜜月，如果她不总在那儿坐冷板凳，也许退役运动员还会更加爱她。

她不动声色地对上校说噢，知道吗？——我能表演莎士比亚的独白。我还能演哑剧！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生命垂危，我上个月才表演过。你觉得怎么样？

上校脸上那表情。金发女演员握紧了他的手；她差点都想吻他了。哦，嗨。开个玩笑。

于是退役运动员就一个人留在日本。这是他和金发女演员的蜜月，但同时也有职业上的事情——他已经对那些该死的记者们解释过了，他们在公共场合到处跟着他——他们必须履行承诺。退役运动员到日本的各个地区参加表演赛，他的金发女演员妻子不在身边，但有随从人员陪同，他高大而文雅，每到一处，都备受尊重，称他为伟大的美国棒球运动员。日复一日，他参加午宴和菜肴繁多的长宴会，并受到人们的尊崇。（在这些宴会上，他可以发誓，他在让他吃的可憎的珍馐中看到过有东西在动。老天爷，他多么渴望干酪汉堡包和油炸土豆，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哪怕是一顿黏糊糊的调味饭！）也许某个醉酒的夜晚和日本艺妓在一起？这是一个男人在日本至少应该得到的。一个男人没带妻子独自旅行，在性情上还是个单身汉，对他的妻子火冒三丈，因为每个人都不停地问玛丽一莲呢？

而被邀请到日本的却是他，退役运动员。

这事他想得越多，就对她越恼火。她跑走了，离开了他。在他们结婚前，她还假装着喜欢棒球！他无意中听到了她对一名日本记者说的话，令他颇感震惊一场棒球比赛和另一场棒球比赛没

有什么区别，不过每次有一些变化。像天气一样？一天之后又是另一天？

不，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在此之后，她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进行补偿。

在一群狂乱的摄影师和电视工作者的围攻下，金发女演员由军方人士陪同登上了一架颠簸的飞机，前往韩国的首都汉城，然后再乘坐更加颠簸的直升机前往乡村的海陆军营地。金发女演员穿着部队里发的青褐色长衬裤、裤子、防风上衣和沉重的系带靴。她头上戴着军帽，带扣扣在下巴上，以挡住冰冷的寒风。（因为，尽管现在是四月份，这可不是洛杉矶的四月！）她看起来多像一个小女孩啊，也许只有十二岁，除了她诱人的蓝色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和涂了口红的嘴巴。

玛丽莲害怕了吗？见鬼吧，才不呢。她根本不害怕。也许她不知道直升机会出事故，特别是有像那天那样的疾风。也许，她甚至会想，如果玛丽莲在直升机里的话，飞机就不会坠毁。她有着小女孩一般的嗓音，教人为之死而无怨。她就用那样的嗓音向我们保证——如果我的劫数到了，那就到了。要不就没事。

一名下士，《星条旗》的记者，被派去陪同金发女演员到营地。他将在封面特写中报道金发女演员如何令直升机里的人惊诧不已——尤其是飞行员！——她问能不能请他们在降落之前绕着营地做低空飞行，让她向下面的男人们挥手？于是飞行员在营地上空飞得很低，金发女演员紧贴着玻璃，像小女孩一样激动地向碰巧在户外的几个人挥手，他们仰头看着，认出了她。（当然，营地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玛丽莲·梦露什么时候要来，但不知道准确的时间。）

请再来一次金发女演员柔声说道，飞行员像孩子一样大笑起来，把直升机掉过头来，像钟摆一样又飞到了营地上空，大风摇晃着飞机，金发女演员再次向那些人挥手，地面上已经有了更多

的人，这次他们也向她挥手，一边呼叫一边像疯狂的孩子一样跟在直升机后面跑。我们都想现在我们该着陆了，但金发女演员随即令我们更加惊诧，她说我们给他们一个意外，呢？打开门，抓紧我？我们不敢相信这个迷人的疯婆娘真要这样做，但是她有了这个念头，她就必须做，也许这像个电影镜头；她能看出来，在地面上观看这个镜头会是什么样子，空中的镜头和地面的镜头交替，而且这也是个令人捏一把汗的镜头，于是她躺到直升机的地板上，让我们抓牢她的双腿，一下子我们都进入了电影里；我们把门拉开一半，大风几乎要把我们掀翻，但玛丽莲下定了决心，她连帽子都脱掉了——这样他们能看到我是谁！她从门里探出身子，差点掉了下去，她没有害怕，反而笑话我们，因为我们都吓得魂飞魄散，我们死死地抓着她的腿，手指肯定抓伤了她，那一定很疼，冰冷的寒风就更不要提了，她的头发发疯一般乱舞，但飞行员还是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到这个时候，他、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如果有人的劫数到了，那就到了；否则，就没事。

我们就这样在营地上空来回飞行，玛丽莲·梦露挂在飞机外面，挥着手，冲下面的男人们飞吻，尖叫着噢！我爱你们！你们这些美国兵！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三次！这时整个营地的人都出来了：军官们、营地司令、每一个人，炊事值勤员，穿着睡裤的病人，还有一些正在上厕所，一边拉着裤子一边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玛丽莲！玛丽莲！”每个人都在大叫。人们爬上屋顶和水箱，有些人掉下来摔断了骨头，那些可怜的笨蛋。一个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家伙在蜂拥的人群中滑了一跤，跌倒了，被众人踩在脚下。这是个暴动的场景，动物园里的喂食时间，无尾猿和猴子。一些不顾一切的家伙往飞机的起落跑道上冲，军警只好把他们打回去。

直升机降落下来，玛丽莲·梦露爬了出来，我们站在她的两

侧，好像都心甘情愿地被电击中了一样。玛丽莲的脸颊和鼻子被冻伤了，颜色发白，蓝色的大眼睛清澈明亮，睫毛长长的，头发乱成一团，那头发的颜色我们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你不会觉得那是真的，但那确实是真的，她眼睛里含着泪水喊着噢！噢！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开心的日子，要是我们没拦住她的话，她准会直接跑出去，握着那些家伙伸给她的手，她会抱他们、吻他们，好像她是所有人从家乡来的恋人一样。那群爱她的暴民会把她拉成几半，他们爱玛丽莲爱得发狂，准会把她狂野凌乱的金发连根拔起，于是我们不得不制止她，她没有反抗，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哦，谢谢你们！似乎这是深奥的禅宗真理，突然灵光一现闪过她的脑海。

你绝对能看出，她说的是真话。

地铁通风口上的美国爱神

纽约市 1954

“喔喔喔喔喔。”

一个丰润的女孩肉体之美达到极点。穿着乳白色乔其纱太阳裙，吊带背心把她的胸脯抬上去，形成柔软的波浪形褶皱。她分开裸露的双腿，站在纽约地铁的通风口上。她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在狂喜之中将脑袋后仰，这时一阵风向上吹来，吹起她宽大、鼓胀的裙子，白色棉布内裤显露出来。白色棉布！乳白色乔其纱太阳裙飘飞着，像梦幻一般轻薄朦胧。那件裙子就是魔法。没有那件衣服，这个女孩就成了女性赤裸裸的生肉。

她没有那样的想法！她不会。

她是个美国女孩，像邦迪护创胶布一样健康而干净。她从来没有过肮脏或阴沉的念头，她从来没有过抑郁的念头，她从来没有过野蛮的念头，她从来没有过绝望的念头，她从来没有过非美国的念头。穿着纸一样薄的衣服，她成了双手轻柔的护士，一个双唇甜润的护士。健壮的大腿，丰满的胸脯，腋窝处的肉有细细的褶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又一阵风吹起她的裙子，她像四岁的小孩一样又笑又叫。膝盖上有浅浅的小窝，腿像舞蹈演员的腿那样强壮。这个健康而健壮的女孩，肩膀、手臂、胸脯属于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但那张脸却是女孩的脸。在仲夏的纽约市里颤抖，地铁的蒸汽掀起她的裙子，如同情人急促的呼吸。

“喔！喔喔喔喔喔。”

这是曼哈顿的夜间，靠近莱克星顿街的第五十一大道上。但是耀眼的白色灯光发出白天的热量。爱神就这样站着，双腿分开，白色高跟凉鞋又陡又紧，永久地扭曲了她细小的脚趾，一直站了好几个小时。她一直在尖叫、大笑，嘴巴都疼了。一汪黑暗之水在她的后脑渐渐聚集，像含有焦油的水。上午使用了过氧化氢，现在她的头皮和耻骨还火烧火燎的。这个没有名字的女孩，站在地铁通风口上的女孩，你们梦中的女孩。凌晨两点四十分，耀眼的白光聚焦在她身上，只聚在她身上，金发女尖叫，金发女大笑，金发女维纳斯，金发女失眠，金发女分开刮得平滑的双腿，金发女双手乱舞，徒劳地试图阻止裙子鼓胀起来，露出美国女孩的白色棉布内裤，以及那阴影，只有阴影，漂白过的胯下的阴影。

“喔喔喔喔喔喔喔。”

现在她双手抱在丰满的胸脯下面，她的眼睛一眨一眨。你可以相信，她的双腿之间是干净的。她不是个脏女孩，没有任何外来或异域的成分。她是美国肉体上的刀伤，那虚空，明白无误。她被掏空了，排放干净了，没有疤痕组织以妨碍你的快感，也没有怪味，尤其没有怪味。没有名字的女孩，没有记忆的女孩。她活过的时间不长，以后也不会活很长。

爱我！不要打我。

在漂移的白色灯光的边缘，在文明礼貌的边缘，围着一群人，大多数是男性，人群像凶野的离群大象，焦躁而兴奋，从晚上十点半镜头开拍以来，他们就聚集在纽约警察局设置的路障旁。交通被封锁了，你会以为这是官方的事——哦，什么？正在拍电影？玛丽莲·梦露？

还有那儿，退役运动员，丈夫，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像其他男人一样无名，和其他人一起观看。激动、兴奋地瞪着大眼睛的

男人们，聚合成群的男人。集中的性欲在他们身上涌过，如同怒涛涌过水面。有郁积的情绪，有愤怒的情绪，有要伤害人的情绪，有抓攫撕裂做爱的情绪，有节日的情绪，有庆典般的情绪。每个人都喝了酒！他，丈夫，是群体中的一员。他的大脑起了火，他的阴茎起了火。愤怒地闷烧着的蓝色火苗。知道那个女性将如何触摸亲吻用那些手指抚慰。轻柔、内疚、带着呼吸声的声音。噢噢噢爸爸天哪我很抱歉让你等那么久你为什么不到宾馆等我天哪你为什么不吃呢？最后白色的灯光熄灭，那些没有面孔的男人们走了，仿佛电影中的快速镜头切换一样，突然之间他们独自待在沃多尔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套房里，头顶的水晶吊灯在颤抖，没有人打扰他们，然后她就会一边往后退一边恳求。相同的孩子一般的气息。娃娃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别。爸爸，不要。看见没，我在工作？明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要是——但是他的手，丈夫的手，将会电闪而出。两只手，攥成了拳头。那是双大手，运动员的手，实用的手，手背上长着细黑毛的手。因为她在反抗他，激怒他。她的脸从他正义的拳头下躲开——婊子！你还自豪吗？那样展示你的下胯，在大街上！我的妻子！——同时在他最后一拳的力道下，那个没有名字的女孩趑趑趑趑倒在贴了银色墙纸的墙上，那拳和任何本垒打一样出色。

“我失去的美丽的女儿”

在打开之前，她用颤抖的双手握了一会儿。一张有品质标志的卡片，正面装饰了一朵红玫瑰，写着祝女儿生日快乐。里面，一张打印的纸。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

我亲爱的女儿诺玛·珍：

我在你的生日给你写信，祝你生日快乐，还解释一下，我近来生病了，但我常常想着你。

这是你二十九岁生日！现在你是个成年女人，再也不是小女孩了。我想“~~玛丽莲·梦露~~”的事业二十岁以后就来日无多了？

我没有看你的“新电影”——粗俗的标题，影片的大肆宣扬，巨大的广告牌和招贴画，还有那幅粗俗的肖像画，你的裙子掀起来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你的私处，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不想买票。

但是我不想批评你诺玛·珍，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这是战后的一代人。你摆脱了你生病的母亲的厄运，创造了自己的事业，这一点你应该受到赞扬。

我要说，我本来希望见见你的丈夫！多年来我一直是他的崇拜者。虽然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死心塌地的棒球迷。诺玛·珍，你和这位明星运动员的婚姻以离婚结束，并且引发了那么多恶心的

窥探隐私的媒体宣传，对此我非常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至少没有小孩蒙受羞辱。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个外孙。某一天！否则就太迟了。

谣言说“玛丽莲·梦露”正被调查，因为她和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有过交往。我向上帝祈祷，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过去没有什么过错。你的好莱坞生涯肯定有很多缝隙，见不得光。“颠覆美国政府”是个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的武器还没发到手，红色共产党分子就掀起核战争，我们的文明怎么能存活呢？罗森伯格夫妇那样的犹太间谍会到敌人那儿出卖我们，应该用电刑处死。不知道生活的严峻现实，就去像你那样保卫“言论自由”，这是不对的。人人都知道那些曾被尊为“伟人”的背叛者——查理·卓别林和那个黑鬼保罗·罗伯逊就是例子——在走投无路时都做了些什么。不能再这样了。我的女儿，我和你当面谈话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劝服你别做傻事。

我保证，很快就会与你联系。那么多年一晃而过，连你的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是个病人，不再是恶人了。我近来卧病之时，开始明白我必须原谅她，而且必须见你，我失去的美丽的女儿诺玛。在我远渡重洋“开始长途旅行”之前。

你含泪的父亲

离 婚 后

“一张票。”

售票员坐在凡奈斯塞布尔维达剧院的售票亭里，嚼着薄荷口香糖，她身材矮胖，头发用过氧化氢漂成了金黄色，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看上去像个玩具娃娃，头被人开玩笑地猛摇了一阵，她把一张票推给诺玛·珍，再也没看她第二眼。

“这部电影卖得不错，是吗？”

售票员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微微点了点头。

“玛丽莲·梦露是从凡奈斯出去的，有人这样说？上过凡奈斯中学？”

售票员嚼着口香糖，耸了耸肩膀，厌烦地说，“是啊，我想。我是一九五三年毕业的。她可大了一大截。”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在郊区的电影院里，十四年前，在她失去的少女时代，她和一个名叫巴奇·格雷泽的男孩在这儿第一次“约会”。在电影院的后面，握着出汗的手，“搂着脖子亲吻”，四周是油腻腻的爆米花、男人的发油和女人的发胶的难闻气味。在这儿，诺玛·珍和埃尔希·皮里格得过一套浅绿色正餐和色拉用塑料盘子，一共十二件，上面有精致的鸢尾花纹。电影票中了奖的惊喜！被喊到台上，所有的人都在鼓掌！我跟你怎么说的，亲爱的？这是我们的幸运之夜。当时埃尔希阿姨激动得拥抱了诺玛·珍，在诺玛·珍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口红印，但那将是诺玛·珍和她的埃尔希阿姨最后一次一起到塞布尔维达剧院。

你伤了我的心。没有哪个丈夫那样伤害过我。

多年以前，在这个电影院里，不管是孤身一人还是和同伴在一起，她曾多少次迷醉地盯着银幕上的金发公主和黑王子。她的心中渴望着那对命中注定的俊男靓女，渴望成为他们。但不知什么原因，又渴望他们爱她，被带到他们那个完美的世界，沐浴在他们的美和爱当中，那个世界里永远没有沉默，总是有音乐，气氛音乐；你永远也不会像溺水的人那样在大海的波涛中恐惧地挥舞双手。

现在电影院门前的电影遮篷上，高高地竖着一块石膏板，那是一张玛丽莲·梦露的放大照片，摆着《七年之痒》中那个臭名昭著的造型。金发女玛丽莲大笑着，双腿分开站在那儿，褶皱的乳白色裙子向上鼓起，露出小腿、大腿、小巧的白色棉布内裤。

看看你！骚货。内衣和下阴摆在所有人的面前。

连诺玛·珍也抬头看看遮篷，那一刻她既看到了又没有看到。我的妻子不行。你听见没？她听见了。他打她的时候，她的两耳嗡嗡作响，现在她还能隐隐听到那嗡嗡声，夹杂着血液的急速搏动。

“但他以后不会再打我了，没有人会打我。”

这段时间对她来说是好日子，这个月。上个月就不太好，还有前几个月。从十月份分居、离婚以来，她搬了几次家，电话号码变换得更加频繁。她的前夫威胁过她，她的前夫跟踪着她，给她打电话。她没告诉任何人，她再也不能背叛他。九个月婚姻的悲伤。玛丽莲的真实故事。真实的故事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自己也没有掌握真实的故事。目击者对纽约市医院中“被狠揍了一顿的”玛丽莲的描述。当时并没有什么目击者，连那对注定要分手的夫妇也不在场。她没有被送到纽约市的医院，也没有到过任何地方。宾馆的医生给她治疗了。九十分钟以后，凌晨五点，怀蒂静悄悄地到了宾馆套房，退役运动员已经离开了，怀蒂的神奇之手掩盖了所有伤痕，连左眼上方一条伤痕也盖住了。看见她

金发女的美貌重新出现在镜子里，她感激地亲吻着怀蒂的双手。

如果不在她心中，那就在镜子里。这就是她的魔法朋友，这个金发女，高高地站在塞布尔维达剧院的遮篷上，得意洋洋，笑容灿烂，好像丑恶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以后也不会发生。

“……上过凡奈斯中学。47届。”

“你肯定吗？我听说要迟一些。”

可我根本没有毕业。我结婚了。

沿着门厅向前走，也许有人朝她这边看了看——她毕竟是个陌生人，而凡奈斯是个小镇——但没有人认出她，也不会认出她。如果诺玛·珍不愿意被人认出来，那就没有人能够认出她，有时候她甚至都懒得戴假发，因为她不是玛丽莲的时候，她就不是玛丽莲。但今晚她戴着拳曲的深褐色假发，梳成卷毛狗的发型，戴着红色塑料边框的彩色太阳镜，没有化妆，连口红都没涂，穿着海军蓝人造丝家庭便装，腰带和纽扣藏在衣服下面，光脚穿着廉价的草黄色软底平跟便鞋。走路的时候屁股收缩在一起，好像臀部刚刚注射过奴佛卡因。电影院里的人都是她的主顾，但却没有认出她，他们一边盯着门厅里玛丽莲·梦露的海报和电影剧照，一边谈论着她，四十年代中期凡奈斯中学的学生，但当时她的名字不叫“玛丽莲·梦露”，那叫什么？——“本地的一对夫妻领养了她。那个家伙在雷塞达那边有个旧车处理场，皮塞格？可她从家里跑了。也许皮塞格强奸了她，这都隐瞒起来了。”

诺玛·珍想驳斥这些陌生人你根本不了解我，也不了解皮里格先生。不要多嘴多舌！

实际上陌生人说什么，根本不关诺玛·珍的事。他们谈论她，像他们谈论任何人、任何事一样，都与她无关。

塞布尔维达的门厅没什么变化。她多么清楚地记得那红色的

仿绒布墙壁、镶着镀金边框的镜子、红色的绒毛毡、肮脏的塑料长地毯从票房一直铺到入口。“现在放映”和“即将上演”的电影海报以及剧照还挂在墙上相同的地方。那时，诺玛·珍有时候会溜进门厅，就为了细细地看那些海报和即将上映的电影。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期望！总有新的电影，总是两部连映。节目单每个星期四更换，除非有真正的票房热卖电影（比如《七年之痒》）。有盼头。那你就不会去想自杀了，不是吗！

收票员是个十几岁的男孩，穿着引座员的制服，眼睛忧郁，脸上皮肤粗糙、长着粉刺。诺玛·珍为他感到难过，没有女孩会愿意吻她。“今晚挺忙，对于工作日的晚上来说？”她笑着说。收票员耸耸肩膀，把她的票撕成两半，把票根递给她。他嘟囔了一句，好像是“对。我想。”

他是名引座员，受雇于电影院。《七年之痒》他看了很多遍，这部片子从六月中旬就开始在这儿上映。他扫了诺玛·珍一眼，他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也许他相信这个女人年纪大得可以做他母亲。为什么她要为他的冷淡而感到难过呢？她不觉得难过。

她开心！松了口气，没有人认出她。在这个世界上，她可以像这样独自一人走自己的路。一个未婚女人，一个单身女人。她的左手上没戴戒指，中指上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的痕迹也消退了。那天晚上在沃多尔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时候，她用冷霜擦掉了。又扭又拉，最后终于把戒指从指关节上拉了下来。奇怪的是，她的手指像她的脸一样肿胀起来，好像她有过敏反应一样。

宾馆的医生给她注射了速可眠，以“稳定她的情绪”，因为她一直歇斯底里，狂乱地说要伤害自己。第二天下午早些时候，焦虑的鲍勃医生又给她注射了一剂速可眠。

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去年十一月以来，她就一直没让人往她血液里注射速可眠。

她不需要药物！有时候只是为了睡眠。但对她来说，这是好日子。她逐渐懂得，生命中肯定总有好日子，以平衡那些坏日子。而现在是好日子，因为她终于在威斯特伍德的东南角租了房子，安顿下来了，而且她还有朋友（和电影无关），他们关心着她，值得她信赖。噢，她相信这一点！制片公司的主管们又爱上她了，还原谅了她。因为新电影为他们赚的钱，比《绅士更爱金发女郎》还多，而且她的薪水固定在一千五百美元。但是眼下她会接受。眼下，她能够活下来就很感激了。也许我应该杀死我们俩。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是他没有杀她，以后也不会。现在她摆脱他了。她爱他，但她摆脱了他。她从来没有怀上他的孩子。他一直不知道孩子的事，就算她在梦里哭过，他也不知道。他曾把她抱在怀里，她曾喊他爸爸，他曾安慰过她，但他一直不知道。到十月，他终于同意了离婚的条款，他答应不再骚扰她，但她有理由相信有时候他在跟踪她，他在监视她威斯特伍德的房子，也许是他雇的什么人，也许还不止一个。除非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那辆银灰色雪佛兰两座小汽车里那个没有面孔的男人当然不是她想象出来的，那个男人在威斯特伍德她住的那条街上慢慢开着车，隔着一辆车跟着她；到威尔舍街后，他加快了车速，以保证她的车在视觉范围内，她努力保持平静，一边开车穿过车流，一边深呼吸并数着自己的呼吸，看到一个机会，她便将车拐到一家免下车银行的空地上，几秒钟以后，她一个U形拐弯，上了一条边道，她踩下油门，后视镜里没有看到那辆银灰色的雪佛兰汽车；指示灯从黄色转成红色的时候，她小心地开了过去，然后她大笑起来，像小女孩一样兴奋不已，在圣地亚哥高速公路上加速北行，朝凡奈斯驶去。“逮不到我！你们都逮不到。”

她兴高采烈地开车到了凡奈斯，下了高速公路，经过凡奈斯中学。战争以来，中学规模扩大了。开车经过中学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感情，只是想到自从自己辍学以来，哈林先生没

有和她联系过，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因为她经常做这样的梦：她想象着她的英语老师来到皮里格家，摁响了他家的门铃，问惊讶的埃尔希·皮里格，他能不能和诺玛·珍谈谈，然后他就在那儿严厉地训斥诺玛·珍，责问她为什么不告诉他就退了学？她还那么小？那么有前途——“是我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哈林先生没有来救她。她成为玛丽莲·梦露以后，他也没有给她写信；他不为她感到骄傲吗？还是像她的前夫一样为她感到羞耻？“我爱过你，哈林先生。但是我猜你大概不爱我！”这是个电影镜头，但却不是新颖或者令人信服的镜头，因为镜头中的台词不够，而诺玛·珍当时不过十几岁，在绝望之中没有能力发现台词。

她继续驱车前进，用手擦掉眼泪，心怦怦直跳。穿过凡奈斯镇，凡奈斯镇看起来比战时更加繁荣，住宅楼多了，店面也多了，凡奈斯大道和伯班克，梅耶药店的正面铺着崭新滑亮的白色瓷砖（里面那面倾斜着的漂亮的镜子还在吗？）。诺玛·珍在狂喜和恐惧中将车开到了雷塞达，经过皮里格家的房子——那幢房子！——外墙上涂着沥青，看上去像红砖一样，但其他的都没变。那儿，诺玛·珍的阁楼窗户！她想，皮里格家现在还领养小孩吗？她的鼻孔收缩了；空气中有股燃烧的橡胶的气味。空气中烟雾蒙蒙、变了颜色。看到沃伦·皮里格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侧面的一个院子里，她笑了。一些报废的汽车，一辆小型货车，三两部待售的摩托车。诺玛·珍一直在想，皮里格夫妇同样也抛弃了她，但实际上埃尔希·皮里格写了信通过制片公司转给她，而她却在伤心、愤怒之余把信撕成了碎片。她的报复，多么甜美！——“现在我就开着车经过你的丑房子。现在我是‘玛丽莲·梦露’了。你在家，现在是晚饭时间，但是我不会停车去看你。你现在很愿意见我了，不是嘛！现在你会看我了，沃伦，不是嘛！你会从冰箱里拿啤酒给我喝，像对待大人一样。你会尊重

我，你会请我坐下，你会瞪大眼睛盯着、盯着，然后我会说，‘你难道不爱我吗，沃伦，就一点点？你当时肯定看得出，我是多么爱你。’我会对埃尔希阿姨同样客气。哦，我要表现得彬彬有礼！像《七年之痒》中楼上的女孩一样可爱。好像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过节儿。我不会久待，说我在凡奈斯还有一个约会；我走的时候会保证送给你免费票，到好莱坞看我的下一次首映式，但你以后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这是我的报复！”

但是，她却哭了出来，海军蓝人造丝家庭便装的前胸都湿透了。

一名女演员利用她经历过的一切，她整个生命，尤其是她的童年。虽然你不记得童年，你以为你记得，但是你不记得，真的！甚至你再大一点，青少年的时候，也一样。我想，不少记忆是梦，临场发挥，回到过去，以改变过去。

然而，是啊！我那时很开心。人们对我挺好，甚至包括我的母亲，虽然她生病了，不能做我的母亲，还有我凡奈斯的养母。有一天，当我成了一名严肃的女演员，在克利福德·奥德茨、田纳西·威廉斯^①、阿瑟·米勒^②的戏剧中演出，我会向这些人致敬。感谢他们的仁爱。

“噢。那就是我？”

令人惊讶的是，《七年之痒》那么滑稽。楼上的女孩，即汤姆·尤厄尔^③的夏日梦幻情人，挺滑稽。诺玛·珍开始放松。她把指关节按在嘴巴上，她笑了出来。哎呀，对此她一直畏惧，畏惧看见她自己，她突然明白：好莱坞的人和评论家的话是真的。

①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美国剧作家，主要作品包括《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等。

② 阿瑟·米勒（1915— ），美国剧作家，其作品《推销员之死》曾获普利策奖。

③ 汤姆·尤厄尔（1909—1994），美国演员。

玛丽莲·梦露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像表演性感而招摇角色的珍·哈露，像小女孩时期的梅·韦斯特。

自从六月份的好莱坞首映式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七年之痒》。首映式的时候，电影还没开始，她就慢慢进入了神游症一般的恐慌状态，也许忧郁、搀和着宁比泰的香槟、离婚的压力等令她精疲力竭，巨大的彩色银幕在她眼中变得模模糊糊，好像在水下听见笑声在耳朵里蜂鸣，她必须把睡意从她那缝在衣服里的迷人身体内赶走，无带晚礼服紧紧地勒着她的胸部，她几乎无法呼吸，她的大脑缺乏氧气，眼睛在陶瓷一般的玛丽莲面具里呆滞无光，她的化妆师怀蒂在她菜色的病态皮肤和受伤的灵魂上雕刻了那副面具。在电影的结尾她不得不站起身来，和同台演出的汤姆·尤厄尔眨着眼睛，冲喝彩的观众微笑，她差点晕倒，这天晚上的事情她后来一点也不记得，只知道自己熬了过来。在纽约市拍摄的时候，她的婚姻正像潮湿的手巾纸一样濒于崩溃，在纽约市以及后来在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她都不敢看当天的样片，害怕会看到什么东西，令她无法继续演下去。因为退役运动员严厉的评判还回响在她耳畔：那样展现你自己，你的身体。你答应过这部电影会不一样。你真恶心。

但是，不！楼上的女孩并不恶心，汤姆·尤厄尔不恶心。他们的假爱情故事只是……喜剧。但是什么是喜剧，不就是把生命看成笑声，而不是眼泪吗？什么是喜剧，不就是拒绝哭泣，代之以笑吗？笑声总是比眼泪差吗？喜剧总是比悲剧差吗？什么喜剧，什么悲剧？“也许我已经是名演员了？一名喜剧演员？”看到玛丽莲·梦露出现在这部浅薄的电影中，你不得不想，她是名成功的女演员，完全控制了场面，她婴儿一般带着呼吸声的嗓音、扭动着的诱人的身体、小女孩一般天真的脸抢走了大部分镜头。你通过汤姆·尤厄尔渴望的眼睛看到楼上的女孩，所以在他少年

一般天真地接触这个女孩时，你嘲笑他，这个女孩似乎很容易到手，但遥不可及；从她那儿似乎轻易就能得到性爱，但又极难捕获。这就很滑稽！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已婚的男人，一个主动的通奸犯，他的欲望得不到实现，这就很滑稽。塞布尔维达的观众在笑，诺玛·珍在笑。和众人一起大笑感觉多好啊！这将我们人类聚集在一起。我不想孤身一人。

诺玛·珍几乎感觉到骄傲突然涌来。她金发女演员的自我就在银幕上，让陌生人放松、大笑，并对人类和他们自己的傻事产生好感。她的前夫为什么嘲讽她的才华？还有她本人？他错了，我并不恶心。这是喜剧，这是艺术。

但是并非电影院里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座位上零零散散坐着一些单身男人，睁大眼睛盯着银幕，脸上凝结着苦笑。其中一个有点微胖的中年人，脖子后面长着一块赘肉，好像下巴放错了地方一样，他偷偷地溜到诺玛·珍旁边的座位上，就在他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上的玛丽莲·梦露的时候，他的眼睛还不时看着诺玛·珍；没有认出她，也许甚至没有看见她，只看到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坐在黑暗的电影院中离他几英尺的座位上。他正将我带入他的玛丽莲幻想。他要我看看他在用手做什么。

诺玛·珍迅速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后面隔了几排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在那个单身男人的一侧。旁边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笑着看电影。哦，她觉得被抢劫了！那真恶心，也许那只是可怜。脖子肥大的单身男人没有回头看诺玛·珍，而是在座位上弓着身子，偷偷地、诡秘地接着做他在做的事。诺玛·珍不理睬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她努力回想刚才的感觉——自豪？成就感？也许正面的评论并没有夸张，玛丽莲·梦露真的是名天才喜剧演员？也许我并非失败者。没有理由放弃，以惩罚我自己。诺玛·珍冲楼上的女孩笑着，通过一个夏天的光棍、性饥渴的汤姆·尤厄尔的眼睛看着楼上的女孩，就在这时候，诺玛·珍仍然心有

旁鹜，她在想：还是女孩的时候，她一个人上电影院，有多少次，她都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换到别的座位上。她沉迷地盯着金发公主和黑王子，但她不得不意识到，别的人，单身的男人，也在盯着她。在塞布尔维达这儿，在别的地方。哦，好莱坞大道上的格劳曼剧院是最糟糕的！在她还是个小女孩、住在海兰德路的时候，孤独的男人前来观看傍晚的电影，他们的目光在黑暗中贪婪地在她身上逡巡。好像他们无法相信他们的眼睛，一个小女孩没人陪伴来看电影。格拉蒂丝警告她，在电影院里不要坐得离男人“太近”，但是问题是：男人们移动座位跟着她。作为一个孩子，她能移动多少次座位呢？一次在格劳曼剧院，引座员用电筒向她照了照，批评了她。格拉蒂丝警告她，绝不要跟男人讲话，但要是男人跟她讲话怎么办？她告诉她，回家的时候总要挨着镶边石走，沿着街灯旁边走。这样别人能看到我。如果有人试图抓住我的话。是这样吗？

诺玛·珍在椅子上坐好，和别人一起笑着，但同时她注意到她左边坐着另一个单身男人，中间只隔着两个座位。为什么她坐下之前没有注意到他呢？他突然探过身子，凝视着她。一个刚到中年的男人，戴着亮亮的圆眼镜，尖尖的下巴，模样长得挺像男孩子，让她想起——哈林先生？她的英语老师？但是他那细细的浅色头发都快掉光了。诺玛·珍不敢看得太近。如果这是哈林先生，他们电影放完之后会发现对方；如果不是，那就不会。诺玛·珍强行对银幕笑了笑，以准备下一个镜头。这是电影中最著名的镜头：楼上的女孩在外面的街道上，她穿着乳白色绉纱太阳裙，上身是紧身的吊带背心，光着腿，穿着高跟鞋站在地铁通风口上，空气冲上来掀起她的裙子，莱克星顿路上的交通几乎全部停滞。但是诺玛·珍知道，这个电影镜头和宣传剧照上的大不相同。为了避免天主道德团的谴责，制片公司把这个镜头剪掉了不少：女孩的裙子只掀到膝盖那么高，也没有那臭名昭著的白色短

裤露出的亮点。观众们等待的就是这个镜头，耸人听闻的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制，他们事先都看过，鼓胀的白色裙子，金发女的脑袋向后仰着，梦幻一般沉醉而幸福的笑容，好像那空气正在同女孩做爱，或者她的手藏在鼓胀的裙子里，正以某种方式同她自己做爱：这个姿势从正面、侧面、后面用大半身侧影像展现出来，拍摄角度多得像观看她的眼睛。诺玛·珍等待着这个镜头，同时也没忘记旁边座位上那个单身男人。那会不会是哈林先生？可是哈林先生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也许他离婚了，一个人住在凡奈斯？）他会认出她吗？他肯定能认出电影中的“玛丽莲”，他以前的学生，但是他能认出她吗？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她不再是小女孩了。

那么奇怪！楼上的女孩似乎是另外一个人，和刻画她的那个极度焦虑而愁烦的女演员完全不同。诺玛·珍想起那些夜晚，她就是服用了宁比泰还是失眠。鲍勃医生开了苯丙胺以唤醒她。她太担心自己的婚姻，病了一场。退役运动员坚持要到拍摄现场，尽管他讨厌拍电影，拍摄过程太过沉闷，而且他还说，“那一切多么虚假啊。”这话说得赤裸裸的，让人目瞪口呆。好像他以前以为电影是真的一样？演员自然而然地说出台词，而不需要遵循剧本？诺玛·珍不愿意去想，她也许嫁的是一个无知的男人，一个不仅无知、狭隘而且愚蠢的男人；不，她真心爱她的丈夫，他当然也爱她。她是他情感生活的中心，连他的阳刚之气也依赖于她。所以她必须表演那个女孩，她必须表演肤浅的喜剧，活跃的喜剧，虽然她的丈夫站在拍摄场的边缘看着，一言不发、怒目而视。他让所有的人都不自在，但他就在那儿，几乎每一天都在，虽然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他是棒球事业的推动者，而且是一些体育器材生产商的所谓的顾问，应该有不少事情要做。玛丽莲在他面前紧张，一遍又一遍地要求重拍。“我要拍好，我知道我能做得更好。”有时候导演被她激怒了，但他总是让步。因为不管一

个镜头多么好，难道就不能再改进了吗？能！

退役运动员瞪大眼睛看着，像收音机上的老裕仁一样表情严厉以示反对。他咬着牙齿，设想着旧金山的家人、他亲爱的妈妈看了影片后的情形。这垃圾！性垃圾！这部拍完以后，再也不拍了，听见了吗？

令他勃然大怒的是，玛丽莲和同台主演的尤厄尔相处融洽！那两个人，一起大笑！而他和玛丽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幽默；她很少大笑；他也很少大笑；她试图和他说话，然后就放弃了，两人就坐着，比如说在餐桌旁，默默地吃饭。有的时候，她甚至还问她能不能看剧本或者看书！如果电视上有体育比赛或者体育新闻的话，她就催他去看电视。哦，她居然离开他，把他留在日本，自己跑到朝鲜为军队“表演”，这事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随之而来的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令在日本的退役运动员黯然失色，虽然他受到了很多崇拜者的欢迎，但和欢迎玛丽莲·梦露的人群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一共有十万多名美国士兵观看她的表演，她穿着镶有紫色金属片的低领长裙和露趾高跟鞋，在户外接近冰点的气温下口里吐着热气演唱《钻石是一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和《我要你爱我》。《星条旗》派来的那个年轻下士崇拜她，她的朝鲜之行由他陪伴，退役运动员怀疑她和那个下士有短期的风流。他还怀疑她和一个年轻的日语翻译有过更为短暂的风流，也许只是一次快速性交，那个翻译在退役运动员的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鳝鱼。在纽约的电影拍摄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玛丽莲·梦露和汤姆·尤厄尔在休息的时候溜到尤厄尔的化妆室里做爱。那两个人之间有种开性爱玩笑似的亲密关系！退役运动员并不妒忌，但是拍摄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很可能好莱坞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嘲笑他，一个被侮辱的丈夫！

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对他很坦率。你就不能控制她吗？那是种什么样的婚姻，你和她？

最后，他终于无法再爱她，无法与她做爱，作为男人。作为男人，他曾是——美国佬重击手。他也因为这事而恨她，主要就是因为这事。你把一个男人吸干了，你身体里面已经死亡。你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但愿你永远不要生孩子。

她抗议说，他以前爱过玛丽莲，为什么现在要恨玛丽莲？他为什么恨楼上的女孩？那个女孩那么可爱、善良、体贴，那么好。她当然是男性的性幻想，一个性爱天使，但那是为了让事情显得滑稽，不是吗？性爱不滑稽吗？如果性爱不要了你的命的话？楼上的女孩令你想笑话她，和她一起笑，但那不是残酷的笑。“他们喜欢我，因为我没有讽刺的意思。我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不能伤害别人。”成人学会讽刺，就像他学会伤害、失望和羞辱一样，但楼上的女孩能够消除这一切。

金发公主，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纽约的一名职业女性。

金发公主没有了黑王子。因为没有男人配得上她。

金发公主为牙膏、洗发水和消费品做广告。美丽的女孩被用来销售产品，这滑稽，却不是悲剧；为什么奥托·欧塞看不出其中的幽默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屠杀。”在《七年之痒》里，在“玛丽莲·梦露”这个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诺玛·珍居然有机会重新经历她年轻时的某些羞辱，不是作为悲剧，而是作为喜剧，这实际上（就像她对导演怀尔德先生说的那样）是个深刻而奇妙的倒置。

现在那个风吹裙子的镜头到了！在纽约拍摄了四个多小时，在这过程中，她的婚姻结束了，而所拍的电影镜头一秒钟也没有使用。最终的胶片是在好莱坞制片公司一个私人摄影棚里拍摄的，没有目不转睛的男人们挤向警方的路障。风吹裙子的镜头只不过是个简短的玩笑，没什么值得震惊的，也没什么挑逗。退役运动员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电影中的这个镜头。那个女孩尖叫、大

笑，往下拍打着她的裙子，她的内裤没有露出来，还有——就这些。

“小姐！小姐！”坐在诺玛·珍旁边的单身男人冲她发出“嘘嘘”的声音，他的腰弯得很低，在座位上鬼鬼祟祟的。诺玛·珍知道她应该不理睬他，但她却无助地朝他那边看了一眼，心里隐隐觉得他还是哈林先生，已经认出了她，虽然她盯着那个男人，已经知道她根本不认识他。他的长相显得不成熟，五官好像被奇怪地腐蚀了，潮湿的眼睛在圆眼镜后面眨着，额头上有油腻腻的汗。“小姐——小姐——小姐！”他喘着粗气，激动，在椅子上扭动着下身，一只帆布包或者卷起来的夹克盖在他的下身，他的双手在那儿不停地动着，诺玛·珍惊讶而厌恶地瞪大了眼睛，他轻声地哼了起来，双眼翻白，整个一排座位都突然晃动起来，好像有人踢了一脚一样。诺玛·珍呆呆地坐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事是不是在她面前发生过一次，很久以前？也许不止一次？她在想是他？哈林先生？噢，会是他吗？那个男人弓在座位上，像侏儒一样，他居然还把一只手伸给她看，手伸得很低，其他人就看不到了，颤抖的手掌和手指上是亮亮的黏黏的液体。诺玛·珍又难过又恶心，低低地叫了一声，立即站起身来，沿过道往上走，那个像哈林先生的男人在她身后低低地笑着，那笑声像晃动的沙砾发出的声音，和其他观众更大更高的笑声夹杂在一起。

长着粉刺的引座员在后面闲逛，看见诺玛·珍大步走上过道以及她脸上的表情，他惊讶地问，“女士？有什么问题吗？”

诺玛·珍从他面前走了过去，眼睛都没看他一眼。

“没事。太晚了。”

溺水的女人

难道她到了威尼斯海滩吗？她没看见，但她知道。

她的眼睛出了点毛病；她一直用拳头不停地揉着。眼睛里有沙。头顶黎明的天空渐渐亮起来，仿佛一块拼图裂成了碎块，好像一旦零散，它们就再也不能嵌合到一起。为什么她的血脉在急剧地跳动？跳动？为什么她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害怕她会像蜂鸟一样把心握在手里。

我不想死，这是对死亡的藐视。我没有毒死自己。如果上帝没有人爱的话，他就死了；但是没有人爱我而我没有死。

这是威尼斯，留有波痕的硬沙滩，像面纱一样涌动的雾气，海藻如同困倦的鳕鱼，最早一批冲浪者也显得奇怪而沉寂，像破浪前进的海洋生物一样，瞪大眼睛盯着她。有人撕开了她鲜红色雪纺绸衣服的前襟，乳房松松地垂着，乳头硬如枣核。她披头散发，裂着肿胀的嘴巴，浑身都是油腻腻的汗，夹着苯丙胺的气味。

喂，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金梦小姐。你觉得我漂亮吗？迷人吗？可爱吗？你想爱我吗？我知道我能爱你。

首先，她开车到了圣莫尼卡码头，那是几小时以前的事。穿着雪纺绸，光着大腿，没穿内裤。她坐过高空转轮，她为一个小孩买了票，还带了一个小女孩和她一起，小女孩的父母疑惑地微笑着，好像认出了她，但并不肯定（因为好莱坞的金发女太多了），她晃动着她们的座位，小女孩在她怀里尖叫噢！噢！噢！飞入云霄。她没有喝醉。闻闻她的气味！像柑橘一样甜美。如果

她的胳膊上有针孔，在臂弯处那柔软的肉上，那也不是她自己注射的。她身体的一部分已经麻木、飘走了。她强壮的前夫在她手腕、手臂和喉咙上掐过的地方，用他美丽而有力的手指。很多年以前，其中一个只能和她的胸脯做爱，他肿胀急切的阴茎在她两乳之间，他会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她的乳房，然后自己向前挤，直到最后他痛苦地呻吟一声，射了，精子弄湿了她，但是诺玛·珍不在那儿，两眼木然，像石头一样呆滞。这不疼，很快就过去了。你马上就会忘记。她问过，那个漂亮的小女孩能不能来和她一起住一段时间，试图向女孩的父母解释，他们也可以到她家坐坐。坐过高空转轮之后女孩的父母很不安，操纵高空转轮的那个家伙为什么生气了？没有人受伤。这都是闹着玩的！她给了那个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他的焦虑就平息了。小女孩也是安全的，还抓着美丽的金发女人的手，不想松开，正如另外一个小女孩也曾紧紧抓过她的手。我为艾丽娜缝的那个填充老虎，和她一起消失了。在哪里？洛杉矶县的这些谋杀，上个月又有了一起，报纸上描述她是“红头发的模特”，才十七岁。有时候杀人犯把女孩埋在“浅坟”里，雨水冲走了沙土，尸体就暴露出来，或者说尸体剩下的部分。但是诺玛·珍没有受到过伤害。八个还是九个还是十个被奸杀的女孩，每一个诺玛·珍都认识，或者说都可能认识，制片公司的小明星姐妹，或者普林经纪公司模特姐妹，或者奥托·欧塞的模特，但是都不是她。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她注定要活得长一些？超过三十岁的生命，超过玛丽莲的生命？

她是从山区的贝尔艾尔富人住宅区开车到圣莫尼卡的，那是离贝尔艾尔高尔夫俱乐部很近的一幢童话般的府邸。他主动为她和退役运动员的离婚付了费，“精神虐待。”“互不相容。”那是辆深绿色的本特利，她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擦到了护栏，前面左边的挡泥板上刮了一道浅痕。这时，格拉蒂丝正在接受休克治疗

吗？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头疼痛、麻痹。她自己的思维常常停顿。你可以冲着楼上的女孩笑，但是楼上的女孩有自己的台词，从来不会偏离，大多数的笑都是她的。这被称做电休克治疗法。诺玛·珍是她的近亲，是这个生病女人合法的监护人，他们要求诺玛·珍允许施行前脑叶切除术，作为女儿的她拒绝了。有时候前脑叶切除术能在狂乱而常有幻觉的病人身上产生奇迹，一位医生向她保证。不，她的母亲不能。我母亲的大脑不能，我母亲是个诗人，我母亲是个聪明而复杂的女人。不错，我母亲是个不幸的女人，可我也是！这样他们就只让格拉蒂丝“休克”。噢，可那是在诺沃克，很多年以前了。格拉蒂丝现在住在更加文明的雷克伍德精神病院，那种事没有发生在这里。

母亲，他想见你！不久。他会原谅你，他说。他会爱我们俩。

她的父亲喊她“诺玛”，这必定意味着什么。开始的时候，他喊她“诺玛·珍”；然后在信的结尾，他称她为“诺玛”。那等到他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在见面之后，这都将是她对她的称呼：“诺玛”。不是“诺玛·珍”，也不是“玛丽莲”。当然，还有“女儿”。最后她拿起了本特利车的钥匙，她需要逃开。但是他不会报警的。他的弱点是，他喜欢她。嘟嘟囔囔、卑躬屈膝、胖小猪一般的小男人，拜倒在她的脚下，玛丽莲赤裸的脚。他吸吮过她肮脏的脚趾！她尖叫起来，太痒了。他是个好男人，正派的男人，富有的男人。他拥有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股票。他不仅要为她的离婚付费，而且还想雇佣一名顽强的私家侦探（实际上，是一名兼职的洛杉矶谋杀案侦探，记录上有几次“出于自卫的正当杀人”），以吓走退役运动员雇来的侦探。他还想给她介绍一位律师朋友，帮助她建立她自己的制片公司。玛丽莲·梦露制片公司。她就可以逃离制片公司，可以挣脱制片公司的束缚，就像几年前奥丽薇·德·哈芙兰向法庭起诉，要求中止和另一家制片公司的合

同，而且赢了。他送了她一对马德里蓝宝石耳坠；她告诉他以前从没戴过这么昂贵的珠宝！我乡巴佬出身，她说。她将把蓝宝石耳坠和其他昂贵珠宝一起放在拖鞋和鞋子里面，她死后人们在布满灰尘的壁橱里找到了。但不会很久，她不想长时间徘徊在死亡的阴影下，不能有很多年。

我是金梦小姐。你想吻我吗？全身？我就在这里，等着。我已经被成百上千的男人爱过。而我的统治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她刚刚在塞布尔维达看过《七年之痒》的那个夜晚。巴奇会喜欢这部电影的，他会笑着抓住诺玛·珍的手，抓得紧紧的。然后，他会让她穿上最性感的缀边睡衣，真正地同她做爱，一个年轻而健康的已婚男孩，好色得要命。但是她已经结束了银幕上那个不是我的玩意儿。她已经下定决心要消失，像哈里特带走艾丽娜一样，这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发生，一分钟内就可以发生！她要从好莱坞、从退役运动员的监督下消失，她要搬到纽约市，一个人住到一套公寓里。她要学习表演。还不算太迟！她要做无名之辈。她要重新开始，谦虚地开始，做一名学生。她要学习舞台表演，活生生的戏剧。她要表演契诃夫、易卜生^①、奥尼尔。电影是死的媒介，只为观众而活着。金发公主和黑王子只有在观众眼里才是活的，只为观众珍爱，在他们的无知中，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没有金发公主，不是吗？没有黑王子来救你。

晚些时候，她开车到了威尼斯沙滩。她会记得她的光脚踩着油门，到处找刹车。可离合器在哪儿呢？她把刮伤而过热的本特利丢在威尼斯大道上，钥匙也留在点火开关上。然后，徒步，光脚，奔跑。她并不害怕，跑的时候兴奋不已。漂亮的裙子的前襟

^①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作家，其现实主义作品影响了现代剧的发展，主要作品包括《皮尔·英特》、《玩偶之家》、《群鬼》等。

撕开了，像长着络腮胡子的流浪者粗糙的双手。现在是黎明时分，这无垠的沙滩就是家。因为德拉外婆就住在附近，德拉外婆的坟墓就在附近。她和诺玛·珍沿着沙滩走着，波光粼粼、刺人双眼，她们就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毫无疑问，德拉外婆会为她骄傲；但是她会说自己做决定吧，亲爱的。如果你憎恨你的生命。海鸥，海滨的水鸟，它们尖叫着在她头顶盘旋。她跑进海水里，冲进叠浪中的第一个浪头，你总是会惊讶于海浪的力量、波涛的寒意。水那么稀薄，在你的指缝里滴滴答答，可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伤害性呢？多么奇怪！她看到远处的浪涛里，有什么活的东西，一个落水的无助的生命，她应该去救。哦，她知道这不对，这是梦，或者幻觉，或者某个邪恶的人施展的魔法，这她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无法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知道，所以她必须快速行动。这是一——孩子吗？还是别的女人的孩子？一个活着的生命，无助，而且只有诺玛·珍看见了，只有诺玛·珍能救它。她跌跌撞撞、歪歪倒倒地跑进水里，海浪击打着她的小腿、大腿、肚子。这不是疼爱的抚摸，而是有力的击打，冲进她两腿之间深深的切口里。她被打倒了，然后又挣扎着爬了起来。她能看到那个挣扎着的小生命，它被抛到泡沫翻涌的浪尖，然后又被扔到浪谷；再次抛起来，再次扔下去。它细瘦的四肢挥舞着！她开始大口地喘气，氧气不够，她吞咽了海水，水漫到她鼻子以上。一只手卡住了她的喉咙，美丽而有力的手。最好我们两个都死，但是他还是放手了——为什么？他总是放过她，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弱点，他爱她。

冲浪者把她从水里救了起来。

而且按照她的请求，为她保密。

只是她的运气，六七个冲浪者恰好常常在威尼斯海滨的这一段活动。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还在沙滩上睡觉，如果晚上暖和的话。我们完全清醒，黎明之前还在水里，在危险的汹涌的波涛上

冲浪。那个看起来有些错乱的金发女人来了，穿着撕破的晚礼服，在沙滩上跌跌撞撞地走。光着脚，头发在风里飞舞。

一开始我们以为肯定有人在追她，但是只有她一个人。突然蹚着水走到了浪涛里！而且风浪这么大，她像个金发娃娃一样，被波浪击倒敲打。再过几分钟她就会被淹死，幸好一个家伙及时赶到她身旁，他从冲浪板上跳下来，把她拖到了沙滩上，然后骑在她柔弱的身体上做人工呼吸，他在童子军里学过，不久她就开始咳嗽、哽咽、呕吐，然后正常呼吸，又活过来了，幸运的是，她吞下的海水不多，也没有把水吸到肺里。

金发女惊讶地睁开双眼，那一刻是个奇妙的电影镜头，我们一辈子都能记得——那是双布满血丝的亮蓝色眼睛——看见我们六七个人站在她上方，睁大眼睛盯着她，认出了她，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她应该谁。哦，为什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声音低弱而悲伤。但同时她也在努力笑出来，然后又开始呕吐。救了他的那个男孩是个脸圆圆的大学生，从奥克斯纳德^①来的，他迅速用手掌擦了擦她的嘴巴，动作突然而轻柔，他十九年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他将一辈子记得：那个差点淹死的女人，那个著名的金发女演员，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抖抖索索地去吻他的手，好像还说着话，好像是谢谢！但是她当时哭得太厉害，不敢肯定，而且浪涛的声音太大，那个从奥克斯纳德来的男孩跪在她身旁的湿沙上，他不禁疑惑：难道这事他做错了？

好像她本来就想死，而我却干扰了她。但是如果我不救的话，其他男孩里肯定有人会去救，对吗？那怎么能怪我呢？

^① 加利福尼亚南部一城市，位于太平洋海岸，洛杉矶西北。

剧作家和金发女演员：引诱

在创造的过程中，有父亲，即剧本的作者；有母亲，即怀有某个剧中人物的演员；有孩子，即将诞生的角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塑造人物》

1

你永远不会写我，是吗？写我们。

亲爱的！当然不会。

因为我们特殊，不是吗？我们那么深地爱着对方。你永远无法让别人理解……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我甚至永远都不会去试的。

2

他写过一部戏剧，那部戏剧成了他的生活。

这不是什么好事，剧作家知道。由词汇组成的作品，除了语言什么都没有，竟莫名其妙地和他的内心交织在一起，缠结在他活生生的躯体的动脉上。他用客观的语调这样说他这部新作，他几年来的第一部作品，“我对它怀有希望。它还没有完成呢。”

有希望。没完成。

他知道！没有什么剧本是剧作家的生活，正如没有哪本书是

作家的生活。这些只是生活中的插曲，就像涟漪、波浪、一次猛烈的震颤，可能像水一样经过某个元素，激活它，但却没有力量改变它。他知道。但是他为《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努力工作了那么久。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是最早、最粗糙的“史诗”版本。在他初恋的绝望和狂喜中，他把它放到了一边，写了其他一些剧本——在战后的四十年代，他成了剧作家！——刚刚跨入中年的时候，他又重新拿起了那部剧本，他一直带着《淡黄色头发的女孩》——手写的笔记，用打字机笨拙地打出来的稿子，流产的场景，拉长的场景，冗长的人物刻画，越来越黄的卷了角的二十年代快照；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一直带着对这部剧本的虚幻的希望——从一段生活到另一段生活，从新泽西州的新布伦瑞克、布鲁克林、纽约市的单人房间和拥挤的公寓，到现在他在西七十二街上靠近中央公园的有六个房间的褐色沙石公寓，到阿多龙达克斯和缅因州海滨的夏日度假地，甚至到罗马、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摩洛哥。他随身带着它从单身生活走到家庭生活，婚姻和孩子以各种方式将那段生活变得出乎意料地复杂，一开始他是欢迎家庭生活的，把它当做大脑中那个难舍的世界的解毒剂；他随身带着它，从年轻时代急切而令人惊讶的性欲，走到五十多岁消退而无常的性欲。《淡黄色头发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是他的初恋情人，一直没有完婚。甚至从来没有宣布过。

现在他四十八岁。那个女孩如果活着的话，将有五十五六岁了。美丽的玛格达，中年！二十多年来，他简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他写过一部戏剧，那部戏剧成了他的生活。

3

消失了！她取出了她存在三家洛杉矶银行的活期账户上的

钱。她锁上租来的房子，只给少数几个人留了信，说她要从洛杉矶消失，请不要想念她！也不要找她。她没有提供联系地址，甚至也没留给她那发狂的经纪人，因为在她逃跑的时候，她还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因为她没有。书籍、文章和几件衣服，她仓促地装到几个盒子里，将包裹邮寄到转交诺玛·珍·贝克，邮件候领处，纽约市，纽约州。

德拉外婆说自己做出决定，如果我憎恨我的生命。但我憎恨的却不是生命。

4

旧时老家的梦。一九五五年初冬，剧作家和金发女演员在纽约市见面的头天晚上，剧作家做了个重复出现的羞辱的梦。

那些梦，自从十几岁以来，他就没跟任何人讲过。那些梦，他醒来的时候真想彻底抹去！

剧作家想在艺术中梦是深沉的，能够改变生活，而且往往美丽。在生活中，梦就像坐在沿1号线一路喷着废气的灰犬^①汽车上，透过溅满了雨水的窗户，看新泽西州罗韦市^②的风景，除此之外，梦没有别的什么意义。

实际上，剧作家出生在新泽西州东北罗韦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他的父母是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带着融入美国的希望移民到美国，他们独特的犹太姓氏美国化了，他们盘根错节的犹太人的根也被拔掉了。甚至在他们还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耐心再做犹太人了，他们怨恨地意识到，自己成了非犹太人嘲讽的对象，而且他们还知

① 美国最大的长途汽车客运公司名。

②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位于伊丽莎白市东南，临罗韦河。

道，这些非犹太人当中很多人比他们低劣。在美国，剧作家的父亲将在东纽约的一家机械工厂里和其他移民并肩工作，他还将在霍波肯^①的一家肉店工作，在罗韦市当鞋子推销员，最后，他开始了成年以来最大胆的冒险，他将获得专卖权，在罗韦市主街的一个店铺里卖凯文奈特洗衣机和烘干机；一九二五年，他成为商店的老板，此后商店的收入一直稳步增长，直到一九三一年坍塌为止，到那时，剧作家已经在附近新布伦瑞克的鲁特格斯大学快读完四年级了。破产！痛苦！剧作家一家将会失去他们在绿阴匝地的居住区里那幢有山墙的维多利亚式房子，住到曾经卖洗衣机和烘干机的那幢楼的楼上，该楼位于罗韦市的萧条区，没有人愿意买。剧作家父亲的一生漫长而痛苦（他将一直熬到一九六一年），在剩余的日子里，他将忍受高血压、大肠炎、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煎熬；剧作家的母亲将会受聘到咖啡馆工作，最后成为罗韦市公立学校的营养学家，直到一九四九年，在那个神奇之年里，她写戏剧的儿子将在百老汇获得第一次成功，并获得他的第一个普利策奖，然后将他的父母永远地搬离罗韦市。一个有喜剧结尾的童话故事。

剧作家旧时老家的梦就发生在那些年里的罗韦市。他睁开眼睛，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在主街商店上面那套拥挤的公寓的厨房里。不知什么原因，厨房和商店已经合到了一起。洗衣机都放在厨房里。时间出错了，不清楚剧作家是个小男孩，刚刚能够感受家族的羞辱；还是鲁特格斯的毕业生，正做着当尤金·奥尼尔第二的梦想；也许他已经四十八岁了，他的青春神秘地消失了，他害怕到五十岁的时候，自己将近十年都写不出一部有轰动效果的好戏剧。在梦里，剧作家在厨房里盯着一排洗衣机，洗衣机都在吵闹

^①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位于哈得森河畔与曼哈顿隔岸相望，是铁路中枢和繁忙的海港。

地工作着。泛着泡沫的脏水在每台洗衣机里翻腾，排水管、管道倒流的气味明白无误。剧作家开始作呕。这是一场梦，而他似乎知道这是一场梦，但同时又极度真实，他不得不沮丧地相信，这肯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不知怎么搞的，他父亲的账目记录和他自己的写作材料混到了一起，粗心地放在洗衣机下面的地板上，水已经溅到了纸上。剧作家必须把那些资料找回来，他带着畏惧和厌恶去面对这项简单的任务。但是这里面也有种反常的骄傲，因为帮助体弱、生病的父亲是儿子的责任。他弯下腰来，尽量不作呕，尽量不呼吸。他看见自己的手抖抖索索地抓住了一捆纸，一叠马尼拉纸文件。他还没把纸拿到灯光下，就能看见纸都湿透了，墨水都污成了一片，文件都毁了。《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在这里面吗？“噢上帝，救救我们。”这不是祈祷——剧作家不是教徒——而是诅咒。

剧作家突然醒了过来。他一直听到的是他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他嘴巴又干又涩，他一直在悲伤和失望中紧咬着牙关。幸好一个人睡在自己的床上，在西七十二街的褐色沙石房子里，永远离开了新泽西州的罗韦市。

他的妻子在迈阿密^①看望年长的亲戚。

整整那一天，旧时老家的梦一直萦绕在剧作家的心头，像一顿糟糕的饭，没有消化。

5

我知道那个女孩！玛格达。她不是我，但她在我身上，像内尔一样，不过比内尔更加坚强，比内尔坚强得多。她会有自己的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一港口城市，是加勒比地区重要的旅游胜地和航游中心。

孩子；没有人能够剥夺她。她会生下自己的孩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躺在光光的木地板上生下了孩子，用一块破布堵住了自己的喊叫声。

她会用破布为自己止血。

然后，给小孩喂奶。她巨大肿胀的乳房像奶牛的乳房一样，温暖的乳汁汨汨地流出来。

6

剧作家走到桌前检查稿件。当然，《淡黄色头发的女孩》还在他放的地方，三百多页的剧本、修改、笔记。他拿起稿件，一张发黄的快照掉了下来。玛格达，一九三〇年六月。这是张黑白照片，一个美丽的金发女孩，在阳光下眯缝着两只离得挺远的眼睛，浓密的头发扎成辫子盘在头上。

玛格达有过一个孩子，但那不是他的。只有在戏剧中，孩子才是他的。

7

剧作家急切得像个年轻情人一样，尽管他不再年轻，匆匆爬过四段油漆斑驳的金属楼梯，来到第十一大道和第五十一街上的顶楼排练室，那里风很大。那么激动！上气不接下气！那么急切。他走上了顶楼，里面传来乱糟糟的说话声，许多模糊的面孔，他不得不停下来，平静一下心跳，让自己镇定下来。

依他的身体条件，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爬上这么多级楼梯了。

8

我害怕，我没准备好。晚上大部分时候我都醒着，我一直想要小便！我没有服用药物，只有阿司匹林。还有抗组胺片，波尔曼先生的助手给我的，治疗嗓子痛。我相信，剧作家会看我一眼，然后对波尔曼先生讲话，就这些，我肯定在演员表之外。因为我从来都不应该列在演员表里，这我知道。我似乎事先就知道了，我似乎看见自己走下那截楼梯。我拿着剧本，我努力读出我用红笔画过的台词，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台词一样。我惟一清楚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现在失败了，这里正是冬天，很冷。死不会太难，不是吗？

9

剧作家会忿恨的，这每一个人都知道。除了他自己。已被选中朗读他的玛格达的金发女演员的身份。

对，有人告诉过他一个名字，嘟囔出来的名字，在电话上。由艺术指导，迈克斯·波尔曼，说出来，他说话的方式像往常一样急促而苦恼，他说剧作家将知道演员表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除了那个朗读玛格达的女演员，她是剧组的新手，刚刚来到纽约。几个星期以前她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但在那以前我从没见过她。她拍过几部电影，她厌倦了好莱坞的垃圾，急着想学习真正的表演，她是来向我们学习的。”波尔曼停了下来。他的样子具有戏剧性，停顿对他像标点符号对于作家一样重要。“坦白地说，她不错。”

剧作家的心里有太多的事情，耻辱的旧日老家的梦还压在心头，他没有要对方重复那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让他再多谈谈她

的背景。这不过是纽约戏剧艺术家剧团的一次室内台词排练，剧作家和这家公司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交道；不是公开或者舞台排练，只邀请了剧组的成员。不允许喝彩。为什么剧作家要停下来，让他的老朋友波尔曼重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的名字呢？他虽然对波尔曼没有丝毫个人情感，但在任何与戏剧有关的事情上，他都完全信任波尔曼。何况这个女演员还不是纽约的？剧作家只知道纽约。

心里有太多事情！一群虫子，虫子一般的念头，一直围着剧作家的脑袋嗡嗡作响，醒着的时候有，而且在他睡觉的时候也常常有。在很多梦中，他仍然在继续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女人能够竞争。有几个女人赢得过他的身体，但从没有赢得他的灵魂。他的妻子妒忌得太久，现在已经不妒忌了。对于她情感上的疏远，他几乎未加注意，她经常出去走访亲戚，对此他也只不过略加注意而已。在剧作家萦绕的创作之梦中，他的手指里抓着单词，但还没在他的好利获得^①手提式打字机上打出来；他竭力听取着有超常的美感和感情、但尚未用声音表达出来的对话。他的生命就是工作，因为只有工作赋予他存在的理由；每一个小时都有助于他工作的完成，或者说更多情况下却没什么帮助。

世纪中期的美国的负罪感，商人、贸易的美国，悲剧性的美国。因为悲剧的打击比喜剧廉价的权宜之计更具影响力。

10

在风很大的顶楼排练室里，台词排练开始了。六名演员坐在抬高的平台上的折叠椅上，在裸露的灯泡下围成半圆形。旁边的厕所里永远有滴水的声音。香烟的烟雾渐渐聚集，因为一些演

^① 意大利一公司名，生产打字机及其他办公机械。

员抽烟，大约四十名观众里，也有不少人抽烟。

在六名演员中，有两名是剧组的老演员，也经常参加剧作家的戏剧演出，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明显都很紧张。剧作家虽然像学者和犹太教士一般矜持，却对演员的局限颇感恼怒，对他们的挑剔也出了名。别想这么快就理解我这句众所周知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

剧作家在第一排坐下来，离演员们只有几码的距离。他的眼睛马上就盯在金发女演员身上。表演玛格达的金发女演员在冗长的第一场中没有角色，在这过程中，剧作家一直盯着她看，现在他认出了她，血液涌上他的脸。玛丽莲·梦露？这儿，在纽约剧团？由精明的自主戏剧主办人波尔曼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在朗读开始之前观众都在激动地窃窃私语；剧作家没敢去想观众期待的样子和他自己会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剧作家现在回想起来，不久前他曾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上看过一篇报道，说金发女演员从好莱坞“神秘消失”，违反了和制片公司的合同，该合同规定她应该开始拍一部新电影。配发的梦露照片的下面是文字说明移居到了纽约市？那张照片很像一幅广告标示图案，一张人的面孔简化为最为突出的面部特征，低垂的眼睛，性感的大嘴巴，装出哀求性爱的模样。

“我的玛格达。她？”

金发女演员颤抖的双手里拿着剧作家的剧本，看起来她并不像玛丽莲·梦露。一开始人们感兴趣地咕哝了一阵，但新鲜感很快消退了。剧组的成员都是演员或者戏剧界的专业人士，名人在他们眼里比较寻常。还有才子，甚至天才。他们即将做出公正而不带情感的裁断。

金发女演员坐在半圆的中间，好像波尔曼有意把她放在这个位置以保护她。你看到，她和其他更有经验的舞台演员不一样，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显得不自然，肩膀僵直，头向前倾着，她

的头看起来好像大了一点点，和她柔弱的身躯不相配。她挺紧张，不自觉地舔着嘴唇。眼睛里还闪着忍住的眼泪。她的脸是张女孩的脸，皮肤非常白，头顶的灯光夸大了她眼睛下面的阴影。她穿着一件缆绳状花样的针织套衫，在强烈的灯光下失去了一切颜色，下身穿着黑色毛纺宽松裤，裤脚扎到长及脚踝的靴子里。金黄色的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垂在脖子后面。她没有化妆，也没戴首饰。你不会认出她。她是个无名之辈。剧作家心里涌过一阵厌憎，波尔曼竟敢事先不明确地征询他的意见，就让金发女演员表演他的戏剧。他的戏剧！他心脏的一部分。不管是好是坏，金发女演员都会受到所有观众的关注。

在第二场的开头，金发女演员终于用玛格达的声音说话了，她在试探着、摸索着，大家立即看出，在排练室中她的声音太小了。这可不是好莱坞的摄影棚，有麦克风、扩音器和特写。她的激动，或者畏惧，令观众痴迷，好像她当着他们的面脱光了衣服。她的角色分配不当，剧作家想，不是我的玛格达。他对波尔曼十分恼火，可波尔曼却靠在旁边的墙上看着这场表演，嘴里咬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脸上露出痴迷而喜悦的神情。他爱上了她，这个混蛋。

但是金发女演员表演的玛格达确实很有感染力！她的嗓音里有火苗一般的颤抖，配合着疑虑犹豫的身体动作，让你深切地同情她：她作为玛格达的悲惨遭遇，一九二五年左右，她十九岁，父母是匈牙利移民，她在新泽西一个犹太家庭里做佣工；还有她作为金发女演员的遭遇，被好莱坞捏造出来，相当于一个全国性的笑话，在一个无情而暴露的环境中，勇敢地与纽约的舞台演员对抗。

“噢，对不起，波尔曼先生？我可——可以再来一遍吗？拜托了。”

这个请求出自天真和绝望。金发女演员的声音颤抖着。剧作

家是戏剧界的老斯多葛派，但连他也吃了一惊。因为在剧组，没有演员胆敢打断一出戏，而同波尔曼或者其他人讲话；只有导演才有权打断，而这个权力他像君主一样使用得非常谨慎。但是金发女演员对这条原则一无所知。她的纽约同行瞪着眼睛看着她，好像动物园里的看客盯着猿人祖先中某个稀奇、漂亮而原始的物种一样，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正确说话的智能。在尴尬的沉默中，金发女演员斜着眼睛望着那边的波尔曼，像做鬼脸一样笑了笑，眼睛还眨了眨，也许是意图勾引，然后她又用沙哑而带着呼吸声的嗓音说，“哦，我知道我能做得更好。噢，求你了！”这是赤裸裸的恳求，很像玛格达自己说的话。观众中的女人们曾向波尔曼学习过表演，而且不明智地爱上了他，并接受了他回报的“爱”，无论他的爱多么短暂而无常，在这一刻，这些女人并没有感觉到对金发女演员愤怒的敌意，而是感觉到姐妹般的同情并为她担心，她那么脆弱，却冒着被公开责骂的危险；男人们僵直了身子，都觉得尴尬。波尔曼把雪茄推进嘴里，狠狠地咬着。其他演员都盯着自己的剧本。波尔曼说话一贯简明、冷漠，快得像两栖动物的舌头，此刻你能看出来（每个人都会这样宣称！），他正准备用这种方式说出打击金发女演员的话。然而，波尔曼只嘟囔了一句，“没问题。”

11

波尔曼！这个纽约戏剧艺术家剧团的有争议的创始人，剧作家已经认识了二十五年了，而且在私下里一直畏惧他。因为不管当天、本周、本季度有什么样的热情，波尔曼只把他最深的敬意保留给已死的、“经典”的剧作家。他把一些戏剧带到了战后的

纽约，推出了极少的几台政治化的演出，包括加西亚·罗卡^①的《伯纳达·爱尔波的房子》、卡尔德隆^②的《人生是场梦》、易卜生的《建筑师》和《我们死而复生时》；他导演并翻译了契诃夫，敢于按照作家本来的意图展示契诃夫，不是用挽歌式的悲剧调子，而是作为悲喜参半的喜剧。他将宣称“发现”了剧作家，尽管他们俩是同辈人，有相同的德国犹太移民背景。

在令剧作家痛恨的会面中，波尔曼提到“神秘的、神话一般的”戏剧合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半天才”涌现、探寻、摸索，像达尔文通过变异导致进化的理论一样，最终创作出独特的艺术作品。“好像要不是他我就写不出那些戏剧一样。”但是这是真的，剧作家早期的戏剧在剧团里得到了改进，波尔曼还指导了剧作家最有信心的戏剧的首次上演，这部戏剧让剧作家名声大噪，他的名字将永远和这部戏剧联系在一起。波尔曼坦白说，他是剧作家精神上的兄弟，而不是对手；剧作家每获得一个奖项、一次荣誉，他都会表示祝贺，但同时又在剧作家的听力范围之内神秘地说，“天才就是名声死亡之后剩下的东西。”

但是波尔曼在培训演员方面表现了更多的才华，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他本人曾是个很普通的演员。波尔曼的秘密车间和辅导材料为纽约戏剧艺术家剧团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既教有才华的新手，也教专业演员。对于那些渴望站稳脚跟或者渴望重新站稳脚跟的演员、成功的百老汇和电视表演者，剧团很快变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住宅区和商业区中间房租低廉的剧团总部成了避难的地方，和幽静的教堂寺庙并无二致。波尔曼改变了很多演员的生活并使他们的事业重获青春，有时候这种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商业

① 加西亚·罗卡（1898—1936），西班牙作家，西班牙现代最著名的诗人，其著作有《斗牛士挽歌》等。

② 指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哲理喜剧《人生是场梦》是其代表作。

范围。波尔曼承诺，“在我的剧团里，一个‘成功者’可能会失败。‘成功者’可能跌个四脚朝天或者狗啃屎，没有评论者会在意。‘成功者’可能会承认他对自己的职业一无所知，他可能会从零开始。他可以是十二岁，四岁。他可以是个婴儿。如果你不会爬，我的朋友，你就不会走。如果你不会走，你就不会跑。如果你不会跑，你就不会飞。从最基础的开始。戏剧的目的是使人心碎，不是给人娱乐。垃圾电视和闲话小报才给人娱乐。戏剧的目的是改变观众。如果你不能改变观众的话，那就放弃吧。戏剧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得最早，也说得最好——是在观众中引发深沉的情感，并借此达到灵魂的净化。如果没有净化，那就没有戏剧。在剧团，我们不会宠爱你，但我们会尊重你。如果你能够敞开心扉，我们就会尊重你。如果你需要的只是混账批评家和评论者的狗屁表扬，那你就找错了地方。我对我的演员没有太多要求：只要掏出你的心。”波尔曼认为，所有表演者中最悲哀的就是童星，他们像伟大的尼金斯基一样，青年时代便达到才华的顶峰，但注定将同样过早地陨落。

“真正的演员，”波尔曼说，“会继续成长，直到死亡。死亡只是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场。我们现在都在彩排！”

剧作家沉湎于忧郁的自我怀疑，苦于自己的虚荣，他的虚荣和波尔曼的完全不同，但他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多么充沛的精力！多么了不起的自信！波尔曼让剧作家想起斗牛士。他身材矮小，不超过五英尺七；一个花花公子，但却谈不上衣冠楚楚、仪表堂堂；他皮肤粗糙，发出一股热乎乎的汗味；日渐稀疏的头发滑溜溜地横盖在发红的头皮上；四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他突然在黑黑的门齿上装了齿套，于是他笑的时候，牙齿便像反射镜一样闪闪发亮。在演员协会合同签署之前，波尔曼常常让演员们彩排到午夜以后，弄得他们精疲力竭，这事尽人皆知；但是人们还是崇拜他，或者至少尊敬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永远高于对别人

的要求。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十五小时。他坦白地承认他是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吹嘘自己“有选择地得了神经病”。他结了三次婚，有五个孩子；他有过的无数的风流韵事，还包括（谣传说）几次和年轻男子的不正当关系；不管某人的外表如何，他只关注他“内心的火花”。（他将在采访中坚持认为，他愿意和金发女演员一起共事，只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精神上的天赋”，与她的美貌毫无关系。）波尔曼有几个成功的演员，长相只能说是“奇特”；波尔曼敢于在戏剧演出中使用身材魁梧的男人和女人，如果他们合格的话，在美国戏剧导演中，敢这样做的仅他一人；还有一件事为他带来了崇敬，但更多的是嘲讽，他曾在剧院排演的一部易卜生戏剧中，安排了一名身高六英尺、骨架很大的海达·盖伯勒——“我的用意是，海达是侏儒男人的世界里孤独的女斗士。”可能有人嘲讽波尔曼，但他从来没有错过。

“这是真的。我欠他很多，但绝不是一切。”

剧作家是个鹤一样高高瘦瘦的男人。他的样子矜持、警觉，警惕的眼睛，嘴巴很少露出笑意。在纽约戏剧界，他不是个“人物”，他只是个“公民”。一名努力的工作者，一个正派而负责的人。也许不是诗人（像他的对手田纳西·威廉斯），但是名艺术家。他的怪癖很少，其中一个是在戏剧彩排时穿白衬衫、打领带，像他罗尔韦凯文奈特商店里的销售员父亲一样，好像彩排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样。相比之下，迈克斯·波尔曼矮小、圆胖，絮絮叨叨，穿着邋遢的汗衫和没有裤带的裤子，头上带着希腊式罗纹密针编织帽或者高高的软呢帽，在冬天就戴上他的标志——一顶黑色阿斯特拉罕羊毛帽，为他的身高增加了几英寸。在彩排当中或者台词排练之后，剧作家把书写整洁的笔记递给演员们；而波尔曼则开始长达一小时的独白，既令他的听众痴迷沉醉，也令他们疲惫不堪。剧作家长着一张严峻的瘦脸，像风吹雨打的罗马式半身雕像，有的女人觉得那张脸挺英俊；而波尔曼的脸连他

的情人们也不觉得英俊，圆嘟嘟的，五官挤到了一起，嘴唇肥厚，鼻子粗短。但是他的眼睛多么机灵、多么敏锐！剧作家轻轻地笑出来，那样子好像一个惊讶的男孩，在禁止大笑的地方（学校，犹太教教堂？）听到了笑声；波尔曼则笑得有滋有味，好像笑是一件好事，像喷嚏一样有利于身体健康。波尔曼的笑声！你隔着墙都能听到。在剧院外面吵闹的大街上，你也能听到。演员们爱看波尔曼听了他们的喜剧台词后大笑起来，尽管这台词他可能已经听过十几遍；在戏剧表演中，波尔曼习惯于站在剧院的后台，完全置身于戏剧当中，他像所有投入的、偏执狂的导演一样，沉浸在他的演员的表演中，脸和身体都跟随着演员而抖动，高声大笑，整个房子里声音最大、最具感染力的笑声。

波尔曼提到戏剧，就像你提到上帝一样，也许还超过上帝，因为你可以参与并生活在戏剧里。“为它而死！为了你的才华！掏出你的心！对自己严格要求，你能行。那上面的舞台上生命与死亡，我的朋友。如果不是生命与死亡的话，那就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他让我尊敬的地方。哦，他可以直接探进……

可是他利用过你，不是吗？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我自己有什么好在意的？我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是到纽约来学习表演的。

你为什么那么称赞波尔曼？我讨厌你在采访中夸大他在你生命中的作用。他完全相信，这是对他极好的宣传。

哦，可这是真的……不是吗？

你只是想转移自己身上的注意力。女人们就是这样，顺从别人的恐吓。你知道怎么表演，亲爱的，你来的时候就知道。

我知道吗？不。

你当然知道。这我也讨厌，你那样误解你自己……

是吗？哎呀……

到纽约的时候，你是个很好的女演员。他没有创造你。

你创造了我。

没有人创造了你，你一直是你自己。

嗯，我猜，我知道……一点。我拍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我在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有日记……尼金斯基的日记。

尼金斯基。

尼金斯基。但是我不知道我懂得了什么。在实践中，这就是……我不得不表演的时候发生的事，去临场发挥，好像划亮一根火柴……

让那些都见鬼去吧。从一开始你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噢，喂！你为什么这么生气，爸爸？我不明白。

我只是说，亲爱的，你生下来就有天赋，你有某种天才，你不需要理论。忘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尼金斯基！还有他。

我从来没想过他。

他和你掺和在一起……你的意志，你的才华……好像有人大拇指上攥着一只蝴蝶，抹一下，便折断了它的翅膀。

嗨，我不是什么蝴蝶。感觉到我的肌肉了吗？这是我的腿。我是舞蹈演员。

狗屁理论是给他那样的人准备的：不能表演，不能写作。

亲一亲，爸爸？来吧。



嗨，听着：波尔曼先生实际上不是我的情人。

那是什么意思——“实际上”？

噢，他本可能做过什么，但那不是……别那样看着我，爸爸。我害怕。

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实际的事。

他……摸你了？

我想是吧。你是说什么样的？

像男人摸女人那样。

嗯嗯嗯嗯嗯！就像这样？



也许像这样？……这样？



可是爸爸，我说过：没有什么实际的事，你知道？

你是说……？

就在他办公室里的事？比如……给他送个礼物？他要求给我面试。我！他还有疑虑，他说，为什么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要在他的剧团里学习？他以为那是……某种宣传？好像每个人都在意我到哪儿去了，在做什么事？现在我不拍电影了？他一连串地问我这些问题。他怀疑，我不怪他。我想我当时哭了。他怎么知道“玛丽莲·梦露”是个真人？他期望着她，而我走了进去。

他问了你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动机？

是什么？

为了……不死。

什么？

为了不死，为了继续……

我不喜欢你这样讲话，揪着我的心。

哦，以后不了。对不起。

然后他就和你做爱。多少次？

那不是爱—爱！我不知道。爸爸，哎呀，这让我感觉很糟糕。你生我的气了。

亲爱的，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想理解。

理解什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呢。我……离婚了。

你和波尔曼在哪里见面？不是总在那个难闻的办公室里吧。

哦，大多时候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很迟，上完课以后。我以为……嗯，我受到了夸奖。那么多书！有一些，我能看见书名，德语写的？俄语？波尔曼先生和尤金·奥尼尔的合影。所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演员：马龙·白兰度^①，罗德·施泰格^②……我看到了那本德语书。我是用英文读的——我是说我看见“叔本华”这个名字——我把书拿了下来，假装在读。我说“叔本华用英文写的东西，我肯定能读得比这本好”。

波尔曼怎么说？

他纠正了我的发音——“叔本华。”我说我能读那本书，他不相信我。用任何语言，我是说我读过一部分。以前认识的一个摄影师送了我一本。“这是世界的真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以前读过，直到后来我觉得太伤心了。

波尔曼总是说你让他非常惊讶，你真正的样子。

可是……那是什么呢？我真正的样子？

就是你自己。

可这还不够，是吗？

当然够了。

不，绝对不够。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作家，因为仅仅做你自己还不够。我需要当一名演员，因为仅仅做我自己还不够。嗨，你永远不会告诉别人，是

① 马龙·白兰度（1924—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主演《教父》、《欲望号街车》等，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

② 罗德·施泰格（1925— ），美国演员，主演《月黑风高》等，一九六七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吗？

我永远不会谈论你，亲爱的，那就像剥了我自己的皮。

你永远都不会写我……好吗，爸爸？

当然不会！

这……和波尔曼……不过是发生过的事情，就像……送给他一件礼物，表示感谢？像……“玛丽莲·梦露”？就几分钟？

你让波尔曼和“玛丽莲·梦露”做爱。

他也许会这样说……噢，他不会这样的！绝对不会。

实际上他到底做了什么？

哦主要只是……吻我，不同的地方。

你穿没穿衣服？

大多时候穿着，我不知道。

他的衣服呢？

爸爸，我不知道。我没看。

那你有没有……性反应？

很可能没有。大多情况下，我都没有……除非和我爱的人，比如你。

别把我扯进去！这是你和那头猪之间的事。

他不是猪！只是个男人。

男人当中的男人，呃？



“玛丽莲”的男人当中的男人。



喂，对不起。我只是想处理这事。

爸爸，现在我记起来了！我刚才在想着玛格达……在你的戏剧里，波尔曼先生给我的礼物。读你的新戏剧……和真正的戏剧

演员一起，你给我的礼物。

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录用了你，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导演的时候，他指定所有的演员。

他没有跟你说我的事，我知道！我那么害怕……我太尊敬你了。

他说，“相信我。我找到了你的玛格达。”

你相信他吗？

相信。

为什么我的记忆力不能再好一些，我脑子卡在我正在演的角色上，我……好像我同时在两个地方？和别人在一起但又……不在他们一起。为什么我喜欢表演，甚至在我孤独的时候，我也不孤独。

你的天赋那么自然，你不是“表演”。你不需要任何技巧。对，就像划亮一根火柴，火焰突然燃烧起来……

但是我喜欢读书，爸爸！我在学校里成绩不错。我喜欢……想，好像和什么人谈话一样。在好莱坞，在拍摄场，如果我在读书，我就要把书藏起来……别人以为我很奇怪。

你的想法可能会乱成一团。你很容易受人影响。

只被我信任的人影响。

他的办公室我见过几次。那个沙发……很脏，是不是？有他的发油、雪茄烟和腐臭的熏牛肉的气味……波尔曼在污秽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那是他的形象。在无知的百老汇市场上，“坚定不移”。“正直顽强”。

哦……难道他不是吗？我以为你是他的朋—朋友。

我们收到传票的时候——一九五三年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发的传票——他雇了一名昂贵的哈佛律师，不是犹太人。我呢，我就从这儿、从曼哈顿雇了个人，一个朋友，“共产党律师”，人们这样称呼他……我是理想主义者，波尔曼是实用主义者。我没被

关到监狱里，真是幸运。

哦，爸爸！那不会再发生了。都一九五六年了，现在我们更进步了。

他有性反应，对吗？

你为什么不问她？他一直是你的朋友。

波尔曼不是我的朋友，从一开始他就妒忌我。

我还以为是波尔曼先生给了你一个开——开始。

好像没有他我就没有事业一样？他是这么说的吗？吹牛。

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我不了解波尔曼先生，真的。他在纽约有一百个朋友……你们都比我更了解他。

现在你还见他吗？

什么！噢，爸爸。

你和他，你们在一起……他看着你，我看到过，你也看着他。

我看过吗？

用你的方式。

什么方式？

“玛丽莲”的那种方式。

也许那只是……紧张。

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亲爱的，如果太痛苦的话。

告诉……什么？

多少次……你和他。

爸爸，我不知道。我的脑子不是……加法器。

那时你需要表达你对他的感激。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是。

在我和你见面之前。

哦，爸爸！对。

那是，多少次？……五次，六次？二十？五十？

什么？

你知道什么。

只有……四次或者五次。我可以得到玛格达，那时我还没有得到。

他结婚了。

我猜是。

可是，天哪。我也结婚了。呃？



你有过吗？

嗯？

你有过高潮吗？和他？

我有过……噢，哎呀。爸爸，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是说，不认识真人。我知道你的作品，我尊敬你。

你和波尔曼有过高潮吗？他“吻”你。

哦，爸爸，如果我真的有过————一次……那也只是逢场作戏，你知道？然后戏就结束了。



现在你生我的气了？你不爱我吗？

我爱你。

你不爱！不爱我。

我当然爱你。我要把你从你自己那儿救出来，就这样。你把你自己不当一回事。

哦，但是我已经得救了。已经得救，和你在一起的新生活……噢，爸爸，你不会写我，是吗？我们这样谈话？你不再爱我以后——也许，是在你不再爱我的时候？

亲爱的，别说这些。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将永远爱你。

12

这部戏剧，是他的生命。但是，金发女演员读着玛格达，带着喘息声的低低的声音里饱含着激情，她正在走进他的戏剧，走进他的生命。金发女演员把自己的畏惧转移到了玛格达身上，让玛格达活了过来。

玛格达和艾萨克的父母说话的时候，她结结巴巴，声音颤抖而细弱，几乎听不见，你觉得尴尬，金发女演员不能够应付局面，再过一分钟就会放弃；然后，在下一场中，玛格达说话更加自信了，你才明白原来金发女演员刚才是在表演，而这就是有天赋的“表演”——对生活的模仿如此深刻，你在内心中能体验到它，把它当做生活。在和艾萨克的场景中，玛格达变得活泼起来，甚至可以说生气勃勃；金发女演员突然流露出性爱的能量，让观众和其他演员都吃了一惊，而这个单调的排练室乃至整个剧团的演出，都缺乏这种能量。艾萨克当然也吃了一惊。剧作家喜欢的这个年轻演员是个英俊的男孩，英俊、精明、有才华，戴着眼镜，演有学者风度的犹太人，但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和金发女演员演的玛格达配戏；然后他很快开始做出反应，像艾萨克本人那么笨拙，却又激动得好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你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电流：一个是朴实的匈牙利乡下女孩，几乎没受过教育；另一个是市区犹太人的男孩，年纪小一些，拿到了奖学金，很快要动身去上大学。

观众放松了，开始笑起来，因为这个场景有点喜剧性，因严肃而受人尊敬的剧作家以前从没有试过这个模式，这一场以玛格达的“金色笑声”而结束。

剧作家也笑了，好像惊讶地认出了什么。他不再在剧本上做笔记。好像有人正在从他这儿抢走这部戏剧，他的戏剧。玛格

达，金发女演员的玛格达，正在将戏剧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和他的方向不同。是这样吗？

台词排练继续着，经过了三幕，艾萨克和玛格达通过戏剧性的跳跃迅速长大成人，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剧作家想，记忆中那个强壮的淡黄色头发的匈牙利女孩，正在被情感上非常脆弱的玛格达所替代，淡金黄色的辫子，蓝汪汪的眼睛。这是多大的讽刺！但又多么合适！这个玛格达那么脆弱、那么暴露，你害怕她会受到伤害，害怕她被人利用。玛格达出身贫寒，而艾萨克和他的父母却是新泽西郊区的犹太人，富裕而显贵，他们也不像剧作家希望中的那样有同情心。还有那个童话般的情节，剧作家创造这个情节，是为了表现艾萨克的世界和玛格达的世界之间的距离——艾萨克使玛格达怀孕了，玛格达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艾萨克和他的父母：艾萨克动身去上大学，去开始辉煌的事业：玛格达嫁给一个农夫，生下了艾萨克的孩子，后面还生了几个孩子：艾萨克成了作家，二十多岁就成名了；艾萨克和玛格达不时见见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艾萨克父亲的葬礼上；虽然人们认为艾萨克才华横溢，他却一直不知道观众知道什么、玛格达一直瞒着他什么——现在他觉得这个情节不完整、不令人满意。

戏剧最后的台词属于艾萨克，他站在墓地上，玛格达隔着他父亲的坟墓与他相对。“我将永远记住你，玛格达。”人物定格，灯光暗下来、熄灭。这个结局以前看起来非常正确，现在却显得不充分、不完整，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在意艾萨克记不记住玛格达呢？玛格达怎么样了？她最后说了什么话？

台词排练结束了。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情感上很累人的经历。很多观众鼓起了掌，违反了剧组关于这种非正式场合的规定。有几个人站了起来。剧作家受到了人们的祝贺。真傻！他摘下了眼镜，用衣袖擦着眼睛，他投入而呆滞，茫然地笑着，感到一阵恐慌。这是个失败。为什么他们在鼓掌？这是嘲笑吗？没戴

眼镜，顶楼里面星星一般的灯光、模糊的动作以及黑暗在他眼前变成了闪烁的漩涡。他看不到任何脸孔，他认不出任何人。

他听到波尔曼说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去。他必须逃开！他嘟囔了几个单词，表示感谢，或者歉疚。他无法再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能向演员们致谢，向她致谢。

他逃走了，逃出排练室，逃下很陡的金属楼梯。在五十一大街上，他一脚踏入刺骨的寒冷之墙。他逃到十一大道，寻找地铁。必须逃开！必须回家，或者任何地方，只要那儿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的确爱她，关于她的记忆。我的玛格达！”

13

你从我身边跑走了！当我已经爱上了你。

当我从远方而来，为了你。

当我的生命已经属于你，只要你想要。

那我怎么能够信任你呢？可我爱你。

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恨你。

14

他们答应第二天晚上见面，在西七十和百老汇交接处的一家饭店里，主动追求的是金发女演员。

他知道！一个已婚男人，但不是个开心的已婚男人，很多年都不是。而且他已经（他想起来都觉得羞耻，但事实就是这样）开始爱上她了。我的玛格达。

他从前一个晚上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他冷静地说，“这部戏剧，已经变得对我太过重要，已经成了我的生命。对艺术家来

说，这是致命的。”

金发女演员认真地听着。她的表情是严肃的。她是不是要把那灿烂的微笑留到后面？她来安慰这位忧郁的剧作家。金发女那儿有无限的安慰。只是他是结过婚，而且是年纪很大的已婚男人。他是个废人！日渐稀薄的头发，眼睛四周像磨损的袜子，脸颊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他耻辱的秘密是，玛格达从来没有碰过他的脸颊，玛格达从来没有吻过他，玛格达从来没有摸过他。当然玛格达更没有引诱过他。他才十二岁的时候，玛格达就已经十七岁了，健康活泼、精力充沛，来为他的父母工作；等到他动身前往鲁特格斯的时候，玛格达早已走了，结了婚，还搬了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剧作家少年时代的幻想：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和他自己和他四周的人都不一样，似乎不是他们的同类。现在，三十年后，在曼哈顿的一家饭店里，作为金发女演员的玛格达端庄地坐在他对面，认真地说，“你不应该说这些话！关于你那部美妙的戏剧。你没看见吗，大家都在哭？它肯定是你的生命，对吧，否则你就不会那么爱它。就算它杀了你——”金发女演员停了下来。她说得太多了！剧作家能够看出她在敏捷地思考。心里想，他是不是也憎恨女人说聪明话？多说话，不说话？

他说，“只是我现在觉得永远都写不完了。有些场景还是二十五年前写的，几乎在你出生之前。”这只是随便说说，当然没有批评的意思。但是金发女演员看起来确实非常年轻，令人不安。还有她的情感、她的样子、她对自己的态度都很年轻，甚至像孩子一样。这样，这个世界就不会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伤害她。剧作家迅速计算出，他比这个女人大二十岁，而且也能看出来。“在我眼里，玛格达是个鲜明的人物，但是我想，在观众眼里，她是不一致的。而艾萨克身上当然有太多的我，但只是我的一部分。材料自传性太强，而且那对父母……”剧作家揉了揉眼睛，他的眼睛很疼。头一天晚上他睡得很少。他长期努力的徒

劳，以及更为痛苦的近期成功的荒唐，都压在他心上。

我没有才能，没有天赋。我像一匹馱马一样喘着粗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馱马也会累趴下。

在台词排练中，站起身逃走的时候，他看见金发女演员渴望的眼睛盯着他。他想叫出来，你们都不要管我！太迟了。

金发女演员犹豫地说，“我有些关于玛—玛格达的想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想法？一名女演员的想法？

剧作家笑起来。他的笑声吃惊，而且充满感激。

“我当然感兴趣。你真好心，关心我的剧本。”

剧作家本来不会安排这次会面。这是次浪漫的会面，双方都激动、紧张而且有点害怕，饭店酒吧里烟雾迷蒙、灯光昏暗，他们坐在后面一间隔离的包厢里。一个黑人小爵士乐队正演奏着《深蓝色心情》。那正是剧作家的心情：深蓝色。就在他准备动身会见金发女演员之前，他的妻子从迈阿密打来了电话。他刚冲过澡，头发还是湿的，胡子也刚刮过，下巴上有点舒适的微痛，他提心吊胆地拿起了话筒，以为——什么？金发女演员要取消他们的约会？她不是几小时前才订下约会的吗？剧作家的妻子听起来非常遥远，她的声音里带着静电的噼啪声。他差点没听出来，而那个永远带着批评口吻的声音，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金发女演员的头发还是编成一根短辫子垂在脖子后面。在她的所有照片上，他从来没有看过她编辫子。那这就是玛格达！她的玛格达。他的玛格达的头发要长得多，编成辫子盘在头上，那是种老式的发型，让她看起来年纪大一些，而且拘谨得多。他的玛格达头发粗糙，像马鬃一样。这个玛格达的头发细细的，不是自然的头发，呈梦幻一般的乳黄色，像玩具娃娃的头发；一个男人自然而然地想把脸埋在那头发里，把脸埋在这个女人的脖子上，轻轻地抱着这个女人，并且——保护她？但是谁会伤害她

呢？他自己？她看起来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冒着被剧作家回绝的危险，就像头天晚上她冒着被波尔曼伤人地当众回绝的危险一样。剧作家听说金发女演员在纽约“一个人到处走”，而且人们认为这如果不是冒险的话，就是怪癖。但是，把头发藏起来，戴上黑色眼镜，穿上不太华丽显眼的衣服，金发女演员不太可能被人认出来。这天晚上，她穿着宽松的安哥拉羊毛衫，定制的宽松裤，脚下穿着中跟鞋；戴着一顶男式斜边软呢帽，遮住了半个脸，这样，好奇的陌生人就不会看到。她一走进拥挤的酒吧，剧作家就看见了她，同时她也看到了他坐在后面。她笑着摘下了角质镜架的墨镜，摸索着把眼镜塞到手提包里。他们向服务员点过菜以后，她才取下软呢帽。她脸上露出顽皮而渴望的表情。这就是金发女孩“玛丽莲·梦露”吗？还是她仅仅只是长得像那个家喻户晓或者臭名远扬的好莱坞演员，像她不谙世事的小妹妹？

金发女演员不想被人认出来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认出她，因为“玛丽莲·梦露”只是她的一个角色，还不是她最喜欢的角色，剧作家知道这事以后，觉得十分惊讶。

而他，剧作家，一直并且永远是他自己。

不，他本来不会安排这次会面。他本来不会弄到金发女演员的电话号码，就像她弄到了他的号码还给他打了电话一样。他知道她和退役运动员的婚姻，整个世界至少都知道这次婚姻的基本情况。一次童话一般的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公众媒体都急切地报道着婚姻的破裂。剧作家回忆起，他曾在一份新闻杂志上看到一张惊人的图片，是从一幢建筑物的楼顶上拍的，照片上是东京的暴民场景，几千“影迷”拥挤在公共广场上，希望看一眼金发女演员。他当时想，日本人不会很了解“玛丽莲·梦露”，也不会在意。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某种可怕的新发展呢？在某个尽人皆知的名人面前出现公众的歇斯底里？马克思在那句著名的话中

谴责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现在名声则成了人民的麻醉剂；只是名声的教堂没有带来丝毫拯救和天堂的保证。它的万神殿只是一间大厅，里面装满了扭曲的镜子。

金发女演员羞怯地笑着。噢，她开心！一种打动人心的美国女孩的美貌。她的语气多么真诚，她告诉剧作家她多么“崇拜”他的作品。和他见面以及朗读玛格达这个角色，都是多么大的“荣幸”，她在洛杉矶看过他的那些戏剧，她读过的那些戏剧。剧作家挺高兴但也不安，但是高兴。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一边听着。刚刚经过酒吧装饰喜庆的那些镜子时，剧作家看起来像个高高的幽灵。一个高贵的身躯，但脸上有创伤、灾难的痕迹。斜肩膀，瘦高个。剧作家生于新泽西，大半生在纽约市区度过，但身上还是洋溢着某种西部的气息。他看起来像个没有家庭的男人，没有父母的男人。一个年纪不小的男人，脸长得像小斧头，两颊布满了皱纹，头发开始从额前向后秃，样子挺警觉。他发笑的时候，让人觉得出乎意料。他变得像男孩子一样！和蔼。一个习惯于抑郁地想象的男人，但是个可以信任的男人。

也许。

金发女演员从大号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像护身符一样放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这个女孩玛格达，她就像《三姊妹》中的女孩？嫁给了哥哥的那一个？”剧作家瞪大眼睛看着金发女演员的时候，她又疑虑地说，“他们嘲笑她？她裙子的腰带错了颜色？不过，在玛格达这儿，是她说英语的样子。”

“这是谁告诉你的？”

“什么？”

“关于《三姊妹》和我的戏剧。”

“没人。”

“波尔曼？说我曾被影响过？”

“哦，不，我自己读一读了戏剧，契诃夫的戏剧。很多年以前。开始我想当一名戏剧演员，但是我需要钱，所以我就去拍电影了。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扮演娜塔莎。我是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扮演她。因为她出身贫寒，人们都嘲笑她。”

剧作家什么也没说。他生气了，心跳得很快。

看到他不高兴了，她迅速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像中学生那样认真地说，“我在想，契诃夫对娜塔莎的处理令人惊讶，因为娜塔莎后来变得强壮、狡猾，而且残酷。而玛格达，你知道——嗯，玛格达总是那么好。她不会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的意思是，一直这样？我是说”——剧作家看出，金发女演员切入了另一个场景，眯缝着眼睛，脸上活泛起来——“如果是我，一个清洁女工——我以前就做过这种事，洗脏衣服，洗碗碟，擦地板，刷马桶，那时候我在洛杉矶的孤儿院和一个领养家庭——我会觉得委屈，我会愤怒，不同人的命竟然这么不同。但是你的玛格达……她一直没多大变化。她是好人。”

“对，玛格达是好人，以前是，开始的时候。生气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她身上。”这是真的？剧作家言词简略，但他也疑惑。“她和她的家人对她的工作很感激。虽然报酬不多，但总有报酬。”

金发女演员受到了指责，只能表示同意。哦，现在她懂了！玛格达高出她一筹，她的自我的更高形态。哦，对了。

剧作家招来了服务员，又要了两杯饮料。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她的苏打水。他心里想，难道她不喝酒？还是不敢喝？他听过谣传……在难堪的沉默中，剧作家说话了，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露出讽刺的意味，“你还有哪些关于玛格达的想法？”

金发女演员羞怯地坐着，用手指触摸着嘴唇。她似乎想说话，但又犹豫了。她知道剧作家生她的气了，并且在那一刻决定恨她。不管她曾对他产生多少性爱的吸引力，现在都在他体内膨

胀成怒火。她知道！她经验的丰富不亚于（剧作家觉得）一个以女孩的身份在大街上拉客的妓女，对男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转移同样敏感。因为她的生命依赖于它，依赖于她的女性自我。

“我猜……我说错了话？关于娜塔莎？”

“当然没有。你的话有帮助。”

“你的戏剧一点都不像……那部。”

“不，不像。我从来没对契诃夫很感兴趣。”

剧作家出言谨慎。他强迫自己笑了。他在笑。对抗一个女人的倔强，正如对抗他妻子的倔强，以及很久以前他母亲的倔强。他知道，女人们容易接受单一、简单的观点，这些观点像小弹丸一样嵌在她们的大脑里，无法用辩论、常识和逻辑拔除。我和诗人契诃夫根本不像。我是艺术家，属于易卜生学派。我的双脚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双脚下面的土地也结实坚固。

金发女演员还有一件事情要说。她敢说出来吗？她不自然地笑了出来，身体倾向剧作家，好像要说个秘密似的。他瞪视着她的嘴巴，心里想，不知道那嘴巴曾做过什么样绝望而肮脏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在想？玛格达应该不会读书？艾萨克可以把这首诗一诗歌给她看，他为她写的，她就假装她会读？”

剧作家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对了！玛格达是文盲。

最开始的玛格达很可能是文盲，毫无疑问。

剧作家立即笑着说，“我们不再需要谈论我的戏剧了，玛丽莲。请你跟我讲讲你自己吧。”

金发女演员疑惑地笑着，好像在想哪个自己呢？

剧作家说，“我应该喊你玛丽莲，不是吗？还是那只是个艺名？”

“你可以喊我诺玛，那是我的真名字。”

剧作家思考着这句话，“诺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你。”

金发女演员似乎有点伤心，“是吗？”

“诺玛，一个年纪更大的女人，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诺玛·塔尔玛基，诺玛·希拉。”

金发女演员来了精神。“诺玛·希拉是我的教母！我的母亲和她是好朋友。我父亲是撒尔伯格先生的朋友。他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葬礼我还记得！我们坐在其中一辆车上，和他的家人在一起。那是好莱坞历史上最大的葬礼。”

关于金发女演员的背景，剧作家知之甚少，但这听起来不大对。她刚刚不是说过她是个孤儿吗，住在一个领养家庭？

他决定不质问她。她笑得那么自豪。

“欧文·撒尔伯格！那个纽约犹太男孩天才。”

金发女演员疑惑地笑了笑。玩笑？犹太人能够谈论其他犹太人，亲密地、喜爱地甚至嘲讽地谈论，可非犹太人却不敢？

剧作家看出了金发女演员的疑惑。他说，“撒尔伯格是个神话，一个神童，死的时候还很年轻。”

“哦，是吗？死一死的时候？”

“在孩子的眼里，他不会很年轻。不过，在世人的眼里，他是。”

金发女演员急切地说，“葬礼仪式在一个漂亮的犹太教堂里——庙里？——在威尔舍街大道上。我太小了，不太懂。用的是希伯来语？——真是又奇怪又美妙。我猜当时我以为那是上帝的声音。但后来我从来没回去过，我是说，到犹太教堂。”

剧作家不舒服地挪动着肩膀。宗教在他眼里意义甚微，不过是尊重祖先的一种模式，而且连这一点，他也半信半疑。他虽是犹太人，却不相信大屠杀是历史的结束或者历史的开端，虽然大屠杀“定义了”犹太人。他是个自由思想者、社会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他不是犹太复国派。私下里，他确实相信在全世界扰攘的人群中，犹太民族是最觉悟、总体上最有才华、教育程度最

高、最善良的民族，但是在这个信仰上，他并没有附加任何特别的情感或虔诚；这仅仅是常识而已。“我不太相信神秘主义。在我听来，希伯来语不是上帝的声音。”

“哦——不是吗？”

“也许是雷声，地震，海啸，未受句法阻碍的上帝之声。”

金发女演员睁大了眼睛，盯着剧作家。

睫毛长长的眼睛，你可以在那里面下沉，下沉。

剧作家又要了一杯饮料，给他自己。他在想，金发女演员和大多数男女演员一样，比照片上显得年轻，比照片上矮。还有，她的头，美丽匀称的头，太大了。因为那些奇怪的家伙很上照片；在银幕上有时候他们以神的样子出现，谁知道为什么呢？美是光学上的问题，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他想不爱这个女人。他告诉自己，他不可能和一个女演员牵连到一起。一名女演员！一名好莱坞女演员！戏剧演员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艺术，要背诵他们的对话，但是电影演员不同，他们几乎不做什么工作就能过关——简短的排练，在宽容的导演的指导下，说出几句台词，然后重拍、重拍、再重拍——最愚蠢的“表演”，对着举在镜头外面的提示牌念台词。这种“演员”里有的还得了奥斯卡奖。这是对表演艺术多大的嘲讽！还有，他们的私生活。剧作家想起自己曾听过关于这个金发女演员的传闻：在动荡的婚姻之前（之中？）她乱交，她吸毒，她有一次（或者多次）企图自杀，她和一帮放荡堕落的好莱坞边缘人物混在一起，其中一个又酗酒又吸毒，他的父亲便是列入黑名单的查理·卓别林。

现在他见到了金发女演员，他再也不相信这些谣传了。

现在他见到了他的玛格达，他不愿意相信，关于她的某些事情不是他自己创造的。

她像传递秘密的中学生那样羞怯地说，“玛格达身上令我尊敬的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爱她的孩子。在孩子出世之

前，她就爱他！只是个很短的场景，她对孩子说话，独白……艾萨克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找个男人嫁了，这样孩子才能生下来……才不会被送走、遭人嘲讽。另一个女孩可能会到秘密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把他杀死。你知道，以前她们就是这样做的，穷人家的未出嫁的女孩。我孤儿院最好的朋友，她的母亲就试图杀死她……淹死她，用滚烫的开水。她的手臂上都是伤疤，像有花边的鱼鳞一样。”金发女演员泪如泉涌。剧作家本能地伸手去摸她的手，她的手背。

我要重写她的故事。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金发女演员擦擦眼睛，擤了擤鼻涕，接着说，“实际上，诺玛·珍是我母亲给我取的名字，我是说，我妈和我爸。和诺玛相比，你是不是更喜欢这个名字？”

剧作家笑道，“更喜欢一点。”

他已经放开了她的手，想再抓住她的手，从桌子上探过去亲吻她。

这个是个电影镜头：不太新鲜，但非常有力！如果他从桌子上探过身去，年轻的金发女人就会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期待着，而他，情人，就会用手捧起她的脸，把嘴巴压在她的双唇上。

一切的开始，他漫长的婚姻的结束。

金发女演员歉疚地说，“我不太喜欢玛—玛丽莲。但是别人喊我也能反应过来。现在，多数人都这么喊我。他们不了解我。”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喊你诺玛·珍。我可以喊你”——这时剧作家的声音因为言词鲁莽而颤抖起来——“我的‘玛格达’。”

“哦，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秘密的玛格达。”

“对！”

“不过也许别人在场的时候要喊玛丽莲，不至于引起误解。”

“如果别人在场，你喊我什么都无所谓。你可以吹口哨，你可以喊我，‘嗨你！’”金发女演员笑了起来，露出了美丽雪白的牙齿。

他内心里被感动了，她那么快就高兴了起来。

同样，剧作家也很快就高兴起来。

“嗨你。”

“嗨你。”

他们一起大笑起来，像轻浮的孩子。突然在对方面前羞怯起来，而且害怕。因为他们还没触摸过对方，只是轻轻碰了碰手。他们还没有亲吻。他们将于午夜离开酒吧，剧作家将看着金发女演员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他们会亲吻，很快地亲吻，饥饿而又正统，而且他们会握手，并渴望地看着对方，没有其他事了。那天晚上没有。

剧作家内心真情涌动，他将兴奋地徒步走过几个街区，回到自己黑暗的公寓。高兴自己坠入了爱河，高兴自己孤身一人。

15

像我的玛格达，下层女孩。

她的手臂上没有伤疤，身体上没有伤疤。

我的生命将因她而重新开始。作为艾萨克！又是个男孩了，世界在他眼中焕然一新。在历史与大屠杀之前，焕然一新。

实际上，他们成为情人之后，剧作家在公共场合也很少喊金发女演员玛丽莲，因为世界正是通过这个名字而熟悉她的；而他，她的情人，她的保护者，不是世界。私下里，他也不会喊她玛格达或者我的玛格达。实际上，他发现自己喊她心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人，最亲爱的。因为世界没有权利利用这些温柔的名字称呼她。

只有他。

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喊他爸爸。一开始是开玩笑，嬉闹（没关系，是啊，他比她大了几乎二十岁，为什么不开开玩笑呢），然后是真诚的，眼睛里闪露着爱意和尊敬。他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喊他心爱的，有时候喊甜心。她很少称呼他的名字，也从来不喊那个名字的缩写。因为同样，世界正是通过这个名字而知道他的。

每次我们相爱的时候，都发明一种私人的语言，情人语言汇编。

哦，可是爸爸！——你永远不会谈到我，是吗？对其他人。

永远不。

也不写我？爸爸？

亲爱的，绝不。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16

一部美国史诗。最后波尔曼打来电话。他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自从台词排练以来，他的老朋友剧作家就一直在躲避他），但决定不露出任何迹象。他连续不停地讲了一个小时，夸奖、分析《淡黄色头发的女孩》，说他希望剧组能在下个季度上演这部戏剧，然后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和剧作家对这个场景的预期完全相同），说道，“关于我的玛格达——你觉得怎么样？不坏，呃？”

剧作家愤怒得浑身颤抖。他只能硬着头皮嘟囔了一句，礼貌地表示赞同。

波尔曼激动地说，“对于一个好莱坞女演员，一个没有经验的典型的傻瓜金发女，很出色，我以为。”

“对。很出色。”

停顿。这是个现场发挥的镜头，但剧作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波尔曼说，“这可能是你的代表作，我的朋友，如果我们一起努力的话。”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们刚才一直在辩论一般。又一次停顿，尴尬的沉默。“如果——玛丽莲能够表演玛格达。”他读“玛丽莲”这个词的时候迟疑而温柔。“你看得出，她多么害怕，害怕‘现场演出’，她这样说。她害怕会忘记台词，她说，‘暴露’在舞台上。对她来说，一切都是生或死的大事。她不能失败；如果她失败了，那就是死亡。我很尊重这种精神，我是完全相同的人，或者会成为这样的人，只是我是我认识的人里头脑最为清醒的。

“你从你的错误中接受教训，玛丽莲，我这样告诉她。‘可是人们在等着我犯错误。他们在等着我失败，好嘲笑我，’她说。那天下午在读台词之前，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她那么害怕，她一直不停地上洗手间。我说，玛丽莲，亲爱的，我们要去弄只便壶，就放在你椅子下面，她便大笑起来；后来她放松了一些。我们排练了两次。两次！对我们来说，那没什么，但她肯定觉得挺多。‘我应该做得更好，’她总是说。‘我的声音应该更有力。’她的声音确实很低。在超过一百五十个座位的剧院里，后面的人就听不到她说话。但是我们可以改进她的声音。我们可以改进她。

“那是我的事，我告诉她。给我天赋，我就像赫拉克勒斯^①。给我罕见的天才，我就是耶和华。‘但是剧作家会在那儿，剧作家会听到我。’她不停地说。这就对了，玛丽莲，我告诉她，现代戏剧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剧作家和你一起工作。

“和我们一起，这个女人能够发挥她真正的才华。在你的戏剧中，在那个角色中，这就是为她而造的。她像玛格达一样是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十二项任务而获得永生。

‘下层女孩’。看见没，她还不止是个电影明星，她是个天生的戏剧演员。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比得上她的，也许只有马龙·白兰度，他们在灵魂上是相似的。我们的玛格达，呃？真是巧合，呃？你觉得呢？”

剧作家已经不在听了。他在三楼的书房里，盯着窗外的那斑斓的冬日的天空。这是个工作日，优柔寡断的日子。是啊，可是他已经决定了，不是吗？他不能伤害他的妻子，不能羞辱她，他的家人。不能当通奸犯。不能，为了我自己的幸福。也许甚至是为了她的幸福。正如五年以前，剧作家曾同其他人一起，沉默地拒绝帮助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同情者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不能告发他的熟人，虽然实际上他私下里并不赞同他们，那些焦躁的人们，自我毁灭的人们，斯大林主义的同情者，他们夸耀说血淋淋的大灾难就要来临。他不能告发他的熟人，哪怕他们曾经（哦，他不想去想这事！）背叛过他，占据了他的位置。因为他绝不妥协，像苦行僧、修道士、顽固派、殉教者一样。

同样，波尔曼在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也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同样，波尔曼的行为也很正直，给这个男人应有的荣耀。

你干她了吗，迈克斯？或者计划干她？这就是这里的潜台词？

“如果我们拍这部戏，玛丽莲就会造成轰动影响。我可以私下和她一起工作几个月。在表演课上，她已经有反应了。她外面有一层壳——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必须穿透；里面，她就是熔化的岩浆。所有的人都会说，对我们的剧组、对波尔曼的名声，那是多么大的风险，可波尔曼会让他们看到，玛丽莲会让他们看到，这会是这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初场演出。”

“妙计。”剧作家讽刺地说。

“当然，”波尔曼说出了他的担忧，“她可能会回到好莱坞。”

他们在告她，制片公司。她拒绝谈论此事，但我给她那边的经纪人打过电话，那个人比较坦白、友好；他解释了当前的形势：玛丽莲违反了她的合同，她欠制片公司四部或者五部电影，她被停职了，没有薪水，也没攒下什么东西，我说，但是她可以自由地为我工作吗？他笑了，说，‘如果她想付这个代价，或者也许你能为她提供这个价钱，那她就自由了。’我说，我们在这儿讨论什么价码？十万？二十万？他说，‘整整一百万。这是好莱坞，不是白色大道^①。’那个狗日的，听起来像个年轻人，比我小，还嘲笑我。我就挂了电话。”

剧作家又一次沉默着，他略微感觉到了不屑。

第一个晚上以后，他和金发女演员见了两次面。他们诚恳地交谈。对，他们拉过手。剧作家还没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他还没说我不能再继续见你。金发女演员话很多，但不是谈她的好莱坞过去，或者她眼下的经济困难。但是根据他听到的或者读到的消息，剧作家知道玛丽莲·梦露正被制片公司起诉。

那个人，那个存在，和她多么无关，或者和我们。

迈克斯·波尔曼又讲了十分钟，他的情绪由确信、兴奋变成了焦躁、疑虑。剧作家可以想象，他的老朋友躺到旧转椅的椅背上，伸展他肉乎乎的胳膊，抓挠他毛茸茸的肚子，他肮脏的汗衫从肚子上皱了上去，混乱而气味难闻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那些和剧组有关联的演员的照片，马龙·白兰度，罗德·施泰格，吉拉汀·佩姬^②，金·斯坦利^③，朱莉·哈里斯^④，蒙哥马利·克里福特^⑤，

① 指纽约百老汇剧场区，因入夜灯火通明而得此名。

② 吉拉汀·佩姬（1924—1987）美国影、视、剧明星，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③ 金·斯坦利（1925—2001），美国戏剧演员，主演《野餐》、《巴士车站》等。

④ 朱莉·哈里斯（1925— ），美国女演员，主演《玻璃动物园》等。

⑤ 蒙哥马利·克里福特（1920—1966），美国演员，因其在《红河》、《人间到天堂》等中的演出而闻名。

詹姆士·迪安^①，保罗·纽曼^②，雪莉·温特斯，维维卡·林德福斯^③，艾利·沃勒克^④，都喜爱地冲着他们的迈克斯·波尔曼笑着；不久的一天，玛丽莲·梦露美丽的脸孔也将添加到这里面来，成为最为珍贵的战利品。最后波尔曼说，“你不准备把戏剧拿到别的剧团吧，呃？是不是？”剧作家说，“不，迈克斯，不会。我只是觉得还没完成，准备上演，就这样。”波尔曼暴怒地说，“屁话！那我们就一起完成，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一起来工作，你和我，把它弄成形，明年好上演。为了她。”剧作家文雅地说，“迈克斯，晚安。”

然后挂上了电话，飞快地挂上。然后把听筒摘了下来。

波尔曼那种人会把电话打回来，让电话铃永无休止地响下去。

17

欺骗。她也给他打过电话，熟悉的电话铃声像刀一般割在心上。

嗨！是我。你的玛格达？

好像她需要自报家门一样。

一天下午，拿起听筒，听见那个女人带着喘息声的嗓音，从喉咙里发出来，低沉而可爱，没有序言就开始唱起来：

你不会低迷

不，不，不

你不会低迷

① 詹姆士·迪安（1931—1955），美国演员，死于车祸。

② 保罗·纽曼（1925— ），美国演员，主演《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

③ 维维卡·林德福斯（1920—1995），瑞典籍演员。

④ 艾利·沃勒克（1915— ），美国演员，在好莱坞及欧洲影坛均有出色表演。

除非你有那深蓝色的心情

他的妻子，埃丝特，从她去的地方回来了。迈阿密。

她看着他的脸，看着他令人忧伤的内疚的眼睛。

这个尴尬的临场发挥的镜头：金发女演员的话在他的耳际乱跳，在他的胯下，在他的灵魂中，记忆中她的气息，她的诱惑，她神秘，统统和皱着眉头的埃丝特形成喜剧冲撞，埃丝特的几只皮箱“轰”的一声落在门厅里，这幢拥挤的老褐沙石房子的门厅窄得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屋子里每个角落里都放着摇摇晃晃的松木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剧作家的书，卫生间也不例外。剧作家弯下腰，去拎箱子，不知怎么搞的，一只内曼马库斯^①的购物袋在他脚下散了开来。“噢，笨手笨脚！噢，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真的！他是笨手笨脚。不是个优雅的男人，不是个浪漫的男人，不是个情人。

他开始喊她亲爱的，亲爱的人。但还没喊甜心。哦，还没喊甜心！

拉着手，握着手。在他们黯淡的爵士乐俱乐部的约会地点。那儿没有人认出他们。（实际上，真的没人认出他们吗？一个戴着眼镜、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华丽的年轻女人喜爱地抬头盯着他们？）几次亲吻。但不是投入忘情的吻，不是做爱的前奏。

请你理解：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有妻子，我有孩子，有家庭。我爱你就可能伤害别人。可是我不能伤害别人！我宁愿伤害我自己。

金发女演员笑了，叹了口气，这个镜头中该她的那一部分，她发挥得那么出色。哦，天哪，我想，我理解！

他的妻子快乐地问，“想我吗？”

“当然。”

① 美国一著名连锁商场名。

“对。”她笑了，“我能看出来。”

自从那天晚上排练了台词，自从剧作家明白了自己的愚蠢和徒劳，他一直无法专心写作。他几乎无法安静地坐下来。早晨，他出去长时间地散步，在风里走到公园的那一边，然后再回来；寒冷能够矫正他的燥热状态。他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通风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就在这里，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像艾萨克一样梦想、沉思，在无情而冷峻的过去中迷失了自己。这多么神秘啊：世界先于我们，降生了我们，在短期内似乎珍爱着我们，然后便将我们抛弃，如同抛弃蜕落的皮。没了！他激烈地想我要人们记住我的历程，要让自己值得人们记忆。

剧作家发现，金发女演员不想与他平等。他敏锐地察觉到，她正在重新经历着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许还不止一次，她也为此得到了报偿：她是那个小女孩；他是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导师。可是，他愿意当这个女人的导师和父亲呢，还是愿意当她的情人？对金发女演员来说，这两者也许没有区别。对剧作家来说，两者都当，或者表面上两者都当，是有悖常情的。她只能爱一个她以为高她一等的男人。我是那个男人吗？他知道他的弱点！在剧作家的评论者中，他自己是最为严厉的。他知道在创作中，他如何努力、如何探索；他知道诗歌的天才是水银、是魔法，不能强求，但他却缺乏这样的天才。契诃夫式的瞬间从看似平凡的事物中闪出，好像出自空廓的天空。突然而至的大笑声，老人的鼾声，索里欧尼^① 双手上的死亡的气息。一根弦断裂，弦上的声音忧伤地散去。

他不可能创造出契诃夫的娜塔莎。他甚至不可能明白，他的“下层女孩”太好了，所以太不可信，而金发女演员却本能地看出来。在他顽强地创作出来的戏剧中，没有那种契诃夫式的光

^① 契诃夫作品《三姊妹》中的人物。

亮，因为剧作家的想象拘谨，有时候甚至笨拙；对，他承认他笨拙，这也是一种诚实。就是在艺术活动中，剧作家也不愿意扭曲真实！但是他的工作获得了报偿；他得过一次普利策奖（这个奖项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他的妻子既为他自豪，又对他愤慨），还得过其他奖项；他将被尊崇为美国主要剧作家。因为这部作品能够感人肺腑，甚至可以和契诃夫的作品媲美。还有易卜生、奥尼尔、威廉斯的作品。也许作品的朴实令它更能打动美国人的心。感觉到希望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说，他是个诚实的艺人，建造着经得起风浪的坚固船只。诗人剧作家们更轻巧、更考究、更华丽的船只从一旁驶过，但是他的船也能抵达同一个港口。

他相信这一点。他愿意相信！

你奇妙的作品，你美丽的作品。我太崇拜你了！

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对他说这些，诚恳地说。好像在谈论一个明显的事实。她赶到斯特兰德书店去买他那些脱印的剧本，那些剧本她在她过去的旧生活中还未曾读过。

她住在西村。迈克斯·波尔曼一个戏剧界的朋友把东十一街一套公寓转租给了她。她从来不谈论她的“旧生活”。剧作家倒很想问她：你的婚姻崩溃的时候，你受伤了吗？你的爱情崩溃的时候？不过爱情会“崩溃”吗，还是只会逐渐消退？

我尊重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协议。我相信这必定是神圣地。我永远不会违反这样的协议。

用她那微笑的、失恋的眼睛盯着他。

他被她深深打动，就像被迷失的孩子打动，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在那诱人的身体里面，她的身体！当你逐渐认识诺玛·珍（剧作家会这样想起她，但很少这样喊他：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他的特权），你就能看到，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的身体很令人惊奇。有时候，那看起来好像是她奇怪的愿望，想把剧作家和她一起带入某个阴谋、某种共识。其他男人在性爱上受她吸引，因

为他们只能看到她的身体；他，剧作家，一个更优秀的男人，却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她，所以绝对不会受骗。

她是认真的吗？剧作家和善地嘲笑她。

“你应该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女人，而且那不是弊端。”

“不是什么？”

“弊端，缺点，不足。”

金发女演员推了推他的手臂，“嗨！你不需要奉承我。”

“我在明白无误地暗示你是个美丽的女人从而奉承你？而且那不是什么缺陷？”剧作家笑了起来，他想捏捏她的手臂、她的手腕；想让她略微往后缩一缩，以承认他说的话是基本事实。她可不能指望他不是男人！就算她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个孩子，渴望、向往而诱人，她也在明显激起他的性欲。

除非这是他想象出来的，她力争让他爱她，让他离开妻子，爱她，娶她。

金发女演员不是说过她是为她的工作而活着，为爱而活着。而眼下她并没有工作，而且眼下她也没有坠入爱河。（低下她的双眼，她那颤抖的眼睑。哦，可她向往爱情！）她诚恳而感人地对剧作家说道，“生命的惟一意义就是还有点别的东—东西，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自己的脑袋？你自己的骨架？你自己的历史？就像在你的作品中，你留下了一部分自我；在爱情中，你被提高到一种更高的生命形式，那不仅仅是你。”她说得那么激昂，剧作家怀疑这些话是不是背下来的。天真，理想主义——她是不是在模仿契诃夫笔下既聪明过人又存有致命的幻想的女性？《海鸥》里的尼娜，或者《三姊妹》里的艾丽娜？还是在引用更近的材料，剧作家自己多年前写的对话？然而，她的真诚毋庸置疑。他们一起呆在西村第六大道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后面一间灯光黯淡的包厢里，他们握着对方的手，剧作家有一点儿醉，很少喝酒的金发女演员也喝了两杯红酒，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因为剧作家的

妻子第二天就要回来了，某种危机正在迫近。“如果你是个女人，你爱上了一个男人，你想要那个男人的孩子。孩子就意味着……哦，你是个父亲，你知道孩子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你。”

“对。但是同样孩子也不是你。”

金发女演员看起来非常迷惑，而且莫名其妙地伤心，好像被人责骂过一样。剧作家一只手臂揽住了她的肩头，抱住了她，因为他们俩蜷缩在包厢的同一边；他们不再隔着一张桌子一本正经地会面。剧作家想用双手把金发女演员抱在怀里，她会把头靠在他胸前，把她温暖而布满泪痕的脸埋在他脖子和肩膀之间，他会安慰她、保护她。他会保护她，免受她自己的幻觉的困扰。因为幻觉，不就是伤心的序曲吗。而伤心，不就是愤怒的序曲吗。作为父亲，他知道一个孩子可能进入你的生命，并将你的生命撕成两半，而不是使之完整；作为男人，他知道一个孩子可能侵入貌似幸福的婚姻，一个孩子可能改变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彻底摧毁的话；作为一个几十年的成熟公民，他知道，当父母并不浪漫，连母性之中也没有浪漫之事，那不过是生命的升华。如果你是父母，你还是你——不过现在有了为人父母这项可怕的新负担而已。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那双颤动的眼睛在他看来如此活泼，如此神奇，他想亲吻她的双眼，并说，我当然爱你。我的玛格达。我的诺玛·珍。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你？可是我不能……

我不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不是你追求的那种男人。我是个有缺陷的男人，我是个不完整的男人，我是个未曾被父性明显改变的男，我是个害怕伤害、羞辱、激怒妻子的男人，我不是你梦中的救世主，我不是什么王子。

金发女演员反对说，“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就像一个人……我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交谈。她几乎可以把她的思想传递给我，我从不孤独。我说的就

是这种爱，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爱。它让你超出自己，它是真实的。我知道我能够当个好母——母亲因为——别笑话我，嗨？——看见一个小孩躺在婴儿车里，我真想凑过去亲他！‘哦，天哪！’我总是说，‘哦，我可以抱抱你的孩子吗？哦，他长得真好看！’我开始哭起来，我忍不住。你在笑话我！我就是这样，我一直喜欢孩子。我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在领养家庭里，照顾婴儿的总是我。就是对着他们唱唱歌或者推推摇篮什么的，你知道？直到他们睡着。有这么个小女孩，她母亲不爱她，我经常照顾她，我在公园里推着婴儿车——这是后来的事，我大概十六岁——我用杂货店里买来的材料给她缝了一只小填充老虎，我真喜欢她。但是我希望要个男孩，知道为什么吗？”

剧作家听见自己问为什么。

“他就会像他父亲，就因为这个。而且他的父亲，肯定是我渴望的人，一定是个出色的男人。我可不是随便爱上什么人的，你知道？”金发女演员气喘吁吁地大笑起来，“大多数男人，我甚至都不喜欢。你也不会的，亲爱的，如果你是女人的话。”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剧作家的内心充满着欲望，他听见自己说道，“你会是个很好的母亲，亲爱的。天生的母亲。”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说这话！一幕临场发挥的场景，车子斜到一边失去了控制，却没有人抓住方向盘。

酒后驾车！

金发女演员轻柔但性感地吻了吻剧作家的嘴唇。他的胯下、小腹中涌起一股恶心而狂喜的欲望，漫过他全身。

听见自己生硬而轻柔地说，“谢谢你，我的甜心。”

与人通奸的丈夫。他不想利用金发女演员。她是个孩子，对

别人那么信赖。他想提醒她注意我们！不要爱我。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和迈克斯·波尔曼，整个纽约戏剧界。金发女演员不辞辛劳地来到这儿，好像来到一座神坛，以在艺术中拯救自己。

将自己作为艺术的祭品。

剧作家希望她不辞辛劳地来到这儿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他的祭品。

他的困境是，他还爱着他的妻子。他不像他认识的那么多男人一样，把婚姻当成儿戏。就连他的同辈人，和他一样出身于家庭观念很强的自由派犹太家庭，也有把婚姻不当一回事的。他憎恨，波尔曼这个色狼风流放荡、到处留情；他憎恨，那些受到波尔曼不公正对待的女人，甚至他颇有姿色但已近中年的妻子，都轻易地原谅了波尔曼。

剧作家从没有对埃丝特不忠，一次也没有。

虽然他在一九四八年迅速获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声。那时，他体验了女性对他萌生的兴趣，这令他震惊、懊恼而又尴尬：知识女性，曼哈顿社会名流，离婚的女人，甚至还有某些戏剧界朋友的妻子。在邀请他去演讲的大学里，在上演他的戏剧的地方剧院里，总有这样的女人，聪明、活泼、诱人、高雅；犹太人，非犹太人，学术界的女人，文学界的女人，富有商人的妻子，很多都是中年女性，对天才男人充满崇拜。也许他因为厌倦、孤独和在工作中常常受到的挫折，他曾对某些女人产生爱慕之心，但是他从来没有对埃丝特不忠；他总有冷峻、尽责的会计师的一面，对事实忠心耿耿。他从来没有对埃丝特不忠，毫无疑问这对她应该有所意味？

我可贵的忠诚。多么虚伪！

他还爱着他的妻子，而且他相信，尽管她生气、憎恨，她还爱着他。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到对对方的欲望。哦，甚至连兴趣

也没有！很多年都没有了。剧作家常常生活在自己的思维中，在他眼中别的人往往显得不真实。越亲近，越不真实。妻子，孩子们。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长大了，疏远了。还有妻子——说实话！——有时候他同她讲话时都不看她。（“想我吗？”“当然。”“对，我能看出来。”）剧作家的生活就是单词，精挑细选的单词，如果不是在好利获得手提式打字机上用两只食指飞快地打出单行的单词，那么他的生活就是会见戏院老板、导演、演员，参加演员试演、台词排练、讨论、排演（直到最终的彩排和“技术”），还有预演、首场演出、好的评论、不太好的评论、好的票房、不太好的票房、获奖和失望，一幅险情迭出的图画，好像滑雪者沿着弯曲的小路向山下滑过未知的地域，大雪下埋藏着岩石，要么你天生就该过这种疯狂的生活，不管多累都为之陶醉，要么你天生不适合这种生活，那么大部分时候你只会觉得疲惫，到最后你希望什么也感觉不到。那时候剧作家不想娶一个女演员或者女作家或者其他有艺术追求的女人，所以他娶了一个漂亮、善良而且精力充沛的年轻女人，背景和他的差不多，还持有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学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埃丝特在中学里教过一段时间书，她是个合格的老师，但对教书没有什么热情；她很希望结婚生子。那一切都发生在三十年代，好像隔了一辈子。现在剧作家成了名人，埃丝特也成为名人配偶中的一员，中立的旁观者会谈论他们说为什么？他在地身上看到了什么？剧作家和他的妻子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自然地相互吸引，自然地说起话来，也许只是相互扫了一眼，笑了笑，然后各走各的。他们共同的朋友中，不会有人介绍他们俩认识。

这不是悲剧！剧作家相信，这不过是平凡的生活。不是舞台上戏剧化的生活。

剧作家不愿意去想，他和埃丝特上一次带有情感地做爱，甚

至接吻，是在什么时候。厄洛斯^① 离去之后，吻便成为最奇怪的动作：麻木的嘴唇触碰，压到一起：为什么？剧作家知道，如果他拥抱埃丝特，她就会嘲讽地僵硬起来，问，“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时候？”

她的丈夫无法说因为我就要爱上另一个女人。帮帮我！

但是，他还是相信他们的爱没有中止，只是消退了一些。像剧作家第一本书的书套，那是本薄薄的诗集，在他二十四岁时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赞扬和鼓励，并销售了六百四十册。在他的记忆中，《解放》的书套是漂亮的深蓝色，上面的字是嫩黄色，而实际上，正如他不时惊讶地看到的那样，封面几乎被阳光晒成了白色，以前那黄色的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

记忆中有个书套，离剧作家桌子几英尺远的地方也有个书套。你可以说两个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它们存在于不同的时间。

他和那个女人一起住在西七十二街那幢漂亮的老褐色沙石房子里，房子里全是满满的书架。剧作家犹豫地对那个女人说，“我们没有好好地谈过话，亲爱的。我在想，现在——”

“我们什么时候谈过话？你一个人说话。”

这不公平，实际上，是不准确。但是剧作家一言不发，没理睬这句话。

另一天，他说，“圣匹兹堡怎么样？”

埃丝特瞪大眼睛盯着他，好像他在用密码说话一样。

在舞台上，语言就是密码，文本的真正涵义隐藏在文本之中。那在生活中呢？

剧作家厌倦了内疚，给金发女演员打了电话，取消了当天下午的约会。那本来会是他第一次拜访她在村中转租来的公寓。

想起了《尼亚加拉》中那些可怕的性爱镜头。金发女令人震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惊地伸开双腿，透过盖到她胸部的那床被单，几乎可以看到她胯下的V字形。那些摄制者怎么能让这样的镜头通过审查呢？通过道德团？剧作家一个人到时代广场一家电影院看过《尼亚加拉》，就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

他没看《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和《七年之痒》。他不想再去看玛丽莲·梦露演的喜剧角色。看过《尼亚加拉》以后不会再看。

他谨慎地向金发女演员解释说，这一段时间他不能见她。也许一两个星期以后。请理解。

金发女演员用玛格达一般沙哑而开心的声音说是的，她理解。

19

《鬼魂奏鸣曲》。剧作家和他的妻子埃丝特到布里克街的方中圆剧院参加了斯特林堡^①的《鬼魂奏鸣曲》的首场演出。不少观众是剧作家的朋友、熟人和戏剧界的同事；戏剧的导演是位老朋友。剧院只有约两百个座位。就在灯光快暗下去的时候，观众激动地窃窃私语起来，剧作家扭过头，看见金发女演员正沿着中间的过道走下来。一开始他以为她孤身一人，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女人总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记忆中孤身一人，她的孤单那么奇怪、那么显眼，淡淡的、可爱而渴望的微笑，颤动的眼睑，那样子好像是偶然地逛了进来。然后他发现她和迈克斯·波尔曼、波尔曼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朋友马龙·白兰度在一起；白兰度陪着金发女演员，他同她又说又笑，坐到第二排的座位上。真有看头：玛丽莲·梦露和马龙·白兰度。两个人都穿着便装，白兰度穿着破

^①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的小说及剧作家，作品以心理现实主义著称，《鬼魂奏鸣曲》是其主要作品之一。

旧的皮夹克和咔叽布裤子，下巴上留着短胡茬，蓬松的头发一直披到耳朵下面；金发女演员裹着一件黑色羊毛大衣，那是从百老汇一家海陆军剩余物资商店里买来的。她头上没戴帽子；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到发根处颜色暗了下去。

六英尺二的剧作家在椅子上缩了回去，希望别人不要看见他。他的妻子捅了他一下，说，“那是玛丽莲·梦露吗？你会为我介绍吗？”

使 者

双子星座说过，他们想念他们的诺玛，还有孩子。

爪形脚的浴缸镶着闪闪发亮的铜件，黑王子躺在里面，赤身裸体。她在滚热的洗澡水里撒了大量的芳香浴盐，好像在为神的沐浴做准备。以表示对黑王子的欢迎，以表示对黑王子的尊重。我爱一个男人，她突然向他表白。我生命中第一次这么深地爱上一个男人，有时候我都想死！不，我想活下去。黑王子纯洁地吻在她的额头上。不是像情人那样的吻，因为黑王子不能爱她。爱过太多的女人，已经厌倦了女人的爱，甚至厌倦了女人的触摸。她相信，黑王子以这种方式给了她祝福。只要活下来，她说，只要知道他也活着，知道有朝一日我们会像夫妇一般相爱。黑王子已经逐渐鄙视白种女人，但是他却称她为天使。从一开始他就称她为天使。他不喊她的其他名字，只称呼她为天使。他美丽而残酷的眼睛更近地盯着她的双眼，神秘而含糊地告诉她天使，不要跟我说你相信爱情？像相信来生那样？她立即疑惑地说哦，难道你不知道犹太人不像基督教徒那样相信来生吗？我那天才知道。黑王子说，你的情人是个犹太人，呢？她立即说，我们不是情人，我们隔着一定的距离爱着对方。黑王子笑了起来，说，保持那个距离，天使。那你就能维持你的爱。她说，我想当个伟大的女演员，为了他。让他为我骄傲。黑王子摇晃着身体，拽着他已经湿透的衬衫。他已经脱下了那件破旧的皮夹克，扔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他们在东十一街她转租来的公寓里。黑王子可能不知道他自己的确切位置。他是那种有婢女和男仆等人照料的人。黑

王子用手摸索着裤带和半开的裤子拉链。我需要洗个澡，黑王子宣布道，我需要清洁自己。这是个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要求，但是她对男人们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要求早已有所准备。

扶着这个男人走进公寓后面的浴室，打开闪亮的铜水龙头，欢快地把浴盐撒到浴缸里、撒到奔涌而出的热水里，以欢迎他，以尊重他。黑王子是她的过去派来的使者，她害怕他可能带来的消息，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很多年以前了，那时她还是诺玛，和双子座住在一起，还没拍过《尼亚加拉》，也没有成为“玛丽莲·梦露”，她不愿意去想那个年代，或许也无法想清楚，因为她正在像普通女人一样对着黑王子絮絮叨叨，以制造出某种电影音乐，驱逐沉寂的恐惧。她转过身来，惊讶地发现黑王子已经笨拙地脱光了衣服，只剩下袜子没脱。单单这件事情就把他弄得气喘吁吁。他喝了几个小时的酒，抽着薄羊皮纸卷的香烟，香烟发出浓烈的甜甜的烟雾，他给了她一根（她谢绝了），现在他喘着粗气，满脸通红，眼睛里也似乎罩上了一层阴云。他的裤子、脏内裤、发出汗味的衬衫，都堆在他的脚下，被他踢到了一边。

她吓了一跳，笑了。这她可没想到。黑王子的身体那么——深邃！黑王子拍了八部出色的电影，使他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演员，在这些电影中，他的身体只是部分地逗弄似的裸露出来：一个体形出众的身体，像完美的雕刻，胸前上有凸起的肌肉，形状完美的男性胸脯，乳头像小小的葡萄，身上盖着一层动物毛皮一般的黑毛，胸脯上丛丛簇簇，到胯下则更加浓密。黑王子三十二岁，正处在男性之美的巅峰：几年一滑而过，他的皮肤就会失去那骄傲的光泽，他的身体就会变得松软；再过十年，他就会明显超重，喉部出现赘肉，肚子也挺起来；再过二十年，他就会肥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黑王子就会肿胀起来，好像有人用自行车打气筒把他吹成了气球人体模型，以蓄意嘲讽这个年轻的自我。她瞪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想，要是我能爱他就好了。

要是他会爱我。我们可以自由相爱，从而拯救对方。黑王子的阴茎在粗呢一般的阴毛中摇晃着，阴郁而肿胀，半勃起，焦躁地动着；在阴茎的顶端，有一颗珍珠一般闪亮的液体。她跌跌撞撞向后退，撞上了一个毛巾架。水从龙头里冲出来，芳香的水冒着蒸汽。她惊慌不已，但她仍然在笑。因为这个镜头有台词。他会要我在那亲吻掉，这就是他们的要求。他会按住我的脖子。母亲在哪儿呢？在另一个房间里，在床上，睡着了，在睡梦中呻吟。只有诺玛·珍，和一个喝醉了酒摇摇晃晃的裸体男人，他的阴茎勃起、上下摆动，他眯皱着和善的眼睛，他的嘴巴可爱、令人想吻，正如格拉蒂丝狡黠地承认的那样只要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他当然是个王子。

然而，黑王子却推开诺玛·珍，从她身旁挤到了浴缸边，使劲地蹲下身来，光屁股坐到浴缸边缘的陶瓷上。在芬芳的蒸汽中，他像小孩子一样无助而恼怒天使你就不能帮帮我吗，这该死的——

他说的是他的袜子，他自己弯不下腰去脱。

（这些遗憾的情节，神枪手都将记录下来。在极为详尽的报告中，神枪手不会加入任何道德上的判断，因为那不是神枪手的职责。作为局里的雇员，在这种涉嫌颠覆活动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事件中。因为在全体公民都无辜的地方，就没什么可隐藏，就没有罪。所有的公民都会是告发者，不需要专业的神枪手。）

她是他的玛格达，他的！她将打电话给她的情人，她将在电话中哭泣我爱你，请现在就到我这儿来！今晚。犹太人是古老的民族、流浪的民族，受过上帝的祝福和诅咒。他们的历史是神人的历史：亚当，诺亚，众生的父神亚伯拉罕。这些男人了解女人的弱点，能够原谅她们。我原谅你！原谅你的懦弱，原谅你不

敢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哦，对了，她在布里克街的剧院里见过剧作家，她当然看见了他。实际上，她事先知道他会到那儿。对于一个初到这个城市的女人来说，她知道的事情算很多了；她有很多新朋友为她提供消息；多少陌生人渴望成为她的朋友，素有美名的男人们、女人们渴望和“玛丽莲·梦露”一起走在公共场合并与她合影。

是的，我看见了 you，看见你转过脸去，拒绝了你的玛格达。

在布里克街那家散发着霉味的剧院里，僵硬地蜷缩在他妻子身旁。那个女人，他的妻子！

我是金梦小姐，男人应该得到的是我。

她永远不会打电话给她的情人！给剧作家，她最崇拜的男人。他是她的亚伯拉罕：他会领着她走到上帝允诺之地^①。她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徒的洗礼，她将取消自己的洗礼，并成为一个人。在我的灵魂中，我是犹太人。是一名流浪者，寻求着我真正的家园。他将看到，她多么认真，对自己的职业多么投入。因为表演既是技巧也是艺术，而她想两者都掌握。她是个聪明的年轻女人，有自尊，有荣耀，有敏锐的常识感。剧作家这样的男人不会爱另一个她，剧作家这样的男人会逃离另一个她。看看她多么冷静，他的玛格达：远离了怨憎，远离了女性的歇斯底里，在她转租来的公寓的后面，黑王子正在有爪形脚的、镶着闪亮的铜件的旧陶瓷浴缸里洗澡，她则换上棉晨衣，蜷缩到沙发上，把《雅歌》里的诗句抄到笔记本里。她在斯特兰德书店里买了一本希伯来《圣经》，惊讶却宽慰地发现那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旧约》而已。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① 指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迦南，见《圣经·创世记》第12章第7节。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蹿山越岭而来。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我身卧睡，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魂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①

她肯定睡着了。头那么沉！等待着她的这一切，这一生余下的日子里的努力。

是啊，她要回到好莱坞；她会签约再拍一部电影。她怎么能避免呢，她没有钱；剧作家的离婚，他们共同的生活，都需要钱；如果她赚不到钱的话，玛丽莲·梦露能赚到。那她就要作为玛丽莲回到沙城。这我事先就知道了，虽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

但是，她回去的时候，将比以前更了解表演。几个月来，向她严格的导师迈克斯·波尔曼学习。几个月来，谦虚而热切，像个聪明的小孩学习读、写、说的入门知识。

你有成为伟大的女演员的潜力，他说过。

如果这句话不是真的，她就要把它变成真的！

黑王子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演员，正如劳伦斯·奥利维尔^②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演员。在黑王子看来，他的

① 以上六节出自《圣经·雅歌》第1、2、5章。

② 劳伦斯·奥利维尔（1907—1989），英国演员、导演，以其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奥赛罗和查理三世的精彩表演而著称。

天才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成功没有让他感激，只让他鄙夷。我不会成为那个样子。我受到了祝福，我就要祝福他人。

她刚才肯定睡着了，因为现在她突然醒了过来。一股恶心的畏惧感袭上心头。凌晨三点四十分。出了什么事。黑王子！她在她的浴室里待了好几个小时。

他就躺在有爪形脚的浴缸里的温水里，后脑懒洋洋地搁在陶瓷边缘上，黑王子嘴巴松弛，口水流到了下巴上，眼睛半闭着，只露出黏液一般的半月形的阴影。他头发潮湿，脑袋滑溜溜的，像海豹的头一样。几个小时以前在她眼中还完美如同雕塑的身体现在却奇怪地弯曲着，肩膀缩了下去，胸部也塌陷下来，腰上隆起了一圈赘肉，他的阴茎缩成了一根残株，在泛着泡沫的水里无精打采地漂着。噢，他在水里呕吐了！一团团的呕吐物漂在他四周。可他还在呼吸，他还活着。对我来说，这才是最要紧的。她终于喊醒了他。他甩开她的手，骂了她一句。他站起身来，把水泼到了地板的瓷砖上，然后又咒骂了一句。他打了趔趄，差点跌倒在很滑的陶瓷浴缸里，她得抓住他，以免他摔破了头，然后把他抱在怀里，她的双臂使出了很大力气，紧张得都颤抖起来；因为黑王子是个很重的男人，身材不高，但身体结实、肌肉健壮。她恳求他，她求他当心一点，他骂她烂货！（但是他不了解她，不会有什么侮辱的意思），一边紧紧地抓着她，过了几分钟，她终于把他弄出了浴缸，他又摇摇晃晃地坐在浴缸边上，嘴里嘟嘟囔囔，眼睛半闭着，她用冷水浸湿了一块毛巾，然后在他脸上轻轻地擦着，又尽可能地擦掉他身上一块块的呕吐物，她还是担心他可能会再吐出来，他可能会倒下去、死掉，因为他的呼吸越来越不稳定，嘴巴松弛地耷拉着，他似乎不知道身在何处，不过用湿毛巾擦过以后，他好像好了一些，自己站了起来，她用浴巾把他裹住，用手臂圈着他的腰领着他朝卧室里走，他苍白的毛茸茸的大腿和光脚都在滴水，她轻声笑着，以向他保证没什么事，和

她在一起是安全的，她会照顾他的；他又踉跄了一下，又骂她烂货！愚蠢的烂货！然后斜着身子“轰”地一声倒在床上，压得弹簧咯吱作响，她担心他压坏了这张床，那可不是她自己的床，那张漂亮的老式铜床是一个富有的女人的，她是迈克斯·波尔曼的朋友，现在住在巴黎。下一步她把他的脚抬起来，他的脚重得像水泥砖；然后把他湿漉漉的脑袋搁在枕头上，这当中她一直对着他低声说话，安慰他，像她有时对退役运动员和沙城的其他公民做过的那样；现在她感觉好一点了，更加乐观，从本性上讲，诺玛·珍·贝克是个乐观的女孩，那时她蹲在孤儿院的屋顶上，瞪大眼睛看着几英里外好莱坞的RKO大楼的灯光，不是对自己发过誓要永远乐观吗，我保证！我发誓！我会的！我永远不会屈服！现在她突然想起来，他们可耻而恶心的那一幕实际上是个电影镜头；就算细节不明晰的话，轮廓还是很清楚的，而且有点浪漫；她是克劳黛·考尔伯特，他是克拉克·盖博；不，她是卡洛尔·隆巴德而他是克拉克·盖博；这个情形有个脚本，而且如果他们俩都不知道的话，他们是有天赋的演员，可以临场发挥。

黑王子在我的床上。哦，他是个亲近的朋友，他让我喊他卡洛。但是我们是情人吗？我认为不是。是吗？

他立即开始打鼾。她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他，自己轻轻地蜷缩在他身旁。这个梦魇一般的夜晚便在快速切换的片断中过去了。纽约生活的希望和压力令她精疲力竭；那段生活将拯救她自己。在剧团一天五小时的研讨班，一个星期好几天；迈克斯·波尔曼或者他年轻气盛的助手主持的数小时的私人强化辅导；她爱着剧作家，担心他会逃离她，那她就得死；那是作为女人的失败，将置她于死地，德拉外婆不是嘲讽地说过她自己的女儿，说她没有能力留住丈夫，连甜爸爸^①丈夫也留不住，所以没有人养着她

^① 指给年轻女人滥送钱物以博取欢心的老色鬼。

吗？德拉喘着粗气，大笑着说作为一个堕落的女人、作为荡妇，到了三十岁还两手空空，那有什么用呢？而再过几个月，诺玛·珍就三十岁了。

她小心地把头放在黑王子的肩膀上。他没有把她推开。他的睡眠断断续续，但是很沉，像所有男人一样。咬着牙齿，抽搐踢打流汗，到黎明时分，他弄湿了床单，闻起来好像根本没有洗过澡一样，那种气味让诺玛·珍笑着想起了巴奇·格雷泽，他潮湿的腋窝和脏兮兮的脚。这次，和她新丈夫在一起，她不会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作为女演员，她要让剧作家为她骄傲；作为他的妻子，她要让他更加爱她。他们会一起生孩子。她几乎都能够想象自己现在就怀孕了。在那个静谧的夜晚，黎明将近，孩子又走近了，并且原谅了我。

奥托·欧塞残酷地预测说，在好莱坞她会死于毒品，可是她的命运不会是这样。

* * *

十点左右，她醒了。黑王子还在睡觉，她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出门了，到第五大道去买新鲜鸡蛋、谷类食品、水果和爪哇咖啡豆。她回来的时候，黑王子刚刚醒来，眨巴着眼睛，灯光照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上，除此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他的幽默和机智让她吃了一惊；他告诉她，他的身体发出臭味，连自己都受不了，他需要洗澡，他又一次钻进了浴室，一边还笑话她一副担心的样子，她站在浴室门边听着，担心又会发生大灾难，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只有肥皂“砰”地掉在地上，黑王子笨手笨脚地掉了好几次肥皂。然后，黑王子一边用毛巾擦干头发，一边翻弄她的衣橱和柜子抽屉，寻找男人的衣服，至少要找一套内衣和一双袜子。但什么也没找到。在厨房里，她只给他递了一杯冰水，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下去，好像在走钢丝，而下面又没装

保护网。他什么也不想吃，诺玛·珍挺失望。他不给她任何机会！巴奇·格雷泽和退役运动员早餐都吃得很多。她自己只喝了点清咖啡提神。虽然黑王子两眼通红，头痛得直皱眉，又有他所谓的“肠流感”，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英俊。尽管他穿着头一天的脏衣服，胡子没刮，潮湿的头发也只是随便梳了梳。他喊她天使，并向她表示感谢。她抚摩着他的手，伤感地笑着，而他则像奥德茨戏剧中的人物一样，带着不太真诚的热切说，有一天他们可以一起表演一部波尔曼赞助的戏剧，如果能得到合适的剧本的话，他们也许可以一起拍部电影（因为他同她一样，既鄙视好莱坞，又需要好莱坞的钱）；她在想，两个人都不能清楚地回忆起头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两人之间有过某种程度的温柔，这真是个讽刺。也许她救过他的命，还是他救了她的命？所以他们一辈子都被捆绑到了一起，哪怕只是作为兄妹。

我死以后，白兰度不会在采访中谈论我。好莱坞那帮豺狼中，只有他一个人不会。

就在黑王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想起了别人让他带的口信。

“天使，听着：最近我碰到了卡斯·卓别林。”

诺玛·珍淡淡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她浑身颤抖，暗暗希望她的朋友不会注意到。

“我大概有一年没有见到他和埃迪·G了。你知道，你能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后来我在别人的房子里遇到了卡斯，他告诉我，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他有句话要带给你。”

诺玛·珍还是一言不发。其实她可以适当地问一句，如果卡斯要带信给我的话，为什么他不亲自送来？

“他对我说，‘告诉诺玛，双子星座想念他们的诺玛，还有孩子。’”

黑王子发觉了她脸上的表情，说，“也许我不该送这个信？

那个狗日的。”

诺玛·珍说了再见，然后匆匆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她听见她昨晚的同伴在身后犹豫地喊她，“嗨，天使？”但他没有跟上来。他像她一样，知道这场戏已经过去了；他们共度的夜晚已经拍完了。

我和白兰度从来没有一起拍过电影。他是个太有实力的演员，不适合梦露。她很可能被他打碎，像个廉价的玩具娃娃一样。

但是和黑王子的那出戏并没有完全结束。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参加表演研讨班回来，刚刚踏进客厅的那一刻，她吓了一跳，惊呆了，眼前似乎是个花冢，陈列了好几处鲜花，其中大多是白色的鲜花：百合、玫瑰、康乃馨、栀子花。

那么漂亮！可又那么多。

栀子花的香味几乎让人头晕目眩。她的眼睛刺痛，泪水流了出来。她感觉到一阵恶心。

希望那些花是剧作家送来的，她的情人来乞求她的原谅。但她知道不是他送的。

当然是黑王子送的，那个不能爱她的情人。

他在一张心形卡片上仔细地用红色墨水打印了这样的话：

天使

如果我们俩只有一个能成功的话，我希望

那个人是你

你的朋友卡洛

“在黑暗中跳舞”

棍子上搭着一件半旧的破外套。天哪，他竟然开始鄙视自己了！

然而：握紧他戴着手套的拳头，睁大眼睛，目光越过无垠的粉末状的新雪。那儿，金发女演员和纽约剧团的一名年轻演员正在溜冰，仿佛置身于一出音乐喜剧，剧中声音、色彩、动作都被凸现出来。实际上，表演他的艾萨克的就是这名男演员。他的艾萨克，和他的玛格达溜冰。这几乎令一名剧作家无法忍受。

如果这两人接吻？在他的注视下？

谣言也提到了她和马龙·白兰度。这事，他不能让自己去想。她拥有过那么多男人。那么多男人拥有过她。

他们共同的朋友给剧作家传来消息，说金发女演员很快就要离开纽约，前往洛杉矶；在剧团强化学习了几个月以后，她将更加出色地重返电影生涯，但不是遵循旧的条件。制片公司不仅原谅了玛丽莲·梦露，而且同意了她的一些要求。这将成为好莱坞的历史。玛丽莲·梦露在该行业中一直受到鄙视，却打败了制片公司！现在她将有权挑选计划、剧本和导演。她的薪水提高到每部电影十万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创造出另一个金发女郎，来替代她的位置。她曾为他们赚取了无数个百万美元，而且代价那么低。

他并不妒忌金发女郎，他希望她好。她眼睛中那深深的忧伤，就像三十年前他的玛格达眼中的忧伤，而他当时为少年的迷恋所蒙蔽，竟没能理解。

中央公园的溜冰场上，几十个服装鲜艳的人在溜冰，老的少的都有，金发女演员也在其中，戴着墨镜，白色的马海毛帽子一直拉到耳边，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脖子上围着与帽子配套的挡风围巾，她正在溜冰！而她却宣称说，以前从来没有在冰上溜过冰，只是小的时候在南加利福尼亚溜过早冰。

她的家乡，金发女演员眨眨眼睛说，没有冰。从来没有。

你能看出来，她穿着溜冰鞋小心翼翼。而其他更有经验的溜冰者在她身旁轻巧地滑过。她的脚踝没有力气；随时都会失去平衡。挥舞着手臂，大笑着，摇摇晃晃，马上就要摔倒了，幸好她的同伴用手臂揽住她的腰，敏捷地扶住了她。尽管他殷勤地照顾着她，有几次她还是结结实实地跌坐在冰面上，不过她只是大笑起来，在他的帮助下又爬起身来。她拍了拍屁股，又继续溜冰了。溜冰者在她四周滑行，从她身旁滑过；就算有人看过她一眼的话，他看到的也不过是个乳白色皮肤的漂亮女孩，戴着墨镜，化着非常淡的妆，也许根本没有化妆。她穿着那件有缆绳状图案的杂色编织毛衣，某种剧作家以前没见过的暖和的绒布材料做成的黑色便裤，脚下穿着租来的高及脚踝的白色皮制溜冰鞋。如果这个女孩是头一次溜冰的话，那她显然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可能还是个舞蹈演员。她的身体那么柔韧。精力那么充沛！刚才她还在装模作样，掩盖她的笨拙，过了一会儿，她就优雅起来，手拉着手和她的同伴一起溜冰。那个年轻男人溜冰很熟练，腿长长的，很有弹性，平衡感也很好；他戴着镶边眼镜，使他看起来既有男孩气，又像个犹太学者，和剧作家那么大年纪的时候一样，有种冷酷的美。他只戴着御寒耳罩，没戴帽子。

现在是三月中旬，纽约市还非常寒冷。东南风从蓝得刺眼的天空中吹来。

剧作家观看着，忧伤而充满爱意。他无法离开，无法待在书房里，待在书桌旁。内心充满渴望。（可是他有权让金发女演员

进入他的生活吗？他又一次被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这与其说是调查，还不如说是迫害，是纠缠；他得请律师，他得付法律费用，那和罚款没什么区别；委员会的新主席看了一部他的戏剧，该剧据称“批判了美国社会和资本主义”，从此他便特别不喜欢剧作家。众所周知，剧作家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足以“控告”他。剧作家是“生于纽约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名干部”。)

金发女演员溜着冰，剧作家在一旁看着。值得称赞的是（他在想），他没有试图躲藏。他不是东躲西藏的男人，而且躲藏有什么意义呢？七十二街就在公园附近，而且他经常到这儿散步；在需要清理一下思绪的时候，他常常踏着积雪出来散步，在那些日子，中央公园往往人迹罕至。看着别人溜冰，他觉得挺开心。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溜冰。那时候他溜冰非常出色。作为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年轻父亲，他曾在同一个溜冰场上教过他的孩子溜冰，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突然之间，那一切却显得不那么遥远了。

金发女演员在闪亮的冰面上，大笑着，在阳光下容光焕发。

金发女演员爱着他，任何女人都没有这样爱过他。他也爱着她，没有像这样爱过其他女人。

梦露！一个女色情狂。

谁说的？我听说她做那事是为了钱。她什么都不顾了。

她是性冷淡，恨男人。她是个同性恋。不过也对，如果价格合她的意，她做那事是为了钱。

剧作家睁大眼睛，微笑地看着冰面上他的玛格达，还有他的艾萨克正拉着她的手。他的心带着某种骄傲怦怦地跳着。

他想，其他溜冰者和无数的旁观者大概没有认出她。瞪大眼睛、指指点点、鼓掌喝彩。

他一时冲动，也想抬起双手跟着鼓掌。

她注意到他了吗？艾萨克注意到他了吗？剧作家站的地方一目了然，他的身影对他们俩都很熟悉。剧作家创造了他们。他的玛格达，他的艾萨克。她是个普通女孩；他是欧洲犹太人的孩子，急切地要“成为普通人”，急切地要成为美国人，急切地要抹去所有家乡的梦。

也许剧作家其实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也许所有活着的犹太人都。置身于中央公园仲冬明亮耀眼的阳光下，这个事实剧作家不愿意去想。

他就站在那儿，像高大的图腾人物，在大石板平台的边缘，溜冰者在他面前排成长长的弧形圆圈，绕着溜冰场一圈一圈滑过。一个有会动的小人的音乐盒子！在曼哈顿陌生人常常能认出剧作家。穿着黑色的双排扣外套，戴着黑色的俄国羔羊毛帽子。镜片很厚的眼镜。金发女演员和她的同伴从眼前滑过，手拉着手，又说又笑，这时剧作家没有转过脸去，甚至也没有低下眼睛。天气暖和的时候，这块平台上有个热闹的露天咖啡馆，剧作家常常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这儿来，作为工作之中的休息。冬天里，锻铁桌子和椅子还在那儿。他本来会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平台的边缘，但他太焦躁了。那音乐！《冰上华尔兹》。

他也许还是要娶了她，如果她愿意的话。他不能放她走。

他会和他的妻子离婚。在他的心中，他们早已离婚了。他永远不会再碰她，不会再吻她。想到那个女人衰老的、红色的肉，他就想退避三舍。她愤怒的眼睛，她委屈的嘴巴。他的阳刚之气在她那儿已经死亡了，现在将获得新生。

为了金发女演员，他会将自己的生命撕成两半。

我将重写我们俩的生命故事。不是悲剧，而是美国史诗！

我曾经相信我有这个力量！

他在那儿了，在租溜冰鞋！一点也不费事。把鞋子套到脚上，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在冰面上，一开始他的脚踝发软，一开

始他的膝盖僵硬，但是他很快重新找回了以前的技巧；他体验到了一个男孩从简单的身体运动中获得的激动。他正在大胆地沿着逆时针方向溜冰，而其他滑行的溜冰者迎面而行。他看起来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不像一个糊里糊涂的老头子，挥舞着手臂以保持平衡。扩音器里传来的音乐现在改成了《在黑暗中跳舞》。这首歌是个犹太人写的，但听起来非常美国化，像音乐界所有伟大的曲子。那是首充满着浪漫和神秘的曲子，如果你仔细倾听那些歌词的话。

他一边朝金发女演员滑过去，一边开心地笑着。他没有疑虑。这种场景剧作家本人肯定没有写过，因为其中缺乏讽刺，缺乏曲折。她把他拖出了七十二街那个封闭的小书房，她把他吸引到了她身边；他别无选择。笑着，像一直睡在黑暗中，如今被阳光唤醒了。

“噢，天哪！噢，看。”

现在金发女演员看见了他，正兴高采烈地朝他滑过来。只有在他刚当父亲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带着如此喜悦的表情欢迎他，好像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可亲的人，如此出人意料地出现，从那以后，他就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优待、这样的喜悦。要不是他抓住她，把她扶住，金发女演员一定会撞到他身上。他们一起站在闪亮的冰面上摇摇晃晃。他们是喝醉的情人，拉着对方的手，高兴地笑着。表演艾萨克的年轻演员谨慎地退到了后面，悔恨，但也在笑着，因为他知道看到这次会面是他的殊荣，正如向别人描绘这一场景也是他的殊荣一样，向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三月的那一天，在中央公园的溜冰场，剧作家和金发女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相爱。

“哦！我爱你。”

“甜心，我爱你。”

金发女演员急躁而大胆，她穿着溜冰鞋，踮起脚尖，一口吻

在剧作家的双唇上。

那天晚上，在东十一街转租来的公寓里，金发女演员赤裸着身体，刚刚做过爱，现在还动情地浑身颤抖着，脸颊上挂着闪亮的泪珠，她拿起剧作家的双手，抚摸着他的手指，然后把他的手放到唇边不停地吻着。“你美丽的手，”她低声说，“你美丽的、美丽的手。”

他深受感动，他的心被深深打动。

他们将于六月份结婚，那时他和她的妻子离婚不久，金发女演员也刚刚过了三十岁的生日。

谜。猥亵。

个人病症和资本家—消费者文化无法满足的欲望之间的结合点。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谜？这种猥亵。

有一天，伤心的剧作家将会这样写。

但那要等到十年以后。

彻丽 1956

我爱彻丽！彻丽那么勇敢。

彻丽从来不会因为恐惧而喝酒。从来不吞服药丸，因为如果彻丽开始了，她就知道事情会如何结束。在哪儿结束。

彻丽害怕回到她来的地方。我闭上眼睛，看见了沙堤、浑浊的浅溪和一棵高大细长的孤零零的树，粗大的树根露在外面，像动脉一样。全家住在一辆破旧的拖车里，四周是葡萄藤和成堆的锈罐头盒。彻丽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彻丽是“小妈妈”。为他们唱歌，和他们做游戏。十五岁的时候，她不得不辍学，在家里帮忙。也许她有过一个男朋友，二十多岁，比她大一点。他伤了她的心，但没有击碎她的自尊，她的精神。彻丽为她的弟弟妹妹们缝制玩具，还缝补家里的衣服。她的歌女戏装会令你心碎，那么多别扭的补丁。连黑色丝网长袜也是补过的！彻丽不是金发女郎，她的头发是洗碗水那样的黄色。那时候她经常待在户外，肤色很健康，现在她的皮肤变成了病态的苍白色，像月光一样苍白。也许贫血？鲍这个牛仔看了她一眼，便知道她是他的天使。他的天使！可能一直贫血，她的弟弟妹妹们也一样，缺少维生素。有个弟弟弱智；一个妹妹生下来就有腭裂，但没有钱矫正。作为女孩，彻丽经常听广播，跟着广播唱歌，大多是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有时候她会哭，她自己的歌声会令自己心碎。我看见她举起一个尿布湿透了的婴儿，把他抱进车里换尿布。如果电视机没坏，她母亲就会经常看电视。她母亲是个身体粗壮、皮肤呈土黄色的女人，四十多岁，酗酒，脸上肌肉松弛，皱巴巴的，像

生面团。彻丽的父亲不见了，没人知道上哪儿了。彻丽要搭便车去孟菲斯^①。她听过一个电台，她想见一见其中一个音乐主持人，她有二百英里的路程。觉得她攒够了汽车票，搭了一个长途卡车驾驶员的便车。你是个漂亮的女孩，他告诉她，大概是搭过这辆货车的最漂亮的女孩。彻丽装出又聋又哑的样子，弱智，紧紧抓着她的《圣经》。

他那么奇怪地看着她，她害怕了，开始唱《圣经》歌曲。很快，这就让他清醒了。

彻丽如何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小旅馆里对那些根本不听她唱歌的醉醺醺的牛仔们唱着走调的《旧时的黑魔咒》就唱到了三十岁，谁知道！

一个爱上了她的牛仔追求她。他的天使。总是在吼叫，笨拙得像头小公牛。她害怕他，但将爱上他，嫁给他。

有他的孩子，为那些孩子歌唱，和他们做游戏。并且为他们缝制小玩具和小衣服。

爸爸，我想你！这里离得这么远。

甜心，我下周就飞过去看你。我以为你喜欢那儿呢？那些山——

那些山令我害怕。

我还以为你说过那些山漂亮。

出了事情，爸爸。

甜心，什么？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你是说在拍摄场地？导演，其他演员？

不是。

^① 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一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边，为主要港口，及以布鲁斯音乐而闻名的旅游中心。

甜心，你让我很害怕。你——不舒服？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什么是“舒服”。
甜心诺玛，最亲爱的孩子，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甜心，你在哭吗？什么事？
我……说不出来，爸爸。我希望你在这儿。
有人对你不好吗？什么事？
我希望我们结婚了，我希望你在这儿。
我很快就会到那儿，甜心。你不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我想……我害怕。
害怕……？



甜心，这太让人不安了。我那么爱你，我希望我可以帮你。
你确实帮了，爸爸。在那儿就是帮了。
你没有……吃太多药吧，有没有？
没有。
因为有一点点失眠要好过——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爸爸。
真的没人伤害过你？冒犯过你？
我猜我就是……害怕。有时候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
你很激动，甜心。那就是你为什么是出色的演员的原因。你
让自己沉浸在你的角色里。
我希望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希望你能抱着我。
甜心，你让我心都碎了。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害怕什么，亲爱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永远不会写我，是不是？

甜心，当然不会。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人们就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作家们。

我不是别人，你和我都不是别人。

我知道我们不是，爸爸。可有时候我就是那么害怕。我不想睡觉……

你没有喝酒吧，啊？

没有。

因为你受不了酒精，甜心。你太敏感了。你的新陈代谢，你的神经——

我不喝酒。只喝香槟，为了庆祝。

我们很快就会庆祝的，甜心。会有很多事情值得庆祝。

我希望我们现在就已经结婚了。我想那时候我就不会害怕了。

可你害怕什么呢，甜心？尽量告诉我。



我听不见你的话，甜心。请你再讲一遍。

我想……我害怕彻丽。

彻丽？什么？

我害怕她。

甜心，我以为你爱那个角色。

我是爱！我爱彻丽。彻丽是……我自己。

甜心，彻丽或许是你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你比彻丽要多出很多！

是吗？我觉得不是。

别傻了。彻丽是个值得怜悯的喜剧性的女人。彻丽是个没有才华但天真可爱的奥扎克^①女孩。她是个不会唱歌的歌手，不会跳舞的舞蹈演员。

她比我勇敢得多，爸爸。她不会绝望。

甜心，你在说什么呢？你才不会失望！你是我认识的最乐观的人。

我是这样吗，爸爸？

你当然是。

我经常让你笑，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当然。有一天整个世界会承认你是名出色的喜剧演员。

会吗？

当然会。

你喜欢我演玛格达，是不是？我让你笑过，也许我让你哭过？我没有毁掉那个角色。

甜心，你是很出色的玛格达。你是比我创造的玛格达丰富得多的玛格达。彻丽会成为比这更精彩的表演。

有时候我不知道人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表演。”

你是个杰出的演员，你“表演”。就像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跳舞，然后走开；就像钢琴家表演，像一个公开演讲者。不管什么时候，你总是大于你的角色。

人们笑话彻丽。他们不理解。

他们笑是因为你滑稽，你让彻丽滑稽。这笑声不是残酷的，而是认同的。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

笑声不残酷？也许是残酷的。

① 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一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边，为主要港口，及以布鲁斯音乐而闻名的旅游中心。

如果表演者控制笑声，那就不是。你是表演者，而且由你控制。

可是彻丽不知道她滑稽。她觉得她会成为明星。

那就是她滑稽的原因。她那么……无意识。

因为彻丽“无意识”，那笑她就是对的？

甜心，我们在辩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彻丽当然滑稽，而且感人。《巴士车站》是部很滑稽的戏，而且也很感人。可它是部喜剧，而不是悲剧。

结局……

嗯，那是个开心的结局，不是吗？他们结婚了。

彻丽没有别人了，没有别人爱她。

甜心，彻丽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威廉·英奇^①写的戏剧！不。

你什么意思，不？

彻丽，玛格达……其他人，她们不仅仅是角色。

她们当然是。

她们在我里面，我就是她们。她们也是世界上的真人。

我不明白你的话，甜心。我知道你自己不相信这样的事。

如果她们不是某个地方的真人，那你就不能写她们，也不会有人认出她们。就算她们看起来不一样。

最亲爱的，好吧。我想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有诗人的敏感。

那是什么意思，我是个愚蠢的金发女郎？愚蠢的女人？

甜心，别这样。

一个愚蠢的骚货，有人这样喊过我。

^① 威廉·英奇（1860—1954），英国高级教士和作家，因其充满悲观论调的作品而被称为“忧伤教长”。

甜心——

我爱彻丽！我不爱“玛丽莲”。

甜心，这我们讨论过了。别弄得自己不开心了。

可是人们嘲笑彻丽，好像他们有这个权利一样。因为她是个失败者，“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不是因为她是个失败者，而是因为她有虚荣。

她有希望！

甜心，我们这样谈话不太好。我们彼此离得那么远，如果我在那儿的话——

你嘲笑彻丽，人们都像你。因为她有希望，但她没有才华。她是个失败者。

——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我那么爱你，我受不了我们误解对方。

就是我爱彻丽，想保护她。这发自一个“玛丽莲”这样的女人，而人们会把她同“玛丽莲”相比，你知道？人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笑的。

甜心，“玛丽莲”是你的艺名，你的职业名称，不是个人。你说的好像——

有时候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在什么地方犯了第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什么时候？

这里的月光那么亮，刺得你眼睛都疼。空气那么冷，就算我拉起窗帘，蒙上眼睛，我也知道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连晚上也是这样。

你想要我早点来吗，甜心？我可以早一些。

我跟你说过，那天我们开车到塞多纳？那是在菲尼克斯的北面。那好像是世界的开始一样，那红色的群山，又那么空旷，又安静。也许那是世界的尽头。我们是时间中的旅行者，旅行得太

远，回不去了。

你说过那很美——

那可能很美，在世界的尽头。太阳会全是红的，布满了整个天空，他们这样说。

你提到的错误——

没关系，爸爸。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每个人的生涯中都有错误，甜心。我们做对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我，甜心，你已经做对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做过吗，爸爸？

你当然做过。你成名了：这一定能说明什么。

那能说明什么，爸爸？那意味着我是个好演员？

我想是的，对。

可我现在是个更好的演员，自从到了纽约以后。

对。你是个更好的演员。

这意味着我应该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吗？

我想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骄傲，对。

你为你自己感到骄傲吗，爸爸？你的戏剧？

是的，有时候。我努力这样。

我也努力这样。真的！

我知道你努力了，甜心。这是好事，健康的事。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在看着我，等着我出错。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时我是个无名小辈。现在我是“玛丽莲”了，他们就在等着，就像在纽约……

甜心，你在纽约很好。那是你第一次在真正的观众面前表演，所有人都被打动了，都很激动。这你知道。

可我那么害怕。噢，天哪，我那么害怕。

那是怯场，最亲爱的。有时候我们都会。

我觉得我无法忍受。这让我精疲力竭。

如果你在舞台上表演，你会有几个星期的彩排，最少六个星期，和那次台词排练完全不同。

爸爸，我希望晚上我能睡着，可是……我害怕我的梦。月光那么亮，还有星星。我习惯了城市。如果你在这里的话，爸爸，我知道我可以睡着！我会爱爱爱你然后“哦”就睡着了。

很快，甜心。我很快就会到那里。

也许我醒不过来，我会睡得非常沉。

你不是说真的吧，甜心。

不，不是说真的，因为我不能离开你。只要我一结婚，我一个晚上都不想离开你。

你不会的，我保证。

爸爸，电影里有这么个竞技表演的镜头，我告诉过你吗？彻丽在那儿，在露天座位上。她穿着高跟鞋和紧身裙子，很难爬上去。她的皮肤那么苍白。我们让她皮肤苍白，一种特殊的粉笔一样的白色化妆品涂在我身上，不光是我的脸，身上能看见的地方都要涂。人群中只有她看起来像……这个像月光一样白的奇怪可怜的家伙，一个女人。其他女人穿着宽松裤和牛仔裤，像男人一样。她们很开心。

彻丽不开心吗？

她是个怪人，她不可能开心。我爬上露天座位，阳光那么亮，我头晕晕的，开始呕吐。不是在镜头中！

你的胃里恶心？甜心，你生病了吗？

是彻丽，她多么紧张。因为就算她像你所说的那样“无意识”，她也知道别人在笑话她。

我说“无意识”没有任何贬义，甜心。我只是想解释——

我不想一辈子都觉得耻辱。有人笑话我……

见他们的鬼吧。他们是谁？

好莱坞的人，到处都有。

你看，看在老天的分上，《时代》杂志正在做一期关于玛丽莲·梦露的封面报道。多少女演员，多少男演员，曾经上过《时代》杂志？

爸爸，你干吗说这个！

什么？怎么啦？

哦，我跟他们说太早了！我告诉他们，我还不想要。我还没那么老——

你当然不老，一点都不老。

——这应该在我准备好的时候来，在我配得到的时候。

甜心，这是个荣耀。只是别把它太当回事。你知道什么是宣传，这是《巴士车站》的宣传。你“重返好莱坞”。这只会会有好处，不会带来伤害。

爸爸，你为什么说起了这事？我现在不想去考虑这事。

我会在你看到之前阅读报道，我保证。如果你不想看，你连封面都不需要看。

可是人们会看到的，全世界。我的脸在封面上！我母亲会看到；噢，要是记者说些关于我的可怕的话，那该怎么办？关于我的家庭？关于……你？

甜心，我保证那不会发生。这会是一则正面报道，“玛丽莲·梦露回到好莱坞”。

爸爸，我现在这么害怕！我希望你没说这样的话。

甜心，对不起。别这样。你知道我爱你。

现在我睡不着了。我这么害怕。

甜心，我会尽快坐飞机出发。我明天早上就做安排。

现在更坏了，比以前更坏了。我必须忍受六个小时，然后才能再成为彻丽。我现在要挂电话了，爸爸。噢，我爱你！

甜心，等等——

把费尔医生叫到她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尽管是晚上。费尔医

生微笑着，手里拎着他的紧急医疗箱。

红色沙漠般的景色。白天，一张感光过度的照片。夜间，光线如同远处的尖叫声，穿透了天空。你不仅想遮住眼睛，还想用双手捂住耳朵。

亚利桑那《巴士车站》的外景地上正在发生的，洛杉矶曾经发生过的，以及她无法告诉情人的，叠加成一种不可名状、难以捉摸的怪异。

事情开始于她前往西部的长途飞行中。在此之前，她在拉瓜迪亚告别了剧作家，并且吻他吻他吻他，直到两个人的嘴巴都磨破了。

他面临的任务是离婚。她面临的任务，回到“玛丽莲·梦露”。

或者说事情开始于她向西的长途飞行中。飞机在太阳的前面飞行。好几次她问（正在送饮料的）服务员洛杉矶是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到她应该怎么调表？如果他们正在向未来或者向过去做时间旅行的话，她似乎也无法计算。

《巴士车站》的电影剧本，无数的修正、插入和“×”掉的段落。她在百老汇看过这部戏剧，主演是金·斯坦利，她私下里相信，她会是个更加有说服力的彻丽。可是要是你失败了呢。他们在等着呢。她还带了那本大开本的二手书，查尔斯·达尔文的《图解物种起源》。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她急于学习。她对于书本的了解似乎给剧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有时候他笑的样子似乎表明她说错了什么话，或者读错了某个单词。但是只通过阅读你怎么能知道单词应该怎么读呢？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那些名字！契诃夫作品里的那些名字！如果全部读出来，那些单词便有了某种宏大的气势。

她是白公主，回到了那个曾流放过她的残酷王国。然而，作

为白公主，她当然要原谅。

“那么开心。那么感激。是‘玛丽莲’回去工作的时候了！”

“什么夙怨？哦，根本没有夙怨！我爱好莱坞，我希望好莱坞也爱我。”

“个体，和物种一样，要么适应要么灭亡，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中，而环境总是在改变！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单单科学领域就有那么多发现。不久的某一天，人类登上月球。”她气喘吁吁地笑了起来，因为一切都显现在她眼前，麦克风塞到她脸前。“有一天，神秘中的神秘，生命的起源。为什么我天生乐观。”

“哦，对了，比如彻丽，我的电影人物。一个娇小可爱的低级夜总会里的歌女，陷在大西部之中。但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天生的美国人。我爱她！”

然而，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下飞机！她拒绝离开飞机，可能有点恐慌。制片公司的使者们走上飞机。那么多人都在等待着玛丽莲·梦露的到来：摄影师，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影迷。瀑布一般的轰鸣声在她耳际回响。那是火奴鲁鲁^①，那是东京。过了两小时四十分钟，金发女演员才在众人的陪同下上了一辆豪华轿车，车便迅速开走了。在背景上，能瞥见一张张震惊的面孔，他们是陷入了拥挤的人群和警方的路障中的普通旅客。地震？飞机坠毁？原子弹袭击洛杉矶？这真是嘲弄她想。早报上有头版照片，文章。

玛丽莲·梦露重返好莱坞。

机场人山人海。

玛丽莲·梦露将重返影坛。

玛丽莲“又回家了，高兴”。

^① 即檀香山，夏威夷首府和最大的城市。

金发女演员在很多照片中大量重现，好像映在很多面镜子中的人。正面，侧面，左侧，右侧，微笑，更加灿烂地微笑，飞吻，笑脸如花，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洛杉矶时报》的头版上还有其他文章，报道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①与苏联领导人尼科莱·布尔加宁^②的会晤，艾森豪威尔^③总统会见新近成立的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还有一则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报道参与近期在南太平洋比基尼岛进行的氢弹（相当于一千万吨梯恩梯炸药！）试验的“高度机密”科学家们的家庭生活。马利布的泥石流“夺去”三个人的生命。马丁·路德·金^④牧师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帕萨迪纳进行“有秩序”的示威。

嘲弄她想。嘲弄我的身份。

玛丽莲·梦露有个新的经纪人，斯旺森经纪公司的比克斯·霍利罗德。她有一个律师团。她有一个“管钱的”。以后她将为她的母亲格拉蒂丝·莫滕森设立十万美元的托管基金，拿到《巴士车站》的签约预付金以后，她为这笔基金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制片公司为她提供了一名新闻秘书。她有化妆师，发型师，指甲修理师，一名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位的皮肤头发护理专家，按摩师，服装师，司机，还有一名“总助手”。她临时住在豪华的贝尔艾尔大厦，临近比弗利大道，她经常迷惑地在那儿晃来晃去，找不到B楼的入口。钥匙她也不太会用，而且经常放错地方。为她提供的那套装修过的公寓里，有一名管家和一名兼职厨师，厨师尊敬地低声喊她“梦露小姐”。在鲜花的芬芳

① 安东尼·艾登（1897—1977），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英国首相。

② 尼科莱·布尔加宁（1895—1975），前苏联军事及政治领导人。

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将领，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1953—1961）。

④ 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牧师。他对非暴力策略的雄辩和信奉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形成。曾发表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一九六四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公寓里总是摆满了鲜花) 中有隐隐约约的杀菌剂的气味。她把这些鲜花都放在卧室外面，因为她知道鲜花会耗尽室内的氧气。公寓里有六七个电话分机，但是电话铃很少响。玛丽莲的所有电话都要经过检查。她拿起听筒要打电话出去的时候，电话线常常被挂断了，或者发出噼啪的声响，那表明（剧作家告诉过她）有人窃听她的电话。她小心地拉上了所有窗户上的软百叶窗。公寓在这幢楼的三楼，保密性很差。她让她的管家在所有的衣物上都缝上标签，待洗的衣服要列出详细的清单，因为有人告诉她（是比克斯·霍利罗德说的，他觉得挺滑稽），黑市上玛丽莲·梦露的内衣利润很高。她参加为她举行的午宴和晚宴。在这些场合，她会在中间出去一下，给纽约市的剧作家打电话，他搬了新家，住在斯普林街一套小小的无电梯公寓里。为玛丽莲举行的最豪华的正餐晚会是由 Z 先生主持的，现在 Z 先生在贝尔艾尔有了一幢雄伟的地中海风格的新别墅，还有一个年轻的新妻子，茶褐色的头发，胸脯像盔甲一样。Z 先生保养得非常好，令人惊讶。实际上他看起来比她记忆中还要年轻。Z 先生虽然比她（“我的主要资产，玛丽莲”）矮几英寸，两块肩胛之间略微有些驼，现在却自豪地拥有了飘垂的白发，那种头发可以称之为狮子一般威武，他的眼睛也是智慧的老人的眼睛。Z 先生是好莱坞的先驱，活着的“一段历史”。

和往常一样，Z 先生和玛丽莲·梦露总要喜剧性地戏谑对方，旁边的人都羡慕地听着。

“你的鸟舍还在吗，Z 先生？那些可怜的死鸟！”

“我是古董收藏家，亲爱的。我想你把我和另一位导师混淆了。”

“你是位标本剥制专家，Z 先生。我们有很多人都敬畏你的双手。”

“我收藏的罗马胸像和头像是全国最罕见的私人收藏品。你

想看看吗？”

一辆豪华轿车载着她到洛杉矶上面的富人居住的山区参加这样的晚宴，载着她奔赴白天的约会。采访，拍照，制片公司召开的影片准备期的会议。她震惊地看到，给她开车的是那个青蛙司机。那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他。这样的事情，我想也没想过。青蛙司机似乎也没老。他僵硬而完美的姿势，他黑黑的松软起皱、长着斑点的皮肤，他明亮而凸出的眼睛。但那是隐蔽的眼睛。一顶鸭舌帽，铜纽扣的暗绿色制服，像菲利普·莫里斯的约翰尼，但不像那个流氓约翰尼，在大半个二十世纪的时间内，流氓约翰尼的假声喊叫令不计其数的吸食尼古丁的美国人热血沸腾，青蛙司机不说话。金发女演员冲他坦诚地笑笑。“哎呀，嗨！还记得我吗？”她在颤抖，但她决心要表现得直率而快乐，因为我们都希望青蛙司机这样的人在我们死后都能说我们的好话。“有一次，你开车送我到洛杉矶孤儿院。那可真令人难忘！还有其他地方。”金发女演员在豪华轿车后座上，在黑色的窗户后面，司机带着她到沙城的各个地方而我的心却在纽约和我的情人在一起，他不久就要成为我的丈夫，他将写下我一生的真实故事，我是其中的美国普通女孩，女主角。同时，她筋疲力尽，略微有点醉（玛丽莲·梦露只喝香槟，在香槟中只喝唐裴利农^①），她微笑着，心里想从前有个年轻英俊的王子，被残酷的符咒变成了一只青蛙。只有年轻美丽的公主吻他，符咒才可以破解，然后年轻英俊的王子和年轻美丽的公主就会结婚，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在这奇妙的传说中进入了梦乡。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青蛙司机将敲打中间的玻璃隔板唤醒她，就在这时候，他还是不愿意讲一句话。

“梦露小姐？我们到了。”

① 法国香槟的一种，为最早的特种香槟，故亦称“香槟王”。

一般情况下，她被送到的地方是制片公司，高墙后面的巨大王国；穿过有警卫把守的大门。不到十年以前，“玛丽莲·梦露”就在那里降到人世。“玛丽莲·梦露”的命运在那里塑造成型。几十年以前，“玛丽莲·梦露”的父母，那对缘定的情人大概也是在那里会面的。她是格拉蒂丝·莫滕森，一位剪辑师，但也是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人。他是——（金发女演员完全坦诚地告诉那些坚持追问她神秘的父亲的记者，这个人还活着，是的；他和她有联系，是的；她知道他，是的；但他却不希望整个世界都知道他，“而我尊重他的意愿”）。

她的老化妆室，以前曾属于玛琳·黛德丽，现在已经为她准备好了。鲜花等待着她的到来。一堆堆邮件，电报，包装令人心动的小礼品。她开了门，在一阵恶心中把门关上了。

鲍勃医生离开了制片公司，消失了，好像他从未在这儿。有谣言称，他正在圣昆丁监狱因杀人罪服刑。（一个女孩死在他身上，但他拒绝按照命令扔掉她的尸体。）一名新的医生，费尔医生，取代了他的位置。费尔医生身材高大，眉骨突出，长得像卡里·格兰特一样好看，对病人的态度很令人信服。他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会令病人折服；他很熟悉地谈起性欲、被压抑的婴儿期侵犯欲以及文明的不满——“我们都要为之负责，我们也都要因之受苦。”费尔医生会在《巴士车站》的摄影棚服务，后来会飞到亚利桑那的外景拍摄地。在月光满地的失眠之夜，彻丽常常急切地想睡着，她就会把费尔医生招来，他穿着宽松裤和卡里·格兰特那样的睡袍，来到汽车旅馆中她的房间。仅仅就这一次，就一次。我不会养成习惯的，我保证！费尔医生是名牧师，在紧急情况下有有权将液体宁比泰直接注射进静脉；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费尔医生用大拇指在彻丽柔软的前臂内侧寻找静脉的时候，他只要一碰病人的身体，病人就觉得轻松了。喔，天哪！谢谢你。

一开始，《巴士车站》的摄影棚里有种善意而神奇的气氛。她是诺玛·珍，但也是“玛丽莲”，是地地道道的“彻丽”。她是名女演员，在纽约剧团接受过体验派表演法的训练；她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出技巧和智慧的化身。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表演你自己，在记忆的熔炉中锻炼的自我。她熟悉彻丽，连彻丽穿的可怜的时尚歌女装上最细小的补丁和碎布也了如指掌。她熟识彻丽，就像她熟识普林经纪公司的诺玛·珍·贝克一样，熟识一九四五年铝产品小姐，一九四五年南加利福尼亚乳制品小姐，慈善小姐，一天十美元，急切地笑着，笑着希望别人爱她。噢，看看我！雇佣我。只要有电影角色她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在此之前她从未真正挑选过角色，她必须接受制片公司强加给她的任何角色，就像妓院的女孩必须接受任何强加在她身上的顾客，要不就要被痛打一顿，直到现在。我将让你爱上彻丽。我将让彻丽打动你的铁石心肠。她能够相信她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能集中精力。波尔曼的告诫像耶和华的宣言一样在她耳畔回响。再深一些，再深入一些！深入到动机的源头，深入到宝藏一样埋藏起来的记忆中。剧作家慈善有力的父亲一般的声音在她耳畔回响。不要怀疑你的才华，甜心，你光芒四射的天才。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哦，她不怀疑！

导演是个名人，制片公司雇佣了他是因为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不是制片公司的雇员，他是一位备受剧作家尊敬的戏剧艺术家，思想独立，性情反复无常。他认真地听取了女主角的建议，她详细地谈论了对彻丽这个电影角色的看法，显然，她的聪明、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以及演出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谈及了彻丽的服装、灯光、化妆、头发以及皮肤的色泽。（“我需要糙皮病的样子，某种惨绿色。我是说，给人这种感觉。这必须像诗歌一样微妙。”）当然，导演的工作得益于这位女主角，这可能改变了他的态度；他不像其他导演那样微笑着撇过目光或者直接

迎合她。但他的投入中本身就有点令人不安。在她看来，他似乎太谨慎、太客气了；太害怕她，甚至警惕她。她作为彻丽走进摄影棚，穿着歌女装，胸脯的上部露在外面，腿上穿着黑色鱼眼长袜，这时他瞪大眼睛那样看着她，好像在做梦一样。她真希望这个男人没有爱上她。

这真是运气不错！比她应得的要好。《时代》封面报道只和玛丽莲有关，没有写她。

天哪我简直不知道梦露那么……具有超凡的魅力。这个女人如同跳动的火焰一般迷人。在拍摄中，在摄影棚以外，有时候我会只顾盯着她，连自己在哪儿都忘了。我做了很长时间导演，对女性之美已经无动于衷了，我本来就那样想，当然对性爱的诱惑也无动于衷了，但是梦露超出了女性之美，也远远超过了性爱。有些日子里，她才华横溢。在她体内，有一种热度汹涌着要迸发出来。你能看出那是天才，如果天才不能迸发出来的话，大概就会变成疾病，我猜这事最后就发生在她身上，最后那些年里她四分五裂。但是我认识梦露的时候，她正处在巅峰时期。她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每一件事情，她都要做得像她的人物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一样。她那么疑虑，她会要求重拍，再重拍，再重拍，然后她会使之完美。一个镜头拍得完美了，她会知道。她就冲我笑笑，我就知道了。然而，有些日子里，她害怕得要命，迟到几个小时才到摄影棚，或者根本不来。她什么病都有：流感，脓毒性咽喉炎，偏头痛，喉炎，支气管炎。我们远远超出了预算。我认为，每一分钱花得都值。如果梦露状态好的话，她就像潜水员扎进深水中；如果她停止呼吸，她就会淹死。我猜我爱上了她，我坦白地为她痴狂。我一直呆呆地想，这个耸胸扭臀的粗野愚笨的荡妇，这个天使玛丽莲·梦露，飘然而入，拉住我的双手，告诉我这个剧本不怎么样，又陈腐又浅薄又俗套，但她会拯救剧本，

她会令我心碎，天哪，她确实做到了。

那年的奥斯卡，他们甚至都没给她提名。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巴士车站》应该得奥斯卡。那些狗日的！

* * *

出了什么事，她告诉过她的情人，但是她不敢告诉他，每天早晨她需要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从镜子里召唤出她的魔法朋友。

在那儿，以前是个女孩的时候，她只需要朝那玻璃后面的深处看一眼，她那美丽的镜子里的朋友就微笑着出来了，急切地等待着别人的亲吻和拥抱。

在那儿，以前是摄影师的模特的时候，她只需要按照要求摆姿势，按照别人的建议做出姿态。在魔法朋友出现的时候慢慢陷入恍惚之境。

在那儿，以前是电影演员的时候，她只需要出现在摄影棚里，走进化妆室，做好准备，某种莫名的魔法就会在摄像机前发生，一股比性爱更加强大的血液涌入心脏。说出她的台词，台词她不费力就背了下来，常常背下来了她自己都不知道，激动而畏惧地在她借来的身体内复活，她是安吉拉，她是内尔，她是罗斯，她是罗莉莱·丽，她是楼上的女孩。甚至在地铁的通风口上，在退役运动员见证着她的堕落的时候，她也完全成了楼上的女孩，浑身上下勃发着生命力。看着我！我就是我。

然而现在却这么奇怪：她相信这是她事业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她作为严肃的银幕演员的新事业的开始，可她却被疑虑打倒了。她焦虑，她在畏惧中病倒了。只有当别人猛烈地敲打着房门，当上午的拍摄时间早已过去，她才能从床上拖起疲惫的身体，瞪大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诺玛·珍而不是“玛丽莲”。陷下去的皮肤，布满血丝的眼睛，嘴巴四周开始致命地肿胀起

来。你到这里干什么？你是谁？她能听到低低的压抑的笑声，男人的嘲讽的笑声。你这个不正常、不要脸的骚货。

把“玛丽莲”从镜子中召唤出来需要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时间。

她向她的化妆师怀蒂说了实话，怀蒂比她的任何情人或者丈夫都能更近地了解她，她坦白说，“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勇气，保持青春的勇气。”

怀蒂的回答总是带着责备的口吻。

“梦露小姐！你是个年轻，年轻的女人。”

“这双眼睛？不，我不年轻了。”

怀蒂仔细地看了看镜子里那双眼睛，身体微微颤抖。

“我完成那双眼睛以后，梦露小姐，我们就知道了。”

有时候怀蒂施展了魔法，事情便果然像他说的那样。但有时候不是。

在《巴士车站》的摄影棚里，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时间比你预料中金发女演员准备出镜的时间长不了多少。这个年轻女人天生就那么美丽，那柔软光亮的皮肤，那敏锐的目光，她完全可以只搽点薄粉，再涂点口红和腮红就可以直接面对摄像机。然而，需要的时间很快明显增长。怀蒂失去了他的水准吗？女演员的皮肤不对，必须用冷霜轻轻地擦掉她脸上的化妆品，然后重新上妆。有时候头发不对。（但是头发能出什么问题呢？）打湿，重新梳理，再手拿吹风机吹干。此时，诺玛·珍坐在镜子前面一动不动，低垂着眼睛在祈祷。

来吧。求求你！

不要抛弃我。求求你！

正是她嘲讽过的那个人，她蔑视的“玛丽莲”。

剧作家飞到亚利桑那州与她相聚。尽管他的生活破碎不堪，尽管（他害怕告诉她）他收到了一张传票，必须再次到华盛顿老

议会办公大楼的秘密会议厅，就他年轻时参与可能的“颠覆”和“秘密”政治活动一事做出解释。

发现金发女演员那么错乱，那么……不像她自己，他非常震惊。现在，她身上根本看不到那个有黄色头发和金色笑声的女孩的影子。

哦，帮帮我。你能帮帮我吗？

甜心，什么事？我爱你。

我不知道。我太希望彻丽活下来了，我不想彻丽死。

他的内心充满着对她的爱。呀，她不过是个孩子！和多年以前他自己的孩子们一样依赖他。但是她更加依赖，因为孩子们曾有埃丝特，而埃丝特一直和他们更加亲近。

他们在汽车旅馆的床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窗帘拉下来遮住沙漠耀眼的阳光。一起低语，亲吻，做爱，给予对方安慰，她同样抚慰着他，因为没有她的日子里他的灵魂也遭受了创伤，他也害怕这个世界。在恍惚而多梦的睡眠中，他们可以躺上几个小时。他们想象（不过也许这不是想象）他们进入了对方的梦境，好像进入了对方的灵魂一样。就抱着我，爱我，不要放开我。离奇的沙漠风光，红色的岩石山峦和山脊仿佛月球上的环形山。夜空，正如金发女演员描述的那样，空阔吓人却又令人振奋。

我觉得有你在好像可以恢复健康，有你在这儿。如果我们结了婚的话。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婚！我好害怕什么事情会阻止我们。

他用手臂揽着她的腰，他对她说起了夜晚的天空，他谈起了他的想法。他谈到了一个平行的宇宙，在那个宇宙中，他们早已结了婚并且有了十二个孩子。他让她笑了起来，他吻她的眼睛，他吻她的胸脯。他把她的手拿到嘴边，亲吻她的手指。他跟她说他所知道的双子星座——因为她告诉过他她是双子座——孪生子：不是互斗的孪生子，而是互爱的孪生子，忠于对方，爱着对

方，甚至在死后。

人们观察到，剧作家到来后不到一天，金发女演员便开始复活。剧作家已经是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这下更是英雄了。好像金发女演员刚刚被输了血一样。但是剧作家却没有耗尽精力，而是看起来也更精神、更年轻了。奇迹！

他们那么深地爱着对方，那两个人。只要看看他们俩在一起——她挽着他的手臂，仰脸望着他的样子。他看着她的样子。

剧作家的秘密是什么？没有其他男人像他这样对金发女演员讲道理。对，他抱过她，安慰过她；对，他像其他男人一样疼爱过她；但是他也和她坦诚地交谈过。这她很喜欢！严厉地告诉她她必须现实一点，她必须专业。她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女表演者之一，她签过合同要完成这份工作。感情和这有什么关系？缺乏自信和这有什么关系？“你是个负责任的大人，诺玛，行动也必须负责。”

她默默地吻在他的双唇上。

哦，是啊。他说得对。

她简直希望，他会抓住她的胳膊，摇晃她，使劲摇，像退役运动员一样，唤醒她。

剧作家越说越来劲。他的剧作生涯就是从写独白开始的，独白作为一种说话方式，对他再自然不过了。他不是警告过她理论太多了反而不好吗？“我一直相信你是个自然的演员，甜心。使你知识化只会毁了你。你在纽约废寝忘食地准备表演课，几个星期以后你就精疲力竭了。那是业余表演者的征兆，狂热者的征兆。也许这是才华的征兆，但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演员最好保持角色身上某种自然的、未经处理的东西。这是约翰·巴里穆尔的秘诀。你是白兰度的朋友？这也是白兰度的技巧之一。甚至可以不全部记住你的台词，从而被迫去创造，用你的角色的语言。一名出色的戏剧演员从来不会有两次相同的表演。他不是背台

词，而是说出台词，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台词一样。波尔曼本来应该给你提出这个建议，但你知道迈克斯：那种做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法’。坦白地说，那无异于废话。如果蜂鸟意识到它扇动的翅膀、它飞行的模式，那它还能飞吗？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说出来的每一个单词，那我们还能说话吗？忘了波尔曼，忘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忘了狗屁理论。排练过多而燃烧殆尽才是演员的危险。我的戏剧上演的时候，有的导演就把演员逼得太紧；他们在开演之前疲惫不堪，失去了动力，表演也就平淡无奇。波尔曼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人们吹嘘他说‘他的排练室的地板上有血’——更是屁话。你自己说，甜心，你了解彻丽的内心？像姐妹一样？也许那并不全是好事，也许这甚至不是真的。你本应该承认，对你来说彻丽是神秘的，就像你告诉过我，玛格达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为什么不让彻丽呼吸一下？等着彻丽给你意外吧，在明天的摄影棚里。”

又一次，金发女演员默默无语，感激得颤抖，她踮着脚尖，吻在剧作家的嘴唇上。

哦，是啊。谢天谢地，他是对的。

第二天上午，淡金黄色头发的彻丽来到了摄影棚，她皮肤苍白，好像患了糙皮病，穿着黑色丝带的破旧衬衫，黑色紧身缎裙，系着黑色紧身宽腰带，穿着黑色丝网长袜和黑色尖跟凉鞋。灰蒙蒙的眼睛，诱人的婴儿一般的红嘴巴，身体颤抖，表情懊悔。这就是准时赶到的玛丽莲！不，这是彻丽。这个魅力女人咬着她破碎的拇指指甲，像来上表演课的女孩一样，也像一个真正的天真无邪的女孩，我们瞪大眼睛看着她，心里都清楚，她表现很差，就快要挨批评了。

她就像彻丽那样在地板上拖着肮脏的毛围巾。她说话也像彻丽一样，急切而且拖着奥扎克人的长音，声音那么轻，我们几乎听不见。“哦，天哪。我很抱歉，我请求你们的原谅。我做了彻

丽不会做的事，我陷入了绝望。我是不负责任的电影拍摄成员。我太惭愧了！”

算了吧。我们立即忘记了我们的委屈，我们的愤怒，我们对她的失望。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我们爱我们的玛丽莲。

我的新电影开头有些波折，现在一切进展顺利。电影名字叫做《巴士车站》。我希望你会喜欢！

作为女儿，她一直习惯于给雷克伍德精神病院的格拉蒂丝寄送卡片。她从纽约市给她寄过卡片。

我爱这个城市。这是个真正的城市，不像沙城。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到这儿来看看我，母亲，我可以做安排。随时都有飞机飞来飞去。

自从离开洛杉矶以后，打电话给格拉蒂丝让她觉得很不安。她相信格拉蒂丝责怪她抛弃了她，尽管在电话中，格拉蒂丝没有指责的意思。诺玛·珍从纽约打了电话，那时她刚刚爱上剧作家，并且知道她会嫁给他，他将成为她孩子的父亲。

我在这里有一些很好的新朋友，其中一个是世界闻名的表演教师，另一个是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美国剧作家。我和我的好莱坞朋友马龙·白兰度见过几次面。

她跟格拉蒂丝说了在斯特兰德书店买书的事。那是个旧书商店，她想找格拉蒂丝的一些旧书，但是没有找到。《美国诗歌精选集》，书名是这样吗？她爱过这本书！她爱听格拉蒂丝给她读诗。现在她自己给自己朗读诗歌，但用的是格拉蒂丝的声音。对于这些话，格拉蒂丝会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那很好，亲爱的。

于是她不再给格拉蒂丝打电话，只寄些西南部的风景卡片。

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儿。这里是“世界的

尽头”，肯定！

诺玛·珍那么害怕看每天的样片，那么害怕玛丽莲会让她失望，以至于除了她自己的镜头以外，她根本不知道《巴士车站》是个什么样子。而她的镜头总是拍了又拍，拍了那么多遍，拍的时候她总是那么紧张，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以至于她根本不知道在普通观众面前，《巴士车站》会是什么样子。她像彻丽一样向前冲，既盲目又“乐观”。正如她的情人建议的那样，她将把一切交付给本能。

所以直到九月初制片公司预映的时候，诺玛·珍才第一次完整地看了《巴士车站》，从影片吵闹的喜剧开头，到伤感而浪漫的结局。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在那之前，她都不会知道她多么出色地刻画了彻丽这个人物。而到那时，她已经是个已婚女人了。她丈夫紧紧握着她的手，和她一起坐在黑暗的预映室里第一排的绒毛椅子上。在眠尔通和唐裴利农引起的恍惚中，诺玛·珍成了“玛丽莲”，但在镇静剂的作用下默默无语。去年春天在亚利桑那的危机在她看来像陌生人的危机一样遥远。《巴士车站》结果大受欢迎，这是她根本没有想到的。作为彻丽，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事业中最富灵感的表演。她再一次在恐惧中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她不需要为这一成就感到羞耻，相反，她也许可以引以为荣。但是在她眼里，这似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胜利，就像一名游泳者，侥幸游过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差点被河水淹死。游泳者摇摇晃晃走上岸来；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观众掌声雷动。

预映电影院里的观众同样也掌声雷动。

剧作家保护似的拥着她，手臂揽着她颤抖的肩头。“甜心，你为什么哭了？”他低声说，“你非常出色，你非常出色。听听这里的反应。好莱坞爱你。”

我为什么哭了？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彻丽会一直喝

酒，喝了很多；她的牙齿会掉了一半。她不得不和那些混蛋上床，她根本不可能躲开他们。惟一的解释就是电影剧本既伤感又虚假，在一九五六年，道德团可能会给你贴上 X 级的标签，你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彻丽可能会被打，很可能还会被强奸，她会被男人们共享。别跟我说大西部不是这个样子，我了解男人。她会被男人们利用，直到她怀孕或者容颜消退或者两者兼有。绝对不会有什么英俊的乡下牛仔鲍把她扛到肩膀上，带她到他一万亩的大农庄。她会一直不停地靠酒和药物撑着，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能从床上起来，甚至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然后，她就会死去。

(美国) 歌女 1957

梦露小姐！这是你第一次到英国。你印象如何？

这是死者的王国。它的居民像鬼一样悄无声息地移动。苍白的面孔，如同乳白色的天空和薄雾蒙蒙的没有影子的空气。她就在他们当中，(美国) 金发女演员，在同一个魔咒之下。

在北海中的这些岛上，这时候既像冬天又像春天。头一天无法预测第二天。番红花和水仙在刺骨的寒冷中绽放，颜色亮丽而鲜艳。太阳是一弯柔弱的月牙，挂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中。

很快，你就不再在意了。

“甜心，怎么啦？到这儿来。”

“哦，爸爸。我太想家了。”

《王子和歌女》^①。和她同台演出的是英国著名演员 O。

她是(美国)歌女，在一个神秘的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一个旅行剧团中。胸脯丰满，扭着屁股，穿着亮闪闪的绸缎。你第一次看见歌女的时候，她正匆匆忙忙地站到队伍中，向戴着单片眼镜的大公行屈膝礼，她一个肩膀上的吊带断了，丰满鼓胀的胸部几乎暴露无遗。

“这很廉价，这是杂耍表演，这是马克思兄弟。”

“甜心，这是喜剧。”

金发女演员是一名胆子很大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头发呈淡金黄色，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她是灰姑娘，她是要饭女。

① 一译《游龙戏凤》。

她可笑的德语让松散的情节网更加复杂。O 是一本正经的摄政王，著名的英国演员在表演他的过程中，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既热情十足又惟妙惟肖。

“那是什么，他的表演？滑稽模仿？我不懂。”

“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让自己的表演变成滑稽模仿。他把剧本解读成客厅喜剧，这意味一种确定的舞台风格。一种确定的装扮出来的样子。他不是体验派演员——”

“他在蓄意破坏这部电影？可为什么呢？他是导演！”

“甜心，他没有‘蓄意破坏’电影。只是他的技巧与你的不一样而已。”

王子和歌女在剧本的神话故事中注定要坠入爱河。只是他们的坠入爱河和两个真人大小的会动的玩具娃娃之间的爱情一样不可靠。

“他鄙视他的角色，还有我。”

“那不可能。”

“你看他！他的眼睛。”

透过 O 那只戴着单片眼镜的黯淡的眼睛，她被迫看到了她自己：胸部丰满的美国女演员，棉花糖一般细细的淡金黄色的头发，闪亮鲜红的嘴唇，一副哆哆嗦嗦的模样。歌女是名直率的普通（美国）女人，王子则是沉默寡言、中规中矩的（欧洲）贵族。不拍电影的时候，O 对金发女演员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殷勤和善，但是，在拍摄场地，在镜头前面，他嘲讽她。她像可怜的歌手彻丽一样，与这些皇家艺术学院训练出来的莎士比亚演员格格不入。

玛丽莲·梦露是 O 通过好莱坞发财致富的英国梦中的（美国）摇钱树。O 对好莱坞、对“玛丽莲”的鄙夷，就连她无助的香水也无法遮盖。

O 说出“玛丽一莲”的那种样子。

O是这部注定无望的电影的导演和男主角，他的英国腔听起来如同刀子敲击瓷器。

对她说话，就像你对弱智小孩说话那样，但却不带笑容。“玛丽一莲，亲爱的，你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更连贯一点。”

她将不予回答。他大可以凑过来一口唾在她脸上。她是绑缚在那件裙子里的诺玛·珍·贝克，大半个胸部袒露在外面，早晨头发用过氧化氢润色过，现在头皮还焦灼作痛，思维慢得像发条逐渐松开的闹钟。突然沉入梦境。那天迟到了四小时四十分钟。咳嗽，于是镜头必须重拍。她笨嘴笨舌地说着台词；她开始遗忘最简单的对话。以前她轻而易举就记住了台词，以前她甚至连其他演员的对话都能记住。油脂透过烙饼一般的厚厚的化妆品，从她额头和鼻子的毛孔中渗出来。

O透过单片眼镜瞪视着她。摘下单片眼镜，挤出了鬼脸一般的笑容。

你能看出来，他是想诙谐一下。上流社会的诙谐，客厅喜剧中的诙谐。

“玛丽一莲，亲爱的姑娘。性感一点。”

前一个星期，她得了食道感染，呕吐了一个晚上。剧作家是她的护士，她忠心而焦虑的丈夫。她体重减了六磅，服装必须重新调整。她的脸瘦了一些，已经拍好的那些镜头还得重拍吗？上个星期，她只工作了一整天，从上午一直到傍晚。其他演员对她既同情又小心。好像我的病会传染似的。哦，我要他们爱我。

这是一种微妙的报复，美国女孩的报复。那位著名的英国演员以为会有情感爆发，或者不加掩饰的歇斯底里；有人警告过他，说金发女演员“难对付”。他没料到会有这样被动而致命的报复。

以为我是愚笨的金发女苔丝德梦娜^①。我的秘诀是，玛丽莲是伊阿古。

她爬到一边躲起来，她笑了。不，委屈和疑惑令她发狂。

“让我生病的就是 O，他给我带来了灾祸。”

“别那样想，亲爱的。他真的崇拜你——”

“他不得不碰我的时候，他的皮肤都起了疙瘩，他的鼻孔收缩了。我看见了。”

“诺玛，你太夸张了。你要知道——”

“你看，我有味道吗？什么味道？”

事实是，玛丽莲，这里有个对你没有欲望的男人，一个你没能勾引的男人。他宁愿去干一头母牛，也不愿意干你。极为少见的男人。

剧作家啊！他该怎么想，又该怎么做？

这个女人，他的妻子。金发女演员，他的妻子。

来到英国，他开始明白摆在他面前的这项任务的实质。好像一名徒步探索者一样，随着地域的转换，出乎意料、令人震惊的新景观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才开始明白眼前的挑战。

他那么快就成了她的护士！她惟一的朋友。

但是他也是 O 的朋友，很久以前，他就是 O 的崇拜者。他的剧本不适合背景和教育与 O 相仿的演员；但剧作家仍然尊敬 O，O 的陪伴和交谈令他感激。他估计，O 同意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钱；但他相信，O 是非常专业的演员、非常正派的人，在表演中一定会尽其所能。

作为戏剧界人士，剧作家做好了心理准备，以为电影拍摄会引起他的兴趣，并让他学习到新东西。实际上，他已经动笔撰写一部电影剧本，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① 苔丝德梦娜及下文的伊阿古均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

一部为金发女演员、为他的妻子撰写的剧本。

但是，电影摄制却令他既震惊又疑惑。他可没料到场面如此混乱，如此永无休止地忙碌。那么多人！演员们表演的那块灯光明亮的地方，围满了一大群技术人员，还有摄影师、导演和导演的诸多助手。镜头开拍、中断、再开拍、再中断、又一次开拍、又一次中断；镜头拍了又拍；狂热、疯狂地关注化妆和头发；整个事件中有某种虚假的、梦一般的特征，某种精神上的廉价、低劣，这令他十分恼火。他开始明白，O受过戏剧表演训练，为什么在镜头前面会表演得如此奇怪、如此轻率？王子完全是虚假的，而歌女则是“自然的”。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他们俩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或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客厅喜剧和现实主义风格被铆在了一起。实际上，所有演员中只有金发女演员似乎知道如何既对着镜头表演而同时又表现得好像在对着其他演员表演；但是她的自信心在摄制的早期就动摇了，O的冷漠浇灭了孩子一般的热情，她同样也被弄得惊惶失措。

“爸爸，你不明白。这不是戏剧，这是……”

金发女演员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因为，实际上她究竟要说什么呢？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走到他身边，拉着他的胳膊，好像她一直在排练这些台词，准备背诵一样。“爸爸，听着！我这样做的，我告诉自己我是孤独的。有另外一个人和我在一起，也许可能不止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才会在那儿。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充当房间的地方，或者在户外、在车里，这里面有种逻辑？通过表演出那些场景，我们弄清楚我们在那儿干什么；我们对对方有什么意义。”她急切地冲他笑着，她多么希望他能理解；他感动了，他摸摸她发烫的脸颊。“你看，爸爸，就像眼下的你和我一样？我们单独待在一起，而且我们搞清楚了原因。我们相爱了……所以我们来到一起，搞清楚原因。

这可不是说我们能未卜先知。我们不能！我们处在一个光圈中，我们四周是黑暗，我们单独一起置身于黑暗的大海中，就像我们在一艘船上漂流一样，明白吗？我们会害怕，除非这事有个逻辑。确实有！所以就算我们害怕，我想我在英国这儿是很害怕，和恨我的人在一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这是公众中的孤独。’”

妻子热情洋溢的话令剧作家惊讶，虽然她说的话大部分他没有理解。他紧紧地抱着她，紧紧地。那天上午，她的发根和发缝刚刚漂白过，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化学药品的强烈气味，剧作家的鼻孔收缩起来。这种怪味，金发女演员很久以前就闻不到了。

现在，在死者的王国，她开始下沉，她骨头中的骨髓变成了铅。在这个冰冷的海底王国中，王国的鱼类居民令她厌憎。

他们恨我。他们的眼睛！

剧作家是O的使者，正如他是O的朋友一样，或者说他希望成为O的朋友。剧作家和著名英国演员O都娶了“喜怒无常”的女演员。

她听见了嘲讽的笑声！剧作家像马克思兄弟电影中的搭档演员一样宣布道，“甜心，不。那不过是管道。”

管道！她只好笑笑。

“甜心，怎么啦？你吓了我一跳。”

金发女演员梦见铅色的大蟒就在她的床边抖动身躯活了过来。在这个永远潮湿的王国中一幢老石头房子的豪华房间里，年久的水管的确在呻吟、扭曲、呕吐。嘲讽的笑声就从那些水管中传来，就像穿过通话管一样。剧作家先是关切、劝哄，然后变得急躁，又耐心地恳求，最后几近威胁，然后又是关切、担忧、同情地劝哄，急躁、耐心而几乎绝望地恳求。

诺玛甜心楼下有辆车等你一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不起床
冲个澡然后穿衣服 要我帮忙吗甜心帮个忙吧醒一醒

她哼哼叽叽推开了他，她的眼睑粘到了一起，声音好像透过棉花垫一样隐隐约约地向她传来。她隐约记得，曾经爱过那个声音，正如听着一张老唱片，你能回想起那张唱片曾经激起的神秘情感。

后来，下午很快过去，透过棉花垫传来的声音越来越急甜心，这可是正事 你让我害怕 所有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别让他们失望

沉陷在梦中。哦，她已经不再焦虑了！新的药物渗入了她的骨髓，并紧紧攫住了她。

剧作家惊惶失措；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个离家如此遥远的冷漠无情的地方，在这个借来的老石头房子里，水管吱吱尖叫，总有雾气从单门窗户中钻进来。

那些明白无误的征兆：呆滞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如果他用拇指扒开她的眼皮，她的眼睛也视而不见。他的拇指在她肿起的肉上留下一块凹陷，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慢慢消退。像死人的肉一样。

如果她费尽力气起了床，她则行动笨拙，好像随时都会失去平衡。她流汗，可她却打着寒战。她的呼吸像攥在手心里的铜币。

为什么他在恐慌之中想起了包法利^①的死？那漫长、可怕的痛楚。伸出来的舌头，那个皮肤白皙、在死亡中扭曲的女人。包法利死的时候，她嘴里涌出黑色的液体。

剧作家想着这些念头，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为什么娶她！我为什么竟以为自己那么坚强！

剧作家想着这些念头，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如此深爱着这个女人。我必须帮助她。

①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名作《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

一边为自己感到羞耻，一边在她手提箱的丝绸小格子中寻找药片。

这些，她的“备用”药片。她的存货，她以为他不知道，她偷偷地带到英国来的。

她愤怒地一边哭泣一边踢打他。他为什么不能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让她清静清静？

让我死！你们不就是要我死吗，是不是？

用最琐碎的事情来考验我的忠诚，我们的爱。

最琐碎的事情！在那个混蛋面前，你没有保护我。

谁对谁错并不总是一清二楚。

他鄙视玛丽莲！

不，鄙视玛丽莲的是你。

不过，如果爸爸能让她怀孕的话，她就会再爱爸爸。

她多么渴望有个孩子啊！在她最美妙的梦中，皱巴巴的枕头就成了孩子，又柔软又可爱。她的乳房里蓄满了奶水，又胀又疼。孩子就在光圈的外缘，孩子的双眼熠熠生光，孩子微笑着认出了他的母亲。孩子就在那儿，需要她的爱，只有她的爱。

她犯过一个错误，很多年以前。她失去了孩子。

她同样失去了艾丽娜，没有从她的死亡母亲那儿把艾丽娜救出来。

这一切，她都无法向她丈夫解释，也不能向任何人解释。

多少次蜷缩在她丈夫的怀抱里，摘下他的眼镜（就像一个电影镜头中一样，他是卡里·格兰特）吻他，依偎着他，像小女孩一样既羞怯又大胆地隔着裤子抚摸他，让他坚硬起来，没有女孩曾用这种方式让他坚硬（这有可能吗？）。噢，爸——爸！噢天哪。

是啊，如果他让她怀孕的话，她会原谅他。她嫁给他就是为了怀孕，生下他的孩子，她尊敬的美国剧作家的儿子。（他出版

的剧本摆在各商店的书架上。甚至在伦敦！她曾那么爱他。那么为他骄傲。睁大着眼睛问，看到你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封套上有什么感觉？在书店里扫一眼书架，本来不指望在书脊上看到你自己的名字，然后却看到了；那又有什么感觉？我知道要是我的话，我会感到无比骄傲，我一辈子再也不会不开心、再也不会无价值了。）

是啊，她会原谅他。原谅他站在恨她的英国佬O那边，站在高高在上的所有该死的英国演员那一边。

但他继续恳求，求助于理智。好像这是件跟逻辑有关的事情一样。

甜心你发烧了 你没吃饭 甜心我要喊医生

于是她回到了摄影棚。现在对她来说这是工作，这是责任、是义务、是偿还。她进来的时候众人的沉默！——好像大灾难来临之前或者之后的时刻。摄影棚后面什么地方，有人在猛烈地鼓着掌，讽刺地鼓掌。经过了多久，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痛苦时刻，才将魅力四射的玛丽莲从化妆室的镜子中召唤出来，不是一小时，而是两小时，怀蒂娴熟的牧师之手终于创造了奇迹。

坦白地说，这令我们震惊。这个柔弱而胆怯的人儿。我们都那么强壮，而她除了容貌以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在每天的样片中，在摄制完毕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梦露的皮肤，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面部表情，她如此饱含生命力的躯体……在剧本信息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她却将歌女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人。我们所有人当中，只有她有拍摄电影的经验，在她身旁，我们都是不中用的哑弹，我们都是服装师的模特，只会说出绝对清晰、绝对空洞的英文对话。哦，当然了，认识梦露的时候，我们都恨她，但看过电影以后，我们都爱她。连O也不例外，他不得不承认他以前对她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俩的所有镜头中，她几乎将他完全摒除在外！梦露

拯救了这部荒唐的电影，而我们却以为是她毁了电影；现在看来，这不是个讽刺么？这不是件怪事么？

然而，又是那该死的客厅摆设。噢，那令她憎恶，那种舞台布景。自负的王子最后终于和歌女单独待在一起，自负的王子想勾引歌女，而歌女在躲避他的勾引，于是便有了那该死的弧形楼梯，穿着低领束腰丝绸长裙，上去，下来，上去，再下来，她逐渐憎恨这个缓慢而乏味的童话故事，在其中多少个镜头里，歌女不得不穿上这件衣服。作为要饭女的歌女，作为女性躯体的歌女。最糟糕的是，不允许歌女跳舞！为什么？——剧本中没有。为什么？——原来的戏里面没有。为什么？——现在太迟了，费用会太高。为什么？——玛丽莲，那些镜头你永远都表演不完。为什么？——记住你的台词就行了，玛丽莲。为什么？——因为我们讨厌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你的美国钱财。

在这个死者的王国，魔咒附在她身上。

我想念我的家！我要回家。

突然歌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得很重。她的高跟鞋绊住了长裙的裙摆，她呻吟着坠落下来。她吞过了几粒苯丙胺，以对抗宁比泰和眠尔通，她在热茶里面掺了杜松子酒，剧作家不知道（他后来会宣称），她从弧形楼梯上摔了下来，现场有人叫了起来，年轻的摄影师冲过来帮她。剧作家一直在近距离内焦虑地观望着，现在也冲过来帮助她，在爱情的折磨下跪倒在她身旁。

她的脉搏！她的脉搏呢？

几码远的地方，穿着西装的自负的王子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瞪大眼睛透过单片眼镜看着。

“是药物引起的。给她洗胃。”

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海滨王国

1

他带她去的地方，是个被魔咒笼罩的岛屿，布伦瑞克北面四十英里处缅因州海滨上的加拉帕哥斯湾。

虽然他们已经结婚一年多，在很多地方居住过，但她依旧是他的少女新娘。她的芳心尚未完全获取。

他爱她那种性格，她发现、惊讶、喜悦时那副急躁的模样。他不害怕她情绪变化无常，他自己已经成了她情绪的主人。

看见他们为他们的夏季租下的房子，还有房子那边的大海，她像孩子一样激动不已。“噢！这太漂亮了。噢，爸爸，我永远也不想离开。”

她的声音中带有某种奇怪的孩子般的乞求。她抱着他，吻他，使劲吻。他感觉到体内那温暖而渴望的生命力，正如多年以前，他拥抱孩子们的时候也曾感觉到他们体内温暖而渴望的生命力。有时候爱来得如此强烈，还伴着责任感，他的肉体都颤抖起来，连他自己的身份似乎也淡忘了。

他直挺挺地站着，冲着崖下岩石嶙峋的海滨和大西洋浩淼阔远的海水骄傲地微笑着，好像他拥有这一切一样。这是他送给他妻子的礼物。而他的妻子也把这当做礼物接受下来，并作为象征爱情的赠品而加以珍藏。今天下午，大风掀起了巨浪。水像金属一样，将光反射出去。一会儿是石板一样的灰色，一会儿是云

彩一般的蓝色，一会儿又是暗绿色，拖曳着水槽，夹裹着浪花，不停地变幻着。空气和他记忆中一样，清新、咸涩而潮湿，夹杂着海风吹来的水珠，天空是逐渐消退的淡蓝色，像水彩画一样，缥缈的云朵在空中纵横驰骋。是啊，这很美丽；他可以随意赠与；他的内心充满了幸福与期待。

他们站在六月上旬的海风中打着哆嗦，手臂紧紧地挽着对方的腰。头顶上，海鸥拍打着翅膀回旋飞翔，发出凄厉尖锐的叫声，好像因为它们的领域被人侵占而勃然大怒。

加拉帕哥斯湾那喙呈环状的海鸥，像旧日的念头一样。

“哦，我爱你。”

她用力地说出这几个词，同时还仰起脸冲他——她的丈夫笑着，你会以为她以前从来没说过这几个词。

“我们爱你。”

拿过他的手，按在她的小腹上。

温暖而隆起的小腹；她的体重一直在增加。

子宫里的孩子两个月零六天了。

2

在床上，他抚摸、亲吻着她裸露的小腹，还把面颊贴在上面。那么早，她怀孕的小腹上洁白的皮肤就绷得像鼓一样，令他觉得惊讶。她多么健康啊，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她要给子宫中的孩子以充足的营养，她严格控制着饮食。现在除了维生素以外，她不再服用其他药物。她已经从她尘世（她就是这样说的，既不轻蔑、懊悔，也不愤怒，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就像修女提起她的过去，提起她现在已经断绝的尘世的世俗生活一样）的事业中退了出来，以在为人妻、为人母之中发掘真正的生活。他吻着她，假装听到了体内孩子的声音，听到了假想的心跳声。没有？有？

他的手抚过她的腹部，轻轻碰着几年前阑尾切除时留下的那道拉链一般的伤疤。她有过多少次流产。谣言这样说她！甚至在爱上她之前，我也从不相信这些谣言。我发誓。他需要保护她，就是要使她免受她自己对过去的回忆的侵扰，那段过去混乱、粗心、芜杂，但又像任性的孩子的过去一样纯洁。

他精神恍惚，忘乎所以地欣赏她躯体之美。这个女人，他的妻子。他的！

那纤美柔嫩的肌肤；活生生地包容着她的美丽。

她的美如同大海一样永远在变化。如同光线，不同层次的光线，所引起的变化。或者月球的引力带来的变化。在他看来，她的灵魂神秘而可怖，好像一只球小心翼翼地平衡在水柱的最顶端：颤抖，变化无休，时而升起，时而落下，然后再次升起……在英国，她曾经想死。要是他没喊医生，不止一次……电影拍完之后，她崩溃了，当时她疲惫、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但是回到美国以后几个星期，她就完全复原了。现在她怀有两个月的身孕，身体达到了他所见过的最健康的状态。就连她早晨的呕吐似乎也令她高兴。她多么正常啊！做一个正常的人多好啊！现在她身上的那种单纯、那种直接，以前他只有在她阅读他剧本中玛格达的台词时才见到过。

离开城市，离开别人的期待，别人永恒的目光，怀上了他的孩子。

我为她做了这件事，让她恢复了生命。如果我只有现在才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多年以后，再次成为父亲。在快五十岁的时候。

3

以前剧作家夏天经常到加拉帕哥斯湾，带着另外一个女人，

以前的妻子。年轻一些的时候。他皱着眉头，记起了往事。但他记起了什么呢？并没有真正记起什么。好像翻寻发黄的旧书稿，那些灵感突发、一气呵成时写下的剧本草稿，然后又放到了一边；然后就忘了。在那种灵感突发的时刻，你不可能相信你以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更不会相信以后你竟会忘记。他不安地叹了口气。他在海边潮湿的空气中瑟瑟发抖。不，他高兴。他年轻的新妻子正爬向下面布满鹅卵石的海滨，手足灵活，略微有一点点急躁，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他从没这么开心过，他肯定。

海鸥的尖叫。是什么搅起了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

4

“爸爸，来嘛！”

她从滑溜溜的长满青苔的岩石和沙滩垃圾中爬下岩石，激动得像个小女孩。沙滩上少沙多石，泛着泡沫的海浪在她脚下碎开。她的双脚都湿了，可她似乎并不在意。她咔叽裤子的裤脚弄湿了，溅满了泥浆。她浅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眼泪在她的双颊上晶莹闪烁，她敏感的双眼很容易流泪。“爸爸？嗨。”涛声太大，她的话几乎听不见。

他本来不愿意看她爬到那下面去，但他知道不能警告她。他知道不能在他们俩之间再次建立起那种不健康的联系——他妻子固执地自我伤害，他则像父亲一般责备、威吓、疑惑。

再也不能了！剧作家不至于笨到那个地步。

他大笑起来，跟着她向下爬。岩石潮湿而黏滑，很不安全。浪花溅到他的脸上，打湿了他的眼镜。悬崖大约有十五英尺高，路不算远，但很不好走，要不滑倒就得非常小心。她那么快就爬了下去，灵活得像只猴子，令他很惊讶。他想我不了解她，不是嘛！这个念头每天十几次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夜间，

如果他碰巧醒来听见她在身旁轻声呻吟，在梦里嘟嘟囔囔，甚至大笑，他也会有这样的念头。他膝盖僵硬，晃了一晃，扶稳的时候差点扭伤了手腕。他气喘吁吁，心脏在胸腔里咚咚直跳，但他却在开心地笑着。对于他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他的身手也算很敏捷了。

在他们的身份为人所知之前，加拉帕哥斯湾的人们误以为他们是父亲和女儿。

当天晚上他将带她沿着海岸北行，到捕鲸手饭店吃晚饭，在烛光下握着彼此的手。一位年轻美丽的金发女人，容貌清秀，穿着白色的夏装；一位年龄较大的高个男士，肩膀瘦削，脸颊上布满了皱纹，声音柔和，彬彬有礼。那一对儿。那个女人看起来挺面熟……

他跳到她身旁，脚后跟陷在布满鹅卵石的沙里。浪涛的声音震耳欲聋。她伸过手臂紧紧抱住他的腰；手贴着他的皮肤，从他的毛衣和衬衫里面伸上去。他们穿着有缆绳状花纹的海军蓝情侣毛衣，那是她按照 L. L. 比恩^① 的商品清单订购的。他们一边喘气一边大笑，都感到异常地轻松，好像刚刚躲开了某种危险：可哪里有危险呢？她踮着脚尖，使劲吻在他的嘴巴上。“噢，爸爸！谢谢你！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毫无疑问，你能看出她说的是真话。

5

这个地方当地人叫做船长屋，有时候叫做伊戈屋，一七九〇年为了纪念一名出海船长而建在俯瞰大海的绝壁上。高大繁茂的丁香篱笆隔开了一三〇公路上的车流，夏天那儿的交通很繁忙。

^① 美国一公司名称，主要经营户外服装。

船长屋是一幢新英格兰式坡顶小楼房，房子很旧，木材和石头都打上了岁月的印记，屋顶很陡，狭窄的窗户上装着放射状的窗条，长方形的房间异常地低矮狭窄；楼上的房间很小，风很大；有石头壁炉，大得可以站下一个人，还有砖砌的破旧的炉灶；光木地板上铺着褪色的旧编织地毯，看起来惹人怜爱，仿佛那是时间的见证。脚板和楼梯都是手工制作的。室内的摆设大多也是旧的，显得古色古香，十八世纪新英格兰手工制作的桌椅和壁橱，表面平滑，线条平直间接，发出清教徒俭朴节制的气息。楼下的房间里挂着拙劣的海景油画和男人女人的肖像画，那些肯定是地道的“民间艺术”；还有手工缝制的被褥和用帆布刺绣的垫子。有无数古老的钟：船上用的有摆落地大钟，用玻璃镶裹的德国钟，带音乐盒子的钟，还有用陶瓷和黑漆上光的钟，年深日久光滑的表面都模糊了。（“哦，看啊！它们都在不同的时候停了下来。”诺玛说。）这幢房子花了不菲的价格进行了多次翻修，厨房、卫生间和电源接口都比较新，但是，船长屋还是散发出年代久远的气息，昭示着时光的劫掠和智慧。

尤其是那低矮、无窗、地面布满灰尘的地窖。你必须通过摇摇晃晃的木头楼梯才能走下去，手里还得拿着电筒，朝着那结满蛛网的暗处。那里有只烧油的炉子，幸好夏季不用。一股强烈的怪味，湿湿的，甜甜的，像腐烂的苹果。

可干吗要下到这间地窖里呢？他们不会。他们在装有隔板的走廊上坐了一会儿，俯视着附近的大海，他们喝着柠檬味的汽水，手握着手谈论着今后几个月的事情。房子里非常安静：电话还没有接上，他们还梦想着不要电话——“为了什么呢？为了别人，要打电话给我们的人。”不过他们当然会装电话，他们无法躲避电话：剧作家对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忠心耿耿。后来，他们上了楼，在最大、最通风的卧室里打开行李，卧室里有石头壁炉和砖砌的炉灶，炉灶已经打扫过，墙上的花饰墙纸看起来也很

新，在卧室里，目光越过杜松树就可以看到大海。他们的床是张老式的有四根帐杆的床，胡桃木床头板上雕刻着花纹。他们的笑脸映在一面椭圆形的穿衣镜里。他的额头、鼻子和脸颊被太阳晒黑了；她脸上的皮肤是白的，因为她一直戴着宽边草帽，保护她敏感的皮肤。她将诺克丝泽玛^①轻轻地揉进他灼痛的皮肤里。他的手臂也灼伤了吗？她在他的手臂上也涂了诺克丝泽玛，并吻了他的手背。她指着椭圆形镜子中他们的脸，笑了起来。“他们是幸福的一对，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有个秘密。”她指的是孩子。

实际上，孩子并不完全是秘密。剧作家告诉了他年迈的父母，还有曼哈顿几个交往最久的老朋友。当时他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中流露出骄傲；更不能流出关切和尴尬。他知道人们会怎么说，甚至包括那些喜欢他并希望他新的婚姻美满和谐的人。一个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你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男人。有个年轻貌美的妻子的男人。诺玛还没跟任何人说，好像这个消息太过珍贵，不能跟别人分享似的。要么就是她迷信。（“碰碰木头避避邪！”她经常这样说，还要不安地笑笑。）

诺玛不久就会给洛杉矶的母亲打电话，她说过。也许在她怀孕的后期，格拉蒂丝可以来看看，或者等孩子出世以后。

剧作家还得去见他的岳母。他想象着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人，觉得有点紧张。

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在有四根帐杆的床上躺了一会儿，衣服都穿得好好的，只脱了鞋子；床上有马毛床垫，硬硬的，压不下去，挺有意思。他们躺在那儿，他的左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她的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姿势。如果诺玛觉得身子虚弱，或者孤独，或者需要抚慰，他们就常常这样躺着。有时候他们就这样慢慢进入了梦乡；有时候他们做爱；有时候他们

^① 一种面部护理产品。

先睡一觉然后再做爱。现在他们清醒地躺着，倾听着房子里的寂静，在他们耳中，那似乎是种复合的、有层次感的神秘的寂静；寂静从散发着烂苹果气味、积满了灰尘的无窗地窖中开始，然后上升，透过木地板，透过房子里的各个房间，到达他们头顶半完工的阁楼，阁楼里面有一层令人惊讶的金属一般的隔音材料，像圣诞礼品的包装纸。剧作家想象着，随着时间从地面升起，寂静变得更加轻快，不像原来那样充满谴责意味了。

在劳动节之前，船长屋都是他们的，在船长屋神秘的寂静那边，是海浪有节奏的撞击声，仿佛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房子另一侧的远处，不时传来公路上的车辆声。

他以为她渐渐进入了梦乡，但是她的声音却清晰而激动。“知道吗，爸爸？我想把孩子生在这儿，在这幢房子里。”

他微笑了。孩子要到十二月中旬才出生，那时他们将会回到曼哈顿，住到西十二街租来的褐沙石房子里。但他不会反驳她。

她又说了，好像他刚才大声说话了一样，“那我就不会害怕，肉体上的痛苦吓不倒我。有时候我想，那甚至都不是真的，那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绷紧了神经，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可以找个接生婆。我是说真的。”

“接生婆？”

“我讨厌医院。我不想死在 hospital 里，爸爸！”

他扭过头来看着她，那么奇怪地看着。她刚才说了什么？

6

对，可你杀死了孩子。

她没有！她不想。

不，你想杀死孩子。那是你的决定。

不是同一个孩子。不是这个孩子……

那当然是我，那总是我。

她知道，她必须躲开那间散发着烂苹果气味、地板上积满了灰尘的地窖。孩子已经在那儿了，在那儿等着她。

7

她多么开心啊！多么健康。在船长屋里，剧作家精神焕发。在这个海滨度假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的妻子，而且如此充满感激。

“她太美妙了，怀孕正适合她。连早晨的呕吐，也令她很开心。她说，‘我想，事情就该是这样！’”他大笑。他那么爱他的妻子，他喜欢模仿她轻快、活泼而抒情的声音。他是剧作家：不同嗓音之间细微难辨或者比较明显的区别都令他着迷。“不过，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时间过得太快了。”

他在打电话，在大房子另外一个房间里，或者在后院草木丛生的花园里；她正在独自唱歌，她完全陶醉了，绝对不会听见。

毫无疑问，他一直担忧。如果不是担忧，至少也是“关心”。

她的情感，她的情绪。她的脆弱，她害怕别人的嘲笑。她害怕有人“监视”——在她既不知道也没同意的情况下拍照。她在英国的行为对他来说是场噩梦。对于她的行为，他毫无准备，就像一名南极探险家带着夏天到中央公园散步的装备。他所熟知的女人只有他母亲、他的前妻和他长大成人的女儿。当然，她们都有情感突发的时候，但他们的行为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可以称做公平游戏，或者通情达理。诺玛和这些女人有天壤之别，好像她和她们不是同类。她朝他挥舞着拳头，虽然盲目，却能伤人。

让我死！你们不就是要我死吗，是不是？

剧作家会想，在戏剧中，这样的指责会有一些的道理。就算

这一指责遭到强烈的反对，观众也能够理解。是啊，是这样。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戏剧的技巧是行不通的。在极端的情感爆发的时刻，可怕的话都说了出来，那都不是事实，说话人也不把它当真，只不过是表达一下委屈、愤怒、疑惑、恐惧；片刻的情感，而不是铁的事实。他无比伤心，不禁疑惑：诺玛难道真的以为别人想要她死吗？她真的相信他——她的丈夫想要她死吗？她愿意相信这一切吗？他爱他的妻子甚过自己的生命，想到她居然相信他会想她死，或者说她愿意相信，他就觉得很憎恶。

但是在加拉帕哥斯湾这儿，在远离英国的地方，这些可恶的回忆并没有侵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少谈论诺玛的事业，谈论“玛丽莲”。在这儿她是诺玛，当地人人都知道她叫这个名字。她心情舒畅，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健康；他不会冒着令她沮丧的危险，去谈论经济、商业、好莱坞或者她的工作。她能够将她的那部分生活完全抛到脑后，他觉得这不同寻常。他觉得任何男人处在她的位置都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他自己当然做不到。

不过，毫无疑问，剧作家的事业并不令他害怕。他的公众身份正如他所愿。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他矜持、嘲讽，但他也得承认他是个志向远大的人。他独自笑着，心里想是啊，他可以再多用一点喝彩，多用一点收入。

去年，他有一个剧本在百老汇上演，加上美国各地上演的早期剧本，他一共赚了不到四万美元。税前收入。

他拒绝回答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他没有允许“玛丽莲·梦露”和委员会的主席合影。（尽管有人告诉他，如果能安排拍照，委员会对他会“宽容”一些。真是敲诈！）他们说藐视国会，他被判一年徒刑，并罚款一千美元，他提起了上诉，他的律师说一定能够翻案；但同时他得支付诉讼费用，而且结案遥遥无期。现在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缠了他六年了。国税局

正在核查他的收入，这也不是什么意外。另外，他还得向埃丝特支付离婚赡养费，他希望对他的前妻体面、大方。就算加上“玛丽莲·梦露”的收入，他们的钱也不多。还有医疗费用，诺玛怀孕了，孩子即将出世，医疗费用还会增加。

“哦，那是我剧本中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对人类来说，经济决定命运。’”

诺玛似乎真的抛开了她的事业。她或许有演出的才华，但是她说，她没有演出的性情和胆量。《王子与歌女》拍完以后，再拍一部电影的事，她甚至想都不想。她说，她活着逃了出来——“但那也是九死一生。”

于是她把英国的噩梦当做一个笑话，顽皮而含糊地开着玩笑，似乎不知道发生过的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她不承认自己知道。她洗了胃。她血液中的药物量足以致命。英国医生质问他，他的妻子是不是有意自杀。不，诺玛不知道。他也不忍心告诉她，也没那个勇气。

他害怕毁了她康复的身体，还有她新的快乐。

得知自己怀孕以后，她从医生的办公室回来，找到了她的丈夫（他在家里的书房里，大多数日子他都在那里工作），在他耳畔悄悄说出了这个消息。“爸爸，有了。我终于有了。我要生孩子了。”她紧紧地抱着他，哭了。因为高兴而哭，因为轻松而哭。他目瞪口呆，但也为她高兴。是啊，他当然为她高兴。一个孩子！他的第三个孩子，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出生；而这时在事业中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没有灵感……不过是啊，他当然高兴。他永远不会让他的妻子以为他没她那么高兴。因为诺玛为了怀孕曾那么努力，其他的事情她几乎不谈；她曾如痴如醉地盯着大街上的婴儿和小孩子；他几乎开始可怜她并害怕她疯狂的做爱了。但是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不是吗？像一部构思简练的家庭剧。

至少，前面两幕不错。

作为妻子和准妈妈，诺玛找到了她最适合的角色。那不是玛丽莲·梦露表演的魅力女郎的角色。但是，从身体上来说，她似乎注定要扮演这个角色。她赤裸着身体，四处走动，夸耀说她的乳房更大更硬了。她的小腹“像西瓜一样”胀起来，她对此颇感骄傲。来到缅因州以后，她常常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高兴。大多数时候，她都在家里做饭。剧作家在俯视大海的船长屋的楼上卧室里工作，接近中午的时候，她为他送来新煮的咖啡，还用花瓶装着一枝鲜花送到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朋友们来访的时候，她虽然扭捏害羞，却亲切和善；她认真地听着女人们谈论她们的怀孕和生育经历，这样的经历她们总是乐于谈论，并且说得很详细；剧作家听见他的妻子告诉其中一个女人说，她的母亲对她说过她曾喜欢怀孕，只有在这时候，一个女人才会真正觉得熟悉自己的身体、熟悉这个世界——“这是真的吗？”剧作家没有继续留心听对方的回答；他心里想，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条道理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们从来不熟悉我们的身体吗？不熟悉这个世界？除了在性交当中，将我们的种子转移到女性体内？

这是个可怕的、不完整的身份！他一刻也不相信这种可怖的性谬论。

诺玛对尚未出世的孩子无比关心。她不允许任何人在孩子附近吸烟。她总是跳起来去打开窗户，或者关上窗户以免风吹进来。她也觉得自己可笑，但她不能自制。“孩子表明了他的意愿，诺玛不过是个媒介。”这她相信吗？有时候，为了抵抗呕吐，她一天吃六次或七次，吃得不多，但很有营养。她把食物仔细地咀嚼成糊状。她喝下了大量的牛奶，她说，她以前一直讨厌牛奶。她慢慢喜欢上了粗红糖拌燕麦、粗糙的碎黑面包、非常生的血淋淋的牛排、生鸡蛋、生胡萝卜、生牡蛎，甜瓜几乎砸开坚硬的外

壳就吃了下去。土豆泥中加了冰冷的块状无盐黄油，放在搅拌碗里，她用大勺子舀起来，一会儿就吃了个干净。就餐的时候，她吃净自己的盘子，常常也吃净他的盘子。“我是你的乖女儿吗，爸爸？”她急切地问道。他笑着吻她。想起了多年以前，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快乐，那时他年轻的女儿做完了吃净盘子之类的事情以后，他就吻她一下作为奖励。

那时他的女儿两岁，三岁。

“你是我的乖女儿，甜心。我惟一的爱。”

诺玛在曼哈顿第五大街南部一个基督科学阅览室里弄来了一大堆材料，包括玛丽·贝克·埃迪的书和一份称做《哨兵》的出版物，在这份出版物中，真正的信仰者分享他们通过祈祷而痊愈的经历，这他就不怎么喜欢了，不过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情感。作为理性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犹太好战派，剧作家只会鄙视这样的“宗教”，但他只能希望诺玛不要太当真，像她浏览字典、百科全书、二手书籍、甚至衣物和种子目录一样，似乎在寻找什么——什么呢？某些零散的知识，能够给孩子带来好处？他对诺玛一串串的单词感触尤其深刻，他常常能在房子里的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那些单词条，比如卫生间里、旧浴缸开裂的陶瓷边缘上，或者在冰箱的顶上，或者在地窖楼梯最上面的台阶上，用中学生那样的笔迹清楚地写着荒谬甚至古老的词汇：obligato, obcordate, obdurate, obeisance, obelisk, obelize^①。（“我连中学都没毕业，不像你和你的朋友，爸爸！更别提大学了。我猜，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复习迎接期末考试。”）她也写诗歌，长时间做梦一样蜷缩在船长屋靠窗的椅子上，没有她的允许，他绝对不会去看她的诗歌。

① 以上单词均为英文中比较生僻的单词，意思依次为：伴奏、倒心形的、执拗的、顿首致礼、短剑号、加短剑号。

(虽然他心里还是疑惑，他的诺玛，他识字很少的玛格达，能够写些什么呢！)

他的诺玛，他的玛格达，他令人迷醉的妻子。合成的玛丽莲的头发正从发根处长出新发；她真正的头发是温暖的蜜黄色，而且自然飘逸。还有那乳头很大的丰满的乳房，肿胀起来，准备给婴儿喂奶。还有她灼热的亲吻，她的手在感激中疯狂地抚摸着，男人，孩子的父亲。在他的衣服外面，里面，她的手在身上轻快地游走，在衬衫里面向上移动，在裤子里面向下移动，同时靠到他身上亲吻他。“噢，爸爸。噢。”

她是他的日本艺妓。(“那些日本艺妓，我在东京见过一次。她们很出色！”)

她是他的非犹太姑娘。(那个单词在她的嘴里说出来显得迟疑而猥亵，从来没有完全准确地读出来过——“我猜，那就是你爱我的原因，爸爸？因为我是你的金发非犹太——姑娘。”))

他，丈夫，男人，既受到优待，又难以抗拒。这既是他的福分，又令他害怕。从第一次开始，他们第一次抚摸，他们第一次明白无误的性爱的抚摸，他们第一次真正的接吻，他就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种超越的力量要流入他体内。她是他的玛格达，是他的灵感，可是——又多出很多！

这种力量，如同闪电。它可以证实他作为剧作家、作为男人的存在，或许也可以毁了他。

他们在船长屋过了三个星期的田园生活，六月末的一天早晨，拂晓时分，剧作家从楼上下来，比平时早了很多，短暂的雷暴震撼着整个房屋，吵醒了他。但是，过了几分钟，最猛烈的风暴似乎就平静了下来；洋面上薄纱一般的闪电一划而过，照亮了房屋的窗户。诺玛已经从四根帐杆的床上下来了，被褥间只留下她的气味。一两根她的头发，闪烁着。怀孕使她瞌睡的时间无法预料，困的时候，她就像猫一样睡一会儿；但是她总是在黎明时

分醒来，或者更早一些，早起的鸟儿刚刚开始歌唱，孩子就让她活动起来。“知道吗？孩子饿了。他要他的妈妈吃东西。”

剧作家走过这幢老房子的底楼，光着脚，走在没铺地毯的木地板上。“甜心，你在哪儿？”他是城市中的男人，习惯了曼哈顿肮脏的城市空气和永无休止的城市噪音，他带着满足感、带着某种拥有者的快乐，呼吸着这新鲜而寒冷的海洋空气。那儿，就是大西洋！他的海洋。（他相信）他是第一个把诺玛带到能看见大西洋的地方的人；当然，他也是第一个和她一起横越大西洋旅行到英国的人。在他们最亲密的拥抱中，她脸颊上的眼泪还没干，她不是多次低声对他耳语说噢，爸爸，在遇到你之前我谁也不是。我没有出生！

诺玛现在在哪儿？客厅又窄又长，不知道什么原因，客厅的地板高低不平，他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看着外面拂晓时分的天空。这样的景象在原始人眼中该多有威力啊，好像神即将出现，来到人类面前。黎明的天空，在大洋的边缘，壮丽的光亮辉煌耀眼。火焰一般，金黄色，在西北方的天空渐渐变为参差不齐的黑色的雷雨云。但风正将雷雨云吹走。剧作家瞪大眼睛看着，心里想，诺玛是不是也被这样的景象吸引了呢？他——她的丈夫——能给她这样的礼物，他内心觉得有点自豪。该到什么地方去，她似乎没有自己的主意。曼哈顿的黎明没有这样的天空。罗韦、新泽西的黎明没有这样的天空，甚至在天真的童年时代也没有。晨曦透过溅满了雨水的窗玻璃，折射到客厅的墙纸上，或丝丝缕缕，或卷曲盘旋，像斑斑点点的火焰。好像光就是生命，鲜活的。那只雕刻着花纹的红木有摆落地钟在诺玛的折腾下，终于恢复了生命，现在正平静地走着，那只发着暗光的光滑的金色钟摆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船长屋是艘舒适的船，在碧绿色的海洋上漂着，而剧作家——城市中的人——自己就是船长。把我的家人带到安全的港湾。终于到了！剧作家沉浸在男性虚荣的单纯

中，在希望的盲目中。在那一刻，觉得好像他已经穿透了时间不透明的层面，和几十年来曾住在这幢房子中的几代人进行交流，他们同他自己一样，都是丈夫和父亲。

“诺玛，甜心？你在哪儿？”

隐隐地觉得她可能在厨房里，他以为自己听到冰箱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但是她不在那儿。她在外面吗？他走到外面围起来的走廊上，走廊的地板上用某种竹子编织的席子已经湿了；小水珠像珠宝一样在走廊绿色的管式家具上闪闪发亮。后面的草地上也看不见诺玛，他心里想，她是不是到下面布满鹅卵石的沙滩上去了。那么早？天这么冷，还有风？北方的天空中，涌动的暴风雨已经被吹走了。现在大部分天空呈现出铜黄色，亮亮的橘红色像蛛网一样纵横其间。噢，为什么他是个“作家”——为什么不是艺术家，画家？摄影家？一个歌颂自然世界之美的人，而不是又挖又捅，在人类的愚蠢和脆弱上折腾。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人类，那他为什么还要揭露人类的缺点、将人类灵魂中的邪恶归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呢？但是自然中没有邪恶，没有丑陋。诺玛就是自然。在她身上，不会有邪恶，不会有丑陋。“诺玛？来看哪。天空……”他回到黑漆漆的厨房，通过厨房和洗衣房，朝车库的方向走去，但在车库大门之前是地窖的门，敞开着；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的身体在里面的阴影中，在顶端的台阶上坐着或者蹲着。一个开关控制着地窖中的灯，灯光非常微弱；如果你进入地窖的话，你需要一把手电筒。但是诺玛没有手电筒，显然也不想走下地窖。她在跟那儿的什么人讲话吗？自言自语？她只穿着透明的白色圆孔镶边睡袍，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发根处呈暗色。他正准备再次说出她的名字，但又犹豫了，他不想吓着她，就在这时候，她转过脸来，虽然她的瞳孔放大了，她还是睁大了天蓝色的眼睛，视而不见。他看见她双手拿着一只盘子，盘子上有一大块血淋淋的生汉堡包；她一直像猫一样，直接

从盘子中吃那块汉堡包，还舔着上面的血。她看见了他，她双目圆睁的丈夫。她笑了起来。

“哦，爸爸！你吓了我一跳。”

子宫中的孩子很快就三个月了。

8

她那么激动！客人们就快到了。

他的朋友们，来自曼哈顿的朋友们，都是知识分子：作家兼剧作家、导演、编剧、诗人、编辑。她觉得（噢，她想那很傻！）待在这些才华出众的人们身边肯定都会对子宫中的孩子有好处。就像她严肃地背诵着她想记下来的单词，就像阅读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达尔文、弗洛伊德作品中的段落。（加拉帕哥斯湾有一家二手书店，那实际上是间混乱不堪的发霉的地窖，她在那儿找到了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平装本，售价五十美分——“哦，这是个奇迹，就是我一直找的书。”）有食物的营养，还有精神上 and 知识上的营养。她的母亲在书本、音乐和出类拔萃的人所构成的氛围中把她养大，虽然这些人不过是制片公司的员工，处在薪水比较低的位置，像杰茜阿姨和克莱夫叔叔那样的人，而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受到更好的熏陶，这一点她一定要做到。“我嫁了一个天才，孩子是天才的继承者，他的脑海中不会有战争的记忆，他会活到二十一世纪。”

船长屋俯瞰着大海，占地两英亩。这是个绝佳的蜜月住处。她知道不可能，但她幻想着孩子出生在这幢房子里，在那张有四根帐杆的床上，（在接生婆的帮助下？）生产时有适度的痛苦和适度的流血，而且诺玛也不会尖叫，一次都不会。她还不安地记得（她只对卡洛说过，他似乎相信她说的话，他说对他也有相同的经历），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在分娩的阵痛中不停地尖叫，

这肉体的恐惧，像疯狂的巨蟒紧紧纠缠在一起；她不想让孩子也有这样的经历，不想这样的残酷记忆折磨他一辈子。

客人们很快就要来度周末了！诺玛·珍已经变得那么喜爱家务，家居生活令她无比快乐；这不是她表演过的什么银幕角色，但是她天生就适合表演这个角色。比剧作家的第一个妻子更像家庭主妇和女主人（他告诉过她），而且她喜欢这样，他既赞赏又惊讶。和一名喜怒无常的女演员结婚，那是多大的风险啊！一名金发“性感女郎”和“照片美女”——多大的风险啊！她想让她丈夫明白，娶她并不是什么风险，他慢慢地有点理解了，这让她感到深深的满足。她知道，他的朋友们曾把他拉到一边叫道，“哎呀，玛丽莲很可爱！玛丽莲讨人喜欢。和别人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她甚至还听得到其中几个感叹道，“哎呀，玛丽莲可真聪明，还读过很多书。我刚刚一直在和她谈……”现在，一些人知道不能喊她玛丽莲，该喊她诺玛。“啊呀，诺玛读的书可真多！实际上，她还读过了我最近那本书。”

她爱他们，她丈夫的朋友们。她很少同他们讲话，除非他们先开口，把她拉出来。她说话轻柔、犹豫，有时候连最简单的单词的发音也不敢肯定！羞怯腼腆，说不出话来，好像怯场一样。

也许她有点害怕，而且紧张。子宫里的孩子紧紧地抓着她。这次你不会伤害我了，对吗。不会重复你上次做过的事情？

她在外面的草坪上，光着脚，穿着不太干净的帆布宽松裤子，上身穿着她丈夫的衬衫，胸脯下面紧紧地系了起来，上腹部裸露在外面；她戴着软边草帽，也用绳子系在下巴上。她有种奇怪的、痒痒的感觉，那表明（也许）有人在看她。空中拍摄，来自船长屋的二楼，来自剧作家的书房，他在书房的窗户旁放了一张桌子。他爱我。他真的爱我！他可以为我而死。他这样说过。她喜欢她的丈夫看着她，但他有可能在写她，这她就不喜欢了，因为她想对于作家而言，你先看到，紧接着就会写下来。就像一

只遁蛛，它之所以会蜇人，就是因为这是它的天性。她正在剪花，准备放到花瓶里。她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因为高高的茅草中有不可预料的东西：孩子的玩具上的零件，塑料和金属碎片。船长屋的主人善良而和蔼，一对年长的夫妇，住在波士顿，所以出租了他们的房子，但前面的那些房客粗心甚至懒散，也许他们怀有恶意，从封闭的走廊上把骨头扔到下面的草坪里，让诺玛光着脚踩上去，然后疼得缩回来。

但是她爱这个地方！这幢风吹雨打的老房子像童话中的房子一样高高地矗立在她面前，因为草坪向下斜得厉害。此处房产向上抵达悬崖，向下延伸到多石的沙滩。她喜爱这儿的宁静。你能够听到海浪声，你能够听到前面公路上的车辆声，但这些声音都闷住了，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作用。没有绝对的宁静，没有白得刺目的宁静，像几千英里以外死者的王国里，她醒来时医院里的那种宁静。一名她不认识的英国医生穿着白色外套，凝视着她，好像她是案板上的肉一样。他会用最为平静的声音问，她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还记不记得她咽下的巴比妥酸盐的数量；她是不是想严重地伤害自己。他会喊她梦露小姐，他会说他曾“欣赏过她的一些电影”。

她无声地摇着头。不不不。

她怎么可能想死呢！她还没有孩子，生命中还有空缺。

上一次她和卡洛通电话的时候，卡洛要她保证，她会给他打电话，而他也会给她打电话。也许他们两人都在考虑采取那一步，卡洛称之为“进入未知世界的婴儿一般的一大步”。

卡洛！惟一让她发笑的男人，自从卡斯和埃迪·G从她的生命中消失以来。

（不，卡洛不是诺玛的情人。尽管好莱坞的专栏作者们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刊登他们俩手挽着手一起微笑的照片。梦露和白兰度：好莱坞最时髦的一对？还是“只是好朋友”？那天晚上在

诺玛的床上，他们没有做爱，但这种遗漏完全是技术上的，好像你寄过了邮件却忘记给信封封口一样。)

诺玛从车库里拿了一把锄头，还从地窖的一个钩子上找到了一把大剪刀，剪刀锈得厉害，上面粘满了蜘蛛网。他们的客人们要到傍晚时分才到。现在还没到正午，她有充足的时间。他们刚搬进船长屋的时候，她发过誓，要把花床里的野草拔得干干净净，但是，该死的！——野草长得可快了。随着她工作的节奏，一首诗歌从她的脑袋里像野草一样突然生长了出来。

美国的野草

美国的野草我们不会死
牛蒡马唐蓟马利筋
如果连根拔起我们不会
如果中毒了我们不会
如果受到诅咒我们不会
美国的野草知道吗？

我们就是美国！

她笑了。孩子会喜欢这首诗歌，简单的傻傻的节奏。她要在钢琴上为这首诗谱曲。

繁茂的花床中间，有几棵浅蓝色的绣球花，花刚刚开出来。诺玛·珍最喜欢的花！她清楚地记得，格雷泽家的后院里盛开着绣球花，有些像这些花一样是浅蓝色，也有粉红色和白色的。格雷泽太太说话带着那种奇怪的严肃的强调语气，通常，我们这样说话，就好像我们枯燥的词语能够证明我们的可靠，而我们则企望这些词语比我们日渐衰老的脆弱的生命更加长久，她说道，“绣球花是最好的花，诺玛·珍。”

9

没有什么东西比鬼更具有戏剧性。

剧作家一直疑惑，T·S·艾略特^①是什么意思。他一直有些憎恨这句话，因为他的戏剧里面没有鬼。

他在看着诺玛在后面的草坪上用剪刀剪花。他美丽的怀孕了的妻子，一天里有十几次他都在忘乎所以地思考着她。有同他说话的诺玛，有离他有点儿距离的诺玛；一个是感情的对象，另一个是美学欣赏的对象，那当然也是一种感情，而且同样强烈。我美丽的怀孕了的妻子。

她戴着她的宽边草帽，在阳光下保护她敏感的皮肤，穿着宽松裤和他的衬衫，但她却光着脚，这他不喜欢，她也没戴园艺保护手套，这他也不喜欢。她柔软的双手上正在长茧！剧作家并不是有意在观察诺玛的。他一直在凝视着窗外的海洋和天空，天空中云彩斑斑驳驳，或半透明或不透明，亮度各不相同，他一直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激动而满足，那是一部新剧本中的零散场景和手稿，也许这些能够加到电影剧本里去（他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电影剧本），有一天这部电影剧本可能会成为他妻子的“媒介”。她便在下面出现了，出现在草坪上。扛着锄头，拿着一把大剪刀。她动作笨拙，但有条不紊。她完全沉浸在她手头的东西当中，就像她完全沉浸在她的怀孕中一样；她那确信无疑的快乐渗透了她的身体，仿佛那是体内发出的强有力的光芒。

他害怕她出什么事，害怕孩子出什么事。他简直不敢去想那样的可能性。

① T·S·艾略特（1888—1965），美裔英籍批评家与作家，代表作有诗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戏剧《大教堂谋杀案》等，一九四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她看起来多么健康啊，像雷诺阿^①作品中的女人，处于她的女性身体之美的巅峰。但实际上她并不健壮：感染、呼吸道不舒服、剧烈的偏头痛以及胃部的恶心，都很容易让她生病。神经紧张！“只有在这儿，爸爸。我对这儿很有好感。”

“是啊，甜心。我也是。”

他用手肘撑着窗台望着她。在台上，她每一个既笨拙又优雅的动作都会传达一定的意义；在台下，那些动作逐渐淡忘湮没，因为没有观众。

非演员的身份，诺玛能够忍受多久？她拒绝了好莱坞的电影，但还有舞台，她有这个天分；或许还是个天才。（“别让我回去，爸爸，”她恳求道，一边钻进他的怀抱里，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躺在他怀里，“我再也不想成为她了。”）很久以来，剧作家一直对演员奇怪而善变的性格很感兴趣。什么是“表演”，对于“伟大的表演”，我们为什么会有反应？我们知道某位演员在“表演”，但是——我们希望忘记他在“表演”，而且在有才华的演员面前，我们确实很快就忘记了。这是个未知，是个谜。我们怎么能忘记演员在“表演”呢？演员在替代我们“表演”吗？演员所“表演”的潜台词会不会一直都是我们自己隐藏（并否认）的“表演”？诺玛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无数的书，其中一本是《演员手册与演员生活》（这本书剧作家以前从没听说过），书中奇怪地摘录了一些看似匿名的格言和警句，每一页上都有她的注释。显然，这本书是诺玛的《圣经》！书页都卷了角、溅过水，有的快掉下来了。出版时间是一九四八年，由洛杉矶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有个自称为“卡斯”的人送给她的——赠给美丽的双子座诺玛，爱永不凋谢，有如繁星。诺玛在扉页上抄了一

① 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创作题材广泛，尤以人物画见长，作品有《浴女》、《包厢》、《游船上的午餐》等。

条警句，现在墨迹有点模糊了。

演员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置身于他的圣地：舞台。

真是这样吗？诺玛是这样吗？如果这是真的话，对任何情人都会是痛苦的发现。对任何丈夫来说，也都会是痛苦的揭示。

“但演员的真实是短暂时刻的真实，演员的真实是‘对话’。”

这一条倒是真的，剧作家觉得更有把握。

诺玛已经剪完了花，正往回朝房子走。他心里想，她会不会向上望一眼，冲他打个招呼，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他可能往后退了退，不让她看见，不过，对了，她向上望了望，冲他挥挥手；他也笑着朝她挥手。

“我的甜心。”

奇怪，他的脑海里竟闪过 T·S·艾略特的那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比鬼更具有戏剧性。

“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鬼。”

自从英国之行以来，剧作家就一直在想，诺玛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她已经拒绝了表演，但是：这种不表演的生活她能维持多久？家庭主妇，很快要当母亲，就这样没有事业？她太有才华了，不可能满足于私人生活，这他知道，他肯定。但是，他承认，她不能回到“玛丽莲·梦露”；有一天，“玛丽莲”会要了她的命。

然而，他仍旧在写电影剧本，为她写。

而且他们需要钱，或者说即将需要，不久。

他下了楼，到厨房里帮她。诺玛在那儿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大束花，脸上有一层薄薄的细汗。她挑了浅蓝色的绣球花和几枝红色的攀藤玫瑰，玫瑰的叶子上有斑斑点点的黑菌。“看哪，爸爸！看看这些。”

他的朋友们要从曼哈顿来看他，在封闭的走廊上喝酒，然后

在捕鲸手饭店吃晚饭。剧作家羞怯和善的妻子将在房子各处布置好花瓶，包括客人的卧室。

“花让人们觉得他们受到了欢迎，就像有人需要他们一样。”

他把花瓶装满水，诺玛正准备插花，只是出了点问题，绣球花不停地从花瓶里掉出来。“甜心，你把茎剪短了一些。看见没？”这不是责备，当然也不是批评，但诺玛马上就无精打采了。她高兴的心情一扫而空。

“哦，我做了什么……什么？”

“看，我们可以修复损伤，像这样。”

该死！他不该用“损伤”这个词。这让她更加泄气，她缩了回去，像个挨了打的孩子。

剧作家把那些绣球花放在浅盘子里，花朵漂在水面上。（花已经开过了，它们最多只能存活一天。但诺玛似乎没有注意。）然后，他把玫瑰布满斑点的叶子修剪了一下，将那些剪得很别扭的红色攀藤玫瑰缠绕在绣球花中间。

“甜心，我想这一样漂亮。有种日本风味的效果。”

诺玛站在几码外的地方望着他，望着她丈夫灵巧的手，一言不发。她在抚摸着她的腹部，牙齿咬着下嘴唇。她气喘吁吁，似乎没有听见剧作家的话。最后她疑惑地说，“像那样做，没事？花像那样？那么短？不会有人嘲……嘲笑？”

剧作家转过脸来看着她，“嘲笑？他们嘲笑干什么？”

他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嘲笑我？

10

他会从厨房的凹室里把她找出来，她就躲在那儿。

如果不在厨房，就在车库。

如果不在车库，就在地窖楼梯的顶端。

(躲在那么个气味难闻、潮湿阴暗的地方！虽然诺玛不会承认自己在躲藏。)

“甜心，你不来和我们一起坐坐吗？到走廊上？你在这儿干吗？”

“哦，我就来，爸爸！我只是在……”

迎接他们的客人，然后马上就匆匆地走开了，把他丢在他的朋友那儿，羞怯得像一只野猫。这也是一种怯场吗？

他不会责骂诺玛，别给他们谈论我们的材料！

意思是说谈论你。

不，他热情、体谅、呵护、微笑，把尽人皆知的玛丽莲·梦露的羞怯变成温和的家庭笑话。他在厨房的凹室里找到了她，她正在聚精会神地抚平食品杂货袋。他们的客人正一边朝外面封闭的走廊上走，一边参观房子。剧作家吻了吻他妻子的额头，让她平静下来。虽然她几个月没有漂白头发了，她出汗的时候，头发里还是发出淡淡的化学药品的怪味。

要注意，说话要轻柔，不能批评。他看见了眼前的对话，好像那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甜心，没有必要把他们的来访看得那么重。你看起来太紧张了。你认识鲁迪和珍，你说过你喜欢他们——”

“他们不喜欢我，爸爸。他们是来看你的。”

“诺玛，别傻了。他们来看我们俩的。”

(不：他的声音中不能流露出一丝怀疑。对这个孩子一般的女人说话，他必须像很久以前对自己的孩子说话那样，孩子们非常小，非常脆弱，对他们的爸爸又爱又怕。)

“哦，我不怪他们！我不怪他们。喏，你是他们的朋友。”

“当然，我比你先认识他们，实际上我认识他们有半辈子了。可是——”

她笑了起来，摇着头，举起双手，手心向外。这个动作既表

示恳求也表示投降。“哦，可是——为什么，这些人是你聪明的朋友，他是个作家，她是个编辑，他们为什么要见我呢？”

“甜心，来吧，好吗？他们在等着呢。”

她再一次笑着摇头，她侧着眼睛看着他，多像一只受惊的猫啊，不知为什么就受了惊吓，快要跳起来，而且危险。但是剧作家没有认可她荒唐的猜疑，他温柔地低声恳求着她，用拇指抚过她的前额，然后弯下腰来，眼睛紧盯着她的双眼，这种方法有时候在她身上有效，像某种催眠术一样。“甜心，和我一起出来，呃？你看起来非常美丽。”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却害怕自己的美丽。她的美丽可能会和“她”混淆在一起，这似乎令她憎恶。但是，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只有她才在见到陌生人的时候这么担心自己的外表。

诺玛一直听着、想着，最后她颤抖了一下，笑了起来，黏糊糊的额头在他的下巴上摩擦，然后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只又大又重的盘子，里面装着各种生蔬菜，蔬菜按照颜色排列成几何图形，她又拿出她事先准备好的酸奶油沙司。那是只很壮观的盘子，他这样告诉她。他用托盘装着饮料拿过去。突然之间，又没事了！一切都将顺利。正如在拍摄《巴士车站》的时候，他曾看见她恐慌、麻木、畏缩，但过了一会儿，她就会回来，于是那个彻丽又出现了，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投入、更具有生命力、更像一团火焰，她的表演也更令人信服。他们的朋友鲁迪和珍正欣赏着大海的景观，这时他们转过身来，看见那对美丽的夫妇款款走来，剧作家和金发女演员。那个希望别人称她“诺玛”的女人光华灼灼、貌美绝伦（鲁迪和珍后来都说，无法避免这个老套的词汇），她处在怀孕早期，皮肤鲜嫩亮丽，呈半透明的乳白色；她的鬈发是暗黄色的，发出熠熠的光泽；她穿着印花太阳裙，臀部印有橙色的罂粟花图案，十分惹眼，衣领很低，露出了她肿胀的胸脯的上半部分；她穿着白色尖跟露趾无带便鞋，她冲他们微笑

着，好像被闪光灯泡照得睁不开眼一样，就在那一刻，她在通向走廊的那级比较陡的台阶上绊了一跤，大盘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摔在地板上，蔬菜、沙司和陶器的碎片四散飞舞。

11

用最琐碎的事情来考验我的忠诚，我们的爱。
最琐碎的事情！你是说我的生命。
而且你的生命同样也成了一件事情，勒索。
你从没保护我，先生，从没在那些混蛋面前保护我。
谁需要保护还搞不清呢。总是你吗？
他们看不起我！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不，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12

不过，她喜欢他年长的父母。
而且令他惊讶的是，他年长的父母也喜欢她。
他们在曼哈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剧作家的母亲米里亚姆把他拉到一边，捏着他的手腕，在他耳边得意地说，“那个女孩和我那么大的时候一模一样。那么乐观。”

那个女孩！玛丽莲·梦露。

结果表明，剧作家的父母对他的前妻埃丝特都不曾有什么“好感”，这令剧作家惊讶，并感到了迟到的懊恼。二十多年，可怜的埃丝特，她为他们生下了他们喜爱的孙子。埃丝特啊，她也是犹太人，背景和他非常相似。而诺玛——“玛丽莲·梦露”——则是典型的金发非犹太姑娘。

但是他们见面却是在一九五六年，而不是一九二六年。在这

中间的几十年里，犹太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剧作家注意到，正如迈克斯·波尔曼指出的那样，女人们常常对诺玛怀有好感，和人们的预计恰恰相反。你以为她们会嫉妒、羡慕、憎恶；然而，女人们对诺玛或者“玛丽莲”出奇地亲近；有没有可能是女人们在看她的时候，同时也以某种方式看到了她们自己呢？她们理想化的自我？对于这样的误解，男人可能会付之一笑。一种错觉，或者混淆。但是一个男人能知道什么呢？如果有人拒绝了诺玛的话，那他很可能就属于某一类男人；他们在性爱上受到她的诱惑，但却明智地知道，一定会遭到她的拒绝。受到威胁的男性尊严中会滋长出什么样的讽刺策略，剧作家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金发女演员没有那么明确地表达对他的爱慕，剧作家有可能也会说出贬低她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为电影演员，还不错。但表演戏剧就太弱了。

剧作家的母亲就这样喜欢上了剧作家的第二个妻子。因为那个羞怯地微笑着的诺玛，那个似乎很年轻而看起来更加年轻的女孩，让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在怀旧的记忆中想起了她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剧作家听见母亲悄悄对诺玛说，她在诺玛那么大的时候，头发和诺玛的一模一样——“就是那种色泽，也是髻发。”他听见她悄悄对诺玛说，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个女王。噢，就那一次！”

诺玛的婆家人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她从不担心他们会笑话她。

在曼哈顿的厨房里，在船长屋，米里亚姆喋喋不休地谈着，诺玛则低声表示同意。米里亚姆教诺玛做无酵饼团鸡汤和洋葱炒碎肝。剧作家并不是很喜欢吃硬面包圈和熏咸鲑鱼，但这些他“最喜欢吃的”常常出现在星期天午饭的餐桌上，还有罗宋汤。

米里亚姆用甜菜做罗宋汤，但有时候也用卷心菜。

米里亚姆做她自己的牛肉汤汁。她会宣称说，那“容易”得就像打开十几盒坎贝尔的罐头。

米里亚姆的罗宋汤端上来，有时候是热的，有时候是冰冻的，要看季节而定。

米里亚姆有一道“紧急罗宋汤”的菜谱，用柏柏尔婴儿用的筛过的罐装甜菜。“糖不太多，柠檬汁，还有醋。谁会知道呢？”

他们的罗宋汤和记忆中的罗宋汤一样好吃。

13

海 洋

我把镜子砸碎了

碎片

漂到了中国。

再见！

14

七月那个可怕的夜晚来临了，那天诺玛从城里回来，他——她的丈夫——发现她变成了罗斯。

罗斯，《尼亚加拉》中那个勾引男人的妻子。

当然这只是他的想象！

她开着行李车到加拉帕哥斯湾，要么就是去布伦瑞克。她去买食品杂货、新鲜水果，或者是要到药店买什么东西，维生素、鳕鱼肝油胶囊，以增强她的白血球，他想她是这样说的。她频繁

地谈论她的身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她唯一的话题。一个孩子 在子宫中成长，准备降生到人世。多么快乐！她开始每两周到布伦瑞克的一名产科医生那儿去一次，该医生是她曼哈顿产科医生业务上的熟人。也许她去“做了”头发，或者修了指甲。她去商店很少买衣服（在曼哈顿，总会有人认出她来，然后她就会逃离商店），但现在她怀孕了，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她渴望地说她需要新东西，孕妇装，裙子。“如果我显得不好看的话，我担心你就不会爱我了，爸爸？你会吗？”她为他做好了午饭，然后就开车走了，下午三点还没有回来。

剧作家沉浸在写作当中，沉浸在灵感突发的忘我境界里（他每天写的对话很少超过一页，而且那还是临时的稿子，潦草难读，写得也很艰难），在电话铃响之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妻子好久不在。

“爸爸？我知道我迟……迟了。不过，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气喘吁吁，语气中流露出懊悔和歉意。他说，“最亲爱的，别急。当然我有点担心，但你开车要小心点。”海岸的公路狭窄弯曲，有时候就是在大白天，也会有一片片的雾气懒散地从公路上飘过。

在这种时候，万一诺玛出了事故！

剧作家知道，她开车很谨慎。坐在那辆旧普利茅斯行李车的驾驶座上（在她眼里，那辆车又大又笨，不亚于公共汽车），她向前弓着身子，眉毛皱着，牙齿咬着下嘴唇。她常常过早地刹车，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别的车来的时候，她常常做出过激的反应。她习惯于还没到十字路口就停下车来等红灯，好像车静止不动的时候，她也害怕撞上了行人。但就是在无阻碍的公路上，她的车速也从没超过每小时四十英里；剧作家可不一样，他开车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心不在焉，摆出某种纽约男人的架子，一边开车一边谈话，有时候为了打手势，两只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他相信，就开车而言，诺玛比他自己可靠得多！

可是现在他开始有意识地等着她回来，再回去写作是不可能的，他将再等待两小时二十分钟。

从加拉帕哥斯湾到船长屋，开车不过十分钟。不过诺玛是在布伦瑞克打电话的吗？他脑子里乱糟糟的，根本记不起来。

有几次在他的想象中，他听见她的车拐上房子前面那条陡峭的砾石车道，以她那小心谨慎的方式把车开进车库里。砾石的咯吱声，关车门的声音，她的脚步声。她低低的嗓音从地板中钻上来，“爸爸？我回来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忙忙跑下楼去检查车库。当然，那辆普利茅斯不在车库里。

回来的时候，他经过地窖的门，门是开的。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那扇该死的门为什么总是开的？插销很牢靠，肯定是诺玛没关门。一股令人作呕的强烈的霉味从灰尘遍地的地窖里升上来；泥土、腐烂和时间的气味。他闻着，不由打了个寒战。

诺玛说她恨地窖——“那么肮脏。”整个船长屋里，只有地窖她不喜欢。但是剧作家觉得她带着电筒到地窖里看过，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下定决心要把让她害怕的东西搜寻出来。但是诺玛已经是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再也不是孩子了。吓唬她自己，有什么用处呢？而且处于那样的身体状况。

他在想，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她，如果她损害他们的幸福的话。

终于，晚上六点钟以后，电话又响了。他立即摸到电话，拿起了听筒。那个带着呼吸声的低低的声音，“噢噢噢噢，爸爸。你生……生我的气了？”

“诺玛，怎么回事？你在哪儿？”

他的声音中不禁流露出他的恐惧。

“我在这些人这儿，脱不了身……？”

“什么人？哪里？”

“哦，我没什么事，爸爸。就是我有点——什么？”有人在对她说话，她回答了，一边还用手掌盖在听筒上。剧作家听着背景中很高的说话声，浑身颤抖。还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的声音。诺玛笑着又拿起了听筒。“噢噢噢噢，这里太疯狂了。但他们确实是好人，爸爸。他们说的好像是法语。有这两个女孩？姐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诺玛，什么？我听不见。双胞胎？”

“但现在我就要回家了。我准备给我们做顿晚饭。我保证！”

“诺玛——”

“爸爸，你爱我，啊？你没生我的气？”

“诺玛看在老天的分上——”

终于，晚上六点四十分，诺玛的旅行车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她隔着挡风玻璃朝他挥手。

他在等着她，等得脸拉得老长。他觉得他好像等了一整天似的。但是一部分天空还是亮的，像夏天一样。只是在东方的地平线，在海洋那遥远的边缘，夜幕开始降临了，开始像一个黑点，然后渐渐变成大块浓厚的黑云。

诺玛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那是楼上的女孩，要么就是化装成楼上的女孩的罗斯。

戴着她的宽边草帽，帽带端庄地系在下巴下面。穿着缀有粉红色玫瑰花蕾的孕妇上衣，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子，裤子不知怎么给弄脏了。她双手抱着剧作家僵硬的脖子，湿漉漉地使劲吻在他的嘴巴上。“噢，天哪，爸爸。真对不起。”

他尝到了醇而甜的味道。她的嘴角上有污点，她喝了酒吗？

她在普利茅斯的后面掏购物袋，剧作家一言不发地从她手里把袋子接过来。他的心脏愤怒地跳动着，那实际上是害怕的延续。万一诺玛出了什么事！还有他们的孩子！她已经成了他生活

的中心，而他还没意识到。

他曾在同情之余感到那么疑惑，听人说了关于诺玛前夫的事情，退役运动员雇佣私家侦探监视她。

现在她完好无损地回家了，又是笑又是道歉。斜着眼睛看着他，看着她皱着眉头的丈夫。跟他讲述一个破碎冗长的故事，他不太可能完全弄清楚，她说她在公路上带了几个搭便车的女孩，然后开车送她们到了加拉帕哥斯湾，那是她们的目的地，然后又到了什么人的家里，她们劝她进去坐一会儿。“看见没，她们都知道我是谁，她们喊我‘玛丽莲’，但我不停地说‘不，不，我不是她，我是诺玛’——那就像游戏一样，我是说我们笑个不停——好像我想念的那些朋友一样，凡奈斯那儿、中学里的朋友。”这对同胞姐妹“真的漂亮”，和她们离婚的母亲一起住在乡下一辆“破烂可怜的旧拖车”里，其中一个女孩名叫贾尼斯，她有个三个月的孩子，叫做科迪——“孩子的父亲呢，他在商船队里，不愿意娶她，就那样乘船走了。”诺玛在拖车上逗留了一会儿，然后她们乘旅行车到了别的什么地方，然后——“爸爸，知道吗？最后我们到了那家随福威^①的大商店，你知道？我们所有人，包括孩子。因为她们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吃的东西。我把钱花了个精光。”她歉疚地讲述着这个故事；但同时她也很高傲。她是个懊悔的小女孩，但她又一点儿也不懊悔，实际上她对自己的胆大妄为颇感自豪。没说那是玛丽莲的钱，爸爸。我想拿来干什么就拿来干什么。

叹了口气，好像感到惊讶一般。“我钱包里的每一分钱。老天！”

剧作家不得不想，他多么无助、多么深地爱着这个女人，这个变化无常的奇怪的女人。现在她怀上了他的孩子，而他并不是

① 一家大型超市连锁集团的名称。

真的想再要一个小孩。在曼哈顿的时候，在纽约剧团和戏剧界，他似乎还了解她；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在他们恋情开始的时候，她对她的爱似乎要超过他准备付出的爱；现在，他们带着可怕的饥渴，同样爱着对方。但是直到今天，剧作家才想到，什么时候他对诺玛的爱可能会超过诺玛对他的爱。这他怎么能忍受！

诺玛一边把东西放到厨房里，一边斜眼望着他。在戏剧里，就像在电影里一样，这个场景会包含强有力的潜台词。但是生活很少与艺术吻合，尤其是艺术的各种形式和传统。不过，诺玛还是让他痛苦地想起《尼亚加拉》中的罗斯，她糊涂的丈夫约瑟夫·考登被她牵着鼻子走。（或者是牵着这个男人的其他部位走。）

诺玛讲述着她的故事，她轻柔的、带着呼吸声的嗓音激动得发抖。她在撒谎吗？他认为没有。那真是是个天真、诚实的故事。但是从她的激动来判断，她有可能在说谎话。那将同样令人震惊。她曾对我不忠。她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婚姻之外。他惊恐地发现，她白色的短裤子弄脏了，那些污点有可能是经血，噢，天哪，那是不是流产的开始？——而诺玛似乎还不知道？——不过，她看到了他的脸色，随即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然后她尴尬地笑了。“噢，天哪！我们吃了树莓。我猜，我们都吃撑了。”但剧作家还是不放心。他瘦长的脸被夏日的太阳晒黑了，现在变成了灰色。他的深度眼镜从鼻梁上往下滑。诺玛从袋子里面拿出了一夸脱树莓，并拿了一些递到剧作家的嘴边让他吃。“噢，爸爸，别那么伤心，尝尝看。很好吃，对吗？”

这句话倒是真的。树莓的确很好吃。

15

画下《文明及其不满》中那些预言式的词语还不够。诺玛不得不把那些词语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爱的时候，我们最不防备痛苦；失去我们爱的对象或者它的爱的时候，我们最无助最沮丧。

16

海 滨 王 国

从前有个要饭女
在海滨王国里居住。
她身上附了一道魔咒——
“你定会成为白公主。”

哦可是要饭女哭了，
“这是个残酷的魔咒。”
邪恶的教母笑了，
“更糟糕的还在以后。”

一个王子看见了公主
她正在幽谷里行走。
他对她说，“你是否孤独？
需不需要朋友？”

王子追求着公主
经过了无数白天和黑夜。
公主爱上了王子
可是——她有什么话可说？

“我不是什么白公主，
我只不过是个要饭女。
你知道了以后还会爱我吗？”

王子冲她笑了笑，说……

蜷缩在楼梯顶端的婴儿室的窗口花坛里，做梦一般，那么开心，擦掉着她眼中的泪水，洞穴一般的巨大天空悬在她头顶，遍地灰尘的地窖在下面那么远的地方，它那压抑的低声谈话她一点都听不到，诺玛·珍努力，努力，加倍努力！——但永远无法完成那首诗歌。

17

婴儿的房间。她当然知道孩子将出生在曼哈顿，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里。（那个神奇的日子就是十二月四日！）但是，在缅因州加拉帕哥斯湾的船长屋里，整个夏天有那么多独处的时间、那么多梦一般的幸福，她还是在这儿开辟了一间奇特的婴儿室，还从当地的古董店和路边跳蚤市场上买来了东西，放在婴儿室里。给孩子放了一张柳条编的乳白色婴儿摇床，上面装饰着蓝色的牵牛花。（那张床不是和格拉蒂丝给她买的童床几乎一模一样吗？）手工缝制的小填充玩具，一只“真正的美国夏克尔风格的”拨浪鼓。大孩子看的书，童话书，鹅妈妈，会说话的动物，这些书能令她几个小时如痴如醉。从前……

在婴儿室里，诺玛·珍蜷缩在窗口花坛里，梦想着她的生活。他将写下美妙的戏剧，让我参与表演。我会成熟得足以表演这些角色。我将受到尊重。我死的时候，不会有人笑话。

18

不时有敲门声，她别无选择，只好请他进来。他会早已打开了门，把头探进来，微笑着。他的眼中含着那样的爱意！我的丈夫。

在婴儿室里，她在学生笔记本上写着，那是她的秘密生活。写给自己看的笔记，诗歌片断，词汇清单。在婴儿室里，诺玛·珍蜷缩在窗口花坛里，阅读玛丽·贝克·埃迪的《科学与健康》和《哨兵》中那些引人入胜（要是真的！）的见证经历，阅读她从曼哈顿带到缅因州的书籍，尽管她知道有的书剧作家并不喜欢。

剧作家相信诺玛这样的心灵（“敏感，易受感染和影响”）就像一口井，纯净、宝贵的水。你不愿用有毒物质去污染它。永远都不！

敲门声，他已经开了门，冲她笑着，但是当他看见（她不敢试图把书藏起来）她正在读什么书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一天下午，《欧洲的耻辱：欧洲犹太人历史》。（至少那不是诺玛的基督科学书籍，她的丈夫真的憎恶那些书！）

对于那些书，她的“犹太”书籍，剧作家有复杂的反应。他的脸会抽搐起来，挤出一个条件反射似的微笑，那几乎是畏惧的微笑。当然也是恼怒的微笑，或者伤心的微笑，就好像她一不小心（噢，她不是有意的！她非常抱歉）踢到了他的肚子。他会走过来跪在她身旁，把书翻一遍，看到某些图片时会停顿一下。她的心跳得很快。在照片中那些死者的脸上，她看到了她自己活着的丈夫的特征；有时候，甚至还会看见他那嘲弄的表情。他的情感超出她想象的能力（如果她是犹太人，在那种时刻她会有什么感觉？她相信那她肯定忍受不了），而这个男人不管有什么情感，都不会让她知道。不错，他的声音也许会颤动，他的手也许会发抖。但是，他会平静地对她说，那语调只属于一个爱着她并希望她和他们的孩子都幸福的男人。他会说，“诺玛，你觉得在你这种身体条件下，让这些可怕的东西惹得你不开心，有什么好处吗？”

她会无力地反驳，“哦，可是我想……想知道，爸爸。这不

对吗？”

他会吻她，说，“甜心，想‘知道’当然没什么错。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二战时的大屠杀，你知道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你知道‘文明’的信仰基督教的欧洲那块浸满鲜血的土地。你知道纳粹德国，你甚至知道英国和美国对拯救犹太人多么冷淡。如果你不知道每一个细节的话，大概的情况你也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诺玛。”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剧作家是使用语言的大师。他走进房间的时候，词语都向他飞去，像铁屑飞向磁石。诺玛·珍声音颤抖、结结巴巴，没有任何机会。

然后他可能会说“可怕的色情作品”。

他可能会说“沉陷在痛苦之中”——“沉陷在悲伤之中”。

他可能会残酷地说“沉陷在别人的悲伤之中”。

哦，可我也是个犹太人。我不能当犹太人吗？难道就跟你的出生有关？在你的灵魂里？

她听着，她严肃地听着，她从没有打断过。如果这是表演课的话，她可能会把那本令人不快的书抱在胸前，贴着她急速跳动的的心脏；但她也可能合上书，把书从靠窗座位破旧的绒毛垫子上推过去，那样做更好。在这种时候，又懊悔又谦卑又委屈，但并不伤心，因为她知道她没有权利伤心。不，我不是犹太人。我猜想。

只是她的丈夫爱着她，不仅仅是爱，他还倾慕着她。但是他也为她担心。他越来越想控制她的情感。她“敏感”的神经。（记得在英国“差点出了什么事”吗？）他比她大十八岁，当然有责任保护她。在这种时候，他为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所触动。他看见她美丽的蓝灰色眼睛中闪烁着泪光，她颤动的嘴唇。就是在这种亲近的时刻，他还是会想起，那个爱上了她的《巴士车站》

导演曾惊讶于玛丽莲·梦露想哭就哭的本事。梦露从来不要甘油。随时都有眼泪。

现在这个场景很快变成了即兴表演。

她结结巴巴地说，“可是，爸爸——如果没有人知道呢？我是说，现在？难道我不应该吗？”

“应该——干什么？”

“了解这事？思考这事？比如，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夏日？在这这儿的高崖上，在大海附近？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我连看……看那些照片都不行吗？”

“别说傻话，诺玛。没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做。”

“我是说，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人在看这些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每一分钟。因为万一——它们被人遗忘了呢？”

“甜心，大屠杀不可能被人遗忘。你没有义务要去记住它。”

他笑了，声音尖锐。他的脸越来越热。

“哦，我知道！这听起来那么空洞。我是说”——她在道歉，但又不是道歉——“我想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怎么说的？‘沉于幻觉的人绝不会认出幻觉的本来面目’？所以你可能错误地觉得，别人在做你必须做的事情，于是你就不需要去做了？就在那时候？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没有，我没听懂你的意思。坦白地说，你是沉陷在别人的悲伤之中。”

“是这样吗？”

“这里面有种类似食尸鬼的成分，甜心。我认识的不少犹太人都沉陷其中不能自拔，真的。历史的厄运被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废话！可我没和食尸鬼结婚。”剧作家非常激动，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突然可怕地笑了起来。“我娶的不是食尸鬼，我娶

的是个女孩^①。”

诺玛笑了，“是女孩，不是食尸鬼。”

“一个漂亮的女孩，不是食尸鬼。”

“哦哦哦哦——食尸鬼就不会漂亮吗？”

“不会，食尸鬼不可能漂亮，只有女孩才会。”

“只有女孩才会。好！”

抬起脸让他吻她，她完美的嘴巴。

即兴创作的时候，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有时候是好的。

“他不爱我。他爱的，是他头脑中某个金发碧眼的玩意儿。不是我。”

19

实际上，她像一只被踢的狗一样爬走了。孩子还在她的子宫中，在羞耻中缩得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事后，他们总是会弥补。几小时以后，晚上在他们那张有四根帐杆的床上，那硬硬的、有意思的马毛床垫，那吱吱作响的弹簧。这是剧作家终生不忘的美妙时光，肉体之爱、性欲之乐的力量令他头晕目眩，从渴望、痛苦的身体中生发出如此性爱的个人去世后很久，性爱的力量仍将在时光中久久回响。

她将做他的罗斯，如果他要的是罗斯的话。

哦，她是他的妻子，她可以做任何人！为了他。

她吻他，吻他，吻得他气都喘不过来。她把他的舌头吸入口中。双手在他全身抚摸，他身体细长瘦削，腰部和腹部的肌肉开始松弛，她大胆地亲吻着他的胸部，他胸部的绒毛，亲吻、吮吸

^① 英文中“食尸鬼”(ghoul)和“女孩”(girl)发音相近。

他的乳头，笑着、逗他发痒、用力抚摩他。她灵巧的双手，熟练（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念头都让他兴奋）得如同音乐会上钢琴师的手指按着琴键，弹奏出音阶上的音调。她是《尼亚加拉》中的罗斯，那个通奸的妻子，那个杀人的妻子。多年以前他曾凝视过的那个美丽非凡、性感绝伦的金发女人，那时他甚至没有可能认识她。那是什么样的幻想啊，想象着他可能认识她！在他与那个遭人背叛的无能的丈夫约瑟夫·考登颇有同感的时候，甚至在电影结尾时，他也和考登有同感。在考登勒死罗斯的时候。无声地勒杀，一个离奇的梦一般的镜头，芭蕾舞一般的死亡。梦露意识到的时候，完美的脸上流露出的那种表情。意识到她要死了！她的丈夫就是死亡！剧作家无言地睁大眼睛，看着闪烁的银幕人物，从来没有哪部电影如此深地打动他。（他对作为媒介的电影心怀鄙夷。）他从没看过罗斯这样的女人。他一个人在时代广场一家剧院里看了这部电影，他相信剧院中所有男人都和他有相同的感觉。没有男人配得上她，她必须死。

在加拉帕哥斯湾他们那幢俯瞰着海洋的夏日房屋中，在他们的床上，她躺在他身上，他的妻子，他怀孕的妻子，把她自己嵌合在他身上。她甜美的婴儿一般的呼吸。她甜美、尖锐而被压抑的叫声——“噢，爸爸！噢，天哪！”——他不会知道那是假装的还是真的，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20

他推开了卫生间的门，他不知道她在里面。

她用毛巾裹着头发，挺着肚子，赤身裸体，手足无措，她吃惊地转脸看着他。“噢！嗨！”一只手的手掌心里有几粒药片，她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杯子。她突然飞快地将药片倒进嘴里，喝了口水，他说，“甜心，我还以为你不再服用药物呢？再也不

服用了？”她看着镜子中他的眼睛，说，“这些是维生素，爸爸，和鳕鱼肝油胶囊。”

21

电话响了。很少有人知道加拉帕哥斯湾这儿的电话，电话铃的响声显得很刺耳。

诺玛接了电话。她脸上露出忧虑的表情。她默默地将听筒递给剧作家，然后快速走出了房间。

打电话的是霍利罗德，好莱坞的代理人，为打了电话而道歉。他知道，他说，眼下玛丽莲不考虑电影的事。但这是个特殊的计划！片名是《热情似火》，一部热闹的喜剧，讲的是化妆成女人的男人，主角明显是专门为“玛丽莲·梦露”而写的。制片公司很愿意投资这个计划，至少会付给玛丽莲十万美元——

“谢谢你。但是我们已经告诉过你：眼下我的妻子对好莱坞并不感兴趣。十二月份她就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句话里流露出多大的快乐！剧作家笑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

多大的快乐，虽然他们很快就需要钱。

22

欲 望

因为你对我的欲望

我不复存在。

诺玛害羞地把这递给她的丈夫，因为他经常说他愿意看看她

的诗歌。

他读了这首小诗，又读了一遍，然后困惑地笑着，这和他的预计完全不同。该是押韵的东西，毫无疑问！现在，该说什么呢？他想鼓励她；他知道她敏感到了不正常的地步，情感极容易受到伤害。“甜心，这首诗歌很有力，戏剧性的开头。非常……有潜力。但是诗歌从这儿会向什么地方发展呢？”

诺玛飞快地点着头，好像她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批评一样。不，这当然不是批评，这是鼓励。她从他手里拿回诗歌，叠成了小小的四方形，像楼上的女孩那样笑着说道，“‘诗歌从这儿会向什么地方发展？’哦，爸爸。你说得太对了。我猜，这是我们所有人生命中的谜！”

23

在不远的地方，在旧房子的地板的下面，一个微弱哀伤的声音，像猫在呜咽地叫唤。喊道救命！救救我。

“那里没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听到，我知道。”

24

七月末的一天，临近傍晚，剧作家的一个男性朋友从城市里来了，他们俩便一起出去钓蓝鱼。诺玛独自待在船长屋里。独自和孩子在一起：只有我们。她情绪很好，她从来没觉得这么健康。很多天她都没有到地窖里去，甚至都没有顺着台阶朝下望。那儿什么也没有。我知道！“就是因为以前我住的地方没有地窖？没有必要。”

独自待在房子里的时候，她习惯于大声说话。

她是对孩子说话，她最亲密的朋友！

保姆内尔的生命中缺乏的就是这个：孩子。“她为什么想要把那个小女孩推出窗外。如果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内尔出了什么事？她不曾割破她的喉咙。他们把她带走监禁起来了，她没有丝毫挣扎就投降了。）

七月末，临近傍晚，温和而湿闷的一天，无风。诺玛·珍走进剧作家的书房，像侵入他人领地者一样突然激动起来。但是如果她使用打字机的话，剧作家是不会在意的。他为什么要介意呢？确切来说，这并不是个即兴发挥的场景，因为她都计划好了。她打算打一封信，寄给雷克伍德的格拉蒂丝，并制作副本。当天早晨，她蓦地醒来，意识到格拉蒂丝肯定在想念她！她离开格拉蒂丝到了东部，都那么久了。她将邀请格拉蒂丝到加拉帕哥斯湾来看他们！因为她肯定，现在格拉蒂丝肯定恢复了健康，如果她愿意的话，就可以出门旅行了；关于格拉蒂丝，她对剧作家说过这样的希望，而且她觉得这个希望很合理。当时剧作家说，格拉蒂丝听起来多么有趣，他多么想见见她。诺玛·珍会写两封信，两封都制作副本。一封写给格拉蒂丝，另一封写给雷克伍德精神病院的院长。

当然，她将于十二月份分娩的消息，她只会告诉格拉蒂丝。

“你终于就要当外婆了。噢，我都等不及了！”

诺玛·珍坐到剧作家的桌旁，镜头会向下俯视，在她附近围着她盘旋。她喜欢丈夫那台忠实的旧好利获得，还有那磨损了的色带。他的桌子上散落着稿纸，那么真实，好像天才零散的思想。也许这些是笔记、速写？对话片断？剧作家很少谈及他正在创作的作品。可能是迷信，但是诺玛·珍知道他在尝试同时启动两个或者三个计划，包括他最初的那部电影剧本。（她能够为他做这么点事，她觉得无比高兴、无比自豪。）找一张空白的纸，这时她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

甲：知道吗，爸爸？我要把孩子生在这儿，在这个房子里。

乙：可是甜心，我们计划过——

甲：我们可以给我找个接生婆！我是说真的。

（甲，激动，睁大双眼；用双手抱着她的肚子，好像肚子已经胀大了一样。）

另一页纸，上面有无数改动——

甲（愤怒地）：你没有保护我！从来没有。

乙：谁对谁错还不清楚呢。

甲：他鄙视我！

乙：不，是你自己鄙视自己。

甲：不，是你自己鄙视自己。

（甲无法忍受任何男人不带欲望地看她。她三十二岁，害怕她的青春就要逝去。）

25

当你消失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她听到地窖里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她告诉他的时候眼睛望着别处，她知道他不相信她的话，不愿意相信她。他抚摸着她，安慰她，她则僵直了身体。“诺玛，什么事？”她说不出话。他走开去，带着电筒检查了地窖，但什么也没发现。然而，她仍旧听到那个声音，微弱而哀伤的声音，像猫在呜咽地叫唤。有时候是嘈杂的声音，爪子抓地似的急躁的声音。她回想起（那是梦吗？一个电影镜头？）婴儿的一声哭叫。清晨，白天她一个人待在楼下的时候，寂静的午夜也常常听到，她醒来时一身是汗，突然急切地想上卫生间。她想那可能是只野猫或者浣熊——“什么东西被困在那里了，饿着。”想象着活的东西可能被困在那可怕的地窖里，就像困在陷阱中一样，她就觉

得毛骨悚然。剧作家看见她是真的不安，他也想减轻她的恐惧。他不想让她自己在黑魑魑的地窖中四处乱撞。“我禁止你到那下面去，甜心！”他发现和他的妻子开玩笑是最聪明的策略：用这种方法，他可调动她正常的诺玛自我来对付她不理智的玛丽莲自我。他掩着鼻子，以免闻到那气味（不仅仅是腐烂的苹果，现在那气味中有肉类腐烂的恶臭，和泥土及时间的气味混在一起），又一次下到地窖里面，他将电筒的光芒射向每一个角落，然后回到她的身边，气喘吁吁、怒气冲冲（因为对于缅因州沿海地带来说，这一天天气反常，又热又闷），用手擦拭着脸上的蜘蛛网，但他对诺玛仍然很温和，坚持说没有，下面那儿什么也没有，他没能发现任何东西；她说他听见过的那种声音，他也没有听见。听了这个报告，诺玛似乎平静了一些。她看起来似乎松了口气。她激动地将他的手拿到嘴边亲吻着，令他很尴尬。他的手并不干净！

“哦，爸爸。我猜你一定要笑话一个怀孕的女人，呃？”

实际上，从他们搬进来的第二个星期开始，诺玛就一直在喂后院里的野猫，违背了剧作家更明智的判断。一开始只有一只猫，一只骨瘦如柴的黑色公猫，两只耳朵都被咬缺了；后来又来了一只，一只很瘦的花斑猫，还怀着小猫、肚子很大；不久猫的数量便达六七只之多，都在后门边耐心地等着喂食。这些猫安静得出奇，都独自蹲着，互相之间离得挺远；诺玛把食物放下来的时候，它们保持着距离，然后就跑进来吃，速度快得像小机器，它们一吃完就头也不回地跑走了。一开始诺玛试图与它们亲近，甚至想抚摸它们，但是它们冲她嘶嘶而叫，龇着牙躲开了。地窖有一扇门通向外面，说有一只猫走进了地窖并被困在里面倒也不无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剧作家来救它的时候，这个家伙肯定躲了起来。

“甜心，也许你不应该再给那些猫喂食了。”剧作家建议道。

“哦，我会的！很快就停止喂食。”

“越来越多的猫会出现。你不可能给整个缅因海岸的猫喂食。”

“爸爸，我知道。你说得对。”

但是她继续给猫喂食，整个夏天都没停，而他早就知道她会这样。每天早上会出现多少只骨瘦如柴的饿猫等着她来喂食，他不想知道。她奇怪的倔强，她强大的意志。这个男人知道，在关键的事情上，自己已经被她掩盖了。只有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他才是成功的。

听到叫声的时候，他正坐在楼上的桌子旁，写下这些词语，或者说很像是这些词语。“我知道，我知道事情会怎么样。”

他跑到楼下，发现她躺在地窖楼梯的底端扭动呻吟。从她手里掉下来的手电筒，将隧道一般的光芒射入地窖深处，仿佛射入没有形状、无法捉摸的湮没的阴影。

她尖叫着，让他来帮她，来救孩子。他弯下腰的时候，她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拉着他的手，似乎是要他为孩子接生。

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她被送往布伦瑞克医院。

怀孕十五周后流产。

时间是八月一日。

告 别

那时我们开始死亡，是不是？你责怪我。

从来没有，不是你。

因为我没能救你和孩子。

不是你。

因为遭受痛苦的不是我，内脏和血一起流出的不是我。

不是你，那是我。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惩罚。我曾杀死过孩子，孩子早已死了。

她，不幸的女人，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她大量出血，差点死在急诊室里。她的皮肤呈无光泽的蜡白色，眼睛下面有一道道黑圈，脸上、喉咙上、胳膊上都有擦伤和划伤。她在跌倒的时候扭伤了手腕，她摔断了几根肋骨，脑部受到了震荡。她呆呆的眼睛和松垂的嘴巴四周有深深浅浅的划痕。她受了惊吓的丈夫第一次看见她躺在急诊室的担架床上昏迷不醒，还以为她肯定死了；躺在那儿的是她的尸体。现在她躺在她的病房里，除了他以外，其他来访者一律不得入内，很多枕头把她的身体支起来，她穿着耀眼的白色病号服，两只手臂上都插着静脉注射管，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她看起来像大灾难中的幸存者：地震，空袭。她看起来像个没有语言以表达她所受的灾难的幸存者。

她年纪大了，她的青春终于逝去了。

她“处于观察之中”，因为她曾在狂乱之中胡言乱语，说要杀死自己，这事他们已经通知了剧作家。

但是，病人的房间里多么喜庆啊！到处都是鲜花。

尽管病人用的是假名，这个名字和她自己的真名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如此美丽的鲜花，布伦瑞克总医院的员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房间里都放不下了，一直挤到探病者休息室和护士休息室里。

当然，布伦瑞克总医院以前接待的病人里从没有好莱坞的名人。

当然，记者和摄影师禁止入内。但是，**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将出现在《国家问讯报》的封面上，不幸的女人躺在病床上，从过道里大约十五英尺远的地方拍下来的。

玛丽莲·梦露怀孕第四个月流产。“自杀监控”。

另一张相似的照片出现在《好莱坞闲话者》上，同时还有一篇梦露“床边独家电话采访”，写这篇文章的专栏作者称他自己或者她自己为“锁眼”。

这些侮辱性的报道，还有其他报道，剧作家都不让她知道。

他在电话中急切而激动地说着，他将告诉曼哈顿的朋友们：“我一直忽视了诺玛的恐惧感，现在我无法原谅自己。不，不是关于她的怀孕：她一点也不害怕生小孩。我是指她迷上了大屠杀，迷上了‘当个犹太人’，她迷上了历史。现在我明白，她的恐惧没有夸张，也不是想象出来的。她的恐惧是种智慧的焦虑，关于……”他停了下来，自己也感到困惑。他呼吸急促，就要失去控制了，这次灾难以后，他已经几次在公开场合失控，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话说。在这低沉的时刻，剧作家，语言大师，失去了很多能力；在他自己看来，他似乎是个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小孩子，那些想法像巨大的软气球一样在他的头脑中飘浮着，但你伸手去够的时候，它们又飘走了。“我们当中其他人学会了掩

饰这种恐惧。这种悲剧历史感。我们肤浅，我们是幸存者！可是玛丽莲……我是说，诺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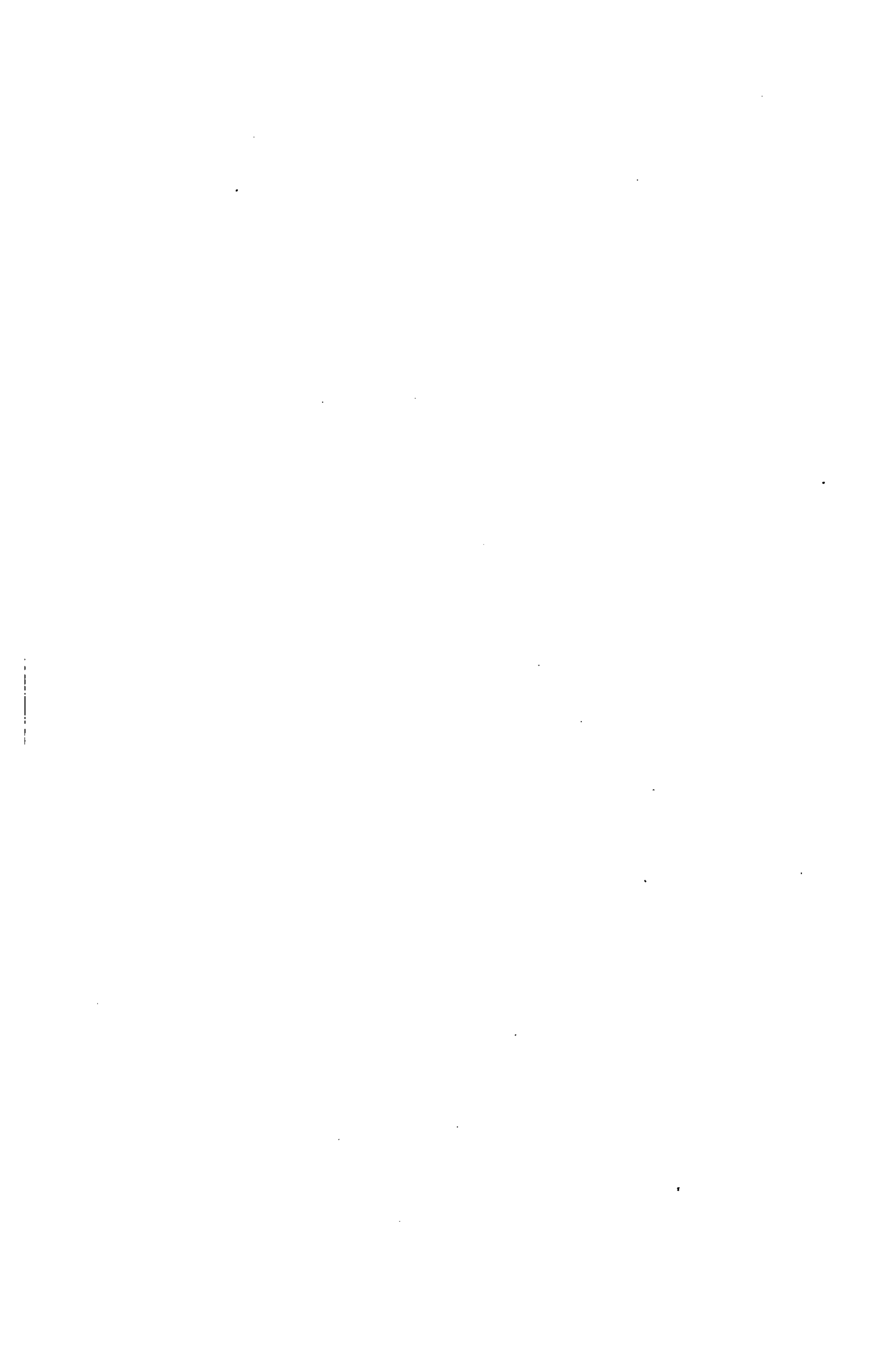
噢，天哪，他在说什么？

* * *

在医院里，大多数时候她都不说话。她躺在那儿，擦伤了的眼睛半闭着，像刚刚从水下浮上来的躯体。一种神秘的药物滴入了她的血管，从血管流到她的心脏。她的呼吸那么微弱，他都无法肯定她是不是在呼吸，他的头脑上面总是笼罩着耀眼的白色，有时候他就会像被催眠了一样打个盹儿，因为他是个疲惫不堪的人，一个不再年轻的人，一个婚后增加的多余的十五磅将丧失大半的人，那他醒来的时候，就会恐慌地觉得他的妻子停止了呼吸。他抓着她的手，让她恢复生命。他抚摸着她柔弱无力的双手，她可怜的受了伤的双手！他恐惧地看到，她的很小的短而胖的手，普通的手，破碎的指甲顶端脏兮兮的。她的头发，她那尽人皆知的头发，发根处呈暗色，又干又硬，而且开始变得稀薄了。他轻轻地低语，好像坐在小孩的床边一样，“我爱你，诺玛甜心，我爱你。”他肯定她能听见他的声音。她肯定也爱他，而且会原谅他。然后，第三天的晚上，她突然对他笑了，她紧紧抓着他的手，好像一下子恢复了生命力。

演员的天才！从灵魂不可名状的深处召唤出能量。我们不能理解你，难怪我们畏惧你。我们站在远处的堤岸上，敬畏地向你伸出我们的手。

“我们会再试一次，对吗，爸爸？再试，然后再试？”她有很多天没说话了，现在说话开始快起来。她凶悍而无情，她受伤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她的丈夫，眼睛都不敢看她。“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的，爸爸？是吗？永远不？答应我？”



余 生

1959—1962

死亡出乎意料地来了，因为我需要它。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日记》

慰 问

我失去的美丽的女儿——

我听说了你悲伤的不幸，希望你致以衷心的哀悼。

一个尚未出生的灵魂的死亡，会牢牢地占据着我们的内心，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痛苦，因为其纯洁未被玷污。

亲爱的诺玛，听到你最近的伤痛的时候，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之中，因为我多年相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我需要一段时间平静一下，然后才能考虑我的生活现在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不是年轻（也不是个很健康的）人。很可能我要卖掉我的房子和财产（对于一个年近七十且奉行节欲的孤独的鳏夫来说，那太奢侈了）。我住在格里菲思公园附近，向南能看到森林草地公墓了，亲爱的艾格尼丝就安葬在那里，那里还有一块地方在等着我哪一天去。~~太悲伤太孤独~~

亲爱的女儿，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你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你会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我的房子很大，我向你保证，房地产经纪人称之为府邸。

恐怕我是以粗俗的方式了解到你的不幸的，通过《好莱坞闲话者》的“闲话栏”。当然，事情现在已经在媒体公开了，还有你最近“婚姻关系的紧张”。

你的表演才能，亲爱的女儿，似乎远远超出你生活的能力。~~我渐渐相信你不开心的母亲腰胯间带有毒素，像褐色透蛛一样~~

但是我寄这张慰问卡给你，不是要批评你。原谅我，我亲爱的！祝福你。

我不看你的电影，但常常看到你美丽的脸，你看起来毫无岁月的痕迹，这令我惊讶，但是我想你的灵魂从来没有表现在脸上。~~也许在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身上~~

我希望很快能与你联系，亲爱的诺玛。原谅一名日渐衰弱的老人他执拗地要重提以往的伤心事。

你悔恨的爱你的父亲

舒格·凯恩^① 1959

我要你爱我 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要你爱我 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要你爱我 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要你爱我
只要你 她陷入了这里面！她陷入了我要你爱我不是别人就是你
只要你我 只要你我 她在溺水！窒息！ 我要你
吻我 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只要你吻我 她是甜苏乐队的
舒格·凯恩·科瓦尔契克 她是金发耀眼的舒格·凯恩弹奏尤克里里琴^②的女孩
她是那女性的身体 她是那女性的臀部，胸脯
她是舒格·凯恩金发耀眼的弹奏尤克里里琴的女孩逃避着吹萨克斯管的男人
她的尤克里里琴被男人的萨克斯管追逐
她将无法拒绝！ 一次又一次永远他们都因此而爱她
我要你爱我 只要你 这又发生了，这总是在发生永远在发生
这又一次发生 我要你爱我不是别人 只有你 她
嘤嘤喃喃并冲观众笑着一边胡乱弹奏着尤克里里琴他们教过她如何
弹奏她的手指灵巧得让人惊讶虽然她服了毒品和药物她性感而惹人
亲吻的嘴巴结结巴巴地说着我要！我要！我要被爱！ 只是那不正常、不要脸的
骚货的又一次变体但是他们喜欢她一个男人还爱上了银幕上的她
我要你吻我 只有你 可这滑稽吗？这滑稽吗？这滑稽吗？这为什么滑稽？
舒格·凯恩为什么滑稽？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为什么滑稽？化装成女人的男人为什么

① 舒格·凯恩是玛丽莲·梦露在《热情似火》中扮演的角色，其名字“舒格”意为“蜜糖”。

② 在夏威夷很受欢迎的一种小的四弦吉他型乐器。

滑稽？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的男人为什么滑稽？舒格·凯恩为什么滑稽，舒格·凯恩是那至高无上的女性的化身吗？这滑稽吗？这为什么滑稽？女性为什么滑稽？人们为什么会嘲笑舒格·凯恩并爱上舒格·凯恩？为什么，又一次？为什么舒格·凯恩·科瓦尔契克女孩弹奏尤克里里琴者在美国票房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为什么金发耀眼的女孩弹奏尤克里里琴者醉醺醺的舒格·凯恩·科瓦尔契克是个成功者？为什么《热情似火》是杰作？为什么是梦露的杰作？为什么是梦露最商业化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爱她？为什么当她的生活破破烂烂如同抓破的丝绸？为什么当她的生活支离破碎如同摔碎的玻璃？为什么当她的内脏已随血流出？为什么当她的内脏已被挖出？为什么当她的子宫中携带有毒素？为什么当她的脑袋疼痛欲裂？红蚁蜇痛着她的嘴巴？为什么当电影拍摄场地的每一个人都恨她？憎恶她？害怕她？为什么当她在他们的前面溺入水中？我要你爱我噢噢耶来吧！为什么甜苏乐队的舒格·凯恩·科瓦尔契克那么诱人？我要你而不是别人来吻我我要！我要！我要你爱我只有你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玛丽莲那么滑稽？为什么整个世界喜欢玛丽莲？她却鄙视她自己？这就是原因吗？为什么整个世界爱玛丽莲？为什么当玛丽莲杀死了她的孩子？为什么当玛丽莲杀死了她的多个孩子？为什么世界想操玛丽莲？为什么世界想操操操玛丽莲？为什么世界想挤到玛丽莲体内像一把肿胀的大剑直至血淋淋的剑柄都没入其中？这是个谜语吗？这是个警告吗？这又是个笑话吗？我要你爱我噢噢耶来吧不是别人就是你不是别人就是你不是别人

这是强迫作用的灾祸！是要饭女的惩罚。

摄影棚里响起不约而同的喝彩。这是梦露第一天全天工作，她一直生病缺席而且谣言四起而且她身材高大戴着眼镜面色苍白

的丈夫像送葬者一样照顾着她而且它唱过“我要你爱我”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们爱着他们的玛丽莲不是吗！渴望爱他们的玛丽莲！W率先喝彩，这是他作为电影导演的特权，其他人急切地参与进来，赞扬着他们的金发女演员，而她盯着地板又咬着下嘴唇都差点咬出了血她服过镇静剂但心脏仍然咚咚直跳努力想知道这些人是有意识撒谎呢还是他们自己也无辜地受了骗等他们停下来时她平静地说：

“不。我要再试一次。”

又一次，那荒唐的小尤克里里像玩具乐器一样，她玩具一般的生活和金发女的玩具灵魂的象征，而又一次，那引诱挑逗的、大玩具娃娃一般的身体动作，像梅·韦斯特和小波皮普^①可怕地搀合在一起。摄像机是窥淫狂，喜爱舒格·凯恩略胖的身体，令人发笑的肯定是（摄像机和观众之间）舒格·凯恩傻得都不知道被笑话的是她，舒格·凯恩必须如实表演直到死亡我要你爱我

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要你爱我 只有你 从制片公司豪华轿车的后视镜中看见青蛙司机一眨不眨无所不知的凸起的眼睛，他是要饭女的亲属，了解她 我要你爱我不是别人就是你 我要你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我我要噢噢耶来吧！噢噢耶来吧！我要

“不。我要再试一次。”

舒格·凯恩的表演逐渐深入，她内心中能感觉到表演逐渐完善，虽然舒格·凯恩不过是男人们为了男人、为了男人的开心愉悦而想象出来的又一部性闹剧中的一个性爱卡通画 是“弹簧上的果冻”^②的舒格·凯恩 对梦露来说这个角色是侮辱是深

① 流行的民间童话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② 电影中的人物杰里（杰克·雷蒙饰）初次看到梦露扮演的舒格·凯恩时用此语形容她走路的样子。

深的伤害但是：舒格·凯恩是为她而写的而舒格·凯恩不是金发女演员又能是谁呢？

“不。我要再试一次。”

我要你爱我 要你要你 不严厉！她没有严厉地说话她肯定，她的发型师以及她的化妆师怀蒂是证人。她听着自己的声音，听到了她带着呼吸声、发自喉嗓间的玛丽莲的声音，像电话中的声音一样隔着一定的距离，她肯定她没有严厉地对 W 说话，她要保留严厉。但仍然有严厉的危险。自从她回到制片公司以来，谣言就这么说。严厉的可能性，正如新刀片闪闪的刀锋有锋利^①的危险和可能性。对制片公司请来以取悦她的著名导演 W 说，“听着，先生。在这部荒谬的电影里你有玛丽莲·梦露，所以你要利用她，别把她搞砸了，也不要试图和她乱搞。”

就好像她死过了，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就成了这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说她失去了一个男孩子，她还曾试图自杀，在大西洋里淹死！梦露胆子总是很大。

他们令人分神的不必要的喝彩之后，下一个镜头彻底失败，她忘记了台词，连她的手指也背叛了她，在尤克里里琴上拨出了错误的音调，她突然啜泣起来，奇怪的是却没有眼泪，她穿着舒格·凯恩紧身丝绸戏装（紧得在拍摄场地她都不能坐下来，只能在为这种情况专门设计的挖空器具上“休息”）捶打着大腿，并开始尖叫，像被人宰杀的动物，她愤怒之余开始揪扯她那脆得像玻璃纤维、刚刚漂白并吹好了的头发，而且差一点要用指甲去抓脸上那用化妆品做成的甜宝宝面具，幸好 W 自己冲上去阻止了她。“别！玛丽莲，看在老天的分上。”在梦露疯狂的眼睛中看到了他自己将来的命运。有人去找了常驻医师费尔医生，他永远都

① 英文中“sharp”兼有“锋利”和“严厉”的意思。

在摄影棚附近，在梦露附近，他很快出现了，和助手兼护士一起将歇斯底里哭个不停的病人带走了。在该明星那间曾属于玛琳·黛德丽的隐秘的化妆间里，谁知道什么样神奇的药物被注射进了她的心脏？

我现在为我的工作活着，我为我的工作活着，我只为我的工作活着。有一天我将做适合我的才能和愿望的工作。总有一天，我保证，我发誓，我要你因我的工作而爱我。但是如果你不爱我，我就不能继续我的工作。所以请爱我！——这样我才能继续我的工作。我被困在这里！我被这个有那张脸的金发人体模型困住了。我只能通过那张脸呼吸！那鼻孔！那张嘴巴！帮助我让我完美。如果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完美。上帝不在我们身上，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并不完美。我不想要金钱和名誉我只想完美。金发人体模型梦露是我但也不是我，她不是我，我天生就是她。是啊我要你爱我，所以你会爱我。哦我要爱你！你在哪里？我看着，看着，可那里没有人。

她开着一辆借来的车，沿着文图拉公路向东到格里菲思公园，到森林草地公墓（I·E·希恩埋葬在那里，可令她羞耻的是，她忘记他的墓在哪儿了！）走了几个小时，没人知道，令人目眩的偏头痛越来越厉害，可她仍然开着车，开过绵延几英里的居民区，想那么多人！那么多！上帝为什么造了那么多！并不清楚她在找什么，她在找谁，但相信如果她看到父亲的话一定能够认出来。看见没？——那个人就是你父亲，诺玛·珍。她的意识在漂行滑动如同冰块扔在光滑的地板上，而在她的意识中，比她眼下生活中的任何人都要鲜明的，是这个父亲。她不让自己去想，他可能是在折磨她。去想，他的信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爱意而是残酷，玩弄她的心。

我失去的美丽的女儿。

你悔恨的爱你的父亲。

玩弄诺玛·珍，就像她曾站在船长屋的窗前恐惧地看到那只瘦骨嶙峋但肚子那么大的花斑猫顺着草坪玩弄一只小兔子，让那晕眩、流血、呜咽着的小生命在草坪上爬过几英寸，然后高兴地扑在它身上用肉食动物的利齿撕咬，然后又一次让那晕眩、流血、呜咽着的小生命爬过几英寸，然后再扑上去，直到最后小兔子只剩下下半截躯体和腿仍旧在恐惧中抽搐。（她的丈夫不允许她去干涉。那只不过是本性，猫的本性。那只会让她沮丧。太迟了，那只兔子快死了。）不。她无法忍受这样想，她也不会这样想。我的父亲日渐衰老、病痛缠身。他并不是有意残酷的。我小的时候他抛弃了我，他为此感到羞耻。把我丢给了格拉蒂丝。他想要偿还。我可以和他一起住，给他做伴。一个有名望的老人，白头发，富有，我猜；但是我可以抚养我们两个。玛丽莲·梦露和她的父亲——他会陪我参加首映式。可是他为什么不表明身份呢？他为什么还在等待？

她三十三岁了！她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她的父亲以玛丽莲·梦露为耻，不愿意公开承认他们的关系。他只称她为诺玛，他说过他不看梦露的电影。她的脑海中也闪过这个念头：她的父亲可能在等着格拉蒂丝死去。

“我无法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我爱他们俩。”

回到洛杉矶开始拍摄《热情似火》以来，她只见过格拉蒂丝一次。虽然格拉蒂丝可能知道她怀孕了，她却没跟格拉蒂丝说流产的事，格拉蒂丝也没问她。见面中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在医院里散步，走到围栏那儿再走回来。

“我的忠诚属于母亲，但我的心是他的。”

在这种状态下，她会在城市上面的山峦中迷路。她迷失在森林草地公墓，迷失在格里菲思公园，最后她迷失在格伦代尔的郊区，就算她回到了好莱坞和比弗利山，她却想不起来自己究竟住

在哪里。Z先生和制片公司的优待。那是一幢离制片公司不远的小房子，但装修得很有品味，可是她却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了。在格伦代尔一家杂货店（那儿的人认出了她，该死，她能看出来，他们瞪大眼睛咧着嘴巴窃窃私语，而她却筋疲力尽，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没有化妆，墨镜后面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她给Z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像舒格·凯恩一样恳求着，于是他们派来了一名司机，把她带回到那幢房子，房子在维提尔公路上，红火的九重葛、棕榈树，一开始她还没认出来，得扶着她走到门前，门突然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人双颊深陷、表情焦虑的高个子中年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她晕晕乎乎头痛欲裂，似乎认不出他来。

“甜心，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是你的丈夫。”

“我要你爱我”拍了三十七次，梦露才满意，她无法做得更好了。一些镜头在W和其他人看来几乎完全一样，但在梦露看来，其中却有细微的差别，这些细微的差别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好像这是她生命的依靠似的，反对她就是威胁她的生命，那个女人就会做出恐慌和愤怒的反应。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她自己也筋疲力尽但很满足，而且有人看到她笑了。W谨慎地表扬了她，他的舒格·凯恩！谨慎地拉着她的手感谢她，就像她在《七年之痒》的拍摄过程中常做的那样，当时她曾回以笑脸并咯咯地笑着表示感谢，但现在梦露僵硬了，像猫一样缩了回去，在那一刻不喜欢有人碰她，或者不喜欢他碰她。她的呼吸加快了，仿佛在喷吐着火焰。W后来说她的呼吸是可燃的！W是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曾在早期喜剧中导演过这位难处的女演员，一九五五年该喜剧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商业上的成功，楼上的女孩也取得了喜剧性的胜利，但梦露还是不信任他。那离现在不过三年，但梦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W不会再了解她了。她不再是那个女孩了，现在她不再期望他的赞许和表扬。现在她不再是退役运动员

的妻子，她曾掩盖着身上的伤痕，有一次在纽约的拍摄现场，她曾倒在W的怀里伤心欲绝，哭得好像心都碎了，W则像父亲抱孩子那样抱着她，他从没忘记那一刻的温柔和脆弱，但梦露显然已经忘记了。事实上，现在梦露不信任任何人。

“我怎么办呢？仅仅只有一个‘梦露’。人们都在等着看她出丑呢。”

有时候她睡在制片公司的化妆室里。锁上门，挂上“请勿打扰”，一个喜欢她的人，常常是怀蒂，充当守卫。睡觉时只穿着内裤，胸脯裸露在外面，浑身都是汗，发出恐慌侵袭的气味，呕吐不停直至精疲力竭，在她心脏中搏动的液体宁比泰的强烈效果让她逐渐下沉到温暖、纷乱而无梦的睡眠的保护之中，恐慌可怕的追逐逐渐消退，感到安慰，如果有一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那也是我必须接受的危险，她磨损的灵魂在长达数小时的睡眠中得以修复，有时候睡眠时间多达十四小时，有时候只有两三个小时，只是那时醒来后就疑惑恐惧不知道身在何处，不是在制片公司的化妆室里，而是在夏日度假房子中那间流产后她从未进去过的婴儿室中，或者是某个私人家中不熟悉的房间，或者甚至是宾馆的房间，她是诺玛·珍，一觉醒来面对的是陌生人造成的狼藉一片的场景，她是疯女人，曾把化妆用的瓶子和管子统统扔到地板上，到处都是化妆粉和滑石粉，曾将衣服从衣架上拽下来在衣橱里堆成一堆，有时候还有她最喜欢的书，书页撕下来四处飘散，镜子从拳头砸的地方开裂（对，诺玛·珍的拳头也会被擦伤），有一次镜子上横着涂上了猩红色的口红，像一声野蛮的吼叫，她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知道她有义务清理这片狼藉，她不会希望别人看到，多么耻辱，做诺玛·珍耻辱，母亲被送到了诺沃克，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其他孩子也都知道，他们的眼睛中流露出警觉和同情。

维提尔公路那幢房子后面窗户关闭的卧室里，一个男人正温柔地说诺玛你知道我那么关心你而她说是啊我知道，思绪却飘到了舒格·凯恩和第二天上午的摄制上，那将是场爱情戏，由舒格·凯恩和一个由 C 扮演的（在电影中）喜欢她的男人，（在生活中）C 逐渐鄙视玛丽莲·梦露。她孩子一般自私的行为，经常不准时赶到摄影棚，而一旦赶到了，却因为心存敌意而不记住台词，或者是因为愚蠢，或者是药物毁坏了她的大脑，C 和其他人不得不一再重拍，而且 C 知道他的电影中的表演每况愈下，导演 W 在最终剪辑的时候会偏向梦露，因为梦露是最能吸引观众的演员，那个不正常的婊子。所以 C 便鄙视她，在他们接吻的高潮镜头中，他多么想朝舒格·凯恩那张假天真的脸上唾一口，因为到这时候碰一碰梦露那传奇的皮肤都会令他反感，C 将成为梦露终生的敌人，她死以后，C 将如何编排她啊！所以在明天上午的摄像机前面，这两个人必须在激情甚至爱意的激发下亲吻，而观众必须相信，她仍在思考着这件事情，虽然这时一个男人在同她说话，恳求道，我能怎么样帮助你，甜心？帮助我们。她内疚地想起，这个希望安慰她的男人，这个头发日渐稀少的正派而温和的男人，是她的丈夫。我能怎么样帮助我们，甜心？只要你告诉我。她试图说话，但她的嘴巴里填充了棉花。他抚摸着她的手臂说道从缅因州回来以后好像我们每天都越来越疏远，她嘟囔着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他痛苦地说我太担心你了，甜心。你的健康，这些药物。你在试图毁了你自已吗，诺玛？你在怎么对待你的生命？最后她推开他，冷冷地说但我的生命关你什么事？你是谁？

怯场。要饭女的灾祸！重复重复结巴再重复再重新开始再又开始再结巴再重复再退出再将她自己锁在里面终于又回来了却又重复重复重复以使之完美不管究竟是什么只要完美只要令无法完美的也变得完美重复再重复直到镜头完美而无懈可击这样他们笑

的时候令他们笑的将是出色的喜剧表演而不是诺玛·珍，他们将根本不会意识到诺玛·珍。

* * *

怯场。这是动物的恐慌，演员的噩梦。强劲的肾上腺素涌来，将你打倒在地，你的心跳加快，那么多的血液涌过心脏，你担心心脏会爆裂，你的手指和脚趾变成了冰，你的双腿没有力气，你的舌头麻木了，你的嗓子也哑了。演员靠的就是嗓子，如果嗓子哑了，他也就完了。常常有呕吐，间歇发作而无法遏制。怯场是个谜，随时会降临在任何演员头上，甚至有经验的演员，老手，成功的演员。比如说，劳伦斯·奥利维尔。奥利维尔在事业的高峰期有五年都不能登台演出。奥利维尔！还有梦露，在三十刚出头的时候被怯场打倒，真的被打倒了，在电影摄像机前，而不是在真正的观众面前。为什么？人们总是解释说，怯场肯定是对死亡和毁灭的简单的恐惧，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此普通的恐惧能如此随意地打倒人？为什么对于演员尤其如此，为什么那么令人无助？为什么这个时候有这种恐慌，为什么？你的四肢会从你身上拽下来吗，为什么？你的眼睛要被挖出来吗，为什么？内脏被穿透吗，为什么？你是个孩子吗，一个即将被吞食的婴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怯场。因为她无法表达出愤怒，因为她能够美妙而细致地表达出任何情感，除了愤怒。因为她能够表达出委屈、疑惑、恐惧，还有痛苦，但却不能令人信服地将自己表现为别人身上这种反应的工具。在舞台上不行。她的弱点，她颤抖的声音，如果她在愤怒时提高音量的话。在反对时，在狂怒时。不！可她不能！有人会在排练室的后面叫道（那是在曼哈顿，在纽约剧团；她没有使用麦克风），对不起玛丽莲听不见你说话。那个男人是她的情人或者希望成为她的情人，像她所有的情人一样，他肯定地觉

得只有他才知道对付这个难题、这个谜语、对付梦露的灾难的秘诀，他告诉她作为演员她必须学习如何表达愤怒，那她就会成为伟大的演员，或者说至少有机会成为伟大演员，他将引领她的事业，他将为她选择角色并指导她，他将把她塑造成戏剧界的伟大演员；就是在与她做爱时（以他缓慢、茫然、甚至心不在焉的独特方式，一直不停地说话，只有在高潮那一刻才停下来，那也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好像是附带的插曲一样）也逗弄、批评她，他知道为什么她不能表达出愤怒，她知道吗？她无言地摇摇头不，他说因为你要我们爱你，玛丽莲 你要整个世界爱你而不要毁掉你，就像你会希望毁掉世界一样，而你害怕我们知道你的秘密是不是这样？她从他那儿逃走，爱上了他的朋友剧作家，而且将嫁给剧作家，剧作家把她当成他的玛格达，却几乎不怎么了解她。

* * *

怯场。当她倒下来肚子砸在台阶上，当她开始流血，子宫收缩而她不知怎么回事竟头朝下脚朝上地躺着，她的双腿扭曲在身体下面，痛苦而恐惧地尖叫着，她吹嘘自己不害怕肉体痛苦，事实证明那不过是无知且注定遭灾的孩子不计后果的吹嘘，她的邪恶将受到惩罚，她将失去她爱的孩子，噢她爱孩子甚至超过生命本身，但她却没有力量去拯救。舒格·凯恩这样回想着，在喜剧的相认的镜头中间突然呆住了，当时 C 正吻着她，她扮演的是夜总会观众面前的一名女艺人。

她将呆住 她将从拍摄场地上走开摇摇晃晃像个喝醉了酒的女人有时候她会使劲摇动着手腕，像一只受伤的鸟正试图飞起来 她不会让我们任何人碰她如果她丈夫在场她也不让他碰她 那个可怜的家伙 穿着他们为梦露设计的闪闪发亮、几乎全透明的长裙显露出巨大的乳房和那迷人的臀部裙子在后背上开

着很低的口子背部直到尾骨的地方都露在外面 这个悲惨的恐惧的女人从舒格·凯恩中冒了出来 就像糕点师的糖面具融化了里面的美狄亚^① 显露出来 这是令人清醒的一幕 有时候梦露会用双手按着肚子 有时候按着头，耳朵，好像她的脑袋要爆炸一般 她告诉过我她害怕出血 我知道她夏天流产了，在缅因州她曾说过你知道那不过是纵横交织的血管？动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爆裂并开始流血呢？ 在样片中有个截然不同的人 我一直认为那儿是真正的梦露 叫其他任何名字的“舒格·凯恩” 如果她让自己只当“玛丽莲”她就不会有事 对当时我恨她 我曾幻想过勒死那个婊子 像《尼亚加拉》中一样但是回过头来看我的感觉就不同了 在我当导演的那么多年里，我猜和我合作的人中没有哪个像梦露那样 她是个我无法解答的谜 她和摄像机发生联系，而不是其他的人 她会看穿我们好像我们是鬼一样 也许让舒格·凯恩如此特别的的就是她背后的梦露 她必须越过梦露才能达到舒格·凯恩，而舒格·凯恩仅仅只是表面 也许“表面”的东西也必须通过深入才能达到 通过遭受可怕的伤害，通过伤害别人

有谣言称，玛丽莲和费尔医生之间“有事情发生”。我们会听到她的化妆室里传来咯咯的笑声，而门是关的。

请勿打扰。

有谣言称，玛丽莲和 W 之间“有事情发生，后来却泡汤了”。我们会听到 W 诅咒她，不是当着她的面，而是在她背后，在她离开的时候。她上班迟到或者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会试图给她打电话，但她却不去听电话，有时候她会迟到五小时，六小

① 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曾帮助过伊阿宋取得金羊毛。

时，或者干脆不来。W 背上的毛病开始于《热情似火》，逐渐变成痉挛。我们中的一个人，W 的助手，被派到她的拖车中喊她（那时我们在科罗纳多海滩的外景地拍摄那组“佛罗里达”镜头），舒格·凯恩就在那儿，妆都化好了，戏装游泳衣也穿在身上，她一个小时以前就准备好了，或许还不止，可我们一直在等，她站在车里，那样子奇怪而急切，正阅读着什么东西，那肯定是叫做《物种起源》的科幻小说，W 的助手说，“梦露小姐？W 在等着了。”玛丽莲看都没看他一眼便紧接着说，“告诉 W 让他妈的去死吧。”

她小明星的开始。梦露既精明又实际，将她医生开的无数药物（苯丙胺、右旋苯异丙胺、眠尔通、氟美松、速可眠、宁比泰等等）分散到好莱坞及比弗利山的几家药店，正如她将自己分散给几名互不知晓、互不猜疑（至少，她死后他们将这样宣称）的医生。但她将在采访中说，她最喜欢的药店将一直是施瓦博药店。“在那里，在理查德·韦德马克盯着她的下身的时候，玛丽莲有了她小明星的开始。”

不是甜美的舒格·凯恩而是那个妓女罗斯赤裸而懒散地躺在文图拉公路附近煤渣砖砌成的日落蜜月汽车旅馆一张没有铺过的床上皱巴巴的床单上。罗斯打着哈欠，将她用过氧化氢漂白过的淡金黄色头发从脸上抚开。那梦一般的神情表明这个女人刚刚和男人在一起，不管这个男人对她或者和她做了什么，不管实际上她和他一起有什么感觉，或者假装有什么感觉，或者几个小时后在别处她自己的床上、在梦一般的回想中可能会有什么感觉。隔壁的卫生间里，一个同样赤裸的男人正在哗啦啦地朝马桶里撒尿，门都没掩上。但罗斯已经打开了电视机在看电视了，屏幕亮了起来，显示出一个微笑着的金发女的照片，摄影模特，年龄二十二岁，住在西好莱坞，人们在东洛杉矶铁路旁边的阴沟里发现

了她的尸体，她被扼死了并受到了“性残害”，死后好几天才被发现。罗斯盯着那个微笑的金发女，自己也笑了。罗斯紧张或者疑惑的时候，罗斯就会笑。那能给你时间去思考。那能将另外那个家伙抛开。但这是怎么回事？某种粗俗的玩笑？金发女是诺玛·珍，那么大的时候。奥托·欧塞肯定把诺玛·珍的照片给了他们。

他们给这个死去的女孩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那不是诺玛·珍的名字，也不是她的其他名字。

“噢，天哪。噢上帝救救我们。”

但是她有了这个想法。现在，她知道她是谁了，她是停尸房里的一具尸体。

那个撒尿的男人，不管他是谁，她不会与他分享谋杀的消息或者她刚明白的道理。

早餐的时候她多愁善感地从施瓦博药店把这个男人带上了车，他虽然长着那样的脸，身材也高大魁梧，却不是演员，而她将不会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没有把她当做罗斯·卢米斯把她认出来，甚至也没有认出她是梦露，实际上这一天不是她当“梦露”的日子。现在他正站在卫生间水池旁，从两个龙头里都哗哗地放出水来，一边嗓门大、音调高地同她讲话，好像是电视上的要人一样。她根本不想去听。那是空洞的电影对话，用来填补场景，直到电影结束。或者她已经把那个家伙打发走了，龙头和水管的噪音来自于隔壁的房间。不，他还在这儿，宽宽的肩膀，背上有斑点，像干沙上的污点。她会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会告诉她，她会忘记，会不好意思地再问他一次，也想不起来自己有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罗斯·卢米斯或者也许是诺玛·珍或者甚至是埃尔希·皮里格，埃尔希·皮里格这个名字听起来刺耳而可笑，但没有人笑过。那个死去的女孩可能是莫娜·梦露。在她开着的车上，他注意到了她的结婚戒指，几乎忧郁地评论了一句，她迅速解释说她嫁给了制片公司，她是个电影剪辑员，他似乎真的很感

兴趣，问她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能见到“电影明星”，她说不，从没见过；只是在胶片上，在剪切、拼接胶片的时候，他们不过是胶片上的图像。

迟一些时候，长着斑点的男人已经消失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雪花一般的亮点，排成弯曲而抖动的横线，当横线变成人脸的时候，她认不出那些脸来，被人扼死的莫娜·梦露已经消失了，正在播放的是喧闹的智力竞赛节目。“也许那还没发生？”

她突然又开心起来，并且充满希望。

被背叛的丈夫。傍晚时分回到他身边，不管他是谁，这个男人，另一个男人的精液正从她的阴道里往下滴，杂乱的头发里还留有另一个人的烟草气味（骆驼牌），她可不抽烟，如果这是个电影中的场景，背景里奏着不祥的电影音乐，那么她可能会指望有一场戏剧性的交流，对抗；在退役运动员那个时候，被野蛮地打一顿，或者更糟糕。可这不是电影，这一点也不像电影。这不过是维提尔公路上一幢借来的房子，关上了的窗户遮蔽着无情的阳光，以及脸如木雕、一言不发的受了伤害的人，他，她曾经那么崇拜，现在却几乎无法忍受，一个男人，完全不适合待在南加利福尼亚，如同任何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仙境的纽约犹太人；在拖延的镜头中与她一起演出的演员，和任何此类镜头中的任何同台演出的演员一样不值得关注，忍受他只是为了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镜头：这次是在滚热的水中好好泡一泡并将门锁起来不让丈夫入侵，因为她累得要命，太累了！转过脸去从他身边走过，只想一边吸着杜松子酒（就从她带回家的那只舒格·凯恩的瓶子里倒出来）一边在大理石浴缸里缓慢而慵懒地失去知觉，拨打卡洛的私人号码（但卡洛正在拍一部新电影，到什么地方拍外景去了，而且卡洛刚刚有了新欢）但没打通，然后慢慢沉入了幻想，寻找一个能让她微笑、大笑的幻象，因为她是金梦小姐，本性上并没有病态心理，那不是美国女孩的方式，她想起那天上午

他们在制片公司等她——“玛丽莲·梦露”——像往常一样疯狂地打着电话，直到最后连他们中最乐观的人都明白，这天“玛丽莲·梦露”是不会出场从而贬低自己的身份了；W 必须又一次只拍她的准备镜头。W，居然敢给她下指令！哦，那真滑稽！她高声笑了起来，想象着曾公开表示对梦露恨入骨髓的漂亮的布鲁克林^① 男孩 C，被迫痛苦地涂脂抹粉，穿着高跟鞋和女子的衣服摆着姿势，像琼·克劳馥反串弗兰肯斯坦一样，如果被背叛的丈夫在紧锁的门外焦虑地走来走去并听到了这女孩般尖利的笑声，也许他会将其解释为开心？

被背叛的丈夫。“我仅仅只想救她。那些年里，我没有考虑自己，我的尊严。”

魔法朋友。三英里外的制片公司里，他们又在等待着梦露，开始了新一轮值班，梦露曾通过经纪人向他们保证那天她一定会上班，她刚刚“受到感染”病了，但现在已几乎完全康复；摄制定于上午十点钟开始，考虑到梦露的情况，时间没有定得更早，因为梦露的失眠尽人皆知，她常常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入睡，已经上午十一点，很快就是正午了，关着窗户的房子外面烈日炎炎，电话铃开始响起来，听筒一直没挂上，在后面的一间卧室里，她站着，坐着，踱着步，不时朝镜子里面看着，等待着她的魔法朋友，她并没有太过骄傲而不低声说，“求求你。求你来吧。”早上八点钟，她就开始了值班，醒来时晕眩，清醒，头一天的事情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煤渣砖砌成的汽车旅馆，现在下定决心予以弥补，开始她挺有耐心，既不焦虑也不警觉，平静地用冷霜洗着脸，然后涂保湿液，“求求你。求你来吧。”但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魔法朋友没有出现。

^① 美国纽约市西南部的一个区。

很快她迟到一小时了，很快她迟到两小时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残酷得如同船长屋里的落地钟的滴答声，它仍旧用钟声宣布每一刻钟的到来，虽然她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一团团的血块，随着血从她体内流出来，像没有完全消化的什么东西，而她知道其中的真相：她的子宫中了毒，还有她的灵魂。她知道她不像其他人，她没有理由活着，虽然她付出了努力，但她不能为生命找个理由；但必须继续努力，因为她的心中仍存有希望，她想要做好！她签了表演舒格·凯恩的合同，她会有很棒的表现！临近正午的时候她开始恐慌，在一连串电话交谈中，梦露小姐的私人化妆师怀蒂被安排到维提尔公路去一趟，在女演员离开她的私宅和避难所之前为她做初步化妆，因为否则她就不会有这样的勇气，见到怀蒂真令人松了口气！亲爱的怀蒂！高大、严肃、庄重，带着他的化妆箱，里面广口瓶、药水瓶、管子、糨糊、粉末、颜料、眉笔、刷子、乳霜，各色工具比她的还要多；在这凌乱而困惑的地方见到怀蒂多么高兴啊；她几乎想抓住怀蒂的手吻一下，不过她知道梦露忠诚的助手圈子更喜欢他们的女主人高高在上，做他们合法的上级。

看见她的痛苦，看见憔悴、下陷而惊恐的脸上毫无神奇可言，怀蒂低声说道，“梦露小姐，别灰心。会没事的，我保证。”在拍摄场地，人们传言说有些日子里梦露胡言乱语，好像词汇令她困惑一样；现在怀蒂听见他的女主人结结巴巴地说，“噢，怀蒂！‘舒格·凯恩’一定想到那儿去，我比生命本身更愿意这样！”怀蒂清楚地知道他女主人的意思，他让她躺到那张匆促铺好的床上，开始她的瑜珈呼吸（因为怀蒂也是瑜珈修习者，属于一个叫做气功瑜珈的派别），脸部和身体完全放松，他发誓他能在一小时内召唤出“玛丽莲”，他们努力着，他们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诺玛·珍觉得躺在床上的姿势不舒服，厚重的锦缎床罩拉在皱巴巴的床单上，散发着夜间恐慌的气息，她觉得那太像死亡的仪

式了，这平卧的姿势，她自己躺在停尸房里，她的尸体防腐师用糨糊、粉末、铅笔和装着颜料的管子在她身上折腾，她的爱人兼尸体防腐师，她第一个丈夫，他曾伤碎了她的心，没有给她孩子，那孩子没了怎么能怪她呢；平卧着，她的眼泪开始从眼角滑下，怀蒂低声说，“啧啧！梦露小姐。”她也可怕地感觉到皮肤松弛地挂在骨头上，脸颊像橡胶一样，屈服于重力的又一次牵引——奥托·欧塞曾逗弄她，她长着一张没有骨头的孩子一般的圆脸，很快就会陷下去——最后怀蒂自己承认，他的魔法不管用。现在还不行。

于是怀蒂带着颤抖的要饭女来到由白色灯光和镜子统治的名利场，她渴望而畏缩，穿着黑色镶边胸罩和黑色丝绸半截短衬裙，仿佛正在恳求着的祈祷者，怀蒂轻柔而熟练的双手用棉球和冷霜除掉失败的化妆品，潮湿温暖的薄衣脱落下来，好像是用来保护她的皮肤的绷带，她的皮肤已经变得粗糙、坚硬，好像是昨晚残酷的冲动造成的。（是不是那个宽肩膀、有斑点的情人，那个洞窟巨人，用长满胡茬的下巴在她敏感的皮肤上摩擦的？）怀蒂阴郁而从容地再一次开始了他的仪式，使用腮红、粉、眼影、眉笔、睫毛油以及专门为舒格·凯恩设计的红中带蓝的口红，虽然拍摄用的是黑白胶片，不能充分展示出她的魅力；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从那些镜子中出现了一个模糊却熟悉的影像，开始不过是眨巴着的眼睛中闪出一丝亮光，然后嘴唇抖动了一下，露出那挑逗而性感的笑意，美人痣也逐渐显露出来，不是在她涂了口红的嘴巴的左角，而是在嘴唇下面，比原来大约要低一英寸；因此舒格·凯恩的脸设计得与以前电影中梦露的面孔略有区别；主人和仆人都觉得越来越兴奋——“她来了！她就快到这儿了！玛丽莲！”——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紧张或者地震过去之后等待着下一次震动、下一次摇晃时的感觉；最后，随着怀蒂忙碌地擦拭、修补，那弯弯的褐色眉毛，与淡色的头发形成强烈对比，她

见过的最美丽的脸出现了，正在嘲笑着要饭女的恐惧，奇迹般的脸，白公主的脸。

梦露将会赠送一些礼物给传奇的怀蒂，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个心形的黄金领带夹，上面刻着：

赠与怀蒂

在我依旧温暖的时候！

爱你的玛丽莲

像苍蝇爬满了又甜又黏的东西，女人们的眼睛黏附在 C 身上。一个如此英俊的男演员，在《热情似火》中化装成女人，C 看起来仍然英俊，但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怕或者可笑。C，阴郁的人。C，舒格·凯恩的劲敌。C 有过太多的女人。他把自己给塞饱了，他呕吐了。梦露对 C 毫无诱惑力，如同一摊刚刚吐出来的呕吐物。C 亲吻梦露的时候，他的嘴巴尝到了苦杏仁的味道，她恐慌地推开他，逃离了拍摄场地，指责他在嘴唇上放了毒药！——谣言会这么说。C 将悔恨地谈到，在开拍之前他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和梦露曾逗弄、玩笑地谈论着他们以后众多的爱情镜头；在一个发生在游艇上的长镜头中，C 将仰面躺着，假装性无能，而舒格·凯恩则趴在他身上亲吻着抚摸着，努力“治好”他，这个镜头要通过审查，只能伪装成喜剧或者闹剧；在初次见面的时候，C 曾相当喜欢梦露，C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等待着的竟是痛苦。他们的一个镜头，还不太复杂，将需要拍摄六十五次。C 和其他人将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梦露的出现，有时候她根本就不会出现。原定上午十点钟开始的拍摄可能会至少等到下午四点，或者六点。C 是个有尊严的人，在事业上雄心勃勃，无法放弃这个难得的角色（这将是 he 最好的电影，他从中赚的钱也最多），所以他才对梦露如此愤怒。对，他可以承认梦露是错乱，还有一点儿疯狂（她刚做过流产，婚姻也即将崩溃），但在他眼

里，这些又怎么样呢？他正在为自己的生活而拼搏。和一个处在那种状态的女人在一起，不是你死就是她亡他可能会这样向她的丈夫坦白，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但他们不是。在模仿梦露混乱不清的用词和不知所云的结巴时，C表现得尤其残酷，有一天他不得不等了她五个小时——五个小时！——最后梦露终于出现了，她看上去很虚弱，气喘吁吁，没有道歉，却苦笑着对他和W说，“现在你知道的就是一个女人的样子！在遭人嘲笑的时候。”

永远都有人问W，在梦露短暂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与她拍戏感觉怎么样，W会简单地说，“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女人就是地狱且置身地狱；在电影中，她是神圣的。两者没有联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谜。”

但是那一天，舒格·凯恩得意洋洋地来到了拍摄现场，迟到了不到四个小时；他们一直在拍一些准备镜头，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时舒格·凯恩来了，甜美可爱、气喘吁吁，这次她一脸悔恨和歉意；请求他们原谅她，尤其是C，她用那么冰冷的手抓着C的手，C不得不克制自己不打寒战；舒格·凯恩将莫名其妙地连续表演四五页剧本而不犯一个错误；就是游艇上的那场爱情戏，拖得很长而且亲密得令人尴尬。那么多次亲吻！舒格·凯恩穿着她最挑逗的透明戏装，背上宽松而且开口很低，臀部的上半部分几乎都能看到，咕哝着傻笑着、又性感又可笑的金发娃娃，趴在C身上扭动，C觉得很惊讶，两个恨透了对方的演员居然将这个很难的镜头表演得如此顺利、如此令人信服；结尾的时候，梦露没说，“不，我要再试一次。”他都不敢相信。相反，梦露却笑了。笑了！这个镜头将保持不动，也就是说，拍一次就达到了完美。就拍一次！在前些天、前几个星期噩梦一般的重复之后！C心里想，不知道这个奇迹是不是表示梦露已经突然从真正的疾病中恢复过来了；也许，更有可能的是，她一次拍摄就表现得如

此完美，就是为了表示行，她能做好。只要她愿意。

但是，就连 C 和其他恨梦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那天她完美无瑕。我们鼓着掌，她回来我们太感激了，哪怕可能就那么一会儿。我们喜爱她，或者渴望喜爱她。我们的玛丽莲！

你总是在观察着我。懦夫！在她从布伦瑞克医院出院以后。他把她带回到船长屋，那不是他们的家。她再也不会进入婴儿室。孩子的宝贵东西都给了贾尼斯那个女孩，给她的孩子。她再也不会经过那扇通向地窖的紧闭的门，但她会对剧作家坚持说她很好，她很高兴，她正在康复，也没有“病态心理”，他对她的话坚信不疑，就像她相信她自己不容置疑的话一样，闷热的八月的一个晚上，他在老房子的管道发出的噪音中醒来，他年轻的妻子不在床上，也不在和他们的卧室相邻的卫生间里；他发现她在楼上另一间卫生间里，正将滚烫的水放入浴缸，她浑身赤裸，颤抖着蹲在浴缸旁边，她肌肉健壮的腰部，她闪闪发亮的眼睛，他不得不把她拉到怀里，以阻止她爬入滚烫的水中，水那么烫，蒸汽都在卫生间的镜子和其他器具上凝成了水珠，她一边挣扎一边说布伦瑞克的医生告诉过她，让她“冲洗冲洗”，以净化自己，她就是要这样做，他在她的眼睛中看见了疯狂的光芒，无法再认出她，然后她又开始挣扎，这个女人多么强壮啊，虽然她现在比较虚弱，他的玛格达！当然她不是他的玛格达，他不认识她。后来她会怨恨地对他说，“那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要我消失。”他，她的丈夫，会表示反对，她会耸耸肩膀笑道，“哦哦哦哦，爸爸”——自从流产以来，这句表示疼爱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便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为什么不说真话，就一次？”

不可能知道最简单的道理。但死亡不是解答生命之谜的方法。

（这些话他写过，也会再写；话语作为安慰，作为忏悔；最

终，话语将成为驱魔的咒语；她再也不会乞求地看着他要他爸爸你不要写我好吗？再也不会了。）

首映之夜！在舒格·凯恩甜腻的韵律中，禅的智慧降临到她身上，通过满嘴的唐裴利农说出来。“哦哦哦哦我的天！哦，我知道了！那些猫！就是它们。”直到《热情似火》的首映之夜。直到经过了无数服用了药物却仍旧失眠的白天和夜晚，那么多个星期那么多月，意识破烂而肮脏，如同破旧的毛巾分配器中的一条毛巾，还有一次急诊（在科罗纳多海滩，她的心跳因心动过速而加快，C连玛丽莲·梦露的皮肤都不想碰，她倒在烈日炎炎的沙滩上的时候，却是他把她抱了起来）。在那辆诉说着好莱坞电影先驱和慈善家的传奇的黑光闪闪、豪华高雅的长凯迪拉克中，Z先生坐在她右边，她的丈夫——那个双颊深陷、面容憔悴的人——坐在她的左边。“那些猫。我喂……喂养的。哦！”她大声说话，但没人听见。在她现在的生命阶段，常常出现她大声说话却没人听见的情况。在制片公司化妆和穿衣花了六小时四十分钟。上午十一点后她被送过来，处于半清醒状态。费尔医生在她私人专用的化妆室里给她治疗；她的呜咽和压抑了的痛苦的叫声渐渐变成了常态，在别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像开心，狂喜。她闭上眼睛，长长的针头穿透进来，刺入她臂弯处的动脉里；有时候在她大腿内侧；有时候在她耳朵下面的动脉里，藏在她蓬松的淡金黄色头发下面；有时候更加危险，在她心脏上方的动脉里。“梦露小姐，不要动就行了。好。”多么和善的鹰隼的眼睛，鸟喙一般的鼻子，她的费尔医生。在另一部电影中，费尔医生会是玛丽莲的求爱者，并最终成为她的丈夫；在这部电影中，费尔医生是她真正的丈夫的对头，她的丈夫强烈反对妻子服用药物，但对这个对头却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得很少。怀蒂那帮人热心于玛丽莲·梦露的公众形象，并且应当从制片公司获得数目可观的支票，费尔医生也是其中一员。她永远不会畏惧怀蒂，但她却畏惧他，

因为费尔医生拥有决定病人生死的力量。

“不久的某一天我就要和他决裂，和他们所有的人决裂。我发誓。”

这是女演员最真实的愿望和意图。她在诺玛·珍的学生笔记里记下了这句话。

这华丽的好莱坞首映式！多像好莱坞灿烂的黄金时代啊！制片公司为庆祝《热情似火》的首映投入了大量资金，该片出人意料的成功令所有业内知情者大吃一惊。业内人士预言该片是玛丽莲·梦露为制片公司主演的又一部火爆的大片。观看预演的观众喜欢它，评论家喜欢它。全美的放映商正在争相预订。但金发女演员对该片的记忆像多次打断的梦一样支离破碎。舒格·凯恩的台词她一句也记不住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惟一能记住的台词就是被传为佳话的六十五次重拍中她仍然嘟嘟囔囔说不清楚的那句话：“是我，舒格。”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句话她错误地说成“是，舒格，我。”“舒格是我。”“舒格，是我？”“舒格！是我。”“是舒格，我。”“是我……我？舒格？”但现在一切都被原谅了。他们要爱他们的玛丽莲，而玛丽莲又变得可爱起来。离开好莱坞三年，玛丽莲回来了！几个月来巫师一直在宣告夸耀预言着她的归来。结果是悲剧与成功，在缅因州流产，（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视野中，在缅因州流产当然有其意义。）在好莱坞的成功。（好莱坞正是成功的地方！）有人问她有什么感受，玛丽莲用她甜美柔腻性感轻柔的声音回答道，哦，我只是觉得受到了厚待？能活着？”

这是她最真实的信仰。她在诺玛·珍的学生笔记本里写下了这句话。

沿着灯火通明的大道，制片公司一队闪闪发亮的黑色豪华轿车，好莱坞权贵的车队。骑马的洛杉矶警察，警方的路障，闪光灯，人群中无数双筒望远镜甚至射电望远镜闪着光芒训练有素地

集中在她身上。神枪手也在其中，穿着黑色的衬衫、夹克、裤子，别人看不见，耐心地蹲在正面粉刷了灰泥的大楼里一间租来的房间内的窗户前面，受局里的雇佣通过他高性能步枪的瞄准仪监视她（还有她的共产党丈夫），这事，在她心情喜悦的时候，她决心不去想。

因为什么呢？

“有些事情驻留在你的想象中。这叫做‘妄想症’。哦，你就是知道。”

这个道理，她已经记在诺玛·珍的学生笔记本里。

在南加利福尼亚这个温和的夜晚，几千人站在大道的两侧，挤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路障外面，瞪大眼睛惊羨地看着车队！激动的人群中低语声喝彩声一浪接着一浪！他们在等待着著名的面孔，让他们最为急切的是玛丽莲·梦露的面孔（和身体）。“玛丽一莲！玛丽一莲！玛丽一莲！”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要是车门能够打开，让金发女演员站出来，让她成千上万的影迷更清楚地看看她，那该多好！但那个双颊深陷、面容憔悴且仍旧是她丈夫的男人肯定不会允许这样的傻事发生，也许连乙先生和制片公司的其他老板也会禁止，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脆弱的财产受到威胁。梦露不会持续很久，那很明显。葛莱宝^①持续了二十年，梦露不会持续到十年。他妈的！

她惊奇地回头看着影迷们。那么多！你不会想到上帝居然创造了这么多。

突然看到散落的野猫的面孔和露在外面的肉食动物的牙，短而平的猫鼻子和竖起来的尖耳朵。那些猫！在船长屋。恐惧侵袭着她：“就是它们，它们要把孩子弄死。我亲手喂……喂养的那

^① 指贝蒂·葛莱宝（1916—1972），美国女演员，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一年连续十年名列美国十大卖座明星。

些猫。”那个双颊深陷、面容憔悴的男人穿着令他不舒服的无尾晚礼服坐在她身旁，她转过脸去看着他，本想把她的发现告诉他，但却想不起来该怎么表达。他仍旧是语言的大师。她呢，他想象中的人侵者。他讨厌我，讨厌爱我。可怜的傻瓜。她笑了出来。舒格·凯恩是女尤克里里琴弹奏者和女孩歌手，在银幕上她的天真令人高兴，虽然在“现实生活”那种天真只是智力缺乏的标志；如果她能够不带嘲讽地当一次舒格·凯恩，他们会更容易、更多地爱她。“我做得到，看着吧。不带嘲讽的舒格·凯恩，不带眼泪的玛丽莲。”满额皱纹的男人穿着好像上过浆的无尾晚礼服，朝她这边倾过来，表示在尖叫欢呼和警方高音喇叭的噪音中他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她迅速嘟囔了一句，在他听来好像是不是对你说的。这个男人与她的婚姻长得她都记不起来了，但她不再喊他“爸爸”了，可她似乎又想不出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有时候她像中了邪一样，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连姓也想不起来；她会努力想出一个“犹太”名字，然后感到疑惑。他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喊她“最亲爱的”，“亲爱的人”，“甜心”，“诺玛”这个名字在他嘴里说出来也怪怪的。她会偷听到他在电话中焦虑地谈着“玛丽莲”，她知道，在他心目中，她已经变成了玛丽莲；再也没有诺玛了；也许在他心目中她一直就是玛丽莲。

“玛丽—莲！”“玛丽—莲！”“玛丽—莲！”她的亲人！

噢，天哪，她被紧紧地缝进了舒格·凯恩的裙子，几乎无法呼吸，紧得像香肠皮一样，她的乳房向外突起，好像乳汁过多要爆裂了一样；她被安排在那个座位上，柔软的臀部坐在汽车座位的边缘（因为她不能像男人那样靠在座位上，那样的话整个裙子就会从缝合的地方开裂）。那一天她一直不能吃东西，除了清咖啡、药物和快速吞下去的几口香槟以外，没有别的营养，她将那只装香槟的瓶子偷偷地带上了车——“就像舒格·凯恩一样，呃？一个女孩的弱点。”

现在她感觉很好。快乐、漂浮。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强壮。很长很长时间内她都不会死。她答应过卡洛，卡洛也答应过她。如果你在严肃地考虑那事，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记住了白兰度的私人电话。她没有能力想起任何电话号码，包括她自己的，然而却直到她生命结束时她还记得白兰度的私人电话。“只有卡洛理解。我们有共同的灵魂。”但是她不喜欢卡洛为双子星座当过使者。她不喜欢卡洛是放荡的好莱坞边缘群体中的一员。卡斯·卓别林！小埃迪·G！她相信这是不吉利的，她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在她面前提起他们。多少人知道？知道双子星座。知道孩子。

但为什么去想那些病态心理的东西？她自己的丈夫，知识分子及犹太人，曾建议她不要像食尸鬼那样。不像食尸鬼而要像女孩子！这是庆祝的时刻。这是舒格·凯恩的成功之夜，舒格·凯恩的复仇之夜。影迷们聚集在好莱坞大道两侧以及附近的街道上不是为了看一眼同玛丽莲一起演出的男演员C和L，虽然他们在电影中的表演也令人称羨，不不是来看他们的；今晚他们聚集在这儿是要看玛丽莲。随着车队逐渐靠近首映式的地点格劳曼剧院，空气中的节奏越来越快，吵闹声震耳欲聋，人群巨大的心脏越跳越快。她开始认出人群中各个地方的面孔。洞窟巨人，地下的那些生灵。驼背的侏儒，要饭女，头发蓬乱、眼神疯狂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我们中那些无端被生活所伤的人们。变形的面孔，收缩的四肢，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嘴巴像洞穴一般。她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略胖、患有白化病的男人，一顶编织帽拉下来紧紧地罩住了长方形的脑袋上；她看见一个矮一点的男人，年轻的脸上留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镜片闪闪发亮，颤抖的双手高高地举着摄像机。路边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穿着考究的衣服，头发染成了红萝卜一般的红色，一簇一簇地从头皮上竖起来，凸出的眼睛湿漉漉的，正拿着箱式照相机拍照。她的身旁，是一张用

黏土或者油灰随意捏成的不对称的面孔，浅浅的小窝是眼睛，嘴巴像小小的鱼钩。那么多！还有那儿，突然出现了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看起来很熟悉，瘦长，漂亮，穿着男人的衣服，眼睛像玛瑙一样闪亮，拳曲的褐色头发，戴着一顶牛仔帽，正朝她使劲地挥手。那是——？弗里丝？那么多年以后，弗里丝？还活着？诺玛·珍立即从恍惚中醒了过来。“弗里丝？噢，弗里丝！等等——”诺玛·珍用手去抓紧锁的车门；试图摇下车窗，而Z先生则在一旁反对。她在激动之余竟爬上了Z先生瘦骨嶙峋的膝盖——“弗里丝！弗里丝！到剧院见我——”但豪华轿车已经开过去了。

于是她像权贵一样坐在车里沿着大道前进，被带去参加首映式。那里潮水一般的灯光在等着，那里猩红色的地毯铺在人行道上。她从车里出现的时候，掌声像咆哮的潮水一般从她四周涌过，她挥着手，脸上露出有酒窝的微笑，人们的喊叫声越来越高——“玛丽莲！玛丽莲！”人们喜欢她！有一天会为他们而死的白公主。

“噢，嗨！噢，我爱你们！爱爱爱你们所有人！”

剧院里面，有更多的喝彩声。玛丽莲挥着手，向人群飞吻，穿着高跟鞋，穿着缝在身上的绷紧的舒格·凯恩长裙，但走路时却没有靠着护卫者的胳膊。Z先生穿着无尾晚礼服和闪闪发亮的蜥蜴皮，惊讶而赞赏地看着狂喜的金发女演员；那个高大憔悴、额头上长满了皱纹的男人仍旧是她的丈夫，他警觉地看着她。每个人都那么担心的那个紧张、茫然、愁眉紧锁的女人到哪里去了？那个女人在好莱坞引起了那么多谣言？这里没有她任何痕迹？因为这个是“舒格·凯恩”，玛丽莲的实质。她握着手、接受别人的拥抱和亲吻、甜美而开心地微笑、进行比较连贯的谈话，W、C以及疲惫不堪的其他制片组成员惊讶地看着这名女演员，因为他们可以发誓这个玛丽莲·梦露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一次也

没有见过。老天，那一个真可爱！真迷人！我被迷住了，可怜的笨蛋，吻了另外一个。

电影在她面前闪过，一团模糊。虽然电影受到了欢迎，观众热情高涨、笑声不断。从狂妄的吉斯通·科普斯开场到结尾乔·E·布朗那句经典的台词——“没有人十全十美。”观众喜欢《热情似火》，最重要的是，观众很愿意**玛丽莲·梦露**在高峰期回到他们身边（是啊，看起来确实是这样！尽管谣言四起），并且急切地原谅了他们难以捉摸的明星，正如**玛丽莲·梦露**急切地盼望别人的谅解一样。

电影结束的时候，更多的喝彩。格劳曼剧院巨大的放映厅里充满了潮水般的喝彩声。彻丽，那个认真的歌女，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喝彩。著名导演 W（现在看起来不疲倦反而容光焕发）和他的三位著名演员受到了观众的致敬，但在他们当中，**玛丽莲·梦露**显然是注意力的中心。事实是，如果你能看到梦露的话，你再也不会看其他人。她高兴地站起身来，亲切地接受了潮水般涌到她身上的掌声。“噢，这太美……美妙了。噢，天哪，谢谢你们！”

那事还没有发生？我还活着。

当然，我们创造了**玛丽莲·梦露**。淡金黄色的头发是制片公司想出来的。那发 *Mmmm!* 的声音的名字。那小女孩用婴儿一般的噪音说出来的废话。有一天我在拍摄场地看到了那个妓女，一个看起来像中学生妓女的“小明星”。没有风格，可是老天啊那个小婊子长得可真好！那张脸不完美，所以我们修补了牙齿，还有鼻子，鼻子有问题。也许发缝不太均匀，所以得用电针除法改进，除非那是海沃斯。

玛丽莲·梦露是制片公司发明的机器人。我们不能为此申请专利，真他妈的太差劲了。

“祝贺你。”

“玛丽莲，祝贺你。”

“玛丽莲宝贝！祝——贺——你！”

可她不记得《热情似火》，除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印象，仿佛某种头上的眼睛不过是感光性隆块的海底生物回忆起它在食欲的驱使下匆匆跑过的海底。我在这儿，我还活着。她那么开心地笑着，人们盯着她，也笑着。她的丈夫严肃地盯着。金发女演员咽下了很多口香槟，有些从她的鼻孔中漏了出来。噢，那么开心！有人将发现她晚上很迟的时候和克拉克·盖博说话，后者穿着无尾礼服，显得英俊而“成熟”，他笑着，对她女孩子气的结巴表现出很有风度的疑惑——“哦哦哦哦，盖——博先生。我太不好意思了。你看过电影了？银幕上那个金发女郎一般的胖家伙，那不是我。下一次，我保证能做得更好。”

鼠美人

她真是个娇小圆滑、皮肤滚烫的小鼠美人。整个好莱坞她独一无二。

噢噢噢噢，天哪。金发女演员盯着、盯着，醉了。

褐发女郎的本质。没有必要漂白她的阴毛吧，呃？金发女演员的褐发姐妹。

但是在她面前，金发女演员害羞。是褐发女郎微笑着挑逗地向她走来。两个女人在晚会上（在俯瞰着贝尔艾尔峡谷的一幢房子中的威尼斯式宫殿里，附近雾气弥漫好像香格里拉^①一般）都没带男性伙伴。（但两个女人都结婚了。是吗？）从南加利福尼亚的乡村来的皮肤滚烫的小鼠美人，洛杉矶出生的农夫移民、白肤美人。一个抽着烟，又说又笑，像社会底层的男人，另一个笑的时候发出带着呼吸声的微弱的声音，好像不知道那声音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噢，金发女演员笨嘴笨舌、结结巴巴，而且太高了；比褐发女郎重二十磅。我真是个可怜而肥胖的骚货。

她们在阳台上。夜晚的空气和薄雾。褐发女郎说道，“为什么那么当真？——表演。”

她们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吗？什么话题？金发女演员疑惑了。

她喝醉了吗？在那漫长漫长的晚餐上，人们向她祝酒，因为

^① 指想象中的人间乐园，源自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热情似火》很走红。玛丽莲·梦露拍的又一部走红的电影。经典之作，玛丽莲·梦露的最佳表演。她没有喝醉，虽然那天晚上她喝了（多少？）不少香槟。还有晚餐前，在什么人的房子里？她也没有服用药物，她记得。自从什么时候在什么人的车里以来就没有过。

褐发女郎在玛丽莲·梦露出道前好几年就名声大噪且臭名昭著，但她却大不了多少。

说，“表演，电影，大多都是狗屁。”金发女演员反对说，“哦，可是！——那是我的生……生活。”褐发女郎嘲讽地说，“狗屁，玛丽莲。只有你的生活才是你的生活，玛丽莲。”金发女演员明白，她的褐发姐妹是被派到她这儿来的，一名使者，以传达一个深刻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金发女演员却不能接受。她眨着眼睛，几乎是恳求地说，“拜托了？不要喊我‘玛……玛丽莲’？那是要嘲讽吗？”褐发女郎瞪大眼睛，端详着她好一会儿，那好像是电影中的紧张时刻，她似乎在想她疯了吗？还仅仅只是醉了？关于玛丽莲·梦露的那些谣言，你在好莱坞能够听到。她说，“你为什么说‘那是要嘲讽’？我不明白。”金发女演员急切地说，“你可以喊我‘诺……诺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多么渴望啊，金发女演员的声音。“当然，我们可以当朋友。但是诺玛是个厄运名字。”（指诺玛·塔尔玛基不久前死于吸毒。）金发女演员伤心地说，“我觉得那是个美丽的名字。那是从诺玛·希拉来的，她是我的教母。那是我的。”“当然了，诺玛。随便你怎么说。”“可就是的。”“对。就是。”在餐桌上，整个晚上她们都在打量着对方，评价着对方。她们的主人，亿万富翁制片人，让她们俩坐在桌子相对的两端，作为装饰。金发女演员穿着性感的白色丝绸衣服，一直开露到肚脐，褐发女郎则包裹在优雅的紫色之中。金发女演员沉默寡言，褐发女郎则像男人一样谈笑风生。除了她的个头、身材以及那张脸，她就是个男人。噢，天哪。据说

这个好莱坞女演员也像男人一样做爱。像男人一样，随时随地只要想要就去做。（但和哪个男人呢？）她很年轻就结婚了，然后离婚、结婚、离婚；嫁给有钱的名人，可她离开婚姻生活，好像从后门溜走一样，没有子女拖累，没有后悔，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女人不是这样的！人们推测着她曾有过多少次流产。她夸耀说她没有母性的本能。她是不是一个隐秘的女同性恋，或者不那么隐秘。她已经是世界上片酬最高的女电影演员之一，但喜欢坦白地说出令人震惊的话，“你知道，我对表演狗屁不通。我没为这个行业做任何事情。我不尊重它，这是生计。你就不需要真的去做那些卑贱的事，比如拍黄色片或者去骗人。”据说，褐发美人在她表演的所有电影中都是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地拍，导演要求什么顺序，就按照什么顺序拍，很少重拍。如果导演认为挺好，那她也觉得挺好。她很少把剧本读到头，对其他演员的角色很少了解、很少关注。她在化妆和着装的时候快速浏览台词，通过这种方法背诵台词。她沉迷于赌博，也像赌徒一样，思维敏捷、狡猾而肤浅。她有完美的身体，胸部不像金发女演员那么丰满，也没有金发女演员那滚动的臀部。她有完美的脸，颧骨凸出，呈精致的心形，中间略微凹陷的下巴，亮亮的深色眼睛。看见那张脸，你会想起波提且利^①，你想起希腊古典雕塑。你当然不会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更不会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北卡罗来纳的格拉布城。如果我能够做这个女人！但我还是我自己，内心中。

金发女演员听见自己用粗糙尖锐的青春期的声音说，“喏，我是名女演员？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要尽最大努力的原因。我最好的那一部分才是女演员。”褐发女郎既鄙夷又觉得好

^① 桑德洛·波提且利（1444—1510），佛罗伦萨画派的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春》和《维纳斯的诞生》。

笑，她点了一根烟，像男人那样，一只手，不是用打火机而是用火柴，且擦火柴的动作极为娴熟，她吐出烟雾，呛得金发女演员的眼睛里都流出水来，然后她像大姐姐一样不无善意地说，“你最好的那一部分给谁，诺玛？给那些影迷？给制片公司老板？好莱坞？”金发女演员说，“不！给——”给整个世界，给时间，使之比我的生活更长久。她支支吾吾，疑惑而警觉地睁大了眼睛。“给——”褐发女郎睫毛修长的美丽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那么诱人，催人入眠。她颤抖起来，无法思考。在苯丙胺强大的药效下，回忆突然潮水般涌来，在回忆中她看见了哈里特冷静而阴郁的凝视，烟雾像卷须一般从那张脸上冉冉升起。我诱人的褐发姐妹。我的鼠姐妹。褐发女郎说道，“为什么那么激动？你是**梦露**。你所做的都是**梦露**。从现在开始你所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可能是票房上的失败，但你一辈子都是**梦露**。你死后也将是**梦露**。嗨！”看见了金发女演员脸上的表情。可我还活着！我是活着的女人。“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表演金发女郎。总是有个金发女郎，有哈露，有隆巴德，有特纳，有葛莱宝；现在有**梦露**。也许你会是最后一个？”金发女演员疑惑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还是根本没有潜台词？现在她的剧作家丈夫（对于这个神秘的男人，好莱坞认可他的权威且对他屈尊俯就）已经应她的要求到纽约市去了，她又一次独自住在好莱坞，如同漂浮在汹涌而冰冷的海水中的一块冰川上，有些晚上，如果她失眠太久，不仅她说出来的话乱七八糟，连她的思维也混乱不堪。她能够感觉到思想开裂、散逸。从永无休止的思考和自责的痛苦中产生了应付痛苦的对策，那就是瓦解、疯狂以及格拉蒂丝·莫滕森那一脸漠然的凝视，这一点，诺玛·珍知道但又拒绝知道；这就是她生命的秘密的潜台词。褐发女郎可能猜到了一点。褐发女郎受到了金发女演员的强烈吸引，就像小的时候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她家的破农场上，受伤的东西总是能吸引她：那只小鸡，曾经长满了美丽的毛，现在毛

开始褪掉，被啄，流血，注定了要遭受厄运，其他的鸡便为此感到莫名的愤怒；一头母猪同胎所生的小猪中，发育不全的那头无法喂养，注定要遭受践踏，欺凌，甚至被其他的猪吞噬……受伤者，如此之多。你想拯救所有的受伤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想拯救所有的受伤者。

褐发女郎说，“好莱坞付钱，这就是我们在这儿的原因。我们是高级妓女，妓女不会把拉客当做浪漫，她攒够了钱就退出。电影不是脑部手术，宝贝。不是生孩子。”孩子？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金发女演员疑惑地说，“噢我会——那样讲话我会觉得羞耻。”褐发女郎笑了，“能让我觉得羞耻的事情不多了。”但金发女演员还是坚持，“表演是生……生活，不仅仅是为了钱。那是——你知道，一门艺术。”那么激动地讲话让她觉得不好意思。褐发女郎厉声说，“屁话。表演就是表演。”

但是我想当一名出色的演员。我会成为出色的演员！

也许可怜她，看见她眼中那种神情。褐发女郎改变了话题，开始谈起男人，诙谐而残酷，她们都认识的男人。制片公司老板、制片人、演员、导演、编剧、经纪人以及边缘文化中那些如影子般飘忽不定的居民。当然，她给 Z 操过，“在我往上爬的时候。谁没有呢？”很多年以前，她和“那个性感的犹太小侏儒希恩”上过床，到现在她还想着艾·伊。有卓别林。实际上，有老卡斯·卓别林和小卡斯·卓别林。有老爱德华·吉·鲁宾逊和小爱德华·吉·鲁宾逊。“那两个，卡斯和埃迪·G：也是你的相好，诺玛，呃？”有西纳特拉，她和他维持了几年吵吵闹闹的婚姻。弗兰克，他曾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因此她不再尊重他。“为了爱。为了我。有人叫了救护车，我可没叫，他们救了他。我告诉他，‘你是猪脑子。女人才服用安眠药，男人上吊自杀或者把自己的脑袋打得脑浆崩裂。’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但还有其他女人，他不能原谅的女人更多。”金发女演员犹豫地说她非常崇拜西纳

特拉的歌唱。褐发女郎耸耸肩膀。“弗兰克不错。如果你喜欢美国白人男人哼哼唧唧的那些玩意儿。我呢，我喜欢低级的黑人音乐，爵士乐和摇滚乐。性交的时候，弗兰克也挺好，如果他没喝醉或者没吸毒的话。他非常兴奋。一个阴茎滚热的颤抖的骨头架子。但和他那个黑皮肤的意大利伙伴一点都不一样，他叫什么来着——你和他结过婚，诺玛，时间不长。所有的报纸上，我们都能读到你和他的事。”眨巴着眼睛，捅了捅金发女演员。“‘美国佬重击手’他要我这样喊他。得给意大利佬，呃？至少他们是男人。”

金发女演员脸上的表情。在一定距离内，这被人观察并保存下来，有一天将在模糊却经典的黑白镜头中重放。穿着紫色丝绸衣服的性感鼠美人褐发女郎大笑着用双手捧起金发女演员忧伤的婴儿一般的脸，结结实实地吻在她的嘴巴上。

褐发女郎的本质。金发女郎的本质。

梦露想当艺术家。我遇到的把那些玩意儿当真的人很少，她便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她死的原因，不是别的。她要人们认可她为出色的演员，但是她又耍人们像爱孩子一样爱她，显然你不可能两者兼得。

你必须选择你最想要的。

我呢，我两个都不要。

玛丽莲·梦露全集

性爱是天性而我完全赞同天性。

我是玛丽莲 我是金梦小姐

我相信任何性爱都是对的只要其中有爱

任何性爱都是对的只要其中有尊重 任何性爱都是对的只有其中有性爱 癌症当然不会让你得到性爱 我是说性爱当然不会让你得癌症

人的身体，赤裸着，很美。

我从来没有为当裸体模特而觉得羞耻

人们曾试图让我感到羞耻但我不觉得羞耻以后也不会

脱下衣服的时候我所有的害羞和畏惧都消失了

你当然知道玛丽莲脱下衣服的时候玛丽莲是谁

我希望在教堂里在上帝和人类的面前裸体奔跑

看见没我不会害羞我为什么要害羞呢因为上帝创造的我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上帝创造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

我看见你看着我完美的身体 我看见你爱我完美的身体 好像那是你自己的身体 而在幻景中它来到了我这儿 在玛丽莲身上你可以爱你自己完美的身体

这就是玛丽莲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 这就是玛丽莲存在的原因

我是金梦小姐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裸体美人照 我要说这是个荣耀不是吗 我喜欢你看着我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

要停下来 我相信人的身体很美没什么值得羞耻 至少如果你是个美丽诱人的女人的话 而且年轻

我是金梦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金梦小姐 我要说那是个不小的责任不是吗

我是金梦小姐 告诉我你最喜欢什么我就会去做 我不会泄露你任何秘密 我会喜欢你 只要爱我并在什么时候想想玛丽莲？答应了？可怜而不正常的骚货 一块肉 阴道，里面是死的

我并不怨恨 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历史

如果你是历史的话你就不会怨恨 你们都不会

一个男人如果进入历史的话就不会怨恨！ 一个女人也不会

伤我的心，比打伤我的鼻子好 （你们这些狗杂种）

复仇是甜美的（而我需要尝尝那种味道）

噢嗨！请让我们一起开心吧 那是我们存在的原因

在幻景中我突然想到 那是我们存在的原因

性爱是天性而我完全赞同天性 你不是吗

事实是癌症不会让你得到性爱我是说

癌症中不会得到死亡

我是说性爱中不会死亡 你不会的 否则在地狱里我们会被创造成我们 现在的 样子 天性 是 惟一的 上帝

我被天性创造成现在的样子 我是说我被创造成这样我被 疮造 窗造 闯造

床造 成玛丽莲 从时间的一开始就不能成为别的人

我信仰天性 我相信我是说我是天性 我们都是天性

如果你是天性的话你也是玛丽莲 这，我相信 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展望一个相当长的安全的未来 而且自然选择完全通过纯物质的个体起作用且服务于个体而智力会逐步发展渐臻完善

这其中自有壮观无数最美丽最奇妙的形体从如此简单的开始
一直进化且正在进化

我活得如此开心，我猜我大概会遭到惩罚！

神枪手

文明进化的秘密意义对我们不再模糊，我们已发誓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善与恶之间的斗争；生的本能与在人类中大行其道的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我们宣誓！

——《美国爱国者之书·序言》

这是我爸爸作为先驱者的智慧。永远有东西该被合适的人射杀。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爸爸第一次带我到山里面打屠夫鸟。我想我一辈子尊重枪支、有着神枪手的才能，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爸爸说的屠夫鸟是指我们会从天空中打下来的鹰、隼、加州秃鹫（现在几乎灭绝了）以及金雕（同前）。还有，红头美洲鹫虽然是食腐动物（不是那些真正威胁到我们的家禽和早春羊的食肉动物），爸爸却鄙视它们，说它们是肮脏而恶心的动物，没有理由存在，我们会把这些笨拙的鸟儿从树上打下来，或者从篱笆桩上打下来，它们蹲在篱笆上就像破旧的伞一样。爸爸身体不好，左眼失明而且结肠溃烂了“五十码”（他是这样说的），那是战争中受伤的结果，所以对这些像会飞的魔鬼一样从天而降啄食我们的牲畜的食肉动物，父亲充满了可怕的狂怒。

还有乌鸦。成千上万只迁徙的乌鸦呱呱尖叫，天空中黑压压一片。

没有足够的子弹射杀所有该死的目标，这是爸爸另一个坚定

的信念。这些我都继承下来，还有爸爸爱国者的骄傲。

那些年，我们住在我们残存的牧羊场上。五十英亩，大多长满了灌木，位于圣华金河谷在西部的萨利那斯^①和南部的贝克斯菲尔德中间。我的爸爸，他在战争中瘸了腿的哥哥，不过那不是爸爸的那场战争，还有我。

其他人抛弃了我们。我们从来不提他们。

我们会开着福特敞篷小货车，乘车几个小时。有时候骑马。爸爸把他的0.22英寸口径雷明顿步枪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并教我装子弹、安全地射击，告诉我绝对不能匆忙地扣动扳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静止靶子。活的、移动的靶子是另外一回事，爸爸警告说。在扣动扳机之前要仔细地瞄准，记住有一天会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打不到他的话，他就会回过来打你，而且不会手下留情。

爸爸的智慧，我珍藏在心里。

作为神枪手，我小心过度了，有人这样认为。而我相信，就某个目标而言，你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的家禽，鸡和珍珠鸡，还有牧场上的早春羊，都是屠夫鸟特别喜欢的捕食对象。其他的食肉动物还有草原狼、野狗和为数不多的狮子，但是屠夫鸟是最糟糕的，因为它们数量众多，攻击的时候又非常快。但是它们是美丽的鸟，你不得不承认。红尾鹰，苍鹰，金雕，翱翔滑行降低然后突然像炮弹一样冲下来，用利爪抓起小动物，小动物还活着，尖叫着挣扎着被它们带到高空

中。

其他的是在吃草或者睡觉的时候被袭击致伤的。母羊咩咩地叫着。我看见过草丛中的尸体。眼睛被啄了出来，内脏拖在地上，像又亮又滑的丝带。一大群苍蝇就是尸体的标志。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打！打死这些狗东西！爸爸会下命令，就在同一时刻，我们一起开火。

他们称赞我那么小就很出色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喊我神枪手，有时候喊我小士兵。

金雕和加州秃鹫现在已是稀有动物了，但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打死过很多，还把尸体穿起来挂着以儆效尤！现在你们知道了。现在你们不过是肉和羽毛，现在你们完了。但是观察着那些高空猛禽，其中有种美感，我不得不承认。爸爸会说，把金雕打下来是男人的任务，以仔细地看看它脖子上金黄的羽毛。（直到今天，我还带着一支六英寸长的金黄色羽毛，贴在我的胸前，那是少年时代的记忆。）秃鹫是种更大的鸟，翅膀上长着黑色的羽毛（我们量过一次，有十英尺长），还有亮白色的后翅羽毛，像另外一对翅膀一样。这些大鸟的叫声！绕着巨大的圈子滑翔，身体斜来斜去，那些鸟令人奇怪的是，吃东西的时候，别的鸟会从远远超过人类视力范围的远方快速飞过来加入吃的行列。

屠夫鸟中，我小的时候打得最多的是苍鹰。因为数量太多了，我们附近的打完了以后，我会去找它们，离家越来越远，搜寻的圈子越来越大。如果要做越野旅行，我就会骑马。后来，我长大了，可以拥有驾驶执照，而且汽油的价格还没有上涨，我就会开车。苍鹰是灰色和蓝色相间，羽毛像蒸汽一样，所以在朦胧的天空中飞行的时候，它们会消失、再出现、再消失、再出现，我就变得激动起来，我知道我必须打中一个既在快速移动又看不见的目标，但这一点我能够做到，通过本能，偶尔打不中（我承认）但我的子弹常常能够击中目标，将翱翔的鸟儿从高空中拉下来，好像我抓着一根系在它身上的绳子，因而能够控制它，我可以在眨眼之间将它拉到地上来，而苍鹰还毫不知情也无法猜到。

在地面上，它们美丽的羽毛血淋淋的，眼睛瞪得老大，它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好像从来就没有活过。

屠夫鸟现在你知道了——我会平静地对这些鸟说。

屠夫鸟现在你知道了谁能够支配你，那个不能像你一样飞翔的人——我永远不会暗暗得意，我的话里几乎有种悲伤。

因为他美丽的猎物在他脚下缩成一团之后，神枪手还有什么忧郁呢？关于这一点，迄今还没有诗人提到过，我恐怕今后也不会有。

那些年。我住在那个地方，但长时间地在外游荡，常常睡在小货车里，莫名的欲望驱使着我走上我不知道的道路，将我带到南方很远的如圣贝纳迪诺山和内华达广袤无垠的沙漠地带。我是一名士兵，寻找着自己的队伍。我是神枪手，追寻着我的召唤。小货车后视镜里扬起细细的白色粉末状灰尘，在我前方的远处，水雾中的海市蜃楼召唤着我、逗弄着我。你的归宿！你的归宿在哪里？开车时我的步枪在乘客座上，在我的身旁，有时候有两把步枪，还有一杆双筒猎枪，装好了弹药随时准备开火。有时在空旷的沙漠里，我会带着男孩的逞强好胜把车开得飞快，我的步枪成一定的斜角放在方向盘上，好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隔着挡风玻璃开枪似的。（当然，我永远也不会做那种自我损伤的事情！）我经常出门几天、几个星期，这时我的爸爸已经去世了，我的伯伯年老体衰，没有人在监督我。不是只有屠夫鸟，其他鸟类也会成为我的目标，主要是乌鸦，因为有太多的乌鸦，还有一些猎鸟，比如野鸡、加州鹌鹑和野鹅等，我会用我的猎枪对付它们，它们被击中以后从空中坠落下来，但我懒得去寻找它们的尸体。

我也许会打野兔、鹿以及其他动物，但不是像猎人那样打。神枪手不是猎人。用双筒望远镜扫视山峦和沙漠，寻找生命的迹象和活动的东西。有一次在大玛利亚山的山腰上（靠近亚利桑那边境）我似乎看见了一张脸——女性的脸，不自然的金黄色头发，不自然的红色嘴唇撅着似乎要挑逗地亲吻——虽然我努力把

目光从这离奇的面孔上挪开，但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我的心跳加快，还有我的太阳穴，我推测那不过是个广告牌，不是一张真正的脸，但那挑逗、奚落的神情使我最终忍不住把步枪举起来对着它，我的车缓缓开过，同时我开了几枪，直到那可怕的压力消除了，我的车也已经开过去，没有目击者。现在你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

那件事之后不久，我如此激动，以至于我逐渐喜欢用羊或者牛做射击的靶子，甚至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只要乡村四周没有目击者。因为扣动扳机该多么容易啊就像局里的人将告诉我的那样。这里面有种神圣的智慧，我相信那是先驱者的智慧。子弹飞出，目标死去。精妙得像诗歌目标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有时候我会看见公路远处的一辆车，不过一个小点，飞快地开过来，如果附近没有目击者（在内华达的沙漠地带，那儿很少有目击者），在我们的车靠近的那个关键时刻，我会举起我的步枪，从摇开的车窗里瞄准，我考虑着两辆相对行驶的车的速度，会在那计算好的时刻压紧扳机；我有神枪手高超的控制力，所以不会退缩，虽然那个司机可能从我身旁擦过，近得我都可以看见他（或她）脸上的表情；我会继续向前行驶，既不放慢速度，也不会加快速度，同时平静地在我的后视镜里看着目标车辆突然转向撞到路边。如果有目击者的话，那不过是屠夫鸟而已，它们翱翔在高空中凝视着这一景象；而屠夫鸟尽管目光锐利却不能作证。这些绝对不是个人的复仇行为，只不过是神枪手的本能。

打！打死这些狗东西！爸爸会下命令，儿子除了服从以外还能怎么样呢？

我将于一九四六年被局里雇佣。我太年轻了，不能在战争中报效祖国，我发誓要在这假和平的过渡期内报效祖国。因为邪恶已经来到了美国。现在不再是欧洲的邪恶，也不是只来自苏联，

邪恶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大陆，来颠覆、摧毁我们美国的传统。因为共产主义敌人既在国外又和其他邻居一样近在我们身旁。这个敌人真的可能就是邻居。邪恶就是目标的同义词局里面这样说。我们说的目标指的就是邪恶。

罗瑟琳 1961

“我不能仅仅只记住这些词。我必须记住这些情感。”

《不适应环境的人》将会是金发女演员的最后一部电影。有的旁观者宣称，她肯定已经知道了，你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来。罗瑟琳·塔博将是她最为有力的银幕表演。不是一个金发玩意儿！终于，是一个女人。罗瑟琳对另一个女人坦白说，她总是最终又回到她开始的地方，罗瑟琳忧伤地说她的母亲“不在那儿”、她的父亲“不在那儿”、她英俊的前夫“不在那儿”，罗瑟琳不是小女孩，而是个三十出头的成熟女人，她坦白说我想念我母亲，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们知道那是金发女演员在说话。她说没有孩子，我们知道那是金发女演员在说话。她没读完中学。她喂养一条饥饿的狗，她喂饱饥饿的男人们。她照顾男人们，受伤的、衰老的、悲伤的男人们。为那些不能为自己流泪的男人们流泪。她在内华达沙漠冲男人们尖叫，说他们是骗子！凶手！说服他们释放了他们套来的野马。野马就是野马，是狂野、迷失、受伤的男性灵魂。哦，罗瑟琳是他们光华灼灼的圣母玛利亚。紧张激动、光辉灿烂，好像站在悬崖边一样。说我们都会死的不是吗。我们没有把我们知道的教给彼此。罗瑟琳是金发女演员的发明，她在银幕上的话模仿了金发女演员私下里说的话，剧作家丈夫写了剧本，挪用了他妻子的话，还盗用了她生命中某些痛苦的情形，如果他希望也挪用她的灵魂的话，金发女演员也不会指责他。不。我们存在于彼此当中，为彼此而存在。罗瑟琳是你给我的礼物，正如罗瑟琳也是我给你的礼物一样。

现在她不再爱他。

现在只有诗歌将他们绑缚在一起，语言的诗歌，以及更有表现力的动作的诗歌。

她曾对他不忠，他想他知道。

和谁，多少次，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带着什么程度的情感、激情或者真诚，这一切他都不愿意知道。现在他这个丈夫成了照顾者，一名著名女演员的护士。（对，他感受到了这里面的讽刺：在《不适应环境的人》中，光芒四射的罗瑟琳是所有人的护士。）他没有怨言，坚忍而顺从，他无法制止自己的时候，他还觉得有希望。因为他年轻时代那个雄心勃勃的自我就剩下这么多了。他会忠诚地对待她，直到她连碰都不让他碰。此后很久他还会爱她。因为如果不是她孕育的那个孩子死于子宫中，他们现在不是正以一种深沉神圣得难以形容的方式终生联系在一起吗？她不再是他的玛格达，也不是他的罗瑟琳，他知道！——但是他会照顾她，他会原谅她（如果她渴望原谅的话；这他不敢确定）。他谨慎地问道，“你肯定你要拍这部电影吗，诺玛？你足够坚强吗？”——这句话是说这次能不能不服用药物，会不会不在绝望中自杀，他还得进一步观察；她委屈而愤怒地说，“我一直足够坚强。你们没有人了解我。”

我们在悬崖前面放了东西，以避免我们看到悬崖，然后我们大胆地朝悬崖跑去。

这些话，抄在诺玛·珍的学生笔记本上。

她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卡洛是说这句话适用于她吗？

她动身前往里诺^①为《不适应环境的人》拍外景之前，他送了她帕斯卡的《思想论》，不是她的情人却爱着她的卡洛。

^① 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临近加利福尼亚州边界，旅游胜地，曾是美国的“离婚中心”。

“我的小女孩安吉拉，完全长大了，呢？”

受聘导演《不适应环境的人》的除了H还有谁？H，《沥青丛林》的著名导演。金发女演员尊敬H，她有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他给了我一个开始。他给了我一次机会。她原计划在他们见面的时候拥抱他，但是他布满皱纹的脸、呼吸中的威士忌酒味和腆着的大肚子阻止了她；他粗鲁的圆睁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比她自己的还糟糕。H一直困惑怀疑而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金发女演员的事业，如同父亲在远处关注着私生女或私生子：非法的后代，他不需要对他们感到父亲的责任，只有一种微妙的、简单的关系。他们在好莱坞刚见面的时候，金发女演员很害羞，H抓住她的双手使劲握着，她可能还往后缩了缩。那热情粗哑的声音，那男子气十足的模样，一个女人无法确定那是嘲讽、疼爱还是两者以某种方式糅合在一起？她会喊他“先生”，想要顺从他。他会喊她“亲爱的”，好像喊不出她的名字一样。对她的剧作家丈夫说话，他会更加尊敬。他会直露地上下打量她，令她心神不定，好像是个老练的男人，对马的躯体和女人的肉体都有远近闻名的鉴赏力。他会回忆起拍《沥青丛林》时她试镜头的情况，令她更加心神不定——“你只靠走开就成了安吉拉。”金发女演员问那是什么意思？——她像其他人一样试了镜头，只不过她躺在地板上说出安吉拉的台词，因为安吉拉应该躺在沙发上；H笑了，冲Z眨了眨眼睛（他们正在制片公司里Z那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签合同），然后重复道——“不，亲爱的。你只靠走开就成了安吉拉。”一股恶心而伤心的感觉在金发女演员的心头涌过。他是说我的下身。这个狗日的。

现在金发女演员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叫安吉拉的自己。回忆安吉拉就是回忆希恩先生，她曾背叛了希恩先生，如果希恩先生没有背叛她的话。回忆安吉拉就是回忆卡斯·卓别林，那时这对年轻人刚刚坠入爱河。我的灵魂伴侣卡斯曾这样称呼她。我美

丽的孪生姐妹。她不愿意回忆安吉拉之前的自我，那个被召唤到Z先生的办公室里看鸟舍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

现在Z的办公室在制片公司区的另一幢大楼里。办公室里的装修是亚洲风格的：厚丝绒面的中国小地毯，铺着锦缎垫子的沙发和椅子，墙上挂着一卷一卷的古老而精细的自然风景水彩画。在电影业中，人们都知道是Z造就了**玛丽莲·梦露**。在采访中，Z曾不动声色地吹嘘说，是他留下了“我的女孩”，而那时包括公司副总裁在内的其他负责人都想中止她的合同。（“为什么？你简直想不到：他们认为她不会表演，他们还认为她不迷人。”）

金发女演员听见自己挑逗而友好地笑了。那天她心情一直很好，那是她的好日子之一，她看起来也很好。她狂热地相信《不适应环境的人》将会成为伟大的经典电影，罗瑟琳这个角色将会挽救她。它将会使人们忘记舒格·凯恩、楼上的女孩、罗莉莱·丽和其他角色。不是一个金发玩意儿！终于，是一个女人。

“好了。我不再是安吉拉了，H先生。我也不是**玛丽莲·梦露**，在这部电影里不是。”

“不是？在我看来你像**玛丽莲·梦露**，亲爱的。”

“我是**罗瑟琳·塔博**。”

这是个很好的回答。她能看出H喜欢她的回答。

有一种马，可能是纯种的良马，它需要鞭打才会跑出最好成绩。那就是我。我负了债，需要保释出来，于是就有了这场交易，而**梦露**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演员，我并不尊重她。她的大部分电影我都没看过。我认为我无法信任她，甚至无法喜欢她。对于自杀性的神经病患者，我从来都没有耐心。你想自杀就去自杀吧，不要弄砸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看法。

人们说我为她痴迷，人们说我对她太刻薄，导致了她的崩溃。全是废话。从她的眼睛里你能看出是怎么回事。永远布满了

血丝，毛细血管爆裂。就算我们计划将《不适应环境的人》拍成彩色的，我们也无法做到。

内华达，里诺。那是部黑白电影，像记忆一样。四十年代的电影，不是六十年代的。死去的演员们！早已有人预言了他们的死亡。

金发女演员告诉她自己在任何方面我都将是专业的。

金发女演员不再爱她的剧作家丈夫，但他却仍旧死心塌地地（目击者将这样评论）爱着她，他们住在一起，在里诺，在那个将成为里诺与《不适应环境的人》之地狱的地方，在泽弗尔酒店十（顶）楼的套房里，该酒店的名称来源于泽弗尔湾。第一天的摄制定于上午十点在拍摄场地开始，但九点钟不到金发女演员就躲到了一间房门紧锁的卫生间里，无法逼着自己去看镜子里那个惊恐万状的形象，连她忠诚的怀蒂前来恳求梦露小姐让他试一试，她也没有开门。她只有情感，她只是神经过敏。没有一个连贯的想法！一个晚上都没睡；或者说，如果她断断续续地睡过的话，现在她可能还在睡觉，她的大脑被巴比妥酸盐弄麻木了，仍旧处在睡眠状态，虽然她的眼睛是睁的而且能够从床上爬起来钻到卫生间里。她拒绝开门。剧作家丈夫恳求着，剧作家丈夫威胁说要打电话给宾馆的前台，要求他们把门拆卸下来。金发女演员尖声叫着让他们走开、离开她，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剧作家丈夫来到几个街区外的拍摄场地为她制造借口——玛丽莲头痛——玛丽莲发烧了——玛丽莲下午会来她答应了——著名导演H嘟囔了一声，说当天上午他会拍一些罗瑟琳的准备镜头，没说别的，私下里他说，我真希望如果玛丽莲要崩溃的话，那还是早一点好，不能太迟。

锁在内华达州里诺的泽弗尔宾馆的一间房子里。眼前是太阳底下白花花的街道和娱乐场的霓虹灯招牌——\$\$\$——远处是

叫做弗吉尼亚斯的山脉，灰蒙蒙的，如同褪尽了颜色的舞台背景。在这个年代里，内华达的里诺是美国的离婚中心，所以罗瑟琳很合逻辑地来到这儿并将离婚——“获得自由”——在这个沙漠城市。哦，她是罗瑟琳！她要把罗瑟琳表演得淋漓尽致。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角色。现在你会看到我能做什么。只不过，她觉得身上发颤。试图读剧本，可视线却模糊了。已经是中午了，而她应该上午十点就到拍摄场地，她相信到下午三四点钟或者再迟一点，她就可以做好准备前往拍摄场地，她希望H能够理解她。他会的，他喜欢我！他像我的父亲一样。他给了我一个开始。

在这炎炎烈日下，她到哪儿都戴着墨镜，躲避着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像兀鹰一样在泽弗尔的大厅或者外面的街上等待着。拍摄场地禁止他们入内，但公共场合可不行。H抱怨说，梦露到哪儿都有一群狗跟着，像发情的母狗一样，她给他们的越少，他们要的越多，还缠着包括他在内的其他人。玛丽莲怎么样？她的婚姻怎么样？她的眼角和嘴巴四周出现了细细的白色的裂纹，曾经那么蓝、那么美的眼睛现在成了一张由爆裂的毛细血管组成的小网，以至于眼球都失去了颜色，好像得了黄疸病一样，睡上十二个小时都好不了。幸好这部电影不是彩色的，呢？

你根本无法预测那张诱人的玛丽莲的嘴巴里会说出什么，就像你无法猜测，或者估计，什么东西曾进入到那张嘴里一样。

她告诉过H和其他人——他们都是男人——她是罗瑟琳·塔博。“我了解罗瑟琳。我爱她。”这既是真实的，又不那么真实。因为罗瑟琳只是男人所看到的。那么男人从没见过的那个罗瑟琳呢？她告诉过H罗瑟琳的对话美丽而有诗意，但是她希望除了安慰那些男人、为他们擦鼻涕、让他们觉得受到崇拜和关爱，罗瑟琳在电影里还应该做些别的；罗瑟琳为什么不能是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第一个人，罗瑟琳从火车中出现，罗瑟琳开车进入里

诺，运动着的活泼的罗瑟琳——而不像事实中那样，一个男人仰脸望着，寻找着她，而罗瑟琳则站在楼上的窗户后面，几乎看不见；还有下一个镜头，罗瑟琳在化妆的时候焦虑地朝镜子里面看着。“去他的窗户、镜子。化妆品！让我们看着玛丽莲——我是说罗……罗瑟琳——穿好衣化好妆走上台来。”她想得越多，就越希望删除罗瑟琳的一些陈腐的台词，尽管其作者是位得过普利策奖的剧作家。她要新的对话。在电影的结尾，为什么不能让罗瑟琳自己割断绳子放开那些被套来的马？“罗瑟琳能够做得和那个牛仔一样好。梦露，不是盖博。或者两人一起——梦露和盖博？明白吗？”她激动起来，试图解释她的逻辑，解释说符合电影逻辑的做法应该是白公主和黑王子一起割断绳子放开马群；当然，盖博可以把那匹牡马留给自己去放，而她可以放其他的马——“究竟为什么不能这样呢？”H瞪大眼睛盯着她，好像盯着一个疯女人，但他还是喊了声亲爱的以安慰她。

“多给点事情让罗瑟琳做做吧。”她恳求道。

男人们疑惑地保持沉默。

有人向媒介透露说，甚至在《不适应环境的人》开拍之前，玛丽莲就“很难处”。玛丽莲“又像往常一样提出了她那些无法容忍的要求”。

但是不会有人骗走她的罗瑟琳，骗走她表演生涯中最有力的表演。罗瑟琳是舒格·凯恩的姐姐，只不过没有轻浮的喜剧和颤动的音符。没有尤克里里琴，没有撩人的爱情镜头。罗瑟琳是痛苦的，因为“真实”，但是（正如观众中任何女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样）那不过是“真实的梦”（一个男人的梦）。要成为罗瑟琳，她就不能再是诺玛·珍；因为诺玛·珍比罗瑟琳更聪明、更机敏、更有经验；诺玛·珍受过更好的教育，虽然只是自学的。罗瑟琳的情人盖伊·朗兰德称赞她的时候——“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遇上一个尊重男人的女人很好”——诺玛·珍会当着那

个男人的面大笑起来，而罗瑟琳只是听着并且觉得受到了夸奖。噢，男人说的那些关于罗瑟琳的玩意儿，用来夸奖、勾引、混淆！“罗瑟琳，你有生活的才能。”“罗瑟琳，这献给你的生活，我希望它永远继续下去。”“罗瑟琳，你为什么那么伤心？”“罗瑟琳，你在我的眼中光芒四射。”“罗瑟琳，你不能去想着你能改变事情。”哦，能，我能改变事情。你等着瞧吧！

电话响了，她要去听电话才怪呢。她会洗脸，用冷水冲冲眼睛，吞下一两片止痛药，匆匆地化化妆，套上宽松的上衣和裤子，戴上墨镜，然后经过厨房，从泽弗尔的后面出去；她有个朋友在厨房里（她这种女孩在宾馆厨房里永远有个朋友），下午三点二十之前她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拍摄场地，现在她感觉好很多了，一想起他们脸上的那种神情，她浑身就充满了力量，那些狗日的。（除了克拉克·盖博；她尊敬克拉克·盖博。）她会成为罗瑟琳：洗过、梳过的发亮的金黄色头发，突出她乳白色皮肤的化妆品，有樱花饰的白色紧身V形领长裙。白公主，在这个内华达的沙漠城市！令《不适应环境的人》摄制组成员惊讶的是，在拍摄的第一天所剩无几的时间里，她会插进来，而且她的第一个镜头（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忧郁地与一位年纪比她大的女人谈论她即将破裂的婚姻）需要拍多少遍，她就要求重拍多少遍，直到她的诺玛·珍的盔甲磨破了，颤抖、可怕而宽宏大量的罗瑟琳终于出现。她会打动H，H可是个不容易打动的男人；十年前那么看不起她的H，不尊重她的H，著名的导演H，她清楚地知道，H希望梦露早点崩溃，这样他就能另找一名演员，找一名更容易调教的演员来替代她。

“但是梦露只有一个。这一点，那个混蛋应该知道。”

* * *

有时候那是个奇迹。这是一句老话，但却是真的。梦露会迟

到几个小时才出现，或许有谣言说她在里诺医院里，（头一天晚上试图自杀！）但她却突然出现了，看上去羞怯而可爱，结结巴巴地道歉，于是人们便会欢呼起来，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咒骂这个婊子。梦露到来的时候，你看到她不是什么婊子，只是一股自然的力量，如同疾风或者雷雨，你看见她自己处在这股自然力量的掌握之中，于是你就迫不及待地原谅她；连与她一同演出、心脏不好的盖博也说他也没有办法，他不喜欢但他能够理解。怀蒂以及梦露的工作人员开始像复活一具尸体一样在她身上折腾，将这个你几乎认不出来的白皮肤的金发女人变成那个天使般的美人罗瑟琳；在数个星期的摄制过程中，这将多次发生，也许太频繁了；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喝彩声，不是每一次那个婊子都变成了天使，但通常是可以的。梦露投射在摄像机上的那个东西——我们都无法理解。我们见过很多男女演员，但都不像梦露。看见没，有些日子里除了她那乳白色的皮肤以外，她显得平淡无奇，甚至平凡，她会打断一个镜头，像业余演员那样要求重新开始，大多数镜头她都要求重拍重拍重拍，十几次，二十次，三十次，每次拍摄之间你只能看出极为细小的差别，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细微的差别慢慢叠加起来，梦露逐步提高，表演越来越有力，而其他演员则弱下去，最后弄得精疲力竭，可怜的克拉克·盖博，他不再年轻了，他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但梦露对他们的疲惫无动于衷；就像她对其他人无动于衷一样；对恨她入骨的H也无动于衷；也许她相信，也许玛丽莲一直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爱她，她那么漂亮，你一定得爱这个流浪的孤儿。她用一個玛丽莲的口头禅来劝戒我们，她经常挂在嘴上说——如果你的劫数到了，那就到了；如果没有，那就没事。这话倒适合内华达的里诺，我们想。所以梦露上班迟到多久、到来的时候多么狂乱多么困惑，似乎都无关紧要了，一旦她从化妆室里出来，化了妆，穿好了戏装，真正开始了表演，好像她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她会变成罗瑟

琳，而玛丽莲做的什么事情你怎么可以去责怪罗瑟琳呢？你不能。你也不会愿意。不管她在摄影棚里通过摄像机投射了什么，看样片的时候你会瞪大眼睛，几乎难以置信，你会想那究竟是谁？那个陌生人？

梦露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以前。即将发生的还没有发生。

在一场将她惊醒的激动而渴望的梦中，她光着脚在船长屋的楼上滑行。那凹凸不平的木地板、歪歪斜斜的窗户，还有远处，那雾气弥漫的不透明的天空。她知道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孩子正安安稳稳地待在她体内，在她的心脏下面。一个特殊的袋子——一个肚囊？——在心脏下面。孩子还没有离开。有一天（她详细逼真地想象着！）孩子会成为演员，会动身踏上他神秘的演员之旅，和以前那个他决裂，可那是很远的事情，这是一个自我安慰的梦，不是吗？孩子在暗黑的血块和子宫中奔涌的黑血里，还没有离开。孩子有中等的甜瓜那么大，把她的肚子隆起来，她喜欢去抚摸。不知怎么回事，这和我对罗瑟琳以及电影的好感联系了起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拍摄的第三个星期了。而且（这令人疑惑！）这可能是在孩子的梦里，而不是在她自己的梦里（因为孩子们在子宫里也会做梦；她相信，有时候诺玛·珍在格拉蒂丝的子宫里梦见了她的一生！），她光着脚走进又长又窄的冰冷的工作室里，工作室属于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男人，那个和她结了婚的男人，那个应该是孩子的父亲的男人，她看见他的桌子上散落着纸张；她知道——她知道！——她不应该查看那些纸张，因为她被禁止去看；然而她像一个大胆而淘气的小女孩一样拿起纸张读了起来；在她的梦里，这些话不是看到的，而是用男人们的声音说出来的。

医生：××先生，恐怕我没有什麼好消息给你。

Y: 什么——消息?

医生: 你的妻子流产后能恢复过来, 虽然不时会有疼痛和滴血。但是……

Y (试图保持平静): 什么, 医生?

医生: 恐怕她的生殖器子宫受到了严重伤害。她做过太多的流产——

Y: 太多流产?

医生 (尴尬, 坦率地): 你的妻子……似乎做过几次很粗糙的流产。坦白地说, 她能够怀孕就已经是奇迹了。

Y: 这我不相信。我的妻子从来没有——

医生: ××先生, 我很遗憾。

Y下 (快速地? 缓慢地? 像做梦一样)

灯暗 (不是灭)

本场完

玛丽莲太无耻了! 她会说出来那些话。她知道我们在审查严格的出版物上不会引用她的话, 所以她会说出最粗野的话来, 比如她和盖博拍《不适应环境的人》的时候, 媒体对此很感兴趣, 《生活》让我飞到里诺去采访她, 还有和她一起演出的其他演员、导演、她的剧作家丈夫, 所有的人, 我们正计划在里诺一家酒吧里见面, 我开了一个不太妥当的玩笑, 就像你紧张的时候会开个玩笑一样, 我问她我怎么能认出她来, 她会穿什么衣服, 玛丽莲紧跟着就说了; 她用带着呼吸声的、说情话一般的声音对着听筒低低地说, “噢嗨! ——你一定会看到玛丽莲的, 有阴道的那个就是她。”

也许现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次要的 也许现有的一切都不过

是次要的 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 不过是次要的 不过是次要的 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次要的 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 不过是 是次要的 罗瑟琳的话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忍不住要重复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次要的 像印度咒语一样，她则是瑜伽修行者默默地念着她秘密的祈祷词 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次要的 她想，那倒是个安慰！

蜚人的红蚁在她嘴巴里爬行而她则在苯巴比妥的作用下沉睡。她的嘴巴是张开的，斜着。那些蚂蚁肯定是细小的红色内华达沙漠蚂蚁。刺入皮肤，分泌出它们的毒素，然后走了。可是后来，怀蒂焦虑地问道，“梦露小姐，有什么问题吗？”因为金发女演员在眨着眼睛，此时他正在给她化妆，而她则像往常一样努力喝下一杯溶解了一两片可待因的滚烫的清咖啡，她对怀蒂低语，声音小得他几乎听不见，怀蒂不仅能听见他的女主人从房间那头发出的嘶哑的声音，而且就算与那个女人相隔数英里、最终相隔数年，他仍旧能听到，“哦，怀蒂。我不……不知道。”她笑了，然后没有任何迹象就开始哭起来，然后停了下来。她没有一滴眼泪！她的眼泪像沙一样干枯了！她小心翼翼地将食指伸进嘴巴里，触摸那些灼痛的伤处。有些是溃疡伤口，其他的是小水泡。

怀蒂严厉地说，“梦露小姐，张开嘴巴让我看看。”

她听从了他的话。怀蒂睁大眼睛看着。镜子四周十几只一百瓦的灯泡将这个场景照得如同电影拍摄场地一般明亮。

可怜的怀蒂！他是受聘于制片公司的那些洞窟怪人中的一员，在地下生活的家伙，但身高却不同寻常，长到了六英尺多；肌肉健壮的肩膀和胳膊，圆嘟嘟的和善的脸。脑袋的形状像橄榄球，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绒毛。他无色的眼睛虽然近视，其中却蕴涵着有力的野性。除了这双眼睛，你不会想到怀蒂是个艺术家。他能够用泥土和有色颜料塑造出一张脸。有时候。

在为金发女演员服务的过程中，这位美容专家已经变得坚忍克制；他永远是个绅士，将任何可以察觉的担心、警觉、嫌恶的迹象都隐藏起来，不让金发女演员急切的眼睛看到。他轻轻地说，“梦露小姐，你最好去看医生。”

“不去。”

“去，梦露小姐。我要喊费尔医生。”

“我不要费尔！我害怕他。”

“那，喊别的医生。你必须看医生，梦露小姐。”

“那——难看吗？我的嘴巴？”

怀蒂无声地摇头。

“什么东西咬了我的嘴巴，里面。我猜是在我睡着的时候！”

怀蒂无声地摇头。

“有可能是，我猜，我血液里的什么东西？过敏？药物反应？”

怀蒂低着头，默默地站着。在那面被灯光照亮的镜子里，他没有抬眼去看他女主人的眼睛。

“很久没有人吻我了。我是说没有深吻，我是说不像情……情人那样吻。我不能说那是因为毒吻，不是嘛。”她笑起来。她用两只拳头揉着眼睛，虽然她的双眼像沙一样干燥。

怀蒂默默地走开，去找费尔医生。

男人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看见金发女演员的头垂在怀里。她的身体向前耷拉着，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呼吸也很微弱。她光泽的头发已经洗过，发型也做好了，为罗瑟琳做好了准备。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罩衫和宽松的裤子，戏装还没有穿。她健壮而白皙的舞蹈演员的双腿裸露着，在身体下面奇怪地盘曲着。她的呼吸若有若无，有一刻费尔医生也恐慌了。她要死了。我会受到责备。但是他能够使她复活，他会检查她的嘴巴，并批评她不听从他的嘱咐把药物混合在一起，批评她背叛他去找其他医生，他会

再开一些药物以治疗那些伤口，如果那些伤口还能治愈的话。然后怀蒂会继续接受她的脸孔的挑战。他会除掉已经涂上的化妆品，轻轻地清洁她的皮肤，然后重新开始。他会责备她——“梦露小姐！”——因为她的目光逐渐散乱了，就在他涂着亮亮的唇膏的时候，她的嘴巴也耷拉了下来。拍摄场地的人们已经等了罗瑟琳两个小时四十分钟，H像受到了虐待一样狂怒不已，不停地派助手到金发女演员的化妆室看看还需要多少时间。怀蒂圆滑机智地说，“快了。不能催我们，你知道。”眼下的镜头比以前的镜头更加复杂，因为涉及到不少舞台调度，四名演员，还有音乐和舞蹈。男人们失望、痛苦而愤怒，因而带着激烈的情感凝视着罗瑟琳；摄像机将记录下闪耀在他们反射镜一般的眼睛中的痴迷、希望和爱慕。这个镜头属于罗瑟琳。罗瑟琳将喝很多酒，独自跳舞并展示出她美丽的妓女的身体，她将跑到外面浪漫的黑暗中，在“诗意”的时刻拥抱一棵树，黑王子将宣称罗瑟琳，你有生活的才能，这献给你的生活，我希望它永远继续下去。

被疏远的丈夫。“知道吗，先生？——没有人喜欢被人监视。”

爱她是他生活的任务，在这个烈日炎炎的沙漠城市，他渐渐觉得虽然他全心投入，却有可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不适应环境的人》本来应该成为他献给她的爱情礼物，现在却变成了他们婚姻的坟墓。他本希望用罗瑟琳来铭记她光芒四射的美丽，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失败了，又为什么必然会失败；然而，随着她和她银幕上的情人盖博之间的工作日渐深入，她对他却越来越不耐烦，甚至粗鲁。我嫉妒吗？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这么不光彩，也许我可以忍受。可她继续服用药物，太多的药物。药物的事情她瞒着他，当着他的面撒谎。她逐渐获得了致命的耐药性，甚至能够一边在别人面前谈话、发笑、“扮演玛丽莲”，一边嚼碎可待因片吞咽下去。他们会说，“玛丽莲·梦露那么诙谐！”他们会说，

“玛丽莲·梦露那么——活泼！”而他，清醒的丈夫，四年的丈夫，对玛丽莲来说似乎太老的丈夫，时刻监督着的丈夫，此刻就站在一旁观察着。

“去你的，我告诉过你：我不喜欢被人监视。你以为你那么完美，先生，去照照镜子吧。”

她的大脑已经坏了，像一只装有发条的廉价的钟，但她却迫不及待地提高她的智力。迫不及待！

不仅仅是那本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阅读并做笔记的《物种起源》，现在她又在阅读卡洛给她的这本书。哦，她被帕斯卡深深打动！那么久以前，那样的想法，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物种起源》讲述的是事物的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进，“在变异中繁殖”并逐渐进步；可是：帕斯卡啊！在十七世纪！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将英年早逝，只有三十九岁。他写出了她自己最深处的想法，而她自己即使用结结巴巴的蹩脚语言也绝对无法表达出来。

我们的本性在于运动；绝对的休息是死亡……名声的魅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尊敬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甚至包括死亡。

帕斯卡的这些话，用红笔抄写在诺玛·珍的学生笔记本上。

卡洛在这本小书上写着献给天使爱你的卡洛。如果我们有一个成功……

“也许哪一天我可以要他的孩子？马龙·白兰度。”

她笑了。哦，这是个离奇的想法，可是……为什么不呢？他们不一定要结婚。格拉蒂丝没有结婚，黑王子不结婚更好。她三十四岁了，还有两三年可以生小孩。

情人亲吻着！罗瑟琳和牛仔盖伊·朗兰德。

“不，我要再试一次。”

情人又一次亲吻。罗瑟琳和牛仔盖伊·朗兰德。

“不，我要再试一次。”

情人又一次亲吻。罗瑟琳和牛仔盖伊·朗兰德。

“不，我要再试一次。”

他们是新情人。扮演盖伊·朗兰德的克拉克·盖博，他不再年轻，以及扮演罗瑟琳的玛丽莲·梦露，她是个离婚者，已经过了风华初露的年纪。很久以前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是个孩子，我喜欢你。黑王子！她只需要闭上眼睛，在那么久远的时候，在海兰德路那家电影院里，她放学以后就会去，付钱买张单人票，格拉蒂丝会告诫她不要坐在任何男人旁边！不要和任何男人说话！她激动地抬起眼睛看着银幕上的黑王子，黑王子正是现在她亲吻着的这个男人，她那么饥渴地亲吻着他，忘记了嘴巴里灼热的刺痛；这个皮肤黑黑、蓄着修过的小胡子的英俊男人，现在六十多岁了，现在脸上长了皱纹，头发日渐稀薄，眼睛里也明白无误地显露出衰老的迹象。曾经，我以为你是我的父亲。噢告诉我告诉我你是我的父亲！

这部电影，是她的生命。

他们是新情人，他们之间的感觉如同蛛网一般微妙而短暂。正在睡觉的罗瑟琳躺在床上，只用一床被单盖着她美丽的身体，她的情人盖伊轻轻地探过身来，用吻唤醒她，罗瑟琳很快爬起来，赤裸的胳膊抱住他的脖子，吻着他，吻得那么急切，以至于她灼热刺痛的嘴巴、她生命中的恐怖和痛苦在那一刻都统统忘记了。哦，我爱你！我一直爱着你！她又看见了格拉蒂丝卧室墙上的镜框中这个英俊男人的照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却那么逼真！楼是庄园，街道是拉米萨。那是诺玛·珍六岁的生日。诺玛·珍，看见没？——那个男人是你的父亲。罗瑟琳赤裸着盖着被单，盖伊穿着衣服。在银幕上在皱巴巴的猩红色绒布上赤身裸体就是被暴露，脆弱得好像从壳里面撬出来的海洋生物一样，如果你的脚后跟被暴露出来，多耻辱啊！那耻辱中的阴暗的性冲

动。他们亲吻的时候，罗瑟琳颤抖着；你能看出她白色皮肤起了鸡皮疙瘩。蜇人的红蚂蚁！那细小的伤口会沿着她的血管流动，在她的大脑里扩大，有一天会毁了她，但眼下还不会。

吻应当疼。我爱你的吻，那疼痛。

梦露很迷信，很少看每天的样片，但是那天傍晚她和盖博一起来了，场景放了出来，我们对拍摄的结果感到惊讶。H把梦露拉到一边，低头看着她，抓着她的手感谢她那天的工作。天哪，那太好了，他说，那么微妙，那超出了性爱。她在镜头里是个真正的女人，而盖博是个真正的男人。你为他们心动。绝对不是普通的电影垃圾。H喝了几杯威士忌，有些懊悔，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梦露背后诅咒她，还描述着他希望如何杀死梦露，把我们都逗笑了。“如果我还怀疑你的话，亲爱的，冲我的屁股狠狠地来一脚，呃？”

梦露顽皮地笑了，“冲你的蛋狠狠地来一脚，怎么样？”

你是我的朋友，弗里丝——是不是？

诺玛·珍，你知道我是。

你回到我的生活中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知道你。

你是的！我那么爱你。

我也爱你，老鼠。

我们曾经想一起跑掉，弗里丝。

真的呢！还记得吗？

那时我害怕，但是我相信你。

哦，老鼠，你不该相信。我一直不好。

弗里丝，你好！

也许，你觉得是。但在我心里不是。

你对我很好，我从没忘记。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东西，还有我

的遗嘱里。

喂，别这样说话。我可不喜欢听他妈的这种话。

这不过是现实，弗里丝。在我现在拍的电影里，一个牛仔告诉我我们早晚都得走。

放屁！那有什么好笑的？

我不是真想笑，弗里丝。有时候我笑……我并不真想笑。

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你看过死人？我看过，我看得很近，我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不好笑，诺玛·珍。

哦，弗里丝，我知道。只是因为 we 早晚都得走是陈词滥调。

是什么？

以前说过的东西，说过很多次。

所以就好笑？

我不是真的在笑，弗里丝。不要生气。

任何事情以前都有人说过，那也不是说被人嘲笑就是对的。

弗里丝，对不起。

在孤儿院里，你是最可怜的小东西。每天晚上哭，好像心都碎了一样，还尿床。

不，我没有。

那些尿床的女孩，只能用油布，不能用垫单。不太好闻。那总是小老鼠。

弗里丝，那不是真的！

见鬼吧，我对你不好。我不应该那样。

弗里丝，你没有对我不好。你保护了我。

我保护了你，但是我对你不好。我喜欢让其他女孩发笑。

你让我发笑。

我觉得很难过，诺玛·珍。那次我拿走了你的圣诞礼物，你哭了。

没有。

是，是我拿的，我把那该死的尾巴扯下来了。我想我那样做，是因为我妒忌。

我不相信，弗里丝。

那只小斑纹老虎，我把尾巴扯掉了。我把它放在床上，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把它扔掉了。我猜我是觉得羞耻。

哦，弗里丝，我当时以为你喜……喜欢我。

我是喜欢！我最喜欢你，你是我的老鼠。

对不起我离开了你，我必须离开。

你母亲还活着吗？

哦，还活着！

你一定经常哭。你母亲把你送走了。

我母亲生病了。

你母亲疯了，你恨她。记得吗，我和你要到诺沃克关她的地方去杀死她。

弗里丝，那不是真的！这话真可怕。

我们打算把房子烧了。真的。

我们没有。

她不让别人领养你，所以你恨她。

我从来没恨过我母亲，我爱……爱我母亲。

别担心，“玛丽莲”。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那是我们的秘密。

那不是秘密，弗里丝，那不是真的。我一直爱我的母亲。

你那么恨她，她不要别人领养你。记得吗？可恨的老巫婆不愿意签字。

弗里丝，我从来没想要被人领养！我有个母……母亲。

嗨！我自己也在诺沃克待了一会儿。

诺沃克？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傻瓜？

你——生病了？

问他们吧。他妈的他们想怎么对付你就怎么对付你，你阻止不了他们。狗日的。

你在——诺沃克？什么时候？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呢？很久以前了，有了那场战争，我参加了陆军妇女队。我在圣地亚哥接受了训练，然后乘船到了英国。我，弗里丝，到了英国！不过我生病了。我猜，我只好被送回到美国。

哦，弗里丝。我很难过。

见鬼吧，我可不往回看。我会穿得像个男人，大多时候没有人惹我，除非事情弄糟了。

我喜欢你的样子，弗里丝。我立即看到了你，在人群中。你会是个漂亮的男孩子。我喜欢这样。

是啊，可是我没有那根东西，明白吗？如果你有的是阴道而不是别的，那么那根东西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用刀把它们切下来。我可不是什么羞答答的人。现在令我害怕的事情比那时候还多。那时候我希望我生活中有美，我在蒙特里、圣地亚哥、洛杉矶住过。我追求着你的事业。

我希望你这样，弗里丝。所有的女孩。

我一眼就能认出你来，“玛丽莲”。我看了《无需敲门》，希望你把那个小东西推到窗子外面。我不喜欢孩子！我简直不相信你在《尼亚加拉》中多么成熟，而且漂亮。不过他勒死你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

弗里丝！这话可有些奇怪。

我只是说说真话，诺玛·珍。你知道弗里丝。

所以我才爱你，弗里丝。我生活中需要你，只要在我的生活中就够了。明白吗？我们可以经常说说话。

我可以当你的司机，我会开车。

现在我是罗瑟琳了，我正在拍的电影里的那个女人。我不是女演员，只是个女人。我尽量做好。我被男人伤害过，我离婚了。可是我并不怨恨，我会找到我的路。我住在里诺，我是说作为罗瑟琳。但是我从来不在娱乐场赌博，我只会输。

我可以当你的司机，我说过。

我想制片公司提供了司机。

我可以当玛丽莲的保镖。

保镖？

你以为我不强壮？我可强壮着呢。不要小看我，诺玛·珍。

我没有——

这把刀？我带着这把刀。哪个狗日的和我上床都不会伤害我。

噢，弗里丝。

什么？吓着你啦？

哦，弗里丝，我猜我……我不喜欢刀子。

喏，这是我的刀，这是我的保护。

弗里丝，我想你应该把那把刀放起来。

是吗？哪儿？放到哪儿？

放到——你拿出来地方。

刀片？我应该把刀片放到——什么地方？

弗里丝，别吓我。我不……不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很怕，玛丽莲。天哪。

我不怕。我只是——

好像我会伤害你？诺玛·珍？你？我永远不会伤害你。

哦，这我知道，弗里丝。我希望是这样。

我的小老鼠。

它只是让我紧……紧张，那样的刀。

我可不怕用这把刀保护我自己，我可以保护你。

我知道你可以，弗里丝。我很感激。

有人走到玛丽莲身边，说什么粗鲁的话，或者推她。我就是你的保镖。

我不知道，弗里丝。

还有那些要伤害玛丽莲的人。我可以保护你。

我不知道，弗里丝。

去你的你不知道！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想我回来的。

弗里丝，我——

好吧我把刀放好，好了没有刀了，根本就没有刀。看见没？

谢谢你，弗里丝。

我一直知道你，诺玛·珍，我从来没有忘记你。我看见你成了玛丽莲，我们所有人的玛丽莲。

吻弗里丝，我敢吻弗里丝吗，还是一场梦，在梦里吻弗里丝并且被弗里丝吻（和咬），然后我的嘴唇又干又痛，肿了。吻着弗里丝像呼吸乙醚一样，那么强烈那么像橘子的味道，我的心都要胀裂了。

哦上帝谢谢你。

周年纪念。他们第四个结婚周年。来了，又不知不觉地走了。

被疏远的丈夫。发现她迷恋的（可能与之上过床的）还不止盖博一人，还有那个更加高深莫测的蒙哥马利·克里福特。酗酒，疯狂得迷人，他英俊的面孔受过伤，在头一年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摩托车事故中留下了疤痕；一名苯丙胺和安米妥瘾君子（用注射器？）；一个住在拖车里的隐居者，像有意缺席的狄俄尼索斯^①，带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着他永远的葡萄柚、伏特加和傲慢的年轻情人躲藏起来，拒绝大部分采访，甚至在白天到“恐怖的”内华达烈日下去冒险。《不适应环境的人》的很多摄制人员都打赌说克里福特肯定不会拍完这部电影，与梦露相比，他的风险更大。“知道我为什么爱蒙哥马利·克里福特吗？他是双子座。”“是什么？”“像我一样是双子座。”丈夫不会妒忌一个注定无望的男同性恋演员，他有他的尊严。她看见他眼神中的伤心，便碰了碰他的手臂。（这是很多天来她第一次碰他。）突然之间她成了罗瑟琳，软焦点照片中那个安慰他人的金发美女。“哦，嗨，我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蒙哥马利是不是和我同一个星座，我是说他就像我的孪生兄弟？你遇到的人里面，也有像你孪生兄弟的人？蒙哥马利·克里福特是我的孪生兄弟。”

丈夫日渐担心，克里福特可能是个甚至比他自己的妻子还要深的谜，他妻子的自杀性病症（他肯定）只与失去孩子有关。在缅因州的那个可怕的日子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一个女人令人疲惫而无法消除的伤痛。

女人就是她的子宫，是不是？

如果不是子宫，那么女人是什么？

从缅因州回来以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到内华达以来，她就不再欢迎他上她的床。但是他知道她同以前一样迫切地想要小孩；甚至比以前更加迫切，现在她刚刚又过了一个生日，而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正如医生预言的那样，她的子宫经常作痛，还有让她害怕的“滴血”。她的经期和往常一样痛苦，而且没有规律。

当然医生说的话他从没告诉她。她“受伤”的子宫，她“粗糙”的流产。

那将是他的秘密，丈夫的秘密。这他知道，这她不能知道他知道。

如果不是子宫，那么女人是什么？

在《不适应环境的人》的喜剧结局中，罗瑟琳和她的牛仔情人盖伊·朗兰德提到了生小孩。（虽然他们年龄相差悬殊。）被套住并最终释放的马群结束了它们的痛苦之后，他们便开车“回家”。他们的向导是一颗“北方的星星”。

如果我在生活中不能给你一个孩子的话，诺玛，那么我会在你的这个梦中给你一个孩子。

金发女演员轻视他，轻视这位语言的大师，这有什么关系吗？在每天的样片中，罗瑟琳热情似火、光彩照人。那些憎恨金发女演员的人迷上了罗瑟琳。人们将会承认，罗瑟琳是玛丽莲·梦露的所有银幕角色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灿烂的一个；就是在拍摄过程中，灾难随时都会降临，但人们对这一事实仍然深信不疑。罗瑟琳就像一只被打碎的美丽的花瓶，但是耐心和技巧又将它复原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用镊子和糨糊粘连在一起，你只看见复原后的花瓶，而不知道打碎的花瓶，对复原过程中付出的偏执狂般的精力更是一无所知。看到的是完整，是美丽。幻觉？

我快失去她了。我必须拯救她。被疏远的丈夫甚至都不愿意对自己承认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戏剧写作事业。他最深的自我。他在纽约市和戏剧界朋友待在一起的生活，他尊重那些朋友，却不能尊重电影摄制者。H呢，他承认H是某种天才；但不是他这种，因为他要求孤独、内省，要求深入到想象的深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进攻。金发女演员像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一样贪婪地吞食着那些为她服务的人，而在西部，他不仅变成了她的奴隶，而且也成了制片公司的奴隶；他同样也在薪水册上面，他同样也“受雇于人”。他心里想那只是暂时的，他心里想《不适应环境的人》会成为拯救他的杰作，一个表达了丈夫的爱的举动，能够挽救他的婚姻。然而他的灵魂在别的地方：在东部。他想念七十二

街那套有暖气、堆满了书的小公寓，他想念每天在中央公园的散步，他想念吵吵闹闹的迈克斯·波尔曼，他想念那个更加年轻的自我！奇怪的是他的戏剧还在上演，但那些都是他很多年前写的剧本；他没有参与戏剧的上演，就算受到邀请，他也不会会有时间。他还在世就成了经典：一个危险的命运。就像玛丽莲·梦露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偶像，而那个女人自己却在朝马桶里呕吐，卫生间的门半开着，所以他，绝望的丈夫，感到恶心的丈夫，只好听着，但又不能质问。

“没有人喜欢被人监视，先生：明白了吗？”

还有一次，他发现她在蒸汽缭绕的浴室里刮腿，她的手颤抖着，要不就是她的视线模糊了，她把自己割伤了，她惨白的皮肤，她修长美丽的大腿，十几处小小的伤口都在流血。他的关切、他脸上的那种表情令她勃然大怒，几乎要哭出来：“滚出去！谁让你来的！滚出去，滚你的蛋！我那么丑陋？我那么恶心？犹太男人鄙视女人，那是你的问题，先生，不是我的问题。”

他离开她，而她还在冲他尖叫。他关上了门。也许她在他脸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丈夫的关切。

从那时开始，他就偷偷地观察着她，而且不做任何评论。他很想告诉她我不会评判你，我只想救你。他无限期地放下了自己的戏剧作品。多年的写作只剩下一些碎片，提纲，一些在同一张纸上开始和结束的场景。他已经放弃了《淡黄色头发的女孩》。他无法再相信他对玛格达的天真的看法，“低层的女孩。”正如聪明的金发女演员看到的那样，玛格达会比他了解的更加愤怒，但是他无法看到那样的玛格达。他再也无法看到那个少年艾萨克的自我了。他那回老家的梦早已停止。回老家的梦一直令他情绪波动，却为他的写作带来了灵感；自从娶了金发女演员，他以前的生活便所剩无几。罗韦，新泽西，在他心中比在伦敦拍摄《王子和歌女》时的痛苦还要遥远，那时他曾试图连写作也停下来，以

照顾他处于崩溃边缘的妻子。（他不能妒忌她，妒忌在那部平淡如蜡的电影中梦露的表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评论家们喜欢她。她甚至还获得了意大利电影业的一个奖！连个鼓励奖都没给他。）但是他不能写她和他们的婚姻，除非私下里，偷偷地写。我永远不会暴露她，背叛她。我不会。

因为事实是，他仍然爱她。他在等着再次爱她。

虽然她公开拒绝了他，虽然她递交了离婚申请。

他偷偷地观察着她，却不发表任何评论或者意见。她在欺骗她自己。她不是罗瑟琳。她在为生命而奋斗，要从那些男演员那儿把这部电影夺过来，从她的对手那儿。金发女演员本人以及整个世界都把她看成受害者，然而在她内心最深处，她是贪婪而无情的。他看见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你会以为她是在阅读自己的未来。玛丽莲·梦露，阅读达尔文！没有人会相信。现在她在阅读帕斯卡的《思想论》。帕斯卡！（这本书她从哪里弄来的？他吃惊地看到她从一个杂乱的手提箱里拿出这本书，翻一遍，然后就站在那儿开始阅读，皱着眉头，嘴唇嚅动着。）但是现在她很少和他谈论她阅读的书了，就算她还在写诗的话，她也没给他看。她不再阅读基督科学的材料。她把那些犹太历史和大屠杀方面的书都丢在船长屋里。

一团血糊糊的肉浆逐渐渗入地窖那布满灰尘的地板里。

在里诺，她最顽固的对抗来自H。因为H是那种似乎对玛丽莲·梦露没有欲望的人。她抱怨着H。“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个天才。什么天才！他只爱赌博和马。他参与这部电影就是为了钱，他不尊重演员。”

剧作家丈夫问，“那你为什么拍这部电影？”

“也许你是为了那笔钱。我呢，我是为生命而奋斗。”

演员身上有一道符咒，你永远都必须寻找观众。观众看见你的饥渴的时候，那就像闻到了血腥味。他们的残酷便开始了。

* * *

一天 H 大叫道，“玛丽莲，看着我！”而她不看。“看着我。”他们在里诺之外的沙漠外景地拍摄放牧人竞技会的镜头。这一天骄阳似火，气温肯定在华氏一百度以上。H 在那儿，挺着大肚子，大汗淋漓，那双凸出的眼睛闪着怒火，像一个困惑而故作尊敬的人雕刻出来的疯狂的尼禄^①的眼睛。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突然像公牛一样跑了起来，在我们的瞪视下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我们很愿意看着梦露被摔到滚烫的沙上，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地狱一般的地方（十月下旬），这么多天来她总是给我们带来苦难，可是梦露却转过身来揍他，像猫一样敏捷地伸出手来抓他。H 将宣称那个女人身上动物一般的怒火！把我吓得尿都要流出来。H 比梦露大约要重一百磅，但 H 根本不是梦露的对手。她挣脱了，跑到她的拖车里砰地关上了门（拖车里有空调）；几分钟以后，她又回来了，让我们大吃一惊，她重新补了妆，头发也梳得好好的，因为怀蒂和其他工作人员随时都在服务，罗瑟琳出来了，满面微笑，好像一只刚吃饱了奶油的猫。

她给我证明了她不是罗瑟琳，她和罗瑟琳毫无关系。罗瑟琳爱着这些男人、这些失败者，并且照顾着他们。她可以像音乐名家演奏乐器那样扮演罗瑟琳，仅此而已。她希望我知道，只有那时候她才能拍完镜头。

弗里丝！她事先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个错误，但那又怎么样呢，就像看着自己的手去掷注定要输的骰子一样。你必须看。

她为弗里丝买了一张机票，让她到里诺来在泽弗尔宾馆待一个星期，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陪她，还可以看看《不适应环

① 尼禄（37—68），罗马暴君，谋杀了母亲和妻子，公元六十四年的罗马大火也可能是他操纵的。

境的人》的摄制，和传奇的克拉克·盖博握手！还有蒙哥马利·克里福特！她的丈夫不同意。弗里丝“不稳定”，他说，在三十英尺的地方你都能看出来，她反驳道，“我稳定吗？‘玛丽莲’呢？”他说，“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那个你称做‘弗里特’的人的事情。”“弗里丝。”（在好莱坞他曾在人行道上和弗里丝匆匆见过一面。阴郁的弗里丝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皮革牛仔帽，穿着铁青色绸缎衬衫，紧身黑色牛仔裤显出瘦削的V字形胯部，脚下穿着仿巴洛米诺马皮靴。她握着剧作家的手，礼貌得有些夸张，还喊他“先生”。）诺玛·珍说，“弗里丝是惟一了解我的人，从孤儿院开始就一直记得诺玛·珍。”丈夫温柔地说，“可那有什么好，甜心？”

诺玛·珍瞪大眼睛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甜心。到现在为止，难道她还没有浇灭这个男人对她的爱吗？

能够作为玛丽莲·梦露的贵宾到里诺去，弗里丝很兴奋。但是她退了机票，改乘灰犬公共汽车来了。在泽弗尔，三天内她的客房服务账单将超过三百美元，其中不少是买酒的钱。她泼溅的液体和香烟头将严重损坏宾馆的房间；她将在放洗澡水的时候在浴缸里睡着，水会漫到地板上，然后透过地板流到下面的房间。（给宾馆造成的这些损失将由诺玛·珍赔偿。）诺玛·珍一时冲动把那块布诺瓦金表（Z送给她的礼物，上面刻着赠给我的舒格·凯恩）从自己的手腕上取下来送给她，但她将把这块表当掉。她将典当掉她宾馆房间里的几件物品，包括一只铜台灯，造型为一匹前腿凌空的马，她用淋浴遮帘包着从宾馆里偷了出去。诺玛·珍给她的一百美元“本金”，她将在娱乐场里输个一千二净。她一次也不会到《不适应环境的人》的拍摄场地。她会当着剧作家丈夫的面使劲地吻在诺玛·珍的嘴巴上，而剧作家丈夫本人也有点醉，或者假装有点醉。在里诺一家餐馆和他们夫妻俩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离开，并最终于第二天上午在一家娱乐酒吧里被

捕，因为她引起了公共骚乱，而且用刀划伤了一名赌二十一点的庄家和一名保安，她可能会因包括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在内的几项指控而入狱，而前来为她邮寄一千美元保释金的不是别人，竟是玛丽莲·梦露（闲话小报《国家问讯报》将刊出那篇耸人听闻的独家新闻，并刊发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玛丽莲戴着墨镜，神情疑惑、口红残乱，正在照相机闪光灯前面试图用手遮住眼睛）。事后不久，她会从里诺消失，可能是乘灰犬走的，只给诺玛·珍留了张纸条，从宾馆的门下面塞进来的。

亲爱的老鼠

为了我们在玛丽莲身上永远活下去！

你的弗里丝爱你

被疏远的丈夫。听见门上有抓挠的声音。在晚上，他们在套房中不同的房间里睡觉，他在沙发上，她躺在卧室的床上睡不着，一边喝着唐裴利农，一边阅读并颤抖地在破旧的笔记本上写着在我们之间、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只有生命，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直到她无法集中眼神，后来她试图下床——那张床那么高！——她的腿毫无力气，她只好像婴儿一样爬到门边，可那却是另一扇门，不是卫生间的门；他会发现她赤身裸体（她一直不穿衣服睡觉）一边呜咽一边用手抓门，他会警觉而恶心地发现，她身上已经沾上了粪污，地毯也弄脏了。不是第一次。

也许现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次要的

这次玛丽莲一个人出来了，和我们一起，到餐馆酒吧和娱乐场，在马蹄娱乐场里，H站在掷双骰的桌子旁边，把我们喊了过去。H是个冲动的赌博者，像所有冲动的赌博者一样，他的欲望维持不长，很快他就会退出赌博，不得不离开娱乐场，独自回到宾馆房间里。他喝着酒，有些伤感，现在《不适应环境的人》的外景拍摄大约只需要一周了，他心里想，这部片子可能成为杰

作，要不就可能是彻底的失败。H拿起梦露的手吻了一下。那两个人！他们居然这样见面，在拍摄场地他们可是斗得没完没了，那天谁吃了亏，谁应该向谁道歉，他们俩都不是真的记在心上，也许他们有过一次平手。H在掷双骰的桌子上押了几百块，帮梦露押了五十块，梦露用孩子一般的声音说她从来没有赌过因为她知道赌场的环境不利于她，她只会输，H像导演一样打断她，没意识到自己的粗鲁，他说，“亲爱的，扔他妈的骰子吧。”梦露发出那紧张、急促的吱吱的笑声，好像扔一下骰子是赌她的性命一样，她掷了骰子，赢了；别人还得向她解释她究竟是怎么赢的（掷双骰是种复杂的游戏）；她冲那些为她鼓掌的人笑着，但她告诉H她想在领先的时候退出，如果她再试的话一定会输，H惊讶地看着她说，“亲爱的，那可不像玛丽莲，不是我了解的那个玛丽莲。那他妈的是差劲的运动精神，我们才刚刚开始呢。”梦露看起来有些害怕。（有很多人呆呆地看着，有些人还在拍照，但她害怕的不是这些人。陌生人呆呆地看着她，窃窃私语道那是玛丽莲·梦露！这些陌生人让她觉得安全、觉得受到了保护。）她说，“什么？你一直赌到你输为止？这我不喜欢。”H说，“对，亲爱的。你一直赌到你没有东西可输为止。”

他们就做了这些，那两个人，在马蹄娱乐场的那天晚上，在我们待在内华达里诺的最后一个星期。

被疏远的丈夫。他会这样说，在伤心而无暇他顾的时候他会允许别人引用他的话，“我给了她《不适应环境的人》，但她还是离开了我，我爱她，我无法理解。”

童话故事。有些电影你拍了就忘了，甚至一边拍一边忘，连预映都懒得去看，有些电影你为之寝食难安，电影拍完以后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上无数遍，然后爱上它，并且在回忆中说服自己，当时你曾爱着电影拍摄中每一个小时的经历，正如你在回忆

中可能会说服自己，你自己神秘的生命中每一个小时的经历你都曾爱过。所以我们爱着《不适应环境的人》这则童话故事。我们喜欢看到梦露和盖博爱着对方。他们是白公主和黑王子，在黄昏的沙漠中漫步，一起低语、一起欢笑。梦露的手臂紧紧地挽着盖博的胳膊。她是个大胆的小女孩，斜着身子靠在他的臂弯里。现在盖博已经迈入了第六十个春秋，可他身体还是非常结实。他有一张又大又宽、表情生动的脸，上面长满了皱纹，如同风吹雨打的岩石一般。那稀稀拉拉的胡子，那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

你觉得盖博不真实吗？盖博不会像你们一样，在几个星期之内死于心脏病？

现在梦露已经迈入了第三十五个年头，你看得出她再也不会是那个女孩了，她的头发看起来过早地白了，岁月流逝中的缕缕白发，还有她的眼睛！——那双依旧美丽的眼睛总是流泪，而且经常目光涣散（从来没被摄像机发现过；摄像机永远是梦露的情人），似乎就在你对她说话的时候，你对她来说却不在那儿，如同梦中一些影像突然强制性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然后退去，在记忆中消失，但是大多数时候，梦露能够做出连贯的回答，而且常常显得诙谐而快乐，“扮演”玛丽莲让你笑。在这个镜头里，白公主穿着衬衫、宽松裤、靴子，黑王子穿着牛仔的装束，戴着帽子，两人待在芳香浓郁的三齿蒿中。这是个晴朗无云的夜晚，电影音乐放得很低，你几乎听不见。你能看见远处灯光闪烁的里诺，如同海底深处奇异的磷光。

她说道，“我们这样结束，可真有些奇怪！”他说道，“亲爱的，别那样说。你离结束还早着哪。”她说，“我是说在内华达沙漠这儿，盖博先生——”“我不是让你喊我‘克拉克’嘛，玛丽莲。多少次了？”“克—克拉克！我母亲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假装你是我的父亲。”她急切地说道，然后意识到了她的错误，又补充说，“我是说我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母亲曾假装你是我

的父亲。”盖博放声大笑，那可能是真笑。他说，“那么久了！”她拉拉他的手臂，反对说，“噢，嗨。我是个小女孩可不是很久的事，克拉克。”他好心地说，“得了吧，我是个老头子了，玛丽莲。这你知道。”“哦盖……盖博先生你永远不会老。我们其他人来了又走了。我只是个金发女郎，金发女郎那么多。可是你，盖博先生，会永远常在。”她在恳求着他，克拉克·盖博很有绅士风度地给了她这个可能性。“亲爱的，也许吧。”他几次心脏病发作，动摇了他对自己生命的信心，可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抱怨拍摄过程中的耽搁以及梦露无法预测的行为所带来的持续紧张。她不是个健康的女孩。如果她能够的话，她宁愿健康。他不怎么抱怨在炙热的沙漠气候中拍戏，作为盖伊·朗兰德，他的角色的很多激烈的镜头都是他主动要求拍的，在一次事故中，他拖在时速达三十五英里的卡车后面的绳子上。噢，盖博知道他是个有生有死的凡人！但是他有个年轻的新妻子。他的妻子怀孕了。那难道不是说他还会活很多年，看着他的孩子长大吗？

在以前的好莱坞，事情是这样的。

童话故事。金发女演员本人会逐渐相信一个男人作为爱的礼物而为她撰写的这则童话故事。她会逐渐相信不但美丽的罗瑟琳能够拯救那一小群野马，而且那些野马能够被拯救。那些马，几百匹中只剩下了六匹，其中还有一匹小马驹，一匹在它母亲身边急切地跳跃着的小马驹。被那些绝望的男人们套住绑住，但是它们能够获救，不会死亡，不会被屠夫所杀而磨成狗食。这不是西部的浪漫，甚至也不是有关男人理想和勇气的浪漫，而不过是阴郁的“现实主义”，直愣愣地伸到美国观众的脸前！罗瑟琳一人会用她逐渐积聚的女性愤怒拯救这些野马。罗瑟琳会一个人冲入沙漠，这个行动是金发女演员和她的导演精心设计出来的，使她能够大声地表达出她对男性残酷的愤怒。（但是我不要特写，我大声尖叫时不能拍特写。）她会冲着男人们尖叫骗子！凶手！你

们为什么不杀了你们自己！她会在空旷的内华达沙漠中尖叫，直到她的嗓子都叫干了，直到她布满了伤口的嘴巴里面阵阵跳痛，直到更多的毛细血管在她睁大的眼睛中迸裂，直到她的心跳得好像要炸开一样。我恨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死！她可能是冲着她生命中那些面孔尚在她记忆中的男人们尖叫，也许她可能是冲着那些面孔不清的男人们尖叫，是他们组成了猩红色绒布背景和刺眼的摄影灯光背后那个广阔的世界；她可能是冲着躲避了她的魅力的H尖叫，她可能是冲着镜子尖叫。她事先告诉费尔医生那天上午她不需要任何药物（虽然头天晚上她服用了苯巴比妥，处于昏睡状态），现在被套的马群激起了她的同情、痛恨和愤怒，她不需要任何药物。她相信她以后也不需要任何药物。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喜悦！她会孤身一人回到好莱坞，她会买幢房子，她的第一幢房子，她会一个人生活，她会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她会成为那个她可能成为的伟大演员；她不会再被男人束缚；不会再有人骗走她最真实的自我。金发女演员在表达她的恼火，狂怒。终于表达出来了。只是（所有的旁观者都将宣称）那不是表情上模仿恼火和狂怒，而是像电流一样从那个女人身上涌过的真实情感。

“骗子！凶手！我恨你们。”

比原计划迟了几个星期，超出预算几百万美元，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黑白故事片。

“所有这一切都是玛丽莲的功劳，感激不尽。”

这一次梦露的电影不会有豪华的首映式。

没有盛大的车队沿着好莱坞大道从成千上万尖叫着的影迷面前驶过，没有在格劳曼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没有闪亮的唐裴利农泛着泡沫漫到金发女演员裸露的手臂上。到电影发行的时候，克拉克·盖博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梦露离婚的时间也将差

不多长。《不适应环境的人》在票房方面将惨遭失败。摄制电影的制片公司也不喜欢这部电影，虽然电影将受到评论家们成熟而尊重的评论，盖博、梦露和克里福特的表演也将受到赞扬。它将遭受特别、“艺术”的厄运，它有种顽固的完整性。电影中的人物正如崩溃的演员，著名的面孔，但却不是他们自己。你看着盖伊·朗兰德，心里想他以前不是克拉克·盖博吗？你看着金发女罗瑟琳，心里想她以前不是玛丽莲·梦露吗？你看着那个饱经风霜的放牧技艺表演者珀斯·赫伦德，心里想我的老天哪！他以前是蒙哥马利·克里福特。这些人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盖伊·朗兰德是你的单身叔叔；罗瑟琳·塔博是你母亲的朋友，小镇上的一个离婚女人，是小镇的怀念和失去的魅力。也许你的父亲爱上过罗瑟琳·塔博！你永远不会知道。放牧技艺表演者是个流浪儿，眼神忧伤，瘦骨嶙峋，一张被糟蹋了的脸。傍晚的时候你能看到他在公共汽车站外面抽着烟，鬼一样的目光向你这边射来。嗨！你认识我吗？这些是五十年代普通的美国人，但对你来说很神秘，因为你很久以前认识他们，那时整个世界都很神秘，甚至包括你自己的面孔，比如在那个公共汽车站香烟售卖机的镜子里，或者在厕所水池上方溅满了水珠的镜子里，细细地看，你的面孔也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谜。

住在布伦特伍德第五海伦娜路 12305 号，诺玛·珍有一天会意识到，“罗瑟琳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我的生命。”

尤马俱乐部

嗨？谁？

惊讶地看见她的魔法朋友在舞台上，看见在诸多镜子前面表演的舞蹈，旋转着的闪光灯。“我要你爱我。”玛丽莲·梦露穿着白色吊带绸缎太阳裙，下面是旋转的百褶裙，一阵风向上吹来，掀起她的裙子，露出了白色的内裤。观众尖叫起来。修长的双腿展开，把脊骨弯成弓形，高兴地尖叫，在一片朦胧的蓝色烟雾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人们吹口哨、鼓掌、用拳头敲打着、跺着脚。噢他们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我不想待在这儿。跳舞者摇摆的头上淡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很像玛丽莲·梦露，只是白色的小丑一般的脸长了一些，下巴也更突出，鼻子大了一点。可是，那诱人的红色的嘴巴，涂了蓝色眼影的眼睛像人造钻石一样熠熠生辉。还有吊带里那丰满的胸脯。跳舞者开始迈步、跺脚，穿着高跟鞋扭动着身体，抖动着丰满的乳房和臀部。玛丽一莲！玛丽一莲！人们爱她。噢求求你了我真希望你别这样。我们不仅仅是给人嘲笑的内。真的！

那个夜晚发出茉莉花和赛马俱乐部的香水的气味，诺玛·珍抖抖索索，戴着墨镜，用白色丝绸头巾遮住头发，穿着白色丝绸帕夏式裤子、卡洛的男式条纹夹克。噢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我还以为他爱我？舞蹈者技艺高超，在越来越快的性交节奏中扭曲着她哺乳动物的身体。骨盆像气锤一样，潮湿、粉红的舌尖伸在双唇之间，喘息，呻吟。抚摸着她跳跃丰满的乳房。观众喜欢这样！看不够！噢为什么呢？让他们嘲笑我

们？舞蹈者被可卡因彻底麻醉，你能看到她白色的眼球，汗在她胸脯上闪闪发亮，在白色的小丑妆上淋出一道一道痕迹，像是暴起的血管。无法停止那节奏！人群永远无法满足，像性交一样。节奏只会越来越强烈，不会停止。镜子里的跳舞者脱下她白色及肘手套，扔到疯狂的人群中间。我要你爱我要你爱我要你爱你不是别人就是你。脱下袜子再扔，脱下吊带——噢噢噢噢！——尤马俱乐部里的人群发疯了。上演脱衣舞的尤马俱乐部一片朦胧的蓝色烟雾。卡洛的摩洛哥香烟。卡洛与其他人一起大笑。跳舞者在缭绕的烟雾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昂首阔步，抓着她跳跃着的巨大的乳房，像抓着泡沫橡胶，乳头呈霓虹灯一般的粉红色，葡萄那么大，然后百褶裙撕了下来扔了，她在晃动着她鼓起的阴部，又转过身去背对着尖叫的观众，弯下腰来，屁股分开——噢噢噢噢！观众呻吟着，叫喊着——现在跳舞者赤身裸体，和着厚厚的粉底的油腻腻的白色汗珠在她那长有肿泡的背上闪闪发亮，最后她终于得意洋洋地转过身来，露出那细长的阴茎，用肉色的黏合剂贴在她刮过毛的阴部，她或者他一边慢慢揭开那黏合剂一边尖叫着要爱要爱要爱现在尤马俱乐部里的人群真的发疯了，冲跳舞者尖叫着，狂热的摇晃的阴茎半挺着。

玛丽—莲！ 玛丽—莲！ 玛丽—莲！

离婚（重拍）

一旦一个角色准备好了，所有细节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算没有灵感，演员也总是能够正确地表演。

——迈克尔·契诃夫

《致演员》

1

“对不起。哦，原谅我！我说……说不出别的了。”

在这个叫做离婚新闻发布会的新闻短片中，金发女演员穿着高雅的黑色衣服，皮肤白得像日本艺妓一样。她像《巴士车站》中的彻丽一样看起来比她的同伴白得多，好像是人体模特或者小丑。她的嘴唇用红中带紫的唇笔描出了轮廓，看起来比实际的更大、更丰润。她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涂了淡蓝色的眼影和深褐色的睫毛膏，以与她的眉毛相配。她的头发同往常一样是淡金黄色的，发出耀眼的光泽。这是玛丽莲·梦露，但也是个伤心而困惑的女人。她的表情既激动又急于取悦别人，好像在面对几十名记者的录音设备说出关键词汇的时候，她忘记了自己的台词。她忘记了她自己是谁：玛丽莲·梦露。她穿着一件高雅的黑色亚麻套装，脖子上系着一条透明的白色围巾，黑色的长袜，黑色高跟鞋。没有珠宝，没有戒指：她颤抖的双手明显没戴戒指。（是啊：她像离了婚的罗瑟琳·塔博一样，把结婚戒指扔进了内华达里诺

的特拉基河^①中。这是里诺一个受人尊崇的古老传统!)看到玛丽莲·梦露不是胸部丰满的样子,而是纤柔脆弱,令人非常吃惊;在发布会上聚集的媒体人员事先已被告知最近她体重减轻了“十到十二磅”。自从她与结婚四年的剧作家丈夫在墨西哥离婚以后,自从她的朋友及合作演员克拉克·盖博“悲惨地去世”以后,她便“沉浸在精神痛苦之中”。

像寡妇一样。你想当一个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亲人的寡妇,而不是一个轻松地摆脱了名存实亡的婚姻的离婚者,以便打动这些愤世嫉俗的人们。

虽然她设法结结巴巴说出比较连贯的话以回答有关克拉克·盖博的问题——他是亲密到什么程度的朋友,该演员的遗孀指责说玛丽莲·梦露直接导致了盖博的心脏病发作,从而延迟了《不适应环境的人》的拍摄并使之更加复杂,还引起了如此大的压力,对于这件事情她怎么看,如此等等——她不会谈论她的前夫,不谈任何一个前夫,剧作家和退役运动员。只是用低于一般的声音说,她对他们“万分尊重”,声音那么小,她的离婚律师只好重复一遍,离婚律师就站在她身边,金发女演员则倚在他肩膀上。

自然一点吧,说出你的感受。如果你现在什么感受也没有的话,说出你想象中没有杜冷丁的镇定作用时可能会有的感受。

“他们是了……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美国人。我尊敬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名人,虽然作为女人,我不……不能继续和他们的婚姻。”她开始哭起来。她用手中抓着手巾纸——不,那是一块白色的手帕——擦擦眼睛。一名来自一份闲话小报、声音刺耳的女记者竟然敢问,玛丽莲·梦

① 发源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东部的一条河流,长约一百九十三公里,向东流入内华达州。

露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妻子、女人和母亲”，人们都被如此冒昧的问题惊得瞠目结舌（正是每个人都非常想问的问题！）；金发女演员的律师皱了皱眉头，站在她身后的一名媒体代表兼新闻顾问也皱了皱眉头，很明显金发女演员不一定要回答如此粗鲁的问题，但是她抬起忧伤的眼睛找出了追问她的人，然后勇敢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努……努力不要失败。我非常努力地尝试！我努力要从孤儿院中被人领养出去，也就是那家孤儿院，在埃尔森特罗路上。中学的时候我努力在体育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我努力做我第一个丈夫的好家庭主妇，他在我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我。我那么努力地希望当一名好演员，而不仅仅是又一个金发女郎。哦你们知道我努力了，是吗？玛丽莲·梦露是个美人照模特，你记……记得我是个拍挂历照的女孩，十九岁，他们付给我五十美元，作为‘金梦小姐’的报酬，那几乎毁了我的事业，据说那是历史上最畅销的挂历照，而一九四九年拍这幅挂历照的模特只得到了五十美元，但是我并不怨……怨恨。我猜我有些不高兴，但我既不怨……怨恨也不愤怒也不——我总是想着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噢而且盖博先生去了，玛丽莲·梦露还为此受到责备！——虽然我爱他——作为朋友——虽然他以前心脏病发作过——噢我想念他！——我猜我想念他甚过我想念我的婚姻——几次婚姻——”

没有了。我们需要的是挽诗的氛围，而不是情节闹剧。如果题材是悲剧性的，那就是经典的，希腊式的：血淋淋的杂物都搬到了舞台以外，只剩下沉思。

“对不起。哦，原谅我！我说……说不出别的了。”她哭得很伤心。她藏起了她的脸。整个新闻发布会中照相机的闪光灯时断时续地闪着，现在几十架照相机同时闪着光；那效果不啻为一枚小型原子弹！两名男性同伴将金发女演员护送到一辆豪华轿车中（离婚新闻发布会在比弗利山一幢房子前面的草坪上举行，金发

女演员现在住在那幢房子里，那是她的经纪人霍利罗德或者制片公司的Z或者“某个玛丽莲影迷”赠与她的)，媒体人员对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不满意，现在纷纷向前挤，像疯狗一样推推搡搡失去了控制，一帮记者、专栏作者、电台人员、摄影师、摄像人员，这一事件受到严格限制，事先只邀请了精挑细选的少数几个人，但现在人数远远超过了；新闻短片的声轨纪录了个别狂热的叫喊声——“梦露小姐，请再回答一个问题！”——“玛丽莲，等等！”——“玛丽莲，告诉我们电波世界的听众们：马龙·白兰度会是你的下一个吗？”——虽然几名制片公司保安全力阻挡人群，一名个头矮小、长着山羊一样的尖耳朵、看起来像意大利人的狡猾记者还是从律师的胳膊下面钻了过去，一边用力把话筒伸到金发女演员的脸上，砸在她的嘴巴上（并打碎了一颗门齿！——后来让制片公司的一名牙医补好了），一边用带着方言的英语叫喊，“玛丽—莲！你真的有好多次试图自杀吗？”还有一个肌肉健壮、大汗淋漓的粗鲁家伙，明显不是真正的记者，头发像牙刷一样在头顶上站立起来，一张脸在胶片上看来非常激动，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惊恐的金发女演员的手里，她接了下来，看见信封上用红笔写着收信人的名字**玛丽莲·梦露小姐**，还点缀着几颗漂亮的红色情人节心形图案。

然后金发女演员便坐到了豪华轿车里面，后座的门关上了。窗户是暗色的，无法从外面看到里面。她的随从厉声对人群说——“让这个女孩休息一下，行吗！”——“她现在很痛苦，你们能看出来！”——然后也爬进了豪华轿车，车发动了，一开始开得很慢，因为摄影师挡在街上；然后车便开走了。人群还在后面吵吵嚷嚷，镁光灯仍然在闪着，直到新闻短片结束。

2

“我现在离……离婚了吗？结束了吗？”

“玛丽莲，你一个星期之前离婚了。记得吗？在墨西哥城？我们一起飞到那儿去的。”

“哦，我猜是吧。那就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亲爱的。到现在为止。”

男人们笑起来，好像金发女演员说了什么俏皮话一样。

他们坐在飞驰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在黑色的车窗后面，不是在胶片中。这本来应该是真实的生活，但看起来却不太真实。现在呼吸甚至集中眼神都不那么容易了。她的门齿上被硬物击打的地方很疼，但是她想那不过是意外，那个记者不是真的要伤害她。她的那个她不能立即想出他叫什么名字的律师，还有制片公司的公共关系主管罗洛·弗洛伊德，现在都在祝贺她；她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表演得十分出色。那是我的真实生活。可是是啊那也是一场表演。

“对不起？我离……离婚了，现在？”从他们的脸上，她看出这个问题她肯定问过了，而且知道答案。“哦，我是说——我还有其他文件要签吗？”

更多的文件要签，总是这样。当着公证人的面。

玛丽莲·梦露在那些文件上签名的时候，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不知道更好！

在飞驰的豪华轿车里，轿车也是一种时间机器。她已经开始忘记刚刚到过什么地方了。刚才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她一点也不知道。也许《不适应环境的人》还有更多的宣传要做。“罗洛·弗洛伊德”实际上是“奥托·欧塞”，也许他现在还是个拍女孩照片的摄影师？她太累了，懒得去想。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想找一

粒苯丙胺片让自己清醒一下，但是一粒都找不到。要么就是她的指头太笨拙了。噢，她想念可怕的费尔医生，但是他却走了！（制片公司常驻医师费尔医生从制片公司消失了。一个长得像米奇·罗尼一样的新医生取代了他。好莱坞流传着一个残酷的谣言，说人们发现费尔医生死在他托潘加都市街道那幢平房的马桶上，裤子褪到了脚踝，受伤的手臂上还有一支注射器；在这个故事的一些版本中说，他死于吗啡过量，其他版本则说他死于海洛因过量。对于一个长得像健康的卡里·格兰特一样的医生，这是个悲惨的结局！）

她的手指抓着那个情人节信封。几个月来她一直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下一封信，但她想这封信可能不是他的。“我太孤独了。我无法理解我爱过那么多的人，为什么现在我还如此孤独。我爱孤儿院的女孩们，我的姐妹！——我惟一的朋友。可是我失去了她们。我的母亲几乎都不认识我。我的父亲给我写信，但却保持着距离。我是麻风病人吗？怪物？祸根？男人们说他们爱我，可他们爱的是谁呢？‘玛丽莲’。我爱动物，特别是马。我在帮里诺的一些人发起一个拯救西南部野马的基金。我希望没有动物必须死亡。除非自然死亡！”

其中一个男人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你的采访已经结束了，玛丽莲。你为什么不放松放松。”她试图解释把克拉克·盖博的死算在她头上是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公正——“而我却正是爱着他的人。那么爱他！他是惟一一个我真正崇拜的人。我的母……母亲格拉蒂丝·莫滕森很久以前就认识盖博先生，那时他们都还年轻，都刚到好莱坞。”那人又一次轻声告诉她，“采访结束了，玛丽莲。”她像恳求一样说道，“爱为什么会出问题，这是个谜。这个谜不是我发明的，不是吗？为什么要责怪我？我知道骰子你应该掷到输为止。你应该勇敢，应该当个有看头的选手。我会努力的。下一次我会当个更好的演员，我保证。”

男人们被这位著名的电影明星迷倒。从远处看到在那层拍戏的化妆品下面，她的脸不过是个女孩的天真的脸。那样的化妆品对拍摄来说是完美的，但肉眼看上去就有些不协调。他们注意到她多么可怜地紧紧抓着那个情人节信封，好像一个不知姓名的影迷的话，一个陌生人爱的表白，竟可以拯救她的生命一样。“别盯着我看，拜托了！我不是怪物。我不在乎人们因为奇闻轶事而记住我。我也不想再签什么法律文件。除了我母亲的信托基金。让她继续待在雷克伍德精神病院，如果我”——她停了下来，疑惑：她想要说什么？——“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她笑了，“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

两个男人都立即反驳说她不能这样说。玛丽莲·梦露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还会活很久，很久。

3

这件奇怪的事情！“真希望我可以跟什么人说说。”

制片公司雇佣来监管他们的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媒体代表兼新闻顾问罗洛·弗洛伊德不是别人，正是奥托·欧塞！十多年以后，回到了她身边。

但是这个人却不肯承认他曾是奥托·欧塞。作为罗洛·弗洛伊德，他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后来在五十年代末移民到洛杉矶，以倡导一门名为“媒体管理”的新科学。几年之内，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各制片公司都争相邀他加盟。对于那些（像玛丽莲·梦露那样）似乎总是陷在耸人听闻的报道和谣言中的巨星，对于那些有自我毁灭倾向的明星，一名出色的媒体经理人是必不可少的。奥托·欧塞，或者罗洛·弗洛伊德，和诺玛·珍记忆中一样高大而阴郁，也同样瘦削，一张长着痘点的鹰一般的脸，左眼的眼皮总是耷拉着，让他脸上总是显出嘲讽的表情，还

有他额头上那些刺一样的伤疤。他的蒺藜王冠。他，犹太！他那曾是黑色的头发现在已经褪成了旧钢绒的颜色，油腻腻、乱蓬蓬地盖在他瘦小的头颅上，显得很独特。他肯定有五十多岁了。他还没老到动作僵硬的地步。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潮湿而机敏，似乎在透过冷漠的石膏面具窥视着你。他的牙齿嵌上了出色的护套，好莱坞的作风。我见过的最丑陋的人。可还没死！

罗洛·弗洛伊德开一辆深绿色的美洲豹，穿着昂贵的鲨皮呢西装，是“我伦敦邦德街的服装师”专门定做的（他这样夸耀）。这些西装紧紧地裹在他竹竿一样的身体上，以至于他只能挺直腰杆坐着，那姿势金发女演员很熟悉，就像她被缝进约束衣般的裙子里一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是目光锐利的诺玛·珍，而不是那个近视得可爱而且只专注于自身的金发女演员，她立即便认出了奥托·欧塞，虽然他留了灰色的山羊胡子，带着琥珀色的硬化玻璃眼镜，穿着一套他定做的西装。当时她惊讶地盯着这个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们不是认识吗？奥托·欧塞？我是诺玛·珍，记得吗？”

罗洛·弗洛伊德像所有老练的骗子或演员一样，听了这句话以后沉着镇定。他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别人所用的人。他冲那个显然很疑惑的女人礼貌地笑笑。“‘奥兹’？恐怕我不认识什么‘奥兹’。你肯定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梦露小姐。”

诺玛·珍笑了出来。“哦，奥托，这太荒谬了，喊我‘梦露小姐’。你认识我，诺玛·珍。你就是那个为《星条旗》给我拍照的摄影师，你拍摄了金梦小姐——你给了我五十美元！——你变化不是很大，我还能认出来。奥托，就算你死了，我也能认出你来。”奥托·欧塞，或者罗洛·弗洛伊德，开心地笑着，好像金发女演员说了什么诙谐的话一样。她恳求道，“拜托了，奥托。你肯定记得。那时候我是巴奇·格雷泽太太，战争的时候。你发现了我，改变了我的生……生活。”毁了我的生活，你这个狗杂种。

可是奥托·欧塞，或者罗洛·弗洛伊德——他坚持要别人这样喊他，狡猾得连金发女演员也引诱不了他。

她不得不佩服他。真是厉害的角色！

现在是一九六一年了，在好莱坞和其他地方，当犹太人或者看上去像犹太人已不再是叛国的事情。反犹太的红色恐惧年代已经过去；对犹太人的憎恨已经烟消云散，或者说已被微妙地规则化了，成了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和社区禁忌之类的事情，而不再与黑名单和“共产党”迫害有关；罗森伯格夫妇很久以前就被电刑处死了，他们的烈士般的激情也已化为灰烬；右翼的匈奴王乔·麦卡锡议员已经去世，他曾希望把别人送进人间地狱，自己却被魔鬼拉进了天主教地狱的熊熊烈火中。奥托，或者罗洛，公开表现出犹太人的样子；他讲话时带着纽约犹太人的音调，在与一个纽约犹太人共同生活了四年之久的诺玛·珍听来，他的音调并不是很地道。但是他们独自在一起的时候，奥托，或者那无畏的罗洛，拒绝承认他们过去认识。诺玛·珍说，“我懂了，我想。‘奥托·欧塞’上了黑名单，所以你换了名字？”但那个人还是摇着头，好像听不懂她的话。“我生下来就是罗洛·弗洛伊德。要是我的出生证带在身上的话，我会给你看的，梦露小姐。”他总是喊她“梦露小姐”，以后还会喊她“玛丽莲”。这些名字在他嘴里说出来暗含着嘲讽的意味。他不是曾指责她出卖自己像出卖商品一样吗？他不是曾预测她会孤独地死于毒品吗？他曾说过女人的身体就是个笑话，他憎恶女人。可是他向她介绍了叔本华的作品，他给了一份《工人日报》让她看。他把她介绍给了卡斯·卓别林，而有一段时间卡斯曾让她如此快乐。“哦，奥托。不，罗洛。我不会折磨你。我会做玛丽莲。”

她不得不佩服这个媒体经理人，因为他出色地组织了离婚新闻发布会，而且在借来的房子里像导演一样排练了发布会。他不但设计了玛丽莲·梦露离开房子面对媒体人员时的动作，而且也

设计了她的律师和他自己的言行，就连保安们也排练过了。“我们要避免情节闹剧的调子。你将穿着黑色的亚麻衣服，我已经从服装部给你订了完美的戏装，你看上去将像个寡妇。你要作为一个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亲人的寡妇，而不是一个轻松地摆脱了名存实亡的婚姻的离婚者，以便打动这些愤世嫉俗的人们。”罗洛·弗洛伊德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他们在Z的办公室里。她一直在喝伏特加，金发女演员用她从腹内发出笑声的新方法笑着，像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女孩，对电影业以及她自己的美丽与才华都毫不关心。“好吧，罗洛。一段僵死的婚姻，和一个枯燥衰老僵死（如果和蔼、正派、‘有才华’的话）的丈夫之间一段该死的枯燥陈旧僵死的婚姻。救命哪！”如果金发女演员像弗雷德·艾伦、格罗克·马克思和已故的W·C·菲尔兹那样开始她的即兴谈话，旁观者就会带着惊讶的表情瞪大眼睛看着她。罗洛·弗洛伊德和他的男性伙伴们紧张地笑着。在那种集会上，玛丽莲·梦露常常是惟一的女性，如果你不把秘书和“助手”们算进去的话；就像她描述的那样，“惟一运作着的阴道”；男人们已经厌倦了摆出鼓励她的样子，当然他们都热心地盯着她，记忆并储存着她的琐事；因为玛丽莲·梦露真的从不穿内裤？（是真的，你能看出来！）而且好几天都不洗澡（真的！你能够闻到她带着滑石粉的汗味）。但是这些男人从不长时间地笑。

你不愿意鼓励梦露。对于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任何时刻都可能情感爆发。对付她得小心谨慎，永远都别忘了这个光滑的金发小猫咪还有利爪。

那天下午坐在Z的绒毛沙发上，身体向前倾着，跷着腿，双手放在膝盖上。她摆出中学生一般的认真样子，像个签约表演的小明星。她说话冷静。“我什么时候同意过‘离婚新闻发布会’？离婚不是悲剧，但那是个人的伤心事。和一个男人维持了四年了的婚姻，而我不——”她停了下来，努力想着。不什么？

不记得为什么她竟然嫁给了剧作家？一个年纪大得可以做她父亲、而性情上则可以做她祖父的男人？不是那种粗俗而快乐的犹太人（像她喜欢的迈克斯·波尔曼），而是一个一本正经的犹太教教士一般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她这种类型的人？不记得他的名字？“我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犯一犯了错误，那我怎么能从中吸取教训呢？有这么一个法国哲学家说过‘心，本能，原则’。我难道不应该遵循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吗？我真的是个严肃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取消发布会呢？我只是觉得很伤心，而且，我不知道，觉得想退出来。”

Z 以及其他的男人们盯着金发女演员，好像她说的是魔鬼的语言，他们根本听不懂。罗洛·弗洛伊德敏捷地插了进来，似乎是在赞同她的话。“你的感受是发自肺腑的，梦露小姐！所以你是个优秀的演员。所以人们才会在你身上看到他们放大的自我。当然他们上了错觉的当，但是错觉里面有快乐！因为你活在你的灵魂里，如同蜡烛活在它自己的燃烧之中。你活在我们美国的灵魂里。别笑，梦露小姐。我也是严肃的。我是说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受‘感觉’左右的女人；你是个艺术家，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你知道生活不过是你的艺术的材料。生活是会凋谢的，而艺术却是永存的。你的情感，离婚或者盖博先生的去世给你带来痛苦，随便什么——”一个轻巧而不耐烦的动作包含了她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世界里的一切，甚至也包含了她想象的一切：从旧书店里抢救出来的破烂的二手书中获得的关于大屠杀的记忆，那些书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坚忍、苦难以及苦难中的力量，囚禁她母亲的加利福尼亚的疯人院的腐臭霉烂味，她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记忆，好像这一切还不如一部电影剧本重要似的——“你不妨将你的苦痛看成一部新闻短片，因为别人会这样看。”

“新闻短片？什么新闻短片？”

“新闻发布会将会录像。不仅我们要录，媒体当然也会录。”

其中的某些部分将会一遍一遍地播放。那将成为宝贵的文件。”看到金发女演员在摇头，罗洛·弗洛伊德继续激昂地说，“梦露小姐，你不妨承认你原始情感的最终形态。实际的生活不过是达到形态的方法。”

诺玛·珍颇受震动，无法反驳。瞪大眼睛看着她的老朋友奥托，他一直都不是她的情人，甚至也没做过她的朋友。少女时代的人里，她现在只有他了。她用玛丽莲那轻柔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哦，我猜，你说得那么有力。我投降。”

4

那个情人节信封里装着什么呢？

看到她悲伤的样子，罗洛·弗洛伊德立即从她手里拿走了信封。

“噢，梦露小姐。对不起。”

那是一张方形的白色卫生纸，上面用木刻板小心地印了字，印字的材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粪便：

婊子

我的房子。我的旅程。

场景必须有适当的灯光。
舞台外面是未经认可的黑暗。

——摘自《演员手册与演员生活》

亲爱的母亲：

我刚刚搬进我自己的房子！

我正在装修，我太开心了。

这是个墨西哥风格的小房子，非常漂亮，藏在这条街道的尽头，很隐秘，一堵墙把房子围住了一半。木头梁的天花板，一间很大的客厅（有一个石头壁炉）。厨房不是很时髦，可你知道我，我可不是年度家庭主妇！

我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游泳池，这可真没想到。游泳池很大。想想看！我们住在庄园、住在海兰德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竟然会在布伦特伍德有一幢带游泳池的房子。

现在我离婚了。你没有问及孩子的事。很遗憾我失去了孩子，我应该说孩子被从我这儿夺走了。我想那是个意外很长时间我身体都不好，和别人也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身体非常好。我希望不久把你接回家和我聊聊天。

我从生活中“退隐”了。一个法国哲学家说人类的不幸就是无法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一边唱歌一边从这些房间里走过！

我得借\$\$\$买房子，我坦白。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太高兴了，拥有我的第一幢房子。

希望我有更多\$\$\$,以作为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炫耀。一九四八年就进入了电影界，只攒了五千美元。其他人从玛丽莲身上赚了那么多\$\$\$,我觉得很羞耻。卖给我房子的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很吃惊，我能看出来。

嗨我当然不怨恨！我不会的。

母亲，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看我给你的惊喜，是我们的钢琴！我们那架白色的斯坦威竖式小钢琴，记得吗？以前是弗雷德里克·马奇的。我第一次婚姻结束以后，我把它放起来了，现在就在这里，在客厅里。我每天都试着弹弹，但是我的指头“变得生硬了”。很快我就会为你弹《致爱丽丝》。

这里为你准备了一个房间，母亲。现在正等着。我想肯定是时候我计划用真正的墨西哥材料装修房子，包括瓷砖。我马上要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墨西哥。你会做我的朋友吗，母亲？

我还有其他消息，母亲。我希望你不要不高兴。但是，我和父亲有了联系。这么多年以后，想想看！没有人比我更惊讶了。父亲住在格里菲思公园附近。我还没有见过他的房子，但我希望很快见到。他说他很多年一直在关注我的事业，还喜欢我的作品，特别是《不适应环境的人》，他相信那是我最好的（我同意）。父亲现在没有妻子了。他提到过要卖掉他的大房子。谁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寡妇。奇怪的是没有词来表示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至少英语里面没有。（也许拉丁语里有？）和离婚相比，这肯定是更大的伤痛。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驾驶时间机器，你呢？你读给我听的那个

可怕的故事。

哦母亲，我不是批评可是——有时候和你谈话很困难！我是说在电话里，你不想提高声音让别人听清楚。我猜问题就在这儿？上个星期六，我很伤心，你把听筒丢在那儿晃来晃去，自己就走开了？护士道了歉。我告诉她不用，我只是担心你（1）生我的气了（2）身体不舒服

但是，你知道，母亲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医疗方面，很多可以在这儿做。我这里有个新医生，还有新的药物。医生给我开了“水合氯醛”以帮助我睡眠并稳定我的神经。如果有声音

这个医生说现在有神奇的药物可以控制“心情抑郁”。我说，哦如果心情不再抑郁了，那布鲁斯音乐怎么办？他问值得为音乐痛苦吗，我说那要看是什么音乐，他说生命比音乐更加宝贵更应该珍惜，如果一个人心情沮丧，那她的生命就有危险，我说肯定有个折中的办法，我要找出那个办法。

有一天在海伦娜路的房子里会有你的外孙。母亲，我保证。我们会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生活》杂志说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新房子里给**玛丽莲·梦露**拍照，我说噢不现在还不行，我现在还不觉得房子完全是我的。我有惊喜给你们所有的人！

（也许父亲会和我们住到一起，谁知道呢。这是我私下里的愿望。嗯，“生活毕竟很美好。”像他们说的那样。）

母亲，我太高兴了。我有时候哭，我单身一人但非常高兴。我的心可以延伸到那些曾伤害过我的人身上，并且原谅他们。

我前门的一块瓷砖上有一句拉丁文谚语 CURSUM PERFICIO（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旅程即将走完”）。

母亲，我爱你。

爱你的女儿

加利福尼亚布伦特伍德 第五海伦娜路 12305 号

一九六二年情人节

总统的皮条客

不容置疑他是个皮条客。

但不是普通的皮条客。他不是！

他是出类拔萃的皮条客。一个无与伦比的皮条客。一个有自主权的皮条客。一个衣冠楚楚的皮条客，一个有品味的皮条客。一个有时髦的英国腔的皮条客。子孙后代会尊称他为总统的皮条客。

一个有尊严、有成就的人：总统的皮条客。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棕榈泉的幻想山庄，总统在那儿插着他的腰肋吹了一声低低的口哨。“那个金发女，那是玛丽莲·梦露？”

他告诉总统说对就是她。梦露，他朋友的朋友。诱人吧，呃？但是有点儿疯。

总统一边思索一边问，“我约过她吗？”

总统是个风趣的人，喜欢开玩笑，学东西很快。离开白宫，离开当总统的压力，总统玩得很开心，这众所周知。

“如果还没有的话，去做安排吧。马上。”

总统的皮条客不安地笑着。当然，他不是总统惟一的皮条客，但是他有理由相信他是总统最喜欢的皮条客。当然他也是总统消息最灵通的皮条客。

立即告诉血气方刚的总统要和那个性感的金发女建立关系可是个“不值得冒的风险”。臭名昭著，因为——

“谁说建立关系了？我说的是在那个小屋里的第一次约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两次。”

他们一边抽着正餐后的雪茄，一边在游泳池边慢慢走着，总统的皮条客意识到很多崇拜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他压低了声音不安地向总统做了汇报，就像联邦调查局受到询问时也会做的那样，因为他们那儿玛丽莲·梦露又名诺玛·珍·贝克的资料有一大摞，他说梦露做过十几次流产，她吸食可卡因，静脉注射苯丙胺、苯巴比妥和海洛因、吗啡、可卡因混合物，单单在黎巴嫩雪松医院就洗过六七次胃。这些事尽人皆知，所有闲话小报上都有。在纽约她曾被关在贝尔维尤，两条手臂都割破了，鲜血淋漓，用担架抬进来的，她躺在上面一丝不挂、胡言乱语。这在温切尔写的栏目上登过。几年前在缅甸，她做过流产，或者是试图自己流产但没有成功，不得不派一个营救小组把她从大西洋里捞起来。而且她和公开的共产党分子以及共产党嫌疑犯有来往。

你看？不值得冒险。

“你认识她，呃？”总统挺感兴趣。

总统的皮条客除了庄重地点头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像电影中一样拉了拉他的衣领，表明他紧张得出汗了，实际上他确实紧张。总统最喜欢的皮条客是总统夫人的亲戚，如果他胆敢把那个瘾君子、色情狂、有自杀倾向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玛丽莲·梦露介绍给总统，总统夫人可能会给他苦头吃，并再一次取消对他的信任。

“只是间接认识，头儿。谁愿意和她有密切的联系？梦露和好莱坞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有过关系。她靠上床从底层一直爬上来。和两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吸毒者同居了很多年，还为他们有钱的朋友们提供服务。梦露就是那个波兰香肠笑话的源头，头儿，你听过？”

但是那个满脸雀斑的男孩总统——我们历史上最年轻、最富阳刚之气的总统——根本没听进去。瞪大眼睛看着那个叫做玛丽莲·梦露的女人，她一直像梦游一样在露台上不安地走来走去，

脸上露出朦胧的笑意，还有她身上的那种样子——或许那是个光晕——那极度柔弱的样子，那若有若无的样子，其他人也在一旁观看着，保持着他们的距离。除非这是我的梦，他们能够看透？金发女演员在月光下的露台上，在闪烁的浅绿色游泳池旁摇晃着，闭着眼睛，跟随西纳特拉的《一路上》的录音无声地念着歌词。淡金黄色的头发如同磷火一样发着光芒。涂了口红的嘴巴呈完美的吸吮着的O形。她穿着一件短得撩人的沙滩罩衫，底端垂着绒穗，那是从她的主人那儿借来的，而主人的名字她可能已经忘了，罩衫的腰部系得紧紧的；她的下身好像是赤裸的。她的腿是舞蹈演员的腿，修长而结实，但是大腿上部的肉中已经开始出现那致命的白色条纹了。她的皮肤呈惨白色，好像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所有的血都放干了。

但是总统追随着她，他眼睛中的那神情明白无误。一个决心捣蛋的教区学校的男孩。波士顿爱尔兰牛头犬的魅力。凶猛地忠于家人和朋友，凶猛地敌视所有惹恼他的人。在所有场景中，总统都是主演，都是那个有台词的演员；所有其他人是好是坏都得自己临场发挥。总统的皮条客只能激烈而恳求地说，“梦露！她干过西纳特拉、米切姆、白兰度、詹姆斯·霍发^①、斯基尼·杜阿马托^②，米奇·科恩^③，约翰尼·罗塞利^④，那个共产党‘王子’苏加诺^⑤，还有——”

① 詹姆斯·霍发（1913—1975?），美国劳工领袖。

② 斯基尼·杜阿马托（1908—1984），常被称做“大西洋市先生”，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市开设“五百俱乐部”，专门从事赌博，为吸引赌徒，曾邀请众多好莱坞明星前往俱乐部。

③ 米奇·科恩（1913—1976），美国赌场老板，曾被怀疑主使了数起黑社会凶杀，入狱十四年。

④ 约翰尼·罗塞利（?—1976），美国芝加哥黑社会成员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充当中央情报局与黑手党的联络人，与多起谋杀事件有关，一九七六年被杀。

⑤ 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政治家，领导本国从荷兰的统治下取得了独立，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任总统。

“苏加诺？”现在总统感兴趣了。

总统的皮条客看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干涉的地步。事情常常这样。他只能摇着头，胆怯地嘟囔道，如果总统和梦露有亲密联系的话，最好明智地使用保护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得了最毒的那种性病，为了让她的前夫——那个共产党犹太人——摆脱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她曾经飞到华盛顿去干麦卡锡；这事人所共知，所有闲话小报上都登过……总统的皮条客自己也是个长相不错的男人，刚到中年，两鬓刚开始发白，自卑但却聪明的眼睛，胖嘟嘟的下巴。他的脸看上去好像在牛奶沙司中浸过。在特里玛尔乔的宴会上，他将头上缠着葡萄叶和常春藤弹奏《狂欢的酒神》，在喝醉的客人中忸怩地傻笑着，虽然坦白地说（他知道）他的年纪太大了，不适合演这个角色。在另一个年代里，他会有长期酗酒或吸毒者那种闪着红光的眼睛，双手还能像帕金森病那样颤抖，但现在还不行。噢，受总统宠爱的皮条客有他的尊严！虽然畏惧他的妻子，却不会堕落到撒谎的地步。“至于你是否和这个玛丽莲·梦露约会过，头儿，据我所知你没有。”

在那一刻，玛丽莲·梦露好像受到了提示一样，朝他们这边不安地望了一眼。她试探地笑着，好像一个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喜欢她的小女孩。那张天使一般的脸！总统心里一震，严肃地在皮条客的耳畔低声说，“去做安排，听见没有！普朗图。”

普朗图！是白宫的密码，意思是一小时内。

王子与要饭女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爱我吗？王子对我笑着，说……

他说他知道，他知道贫穷是什么样的！穷得丁当响、畏惧即将到来的一切是什么样的！——不是在他自己的生命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家庭很富裕，而是在他爱尔兰祖先的过去中，被英国征服者压迫的伤痛。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荒野中的野兽，他说，把我们饿死。他的声音颤抖着。我在紧紧地抱着他。这宝贵的时刻。他低声说，美丽的玛丽莲！我们在皮肤下面是灵魂伴侣。

他的皮肤上长着粗糙的斑点，摸上去热热的，好像在阳光下晒过一样。我的皮肤又滑又薄，乳白色，男人在激情中粗心地抓过我的地方，很容易出现瘀伤。

那些瘀伤骄傲地佩在身上，仿佛凋落的玫瑰花瓣。

这，是我们的秘密。我永远不会透露我情人的名字。

他说他知道孤独是什么样的。孤独在他的大家庭里逐渐滋长。想到他理解，我哭了！理解我。他，拥有一个伟大的美国名字的他，一支受到命运宠爱的家族。我告诉他我非常尊敬他，这天晚上以后我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只要他能够不时想起我。想起面带微笑的玛丽莲。我尊敬他的家人，我说。是啊，还有他的妻子，我也尊敬，她那么美丽，姿态那么优雅大方。他忧伤地笑起来，说，但是她不能像你这样打开心扉，玛丽莲。你拥有的欢笑和温暖，她都没有，亲爱的玛丽莲。

于是我们很快相爱了！

因为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虽然没说出来。

我说，你可以喊我诺玛·珍。

他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是玛丽莲。

我说，哦，你认识玛丽莲吗？

他说，想见玛丽莲很久很久了。

互相拥抱着躺在更衣室的地板上，下面垫着发出潮湿的漂白粉气味的沙滩毛巾和厚绒布长袍，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一起大笑。他带来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那幢美丽的玻璃房子里面的人们慢慢走到几码之外游泳池旁边的露台上。我太开心了！而仅仅一个小时以前我还那么伤心！真希望我当时没有被别人劝到这个周末晚会上来，而是待在家里，待在我心爱的房子里，第五海伦娜路上我那幢小小的墨西哥式房子。可是现在这么开心，像小女孩一样咯咯地笑着。这个男人能让一个女人觉得她是个真正的女人，和我见过的男人都不一样，一个历史人物。和她做爱，我的王子。多快多硬多激动啊，像个男孩一样。虽然他的背部不太有力，他说是颈椎损伤，暂时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哦，可你是个战争英雄，我说，哦上天知道我多么尊敬你！我的王子。我们在喝酒，他会把那个酒瓶送到我的唇边让我喝酒，我知道我不应该喝，我在吃药，但是我无法拒绝，就像我无法拒绝他的吻一样；哪个女人能够拒绝这个男人，一个伟大的男人，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王子。他的手是男孩急不可待的手，那么急切！我们又一次做爱，然后又一次。一种狂野压倒了我。我确实感受到了什么，一丝快感：仿佛火柴中划出的火焰，快而短暂，几乎立即就消失了，然而你知道它的确存在过，而且还可能回来。我们在那个更衣室里躲了多久，我不知道。哪些人知道我们从晚会上偷偷溜走了，我不知道。总统的内弟介绍我们认识的；他说，玛丽莲，我想请你见一位你的崇拜者；于是我就见到了他，我的王子，盯着我冲我微笑，一个女人们喜爱的男人，一个

知道自己受到女人喜爱的男人身上那优雅闲逸的神态，他的欲望如同火焰一般，女人们会用一辈子去撩拨，熄灭，再撩拨，再熄灭。我笑了出来；突然之间我成了楼上的女孩。我不是罗瑟琳·塔博，我不是离婚者，我不是寡妇。我不是那个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并失去了孩子的悲伤的母亲。我不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很久没当楼上的女孩了，但是穿着白色的厚绒布长袍、光着腿，我又成了地铁通风口的楼上的女孩。（不，我不愿意让王子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很快就三十六了，而不再是个女孩。）他皱着眉头，他的背疼了起来。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但我在他身上安顿好，让自己与他合到一起，我微微作痛的阴道，我空空的子宫这个男人可能会填满，他的阴茎那么坚硬那么急切；我尽可能地轻柔一点，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紧紧抓着我的臀部，用他的身体挤压着我，呜咽着呻吟着几乎失去了控制，我担心他会把自己弄疼，他的背，就像他正在弄疼我一样，他的手那么使劲地抓着我的臀部，而我喃喃地说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对虽然汗珠不断从我的脸上和胸脯上滚落下来，他在咬我的乳房，咬我的乳头，你这个肮脏的女孩他一边呻吟一边说，肮脏的阴道，我爱你肮脏的阴道；很快事情就结束了，我气喘吁吁，身上疼痛，我试图笑出来，像楼上的女孩那样自然而然地笑出来，我听见我自己说，哦哦哦哦！我猜我都害怕你了！这句话男人们都喜欢听；我是楼上的女孩，像愚笨的金发女一样问嗨！那些跟着你跑的社会保障人员上哪儿去啦？（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人，那些穿着便装的军官，肯定就在更衣室的外面把着门，我突然感到羞耻，我真希望刚才他们不在听，或者没有用某种监视仪器观看，那样就更糟糕了，就像有时候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样，虽然窗帘拉上了，而且卧室的窗框上钉了厚重的黑色帘子，但我似乎知道有人在监视我、窃听我的电话），他笑了，说道，你是说特务情报人员吧，玛丽莲，我们都大笑起来，带着威士忌气味的大

笑；我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像男人一样从肺腑中发出笑声。哦，感觉很好。紧张的时刻过去了，好像从没来到过一样，我已经开始忘记那些话了，他骂过我的那些话，我的王子，不久我会忘记我曾忘记了什么东西，到第二天上午，我能记得的就只有亲吻、火柴的火焰一般转瞬即逝的性快感，还有对未来的允诺。我的王子说玛丽莲你是个真正有意思的女人，我曾听说你聪明敏捷机灵妙一不可一言（他在用舌头逗弄地舔着我的乳房），我说，噢总……总统先生，知道吗？我也写自己的台词。他说嗯嗯嗯！在电影业里你有最好的台词玛丽莲。我抚摸着他浓密的头发，说，你可以喊我诺玛·珍，认识我的人都是这么喊我的，他说，我以后要喊你什么，宝贝，要看什么时候我有机会。普朗图！

我说，我的普朗图！这个词是喊你的，呃？

更衣室里有一盏昏暗的灯，那是个潮湿而气味难闻的地方。透过一扇装有百叶窗的小窗户，我能从向上的锐角看见一轮沙漠中的月亮。要么那就是游泳池后面的棕榈树中一盏朦胧的灯？沙漠的夜晚！我几乎以为我又在内华达了，我是罗瑟琳·塔博，与不久就要去世的克拉克·盖博相爱，而我却仍然是一个我不爱的男人的妻子，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没有喝醉，但是我说不出来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天晚上我将在哪儿睡觉，和谁一起。要不我会不会一个人？我怎么才能再回到家里，回到沙城洛杉矶，回到布伦特伍德，回到第五海伦娜路 12305 号。因为你永远有这种可怕的恐惧感，怎么回家？哪怕你知道家在什么地方。王子正在用毛巾很快地在两腿之间擦着，一边说他希望他能很快再见我，早晨他马上要离开棕榈泉回到华盛顿，但是他会保持联系的，我说你想要我不公开的电话号码吗总统先生？他笑了起来说没有什么不公开的电话号码玛丽莲，我用中学女生一般带着呼吸声的轻柔的声音说我会飞到东部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你的愿望就

是给我下的命令总统先生，我开玩笑地说，一边吻着他滚烫的脸，他喜欢这样我能看出来；他说将提供一张头等机票，我们可以在曼哈顿的某个宾馆里见面，而且他会到加利福尼亚会见募捐者等等，他的妹妹和内弟在马利布有幢靠近海滨的房子。我说哦好啊那样我会很喜……喜欢。我是说，那样我会很喜爱。

我的王子对我所说的话，是我永远不会泄露的秘密。

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噢我希望我为他而美丽，而不是汗淋淋的样子，我的妆弄乱了，我感觉我的头发粘在额头上，我感觉他说话时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我能分辨出来，就像他在公开演讲中说话一样，而我们都爱他；他说，你身上有种东西，他们都没有，玛丽莲。我认识的女人没有。你活着就是让人抚摸的，让人对着你呼气，像火焰一样。甚至，活着让人伤害！就好像你敞开自己等待伤害一样，我认识的女人中没有人像你这样，玛丽莲。任何银幕形象或者照片都没有像我今晚看到的那样展示出你的灵魂玛丽莲。

最后一吻，我的王子走了。

王子将穿好衣服离开更衣室，刚刚和他在一起的金发要饭女将按照他的建议再待十分钟，但是他的保镖并没有在附近等她，只有总统的皮条客在等着她，在游泳池的另一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最后她一脸茫然、摇摇晃晃地出来了，手里拿着高跟鞋，厚绒布长袍随意地系在身上，总统的皮条客温文尔雅地走上前来，微笑着说，梦露小姐！总统希望你收下这个小东西，以表达他的敬意。那是朵银箔玫瑰（皮条客发现被人丢在桌子上，那是一瓶酒上的装饰物，被他挪用过来插在他夹克的翻领上），人们会观察到，世界闻名的玛丽莲·梦露如何对总统的皮条客疑惑地眨巴着眼睛，从他的手指间接过那朵假玫瑰，笑了。“哦！很漂亮。”

她嗅了嗅那带着锡味的芬芳，觉得很开心。

要饭女坠入爱河

但是如果王子不像他答应的那样打电话来呢？

如果他等着，等着，等着，而他却不打电话呢？她缠结混乱的生活中的其他人在中间的几个星期内都打过电话，他却一直没有？最后，在她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人——（在她激动的时候那个名字对她毫无意义）就在（她这样推测）那白宫里。（总统的一名助手？）过了不久住在马利布的总统内弟打电话来邀请她去度周末。

只是个亲密的小型聚会，玛丽莲。

级别非常高，都是非官方人士。

她随意问道，“那他——他会去吗？”

性感而温和的总统内弟同样随意地说，“嗯。他说要尽最大努力。”

玛丽莲激动地笑起来。“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他有很多女人，他是个老于世故的男人。

我是老于世故的女人，我不是孩子！

一个周末来了，飞逝而过，走了。她只记得一些碎片，仿佛拼贴起来的胶片。这要发生在我身上吗？这是我吗？要么曾经是我？

和电影不一样，不能重拍。你只有一个机会。

那令人晕眩的时刻，电话响着，她最秘密最秘密的电话，还有那神秘的——（在华盛顿）问那天晚上十点二十五分她能不能

在家里听电话？她笑着，不得不坐下来，觉得那么无力，“我不能在家？嗯！”这是天真而有趣的楼上的女孩，撰写自己的台词而且热情、可爱而诙谐的楼上的女孩。“十点二十五分还没到这儿，我怎么能肯定？”

另一端疑惑的咕哝声。（还是她想象出来的？）

于是她会等待着，等待着。但那不是屈辱而累人的等待，而是令人兴奋的等待。这等待给你一个终日开心、快乐、微笑、歌唱、跳舞的理由。十点二十五分，电话准时响了，她拿起听筒，用婴儿一般带着呼吸声的声音说，喂？

他低沉的声音，明白无误。她的王子。

喂？玛丽莲？我一直在想着你。

我一直在想着你，P先生！（P指普朗图。）

让他笑了。天哪听着一个男人发笑多好啊。女人的力量不在于性爱，而在于能让男人发笑。

如果我能够出去，到那儿和你待在一起，甜心，你知道我现在会在做什么吗？

哦哦哦哦。不知道。做什么？



有时候总统的内弟打电话来，暗示他要顺便来看看她，喝上一杯，或者带她出去喝一杯或者吃晚饭；他说，他们有“秘密的事情”要谈；她马上说不她认为没有。想起这个男人在棕榈泉看她时的目光，那毫无顾忌地评估着的样子。不太好，她说，现在。总统内弟说话和蔼亲切，好像性征服和性拒绝对他来说具有几乎相同的情感分量，他说道，那下次吧，甜心。今晚上没什么要紧的事。

她听说过，他们把女人传来传去。

更准确地说，女人们被从上向下传。模特，“小明星”。从王

子兼总统向下一直到他几个兄弟，他的内兄内弟，还有他的伙伴们。

但心里却想不会是我！他不会的，我。

上次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只急促地谈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性感，他重复了那些有魔力的话，她开始疑惑，是她想象的呢，还是很久以前在电影里听到过后来又忘记了。你身上有种东西，她们都没有，任何女人都没有。活着是为了触摸。像火焰一般。我认识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人跟你一样，玛丽莲。

她相信这可能是真的。哦，可她相信他也可能也相信这是真的！就像说他爱我一样，只不过不是用那几个字表达出来的。

要饭女等待着。她相信等待。

传来卡斯·卓别林住院了的消息，在洛杉矶一家戒毒所里。她恐慌了一个小时，差点打了电话，询问一下。然后想不。我不能，不能和他们有来往，现在不能。她怀疑卡斯和埃迪·G是不是还是那么亲密。

天哪，她想念他们。她双子星座情人！经过两次烦人的婚姻到优秀体面的异性恋男人们。

那对漂亮的男孩卡斯和埃迪·G，她曾是他们的诺玛，他们的女孩。他们让她做的她都做过了。也许他们曾催眠了她。如果当时她没有离开他们，并且生下了他们的孩子，那会怎么样呢？她可能仍然会有“玛丽莲·梦露”的事业。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孩子应该有八岁了。我们的孩子。但却遭到了诅咒。她不能清楚地记得孩子为什么死了，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死，玛丽莲为什么杀死了他。几个月以前，她在闲话小报《闲话者》上看到了卡斯·卓别林的照片，并惊讶地发现他以前的情人已经老了很多了，眼睛下面垂着黑色的眼袋，嘴角四周也有了皱纹。他的美丽已化为废墟。照相机捕捉了他愤怒的那一刻，他举着拳头，口

里骂着脏话，嘴巴都扭曲了。

可是现在我有个可敬的情人，一个认可我的价值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

哦，哪怕那是爱尔兰式的花言巧语，她相信那肯定是的，百分之九十都是，那也是王子的花言巧语，而不是好莱坞吸毒者的油嘴滑舌。

那么奇怪！格拉蒂丝收到了她那封感情真挚的信，还做了回复，那是一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便条，单词都挤在一张有很多叠痕的纸的中间。

你难道不害羞吗诺玛·珍，我读了关于克拉克·盖博的消息他们都说你杀了他引起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连这里的护士也觉得恶心。我获得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天，如果我被邀请到白宫。母亲可能会和我一起去。对她来说，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就像对所有美国母亲一样。

她在看心理医生，她在看心理分析师，她在看西好莱坞的“精神健康顾问”。她一周两次去看医疗专家。她已经开始上瑜珈课。有时候，在那无尽的夜晚，她知道她不能允许自己吞下足量的水合氯醛以多睡一会儿，于是她便给住在威尼斯沙滩的一位男按摩师打电话。在她的想象中，他就是很久以前把诺玛·珍从水里救出来的那些冲浪者中的一个。一个巨人，一名健身运动员，但很温柔。尼科像怀蒂一样，喜欢她但对她却没有欲望；对他来说，她的身体不过是泥土一般的材料，为了一定的报酬要去揉捏、服务。

“我希望我能做的事情，尼科，知道吗？——希望我可以把我的身体丢在你这里。而我可以去——噢，我不知道哪儿！——某个自由的地方。”

嗅了嗅那带着锡味的芬芳，觉得很开心。从棕榈泉回到布伦

特伍德第五海伦娜路（一个奇怪的名字！她问房地产经纪人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但那个女人不知道）那隐秘的庄园里，她把那朵银箔玫瑰放在一只水晶花瓶里，然后将花瓶放在那架白色斯坦威竖式小钢琴上，就是在黑暗中花也在钢琴上闪闪发亮。那玫瑰。他的玫瑰！因为那是银箔的，而不是真的玫瑰，所以它永远不会腐烂凋零；她将永远保存它，以纪念这个伟大的男人对她的爱。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妻子。他的天主教家庭，他所受的教育。这我不会指望。他是个历史人物。公认的自由世界的领袖。在越南掀起了战争。（离朝鲜那么近！玛丽莲·梦露曾在那儿为军队提供娱乐，造成了那么大的轰动。）差点进攻共产主义古巴。噢，如果与总统为敌，那他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她为他骄傲，为他激动。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男人的历史和政治世界，争斗永不停息的世界。还有那争斗中的快乐。政治只不过是另一种方法进行的战争而已。目标是要打败你的敌手。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爱是一个男人的弱点。金发女玛丽莲想向她的普朗图说嗨！她理解。

是那朵银箔玫瑰把她吸引到了钢琴边。百叶窗遮挡着烈日，房子里静静的。她坐到琴旁，犹豫地、羞怯地按下琴键奏出和音。那样子就像一个很长时间没有练习因而害怕在钢琴上试奏的人，因为她知道她原本不高的技巧已经退化了很多。她从来没有真正地演奏过《致爱丽丝》，以后也永远不会。她更加害怕，指尖组织的记忆会激活大脑中对失去的时光的记忆，那太痛苦了，不堪回首。母亲？你的什么要求，我永远无法给你？我怎么失败了？我那么努力。她心里想，如果当时为了皮尔斯先生把钢琴弹好一点、为了可怜的杰茜·弗林把歌唱得好一点，她的童年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她那痛苦的愚钝，也许是格拉蒂丝·莫藤森发疯的原因之一。也许不过是格拉蒂丝身上的什么东西绷断了。

然而，格拉蒂丝似乎赦免了她的责任。出生可不是谁的错，

不是吗？

然而，她觉得很乐观。在这幢房子里，在她第一幢房子里，她会再次开始弹钢琴。很快，她会再次上钢琴课，在她的生活更有规律的时候。

等待着王子召唤她。嗯，干吗不呢？

那个春天，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凭着一时冲动，就接受了一部电影。制片公司一直在催促她，她的经纪人一直在催促她。她离婚的时候，曾和迈克斯·波尔曼讨论过到纽约剧团表演戏剧的可能性，那终究不会是《淡黄色头发的女孩》，但可能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或者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但令波尔曼失望的是，她似乎定不下来一个确切的日期。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热情，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她和霍利罗德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如果他给他们打电话的话，他们也很少回；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我太害怕了，不能面对真正的观众。一次梦中，她在表演戏剧的时候害怕得手脚麻痹，竟然失去了对膀胱的控制，醒来的时候尿湿了床。

“噢我的天哪。噢，可不能这样。”

想起了雷克伍德格拉蒂丝床垫上的尿味。

于是她在思绪混乱之际将会回想起在纽约的排演大厅里尿湿了裤子，好像那真的发生过一样。“噢天哪我站……站起来，裙子的后面湿了，粘在我的大腿上。噢噢噢噢。”

楼上女孩的这个故事，她不会在白宫里讲。

一次约会。多么浪漫！不是在加利福尼亚，而是在纽约，在总统来访的时候。当然要万分隐秘她理解。

是啊，可是她还得工作。她没有和有钱人结过婚，她是为爱情而结婚的。我每一次婚姻，都是为了爱。但是我不气馁。哦对

了我要再试一次！她必须工作，《不适应环境的人》（Z称之为哑弹^①）以后，她不能再对剧本提过多要求。她告诉她的经纪人，“哦可是罗瑟琳·塔一塔博是我最有力的表演，不是吗？所有人都这么说。”铃叮叮咆哮了一声，要是你不了解好莱坞的话，你还会以为他是在发笑呢，然后他用经纪人理智的声音说，“对，玛丽莲。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她说，“可是你不这么想？你这么想吗？”自从拍《不适应环境的人》以来，她常常听到铃叮叮用一种新语调对她说话，现在他使用那种语调对她说话，好像在哄她一样，“我怎么想有什么关系，亲爱的玛丽莲？重要的是几百万美国人怎么想，他们像羊一样在票房前排队买票，或者不排队。”她委曲地说，“可是《不适应环境的人》成绩也不错，不是吗？知道谁看过了吗？还爱……爱这部电影？美国的总统？想想看！”铃叮叮说，“总统当时应该带上他的一些朋友。”她说，“那是什么意思？噢，你在说什么呢？”铃叮叮更加温和了一些，声音也似乎成了正常的人的声音，“玛丽莲亲爱的，成绩是不错，不错。如果是部没有玛丽莲·梦露的电影，可以说成绩相当好。”她没有问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咬着拇指指甲，脸红得好像被掴了一巴掌似的，她说，“所以这没关系，不是嘛！我能‘表演’，人们也承认了。可这没关系，这些年来人们都在嘲笑玛丽莲，因为她是个不会表演的性感金发女郎；现在他们嘲笑玛丽莲，因为她没有赚到巨额票房，呃？现在玛丽莲成了票房扫帚星。”铃叮叮警觉起来，立即说，“玛丽莲，当然不是。不要说这样的话，随时可能会有人听见。”（他们在电话中谈话。她在她隐秘的庄园里，窗帘拉着遮住了刺目的阳光。）“玛丽莲·梦露不是票房扫帚星——”铃叮叮停了下来，让她能听到那没有说出来的振动着的余音。

^① 英文中“不适应环境的人”（misfit）与“哑弹”（misfire）音近。

现在还不是。

在她阴凉的客厅的壁炉台上有两尊小雕像。一尊来自法国电影界，另一尊来自意大利电影界。授予**玛丽莲·梦露**，以奖励她在《王子与歌女》中的出色表演。（哦，他们为什么为那部电影给我‘颁奖’？为什么不是《巴士车站》？该死！）但是在美国她从来没有获得过表演奖项，《巴士车站》和《不适应环境的人》连奥斯卡提名奖都没得到。制片公司明智的要求是（正如铃叮叮解释的那样，要么就是马脸乙解释的）回到百发百中的**玛丽莲·梦露**性喜剧，像《热情似火》和《七年之痒》，因为美国人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令他们沮丧的没精打采的电影上呢？像他们该死的生活一样糟糕透顶的电影？为什么不来几声发自肺腑的大笑？胯下的骚动？呃？诱人的金发女，镜头中她的衣服掉下来，风把她的裙子掀起来露出她的胯部。在这部绝妙的新片——《有些东西要付出》中，将会有紧身的戏装和一个傻金发女，她将在裸体游泳时被拍摄下来。绝一妙！

嗨我喜爱表演。表演确实是我的生命！当我不在生活而在表演的时候，我感到最快乐。

哦，我怎么说呢？哦，嗯，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将不再害怕。）

所以她接受了这个角色。制片公司立即向所有报纸发了新闻稿！激动，**玛丽莲·梦露**将再回来，再工作。直到这时候她才读了剧本，《有些东西要付出》，是一个留着胡子、大汗淋漓的男孩骑自行车送到她家门口的。她坐在游泳池边（散落着棕榈树叶、甲虫壳，还有一摊摊黏糊糊的东西，看上去像人的精液）读剧本，一个小时候一个字也记不住。通篇的陈词滥调，白痴的对话。她甚至都不敢肯定哪个角色是她的。每隔几页名字就改了。“我猜……猜**玛丽莲**是剧本的摇钱树？哄骗投资者的诱饵？”现在

她在和铃叮叮当面交谈。他刚到中年，肚子挺了起来，下巴的垂肉让他看上去神情呆滞，眼睛也像她的眼睛一样眯缝着。告诉她，听着，在这部电影里，她只需要出现在摄影棚里、说出他们为她准备好的台词就可以了，忘了准备这回事吧，别把自己弄得精神崩溃，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只要出现，性感一点，有趣一点，像玛丽莲以前一样，开心一下，换换口味，有什么不好吗？”听见自己勃然大怒，“哦是吗？嗯，有些买卖连玛丽莲他妈的也不会干。”

第二天上午拨打了经纪人的电话，听见自己说，“嗯，也许吧。我想我需要这笔钱？”

对她来说这部电影永远不会十分真实。与玛丽莲·梦露有关的最后一部电影。

总统与金发女演员：约会

一九六二年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召唤到来了！

“我怀疑过他吗？我没有。”

请不要穿显眼的衣服梦露小姐有人告诉她。在电话中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说出身份。有一连串的电话信息，有的很直接，其余的则用了密码。她感觉她在开始我作为女人的一生中最令人激动而且最深刻的冒险。于是她私下里为这次经历做了准备。没有专业的化妆师，没有服装部提供的戏装。她买了新衣服（赊账，在比弗利山的萨克思商场），是普通的米色和粉紫色；她淡金黄色的头发刚刚处理过，发出明亮的光泽，但一部分藏在一顶时髦的钟形女帽下面。只有她的口红是亮的，但是口红本来不就是为了亮的吗？这是罗莉莱·丽的打扮，但她的样子会优雅而节制，这适合总统的朋友，而且那个男人是个美国贵族。但是陪同她的特工人员目光里流露出惊讶和不满，然后慢慢凝固成愤怒和恶心。“也许你在等着特里萨修女^①？”

她是撰写自己的台词的楼上的女孩。有时候，没有人笑，甚至也没有人承认听到了。

特工人员是迪克·崔西^②和另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家伙，后者个子不高，妻子叫马吉——哦，对了：基格斯。奇怪的

① 特里萨（1910—1997），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印度修女，她献身于扶助印度贫困无助和濒临死亡的人们，一九七九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② 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漫画人物，是一个机智敏捷的超级侦探，后多次出现在电影中。

随从把玛丽莲·梦露带到曼哈顿第五大道豪华的C宾馆中一个秘密的约会地！

她清醒地告诉自己，这些人宣过誓，要誓死效忠总统。在出现子弹的情况下，他们会用自己的身体保卫他的身体。

从洛杉矶经过几个小时的路程飞往曼哈顿就是在时光中被快速向前抛去。你是，如果你上飞机那一天迟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那你就觉得你到达了过去，而且无法摆脱这一感觉。很多年以前？

我的曼哈顿生活，已婚的生活。什么时候？

她从没想过剧作家，一个与她一同生活了五年的男人。她的经纪人给她送了一张从《综艺》中撕下来的纸，一篇关于《淡黄色头发的女孩》的合格的正面评论。看见那句话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这场真挚的戏剧中缺乏的是一个真正令人痴迷的马格达。要让那样一个角色令人信服，必须……

曼哈顿银杏树发了芽，公园公路上水仙和郁金香美丽无比，可天真冷啊！金发女演员感受到了气温的差异，这是对她加利福尼亚血液的挑战；这次到曼哈顿一夜的浪漫旅行，她没有带够保暖的衣服。这是个不同的季节，连光线看起来都不一样。她觉得抖抖索索、不知所措。可是春天是四月，不是吗？然后意识到句法的错误我的意思是，四月是春天不是吗。他们坐在防弹豪华轿车里无声地沿着公园公路向北行驶，块头大一点的一个特工，下巴尖尖的，一脸严肃，让她想起迪克·崔西，他简洁地说，“这是春天，梦露小姐。”

她把话说出来了吗？她本来可不想说出来。

另外一个特工又矮又胖，像面团一样，一张土豆似的脸上神情漠然，白色的眼睛中空空如也，酷似基格斯，他舔着嘴唇，沮丧地盯着前方。他们都是便衣警官，也许他们憎恨今天的总统任务。金发女演员倒是愿意解释，“这不是性爱的事，总统和我之

间。这和性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灵魂的相会。”汽车司机肯定也是一个特工，戴着一顶软呢帽，像其他特工一样表情严肃。在机场的时候，他只是冲她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样子和漫画里的人物愚蠢的人出奇地相似。

天哪有时候真吓人！漫画里的人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头一天骑自行车的邮件快递员送来了金发女演员的头等机票（以“P·贝尔”的代号为她买的，总统的内弟告诉她，这个代号的意思是“普朗图的美人”），在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飞行中，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机长和他的机组人员知道她和白宫的联系。“不仅仅因为我是‘玛丽莲’。而是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这次特别的飞行。”她太高兴了，竟然违反常规地觉得，飞机肯定要坠毁！然而飞机却没有坠毁。飞机不时有些颠簸，但除此之外没发生别的事情。哦，那是唐裴利农，贝尔小姐。专门为你准备的，贝尔小姐。她在头等舱前排有两个座位，受到权贵一般的对待。作为白公主的要饭女。哦，她深受感动。一名女乘务员被派来照顾她，保证没有人打扰匿名旅行的金发女演员，而她正沉浸在梦一般的幻想中幻想着约会，和他的约会。在中间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只通了三次电话，每次都很简短。要不是总统的形象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现在她每晚都看电视），也许她都记不住他的样子；因为在那间更衣室昏暗不定的灯光下（宾·克罗斯比在棕榈泉的房子，靠近高尔夫球场，那不正是他们见面的地方吗？），他可以是任何精力充沛的中年人，长着一张英俊而孩子气的美国式的脸，有强烈的性欲。那天上午她服用了眠尔通、阿米妥钠和可待因（一粒药片，因为她似乎有点儿发烧），剂量用得很谨慎。在她生命中的这段时间，她在看两个、三个或许四个医生，每个人都给她开处方而对其他医生的存在应该都不知道，她可以发誓这段时间会很快过去。只要帮助我睡眠，医生！哦，只要帮助我醒过来。镇定我如同撕裂的绸缎一样的神经。

医生，不，我当然不喝酒。

不吃牛肉羊肉，太粗糙了，对我的胃不好。

在拉瓜迪亚，她双腿颤抖，第一个下了飞机。“贝尔小姐？让我来帮你。”一名乘务员领着她沿着活动扶梯走下了飞机，大门那儿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人，穿着鲨鱼皮呢西装，戴着软呢帽，她突然恐慌起来我被捕了吗？我会出什么事？她是楼上的女孩，毫无意义地笑着。她双手颤抖，短途旅行包差点掉在地上，那个块头大一点的特工把包从她手里接了过来。他们喊她“梦露小姐”和“女士”，似乎连被她——他们看护的人听到，也令他们感到羞辱和悔恨。他们直接将警察的锐利目光从她紫红色的嘴巴和丰满的胸脯上挪开，他们不喜欢我这样，这些冷漠无情的混蛋。只是妒忌是不是，妒忌你们的老板。因为他是个真正的男人，呢？但是她决心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可爱一点。像楼上的女孩那样开心而友好地说着话，男人们沉默地护送着她快速走过机场（引得很多人惊讶地盯着，但他们却一步也不逗留），来到一辆等在外面的豪华车上。车子很光滑，闪着黑光，里面大得可以坐下十几个人。“哦哦哦。我希望，这是防弹的？”她不安地笑着。自己坐到后面的绒布座位上，拉好膝盖下面的裙子，浑身都发出令人激动的香水味，而特工们则靠着窗户坐在她两边。她想，不知道总统是不是下过命令，让他们也为她挡子弹？总统传召人是不是都这样？“天哪，这么多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个RIP一样”——不安地笑着，男人们还是沉默着——“不，我是说VIP^①。我是这个意思？”

脸像面团一般的基格斯咕哝了一句，好像是觉得好笑，不过也可能不是。迪克·崔西侧着脸，似乎没听到这句话。

她想这些男人，这三个人。他们带着枪！

① 英文“very important person”的首字母缩写，意为“要人”。

她感到受了伤害，一点点。因为他们显然不喜欢她漂亮的乳白色和粉紫色相间的开士米编织套装，那是从比弗利山的萨克思商场买来的，开得很低的领口，隆起的胸部，线条匀称的臀部。她舞蹈演员的双腿。脚上穿着露趾的鳄鱼皮轻便鞋，四英寸的鞋跟。她把脚趾和手指染成了大方的无光泽颜色。闪亮的紫红色唇膏，金黄金黄的头发，她白得不自然的皮肤上发出玛丽莲那明白无误的光泽，好像热带的高温下涂成白色的灰泥墙。但是这些男人却不喜欢这个女性、这个人、这个历史事实。她希望自己不会糊里糊涂做出错误的行动，否则这些男人会拔出枪来打死她？

在金发女演员三十六年的生命中，在她声名正隆的时候，男人们不带欲望的注视，曾多少次令她紧张不安。噢，可为什么呢？我能够那么爱你。

迪克·崔西目光偏到一边，露出傲慢而严厉的满足，他告诉金发女演员，总统的计划突然改变了，所以她的计划也要改变。紧急情况使他不得不回到白宫，当天下午他会乘机离去。他最后还是不能在纽约过夜。“你的机票，女士”——他递给她那个小包——“让你今晚回到洛杉矶。你将从宾馆乘出租车前往拉瓜迪亚，女士。”金发女演员耳朵里嗡嗡作响，但是她还是能够异常清晰且自我安慰地想我的情人不是个普通公民，他是个历史人物。只喃喃道，“哦，我知道了。”她无法隐藏她的惊讶和伤心、失望。楼上的女孩也是人，不是吗？但不去问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那样迪克·崔西会告诉她那是机密，不能给迪克·崔西这个得意的机会。

豪华轿车转到一条侧道上，朝中央公园驶去。她听见一个孩子一般的声音问道，“我猜……猜你不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紧急情况？我希望不是核……核战争！苏联境内什么讨厌的东西！”迪克·崔西好像被人提醒一样，但却毫不得意地低声说，“梦露小姐，对不起。那是机密。”

又一次失望：豪华轿车不是停在第五大道上著名而古老的 C 宾馆的前门，而是停在后门，停在那幢巨大的标志性建筑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他们给了金发女演员一件雨衣，让她披在她自己的衣服上，一件皱巴巴的廉价塑料外套，上面有个斗篷，可以遮住钟形女帽和头发；她怒不可遏，但还是妥协了，因为这进入了某个熟悉的电影镜头，温和的滑稽闹剧，所有镜头都不会超过几分钟时间。噢，她多么渴望能够躲开这些冷酷的人，一头扎进她情人的怀抱！然后，基格斯竟然递给她一张手巾纸，要求她擦掉嘴巴上的“红色油膏”，但是她愤怒地拒绝了。“女士，到了里面你可以再涂上去，想涂多少涂多少。”“我不！”她说，“让我下车。”她确实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副颜色非常深的墨镜，遮住了半个脸。

基格斯和迪克·崔西咕哝着商量了一下，他们肯定觉得她的伪装可以走过大约二十英尺的距离，因为他们打开了车门，小心翼翼地下了车，金发女演员穿着滑稽的斗篷雨衣，由他们护送着在通风机吹来的腐臭而炙热的怪味中走过建筑物后部那段距离，到建筑物里面以后，她很快被带到货用电梯里面，以便偷偷地前往十六层的屋顶房间，电梯的门开了，她被人催促着快些出去——“梦露小姐，女士。”——“请跟着走过来，女士。”她说，“我自己会走，谢谢。我不是瘸子。”——虽然穿着高跟鞋有点儿翘起。那是双意大利制造的鞋子，是她拥有过的最昂贵的鞋子，有 V 形的尖鞋头。

特工们在换了合适的名字的总统套房前敲了敲门。金发女演员突然不安起来。我是女性的肉吗，要这样送过来？事情是这样吗？客房服务？但是她把雨衣脱了下来，递给她的护送人员；闹剧一般好笑的镜头已经结束了。另一个冷若冰霜的特工开了门，他看见他们的时候，只不过冲金发女演员略略点了点头，口里感叹似的嘟囔了一句——“女士！”从这一刻开始，镜头将会沿着

曲曲弯弯的路线向前发展，好像有人在争夺摄像机一样。金发女演员被允许使用卫生间——“如果你想梳洗一下的话，梦露小姐。”——对方优雅地指了指一个镀金与大理石构成的小房间，在那儿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妆，脸上化的妆保持得挺好，又检查了眼睛，她那明显流露着疑惑的清澈的蓝色大眼睛，眼白还是变色的，那些无数破裂的毛细血管很难愈合，还有她眼睛旁边那细细的白纹，她希望在灯光更加柔和的卧室里，情人的审视不会暴露出这些白纹。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总统将四十五岁；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金发女演员将三十六岁；对他来说，她年纪大了一点，可是也许他不知道呢？因为玛丽莲看起来确实不错！看起来像那个角色！喷过香水，梳妆打扮过，身体上的毛刮过了，头上和阴部的毛发都是最近漂白的，可憎的紫色糊状物烧灼着她敏感的皮肤，于是她看起来像她的角色，像那个金发玩具娃娃玛丽莲，总统的秘密情人。（虽然她在飞机上晕得厉害，在微型卫生间里朝微型马桶里呕吐，虽然她二十四小时都没吃下东西，不得不一边用颤抖的手补妆，一边看着昏暗的镜子。）是啊，她不得不承认，别人这么粗鲁地对她说她与总统的约会时间必须缩短，她确实“感到有点伤心”；他们的约会本来会有整整一个晚上，再加上一天。金发女演员吞下一粒眠尔通，以稳定情绪；然后吞下一粒苯丙胺，以快速获得精力和勇气。她上了厕所，并清洗了两腿之间（在棕榈泉，性欲旺盛的总统疯狂地吻了她那儿，像吻她身上其他地方一样）；她不愿意去看，在马桶旁的垃圾篓里面，有揉成一团的湿卫生纸，和她扔进篓子里的没什么不同，还有手巾纸，上面有别致的暗紫色唇膏。不！没看见。

“这边，女士。”一个她没见过的特工，上齿覆盖着下齿，像兔八哥一样，脚下很有弹性，也有点像那个卡通人物，他护送着她沿着走廊走着。“这里面，女士。”金发女演员气喘吁吁，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宽敞却很昏暗的卧室里，仿佛走上了昏暗的舞

台，舞台的四周一直延伸到阴影之中。房间有她布伦特伍德的客厅那么大，在她未经训练的眼睛看来，房间里的家具是真正的法国古董，至少是某种古董。真奢华！真浪漫！脚底下，是厚厚的东方地毯。几扇窄窄的长窗前拉着厚重的锦缎窗帘，遮住曼哈顿四月的烈日，正如她自己卧室里的窗帘也拉起来遮住南加利福尼亚更暖和的太阳。房间里有烟草、烤焦的面包、脏亚麻布和人体混合的怪味。总统赤身裸体躺在有华盖的四柱床上，胸前放着电话，他正在对着听筒快速地说着话；他躺在弄皱的床单和凌乱的枕头之间，他王子一般的脸孔愠怒而激动，而且那么英俊！任何第一夫人怎么可能对他冷淡呢？只与另外一名演员一起登上舞台，和他一起完成这个镜头。舞台的边缘如同窃窃私语的观众的边缘一样无法知道。我踏进了历史！

但是这个镜头已经开始了。总统身边的床上有一只银托盘，里面放着被凝固的蛋黄和烤焦的面包屑弄脏的瓷碟子、咖啡杯、酒杯以及一瓶喝完了的勃艮第葡萄酒。总统额上一缕灰褐色的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他英俊而健壮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细而闪亮的褐色茸毛，腰部和腿部的更加浓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一件背心一样。《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散落在那张特大号的床上，一瓶已经打开的黑白^① 苏格兰威士忌小心地放在竖起的枕头上。看到金发女演员走了进来，眼前出现了乳白色的光泽和灿烂的紫色微笑，总统使劲吞咽了一口，热切地笑了笑，招手让她走过来，虽然他一直把听筒贴在耳朵上。他柔软的阴茎也在那一丛短而硬的毛发中骚动起来，以认可她的美丽，像一只将会变得更大的和蔼的大蛞蝓。现在，这样的欢迎仪式值得为之奔波三千英里的路程！

“普朗图。嗨。”

① 一种酒的品牌。

金发女演员一边脱下钟形女帽，抖松她细细的淡金黄色头发，一边开心地笑着。哦，这真是个电影镜头！她觉得自己的紧张已经消退了，她的焦虑。如果有观众的话，观众也是看不见的；舞台在黑暗上方漂浮；灯光照亮的那一块地方只属于她和总统。令她惊讶的是那气氛：因为这是次滑稽、有趣而轻松的见面，相遇的双方暧昧而自如，如果有中立的观察者，他肯定相信总统和金发女演员已经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约会，相信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情人了。金发女演员几乎没有什么性欲望，但她却住在那诱人的身体里面，好像小孩子挤在人体模特里，她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总统。我爱过的最有吸引力的男人！也许除了卡洛之外。她本来会姿态优雅地倾过身子，吻总统一下，同他打个招呼，只是总统还把那该死的话筒放在嘴边，口里不停地嘟囔着，“嗯哈。对了。知道了。好的。放屁。”他做个手势，让她到床上来坐到他的身边，她照做了；他用一条健壮、赤裸的腿开玩笑似的抱住她，用他闲着的那只手抚摸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乳房，还有她弧线优美的臀部，他脸上那表情好像一个敬畏的少年。他半含痛苦地低声说，“玛丽莲，你，你——好。”她低声说，“普朗图。你——好。”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轻声说，“见到你真高兴，宝贝。这一天真糟糕透了。”她的声音热情激动、带着呼吸声，她肯定这种样子摆着贵族姿态的第一夫人不会摹仿，她说道，“哦，天哪，他们告诉我了，甜心。我能做什么？”总统露出牙齿咧嘴笑了笑，拿起她那只正在抚摸他没刮过的下巴的手来，让她握住了他现已挺直的阴茎；这有些突然，但并非意料之外；在棕榈泉，这个男人的大胆令她震惊，然而那么快的亲密中却有着慰藉，不是吗；你消除了那么多，也获得了那么多的回报，而且那么快。金发女演员开始大胆地抚摸总统的阴茎，就像抚摸一个迷人却不温驯的宠物，而宠物的主人则在一旁骄傲地看着。然而，令她恼火的是，总统却没有挂电话。

谈话不但继续进行，而且转入另一种程度的严肃；电话那头肯定又来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更加紧急，一名白宫顾问或者内阁成员（鲁斯克^①？麦克纳马拉^②？）。谈话的题目似乎是古巴。卡斯特罗^③，总统那富有魅力的古巴敌手！金发女演员感觉到了挑战的兴奋，虽然她还不知道什么事实。她回想着十年以前《时代》封面上那个留着络腮胡的、英俊的古巴革命者；在更新一点的记忆中，卡斯特罗曾是美国很多军营的英雄。当然他的形象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现在是个共产主义敌人，而且离美国领土只有九十英里。年轻的总统和更年轻的卡斯特罗都是演员，都表演浪漫、英勇的角色；两人都自称“属于人民”，都虚荣、自我夸耀、对政治敌人冷酷无情，都被追随者捧为偶像；他们的一切都会得到原谅；一个，是美国总统，一心保卫全球“民主”；另一个，是古巴独裁者，一心奉行被称做共产主义的那种极端形式的政治和经济民主，那实际上是极权主义。两个人都是富裕家庭的儿子，都将公开和“人民”站在一起；一个会强有力地批判“共和党的商业联系”，而另一个将领导一次血腥的反抗，以反对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的资本主义。这个大胆的古巴人穿着杂役士兵的衣服和战靴，对安全措施不屑一顾，这成了卡斯特罗神话的一部分；虽然经常面临暗杀的威胁，卡斯特罗仍旧躲开他的保镖们，和崇拜偶像的“大众”融合在一起。美国总统渴望如此勇敢，或者渴望人们把他看成如此勇敢！两个男人都是由天主教徒养大的，受到耶稣会会员的训练，或许从童年时代起就被灌输了耶稣会那种超越人类法则而非上帝法则的看法，如果上帝不存

① 指戴维·鲁斯克（1909—1994），美国官员，曾任美国国务卿。

② 指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 ），美国官员，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担任国防部长。

③ 指菲德尔·卡斯特罗（1927— ），古巴革命领导人，一九五九年推翻了独裁者统治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他曾支持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其他解放运动，并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谁还会去在意人类法则呢？

总统英俊的面孔变得丑陋了。总统诅咒着卡斯特罗，那样子令金发女演员震惊：她虽然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但作为普通公民，她能听这些话吗？这些话是不是也是为她讲的？性爱在这个镜头中悸动。金发女演员慢慢停止了抚摸，因为她意识到总统心有旁骛，根本没有想她。是卡斯特罗。他的敌手。她沮丧地注意到了弄脏的碟子以及一个枕头上残留的暗紫色唇膏。她动作麻利地开始收拾。性感女人中的琼·阿利森，就是玛丽莲。她把托盘放到一边，不想仔细看那些酒杯。把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放到床边的桌子上，她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已经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虽然她的脑袋在唐裴利农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早已嗡嗡作响。咽下去的酒烧得多么厉害啊！她憎恨这味道。她咳嗽着，口里唾沫飞溅。她喝下了第二口。

已经三点多钟了！——总统很快就要离开了。多么快啊，事先可没人告诉过她。然而谈话仍旧继续着。金发女演员推测大概俄国人和古巴人是同谋——“报复猪湾^①，呃？我们走着瞧！”金发女演员心里暗暗发抖，因为总统提到了——核弹？苏联导弹？在古巴？她真想用双手掩住耳朵。她不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她不想冒着激怒总统的危险；她能看出来，总统和退役运动员一样脾气暴躁，也一样充满阳刚之气。愤怒激起了他的性欲，所以愤怒对他来说是快乐的。他看见她盯着他，他的阴茎摇晃着，像一颗愤怒的脑袋，他说道，“宝贝。来吧。”总统拉着她的头发。把她拉过来粗鲁地吻着，虽然他同时还用脖子和肩膀熟练地夹着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的塑料听筒中嗡嗡地响着。总统低声说，“不要害羞。”金发女演员吻着他、抚弄着他、摸着他的头

① 指猪湾事件，一九六一年春，在美国中情局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突袭古巴，目的在于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结果以一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被俘而告终。

发，好像置身于仓促彩排的电影镜头中一样，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剧本要求她做什么，但她仍然抗拒着。

“宝贝……？”

总统开始动作很轻柔，但带着一个平常我行我素的人的自信，他按住了金发女演员的后颈，把她的头引向他的胯下。我不。我不是应召女郎。我是——实际上，她是诺玛·珍，疑惑而畏惧的诺玛·珍。她想不起来她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是谁带她来的。是玛丽莲吗？但是玛丽莲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玛丽莲想干什么？要么这是一个电影镜头？一部色情片？她已经拒绝了所有电影，但可能这又是一九四八年，她失业了，被制片公司停职了。她闭上眼睛，尽量去想象这个宾馆房间，一间豪华的房间，她莫名其妙地就来到了这里，她在扮演一个著名的金发女演员，会见男孩一般英俊的自由世界领袖，美国的总统，一次浪漫约会，楼上的女孩在拍一部无害的色情片，就一次，为什么不呢？她又一次伸手去摸威士忌瓶子，总统温和了一点，让她喝了一口。那火一般的液体烧着，但也安慰着。

任何镜头（只要那是个镜头，而不是生活）都可以拍。不管是好是坏都可以拍。而且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

没有争论！这些情人永远不会争论。

赤裸的金发女演员被缠在一个男人赤裸的四肢之中。现在她可以呼吸了。她终于克服了一股强烈的恶心感。她一直害怕自己可能会呕吐，作呕，没有什么感觉比无法遏制的作呕更糟糕了，而且竟然在这张床上！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她为咳嗽道了歉，但似乎无法停住。吞咽男人的精液是对男人的臣服，但是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恶心吗；对，可是如果你爱那个男性，那个男人，你不该这样做吗？爱他的阴茎，他的精液？她的下颚疼痛，还有后颈上他抓的那个地方，快结束的时候他一边挺着臀部，一边那么用力地抓着她，她担心他可能会折断她的脖子。肮脏的女孩，肮脏

的阴道。哦，宝贝。你妙——不可一言。在色情片中，不同的场景粗糙地拼接在一起，没有人在意连贯性或者叙事逻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性爱场景可能相当自然地转换到另一个模式。现在与白宫的电话交谈结束了，现在听筒放回到了电话机上，现在总统可以对金发女演员说话了，她期待着他跟她说话，而他却没有，只是一只手臂搭在汗淋淋的额头上，躺在那儿喘气，她急切地寻找着台词，任何台词，因为她没有剧本，于是她听见自己说，“卡……卡斯特罗？他是个独裁者？可是，普朗图，古巴人民应该遭到惩罚吗？这次禁运？哦天哪那不会让他们更恨我们吗？那然后——”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在那张经过了地震般震动的特大四柱床上说出来，消失在凌乱的被单和枕头之中；总统不会去理睬这些话，就像他不会理睬套房其他地方旧水管的噪音和冲马桶的声音一样。兴奋的高潮过后，总统就没碰金发女演员；他的阴茎柔软而疲惫地躺在长满硬毛的胯部，像一条衰老的蛞蝓；他的脸上出现了懊悔而成熟的神情；他再也不是美国男孩了，而是贵族元老；但是，她还没有穿衣服，所以她仍旧是楼上女孩。

她试图再说话，或者要为她没有根据的观点道歉，或者她本想摆出楼上女孩的风骚，用带着呼吸声的声音把观点重申一遍，却在升降梯中看见自己突然跌落下来。也许他在压着她的气管，咸咸的手掌按在她嘴巴上，手肘抵住了她的脖子。她太虚弱了，无法反抗。她失去了知觉，一段时间以后醒了过来（她能猜测出来，那大概是二十分钟以后，床上的一些黏物都已经凝结了），发现另一个男人，一个陌生人，正使劲骑着她；一个急匆匆的男人，像骑在小雌马上的赛马骑师；一个衬衫发出浆水味的男人；一个下身赤裸的男人，他的阴茎盲目地戳在她身上，戳在她体内，她两腿之间的那个切口，两腿之间那疼痛的空处，她无力地推着他，试图发出低低的声音不！求你了不要！这不公平。她爱

的是总统而不是其他男人，这是不公平地利用她的爱。一个男人趁她没醒的时候在她体内不停地撞击（也许那也是总统，现在胡子刮干净了？）朝她体内插着，那固执的样子难以言说，像在踢着坚硬的沙土。

后来，有人试图唤醒她，摇晃着她。她的脑袋歪垂在肩膀上，布满血丝的眼睛向上翻着。不远的地方，传来她情人冷漠而愤怒的声音看在老天的分上把她从这儿弄出去。

再后来，装饰华丽的枕边小钟敲了四点三十分，许多声音从头顶上传来。“梦露小姐，这边。女士，你需要帮忙吗？”不她不需要！去他妈的她没事。光着脚，脚步踉跄，衣着随便，但是她没事，有点儿晕，但是甩开了身上那些不必要的手。在镀金和大理石构成的卫生间里，在那镜子里，耀眼的光线刺得她眼睛发疼。那里有她的魔法朋友，皮肤呈菜色，一脸疲惫的样子，嘴唇四周有硬了的呕吐物。她弯下腰洗脸，头开始发晕，但是冷水让她清醒了一些，她能够朝马桶里小便，滚烫的冒着热气的小便，她大声呜咽着，外面传来简短的敲门声——“女士？”——她急忙说不，不，她没事，不要进来，不要拜托了。

这个门上的锁下掉了，为什么？

柜台上是她的钱包和短途旅行箱。她双手颤抖着脱下脏衣服，当时她以为他们会把她直接扔到大街上，所以才挣扎着匆忙换了那套衣裳，现在她穿上一条丝绸裙子，是鲜艳的蓝紫色，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发女演员曾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显得那么时髦。她不想去动长袜，肯定把吊袜带丢在卧室里面了。只要那双昂贵的意大利尖头皮鞋还在，别的又有什么关系。她拍上化妆品，在肿起的嘴唇上补上有光泽的紫红色唇膏，找出钟形女帽戴上，然后把帽子拉下来遮住蓬乱的头发。像舒格·凯恩那样笨的女孩就该打一顿。她正准备从侧门离开套房，左边是迪克·崔西，右边是兔八哥，两个男人都紧紧地抓着她的胳膊，这时透过一扇

半开的门她无意中看见了总统！——她的情人！——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本来应该已经离开了套房。他穿着一套非常合身的细条纹西装和白色的衬衫，打着有银色格子的领带；他的下巴刚刚刮过，淋浴时弄湿的头发现在还没有干；他正和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女人又说又笑，那个女人似乎穿着马裤；那不就是所谓的骑马装吗？——马裤。总统和红头发女孩都带着相同的波士顿口音，说话时嘴巴张得很小，金发女演员盯着他们，她的心咚咚直跳。哦，她不妒忌！这个女孩可能是他的亲戚，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她温柔地喊道，“噢，对不起？”想要走进房间和总统告别，并且让他把自己介绍给那个红头发的女孩，但是迪克·崔西和兔八哥那么使劲地把她拉走，以至于她担心她的胳膊可能被拉脱臼了。总统也在盯着她，他愤怒得脸都涨红了，看起来好像生牛肉的颜色。他大步走到门边，当着她的面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她试图在捕快面前保护自己。其中一个摇晃着她，另一个扇了她一耳光，她的嘴巴在流血。“噢！我的新裙子。”是迪克·崔西，撇着尖尖的下颌笑着。“你没有受伤，女士。那是你嘴巴上的红色油膏。”她开始哭起来，血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其中一个很厌恶地把一叠卫生纸按在她身上。他们带着她匆匆地走过走廊。她哭着，威胁说她要揭发他们这样对待她，她要告诉总统，总统会让人解雇他们。脸像面团一般的基格斯走过来，他的眼睛不再是空洞、没有瞳孔的，而是死死地盯着她的双眼，他恶狠狠地警告说，“没有人威胁美国的总统，女士。那是叛国。”

她将在飞机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时候醒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还好他们没有枪毙我。还好。

怀蒂的故事

在镜子中，怀蒂在哭。

她结结巴巴地问，“怀蒂，你——怎么啦？”

充满内疚，知道肯定是因为怜悯她。她的化妆师因为怜悯她而哭泣。

很迟了。四月的一个清晨，要不就是五月的一个清晨。电影摄制的第三个星期。不，肯定更晚，还要晚一两个星期。开始她还以为这天她休假，勇敢的怀蒂早晨七点半准时来到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到来显然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按摩师尼科刚走不久。一次巧合，也许不是巧合，因为他们俩都是双子座；按摩师尼科也经常失眠。晚上是尼科，天亮的时候是怀蒂。她永远不会恳求他们不要说出我的秘密噢拜托了？她袒露在他们面前，而不是裸露。

现在怀蒂在哭，噢为什么呢？

哦是她的错——不是吗？她知道。

很迟了！总是很迟。她不用看表就知道很迟了。虽然帘子拉起来了，牢牢地钉在窗台上，遮住了所有阳光。如果她好不容易才合上眼，却不得不忍受最窄的一缕阳光射入卧室，像针一样刺穿她的眼睑，让她又回到清醒状态，心脏也急速跳动起来，这时她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尼科性情和善，虽然有时有些笨拙，在黑暗中磕磕绊绊；怀蒂的到来则标志着夜晚的结束，他不得不打开一盏瓦数很低的床头灯，他的女主人也允许他这么做。在情况最糟糕的早晨，怀蒂带着他的工具箱来到她床边，轻柔地开始预

备工作（深层清洗收敛剂、润肤膏以及保湿液），而她则仰面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在梦的阴影中漂浮。但是那个早晨不是最糟糕的，是吗？

但是，怀蒂却哭了。虽然强忍着，像所有男人哭的时候一样；努力不畏缩、不使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只有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显示出他内心的悲伤。

“怀蒂？出什……什么事啦？”

“梦露小姐，别。我没哭。”

“噢，怀蒂，那是——假话。你在哭。”

“不梦露小姐我没有。”

怀蒂，那么倔强。怀蒂，那个勇敢的化妆师。那天早晨他多久以前就开始了工作，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知道至少是两小时之前，因为她喝完了六杯加了止痛药和一点儿杜松子酒的热清咖啡（这个习惯是在英国拍摄另一部倒霉的电影时养成的），怀蒂自己则喝了四分之一瓶不加糖的葡萄柚汁（直接从瓶子里喝，那是怀蒂的风格，喝的时候喉结上下移动着）。怀蒂永远不会对他的女主人说梦露小姐，你四月份到纽约以后出了什么事，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别人对自己都寡言少语的怀蒂。

怀蒂灵巧的手指和棉花药签都浸泡在收敛剂里。他令人觉得安慰的润肤膏，他的睫毛卷夹、镊子、小刷子、彩色铅笔，他的糨糊、口红、粉，发挥着魔力，或者几乎在发挥着魔力。这个早晨他一直辛苦地工作了几个小时，而在镜子中她只是半个玛丽莲·梦露。在这种倒霉的早晨，她不能离开她的房子，她不敢离开她那安全的卧室，除非玛丽莲·梦露已经出现。她不要求一个完美的玛丽莲·梦露，只要一个认得出来、值得尊敬的玛丽莲·梦露。街道上、制片公司或者摄影棚内的目击者看到这个人不会目瞪口呆地说噢我的天哪那是玛丽莲·梦露吗？我都没认出来！女演员正在发烧，华氏一百零一度，病毒感染在她的血液里奔腾。她觉

得脑袋里面好像灌满了氦气。剂量那么大的强效药物，然而烧却没有退下来。也许她患了疟疾？也许她从总统那儿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也许她怀孕了？）其中一位布伦特伍德医生说她应该住院，她的白细胞过低，于是她就不再看那位医生了。她更喜欢精神病医生，他们从不检查，但给她开药：他们从理论上、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角度解释她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解释是神秘的、传奇的。梦露小姐，任何像你这样漂亮的人都不该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而且又有才华。我想这你知道，啊？前一个星期有两天，这个星期又接连三天，怀蒂都给制片公司打了电话，通知导演C梦露小姐生病了，那天不能去工作；其余的日子里，她要迟到几个小时，咳嗽着，眼睛红红的，流着鼻涕，或者来的时候成了容光焕发的美人**玛丽莲·梦露**，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看到**玛丽莲·梦露**出现在拍摄现场，有时候所有摄制人员都松了口气，爆发出掌声和喝彩声。近来更多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C，好莱坞那个著名雇员；C，鄙视而又害怕**玛丽莲·梦露**；C，签这个拍摄合同的时候完全清楚以后等着他的是什么，但他需要这份工作，需要这笔钱。她将不无道理地宣称，C是在惩罚她，不停地变换她的镜头，把《有些东西要付出》的剧本中的陈词滥调调整节整节地抛掉，而且要求临时修改。每次**玛丽莲·梦露**准备好拍一个镜头的时候，都有新的对话在等着她。她的角色的名字从罗克莎恩改为菲丽丝，再改为奎尼，再改为罗克莎恩。她曾带着颤抖而短促的**玛丽莲**的笑声对C说（当时他们互相之间还说说说话），“哦，老天哪！知道这他妈的像什么吗？生活。”

那天早晨，镜子中的**玛丽莲**出现但又立即消逝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她浮现，她又退出。她徘徊，她逃离。她就住在镜子那晶亮的深处的某个地方，必须哄她出来。诺玛·珍的镜子中的魔法朋友，她以前曾爱慕过，但是现在她知道她不能信任她。可怜的怀蒂也不能信任她。怀蒂，比诺玛·珍更加耐心、更不容易

气馁的怀蒂。因为在怀蒂为她涂睫毛的时候，俏皮的玛丽莲可能会突然出来，湛蓝的眼睛流光四溢，充满着生命力；她冲他们俩眨着眼睛，笑着；但是过了几分钟，一阵突然的咳嗽过去之后，玛丽莲的眼睛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诺玛·珍的眼睛，茫然地瞪视着，露出厌憎自己的神情。说，“哦，怀蒂。我们放弃吧。”

对此怀蒂不予理睬，他认为这样的话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他。

诺玛·珍总是努力遮掩自己的声音里的绝望。为了喜爱她的怀蒂，这一点她至少能够做到。

在勤勤恳恳为玛丽莲·梦露服务的过程中，可怜的怀蒂已经发胖了，皮肤和头发都变成了灰白色。他女子气的身体很肥大，像只软软的梨子，他的脑袋，那是颗五官高贵的英俊的脑袋，但却安放在厚实的塌肩上，和身体相比显得太小了。他的眼睛变得像他女主人的眼睛，上了年纪的孩子的眼睛。作为洞窟怪人中的一员，他骄傲、倔强而忠诚。有时他在混乱的卧室地板上（凌乱地扔着衣服、毛巾、纸盘子、装食物的容器、书籍报纸以及废弃的经纪人送来的剧本，如同风暴过后海滨留下的垃圾）绊倒了，她可能会听到他像正常人一样低声地咒骂一句，但是他永远不会责骂她，她相信他也不会评判她。（诺玛·珍逐渐厌倦了跟在玛丽莲后面收拾。她那些乱糟糟的习惯明显是性格上的缺陷，无法弥补！制片公司安排了一名女管家照顾梦露小姐的房子，照顾他们的投资对象梦露小姐，但是一个星期不到，诺玛·珍就让那个女人不要回来了——“你可以继续拿薪水，但是我需要独自待着。”她发现那个女人翻看她的壁橱和抽屉，读她的笔记，检查她放在钢琴上的银箔玫瑰。）怀蒂是她的朋友，比夜晚来的尼科更加亲密。她要在遗嘱中给怀蒂留个惊喜：梦露电影以后上演版税的一部分，如果以后有上演版税的话。

但是，怀蒂的眼睛中仍然在流泪。那样子让人伤心。

“怀蒂，出什么事了？请你告诉我。”

“梦露小姐。请你看着天花板。”

倔强的怀蒂弯着腰皱着眉头继续工作着，用一支不听使唤的尖尖的眉笔在她的眼脸上画出深褐色的线条；用睫毛膏涂刷拳曲的睫毛。他的呼吸温暖而带着水果的气味，像婴儿的呼吸一样。最后他完成这件累人的工作以后，他直起了腰，在镜子前面撇过脸去。“梦露小姐，我为我的脆弱感到抱歉。只是因为我的猫金盏花昨晚死了。”

“哦，怀蒂。我很难过。金盏花？”

“她十七岁，梦露小姐。对猫来说已经很老了，我知道，但是她看起来一直都不老！直到她蜷在我的怀里快要死的时候。一只毛发又长又光滑的美丽的花猫，一只走失的猫，很多年以前跑到了我家的后门，没有母亲，被人抛弃了，饿得够戗。大多数晚上金盏花都睡在我的胸脯上，我在家的時候一直是我的伴侣。她的性情真讨人喜欢，梦露小姐。那样亲切地呜呜叫着！我不知道没有她我能不能活下去。”

怀蒂说话很少超过几个单词，而且总是轻声细语的，这篇冗长的发言让诺玛·珍大吃一惊。她化着玛丽莲的妆，披着玛丽莲的淡金黄色头发，心中感到深深的内疚。她本想抓住怀蒂的双手，可是他藏起了布满泪痕的脸，慢慢退开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她就这么突……突然死了，你看。现在她走了。我无法相信。在我母亲去世后将近一年。”

诺玛·珍在镜子里盯着怀蒂撇过去的脸，她惊讶得不知道如何应答。母亲？怀蒂的母亲？她以前不知道怀蒂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不知道怀蒂还有个母亲。诺玛·珍还是个因了解和关心助手而自豪的人。她记得他们的生日，她给他们送礼物，倾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在公共世界里毫不重要，但对她来说却远比她自己的故事有意义，她自己的故事的重要性在那个世界里都夸大

了。如何应对怀蒂的悲伤？显然，金盏花的死在他的脑子里最为重要；和他一起睡觉的是金盏花，他为之哭泣的是金盏花；但是诺玛·珍必须提到他的母亲，不是吗？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提起，这多么奇怪啊。一个字也没有。一个暗示都没有！他从来就没向诺玛·珍提起过他的母亲。现在要对他两次伤痛表示同情，就要淡化他母亲的死。

但是让怀蒂哭泣的是金盏花的死。

最后诺玛·珍模棱两可地说，“哦，怀蒂。我非常难过。”这句话两者都可以适用。

怀蒂说道，“梦露小姐，我保证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他擦了脸，回来继续工作。怀蒂将会召唤出一个看起来年轻而光彩照人的**玛丽莲·梦露**，让她来到注定无望的《有些东西要付出》的拍摄现场，迟到了几小时，但却到了！在他熟练地完成上粉和梳理工作的时候，诺玛·珍心中不安地想但这已经是个故事了，一个俄国的故事。一名马车司机开始哭泣，他的儿子死了，但没有人会听？哦我为什么不记得呢！令她害怕的是，自从他愤怒的情人当着她的面关上门以后，她忘记了那么多事情。

怀蒂的另一个故事。一天怀蒂在制片公司的化妆室里给他的女主人做面膜。一块泥膏，闻起来像恶心的粪便和水沟中的污水，但她喜欢这种气味，这是适合诺玛·珍的气味。她发现泥膏变干变紧的感觉也很平和，催人欲眠而令人安心。她躺在一把躺椅上，身上盖着毛巾，眼睛用湿垫子保护着。那天她服用了镇静剂，软弱无力地被带到了制片公司。她像个残疾人一样被送到她的助手们那儿，实际上**玛丽莲·梦露**刚刚从黎巴嫩雪松医院出来（膀胱感染，肺炎，精力衰竭，贫血？），那天计划她在制片公司只拍宣传剧照，没有说话，没有表演，没有焦虑的理由，于是她躺下来，让怀蒂涂泥膏，她很快进入了梦乡，好像失去了那些令

人烦恼的感觉一样一个女孩看到的太多了，一只乌鸦便来啄出她的眼睛；一个女孩听到的太多了，一个用尾巴走路的大鱼便来咬下她的耳朵，过了一会儿，她醒了，激动而困惑地坐起来，把垫子从眼睛上拿下来，在镜子中看见了她自己——她涂了泥膏的脸，她裸露而惊恐的眼睛——于是她尖叫起来，怀蒂用手按着心脏跑了过来，问梦露小姐出什么事了，梦露小姐大笑着说，“哦天哪，我以为我死了，怀蒂。就一会儿。”于是他们一起笑了起来，谁知道为什么呢。玛丽莲·梦露这间曾经属于玛琳·黛德丽的化妆室里，乱糟糟地堆满了礼品，其中有一瓶打开过的樱桃巧克力利口酒，两人拿起酒瓶，每人都喝了几口，然后又笑起来，眼睛里都含着眼泪，因为一个涂了泥膏的女人看起来是很好笑的，嘴巴和眼睛都没碰到泥膏但却被泥膏衬托出来，诺玛·珍用她颤抖的玛丽莲的声音说话了，这种声音表明她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不是调情或者逗趣，请不要重复，“怀蒂？答应我？如果我”——出于对怀蒂的考虑，不愿意说死了，甚至走了——“你会给玛丽莲化妆吗？最后一次？”

怀蒂说道，“梦露小姐，我会的。”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

她一直梦见自己怀上了总统的孩子，但是总统的孩子出了问题，他们会控告她过失杀人，她一直在服用药物，致使胎儿在子宫里畸形，还没有海马那么大，漂浮在那液态的黑暗之中。虽然总统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像畏惧避孕一样畏惧流产，他还是强烈希望避免一次全国丑闻，于是畸形的胎儿必须通过手术从她体内移除，嗨！我知道这是个不着边际的梦每半个小时她就会醒过来，颤抖，出汗，心脏怦怦直跳，害怕其中一个（迪克·崔西，基格斯，兔八哥，神枪手）已经偷偷进入了房间，要用氯仿麻醉（就像他们在C宾馆里用氯仿麻醉过她一样，然后在她昏昏沉沉的时候用那件皱巴巴的黑色斗篷雨衣把她罩住送到返回洛杉矶的飞机上），于是在绝望之中她拨了卡洛的电话号码，虽然她知道卡洛不会接听，但拨卡洛的电话号码像祈祷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她的尊严不许她去想，在平凡得无法列举的夜间恐惧的紧要关头，有多少其他女人，还有男人，在拨打卡洛的号码。但是那天迟些时候，她完全清醒了，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环境，这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电话铃响了，她拿起听筒，用楼上的女孩那带着呼吸声的欢迎的声音说道，“你好？喂？你是哪位？”（她的电话没有登记，只有与她亲密或者对她的事业很重要的人才会有这个号码）她听到了线路中嘀嗒嗒的声音，那意味着电话有人监听，监控仪器设于拐角处或者不显眼的社区车道上的一辆有篷货车上，但是她当然没有任何证据，不想夸张，一些药物恶化了神经、疑虑、腹泻、头晕、呕吐以及偏

执狂的想法和情感。但是想象的东西可能已经发生过了。

那天迟些时候，薄暮渐渐淡化了事物的轮廓，预示人间灾祸的天空像一幅悬在头顶的水彩画，她躺在游泳池边（她永远也不会再在那里游泳）一把塑料躺椅上，抬起眼睛看着他，不是总统而是看上去和总统挺像的总统内弟，那两个男人长得很像，像亲兄弟一般，他冲她笑笑，说道，“玛丽莲，我们又见面了。”这个亲切随和而油腔滑调的前演员，（她尴尬地了解到）是尽人皆知的总统的皮条客，在一些地区受人喜爱，在其他地区则遭人鄙视。他是魔鬼。可是我不相信魔鬼不是吗？她的情绪很脆弱。她刚才在阅读契诃夫的《三姊妹》，想象着她也许可以扮演玛莎；纽约一名受人尊敬的戏剧导演联系了她，请她参与一部持续六个星期、上演场数限定的戏剧，她乐观的心催促她为什么不呢？我能吹口哨，像玛莎一样！因为她已经很成熟了，可以表演玛莎，可以表演悲剧，虽然她悲观的、现实的心知道你只会再次失败，不要冒险。作为她事业的组成部分，**玛丽莲·梦露**的多次成功在她的嘴里有失败的味道，湿灰的味道，但是这里却突然来了一名总统的使者，“用他的眼睛把她吞下去。”**玛丽莲·梦露**穿着黑色比基尼泳装阅读《契诃夫：主要剧作》，还有什么比这更滑稽的呢，要是他有个相机就好了，天哪！他都能想象出总统——他喝酒和上床的伙伴——为此开怀大笑的样子。

向**玛丽莲**要一杯饮料，她去给他拿了（光着脚，屁股在薄薄的黑色带子里扭动着，她的乳房是他所见过的女人身上最令人惊羨的），她回来的时候，他把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告诉了她：这个月迟些时候将于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总统生日庆祝会，**玛丽莲·梦露**被邀请去唱《祝你生日快乐》，那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人民的政党民主党、五千名付钱的客人以及一百万美元将被拉过来，为明年十一月份的选举做准备，只有非常特别非常有才华的美国娱乐界人士才被邀请

参加，只有包括**玛丽莲·梦露**在内的总统的特殊朋友们。她瞪大了眼睛。没有化妆，一张擦洗干净的、美丽而朴素的脸，头发扎成辫子，看起来比一个快三十六岁的人要年轻得多，渴望而忧伤，害羞地说，“哦可是我以为他不再喜……喜欢我了？总统？”总统的内弟看起来似乎颇为震惊，“不喜欢你？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玛丽莲？你？”她没有回答，只咬着一个破指甲，他反对说，“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们都为你疯狂。为玛丽莲。”她好像觉得这可能是个骗局似的，疑惑地问，“你……你们是这样吗？”“绝对是的。连第一夫人，人们常喜爱地称她为冰皇后，也喜欢你的电影。”“她真的喜欢吗？哦。天哪。”他笑了，喝完了饮料，那是掺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配得很拙劣，像孩子配的一样，装饮料的杯子也不对，杯口还裂了。“‘看不见邪恶，听不见邪恶。’也是我的战略。”

她不能在拍摄电影的中间飞到纽约去，她说。她差点被从这部电影中解雇出去了，她说。哦，她很遗憾，她知道这是个荣耀，一生中只有一次的荣耀，但是她不能去冒被解雇的危险，坦白地说，她也没这个钱。她可不是拍电影赚了一百万的**伊丽莎白·泰勒**^①；她能赚十万就算幸运了，支付了开销和经纪人的费用以后，拿到手的非常少，还有不知道的什么人把她都榨干了，噢她简直觉得羞耻了，她的钱不多。也许他可以跟总统解释一下？她喜欢的这幢房子钱还没有付清，实际上她没那么多钱。机票，宾馆开销，一条新裙子，噢天哪到这个场合她必须穿一条特别的裙子，不是吗，那要花几千美元，如果她去了纽约而违反了与制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他们当然不会支付买裙子的钱，同样也不会支付她的开销，她得全部自己掏钱；不她没这么多钱，一生

① 伊丽莎白·泰勒（1932— ），英裔美国著名女演员，先后两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中只有一次的荣耀但是不行：她没这么多钱。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他恨我，他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要被这帮家伙利用！

总统的皮条客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玛丽莲。我们下次见面再说吧。”

要五万美元。

她没有五万美元，但是（他们答应她！）总统生日庆祝会的组织者会支付她的费用，包括裙子在内，于是她便在那儿试衣服了，激动紧张头晕眼花，像所有美国中学女孩试穿舞会裙子时一样。那件舞会裙子啊！非常非常薄的“肉色”织物，像蜘蛛网一般，上面神奇地覆盖了几百——几千？——颗人造钻石，玛丽莲·梦露会浑身发亮——绚丽——闪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令人晕眩的旋转聚光灯下，看起来几乎要爆炸。当然，她裙子里面不会再穿其他衣服，里面绝对一丝不挂。货真价实的玛丽莲·梦露。她认认真真地刮了身上的毛发，把自己准备得如同光滑的玩具娃娃。噢，她童年时代那个秃头、软腿的旧娃娃！不过玛丽莲·梦露身上还没什么东西松软下来，现在还没有。这样挤进来的欢呼着的观众会瞪大眼睛看着她，看着总统魅力四射、上紧了发条的性玩具，她看起来像个可以充气的金发玩具娃娃，他们会瞪大眼睛看着，并且想象着他们实际上看不到的东西，而在想象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阴暗的阴道！阴暗的切口！阴暗的虚空，在那女性诱人的乳白色大腿之间！好像这阴影就是那充满神秘的圣餐。结果，生日庆祝会的司仪不是别人，就是总统英俊的内弟，或者说是总统的皮条客，这个名字更亲密的人都知道，他穿着无尾礼服，温和老练、笑容灿烂，将嘈杂的人群调动到狂热的高潮，欢呼吼叫鼓掌吹口哨跺脚热情地要见玛丽莲·梦露——总统的娼妓。

玛丽莲喝得太多，不得不被人从后台扶出来，实际上咧嘴而笑的司仪几乎是双手撑在她的腋下扶着她走到麦克风前。她被紧

紧地缝在那件滑稽的裙子里面，而且穿着高跟鞋，她迈着婴儿一般的碎步，几乎连路都走不了。虽然喝醉了，而且服用了可卡因，她仍然害怕得要命，几乎无法集中目光。真是个好看的场面，真是个难得的幻觉。五千名富裕的民主党人组成的观众山呼海啸表示赞同，如果不是表示他们善意的嘲讽的话。玛丽一莲！玛丽一莲！这个难以置信的女人是生日庆祝会的压轴戏，值得为她等待。总统在一些庆贺节目中睡着了，包括阿拉巴马州一个拼凑的黑人合唱队清唱的情感真挚的福音歌曲，这时连他也关注起来。在舞台上方的总统包厢里，英俊而年轻的总统姿态悠闲，他系着一条黑色的领带，双脚架在栏杆上，一只巨大的雪茄（古巴，最好的）咬在牙间。多好的结实的乳白色牙齿啊。他向下盯着玛丽莲·梦露，这个有着哺乳动物的身体、穿着闪闪发亮的“肉色”裙子的小丑。玛丽莲有时间去想，总统会不会飞到洛杉矶，在六月一日庆祝她的生日呢，可能是次亲密的庆祝晚会，不，她不可能有时间去想，因为她发现自己站到了麦克风前面，疑惑，茫然地笑着，舔着涂有红色唇膏的嘴唇，好像在竭力记起她在什么地方、这都是怎么回事，目光呆滞，穿着高跟鞋摇摇摆摆，尴尬而漫长的停顿过去之后，她终于开始用带着呼吸声的、微弱、沙哑而性感的玛丽莲的声音唱了起来：

祝 你 生 日 快乐
祝你 生 日 日 日 日 快 乐
祝……祝 你 生 日 快 乐 总 统
先 生
祝 你 生 日 快乐

不管怎么说这些音节总算气喘吁吁地出来了，尽管她的嘴巴非常干，耳朵里轰鸣不已，旋转的聚光灯刺着眼睛，而她则拿着话筒站在那儿，现在她死死地抓着话筒，以免倒下来，穿着无尾

礼服的司仪没给她任何帮助，只是站在她身后，使劲鼓着掌，像狼一样咧着嘴巴盯着她那闪闪发亮的裙子里的后背；总统像宠坏了的小王子一样悠闲自在地待在她上面的包厢里，有人会宣称玛丽莲曾爱慕地朝总统看着，她那首性感亲密、韵律简单的歌曲显然是为他一个人唱的，只是总统心情很好，并不伤感，总统的两侧是吵吵嚷嚷的男性伙伴，包括与他竞争的兄弟们。第一夫人的缺席看起来很显眼，第一夫人憎恨蛊惑民心的场合，比如这次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恶心的募捐活动，她更喜欢文雅的交往，而不喜欢这群党派仆从和政客，这些粗俗的家伙！总统向下望着玛丽莲·梦露挑逗地冲他咕咕叫，这时一个伙伴捅了捅他的肋下希望她干得比唱得好老总，诙谐的老总嘴里抽着雪茄嘟囔道不，不过干她的时候，你不需要听她唱歌，这句话让包厢里的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实际上，在众多观众的密切注视下，玛丽莲·梦露终于完成了《祝你生日快乐》中不稳定的领唱，不是一遍，而是两遍，仿佛站在高高的钢丝上的杂技演员突然头昏眼花了，而鸦雀无声的观众却在关注着她，等着她掉下地来，然而她在演唱中没有一个错误的音符（似乎是这样），也没有结巴或者忘记唱到什么地方了，她的歌声让观众都站了起来，加入了欢快的终曲，一起祝愿总统《生日快乐》。那天晚上玛丽莲太棒了一名出色的表演者玛丽莲是独一无二的站到知道你没有才华的五千观众面前是需要勇气的看起来像个淹死的女人，虽然她那种惨白色中有一种美丽，在水面漂浮着的尸体那么甜美那天晚上我们又从头开始再次爱上了她玛丽莲穿着那件缝到她身上的光芒耀眼的奇怪的长裙像根香肠一样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她几乎可以用这种渴望的鬼一般的嗓音唱歌。突然，歌曲结束了。她抬起眼睛看着他们，这些喜爱她的陌生人，为她鼓掌、尖叫。总统和他的伙伴们也在使劲鼓掌。一边笑着一边鼓掌。哦，他们喜欢她！他们尊重她。她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在畏惧中赶到这里，总算没白来。

这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她在尽力解释现在我可以开心地死去了，我太高兴了哦谢谢你们！试图对人群解释，可是穿着无尾礼服的司仪一边笑着一边催促她离开，谢谢你谢谢你梦露小姐，一名助手从后台出来，护送梦露小姐离开，可怜困惑的女人靠在一个陌生人的手臂上你能看出她病了，精疲力竭，她把她有的一切都献出来了看起来令人同情她靠在一个男人的手臂上，很可能会瘫在地板上睡觉，只是那个男人轻轻地说梦露小姐？你不想躺在这儿吧，她抓住门框，在那儿使劲地喘气，然后重重地靠在卫生间的台子上，她一个人，她在压抑着一阵阵的恶心感，在第五海伦娜路 12305 号她的卫生间里，瞪视着镜子里她憔悴的面孔，她一直没离开过家？她从没有飞到纽约市，为总统唱《祝你生日快乐》？是啊，但已经是几天以后了，她被制片公司解雇了，并被起诉，要求赔偿一百万美元（据《综艺》），但是在历史中她有了属于她的那一刻，那件出色的“肉色”人造钻石衣服就挂在她的壁橱里，这样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一个布衣架，而不是一个铁丝衣架，但是她没有，如果她有一个放在什么地方的话，她也不记得放在哪儿了，哦天哪，她惊恐地看到许多人造钻石都掉了下来，而这件衣服花了那么多钱，他们永远都不会“支付”她的开销。哦，她知道！

特种快递 1962年8月3日

死亡正朝她飞奔而来但她却无法知道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

卡斯·卓别林的死讯传来的第二天晚上。

接到通知以后她木然地挂上听筒，一动不动地坐了很长时间，尝着她嘴巴后面某种又咸又冷的东西。卡斯走了！我们从没说过再见。他三十六岁，正好是她的年龄。她的孪生兄弟。对于小查理·卓别林，小流浪儿的儿子，讣告上不会有什么好话。

“该怪我吗？那是很久以前了。”

现在就算感觉内疚也十分难得了。感觉活着！

打电话的是埃迪·G。埃迪·G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喝醉了，而且火药味很浓，马上就能听出来。

她的第一反应是质问你怎麼弄到这个号码的，这是个没有登记的号码，然后她想起总统曾纠正过她的话不存在什么没有登记的号码。她木然地听着，她知道埃迪·G给她打电话只会报告卡斯·卓别林的死讯，就像卡斯如果给她打电话也只会报告埃迪·G的死讯一样。

那么卡斯是第一个，在我们当中！在双子星座中。

她私下里一直认为卡斯是孩子的父亲。

因为她对他的爱，多于她能够给予埃迪·G的爱。

因为他在玛丽莲之前就进入了她的生活。那时她是“金梦小姐”而一切还刚刚开始。

该怪我吗？我们都希望孩子死。

卡斯死了，那天一早埃迪·G说。验尸员估计在早晨三点到五点之间。在托潘加大道的一个地方，他一直住在那儿，埃迪·G有时候也去看看。

是酗酒死亡，不是吸毒死亡，埃迪·G告诉她。

诺玛·珍吞咽了一口。噢，这个她不想知道！

埃迪·G继续说着，他的声音在颤抖；你能看出这个演员逐渐显露出他深藏的情感，他的愤怒，开始很轻声细语，一种假装的平静，然后你逐渐积聚，牙齿逐渐咬紧，声音逐渐厚重。“他仰面躺在床上，浑身冰冷，他一直在喝酒，大多是伏特加，还有某种糊状的东西，可能是蛋卷加炒面，他开始呕吐，太虚弱了，无法侧过身来，身边没有人，所以他在呕吐的时候呛住了，窒息而死。典型的酗酒死亡，啊哈？我今天上午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大约在正午。”

诺玛·珍听着。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听到了什么。

现在向前弓着身子，用拳头堵住了嘴巴。

埃迪·G像男孩一样急切地说（好像这真的是他打电话的原因一样，而不是要伤害诺玛，不是要让她沮丧），“卡斯给你留了个纪念品，诺玛。他大多数东西都留给了我——看，我是他的好伙伴，从来不让他失望，所以他把大多数东西都留给了我——但是这个纪念品，‘这是哪一天要送给诺玛的，’他会说。这对他来说很重要。‘诺玛一直拥有我的心。’他会说。”

诺玛·珍低声说，“不。”

“不什么？”

“我不……不想要，埃迪。”

“你怎么知道你不需要，诺玛？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的话？”

她无法回答。

“好了，宝贝。我会寄过去的。等着特种快递吧。”

死亡正朝她飞奔而来，闷热的一天过去了（她猜测的，她没有出门，大部分窗帘也都没有拉开），最后在逐渐黯淡的光线中，死亡来了，按响了她的门铃，等待的恐惧消失了，或者很快就会消失。死亡微笑着，露出结实的白牙齿，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汗，高高瘦瘦的西班牙裔男孩，穿着“加州理工”汗衫。“女士？包裹。”他的自行车很难看，油漆都剥光了，自行车将支撑着他穿过拥挤的交通，她笑着想起他，一个陌生人，将死亡带给她，忘记了他带来的东西。他是好莱坞邮政服务的雇员，微笑着，希望在布伦特伍德这个地方获得丰厚的小费，她不想令他失望。从他手里接过那个不重的包裹，包裹用红白相间的条纹锡纸包装，上面有一个廉价的绸缎蝴蝶结。

“MM”，居住于

“地球”

美国

加利福尼亚，布伦特伍德

第五海伦娜路，12305

她听见自己笑了出来。她签了“MM”的名字。

送包裹的男孩没有说那是你的名字，女士？那是个奇怪的名字？显然没有认出“MM”。

穿着洗过但没有熨过的衣服，光着脚，破裂的脚趾甲染成了粉红色，没有梳理的蓬乱的头发在发根处呈现为深色，藏在一块大毛巾里。戴着她那副过大的黑色太阳镜，那镜片使整个世界失去了颜色，如同一张照片的底片。

她说，“等等？就一会……会儿。”

她去找她的手提包，她的钱包在哪儿，不在手提包里，哦她把钱包放到哪儿啦，她希望这个钱包没有被人偷走，像上一个钱包一样，那么多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放错了地方，丢失了，被人

抢了。她拿着那个锡纸包装的包裹，好像那一点也不特别，只不过是个她意料之中的快递而已，她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咬着下嘴唇，开始出汗。在昏暗的客厅的杂物中搜寻着那只该死的钱包，沙发上放着一个还裹着玻璃纸的灯罩，夏天就买回来但现在还没挂的墨西哥式编织壁挂，土色的陶器花瓶光滑闪亮。噢她的钱包在哪儿？里面有加利福尼亚州驾驶执照，她的信用卡，剩下的现金？卧室里发出强烈的药物的怪味，还夹杂着香水、洒落的粉以及腐烂的苹果核的气味，那只苹果核肯定是那天晚上滚到床底下的。最后，在厨房里，她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那是只昂贵的牛皮钱包，一个已经遗忘了的朋友送的礼物，在钱包里翻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张纸币，匆匆忙忙拿着纸币朝前门跑，可是——

“哦。真遗憾。”

西班牙裔快递男孩已经骑着大自行车消失了。

在她的手心里，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

是那只小斑纹老虎。

那个填充的儿童玩具，埃迪·G给孩子偷的那个。

“哦我的天。”

那么久了！她已经用颤抖的手指撕开了锡纸，一开始她以为——哦，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她想那只老虎可能是孤儿院被偷的那一只，弗里丝说过她因为嫉妒所以偷了那只老虎，但也许（也许！）弗里丝在撒谎；然后她想也许那是她用廉价材料为艾丽娜缝的那只老虎，哈里特一直没有谢过她；虽然她当然知道那必然是埃迪·G从展示橱窗里抓出来的那只老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家商店：亨利玩具店。手工玩具是我的特色。当时埃迪·G吓了她一大跳，他砸碎了窗户，偷走了那只斑纹小老虎，因为诺玛·珍说过想要那只老虎，为她自己，也为了孩子。

她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儿童玩具，她的心跳得那么快，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在抖动。为什么卡斯要给她这个？虽然老虎已有十

年之久，看起来却还是新的。没有被任何小孩抱过、弄脏过。卡斯肯定把它丢在一个抽屉里，那是诺玛和孩子留给他的纪念品，可他一直没有忘记。

“但是你也想孩子死。你知道你是这样想的。”

她打开埃迪·G放在玩具一起的卡片。难道这不是卡斯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致尚在人世的 MM，你含泪的父亲

“我们都去了光的世界”

鬼魂竖式钢琴。她能马上行动，在需要的时候，在时间紧迫的时候。两三个电话以后，那架白色的斯坦威竖式钢琴被运到雷克伍德精神病院，以格拉蒂丝·莫滕森的名义放到会客室里。人们把这个荣耀解释给格拉蒂丝听的时候，她似乎疑惑不解，但是在她生命的这个阶段（她六十二岁了很多年都未曾试图从精神病院逃走或者扰乱其他病人或工作人员未曾真正地试图自杀已经成了稳定的模范病人），她很愿意别人取悦于她，或者表面上取悦于她，就像孩子可能对大人的期待报以微笑；别人催促她坐到钢琴边，她拒绝了，但她羞怯地碰了碰琴键，弹了几个和音，那样子谨慎而恭敬，像她的女儿一样。诺玛·珍对院长和赞赏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件珍贵的乐器，我一直努力保持它音质完美，这音调不美妙吗？他们保证说音调的确很美妙，他们很感激。这个镜头每一处都没有彩排过，但进展得非常顺利，顺利得令人惊讶。院长表达了他的感谢，比她记忆中还要多的工作人员以及格拉蒂丝的几个病友都微笑着，神志清醒，盯着他们的金发客人，现在他们公开称她为梦露小姐，再坚持用她的真名对她来说似乎既愚蠢又没有意义。在会客室笨重的家具中间，那架优雅的小钢琴闪着鬼魂一般的光芒，像记忆中的钢琴一样。她说道音乐对敏感的灵魂、孤独的灵魂很重要，哦音乐曾对我那么重要这些台词俗套而慰藉，院长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热情地拉着她的手，显然不想他著名的客人就这样走了。

但是她解释说她还有另外一个约会，她与母亲告别并吻了

她，格拉蒂丝没有还以亲吻或者拥抱，但她确实笑了，允许她女儿吻她并拥抱她——做母亲的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我承认——很可能是因为她的药物治疗，但是与前脑叶切除术或者休克疗法相比，这些镇定剂要仁慈得多、人道得多，最重要的是，比原始而未加控制的情感更好。诺玛·珍保证很快就会打电话过来，而且下次来访时会待得长一些，然后她快速走开了，一边戴上她的墨镜，这样他们就看不到她的眼睛，但是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的护士竟然和她一起走到了停车场，那是个紧张的面带笑容的金发女，像年轻的琼·哈弗，她太害羞了，不敢提到玛丽莲·梦露，但是她说她上了五年钢琴课，还给病人上过课。一架白色钢琴，天哪！我以为它们只会出现在电影里呢诺玛·珍说那是个传家宝，以前曾属于弗雷德里克·马奇年轻的护士皱起了脸问道谁？

壁炉。所以他恨过她，而她会接受他的恨，正如她曾接受过他的爱，沐浴在他的爱中，而且曾背叛他，她明白这是公平的。也许这很有趣，是个笑话，如果她的诽谤者们知道，他们会笑的卡斯·卓别林假装他是梦露的老头子，给她写了一些奇怪的信，而她相信了他；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她那么珍视这些信件，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小保险箱里，免受火、水、地震以及时间的损坏，她不许自己再看它们第二眼，再看那些签名为你含泪的父亲的打印信件，便在第五海伦娜路 12305 号的房子的壁炉里把它们烧毁了。梦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壁炉。

游乐场。实际上有几个游乐场，在布伦特伍德走路就可以到达，在西好莱坞，以及在市里，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被人注意、被人观察、被人认出来，就像在曼哈顿，她在华盛顿广场公园被人认了出来，当时她在观看孩子们玩耍，还大笑，问他们的名字，在加拉帕哥斯湾以及摔倒在地窖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这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地球的轴心已经移动，现在她明智而谨慎，

很少回到游乐场上，最多不过每两个星期或者十天一次。她逐渐能够认出那些孩子，虽然她没有公然观察他们。她会带上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或者她的笔记本，她会坐在秋千的旁边，面对着滑梯的正面、猴架和跷跷板。她会不理睬可能有什么人在不远的地方观察着她（不是一个母亲或者奶妈），将瞄准器对准她，并且偷偷地拍下或者摄下这个场景。有篷货车里的神枪手或者一名私家侦探（退役运动员雇佣的，因为他还爱着她，而且非常嫉妒？），她无法保护自己，除非永远躲在那幢房子里，但她却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游乐场上，孩子们吸引着她。她喜欢听他们兴奋的叫声和笑声，他们的名字被他们的母亲重复地念着，就像我们念着情人的名字，据说只是要听听他们的名字，听听那声音；如果同时有人对她说话，一个孩子跑到她附近，一只球从她身边滚过，她就抬眼看一看，笑笑，不过她虽然做了伪装，但她仍然不愿意和任何大人有眼神的交流，害怕今天在公园里那个女人看起来就像玛丽莲·梦露，我发誓，只是年纪大一些，瘦一些！虽然情况仍旧一样，如果一个孩子跑到身边，他的母亲或奶妈在安全距离之内，她可能会说嗨！你叫什么名字？如果孩子停下来告诉她的话，那就让他说，因为有的孩子友好而善于交往，其他的则吓得像小老鼠一样。她不会把那只填充老虎给任何小孩。她不会走近一位母亲或者奶妈或者保姆，说对不起这是个小女孩的，现在她大了，你要吗？是干净的！一尘不染！手工缝制的！甚至在发烧的梦中她也不会说对不起这是个小女孩的，她死了，你要吗？哦拜托你了收下吧。她有自己的尊严，而且害怕遭到拒绝。她无法忍受遭人拒绝。所以她的策略是，她开车到洛杉矶的游乐场，那儿的孩子们有白种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她把那只斑纹小老虎玩具放到沙盒附近的野营桌上，最小的孩子们在那里玩，然后她头也不回地慢慢晃走，开车回到布伦特伍德的家里，她觉得轻松多了，她可以自在地深呼吸了，笑着想到一个小女孩

发现了那个玩具……妈咪看哪！于是母亲会说可这是谁的呢，那肯定是什么人的，小女孩会说我发现的，妈咪，是我的母亲会问四周的人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吗？然后那个镜头就会自然而然地结束，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像所有镜头一样。

时间旅行者。那是自律的时刻，那是她无法重复的时刻，所以那在一切细微之处都是神圣的。她在她的笔记本里写一首诗歌和一则童话故事。她的学生笔记本很久以前就已经用完了，一个爱她的女人送给她的那个小小的红色日记本里，每一页上都有诺玛·珍的字迹，现在还插入了活页。在其中一张新活页上，她认真地抄写了以前一页纸上褪色的文字我就这样旅行着，不时停下来，步子跨得很大，每一步有一千多年，地球命运之谜吸引着我继续向前，我异常痴迷地观看着太阳在西边的天空越来越大、越来越暗，老地球上的生命逐渐衰颓。最后，一直走了三千万年以上，通红而炙热的太阳成了巨大的穹隆，逐渐黯淡的天空的十分之一左右都慢慢被它遮盖了……一阵刺骨的寒意向我袭来。然而，她仍旧活着。

氯仿。那是一场梦，所以不是真的。她知道。没有证据表明不是这样，她此时没有处在幻觉中。水合氯醛是安全的镇静剂。她并不是处于那种精神状态。她已经把电话放到了一边，就像你把诱惑放到一边一样，放在一个衣柜抽屉里面。如果它响起来，像婴儿的哭泣一样。不能受到诱惑前去接听，因为她不愿意和任何人讲话，除了他，而他永远也不会给她打电话。她有自己的尊严，不会去拨打某一个号码，她发过誓她以后不会拨打。如果到七月中旬，她的月经显然已经停止，那肯定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她必须知道那个原因。她检查了她的乳房：这些是或者不是刚刚怀孕的女人的乳房。她把这样的乳房和大西洋的气味联系起来。加拉帕哥斯湾对她历历在目或者遥远如同很久以前异常清醒而兴

奋时看的一场电影。她问了其中一名医生，他说我们得做个骨盆检查梦露小姐，当然还有一次怀孕检测，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庄重，她立即说哦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儿。（她有种畏惧，这些医生和心理分析医师！有一天他们会背叛我，他们的病人。他们会把梦露的秘密告诉整个世界，不知道的秘密他们就会去杜撰。）

她知道什么是绝经，她像临床医师一样好奇地想，开始了吗？这么快？混淆了她的年龄（三十六）和她母亲的年龄（六十二）。一眼看上去，你会以为一个数字是另一个数字的两倍，但实际上不是的。但是两人都出生在双子星座下，存在着那种致命的联系。那天晚上来了什么人，那肯定不止一个人，但是她只意识到了一个人，从后门走进了她的房子，她赤裸着躺在床上，身上只盖着一床被单，她无法运动自己的肌肉，身体僵硬而麻木，内心充满动物一般的恐惧，这时一块浸过氯仿的填了棉花的布被摁在她嘴巴和鼻子上，她无法挣扎以挣脱开来拯救自己，也无法吸气以尖叫出来，她被人从房子里抬出来，放到一辆等在那儿的车上，然后被带到一间手术室里，一名医生拿掉了总统的孩子（借口是孩子畸形了，无法活下来），十五小时以后，她醒了过来，筋疲力尽，子宫里流出黏稠的带黑色的血液，床单和床垫都湿透了，她就赤裸地躺在那儿，下腹一阵阵跳痛，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噢老天哪真是个恶心的梦然后她又想那是个梦也好，反正又没有人会相信我。

白色游泳衣一九四一年。“这个可怜而可爱的傻孩子，我们当然都认识她。她有一件新游泳衣，是白色的，很好看，上下连身的，前面是十字形的带子，背露在外面，这个孩子有美丽迷人的身材，髻发披在背上，但是游泳衣用的是很廉价的料子，她走到水里的时候（这是在威尔罗杰斯沙滩），衣服几乎变成透明的了，你能够看见她的阴毛和乳头，她似乎还没注意到，在海浪中

跑着、尖叫着，巴奇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最后肯定跟她说了什么，因为他让她冷静了下来，在她腰上围了一条毛巾，让她穿上了一件他的衬衫，那衬衫在她身上显得太大，好像被风鼓起的帐篷。这时她不好意思起来，那天就再没说一句话。我们从来不当她的面笑她，但是我们经常笑，在我们中间这是个大笑话；巴奇和他的女孩诺玛·珍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笑得像土狼一样。”

诗歌。

夜之河

而我这只眼睛，睁着。

在施瓦博商店。她几个月没服宁比泰了。她一直在服用两名医生开的剂量适中的水合氯醛，在家里服用得很多，至少五十粒胶囊。她有一名新医生，在新的处方上为她开宁比泰，那天晚上她把处方拿到施瓦博商店拿药，等着拿齐处方上的药，一共七十五片，因为她要离开乡村出去旅行几个星期，在等待的时候，她在灯光明亮的药店里焦躁地走来走去，只避开杂志柜台，那儿展示着可怕的《银幕世界》、《好莱坞闲话者》、《电影罗曼司》、《电影故事》、《线索》、《时尚》、《先生!》、《窥》、《波瑞》等等，这些杂志的书页上，**玛丽莲·梦露**过着她喜剧的书本人生，那个年轻的女出纳员会回忆说我们当然都认识梦露小姐。昨天晚上很迟的时候她来到了这里。她对我说施瓦博商店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在施瓦博商店开始的，知道怎么回事吗，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某个男人发现了我的屁股，还能怎么样？并且笑了起来。她不像其他那些大明星，你永远看不到他们，他们总是派仆人来。她自己来，而且她总是一个人。没有化妆，你几乎认不出来她。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喜欢独来独往的。那天晚上大概十点半左右，她用现金付款的，点着纸币，又从手提包里拿了零钱。

她数钱的时候弄混淆了，只好从头再数。她总是冲我笑，说点友好的话，好像我们是一起玩的女孩一样，那天晚上也不例外。

男按摩师。午夜时分尼科来了，她几乎忘了他，她在门口迎接他，为没有打电话而道歉，但是这天晚上她不需要他，而且她坚持要付钱给他，一叠纸币，他后来会数清楚，并惊讶地发现比他平时的报酬要多一百多块，他问他要不要第二天晚上把钱还给她，她说也许不用了，这一阵子不用，尼科问为什么，她笑着说噢尼科，你已经让我的身体完美了。

灵丹妙药。从这些神秘的粉末和液体中，她将配制出灵丹妙药，对她来说像唐裴利农一样甘美无比，而且同样令人陶醉。

童话故事。

燃烧的公主

黑王子拉着要饭女的手
命令她跟我来！

要饭女只好服从，
红色的太阳照在尘世的水面上
那美丽让她眼花缭乱。

相信我！黑王子说。
于是她相信他。

服从我！黑王子说，
于是她服从他。

喜欢我，黑王子说，
于是她喜欢他。

跟随我，黑王子说，
于是我跟着他。

虽然我害怕登高，我却急切地爬上
那恶名昭彰的梯子，那一千零一级台阶
每个台阶边缘都跳跃着火苗。

站到我旁边来！黑王子说
于是我站到他旁边
虽然现在我害怕了
想回家。

高高的平台在风中摇摆
高高地矗立在欢呼的人群上方
黑王子在上面拿起了
指挥着的魔杖。

我说，可你是谁？他说
我是你爱的人

我已经在芬芳的水里沐浴过
污垢已从我体内排除
我身体的缝隙也仔细地清洗过。
我头颅上不雅的头发的头发已经漂白
失去了一切颜色，如同丝绸一般纤细
我身体上的毛发已经拔除了
身上涂了一层芳香的油，以给我力量
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那是有魔力的油，指挥保证说。
涂在身体上便与身体的油融和在一起
产生一层刀枪不入的薄壳
虽然薄得像鸡蛋透明的膜
它会燃烧，燃烧，而不会带来痛苦。

指挥说道，这是给你喝的灵药。

我颤抖的手拿着酒杯

高高地站在欢呼的人群上方，我犹豫了

黑王子命令道，喝！

我畏惧得浑身颤抖。

我试图说话，风把我的话吹走。

这儿。在平台的边缘，指挥说。

喝下那灵药我命令你。

我想回去，我说。

风把我的话吹走。

喝吧，你会成为白公主！

喝吧，你会不朽。

我喝了一口灵药。

苦涩的灵药噎住了我。

喝完灵药，指挥说。

喝完最后一滴。

于是我喝完了灵药，

喝完了最后一滴。

现在你要向前跳下，指挥说。

现在你是白公主

而且不朽。

指挥将人群调动得疯狂起来。

在那遥远的下方，有一池水等着我跳入。

在那遥远的下方，一个乐队在演奏

马戏团的音乐。

人群开始不耐烦。

指挥点亮了一根火把。

指挥将人群调动得疯狂起来。

你不会感觉到如何痛苦，指挥说。

我被火焰催眠了——

我无法挪开目光。

指挥将火把放到我的头上

我的头发立即燃烧起来

我赤裸的身体燃烧起来。

我举起双臂，我的头上火光冲天

尖塔一般的火苗。

人群现在鸦雀无声

一只巨兽瞪着眼睛。

那样的痛苦，我感受到了却又超出我的感受。

那样的痛苦！

我的头发烧着了，我的肚子烧着了，我的眼睛烧着了，

我将抛下我燃烧的身体。

跳！指挥命令道。服从我！

我从平台上跳到遥远的下方的水池里。

我是一颗燃烧的宝石，一颗向地球撞来的彗星。

我是那燃烧的公主，不朽。

我跳入黑暗，跳入夜晚。

我听到的最后的声音就是人群疯狂的尖叫。

我光着脚沿着沙滩奔跑，我的头发在风中飞舞。

那是威尼斯沙滩，那是清晨，我只身一人

燃烧的公主死了。

而我还活着。

神枪手。神枪手穿着黑色的衣服，脸上戴着面罩，他从后面走进第五海伦娜路那幢隐秘的墨西哥式房子。告密的 R. F. 给了他一把钥匙。神枪手是根据命令采取行动的人，那些命令关系到物理事实，证据。他不是进行解释的人，他甚至连自己的行动也不会去解释。他没有激情、没有怜悯，在昏暗的房子里轻飘飘地滑行，就像任何屠夫鸟在空中飞翔。在镜子中他将不会看到任何映像。他细小的电筒的光束只有铅笔那么宽，但是那光束强烈而坚定。神枪手的愿望强烈而坚定。邪恶是靶子的代名词。我们说的靶子意思就是邪恶。他不会知道局里派他执行这次任务，是不是要保护总统免受总统的金发妓女的滋扰，因为她曾威胁过总统，并且因此而威胁了“国家安全”；也不会知道他今晚即将执行的这些行动，如果公之于众的话，会不会使总统因与金发妓女有关联而遭到损害。因为总统和局里并不总是同盟；总统的位置只具有短暂的力量，而局里具有永久的力量。神枪手知道这个女人长期和美国以及海外的颠覆组织有关联，曾嫁给一名犹太颠覆分子，知道她与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苏加诺有私通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比弗利山宾馆里见过面），知道她公开支持卡斯特罗等共产党独裁者；他知道，这个女人曾签署煽动性的请愿书，挑战他曾宣誓终生效忠的国家的权力，如果他不是深思熟虑的人，而是个冲动的人，那这一点一定会使他勃然大怒。但是他不会推测，他会将证据搜集在一只手提箱里，送给他的上级查看并销毁。他自己不会销毁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有罪的日记条目、文件、可能的（或者真实的）勒索材料，神枪手都将一无所知。这些物件中的第一个就是一支灰尘覆盖的银箔玫瑰，放在客厅的花瓶里面；这个，他放到手提箱里。接着，一个日记本或者笔记本，里面插了无数纸张，放在一张小餐桌上，桌子上杂乱地放着书籍、剧本、报纸以及肮脏的茶杯、玻璃杯和碟子。他快速翻过这本笔记本，知道那是证据，必须没收。排成“诗歌”的词语，

笔迹看上去像个认真的中学生。

有一只鸟儿高飞入云中
他再也不能说，“这是天空。”
如果瞎眼的人能够看见
那我呢？

献给我的孩子

在你身上，
世界获得新生。
在你之前——
一片虚空。
孩子！对有的人来说那听起来很危险。
日本人给我取了个名字。
Monchan 是他们给我取的名字。
“宝贝的小女孩”是他们给我取的名字。
当我的灵魂从我身上飞出。
日本佬！那不会令他惊讶。
救命救命！
救命我觉得生命越来越近

他微笑了。他一只手滑入夹克中，用手指摸一摸贴着心脏放在里面口袋里的金雕脖子上的羽毛。然后，他看见了一些词汇清单，显然是密码，还是用那种中学生一般认真的笔记写着，以欺骗别人。*Obfuscate obdurate plangent assurgent excoriate palin-genesis/metempsychosis*^① 神枪手把这些材料小心地放到手提箱

① 英文单词，意思分别是：使迷乱，执拗的，轰鸣的，上升的，批判，新生/轮回。

里，以让专家们解码、分析，并且在以后销毁。因为所有作为证据送到局里的材料都将在局里那巨大的研磨机中化为碎片或者在焚化炉中化为灰烬。（这也使用于密探本身吗，有一天会从局里的资料上抹除？不是爱国者该问的问题。）

所有留下来的都将收入一个文件，而那个文件像谜语一样，内容简短，语言难解，连大部分密探都无法看懂。然后神枪手走入了房子后部那昏暗的卧室。这里，枪击目标本人躺在床上，似乎睡着了。她的呼吸粗重而紊乱，神枪手知道她毫无知觉。他的告密者 R. F. 向他保证过，金发女演员每天晚上睡觉都服用药物，不会轻易醒过来。到一九六二年八月，神枪手已经是个老练的专业密探，而不再是那个驾着爸爸的货车翻山越岭的毛头小伙子了，而且他的 22 口径步枪已经竖起来，随时准备开火，尽管如此，在猎物面前他仍然感到一阵兴奋。而这个猎物，是那位臭名昭著的金发女演员。因为像这个女人这样的猎物总是“没有知觉的”：人事不知、不会察觉。靶子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就像邪恶不会有自我意识一样。总统的妓女吸毒、酗酒，这样的死亡在好莱坞及周边地区也会是意料之中的事。她床边的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装药丸和药水的瓶子，还有一只玻璃杯，里面装着半杯浑浊的液体。房间里充满着浓烈恶心的女人的怪味，泼洒出来的粉末和香水的味道，脏毛巾和床单的气味，还有一股浓烈的药味，刺得他眼睛里都流出泪来，一台小型的窗式空调在震动着，发出嗡嗡的声响，却无法净化房间里的空气；他感激那个密不透风的面罩，将他的嘴巴和鼻子都遮住了，使他免受脏空气的危害。

目标不会有任何反抗。R. F. 的话得到了证实。

那个女人赤裸着躺在一条白色的被单下面，好像已经躺到了验尸官的停尸台上。潮湿的被单黏附在她滚烫的身体上，勾勒出她的肚子、臀部和乳房，看起来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反感。双腿在

被单下面挑逗地分开着，一个膝盖略略抬起。在临终时的僵硬中，那抬起的膝盖！一个乳房，左边的那个，几乎全部裸露，神枪手都想把它遮起来。那淡金黄色的头发蓬乱不堪，像玩具娃娃的头发一样，放在枕头上呈惨白色，几乎看不见。她的皮肤也是惨白色的。在现实生活中，神枪手见过这个女人很多次，每次都被那白色的皮肤和不自然的光泽所打动。那奴颜媚骨的世界所说的美人。就算金雕、苍鹰等空中的猛禽飞翔时美丽异常，它们仍然会变成一堆肉，变成挂在柱子上的尸体。现在你知道了你是什么。现在你知道了神枪手的力量。那个女人的眼睑抖动了一下，好像知道了神枪手的想法，但是神枪手没有真正的畏惧；在这种状态下，目标可能会睁开眼睛，但是却看不见，因为她仍然沉陷在梦境当中而远离周围的环境。她的嘴巴耷拉着，像脸上的一道伤口，脸颊上的肌肉抽搐着，好像她想要讲话一样。实际上她在轻声地呻吟着。她在颤抖。她的左臂甩在头顶，抱住了脑袋。她的腋窝暴露出来，微微拳曲的暗黄色毛发在电筒光束中闪着光芒，令他觉得恶心。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注射器。那是局里雇佣的一名医生为他准备的，里面装满了液态的宁比泰。神枪手虽然戴着手套，但那是双橡胶手套，像医生戴的手套一样薄。神枪手不慌不忙地绕着床走着，决定该从哪个角度攻击。他必须遵照命令又快又准地攻击。他可以跨在她身上，这样比较理想。但是这有可能唤醒她，他不能冒险。最后他在这个失去知觉的女人的左侧弯下腰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腔抬了起来，这时，他将注射器扎了下去，六英寸长的针头全部没入了她的心脏。

庄园。在那昏暗的电影院里！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很多年前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认得格劳曼埃及剧院。那些下午母亲上班去了，可她并不孤独，因为她看着两部连映，尽可能地把看到的都记下来，以便告诉母亲，她气喘吁吁地讲述黑王子和白

公主的故事，母亲很着迷，有时候要她多讲一点。在格劳曼剧院，她不能坐在男人身边，单身的男人。所以那天下午她紧挨着两个带购物袋的年长妇女，和她们坐在一排，她知道她会是安全的，而且那么开心！虽然电影结束的时候白公主奄奄一息，她金黄色的头发堆在枕头上，黑王子坐在她身旁忧心忡忡，灯光亮起的时候，女人们在擦拭着眼睛，她也擦着眼睛，又用双手擦着鼻子，虽然白公主美丽而苍白的脸孔已经在渐渐淡去，银幕上的图像像蜂鸟舞动的翅膀一样朦胧。

她快速走出电影院，以免有人对她说话，有时候确实有人对她说话，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街灯都亮了起来，风出奇的大，而且潮湿，因为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双腿裸露在外面，棉衬衫的袖子很短，遮不住她的双臂，好像她自己穿着或者别人给她穿着另一个季节的衣服一样。沿着大道回家的时候，她一直遵照母亲的指令挨着路边走着。街道上车辆很少；一辆电车轰隆隆地驶过，但是车上似乎没有人。她不会迷路，她知道该怎么走。然而在母亲的公寓楼，她看到的是西班牙式庄园，而不是别的；她知道她迷失在时间里了。这不是梅萨街，而是海兰德路；但确实是梅萨街，因为西班牙风格的灰泥楼就在那儿，还有那些绿色的遮雨篷，格拉蒂丝说它们丑陋不堪，还有那些风雨侵蚀的安全楼梯，格拉蒂丝开玩笑说，如果起了火的话，任何人都会把楼梯踩塌。庄园前面的门廊灯光明亮灯光耀眼，像电影拍摄场地一样，入口的四周是沉沉的黑暗，她突然害怕起来。

集中精力诺玛·珍 不要分神 光的圆圈是你的 你
将自己关在这个圆圈里 你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它 诺玛·珍
站在楼梯上，格拉蒂丝来接她，格拉蒂丝面带微笑，心情很愉快。她的嘴唇和脸颊泛着红色，身上发出花一般的气味。所以格拉蒂丝更加年轻，即将发生的事尚未发生。格拉蒂丝和诺玛·珍咯咯笑着，像淘气的女孩子一样。那么兴奋！那么开心！楼上的

公寓里有个惊喜在等着诺玛·珍。她的心脏跳得像一只抓在手里急欲逃走的蜂鸟。那儿，电影海报贴在厨房的墙上，《城市之光》中的查理·卓别林，睁大着眼睛看着她，美丽而热情的黑色眼睛盯着诺玛·珍。但是格拉蒂丝的喜悦在卧室里，格拉蒂丝拉着诺玛·珍的手，把她抱起来去看镜框中那个微笑着的英俊男人，在那一刻，那个男人似乎在冲她微笑。“诺玛·珍，看见没？——那个男人是你父亲。”